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教育边疆史地研究创新基地文库
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历史与地理研究丛书
总主编◎达力扎布

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

Junjichu Manwen Zhungaer Shizhe Dang Yibian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历史与地理研究中心 合编

上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Junjichu Manwen Zhungaer Shizhe Dang Yibian

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 上

Junjichu Manwen Zhungaer Shizhe Dang Yibian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历史与地理研究中心 合编

主编
赵令志 郭美兰

满文翻译
赵令志 郭美兰 顾松洁 朱志美 赵郁楠 王景丽

译稿审校
赵令志

译文审定
郭美兰

索引编制
赵令志 李 璜 顾松洁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PD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满、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历史与地理研究中心合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10
ISBN 978-7-81108-686-7

Ⅰ．军…　Ⅱ．①中…②中…　Ⅲ．古代史—档案资料—中国—清代—满语、汉语　Ⅳ．K249.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73561 号

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

合　　编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历史与地理研究中心
主　　编	赵令志　郭美兰
责任编辑	黄修义
封面设计	布拉格工作室·李海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100081
	电话：68472815（发行部）　传真：68932751（发行部）
	68932218（总编室）　68932447（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张：181.25
字　　数	4187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08-686-7
定　　价	900.00 元（全三册 精装）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历史与地理研究文献资料丛书》前言

中国民族史及中国边疆地理研究是中央民族大学的传统优势学科。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撤销了燕京大学、辅仁大学、清华大学的历史系、社会学系，“三校”的民族史、民族学、社会学方面的专家学者会集于当时的中央民族学院，建立了民族研究部。1956年，又创建历史系，著名蒙古史和元史专家翁独健教授担任系主任，分设民族历史和民族学两个专业方向，招收本科生和研究生。吴文藻、潘光旦、林耀华、费孝通、傅乐焕、王锺翰等著名学者在系任教。20世纪50年代全体师生参加了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的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民族识别工作，并参加《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的编写。尔后部分教师接受国家有关部门的委托，参加整理了中印、中苏、中越边界资料（包括南海诸岛资料），并负责《中国历史地图集》东北部分的编绘工作。由历史系和民族研究部人员构成了中央民族大学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的基本学术队伍，50多年以来，发表了大量具有重要影响的中国民族史和边疆史地论著，编辑出版了多部有关中国少数民族历史的文献资料。近年中央民族大学王锺翰先生主编的《中国民族史》、费孝通、陈连开等著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谭其骧主编、张锡彤等编绘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东北卷》、谭其骧主编、张锡彤等著的《〈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等著作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2004年，中央民族大学的边疆史地研究学科被列入教育部“985工程”重点建设的学科，建立了中央民族大学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历史与地理研究中心。

本中心的宗旨是：以基础研究为主，应用研究为辅，坚持百家争鸣，鼓励学术创新。注重选题的前沿性，在充分利用汉文史料的基础上，鼓励发掘少数民族语文文献史料和域外史料，注重田野调查，在获取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取得原创性成果。努力推出新人新作，培养中青年学者，建设一支高水平的学术队伍。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整理出版汉文及少数民族文字文献史料，并进行研究，是本中心的一项重要工作。《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历史与地理研究文献资料丛书》将收入本中心整理研究的有关边疆民族地区历史与地理的文献资料成果，通过出版这些文献资料，我们希望能给学术界带来一些新鲜的资料和使用的便利，促进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历史与地理研究的深入。

在本系列丛书出版之际，我们谨向关心、支持本项目的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学校的领导，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教育与边疆史地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领导，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领导，以及所有参与和支持我们工作的同仁表示衷心的感谢。

达力扎布

2008年11月20日

前　　言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代军机处满文档案中，保存有相对集中的关于边疆和民族方面的专档，其中涉及准噶尔问题的就有《准噶尔档》、《熬茶档》、《夷使档》、《北路军务档》、《西路档》等。其中本书收辑的《夷使档》，起止时间为雍正十二年（1734年）至乾隆十九年（1754），汇抄有关奏折、上谕、寄信、奏书等文件而成。原档为14册，608件，2745页。《夷使档》是清政府在处理准噶尔使臣事务过程中形成的公文文书，具有档案所特有的客观性、真实性和系统性，是研究准噶尔历史最原始、最直接的第一手资料。整理、翻译《夷使档》，有助于准噶尔史研究更加系统完善；更正以往研究中出现的偏差，恢复历史的原貌；尚可补充有关史籍记载之不足，使历史研究更加趋向深入细致，这也是我们整理、翻译《夷使档》的初衷。

一、《夷使档》之内容

《夷使档》是专门记载清政府与准噶尔部交往历史的原始档案，反映准噶尔部17次遣使赴京朝觐、纳贡、和谈，到肃州等地贸易，赴西宁、拉萨等地熬茶等内容。雍正十二年至乾隆十九年，是清政府与噶尔丹策零大战额尔德尼召之后，举歼达瓦齐前与准噶尔和平交往时期。目前对这二十余年历史的研究，因资料有限，尚较模糊，论著对此段历史涉猎不多。满文《夷使档》详细记录了这段历史，所记录的清政府与准噶尔贸易来往及和平交往等方面的内容，映现出清政府针对准噶尔部所采取的各项政策措施，及准噶尔部对清王朝在宗教、经济等方面的依赖关系。

《夷使档》与《清实录》、《平定准噶尔方略》的相关内容相比较，可以发现修纂《清实录》、《平定准噶尔方略》时，因修纂者的立场及篇幅的限制，对档案多有删改和曲解。另外，档案中所反映的清政府与策旺阿喇布坦、噶尔丹策零、策旺多尔吉那木扎尔、喇嘛达尔扎及达瓦齐进行议和谈判、边界划分、赴藏熬茶、派使贸易、迎送宴赏等方面的内容，都具有重要价值。具体反映在：

1. 边界划分

雍正末年到乾隆初年，准噶尔部派遣使者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与清朝划定边界。策旺阿喇布坦时，提出与清朝划定边界，以求永久和好，雍正帝允之。噶尔丹策零继汗位之后，议定边界一事中断，待其兵败额尔德尼召，复遣使求和，请求议定边界。双方对疆界划分，分歧较大，历时四年，其间清政府亦曾两次派大臣与准噶尔部交涉，最终约定以阿尔泰山阳至哈布塔克、拜塔克、乌兰乌苏、罗布淖尔、噶斯口为界，准噶尔游牧不越过阿尔泰，喀尔喀游牧不得过扎布堪、齐克吉、库克岭。另将阿尔泰至扎布堪之间的区域，作为双方的缓冲地带，清朝仍保留托尔和、布延图两个卡伦。从双方的谈判

PDG

可清楚窥见清朝皇帝为维护喀尔喀利益的良苦用心，以及噶尔丹策零为保有阿尔泰地区所做的努力，并为防范清朝和喀尔喀报复而采取的措施等。

2. 赴藏熬茶

卫拉特四部信奉格鲁派，始于17世纪初，因四部首领加以倡导，其普及速度非常之快。各部首领标榜笃信黄教，其中固始汗、策旺阿喇布坦等，更有控制西藏，挟持达赖喇嘛而号令蒙藏地区之目的。噶尔丹策零遣使与雍正皇帝议和，即以“阐扬黄教，安逸众生”为由，始有准噶尔部于20年间多次遣使进京之事。

乾隆四年，边界划分基本结束，噶尔丹策零提出遣使赴藏熬茶，清政府慨然应允，并派大臣安排赴藏熬茶使之行程，帮助中途进行贸易及熬茶使在前藏、后藏熬茶，资助使臣等以牲畜、盘费。但从宗教角度讲，赴藏熬茶体现了准噶尔蒙古对藏传佛教之信奉，清政府从中加以操控利用，目的在于使之成为准噶尔内化的动力。清代军机处曾将乾隆初期准噶尔赴藏熬茶档案汇抄为专档，即《熬茶档》，《夷使档》中涉及熬茶的档案，基本与《熬茶档》重复。

《夷使档》中与熬茶相关的内容，还有准噶尔请求从西藏聘请高级喇嘛的问题。策旺阿喇布坦曾由西藏带回一批知名喇嘛，但经过三十余年，这批喇嘛或已亡故，或年事已高，因而噶尔丹策零、策旺多尔吉那木扎尔、喇嘛达尔扎、达瓦齐，每逢遣使都要求从西藏聘请一些有名望、德才兼备的喇嘛到准噶尔传教，都被清政府拒绝。而清朝方面提出在京的知名喇嘛，均来自西藏，准噶尔完全可以从在京喇嘛中挑选，或派年轻聪慧的喇嘛来京学习，三四年后返回准噶尔传教，但未被准噶尔采纳。

3. 贸易活动

准噶尔使团每次都带有商队。游牧经济的单一性，决定了准噶尔部必须与清朝保持频繁的贸易关系。随着双方议和的进展，清政府参照与俄罗斯贸易的方式，制定了准噶尔来内地贸易的规则，双方签订贸易协议，规定每隔三年，准噶尔商人可分别到京城和肃州贸易一次，其中寅、午、戌年到京城，申、子、辰年至肃州贸易，每次皆自备资斧，人数不得超过200人。至京城贸易者，必须沿肃州、西安、宁夏、大同、张家口一线驿站行走，并规定以后准噶尔再遣使请安奏事，仅可随带少数跟役，不许携带货物，也不许再带商人至哈密、肃州、京城等地贸易，而准噶尔则因贸易需要，屡屡遣商人随同而来。清朝利用这种贸易关系，尽显大国优势，给予各种优惠，进而怀柔准噶尔部众。

准噶尔使臣所带礼品，多为皮张、马匹、玉器、木碗等，而清朝却始终厚往薄来，赏赉丰厚，赐给准噶尔汗及来使、随从等以绸缎、衣物、如意、素珠、磁器、玻璃器、漆器、珐琅器、象牙盒、问钟、火镰、荷包、银两、佛经等。从物品上反映出双方的经济结构和生产状况。

4. 使者迎送

使者往来，清政府均以哈密为起点派员护送，照料来使之行止起居。沿肃州、西安、宁夏、大同、张家口而行。所经台站，一律严加整饬，以显示军威。使者所用马驼，在肃州、张家口等地更换牧放，以备返程使用。若遇倒毙，则由内务府口外牧场如数补充。清政府的所有安排，可谓细致入微。多数使者，心存感激，反映出清政府的怀

PDG

柔策略是有一定成效的。

5. 接待礼仪

每次来使，军机处均提前拟订接待程式，请旨裁定。诸如委派陪同官员、安排住处、会见商谈、宴请赏赐、入宫朝觐、颁降敕书、拜谒活佛、护送返回等，事无巨细，皆经军机处、议政大臣、陪同大臣等具奏，雍正、乾隆皇帝朱批后办理。表现出清政府对来使高度重视，从而说明清朝皇帝亦曾企图以和平方式解决准噶尔问题。

二、《夷使档》之特点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军机处满文《夷使档》，作为清政府接待准噶尔自雍正十二年至乾隆十九年间所遣使臣而形成的公文的汇抄本，仅从内容上分析就有三个特点：

1. 丰富多样。档案中有关边界划分、赴藏熬茶、货物贸易、接待礼遇、迎来送往等内容，不仅反映清政府对准噶尔所持的态度和策略，而且也反映满、蒙、藏民族彼此间的认识和关系。另外诸如熬茶内容中有关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与噶尔丹策零等人之间的往来信件，及清朝防范准噶尔，敷衍使者等内容，在其他史料中是难得一见的。

2. 系统全面。《夷使档》是一种专档，专门抄录了涉及准噶尔派使臣到京谈判边界、熬茶、贸易等问题的上谕、奏折、奏书、咨文、札付等，所有清政府遣派专员迎送、指派大臣官员陪同、安排使者饮食起居、制定朝觐筵宴仪注、与使臣谈判等过程中形成的各类公文文书，均见其中，因而能够反映整个事件的全过程，内容非常系统全面，是任何一种单一文种档案所无法比拟的。

3. 未曾公布。《夷使档》久藏官闱，向未公之于世，其内容偶见于宫中《满文朱批奏折》，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满文上谕档》等，但由于这些档案从未公布，且文字为满文这一特殊性，史学界几乎未曾利用过这部分档案。汉文史料诸如清代官修史书《清高宗实录》、《平定准噶尔方略》等，对准噶尔赴藏熬茶事宜虽曾涉及，但篇幅都非常简短，寥寥数句，一笔带过，且删改颇多，仅能反映历史上曾有此事，根本谈不上细密，故此尤显《夷使档》之珍贵。

三、《夷使档》之价值

《夷使档》是研究准噶尔历史及雍正十二年至乾隆十九年间清政府与准噶尔交往关系方面极有价值的档案史料，《清实录》、《平定准噶尔方略》所记载的相关内容，什不及一，翻阅近些年出版的有关西部蒙古研究著作《卫拉特蒙古简史》、《卫拉特蒙古史纲》、《准噶尔汗国史》、《准噶尔汗国史略》等，还鲜见有利用到此项档案者。多有学者企盼能够利用该档案，以解决准噶尔历史、文化研究中的某些难题。

《夷使档》作为记录清代与准噶尔使臣交往的原始档案，所承载的历史内容是十分丰富的，诸如准噶尔蒙古派使赴藏熬茶，或遣使至京城、肃州等地贸易的过程，我们几乎可以以档案内容还原其历史的原貌。因此，仔细分析这一珍贵历史档案所反映的信息，对研究乾隆初期准噶尔史乃至西北、西藏之民族、边疆、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对研究准噶尔历史的作用更为突出。

首先，可以拓宽准噶尔史的研究领域。民族史研究尤其是准噶尔史研究，在以往研

PDG

究中，人们往往更注重于准噶尔与清廷、准噶尔与喀尔喀、准噶尔与西藏的军事冲突，而对准噶尔的经济发展、宗教文化、与其他民族的交往，尤其是准噶尔与清廷保持和平交往时期的研究，略显不足。而《夷使档》反映了清廷为了羁縻“外藩”，笼络准噶尔上层贵族，保证西北边陲的安宁所做的努力。清政府与准噶尔划分边界、达成贸易协定及允许准噶尔遣使赴藏熬茶，携带货物在青海贸易，并为此提供一切便利条件；而从准噶尔方面来讲，赴藏熬茶，对信奉藏传佛教的蒙古人民来说是一项经常性的、重要的宗教活动，双方关系的缓和为赴藏熬茶提供了前提条件；另外准噶尔游牧经济的单一性，决定了准噶尔部必须与周边民族进行商业贸易活动，其中与清政府进行贸易是其重要部分，所以，能与清政府达成贸易协议，定期到京城、肃州等地贸易，对其恢复、发展经济意义重大。康熙、雍正年间，准噶尔部与其周边部族及清政府时战时和，准噶尔地区经济受到重创，因而需要与内地进行交流贸易，以促进自身经济的发展。准噶尔部派使进京谈判过程所折射出的当时的社会背景、社会发展状况、经济发展状态、民族交往关系、宗教文化、军事部署、交通台站、货物贸易方式及自然环境等方面的信息，均可帮助我们拓宽民族历史的研究领域。

其次，可以细化准噶尔史的研究。《夷使档》的内容不仅反映了准噶尔部派使进京请求划分边界、进行贸易、赴藏熬茶的全过程，而且具体到每个环节，所反映的内容也细致入微。如在贸易方面，准噶尔商人为了不被内地商人压价，屡次请求清政府勒限。尽管贸易协定中规定，使臣来京不许携货，但准噶尔使臣仍大量携带，沿途留随从于哈密、肃州等地贸易，并带部分货物至北京。清政府虽多次强调不准携带货物，但仍然照顾其贸易事宜，尤其将其携带至北京的货物，暗中派内务府官员和崇文门监督等以商人身份高价收购，以怀柔来使。纵观《夷使档》内容，在和平交往这一大前提下，清廷与准噶尔间的相互戒备、防范是无处不在的。正是记录这种错综复杂、矛盾交织关系的档案史料，不仅开阔了我们的眼界，也为我们拓展了研究思路，使我们能够捕捉到历史上的各种信息，从细微之处入手，细化准噶尔史的研究。

综上所述，整理和翻译清代军机处满文《夷使档》，不仅对准噶尔蒙古史的研究，而且对西北边疆史地、区域民族关系史、区域民族贸易史、区域宗教史，以及清代民族政策的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不仅可填补清代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中的诸多空白，亦可帮助人们对《夷使档》进行研究和利用。

《夷使档》也存在一些缺憾，18 册中就有 4 册重复，此次编译出版的是其中不重复的 14 册，而此 14 册内，也有个别完全重复的文件，在整理过程中也进行了删减。另外该档簿缺乾隆八年（1743）、十年（1745）准噶尔都尔图、哈柳两次来京的档案，因而研究这两次来使情况，尚需参考相关档案及史料。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军机处满文《夷使档》，满文称“elcin takūraha baitai dangse”，意为“遣使事档”，而汉文却称之为《夷使挡》，带有倾向性，为保存档案原貌，在文内仍援用汉文档簿原名，但书名为《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档案内容，不可避免地反映清统治者的主观意志，希望读者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科学地加以利用。

2006 年，该档案的整理翻译列入国家“985”工程项目，由赵令志、郭美兰主持整

理翻译工作，课题组成员由中央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顾松洁、朱志美、赵郁楠、王景丽、李璜组成。具体分工为：郭美兰、赵令志、李璜担任满文档案整理、影印、编排工作；赵令志、郭美兰、顾松洁、朱志美、赵郁楠、王景丽分别完成初译稿，赵令志审校译稿，郭美兰审定译文；赵令志、李璜、顾松洁编制满汉文索引。

《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的整理、翻译、出版，得到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原馆长邢永福、馆长邹爱莲研究员、编辑处处长李国荣研究员，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地理与历史研究中心主任达力扎布教授和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和协助，谨此一并致谢。

特别指出的是，限于编译者的知识水平，本书在翻译方面难免有讹误和不当之处，谨请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赵令志

2009年1月8日

PDG

凡　例

一、本书收辑的有关清代雍正、乾隆年间准噶尔蒙古进京使者的档案，均选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军机处满文《夷使档》，系清代将有关准噶尔蒙古遣使进京朝觐、商议划定边界、派使赴藏熬茶、遣派商队至京城及肃州地方贸易，以及清廷对准噶尔使者的迎送、接待、赏赐等一系列活动作为专题抄录而成的档簿，共18册，其中有4册重复，故剔出不予辑录，本书收辑的档案共14册、608件，所有档案均系首次影印、翻译、出版。其起止时间为雍正十二年（1734）至乾隆十九年（1754）。

二、本书按原档抄录顺序依次编排而成，编有原档与译文统一的顺序号，以便读者核对。

三、凡辑入本书的档案，均逐件译成汉文，附于每册之后。每件译文的时间，均标注清代纪年。

四、本书收辑的档案，均由编译者逐件编拟汉文标题，编制目录，以便读者查阅。

五、本书收辑的档案，均注明档簿出处。原件有残缺者，在残缺处注明“原档残缺”四字，并加标（　）括号。档案中因人名避讳而空格处，汉译文中将讳字填补于［　］内。满文原档中未写明年份处，翻译时亦在【　】内补入。

六、原档中偶见汉文，均于所拟标题后标注※。汉文档案原件中，有的人名、地名与通行译法不符者，为保持档案原貌，未作更改。

七、本书附有满汉文人名、地名及衙署名称索引。索引号即为档案原件的顺序号。

八、本书档案原件影印部分，满文由左至右排列，汉文则由右至左排列。

九、在满文档案的翻译过程中，所遇人名、地名，凡在史料中能见到者，一般照用；无法查到者，则依据《满文档案著录名词与术语汉译规则》译写。其他一些专用名词，如衙署、名物等类，若有对应的汉文名称，一律沿用；没有对应的汉文名称，则采用音译。

PDG

目　　录

上　　册

满　文 001－186 …………………………………………………………… (1)
译　文
001　**和硕康亲王巴尔图等议奏先行派使至噶尔丹策零处晓以利害折**
雍正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 (815)
002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领取傅鼐等带往准噶尔赠送物品折**
雍正十二年八月初三日 …………………………………………………… (818)
003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闻更改前往准噶尔大臣等带往物品片**
【雍正十二年八月初三日】 ……………………………………………… (818)
004　**雍正帝为遣使议休兵事颁降噶尔丹策零之敕谕**
雍正十二年 ………………………………………………………………… (819)
005　**雍正帝谕噶尔丹策零昭地驻汗一事不可行**
【雍正十二年】 …………………………………………………………… (820)
006　**雍正帝谕噶尔丹策零尊奉佛法讲求诚信**
【雍正十二年】 …………………………………………………………… (821)
007　**雍正帝谕著噶尔丹策零解送罗卜藏丹津**
【雍正十二年】 …………………………………………………………… (822)
008　**侍郎傅鼐等拟告知噶尔丹策零可奏请划界以求和好之语**
【雍正十二年】 …………………………………………………………… (822)
009　**雍正帝谕噶尔丹策零果隆等寺众喇嘛以助罗布藏丹津故而被创**
【雍正十二年】 …………………………………………………………… (823)
010　**雍正帝谕噶尔丹策零定边后须各自严惩逃人**
【雍正十二年】 …………………………………………………………… (824)
011　**雍正帝谕噶尔丹策零喀尔喀厄鲁特通婚惟在两厢情愿**
【雍正十二年】 …………………………………………………………… (825)
012　**侍郎傅鼐等拟回复噶尔丹策零因其轻动干戈部院方议编设旗佐之语**
【雍正十二年】 …………………………………………………………… (825)

013 侍郎傅鼐等拟回复噶尔丹策零特磊所留之人皆已亡故之语
【雍正十二年】 …………………………………………………… (825)
014 侍郎傅鼐等拟回复噶尔丹策零雍正帝未曾应允出兵收复乌梁海之语
【雍正十二年】 …………………………………………………… (826)
015 侍郎傅鼐等拟回复噶尔丹策零雍正帝不曾应允兵械涂抹毒药之语
【雍正十二年】 …………………………………………………… (826)
016 噶尔丹策零为情愿息兵事之奏表
雍正十二年十二月初五日 ………………………………………… (827)
017 侍郎傅鼐等奏报由噶尔丹策零处返回情形折
【雍正十三年二月】 ……………………………………………… (827)
018 侍郎傅鼐等奏报与噶尔丹策零等商谈定边等情折
雍正十三年二月十八日 …………………………………………… (828)
019 寄谕查郎阿等妥办吹纳木喀等路途所需口粮等项
雍正十三年三月初五日 …………………………………………… (833)
020 寄谕策凌查明噶尔丹策零所提胡孙托辉等地情形
雍正十三年三月初六日 …………………………………………… (833)
021 侍郎傅鼐等奏报噶尔丹策零奏书称情愿和好片
雍正十三年三月十一日 …………………………………………… (834)
022 侍郎傅鼐等奏报办理使臣吹纳木喀等进京事宜情形折
雍正十三年三月十一日 …………………………………………… (835)
023 额驸策凌奏复与噶尔丹策零定边宜以额尔齐斯为界折
雍正十三年四月初八日 …………………………………………… (835)
024 谕著尚书宪德等接待来使吹纳木喀等
雍正十三年三月初七日 …………………………………………… (837)
025 军机处为核定与准噶尔划界地名事咨额驸策凌文
雍正十三年三月初七日 …………………………………………… (837)
026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闻办理使臣吹纳木喀等日用物品折
雍正十三年三月二十五日 ………………………………………… (837)
027 谕著策凌确定要否派喀尔喀扎萨克等共同商议定边事宜
雍正十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 (838)
028 策凌奏闻可委派喀尔喀扎萨克一同前往勘界片
雍正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 (839)
029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指派陪同准噶尔使臣之官员片
雍正十三年四月十二日 …………………………………………… (839)
030 谕著将傅鼐等奏折及噶尔丹策零奏书密寄平王等

雍正十三年四月十四日 …………………………………………………… (840)
031 军机处为备办宴筵准噶尔使臣事咨膳房文
雍正十三年四月十九日 …………………………………………………… (840)
032 谕著委派莽古里陪同使臣等
雍正十三年四月二十日 …………………………………………………… (841)
033 谕著委派太医前去为准噶尔使臣诊病
雍正十三年四月二十日 …………………………………………………… (841)
034 准噶尔使臣朝觐日入班大臣名单
雍正十三年四月二十日 …………………………………………………… (841)
035 谕著佛彪等照料使臣等住处事务
雍正十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 (842)
036 军机处为令报行程事咨侍郎傅鼐文
雍正十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 (843)
037 军机大臣鄂尔泰奏报所拟准噶尔来使觐见仪注折
雍正十三年四月二十四日 ………………………………………………… (843)
038 谕著赏给派往准噶尔地方侍郎傅鼐等银两
雍正十三年四月二十四日 ………………………………………………… (844)
039 谕使臣吹纳木喀等与派往大臣等共同议定边界
雍正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 (844)
040 领侍卫内大臣庆复等与准噶尔使臣吹纳木喀等会谈事宜记注
雍正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 (846)
041 谕著使臣吹纳木喀等赍回颁降噶尔丹策零之敕谕
雍正十三年闰四月初二日 ………………………………………………… (849)
042 谕使臣吹纳木喀等边界驻兵将陆续撤回
【雍正十三年闰四月】 …………………………………………………… (850)
043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赏赐三名通事衣帽等项片
雍正十三年闰四月初九日 ………………………………………………… (850)
044 谕著委派郎中阿拉布坦等伴送准噶尔使臣等至巴里坤军营
雍正十三年闰四月十二日 ………………………………………………… (850)
045 军机处为遣回领催巴岱等事咨兵部文
雍正十三年闰四月十二日 ………………………………………………… (851)
046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赏赐使臣吹纳木喀等物品折
雍正十三年闰四月十六日 ………………………………………………… (851)
047 拟谕著噶尔丹策零若欲修好须先定边

雍正十三年闰四月 …………………………………………………………… (852)
048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报准噶尔来使辞行仪注折
雍正十三年闰四月十八日 …………………………………………………… (853)
049 军机处为领取赏赐噶尔丹策零绸缎事咨内务府文
雍正十三年闰四月二十三日 ………………………………………………… (854)
050 军机处为备办伴送使臣人等所需马匹等事咨兵部文
雍正十三年闰四月二十三日 ………………………………………………… (854)
051 颁噶尔丹策零若欲修好须先定边之谕旨
雍正十三年闰四月二十五日 ………………………………………………… (855)
052 领侍卫内大臣丰盛额等奏请密寄颁降噶尔丹策零敕谕底稿等片
雍正十三年闰四月二十九日 ………………………………………………… (856)
053 领侍卫内大臣丰盛额等奏报准噶尔使臣跟役塔尔济染痘病故片
雍正十三年闰四月二十九日 ………………………………………………… (857)
054 军机大臣丰盛额等为告知与准噶尔使臣会谈情形事咨福彭等文
雍正十三年闰四月三十日 …………………………………………………… (857)
055 军机大臣丰盛额等为告知与准噶尔使臣会谈情形事密咨查郎阿文
雍正十三年五月初四日 ……………………………………………………… (858)
056 军机处为转交准噶尔使臣之跟役塔尔济骨灰事札行阿拉布坦等文
雍正十三年五月初七日 ……………………………………………………… (859)
057 谕著额驸策凌等来京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初六日 …………………………………………………… (859)
058 谕著喀尔喀众扎萨克等议奏守边事宜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 (860)
059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勿令准噶尔使臣瞻觐梓宫片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 (861)
060 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奏闻准噶尔使臣等乾清宫瞻觐仪注折
【乾隆元年】正月初十日 …………………………………………………… (861)
061 莽古里等奏闻晓谕使臣吹纳木喀等雍正帝驾崩情形折
乾隆元年正月十一日 ………………………………………………………… (862)
062 噶尔丹策零为奏请以哲尔格西喇胡鲁苏等地作为边界事之奏表
雍正十三年十月十一日 ……………………………………………………… (862)
063 议事大臣莽古里等奏闻与使臣吹纳木喀等核实噶尔丹策零奏书内容折
乾隆元年正月十二日 ………………………………………………………… (864)
064 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奏请钦定使臣吹纳木喀等之觐见日期片

乾隆元年正月十三日 …………………………………………………………… (865)
065 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奏请钦定入班大臣名单片
乾隆元年正月十三日 …………………………………………………………… (865)
066 谕著使臣吹纳木喀等转告噶尔丹策零须按雍正帝旨意定界
乾隆元年正月十七日 …………………………………………………………… (866)
067 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奏请派人交易吹纳木喀等所携货物片
乾隆元年正月十八日 …………………………………………………………… (867)
068 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奏请赏赐吹纳木喀等物项片
乾隆元年正月十九日 …………………………………………………………… (868)
069 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奏请照例赏赐伴送准噶尔来使之通事兵丁片
乾隆元年正月二十一日 ………………………………………………………… (868)
070 陪同大臣等奏报使臣吹纳木喀等欲采买绸缎药品片
乾隆元年正月二十二日 ………………………………………………………… (869)
071 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奏请依例赏赐伴送官员银两片
【乾隆元年】二月初七日 ……………………………………………………… (869)
072 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奏请钦定使臣吹纳木喀等辞行觐见仪注折
乾隆元年二月初七日 …………………………………………………………… (870)
073 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奏请抄录颁降噶尔丹策零敕谕寄知两路大将军片
乾隆元年二月十七日 …………………………………………………………… (871)
074 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奏请交付使臣吹纳木喀等赍往敕谕等片
乾隆元年二月十四日 …………………………………………………………… (871)
075 著噶尔丹策零按雍正帝指定地方定界之谕旨
乾隆元年二月十五日 …………………………………………………………… (872)
076 谕著使臣吹纳木喀等转谕噶尔丹策零遵旨定界
乾隆元年二月初十日 …………………………………………………………… (873)
077 额驸策凌奏报噶尔丹策零致书要求回撤卡伦折
乾隆二年 ………………………………………………………………………… (873)
078 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奏报询问津巴准噶尔地方情形片
乾隆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 (874)
079 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奏请由额驸策凌回复噶尔丹策零片
乾隆二年五月初六日 …………………………………………………………… (875)
080 额驸策凌为划界事宜致噶尔丹策零书
乾隆二年 ………………………………………………………………………… (876)
081 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奏请遣回津巴片

乾隆二年五月十一日 …………………………………………………………… (878)
082 额驸策凌奏报已派台吉额默根等前往准噶尔送信折
乾隆二年七月初二日 …………………………………………………………… (879)
083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将使臣等骑至马驼交付张家口牧厂牧放折
乾隆二年十二月初六日 ………………………………………………………… (879)
084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指派照看使臣等之官员片
乾隆二年十二月初六日 ………………………………………………………… (880)
085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备办使臣等由张家口至京事宜折
乾隆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 (881)
086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接待使臣达什等事宜片
乾隆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 (881)
087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备办使臣等返程所需马驼片
乾隆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 (882)
088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报安排使臣等所携物品折
乾隆三年正月初四日 …………………………………………………………… (883)
089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报使臣等抵达圆明园日期片
乾隆三年正月十七日 …………………………………………………………… (883)
090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报接取使臣赍至奏书等物片
乾隆三年正月二十一日 ………………………………………………………… (884)
091 噶尔丹策零为遣使进呈奏书事致额驸策凌书
乾隆二年九月初四日 …………………………………………………………… (885)
092 噶尔丹策零为不便遵旨划界事之奏表
乾隆二年九月初四日 …………………………………………………………… (886)
093 谕著军机大臣等转谕使臣达什等已特派大臣等照看
乾隆三年正月二十四日 ………………………………………………………… (887)
094 谕著遣使与准噶尔议定边界
乾隆三年正月二十四日 ………………………………………………………… (887)
095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赏赐额驸策凌遣至准噶尔官兵片
乾隆三年正月二十五日 ………………………………………………………… (888)
096 额驸策凌奏报会见使臣达什问询定界事宜折
乾隆三年二月初三日 …………………………………………………………… (888)
097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使臣达什等觐见仪注折
乾隆三年二月初七日 …………………………………………………………… (889)
098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钦定入班大臣片

乾隆三年二月初七日 …………………………………………………… (890)
099 谕著使臣达什等转谕噶尔丹策零须与派往大臣等详议定界
乾隆三年二月初九日 …………………………………………………… (890)
100 额驸策凌奏报令台吉额默根询问使臣立界事宜片
乾隆三年二月初七日 …………………………………………………… (891)
101 额驸策凌奏请先遣额默根回家预备折
乾隆三年二月初十日 …………………………………………………… (892)
102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照例赏赐使臣达什等物项片
乾隆三年二月初十日 …………………………………………………… (892)
103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赏银阿克敦等置办行装折
乾隆三年二月十二日 …………………………………………………… (893)
104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派理藩院郎中玉保随阿克敦等前往准噶尔片
乾隆三年二月十二日 …………………………………………………… (894)
105 额驸策凌奏请派满吉拉随阿克敦等前往准噶尔片
乾隆三年二月十二日 …………………………………………………… (894)
106 额驸策凌奏报会见使臣谈议撤卡事宜折
乾隆三年二月十二日 …………………………………………………… (895)
107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按例赏赐满吉拉银两物品片
乾隆三年二月二十一日 ………………………………………………… (896)
108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赏赐伴送使臣前来主事甘布等银缎片
乾隆三年二月二十一日 ………………………………………………… (896)
109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增加使臣阿克敦等所用车马折
乾隆三年三月初五日 …………………………………………………… (897)
110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备办护送准噶尔使臣达什等返回事宜片
乾隆三年三月初五日 …………………………………………………… (897)
111 谕著噶尔丹策零会同我使臣商议定界事宜
乾隆三年三月初六日 …………………………………………………… (898)
112 额驸策凌为请与前往使臣议定边界事致噶尔丹策零书
乾隆三年 ……………………………………………………………… (898)
113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报阿克敦等与噶尔丹策零会谈事项片
乾隆三年三月初六日 …………………………………………………… (899)
114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钦定使臣达什等辞行仪注折
乾隆三年三月初九日 …………………………………………………… (901)
115 谕著使臣达什等转谕噶尔丹策零会同去使定界

乾隆三年三月十三日 ……………………………………………………………（902）
116 理藩院侍郎纳延泰等奏报译出谕旨交付使臣片
乾隆三年三月十五日 ……………………………………………………………（902）
117 谕著额驸策凌于使臣抵达前抵京
乾隆三年十月十七日 ……………………………………………………………（903）
118 谕著陕甘总督查郎阿妥办使臣来京事宜
乾隆三年十月十七日 ……………………………………………………………（903）
119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免带准噶尔使臣等观看焰火片
乾隆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904）
120 谕著使臣哈柳等赍回颁降噶尔丹策零敕谕
乾隆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904）
121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报额驸策凌会见使臣日期片
乾隆四年正月二十四日 …………………………………………………………（905）
122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照例赏伴送使臣章京等银两折
乾隆四年正月二十九日 …………………………………………………………（905）
123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照例赏赐使臣哈柳等银两缎匹片
乾隆四年正月二十九日 …………………………………………………………（906）
124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闻准噶尔使臣哈柳等觐见辞行仪注折
乾隆四年二月十六日 ……………………………………………………………（906）
125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报料理使臣等返回事宜片
乾隆四年二月二十三日 …………………………………………………………（907）
126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指派照料使臣之事大臣折
乾隆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908）
127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料理使臣等在京期间起居事宜片
乾隆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908）
128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报使臣到达日期片
乾隆四年十二月初九日 …………………………………………………………（909）
129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报办理准噶尔使臣赴藏熬茶事宜折
乾隆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909）
130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准许准噶尔定期派人至京城肃州等地贸易片
乾隆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910）
131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准噶尔贸易及熬茶事宜折
乾隆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911）
132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闻使臣哈柳等瞻觐圣明仪注折

乾隆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 (913)
133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指定使臣觐见时入班大臣片
乾隆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 (914)
134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令使臣等入中正殿观赏跳布扎折
乾隆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 (915)
135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使臣至弘仁寺叩拜并晤见额驸策凌事宜片
乾隆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 (915)
136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闻使臣哈柳欲献貂皮折
乾隆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 (916)
137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备办使臣等观中正殿跳布扎事宜片
乾隆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 (916)
138 额驸策凌奏报会见使臣哈柳情形折
乾隆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 (917)
139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时逢年节赏噶尔丹策零及使臣哈柳物品折
乾隆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 (918)
140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报使臣哈柳受赏感恩情形片
乾隆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 (919)
141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赏赐使臣及其随行人等物品折
乾隆五年正月初六日 ……………………………………………………… (919)
142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筵宴赏赐使臣哈柳等仪注折
乾隆五年正月初十日 ……………………………………………………… (920)
143 内大臣海望等奏报使臣哈柳等感激宴赏片
乾隆五年正月十七日 ……………………………………………………… (921)
144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报安排使臣观看焰火事宜片
乾隆五年正月十六日 ……………………………………………………… (922)
145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赏赐护送使臣之通事兵银两片
乾隆五年正月二十一日 …………………………………………………… (922)
146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准使臣叩谒章嘉呼图克图等片
乾隆五年正月二十四日 …………………………………………………… (923)
147 额驸策凌奏报会见哈柳等情形折
乾隆五年正月二十七日 …………………………………………………… (923)
148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派大臣官兵等护送准噶尔熬茶使者折
乾隆五年正月二十九日 …………………………………………………… (924)
149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议奏使臣辞行仪注折

乾隆五年二月初五日 …………………………………………………………… (925)
150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闻选派护送准噶尔熬茶使侍卫等片
乾隆五年二月三十日 …………………………………………………………… (926)
151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派员勘查准噶尔熬茶使赴藏路线折
乾隆五年闰六月初八日 ………………………………………………………… (927)
152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报接待使臣莽鼐事宜折
乾隆五年闰六月十九日 ………………………………………………………… (928)
153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报准令使臣等售卖所带货物片
乾隆五年闰六月二十九日 ……………………………………………………… (928)
154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赏赐使臣莽鼐物品折
乾隆五年七月初五日 …………………………………………………………… (929)
155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赏赐伴送使臣章京等银两折
乾隆五年七月初九日 …………………………………………………………… (929)
156 谕著额驸策凌即速来京与准噶尔来使议事
乾隆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 (930)
157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指派照看使臣等大臣片
乾隆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 (930)
158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指派与准噶尔来使议事大臣片
乾隆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 (931)
159 噶尔丹策零为请准遣使赴藏熬茶事之奏表
乾隆四年 ………………………………………………………………………… (931)
160 谕著尚书尹继善办理准噶尔赴藏熬茶事宜
乾隆四年十二月初二日 ………………………………………………………… (932)
161 尚书海望等奏闻与使臣哈柳等会谈事折
乾隆四年十二月十三日 ………………………………………………………… (932)
162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议不便令使臣哈柳晤见色布腾片
乾隆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 (933)
163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指派带领使臣瞻觐大臣片
乾隆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 (934)
164 谕使臣哈柳俟接近年节再令入觐
乾隆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 (934)
165 谕赏准噶尔使臣等食物
乾隆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 (935)
166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派员料理使臣等交易事宜片

乾隆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 (935)
167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以年节礼赏使臣等食物片
乾隆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 (935)
168 尚书海望等奏报已告知哈柳谕令观看跳步扎片
乾隆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 (936)
169 尚书海望等奏报与使臣哈柳等议论贸易事宜片
乾隆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 (936)
170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闻缮拟使臣观布扎时所降谕旨呈览片
乾隆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 (938)
171 谕著使臣哈柳等西厂子筵宴尽可畅饮
乾隆五年正月十二日 …… (939)
172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无需皇帝亲自赐酒片
乾隆五年正月十一日 …… (939)
173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闻使臣哈柳献貂皮依例回赏片
乾隆五年正月十二日 …… (940)
174 尚书海望等奏闻会同使臣哈柳等会谈贸易事宜缮文交令赍回片
乾隆五年正月二十二日 …… (940)
175 尚书海望等与准噶尔使臣哈柳等议定贸易条款
【乾隆五年正月】 …… (941)
176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确定准噶尔贸易使者来京路线片
乾隆五年正月二十四日 …… (942)
177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赏给伴送使臣返回章京等银两片
乾隆五年二月初二日 …… (942)
178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赏赐哈柳等银两片
乾隆五年二月初五日 …… (943)
179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带哈柳等会晤额驸策凌片
乾隆五年二月初五日 …… (943)
180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逐译颁降谕旨交付哈柳等片
乾隆五年二月初五日 …… (944)
181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钦定使臣辞行时辰片
乾隆五年二月初七日 …… (944)
182 谕著哈柳返回转传谕旨
乾隆五年二月初八日 …… (944)
183 额驸策凌奏报会见使臣哈柳等情形折

乾隆五年二月初九日 …………………………………………………………… (945)
184 敕谕噶尔丹策零边界贸易诸事须如约而行
乾隆五年二月初八日 …………………………………………………………… (946)
185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遣派伴送准噶尔熬茶使臣官兵折
乾隆五年二月十二日 …………………………………………………………… (947)
186 军机处为妥为伴送准噶尔使臣进藏事咨将军乌赫图等文
乾隆五年二月十二日 …………………………………………………………… (948)

中 册

满 文 187－396 …………………………………………………………… (949)
译 文
187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指派陪同使臣官员片
乾隆七年十一月初七日 ………………………………………………… (1780)
188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指派与准噶尔使臣议事大臣片
乾隆七年十一月初七日 ………………………………………………… (1780)
189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报查看房屋令使臣下榻片
乾隆七年十一月初七日 ………………………………………………… (1781)
190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备办使臣抵京当日接取奏书等事项折
乾隆七年十一月初七日 ………………………………………………… (1781)
191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报使臣进京日期片
乾隆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 (1782)
192 尚书海望等奏报使臣进呈奏书及方物片
乾隆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 (1782)
193 噶尔丹策零为请准商队行经呼和浩特等路事之奏书
乾隆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 (1783)
194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噶尔丹策零所奏各项须遵行原定之例片
乾隆七年十一月十九日 ………………………………………………… (1784)
195 尚书海望等奏报晓谕使臣等须遵行原议约定片
乾隆七年十一月十九日 ………………………………………………… (1785)
196 尚书海望等奏报使臣等之口奏赴藏贸易等事件片
乾隆七年十一月十九日 ………………………………………………… (1786)
197 尚书海望等奏报会同使臣吹纳木喀商议其赴藏熬茶事宜片
乾隆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 (1787)
198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格外恩赏噶尔丹策零物品片
乾隆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 (1789)

199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依例赏赐使臣吹纳木喀等银两缎匹等物折
乾隆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 (1789)
200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派医为使臣吹纳木喀治病片
乾隆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 (1790)
201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另行委员照看使臣等贸易片
乾隆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 (1791)
202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赏赐伴送使臣章京等银两片
乾隆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 (1791)
203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指派入班大臣片
乾隆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 (1792)
204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请派勒尔森替补玉保查办土默特与厄鲁特牧场纠纷片
乾隆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 (1792)
205 谕著将军乌赫图备办伴送入藏事项派勒尔森办理替补侍郎玉保
乾隆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 (1793)
206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指派引领使臣等瞻觐大臣片
乾隆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 (1793)
207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闻据称噶尔丹策零喜好鹰犬片
乾隆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 (1794)
208 谕著赏噶尔丹策零鹰犬
乾隆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 (1794)
209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报使臣吹纳木喀等瞻觐圣明仪注折
乾隆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 (1795)
210 使臣等乾清宫瞻觐颁降谕旨允准遣使赴藏熬茶记注
乾隆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 (1795)
211 使臣吹纳木喀等瞻觐之后欣喜情形记注
乾隆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 (1797)
212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报丰泽园筵宴使臣等仪注折
乾隆七年十二月初二日 …… (1797)
213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赏赐病故跟役卓特巴银两片
乾隆七年十二月初二日 …… (1799)
214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赏使臣等绸缎银两片
乾隆七年十二月初二日 …… (1799)
215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报使臣吹纳木喀等拟往旃檀寺拜佛片
乾隆七年十二月初二日 …… (1800)

216　谕噶尔丹策零准派人赴藏熬茶然不必分为两路
乾隆七年十二月初三日 …………………………………………………（1800）
217　紫光阁筵宴赏赐噶尔丹策零素珠记注
乾隆七年十二月初五日 …………………………………………………（1801）
218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免令使臣等会见额驸策凌片
乾隆七年十二月初八日 …………………………………………………（1802）
219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分拨护送使臣等返回片
乾隆七年十二月初九日 …………………………………………………（1802）
220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将敕书等物交付使臣片
乾隆七年十二月初十日 …………………………………………………（1803）
221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报已将使臣事知会两路军营片
乾隆七年十二月初十日 …………………………………………………（1803）
222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令使臣等观赏大象片
乾隆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1804）
223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赏使臣鹰笼片
乾隆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1804）
224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报侍郎玉保与使臣吹纳木喀商议赴藏路线片
乾隆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1805）
225　谕著赏赐噶尔丹策零橘柑赍往
乾隆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1806）
226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令照看大臣进呈熬茶使与寺庙喇嘛来往书稿片
乾隆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1806）
227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闻备办伴送准噶尔使臣等赴藏熬茶事项折
乾隆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1807）
228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恩赏玉保等片
乾隆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1809）
229　尚书海望等奏报已与使臣吹纳木喀等告别片
乾隆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1809）
230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报使臣吹纳木喀等之跟役于宣化府出痘片
乾隆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1810）
231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报使臣吹纳木喀等跟役之于阳高县出痘片
乾隆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1811）
232　伴送准噶尔使臣员外郎傅松为行抵肃州事呈军机处文
乾隆八年正月二十一日 …………………………………………………（1811）

233　派往照料准噶尔出痘人等笔帖式萨音查克为行抵肃州事呈军机大臣文
乾隆八年正月二十三日 …… (1812)
234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报护送出痘痊愈厄鲁特事宜片
乾隆八年正月二十五日 …… (1812)
235　军机处奏报乾隆三年至六年与准噶尔贸易银两数目片※
乾隆九年正月二十四日 …… (1813)
236　理藩院员外郎增福为准噶尔商人前来肃州贸易事呈军机大臣文
乾隆九年二月二十九日 …… (1813)
237　员外郎扎西等为呈报节省雇骡价银数目事呈军机处文
乾隆九年四月初五日 …… (1814)
238　理藩院员外郎增福为准噶尔人等来肃州贸易已毕事呈军机大臣等文
乾隆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 (1815)
239　理藩院员外郎增福为报出痘商人痊愈起程事呈军机大臣等文
乾隆九年五月十三日 …… (1815)
240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报准噶尔人来肃州贸易事毕返回片
乾隆九年五月十二日 …… (1816)
241　驻哈密办理回众事务员外郎傅松等为准噶尔赏人等已出卡事呈军机处文
乾隆九年五月二十六日 …… (1816)
242　提督永常进呈准噶尔商人之文
乾隆九年六月二十一日 …… (1817)
243　理藩院左侍郎玉保奏报转降敕谕给班禅额尔德尼并返抵前藏折
乾隆九年正月十八日 …… (1818)
244　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率准噶尔使臣等由藏起程情形折
乾隆九年正月十八日 …… (1820)
245　凉州将军乌赫图奏闻拨给满洲官兵返程所需马畜情形折
乾隆九年正月十八日 …… (1821)
246　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随行头等侍卫达赉在藏病故折
乾隆九年正月十八日 …… (1822)
247　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噶尔丹策零进献各寺庙布施银数目折
乾隆九年正月十八日 …… (1822)
248　理藩院左侍郎玉保等奏报赏给准噶尔人等返程所需牛羊等物折
乾隆九年正月十八日 …… (1823)
249　副都统索拜奏闻调换护送准噶尔人等返回满洲官兵之马匹事宜折
乾隆九年正月十八日 …… (1824)

250 副都统索拜奏闻准噶尔使臣请求修庙延请喇嘛颇罗鼐未允折
乾隆九年正月十八日 …………………………………………………… (1825)
251 副都统索拜等奏闻筵宴准噶尔使臣等赠送缎匹等物情形折
乾隆九年正月十八日 …………………………………………………… (1826)
252 驻藏办事副都统索拜奏报准噶尔使臣等进献达赖喇嘛等礼物数目折
乾隆九年正月十八日 …………………………………………………… (1827)
253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报扎什伦布等寺所能容纳人数片
乾隆九年正月二十三日 ………………………………………………… (1830)
254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报玉保赏补准噶尔使臣物件均系动用国帑片
乾隆九年正月二十三日 ………………………………………………… (1831)
255 谕著赏郡王颇罗鼐缎匹赍往
乾隆九年正月二十三日 ………………………………………………… (1831)
256 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护送准噶尔使臣等出界情形折
乾隆九年正月三十日 …………………………………………………… (1832)
257 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护送准噶尔使臣等自喀喇乌苏起程情形折
乾隆九年二月初二日 …………………………………………………… (1833)
258 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护军参领马进泰患病遣返西宁折
乾隆九年二月初二日 …………………………………………………… (1834)
259 副都统索拜奏报郡王颇罗鼐答复准噶尔使臣话语折
乾隆九年二月初二日 …………………………………………………… (1834)
260 副都统索拜奏报运送八世达赖喇嘛等人所进物品所用银两数目折
乾隆九年二月初二日 …………………………………………………… (1836)
261 副都统索拜奏闻郡王颇罗鼐办理准噶尔熬茶事宜尽心竭力折
乾隆九年二月初二日 …………………………………………………… (1836)
262 军机大臣鄂尔泰奏报准噶尔人等未携噶尔丹策零父骸骨至藏做擦擦片
乾隆九年二月二十日 …………………………………………………… (1837)
263 副都统索拜奏请议叙驻藏同知王成佑折
乾隆九年三月初二日 …………………………………………………… (1837)
264 副都统索拜奏请奖励卡台出力人等折
乾隆九年三月初二日 …………………………………………………… (1838)
265 副都统索拜奏闻访查喇嘛等是否以为准噶尔所献系大布施折
乾隆九年三月初二日 …………………………………………………… (1839)
266 副都统索拜奏请酌赏办理准噶尔熬茶事宜出力公班第达等人折
乾隆九年三月初二日 …………………………………………………… (1840)

267 军机大臣鄂尔泰奏报拟旨奖赏公珠尔默特车布登等人片
乾隆九年三月初二日 …… (1841)
268 副都统索拜奏闻此次熬茶用过草料等物价银数目折
乾隆九年三月初二日 …… (1842)
269 副都统索拜奏请准令喇嘛噶津林沁仍住扎什伦布折
乾隆九年三月初二日 …… (1843)
270 军机大臣鄂尔泰奏请赏赐护送准噶尔熬茶使途中病故达赉等人片
乾隆九年三月二十二日 …… (1844)
271 副都统索拜奏报绿旗兵所交马匹已补偿银两折
乾隆九年四月十四日 …… (1845)
272 军机大臣鄂尔泰奏闻护送准噶尔熬茶使支过银两尚未奏销片
乾隆九年四月十七 …… (1846)
273 军机大臣讷亲等奏请照例赏使臣哈柳乘坐驮轿片
乾隆十一年正月初八日 …… (1846)
274 军机处为赏使臣哈柳乘坐驮轿事札行伴送章京等文
乾隆十一年正月初八日 …… (1847)
275 军机大臣讷亲等奏请晓谕使臣哈柳徐行片
乾隆十一年正月初八日 …… (1848)
276 伴送准噶尔使臣郎中伯达色等为哈柳谢赏乘轿事呈军机大臣等文
乾隆十一年二月初九日 …… (1848)
277 伴送准噶尔使臣郎中伯达色等为哈柳已由哈密起程事呈军机大臣等文
乾隆十一年正月十七日 …… (1849)
278 军机大臣讷亲等奏请指派议事大臣等片
乾隆十一年二月十五日 …… (1849)
279 军机大臣讷亲等奏请指定使臣等居所事片
乾隆十一年二月十五日 …… (1850)
280 遣往迎接使臣之员外郎甘布为路遇哈柳转降谕旨事呈军机大臣等文
乾隆十一年二月十八日 …… (1850)
281 伴送准噶尔使臣等之郎中伯达色等为行抵宁夏事呈军机大臣等文
乾隆十一年二月二十日 …… (1851)
282 伴送准噶尔使臣等之章京伯达色等为报抵京日期事呈军机大臣等文
乾隆十一年三月初四日 …… (1851)
283 军机大臣讷亲等奏请备办使臣抵京当日接取奏书等事片
乾隆十一年三月初四日 …… (1852)

284　军机大臣讷亲等奏报乾隆八年准噶尔使臣赴藏熬茶经费尚未奏销片
乾隆十一年三月初七日 ………………………………………………（1853）
285　准噶尔台吉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为请准赴藏熬茶事奏书
乾隆十一年三月初九日 ………………………………………………（1853）
286　户部尚书海望等奏报哈柳转请延请喇嘛并就近于肃州贸易片
乾隆十一年三月初九日 ………………………………………………（1854）
287　军机大臣讷亲等奏闻筵宴准噶尔使臣仪注折
乾隆十一年三月十一日 ………………………………………………（1855）
288　军机大臣讷亲等奏请指派列班大臣片
乾隆十一年三月十一日 ………………………………………………（1856）
289　军机大臣讷亲等奏闻去年曾赏哈柳白酒片
乾隆十一年三月十一日 ………………………………………………（1856）
290　军机大臣讷亲等奏请钦定赏赐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等物件片
乾隆十一年三月十一日 ………………………………………………（1857）
291　尚书海望等奏闻与哈柳晤谈情形片
乾隆十一年三月十三日 ………………………………………………（1857）
292　军机大臣讷亲等奏请赏布彦祭奠噶尔丹策零片
乾隆十一年三月十四日 ………………………………………………（1858）
293　军机大臣讷亲等奏闻赐酒仪注片
乾隆十一年三月十五日 ………………………………………………（1859）
294　谕哈柳照准为噶尔丹策零派人赴藏熬茶之请
乾隆十一年三月十六日 ………………………………………………（1859）
295　尚书海望等奏报哈柳返程仍请乘坐驮轿片
乾隆十一年三月十六日 ………………………………………………（1860）
296　寄谕额驸策凌哈柳携至其女捎带物品
乾隆十一年三月十八日 ………………………………………………（1860）
297　尚书海望等奏闻转告哈柳遣使赴藏须先来报片
乾隆十一年三月十八日 ………………………………………………（1861）
298　谕准噶尔台吉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为其父赴藏熬茶须为一次
乾隆十一年三月十八日 ………………………………………………（1862）
299　军机大臣讷亲等奏请赏赐伴送使臣返回官员银两片
乾隆十一年三月十九日 ………………………………………………（1863）
300　军机大臣讷亲等奏请照例赏赐准噶尔使臣等银两物品折
乾隆十一年三月十九日 ………………………………………………（1863）

301　军机大臣讷亲等奏闻玉保等回赠物品片
乾隆十一年三月二十日 …………………………………………………………（1864）
302　军机大臣讷亲等奏请哈柳等瞻觐辞行仪注片
乾隆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1864）
303　军机处带哈柳等觐见辞行记注
乾隆十一年三月二十七日 ………………………………………………………（1865）
304　户部尚书海望等奏报哈柳等拟速起程片
乾隆十一年三月二十七日 ………………………………………………………（1866）
305　户部尚书海望等奏报知会哈柳须管束贸易人众片
乾隆十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1866）
306　军机处为支雇骡租银事咨户部文
乾隆十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1867）
307　军机处为拨给马匹事咨兵部文
乾隆十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1867）
308　军机处为雇驮骡事咨都察院文
乾隆十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1868）
309　军机处为领取赏用缎匹事咨内务府文
乾隆十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1868）
310　军机大臣讷亲等奏闻哈柳等即日起程片
乾隆十一年闰三月初一日 ………………………………………………………（1869）
311　军机处为增拨雇骡价银事咨户部文
乾隆十一年闰三月十一日 ………………………………………………………（1869）
312　军机处为销算雇价银事咨都察院文
乾隆十一年闰三月十一日 ………………………………………………………（1869）
313　筵宴使臣哈柳时赏赐物项记注
乾隆十一年三月十六日 …………………………………………………………（1870）
314　使臣哈柳辞行时赏赐物项记注
乾隆十一年三月二十七日 ………………………………………………………（1871）
315　赏赐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等物项清单
乾隆十一年三月二十七日 ………………………………………………………（1871）
316　驻哈密办理回众事务主事尚图为准噶尔派人前来贸易事呈军机处文
乾隆十一年四月初一日 …………………………………………………………（1872）
317　准噶尔为遣至商队事致哈密提督文
乾隆十一年四月十八日 …………………………………………………………（1872）

318　侍读学士伯达色等为哈柳已抵肃州事呈军机大臣等文
乾隆十一年四月二十四日 …………………………………………………… (1873)
319　侍读学士伯达色等为哈柳已抵哈密事呈军机大臣等文
乾隆十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 (1873)
320　驻哈密办理回众事务主事尚图为准噶尔商队已往肃州事呈军机大臣等文
乾隆十一年五月初九日 ……………………………………………………… (1874)
321　员外郎甘布等为准噶尔使臣已由哈密起程前往京城事呈军机大臣文
乾隆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至……………………………………………… (1874)
322　伴送准噶尔使臣之主事尚图为已率使臣由肃州起程事呈军机大臣文
乾隆十一年十二月初一日至 ………………………………………………… (1875)
323　军机大臣讷亲等奏报安排使臣住处片
乾隆十一年十二月初九日 …………………………………………………… (1875)
324　军机大臣讷亲等奏请指派与使臣议事并照看大臣官员片
乾隆十一年十二月初九日 …………………………………………………… (1876)
325　伴送准噶尔使臣之主事尚图等为已率使臣由宁夏起程事呈军机大臣文
乾隆十一年十二月初九日 …………………………………………………… (1876)
326　军机处为确定准噶尔使臣进京日期事札行主事尚图文
乾隆十一年十二月初十日 …………………………………………………… (1877)
327　军机大臣讷亲等奏请备办使臣抵京当日接取奏书等事项片
乾隆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 …………………………………………………… (1877)
328　伴送准噶尔使臣之主事尚图等为即将进京事呈军机大臣文
乾隆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 …………………………………………………… (1878)
329　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为遣使赴藏事之奏书
乾隆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 (1878)
330　户部尚书海望等奏报与玛木特等询问口奏事项片
乾隆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 (1879)
331　军机大臣讷亲等奏闻大和斋圣驾行经路线片
乾隆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 (1880)
332　军机大臣讷亲等奏请大和斋内先行预备坐垫片
乾隆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 (1880)
333　军机大臣讷亲等议奏玛木特等于大和斋瞻觐仪注折
乾隆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 (1880)
334　军机大臣讷亲等奏请指派入班大臣片
乾隆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 (1882)

335 户部尚书海望等奏闻玛木特等瞻觐后欣悦情形片
乾隆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 (1882)
336 雍和宫大和斋玛木特等朝觐颁降谕旨记注
乾隆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 (1883)
337 使臣玛木特等大和斋瞻觐仪注
乾隆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 (1883)
338 尚书海望等奏报转谕玛木特等不便谕令颇罗鼐资助准噶尔熬茶片
乾隆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 (1884)
339 户部尚书海望等奏闻向玛木特等转宣谕旨情形片
乾隆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 (1884)
340 军机大臣讷亲等奏请赏赐玛木特等人片
乾隆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 (1885)
341 军机大臣讷亲等奏闻丰泽园筵宴曾钦赐哈柳酒片
乾隆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 (1885)
342 军机大臣讷亲等奏请指派筵宴日入班大臣片
乾隆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 (1886)
343 军机大臣讷亲等议奏筵宴使臣仪注折
乾隆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 (1886)
344 赏赐准噶尔台吉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等荷包记注
乾隆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 (1887)
345 侍郎玉保奏报会见玛木特等商议熬茶事宜片
乾隆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 (1888)
346 户部尚书海望等奏报告知玛木特等嗣后派使不得随带货物片
乾隆十二年正月初五日 …………………………………………………… (1889)
347 丰泽园筵宴赏赐玛木特等并颁降谕旨记注
乾隆十二年正月初五日 …………………………………………………… (1890)
348 军机大臣讷亲等奏请依例赏赐玛木特等银两缎匹等物折
乾隆十二年正月初六日 …………………………………………………… (1890)
349 军机大臣讷亲等奏请加赏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物品片
乾隆十二年正月初六日 …………………………………………………… (1891)
350 谕准噶尔台吉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已派玉保伴送其进藏熬茶人等
乾隆十二年正月二十五日 …………………………………………………… (1891)
351 军机大臣讷亲等奏闻令玛木特等观看焰火仪注折
乾隆十二年正月初六日 …………………………………………………… (1892)

352 **军机大臣讷亲等奏闻前令使臣观焰火曾御赐酒片**
乾隆十二年正月初六日 …………………………………………（1893）
353 **军机大臣讷亲等奏请赏赐伴送玛木特等官员银两片**
乾隆十二年正月初七日 …………………………………………（1893）
354 **军机大臣讷亲等奏请遣派伴送赴藏熬茶使臣章京片**
乾隆十二年正月初九日 …………………………………………（1894）
355 **筵宴日加赏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吊灯等记注**
乾隆十二年正月初五日 …………………………………………（1894）
356 **户部尚书海望等奏报使臣起程日期片**
乾隆十二年正月十六日 …………………………………………（1894）
357 **使臣玛木特等观焰火时所赏物件未曾具奏记注**
乾隆十二年正月十四日 …………………………………………（1895）
358 **兵部尚书班第等奏报玛木特等观赏熬山灯时称奇片**
乾隆十二年正月十六日 …………………………………………（1895）
359 **带使臣玛木特等观赏焰火觐见仪注**
乾隆十二年正月十六日 …………………………………………（1896）
360 **使臣玛木特等观赏焰火时颁降谕旨记注**
乾隆十二年正月十六日 …………………………………………（1896）
361 **赐酒玛木特等人记注**
乾隆十二年正月十六日 …………………………………………（1897）
362 **使臣等观看焰火情形记注**
乾隆十二年正月十六日 …………………………………………（1897）
363 **军机大臣讷亲等奏报交付敕书仪注片**
乾隆十二年正月十六日 …………………………………………（1898）
364 **军机大臣讷亲等奏报准噶尔来使事件抄送额驸策凌等片**
乾隆十二年正月十九日 …………………………………………（1898）
365 **军机处为拨给使臣等乘骑马匹事咨兵部文**
乾隆十二年正月十九日 …………………………………………（1899）
366 **户部尚书海望等奏报玛木特等祗领敕书赐物片**
乾隆十二年正月二十三日 ………………………………………（1899）
367 **军机处为支付雇骡价银事咨户部文**
乾隆十二年正月二十五日 ………………………………………（1899）
368 **军机处为支取雇骡价银事咨都察院文**
乾隆十二年正月二十五日 ………………………………………（1900）

369 主事尚图等为已带玛木特等自宁夏起程前往肃州事呈军机大臣文
乾隆十二年二月十一日 …… (1900)
370 主事尚图等为副使杜喇勒哈什哈等行抵肃州出痘事呈军机大臣文
乾隆十二年三月初五日 …… (1901)
371 主事尚图等为副使杜喇勒哈什哈因痘亡故事呈军机大臣文
乾隆十二年三月初七日 …… (1901)
372 军机大臣讷亲等奏闻副使杜喇勒哈什哈病故不必赏银片
乾隆十二年三月十三日 …… (1902)
373 主事尚图等为报根敦扎布病故及玛木特等离开肃州日期事呈军机大臣文
乾隆十二年三月十三日 …… (1902)
374 赏赐此次准噶尔来使物品清单※
乾隆十二年三月十三日 …… (1903)
375 军机大臣傅恒等奏请指派与准噶尔使臣议事大臣片
乾隆十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 (1904)
376 军机大臣傅恒等议奏准噶尔使臣乾清宫瞻仰仪注折
乾隆十三年四月十一日 …… (1904)
377 军机大臣傅恒等奏请钦点导引准噶尔使臣入宫大臣片
乾隆十三年四月十一日 …… (1905)
378 军机大臣傅恒等奏请钦点准噶尔使臣乾清宫瞻仰时入班大臣片
乾隆十三年四月十一日 …… (1905)
379 尚书海望等奏闻使臣等携至货物请求交易片
乾隆十三年四月十二日 …… (1906)
380 军机大臣傅恒等奏请赏赐安儿等银两物品折
乾隆十三年四月十三日 …… (1907)
381 尚书海望奏闻告知使臣安儿等不准携带货物片
乾隆十三年四月十三日 …… (1907)
382 军机大臣傅恒等议奏增加准噶尔赴肃州贸易人数折
乾隆十三年四月十四日 …… (1909)
383 尚书海望等奏闻使臣安儿等雍和宫礼佛情形折
乾隆十三年四月十五日 …… (1909)
384 军机大臣傅恒等奏闻将颁降敕书赏赐物品缮入敕书内片
乾隆十三年四月十七日 …… (1910)
385 谕准噶尔台吉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之敕书
乾隆十三年四月十八日 …… (1911)

386 军机大臣傅恒等奏请赏赐伴送使臣等返回官员银两片
乾隆十三年四月十八日 ……………………………………………… (1912)
387 军机大臣傅恒等奏报雍和宫诵经仪注片
乾隆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 …………………………………………… (1912)
388 尚书海望等奏闻雍和宫道场毕使臣安几等欣喜情形片
乾隆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 …………………………………………… (1913)
389 军机大臣傅恒等奏闻交付敕书及赏物仪注片
乾隆十三年四月二十三日 …………………………………………… (1914)
390 军机大臣傅恒等奏闻厄鲁特舍楞出痘亡故片
乾隆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 (1914)
391 军机处为支取雇骡价银事咨都察院文
乾隆十三年五月初一日 ……………………………………………… (1916)
392 军机处为支付雇骡价银事咨户部文
乾隆十三年五月初一日 ……………………………………………… (1916)
393 军机大臣傅恒等奏闻将此次使臣事宜抄寄两路将军等片
乾隆十三年五月初四日 ……………………………………………… (1916)
394 军机大臣傅恒等奏请著理藩院员外郎甘布料理准噶尔肃州贸易事片
乾隆十三年五月二十日 ……………………………………………… (1917)
395 员外郎甘布为已将使臣安几等遣往哈密事呈军机大臣等文
乾隆十三年六月十四日 ……………………………………………… (1918)
396 员外郎甘布为准噶尔人等贸易已毕事呈军机大臣等文
乾隆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 …………………………………………… (1918)

下　册

满　文 397－608 ……………………………………………………… (1921)
译　文
397 军机处为令使臣等于元宵节前赶抵京城事札行驻哈密章京诺木浑等文
乾隆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 (2665)
398 主事诺木浑为使臣尼玛等已由哈密起程事呈军机大臣文
乾隆十四年十二月初三日 …………………………………………… (2665)
399 军机大臣傅恒等奏报使臣抵京日期片
乾隆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 (2666)
400 主事诺木浑等为使臣等自肃州起程事呈军机大臣文
乾隆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 (2666)
401 主事诺木浑等为带使臣尼玛等趱行事呈军机大臣文

乾隆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 (2667)
402 主事诺木浑等为使臣尼玛等已从宁夏起程事呈军机大臣文
乾隆十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 (2667)
403 军机大臣傅恒等奏请钦定使臣之住处片
乾隆十五年正月初三日 ……………………………………………………… (2668)
404 军机大臣傅恒等奏请指派议事大臣及陪同官员片
乾隆十五年正月初三日 ……………………………………………………… (2668)
405 主事诺木浑等为报使臣尼玛等抵京日期事呈军机大臣文
乾隆十五年正月初五日 ……………………………………………………… (2669)
406 军机大臣傅恒等奏请备办使臣抵京当日接取奏书等事项片
乾隆十五年正月初六日 ……………………………………………………… (2669)
407 准噶尔台吉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为请准每年派人赴藏熬茶事奏书
乾隆十五年正月初八日 ……………………………………………………… (2670)
408 军机大臣傅恒等奏闻筵宴使臣仪注折
乾隆十五年正月初八日 ……………………………………………………… (2670)
409 军机大臣傅恒等奏请指派进酒大臣片
乾隆十五年正月初八日 ……………………………………………………… (2671)
410 军机大臣傅恒等奏请指派引领使臣瞻覲大臣片
乾隆十五年正月初八日 ……………………………………………………… (2672)
411 军机大臣傅恒等奏请指派入班大臣片
乾隆十五年正月初八日 ……………………………………………………… (2672)
412 军机大臣傅恒等议奏赏赐准噶尔台吉及使臣片
乾隆十五年正月初八日 ……………………………………………………… (2673)
413 丰泽园筵宴使臣尼玛等赏赐物品记注
乾隆十五年正月初十日 ……………………………………………………… (2674)
414 协办大学士阿克敦奏闻询问使臣口奏事件片
乾隆十五年正月初九日 ……………………………………………………… (2674)
415 协办大学士阿克敦奏闻尼玛等观溜冰及交付赏物情形片
乾隆十五年正月初十日 ……………………………………………………… (2675)
416 协办大学士阿克敦奏闻尼玛等返回住处欣喜情形片
乾隆十五年正月十一日 ……………………………………………………… (2676)
417 丰泽园筵宴尼玛面降谕旨不准派人赴藏习经记注
乾隆十五年正月初十日 ……………………………………………………… (2676)
418 丰泽园筵宴赐尼玛等饮酒赏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及尼玛玉如意记注

PDG

乾隆十五年正月初十日 …………………………………………………… (2678)
419　协办大学士阿克敦等奏闻转宣尼玛不可每年派人至藏习经片
乾隆十五年正月十一日 …………………………………………………… (2678)
420　军机大臣傅恒等奏请令尼玛等观赏烟花仪注片
乾隆十五年正月十四日 …………………………………………………… (2680)
421　军机大臣傅恒等奏请西厂子朝觐赏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及尼玛物品片
乾隆十五年正月十四日 …………………………………………………… (2681)
422　军机大臣傅恒等奏闻西厂子观看烟花曾亲赐使臣饮酒片
乾隆十五年正月十四日 …………………………………………………… (2681)
423　协办大学士阿克敦等奏闻尼玛等前往各寺礼佛情形片
乾隆十五年正月十四日 …………………………………………………… (2682)
424　协办大学士阿克敦等奏闻尼玛等圆明园瞻觐之后情形片
乾隆十五年正月十七日 …………………………………………………… (2683)
425　使臣尼玛等圆明园瞻觐观看烟火颁降谕旨记注
乾隆十五年正月十七日 …………………………………………………… (2684)
426　军机大臣傅恒等奏闻带尼玛等观看烟火仪注折
乾隆十五年正月十八日 …………………………………………………… (2685)
427　军机大臣傅恒等奏请遣返尼玛等依例赏赐片
乾隆十九年正月十九日 …………………………………………………… (2685)
428　协办大学士阿克敦等奏闻尼玛等前往山高水长情形片
乾隆十五年正月二十日 …………………………………………………… (2686)
429　协办大学士阿克敦等奏闻与尼玛会谈贸易事宜片
乾隆十五年正月二十日 …………………………………………………… (2687)
430　协办大学士阿克敦等奏请派商人购买尼玛等携至物品片
乾隆十五年正月二十日 …………………………………………………… (2688)
431　协办大学士阿克敦等奏闻引使臣至碧云寺礼佛等情形片
乾隆十五年正月二十一日 ………………………………………………… (2688)
432　协办大学士阿克敦等奏闻尼玛等圆明园瞻觐圣明感恩情形片
乾隆十五年正月二十一日 ………………………………………………… (2689)
433　协办大学士阿克敦等奏闻传谕尼玛等贸易事宜片
乾隆十五年正月二十一日 ………………………………………………… (2690)
434　军机大臣傅恒等奏请带尼玛等观看雍和宫跳步扎时不必召集蒙古宾客片
乾隆十五年正月二十四日 ………………………………………………… (2691)
435　军机大臣傅恒等奏闻备办带尼玛等观看雍和宫跳步扎事宜折

乾隆十五年正月二十四日 …………………………………………… (2691)
436　谕准噶尔台吉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准派喇嘛至京习经
乾隆十五年正月二十四日 …………………………………………… (2692)
437　军机大臣傅恒等奏闻随敕赏准噶尔台吉缎匹等物片
乾隆十五年正月二十四日 …………………………………………… (2693)
438　军机大臣傅恒等奏请修改颁降准噶尔台吉敕书片
乾隆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日 …………………………………………… (2694)
439　内大臣海望奏请准尼玛等于观看步扎时向三位呼图克图进献木碗片
乾隆十五年正月二十八日 …………………………………………… (2694)
440　军机大臣傅恒等奏闻交付颁降准噶尔台吉敕书及赏物仪注片
乾隆十五年正月二十九日 …………………………………………… (2695)
441　军机大臣傅恒等奏请赏伴送使臣官员等银两片
乾隆十五年正月二十九日 …………………………………………… (2695)
442　军机大臣傅恒等奏请将颁降谕旨等译成蒙古字交付尼玛赍回片
乾隆十五年正月二十九日 …………………………………………… (2696)
443　军机大臣傅恒等奏请将此次使臣事宜抄送两路将军等片
乾隆十五年正月二十九日 …………………………………………… (2696)
444　尚书纳延泰等奏报使臣观看跳步扎时请章嘉呼图克图赠送佛尊片
乾隆十五年正月二十九日 …………………………………………… (2697)
445　交付使臣尼玛敕书赏物等记注
乾隆十五年二月初一日 ……………………………………………… (2698)
446　军机处为支付雇骡银两事咨户部文
乾隆十五年二月初六日 ……………………………………………… (2698)
447　军机处为雇骡事咨都察院文
乾隆十五年二月初六日 ……………………………………………… (2699)
448　军机处为拨给马匹事咨兵部文
乾隆十五年二月初六日 ……………………………………………… (2699)
449　大学士来保奏闻尼玛等起程日期折
乾隆十五年二月初七日 ……………………………………………… (2700)
450　协办大学士阿克顿奏闻尼玛等起程前感激圣恩言辞折
乾隆十五年二月初七日 ……………………………………………… (2700)
451　军机大臣等为询问使臣等贸易等事寄阿克敦等人信
乾隆十五年二月初七日 ……………………………………………… (2701)
452　军机处为支取雇骡价银事咨都察院文

乾隆十五年二月十三日 …… (2701)
453 军机处为支付雇骡价银事咨户部文
乾隆十五年二月十三日 …… (2702)
454 笔帖式喜柱为报使臣抵达肃州事呈军机处文
乾隆十五年三月十九日 …… (2703)
455 主事诺木浑为尼玛等已由肃州起程前往哈密事呈军机处文
乾隆十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 (2703)
456 主事诺木浑等为尼玛等已由哈密起程返回事呈军机大臣文
乾隆十五年四月二十一日 …… (2704)
457 军机大臣傅恒等奏报准噶尔使臣抵京日期片
乾隆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 (2704)
458 寄谕甘肃巡抚鄂昌等速令准噶尔使臣等赶赴京城
乾隆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 (2705)
459 军机处为带使臣火速赶至京城事札行驻哈密员外郎阿尔彬等文
乾隆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 (2705)
460 寄谕甘肃巡抚鄂昌等准噶尔使臣等可缓行来京
乾隆十六年正月初二日 …… (2706)
461 军机大臣傅恒等为宣谕使臣缓行来京事札行伴送章京文
乾隆十六年正月初二日 …… (2707)
462 员外郎阿尔彬等为准噶尔使臣已由哈密起程事呈军机大臣文
乾隆十六年正月初十日 …… (2707)
463 谕著照常接待准噶尔使臣
乾隆十六年正月初三日 …… (2708)
464 谕著在京筵宴准噶尔使臣
乾隆十六年正月初四日 …… (2708)
465 谕将准噶尔奏书驿递行宫
乾隆十六年正月初四日 …… (2709)
466 主事额勒津为已带使臣先行赴京事呈军机大臣文
乾隆十六年正月十七日 …… (2709)
467 主事额勒津为报带使臣等由肃州起程日期事呈军机大臣文
乾隆十六年正月十七日至 …… (2710)
468 军机处为带使臣等缓行事札行主事额勒津等文
乾隆十六年正月十七日 …… (2710)
469 寄谕大学士来保著饬玉保带准噶尔使臣等至苏州或杭州瞻觐

乾隆十六年正月十八日 …………………………………………………… (2711)
470　主事额勒津为报已奉旨带使臣缓行前来京城事呈军机大臣文
乾隆十六年正月十九日 …………………………………………………… (2711)
471　军机大臣傅恒等奏览准噶尔新台吉名称事片
乾隆十六年正月二十日 …………………………………………………… (2712)
472　军机大臣傅恒以称呼准噶尔台吉之名事字寄理藩院侍郎玉保
乾隆十六年正月二十日 …………………………………………………… (2712)
473　主事额勒津等为报使臣抵达宁夏事呈军机大臣文
乾隆十六年正月二十一日 ………………………………………………… (2713)
474　军机大臣傅恒为接取奏表仪注等事字寄大学士来保
乾隆十六年正月二十二日 ………………………………………………… (2713)
475　大学士来保为报使臣至清河时日事寄信军机大臣傅恒
乾隆十六年正月二十七日 ………………………………………………… (2714)
476　预备迎接使臣事务片
乾隆十六年正月二十七日 ………………………………………………… (2714)
477　笔帖式广福为报后行使臣之跟役马驮于肃州起程事呈军机大臣文
乾隆十六年正月二十八日 ………………………………………………… (2715)
478　主事额勒津等为具报使臣至清河时日事呈军机大臣文
乾隆十六年正月二十九日 ………………………………………………… (2715)
479　大学士来保奏闻于清河迎接使臣情形言辞折
乾隆十六年二月初三日 …………………………………………………… (2716)
480　准噶尔台吉喇嘛达尔扎之奏表
乾隆十六年二月初四日 …………………………………………………… (2718)
481　军机大臣傅恒著使臣于皇上驾临苏州翌日抵达事字寄理藩院侍郎玉保
乾隆十六年二月初六日 …………………………………………………… (2718)
482　刑部尚书阿克敦等奏闻会见筵宴使臣言语情形折
乾隆十六年二月初八日 …………………………………………………… (2719)
483　著两江总督办理使臣乘坐船只之上谕
乾隆十六年二月初九日 …………………………………………………… (2720)
484　军机处为使臣乘船事咨理藩院侍郎玉保文
乾隆十六年二月初九日 …………………………………………………… (2720)
485　军机大臣傅恒著使臣按原降旨时日抵达苏州事字寄理藩院侍郎玉保
乾隆十六年二月十二日 …………………………………………………… (2720)
486　军机大臣傅恒著使臣于御临苏州之次日抵达苏州事字寄理藩院侍郎玉保

乾隆十六年二月十六日 …………………………………………………… (2721)
487 军机大臣傅恒等奏报回复遣返使臣其多带人数缘由折
乾隆十六年二月十八日 …………………………………………………… (2721)
488 理藩院侍郎玉保奏闻使臣沿途言语情形折
乾隆十六年二月十二日 …………………………………………………… (2722)
489 理藩院侍郎玉保奏闻遵旨引使臣至苏州时日折
乾隆十六年二月十九日 …………………………………………………… (2723)
490 军机大臣傅恒著使臣于二十一日抵达苏州事字寄理藩院侍郎玉保
乾隆十六年二月十九日 …………………………………………………… (2724)
491 军机大臣傅恒等奏请御定增派入班大臣片
乾隆十六年二月二十一日 ………………………………………………… (2724)
492 军机大臣傅恒等奏请使臣瞻觐仪注折
乾隆十六年二月二十一日 ………………………………………………… (2725)
493 理藩院侍郎玉保奏报使臣可于二十二日抵达苏州折
乾隆十六年二月二十日 …………………………………………………… (2725)
494 大学士来保奏闻迎接使臣情形折
乾隆十六年二月二十一日 ………………………………………………… (2726)
495 理藩院侍郎玉保奏报使臣需于二十四日抵达苏州折
乾隆十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 (2728)
496 户部尚书海望等奏闻使臣言辞折
乾隆十六年二月二十五日 ………………………………………………… (2728)
497 使臣瞻觐圣明时所降谕旨
乾隆十六年二月二十五日 ………………………………………………… (2729)
498 户部尚书臣海旺等奏报与使臣额尔钦等会议贸易事宜折
乾隆十六年二月二十五日 ………………………………………………… (2730)
499 颁于准噶尔台吉喇嘛达尔扎之敕书
乾隆十六年三月初一日 …………………………………………………… (2731)
500 大学士来保奏闻接取使臣后至进献之马匹貂皮事宜折
乾隆十六年三月初三日 …………………………………………………… (2732)
501 侍郎玉保奏闻护送使臣回京沿途言语情形折
乾隆十六年三月初三日 …………………………………………………… (2733)
502 大学士来保奏闻依例赏赐使臣等物品银两事折
乾隆十六年三月初三日 …………………………………………………… (2734)
503 军机大臣傅恒等奏闻依颁敕书之礼随赏准噶尔台吉等物品事折

乾隆十六年三月初四日 …………………………………………………………… (2735)
504 大学士来保奏闻办理赏赐使臣等物品银两事宜折
乾隆十六年三月初三日 …………………………………………………………… (2735)
505 侍郎玉保奏闻护送使臣回京沿途言语折
乾隆十六年三月十日 …………………………………………………………… (2736)
506 大学士来保奏闻接准噶尔进献之马匹貂皮事宜折
乾隆十六年三月初三日 …………………………………………………………… (2737)
507 军机处为支驮骡租银事咨户部文
乾隆十六年三月十九日 …………………………………………………………… (2737)
508 军机处为驿马、火票事咨兵部文
乾隆十六年三月十九日 …………………………………………………………… (2738)
509 军机处为雇驮骡事咨都察院文
乾隆十六年三月十九日 …………………………………………………………… (2738)
510 大学士来保奏闻使臣还京及备办所需赏赐物品之项折
乾隆十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 (2739)
511 侍郎玉保奏闻使臣抵京及其起程日期折
乾隆十六年三月二十二日至 ……………………………………………………… (2740)
512 军机处为取驮骡租银事咨都察院文
乾隆十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 (2740)
513 军机处为支驮骡租银事咨户部文
乾隆十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 (2741)
514 大学士来保奏闻使臣还京及备办所需赏赐物品之项折
乾隆十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 (2741)
515 刑部尚书阿克敦等奏闻率使臣等叩拜二呼图克图等情形折
乾隆十六年四月初一日 …………………………………………………………… (2742)
516 大学士来保奏闻使臣承接敕书等业已起程返回事折
乾隆十六年四月初一日 …………………………………………………………… (2743)
517 大学士来保奏闻使臣承接敕书等情形言辞事折
乾隆十六年四月初七日 …………………………………………………………… (2743)
518 军机大臣傅恒等奏请将予准噶尔之敕书等咨送西北两路将军等事折
乾隆十六年五月十八日 …………………………………………………………… (2744)
519 护送准噶尔使臣等主事额勒津为报使臣等已自肃州起程事呈军机大臣文
乾隆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 ………………………………………………………… (2745)
520 员外郎阿尔彬等为使臣已从哈密起程返回事呈军机大臣文

乾隆十六年闰五月二十日 …………………………………………………… (2746)
521 军机大臣傅恒等奏报预计使臣至京日期折
乾隆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 …………………………………………………… (2746)
522 军机处为令使臣速来予伴送准噶尔使臣官员之札付
乾隆十六年十二月十日 …………………………………………………… (2747)
523 伴护使臣前来之员外郎阿尔彬为报使臣自哈密起程事呈军机大臣文
乾隆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 (2747)
524 员外郎阿尔彬为报使臣遵旨速行已自肃州起程事呈军机大臣文
乾隆十七年正月十七日至 …………………………………………………… (2748)
525 护送使臣后行人员之笔帖式扎木布为报自肃州起程事呈军机大臣文
乾隆十六年正月初一日至 …………………………………………………… (2749)
526 军机大臣傅恒等奏报著使臣速行于灯节前抵京事折
乾隆十六年正月初二日 …………………………………………………… (2749)
527 伴护使臣前来之员外郎阿尔彬为报使臣自宁夏起程事呈军机大臣文
乾隆十六年正月初五日 …………………………………………………… (2750)
528 军机大臣傅恒等奏请指派与使臣议事大臣折
乾隆十六年正月初六日 …………………………………………………… (2750)
529 军机大臣傅恒等奏请御定使臣住处片
乾隆十六年正月初六日 …………………………………………………… (2751)
530 伴护使臣前来之员外郎阿尔彬为报使臣抵京时日事呈军机大臣文
乾隆十六年正月十一日 …………………………………………………… (2751)
531 军机大臣傅恒等奏报备办使臣等需用物品事折
乾隆十六年正月十二日 …………………………………………………… (2752)
532 军机大臣傅恒等奏请指派入班大臣片
乾隆十七年正月十二日 …………………………………………………… (2752)
533 军机大臣傅恒等奏请指派引领使臣朝觐大臣片
乾隆十七年正月十二日 …………………………………………………… (2753)
534 军机大臣傅恒等奏闻使臣朝觐筵宴仪注折
乾隆十七年正月十二日 …………………………………………………… (2753)
535 筵宴所颁谕旨及令使臣等观灯赏烟火记注
乾隆十七年正月十三日 …………………………………………………… (2754)
536 准噶尔台吉喇嘛达尔扎之表文
乾隆十七年正月十三日 …………………………………………………… (2755)
537 朝觐筵宴时依礼赏赐准噶尔台吉及使臣物项记注

乾隆十七年正月十三日 …………………………………………………… (2755)
538 护送使臣留后人员之笔帖式扎木布为报抵达宁夏事呈军机大臣文
乾隆十七年正月初八日 …………………………………………………… (2756)
539 使臣图卜济尔哈朗等朝觐时颁降谕旨记注
乾隆十七年正月十三日 …………………………………………………… (2756)
540 协办大学士阿克敦等奏报会见使臣言语情形折
乾隆十七年正月十四日 …………………………………………………… (2757)
541 军机大臣傅恒等奏请议定使臣所携跟役人数事折
乾隆十七年正月十四日 …………………………………………………… (2758)
542 使臣于山高水长观看烟火时赏赐准噶尔台吉及使臣物项记注
乾隆十七年正月十五日 …………………………………………………… (2759)
543 协办大学士阿克敦等奏闻使臣不敢延请喇嘛言语情形折
乾隆十七年正月十六日 …………………………………………………… (2759)
544 著使臣等于西厂子观看烟火之上谕
乾隆十七年正月十八日 …………………………………………………… (2761)
545 勿议与准噶尔边界贸易事宜之上谕
乾隆十七年正月十九日 …………………………………………………… (2761)
546 协办大学士阿克敦等奏闻会见使臣言辞折
乾隆十七年正月十九日 …………………………………………………… (2761)
547 协办大学士阿克敦等奏闻使臣朝觐时所降谕旨及使臣所奏事情折
乾隆十七年正月二十日 …………………………………………………… (2762)
548 协办大学士阿克敦等奏闻使臣叩拜呼图克图等言语情形折
乾隆十七年正月二十一日 ………………………………………………… (2763)
549 著使臣观看跳步扎之上谕
乾隆十七年正月三十日 …………………………………………………… (2764)
550 协办大学士阿克敦等奏闻使臣观看跳步扎情形折
乾隆十七年二月初一日 …………………………………………………… (2764)
551 军机大臣傅恒等奏报使臣所携贡马及物品于翌日抵京事折
乾隆十七年二月初一日 …………………………………………………… (2765)
552 军机大臣傅恒等奏请依例赏赐使臣等银两物项事折
乾隆十七年二月初二日 …………………………………………………… (2766)
553 军机大臣傅恒等奏请依例加赏准噶尔台吉物品片
乾隆十七年二月初二日 …………………………………………………… (2766)
554 协办大学士阿克敦等奏报使臣交呈贡马及言行折

乾隆十七年二月初二日 …………………………………………………… (2767)
555 颁予准噶尔台吉喇嘛达尔扎之敕书
乾隆十七年二月初二日 …………………………………………………… (2767)
556 军机大臣傅恒等奏请御定所译蒙古文敕书等事折
乾隆十七年二月初四日 …………………………………………………… (2768)
557 军机大臣傅恒等奏请依例赏赐伴送使臣官员等银两事折
乾隆十七年二月初七日 …………………………………………………… (2769)
558 军机大臣傅恒等奏请向使臣交付敕书事折
乾隆十七年二月十九日 …………………………………………………… (2769)
559 军机处为支付驮骡租银事咨户部文
乾隆十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 (2770)
560 军机处为雇驮骡事咨都察院文
乾隆十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 (2770)
561 军机处为备驿马事咨兵部文
乾隆十七年二月二十四日 ………………………………………………… (2771)
562 随敕书赏赐准噶尔台吉喇嘛达尔扎之物品
乾隆十七年二月二十四日 ………………………………………………… (2771)
563 军机处为支驮骡租银事咨户部文
乾隆十七年二月二十六日 ………………………………………………… (2771)
564 军机处为取驮骡租银事咨都察院文
乾隆十七年二月二十六日 ………………………………………………… (2772)
565 大学士来保等奏闻使臣等接取敕书等已于二十五日起程返回事折
乾隆十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 (2772)
566 户部尚书海望等奏闻使臣接取敕书及与之告别言语情形折
乾隆十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 (2773)
567 军机大臣傅恒等奏请将准噶尔之奏表等咨行西北两路将军及官员事折
乾隆十七年三月十五日 …………………………………………………… (2774)
568 伴送准噶尔使臣之笔帖式扎木布为报使臣抵达肃州事呈军机大臣文
乾隆十七年四月初三日 …………………………………………………… (2774)
569 护送准噶尔使臣之员外郎阿尔彬为使臣已自肃州起程事呈军机大臣文
乾隆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 (2775)
570 护送准噶尔使臣之员外郎阿尔彬为葬使臣跟役索诺木依希事呈军机大臣文
乾隆十七年四月二十三日 ………………………………………………… (2775)
571 驻哈密员外郎阿尔彬等为准噶尔商队起程前往肃州事呈军机大臣文

乾隆十七年七月初八日 …………………………………………………… (2776)
572 军机处为令准噶尔使臣火速前来及探询其密言事札付伴送之章京
乾隆十九年闰四月十二日 ………………………………………………… (2776)
573 大学士来保等奏闻估略使臣至避暑山庄日期折
【乾隆十九年】闰四月十六日 …………………………………………… (2777)
574 军机处为催准噶尔使臣火速前来事札付伴送之主事索诺木
【乾隆十九年】闰四月二十四日 ………………………………………… (2777)
575 伴送使臣之主事索诺木等为使臣等已自哈密起程事报军机大臣文
【乾隆十九年】闰四月二十七日 ………………………………………… (2778)
576 军机大臣傅恒等奏闻接待此次使臣事宜折
【乾隆十九年】五月初二日 ……………………………………………… (2779)
577 伴送使臣之主事索诺木为遵旨率使臣趱行事呈军机大臣文
【乾隆十九年】五月初三日 ……………………………………………… (2779)
578 军机处以晓谕使臣速至避暑山庄事札付伴送使臣之主事官索诺木
【乾隆十九年】五月初三日 ……………………………………………… (2780)
579 伴送使臣之主事索诺木为报使臣至凉州及其行走情形事呈军机大臣文
【乾隆十九年】五月初五日 ……………………………………………… (2781)
580 伴送使臣之主事索诺木为报接札趱程事呈军机大臣文
【乾隆十九年】五月初七日 ……………………………………………… (2781)
581 护送使臣之主事索诺木为询问使臣口奏之语事回禀军机大臣文
【乾隆十九年】五月初九日 ……………………………………………… (2782)
582 军机大臣傅恒等奏请指派议事大臣事折
【乾隆十九年】五月十二日 ……………………………………………… (2783)
583 军机大臣傅恒等奏闻接取达瓦齐之奏表事宜折
【乾隆十九年】五月十二日 ……………………………………………… (2783)
584 大学士傅恒等奏闻使臣朝觐仪注折
【乾隆十九年】五月十二日 ……………………………………………… (2784)
585 使臣敦多克所携达瓦齐之奏表
【乾隆十九年】五月十四日 ……………………………………………… (2785)
586 军机大臣傅恒为遣员探听准噶尔事态事字寄大学士来保
【乾隆十九年】五月十五日 ……………………………………………… (2785)
587 筵宴使臣等时所降谕旨记注
乾隆十九年五月十六日 …………………………………………………… (2786)
588 达瓦齐所遣使臣朝觐时所降谕旨

乾隆十九年五月十六日 ……………………………………………………（2787）
589 军机大臣傅恒等奏报使臣所请贸易等事折
【乾隆十九年】五月十七日 ……………………………………………（2788）
590 兵部尚书舒赫德等奏报与达瓦齐使臣议论贸易等事折
【乾隆十九年】五月十七日 ……………………………………………（2789）
591 军机大臣傅恒等奏报晓谕使臣此次贸易及缮写文书等事宜折
【乾隆十九年】五月十八日 ……………………………………………（2790）
592 军机大臣傅恒等奏报与使臣定议贸易事折
【乾隆十九年】五月十八日 ……………………………………………（2791）
593 兵部尚书舒赫德奏闻询问使臣自彼处起程时日情形折
【乾隆十九年】五月十九日 ……………………………………………（2791）
594 兵部尚书舒赫德等奏闻使臣闻遣伊等往京城谕旨后之言辞折
【乾隆十九年】五月十九日 ……………………………………………（2792）
595 兵部尚书舒赫德等奏闻使臣接取赏赐物品时言语情形折
【乾隆十九年】五月十九日 ……………………………………………（2793）
596 军机大臣傅恒为使臣贸易等事寄信大学士来保
【乾隆十九年】五月十九日 ……………………………………………（2793）
597 大学士傅恒等奏览敕书并请旨赏赐达瓦齐事折
【乾隆十九年】五月十九日 ……………………………………………（2794）
598 颁予准噶尔达瓦齐之敕书
【乾隆十九年】五月十八日奏览 ………………………………………（2794）
599 军机大臣傅恒等奏请赏赐使臣及护送章京等银两事折
【乾隆十九年】五月十九日 ……………………………………………（2795）
600 护送贡马之笔帖士扎木布为抵达宁夏事报军机大臣文
【乾隆十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2796）
601 主事索诺木为报副使奔塔尔病故事呈军机大臣文
【乾隆十九年】五月二十三日 …………………………………………（2796）
602 军机处为携贡马等自昌平州入京事札付笔帖士扎木布
【乾隆十九年】五月 ……………………………………………………（2797）
603 军机大臣傅恒为安置使臣后至跟役事寄信大学士来保
【乾隆十九年】五月 ……………………………………………………（2797）
604 护送贡马之笔帖士扎木布为抵京时日事报军机大臣文
【乾隆十九年】六月初一日 ……………………………………………（2798）
605 大学士来保侍郎玉保奏闻使臣承接敕书及使臣言语折

【乾隆十九年】六月十三日 …… (2798)
606 **伴送使臣之主事索诺木为带使臣先行前往肃州事呈军机大臣文**
【乾隆十九年】七月 …… (2799)
607 **伴送使臣之主事索诺木为使臣抵达肃州事呈军机大臣文**
【乾隆十九年】七月二十八日 …… (2799)
608 **伴送使臣之主事索诺木为遵旨传谕准噶尔贸易事宜事呈军机大臣文**
【乾隆十九年】八月 …… (2800)
人名、地名、衙署名索引 …… (2801)

PDG

[illegible]

[illegible]

001

[illegible]

PDG

[illegibl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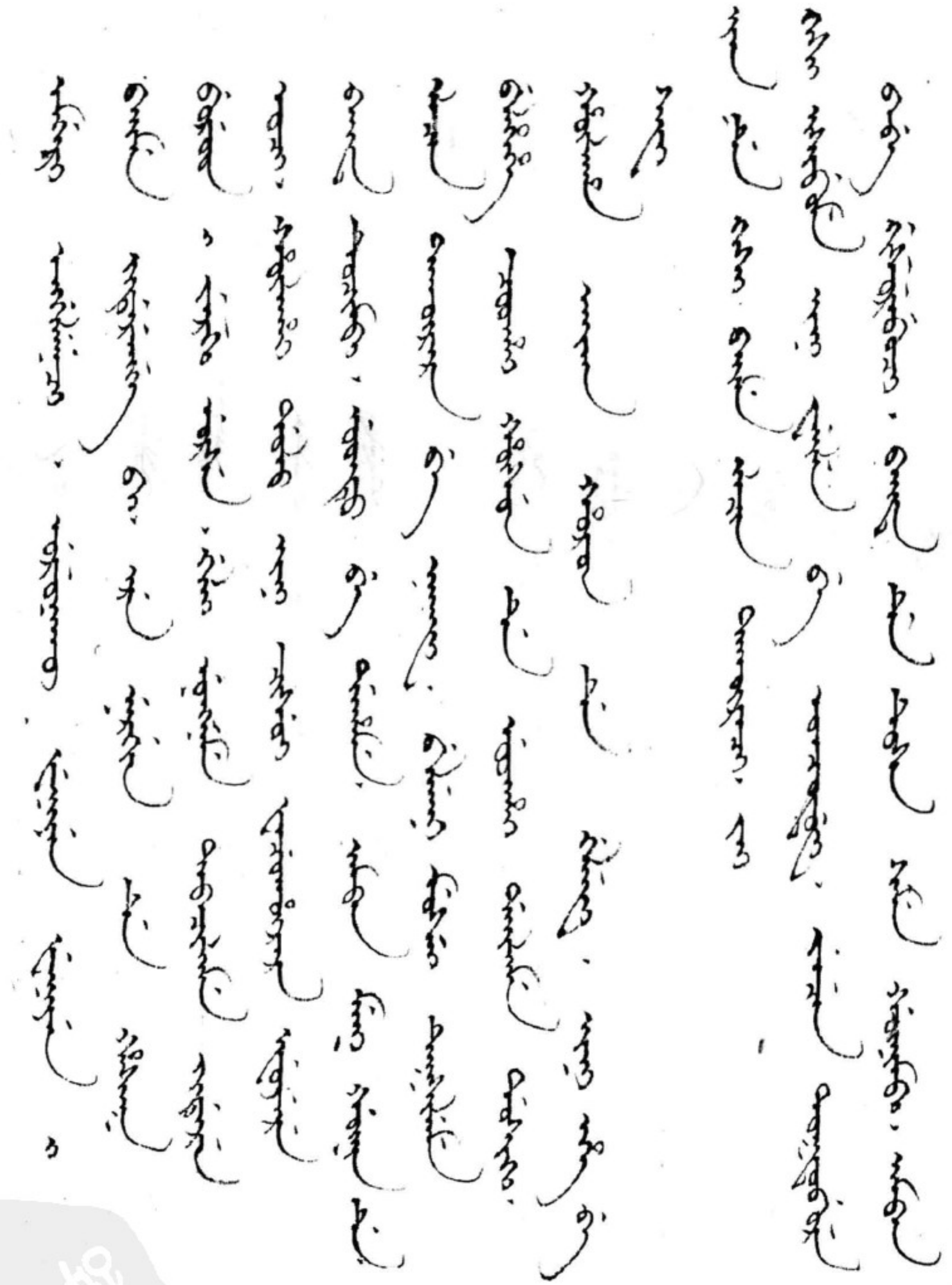
PDG

[illegible]

PDG

PDG

[illegibl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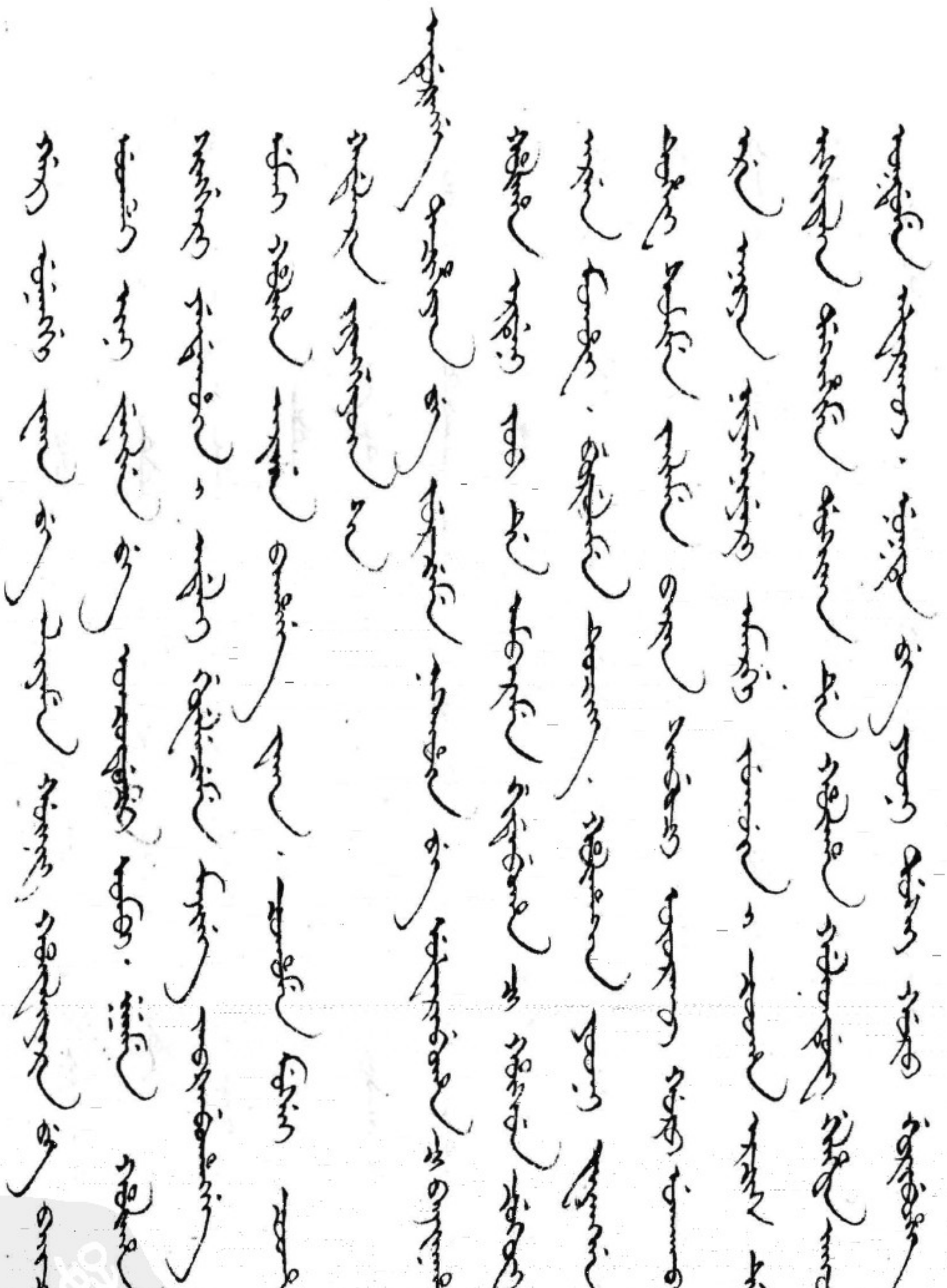
[illegible]

PDG

PDG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PDG

PDG

[illegible]

PDG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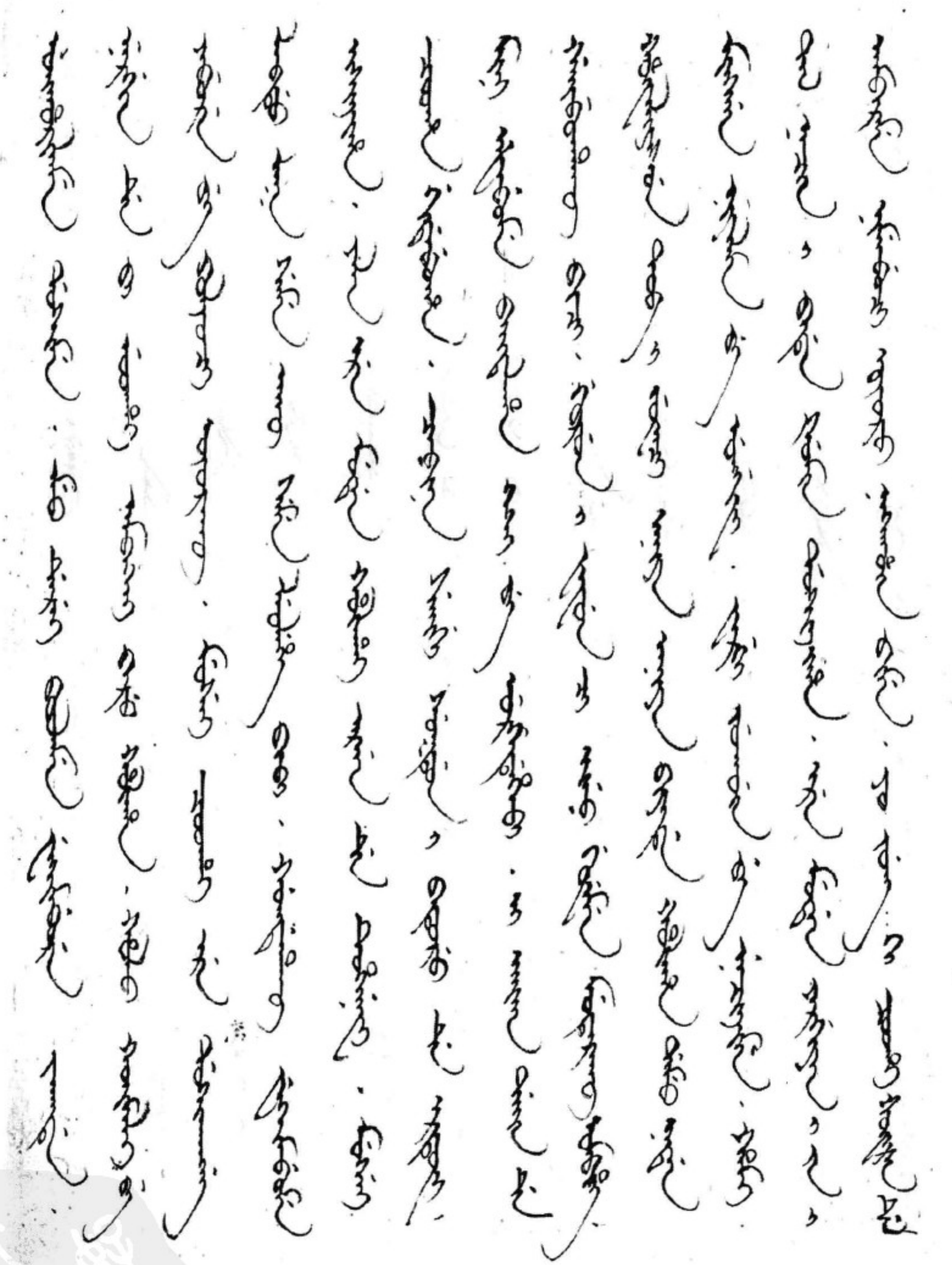
PDG

PDG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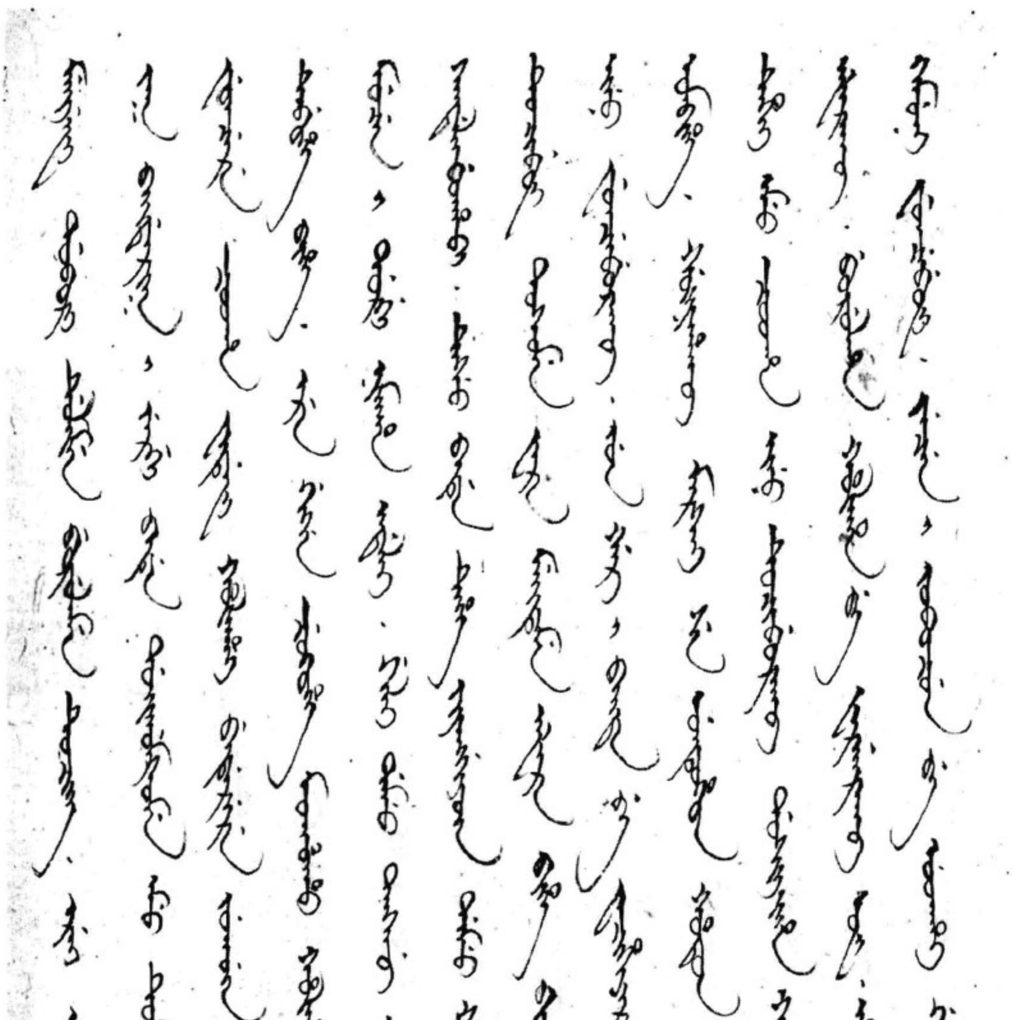
PDG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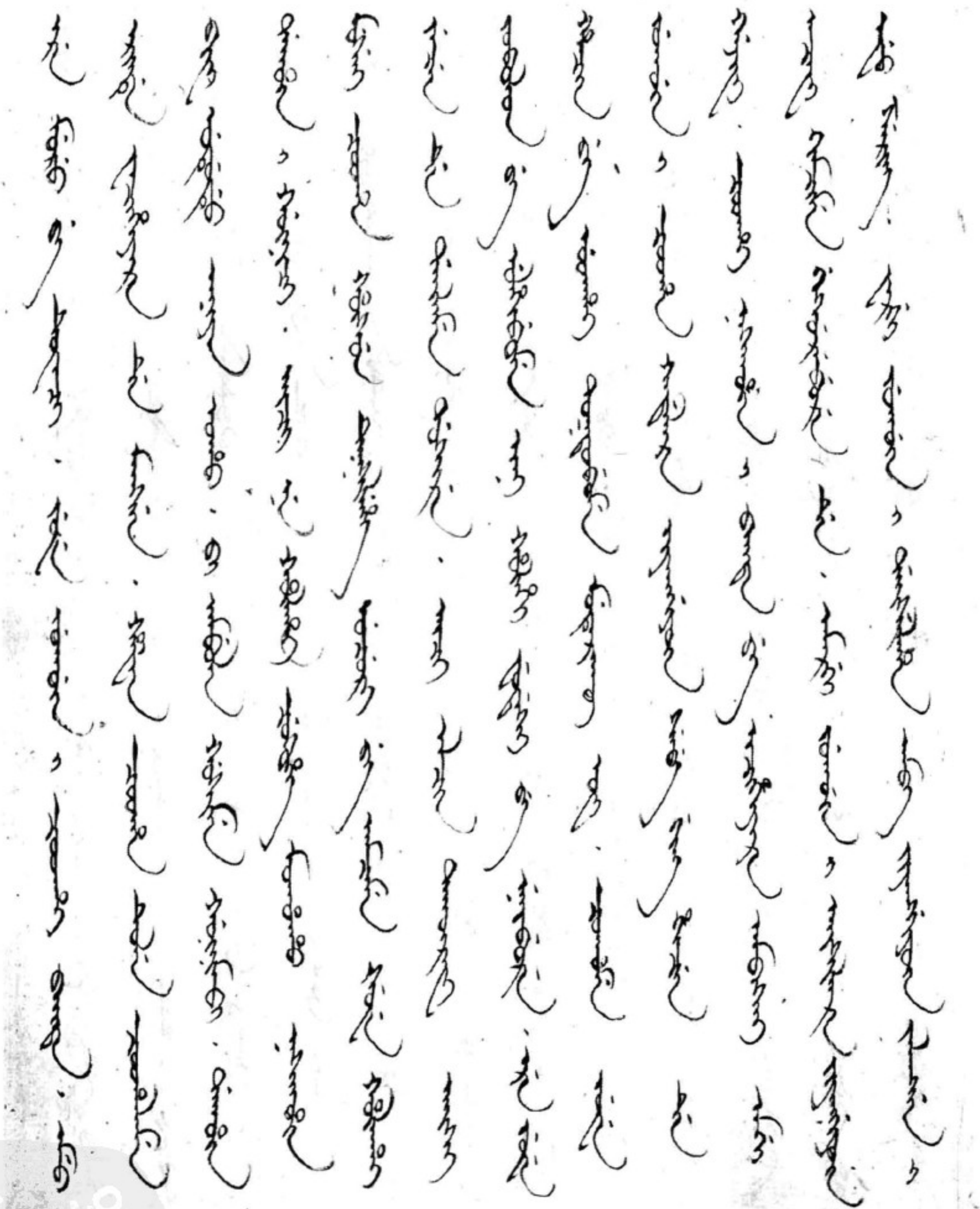
PDG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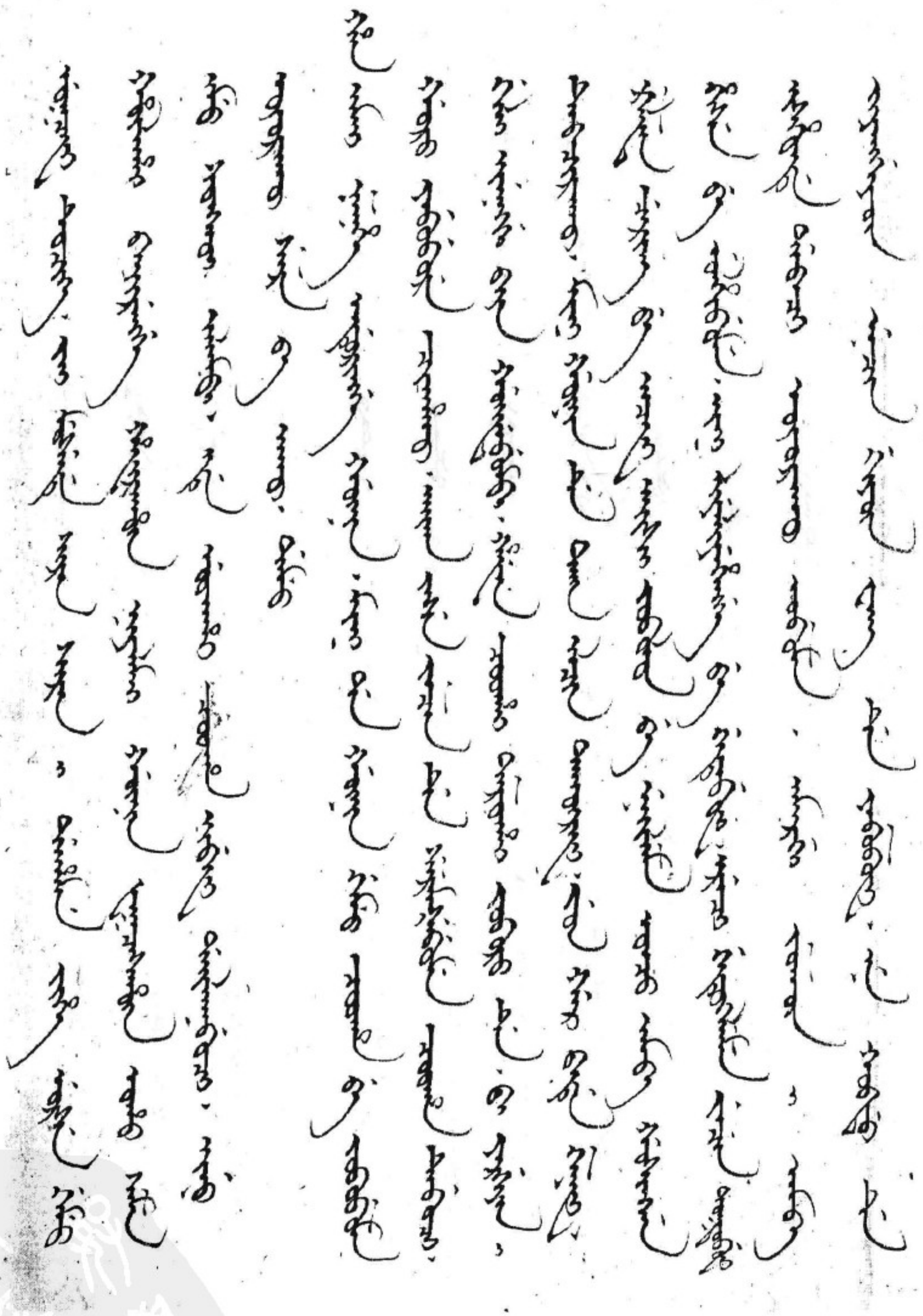


PDG

[illegible]



PDG



002

[illegible]

PDG

003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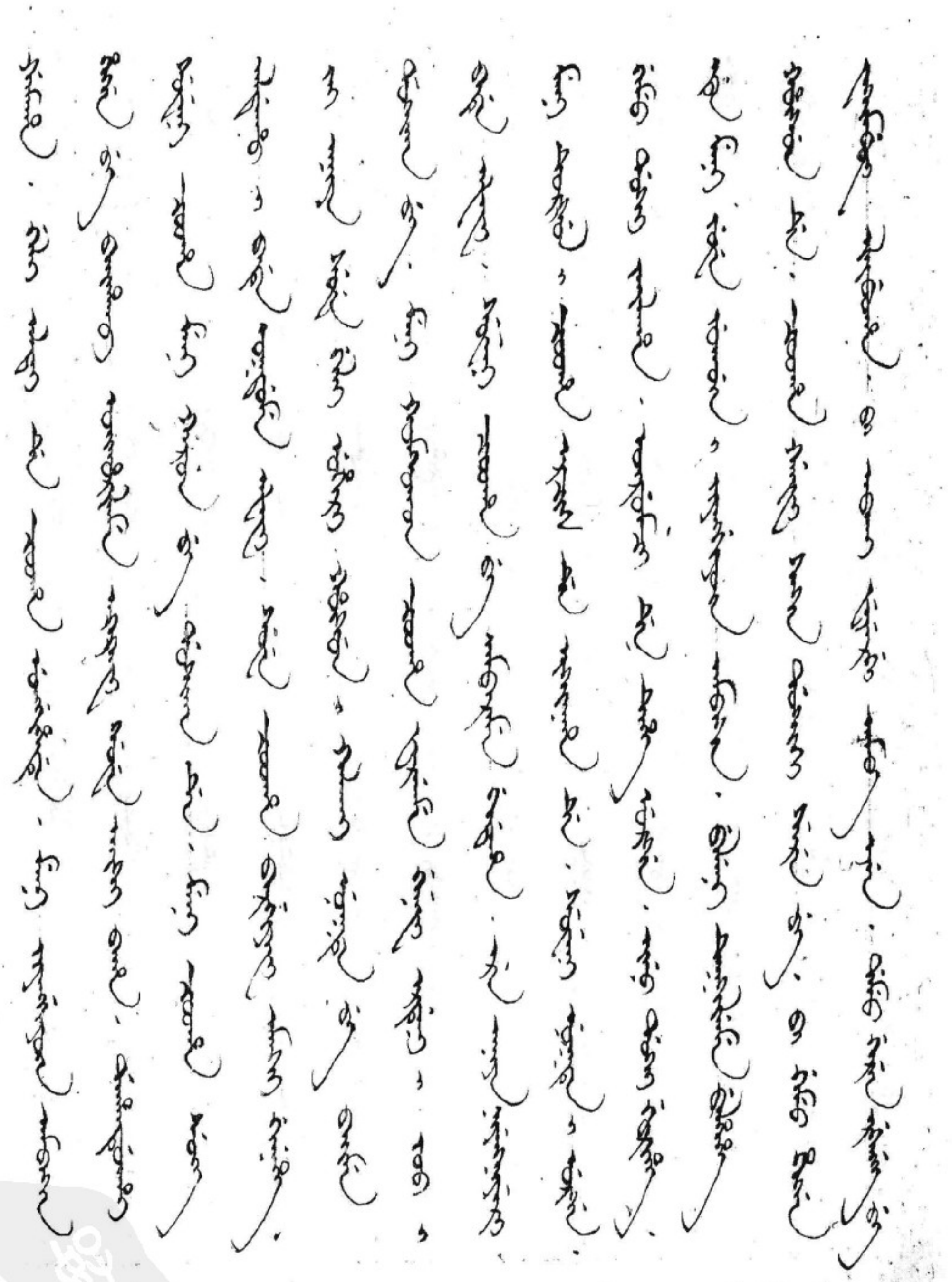
004

[illegibl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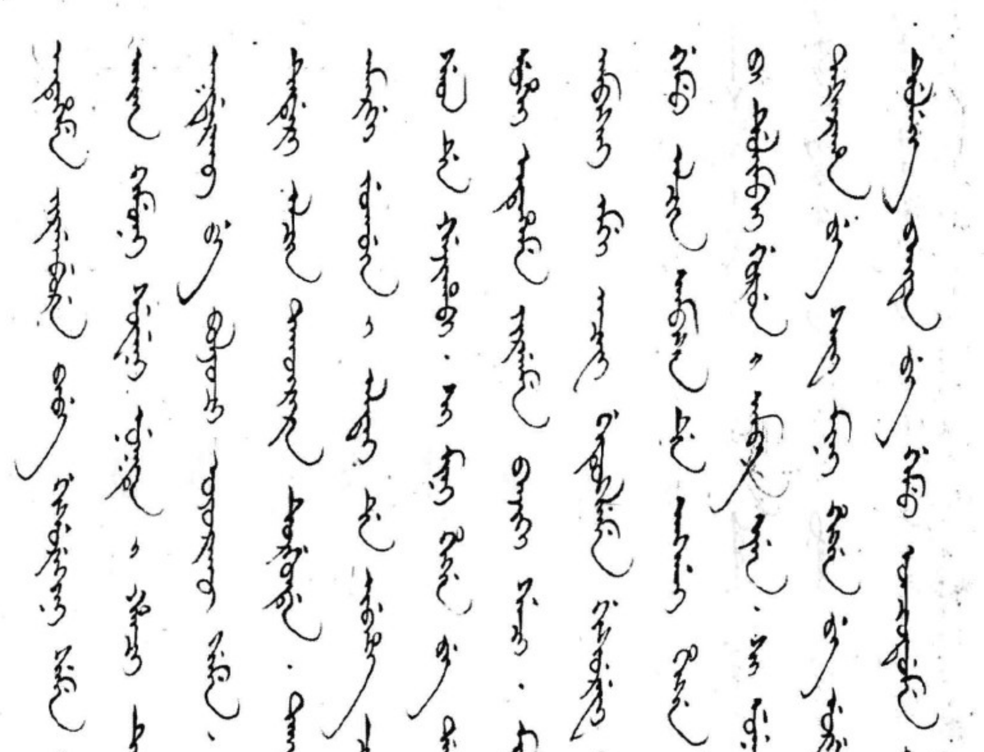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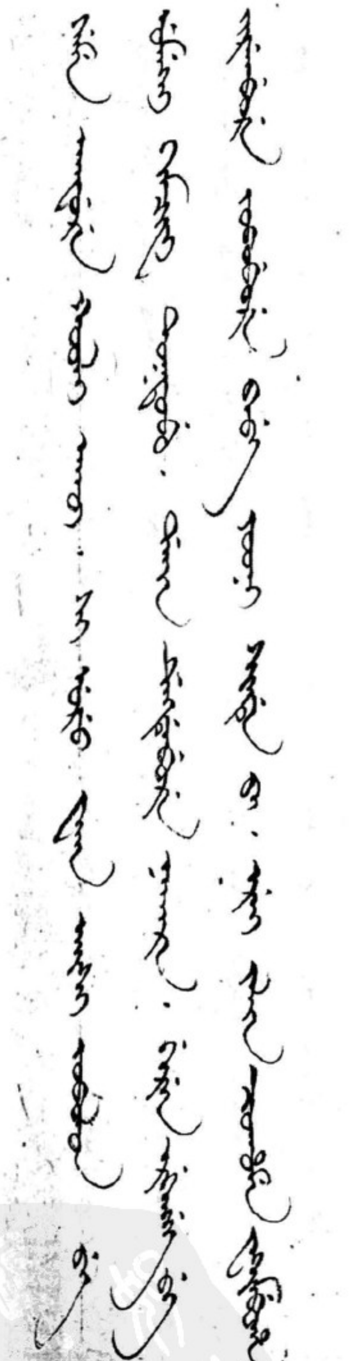
PDG



[illegibl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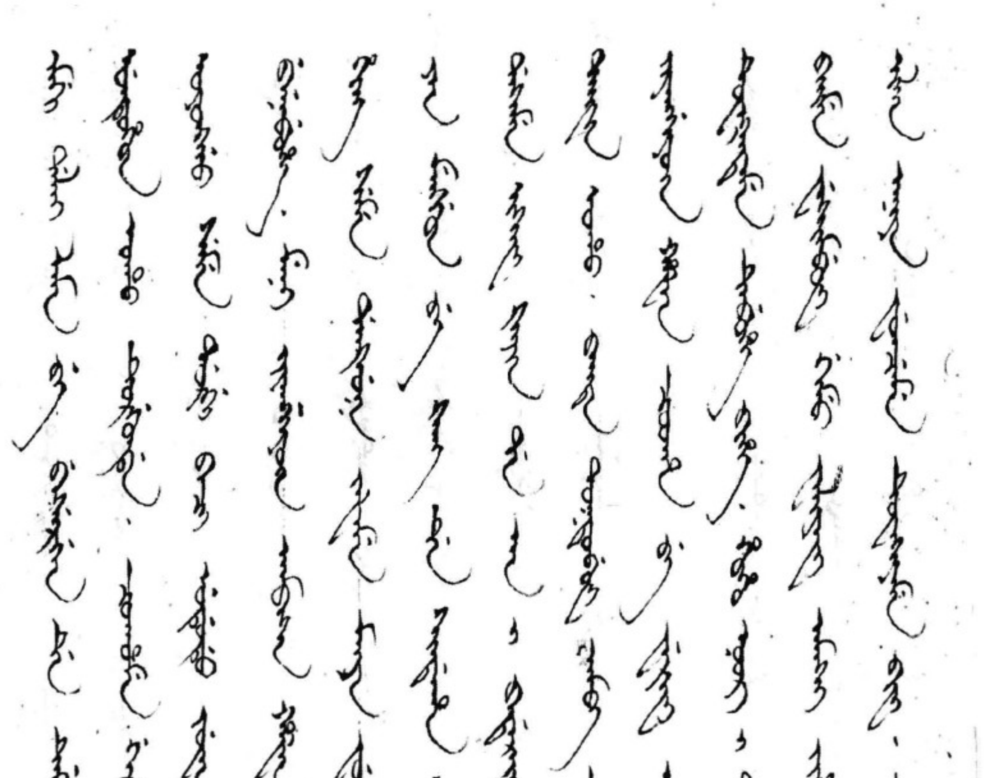
PDG

005

[illegible]

005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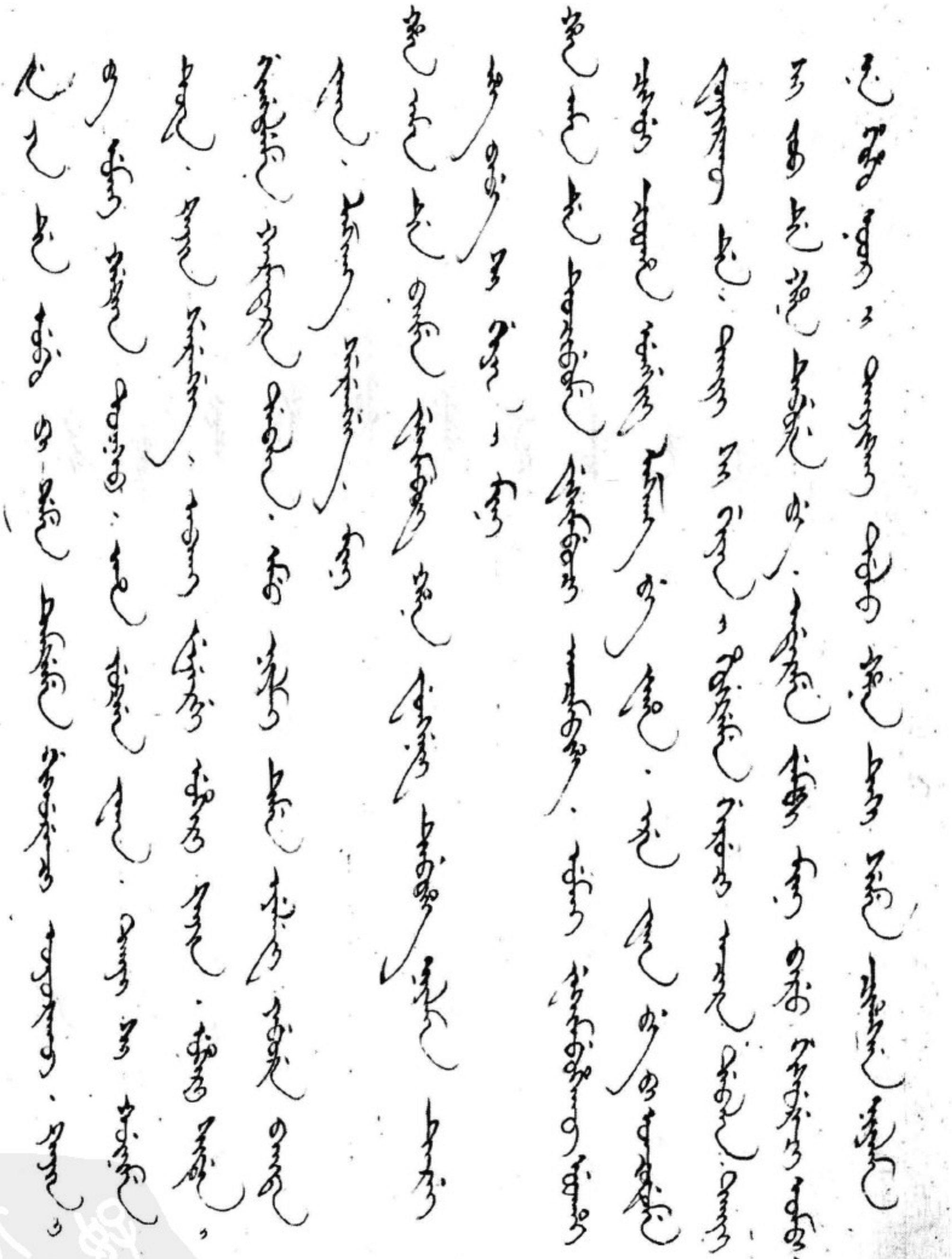
PDG

[illegibl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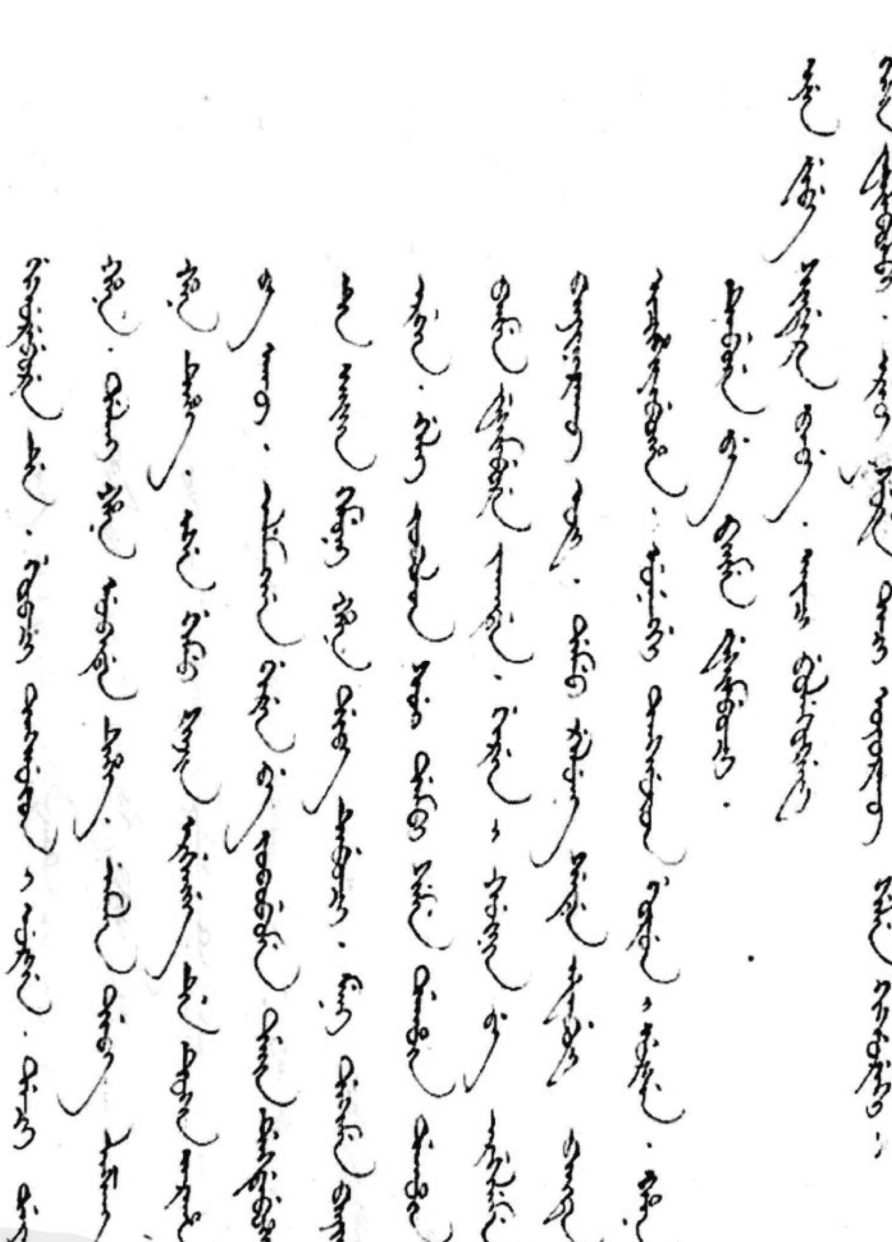
[illegibl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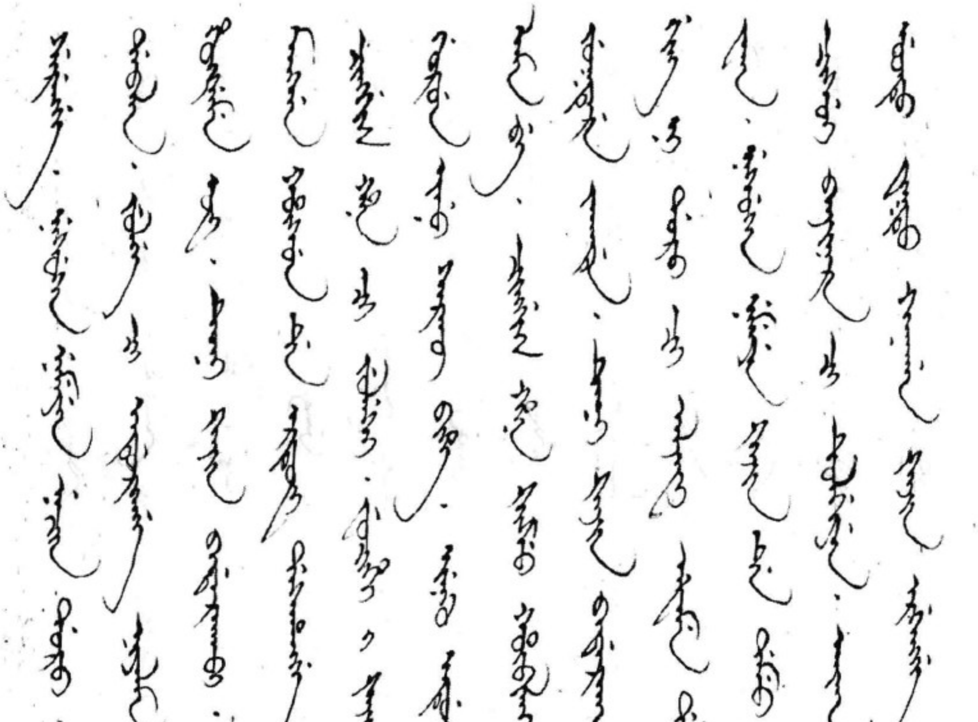
[illegible]

PDG



0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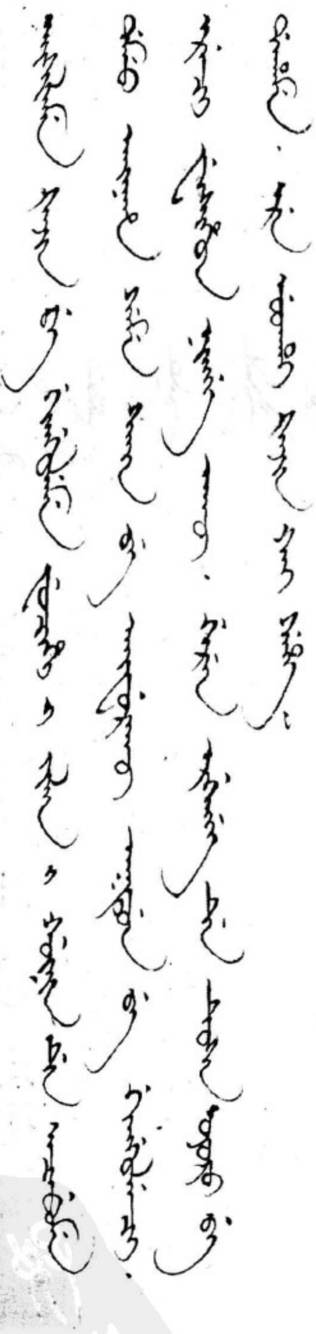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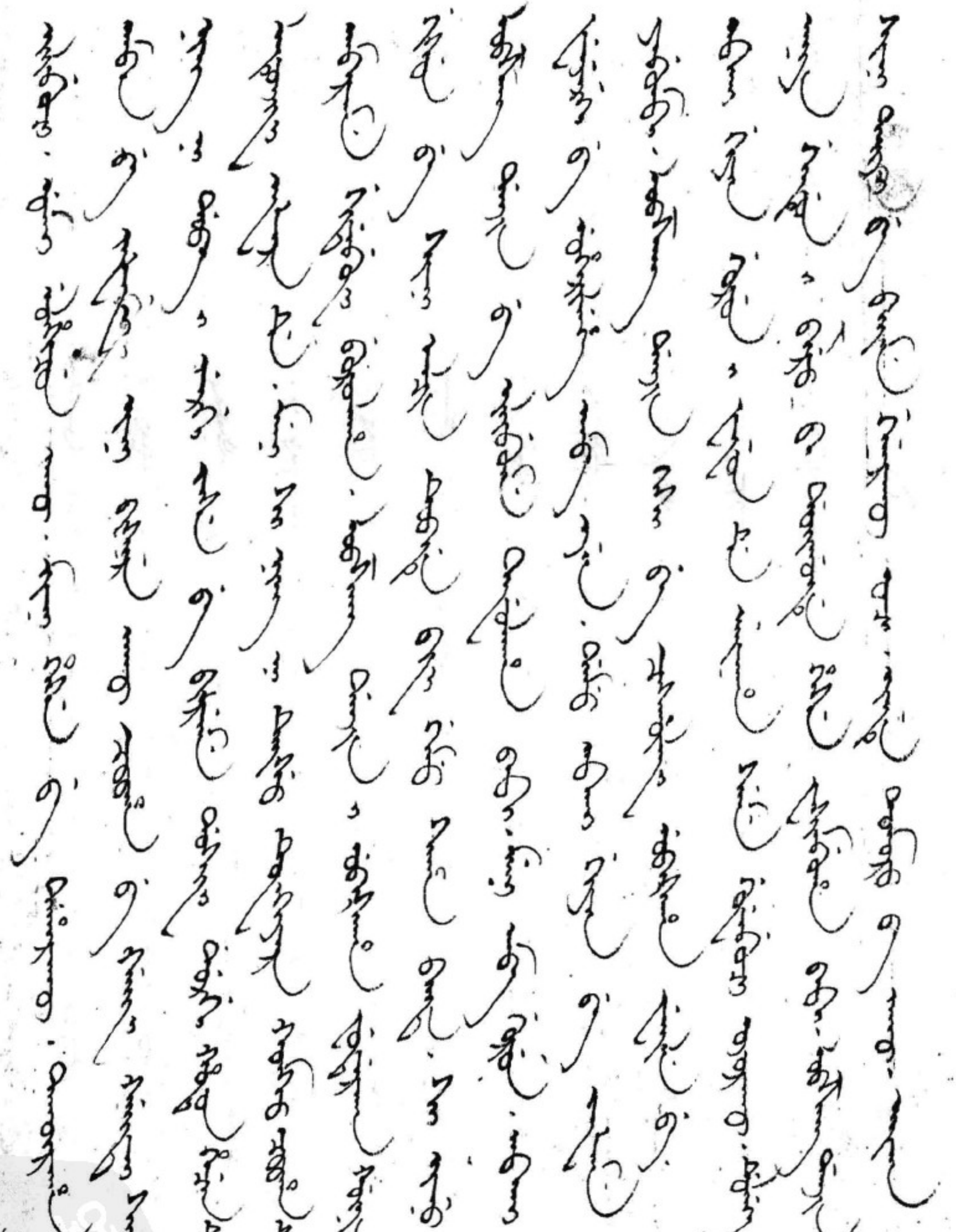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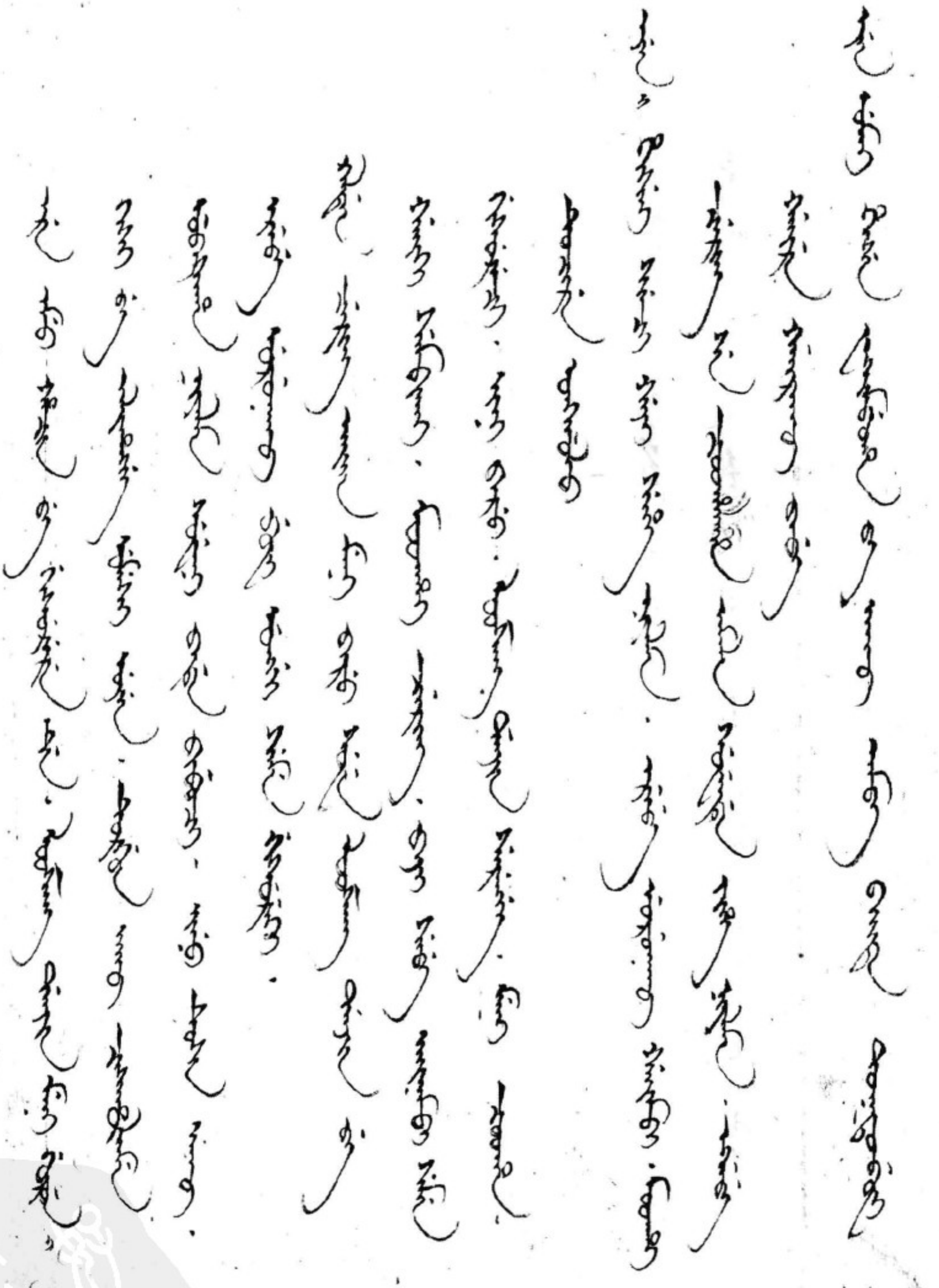
[illegible]

PDG



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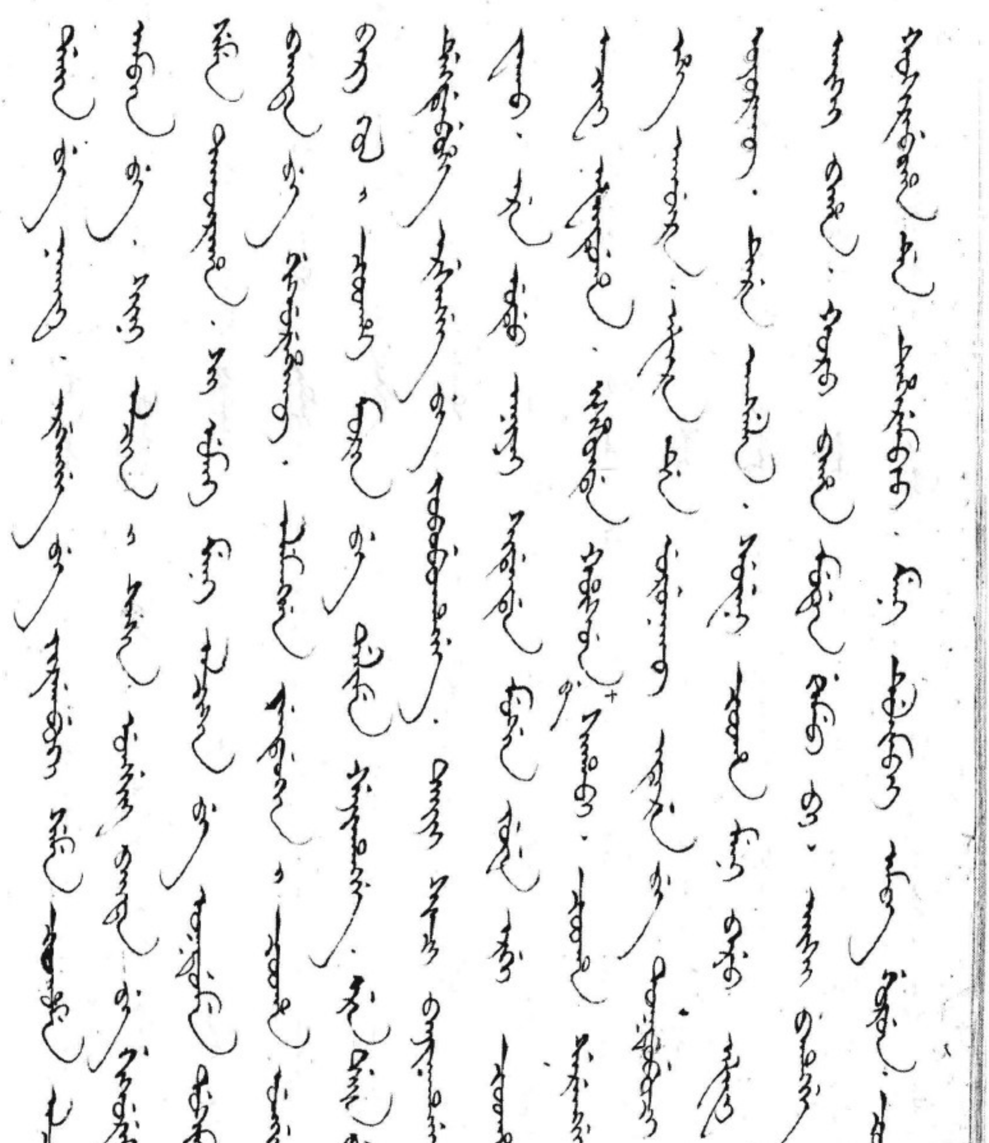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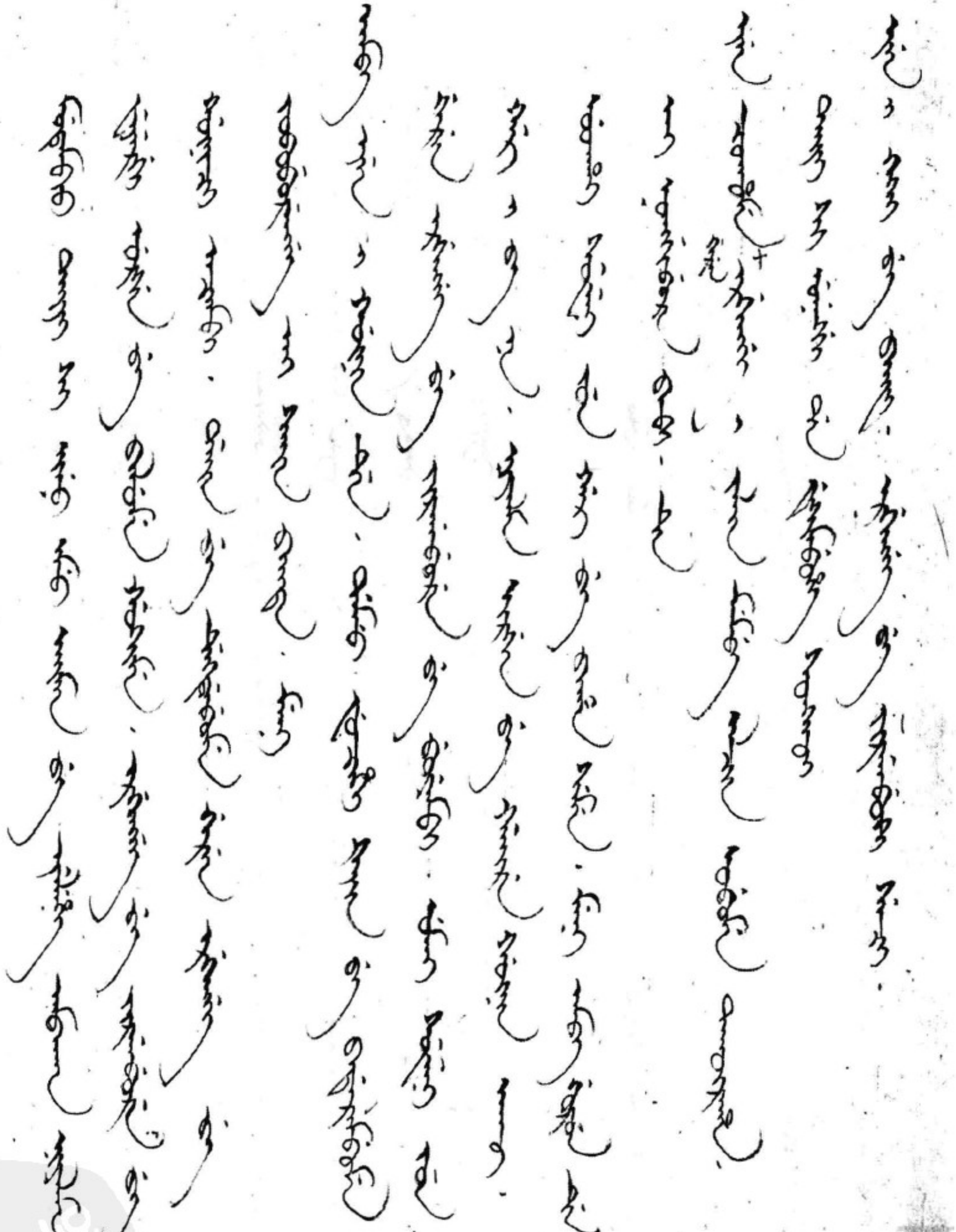
008

[illegible]

[illegibl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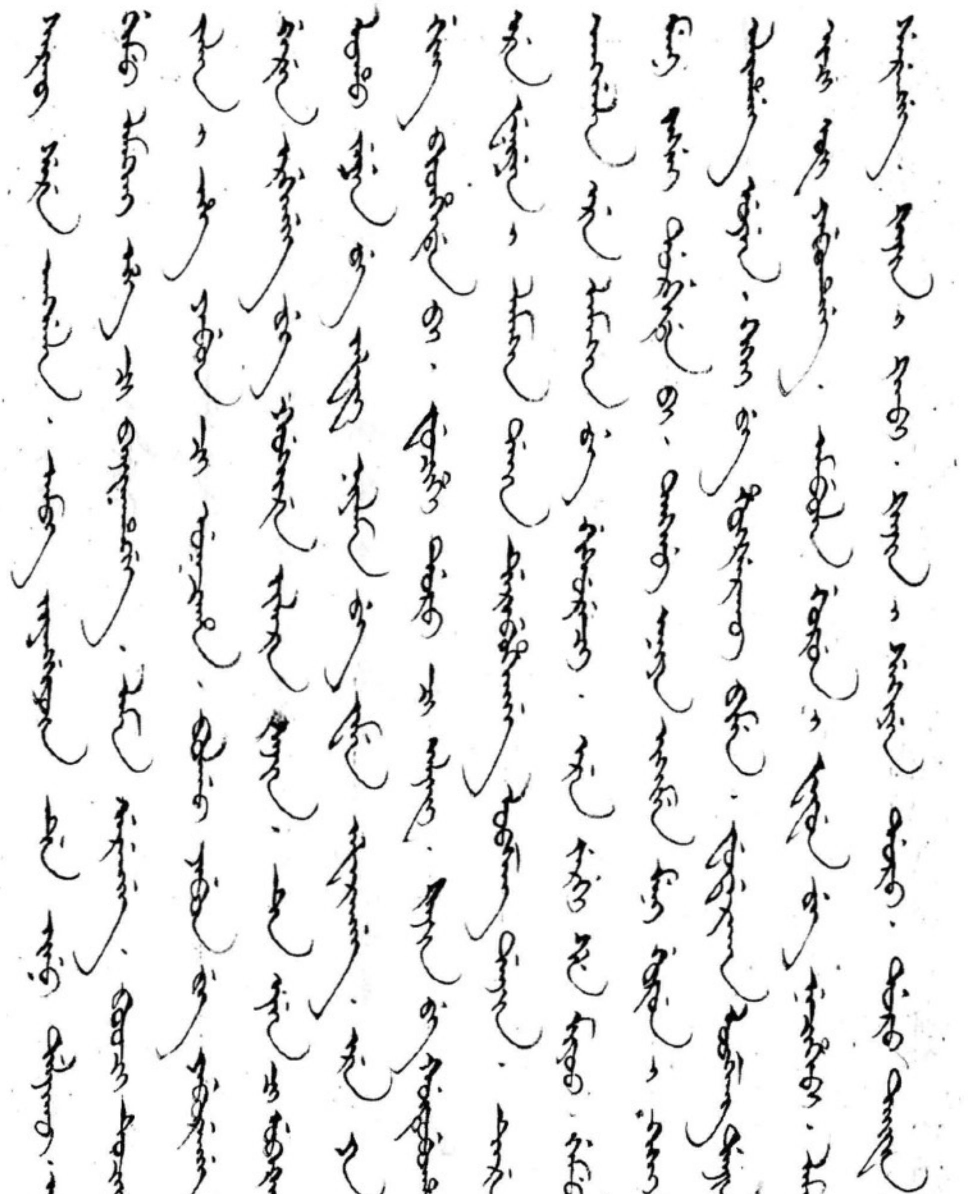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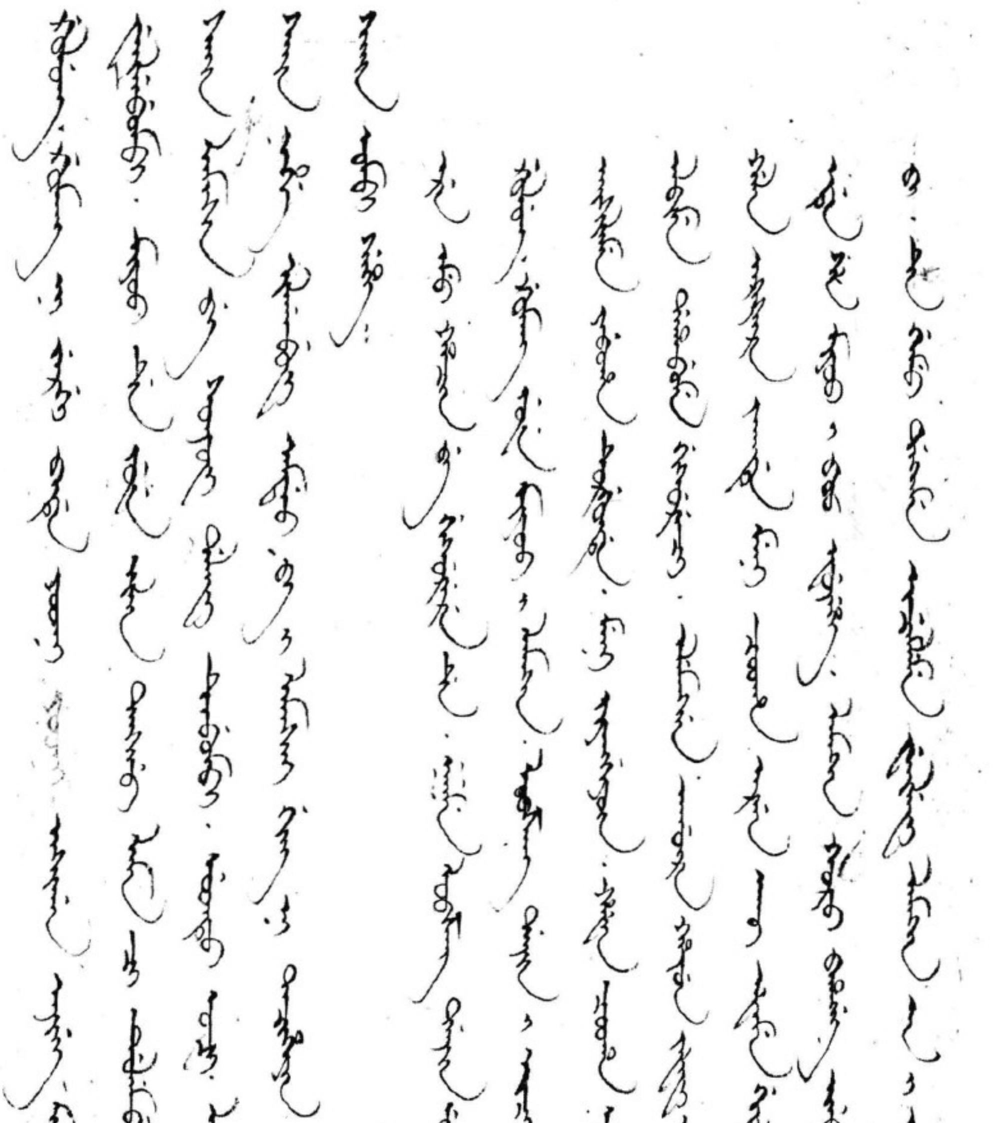
PDG

600

PDG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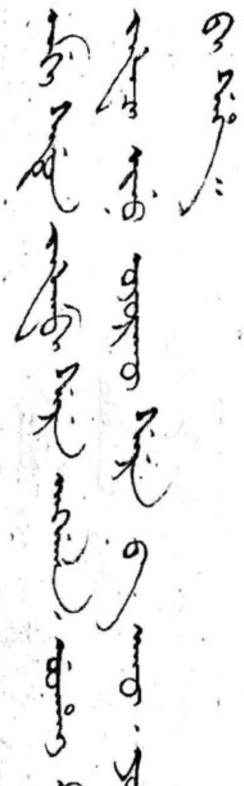
PDG

010

[illegible]

011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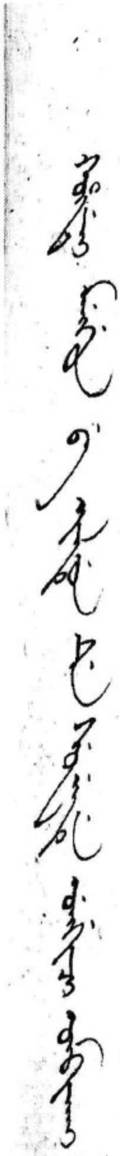
012

[illegible]

013

[illegible]

PDG



014

[illegible]

PDG

[illegible]

015

PDG

[illegible]

0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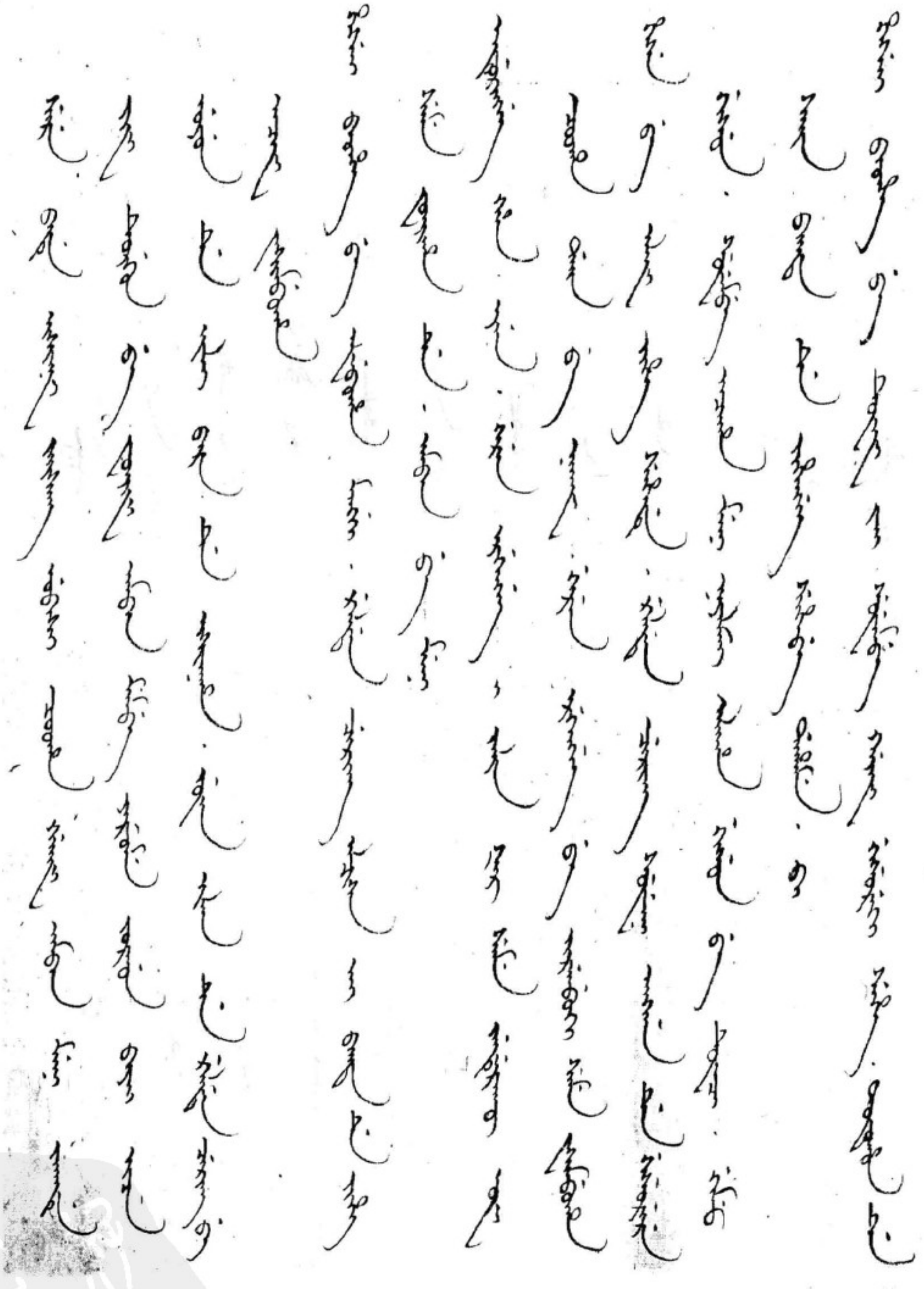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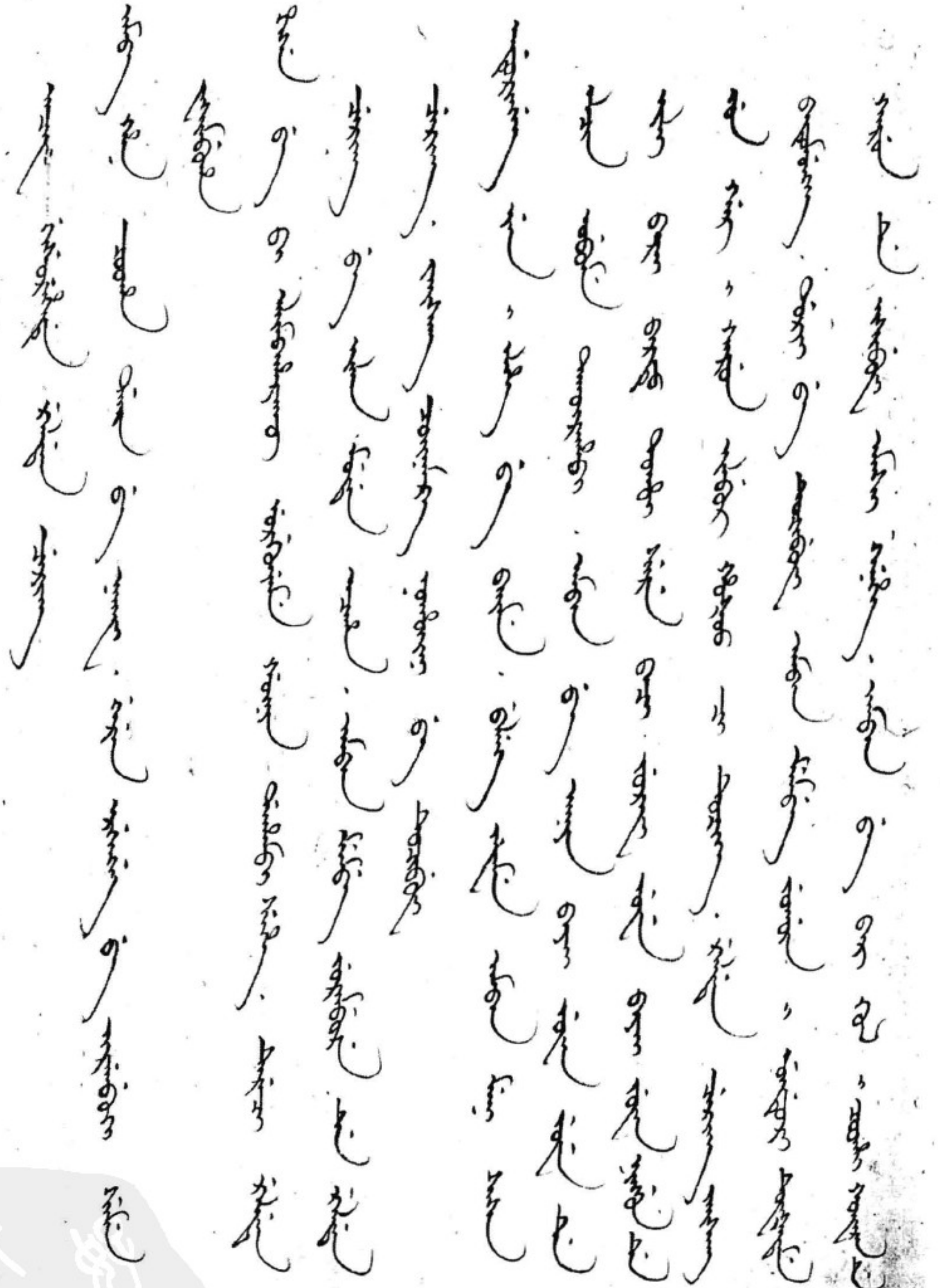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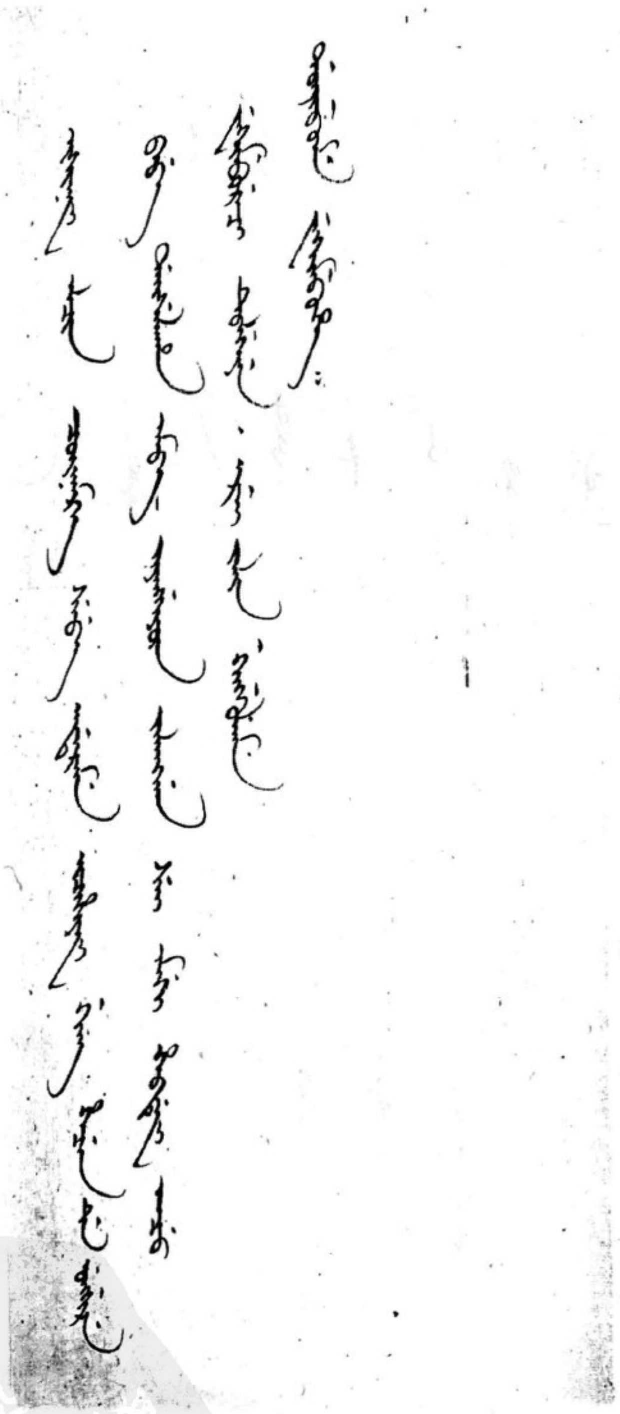
PDG

0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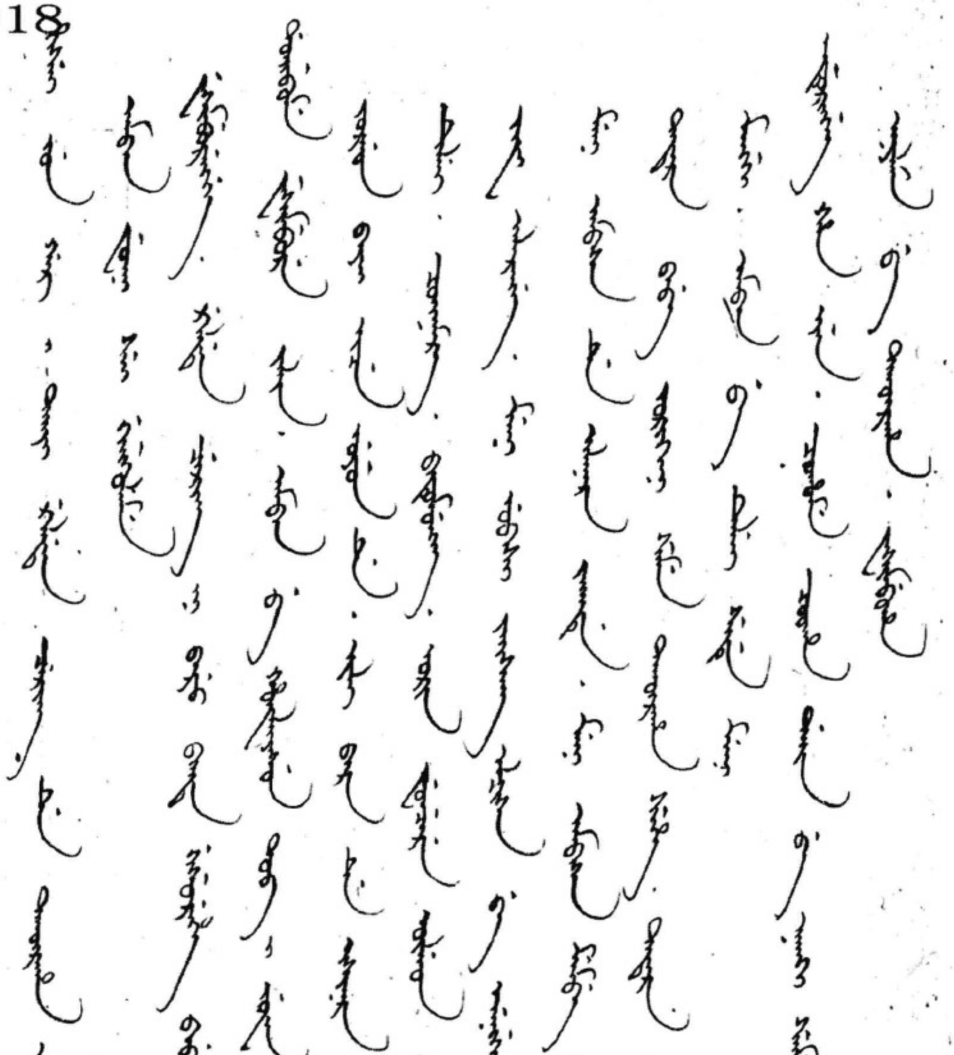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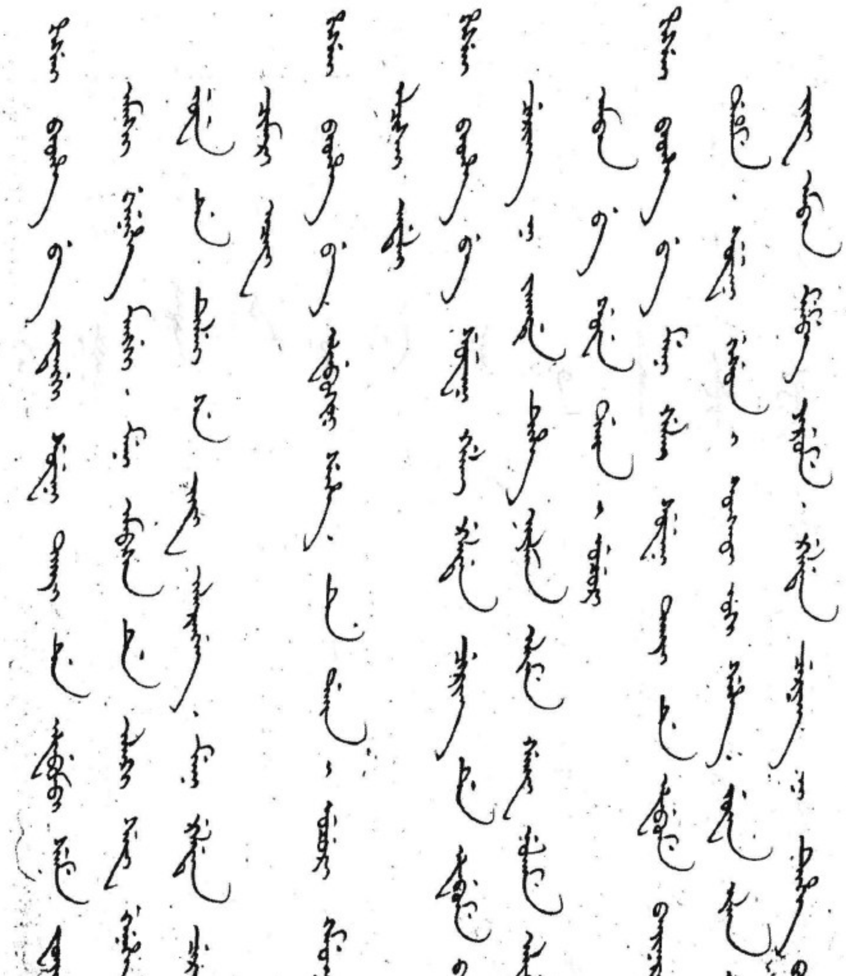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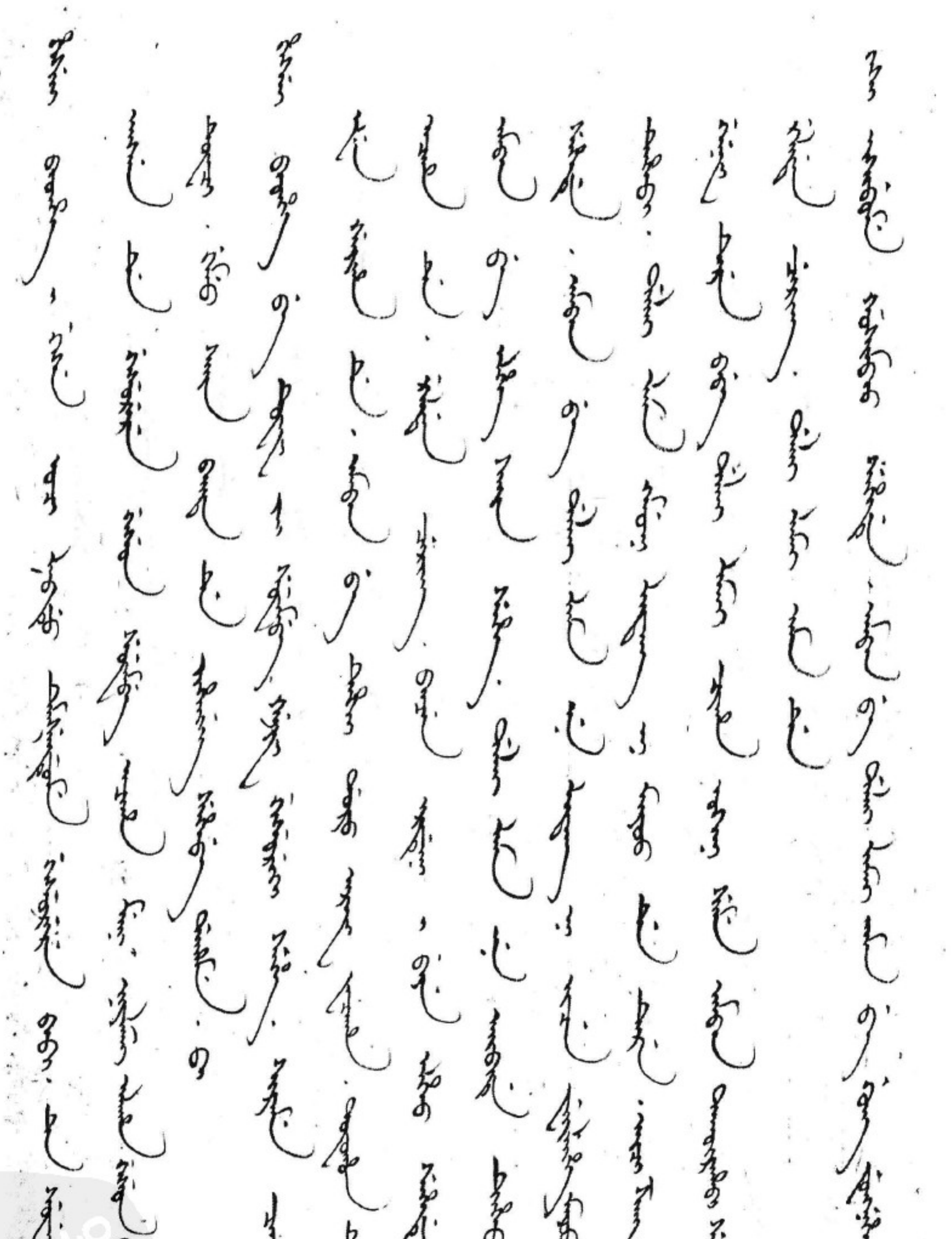




0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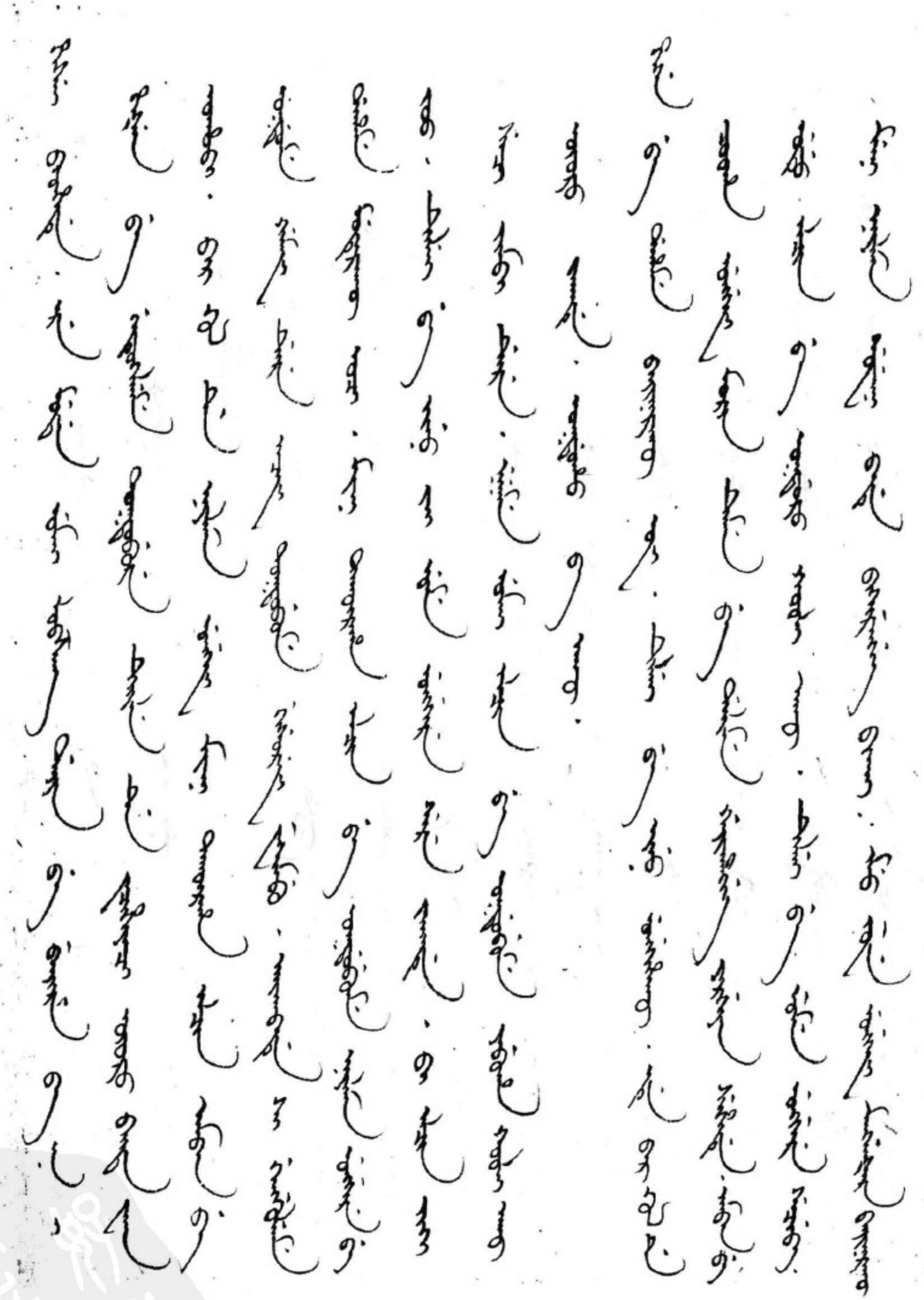




PDG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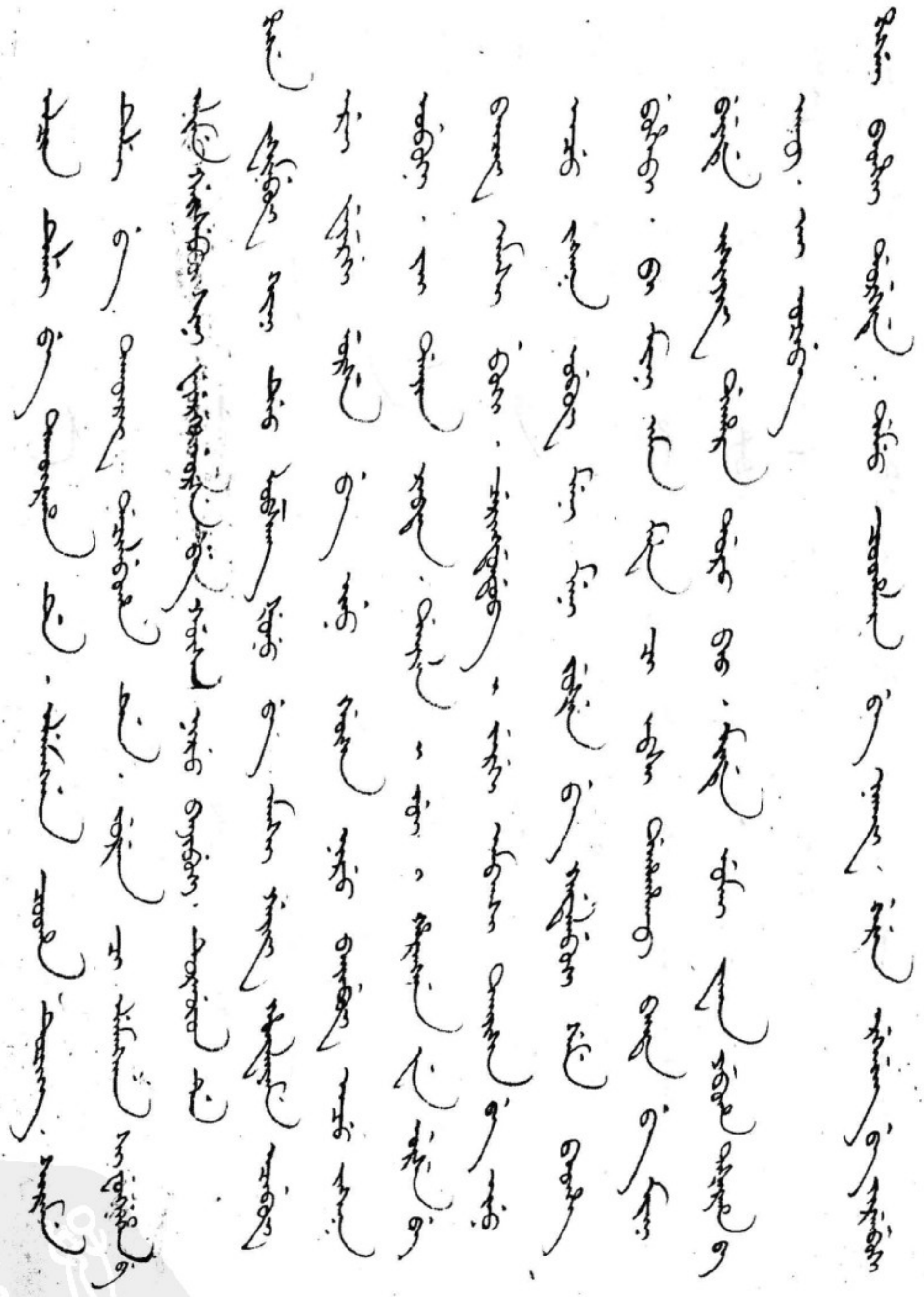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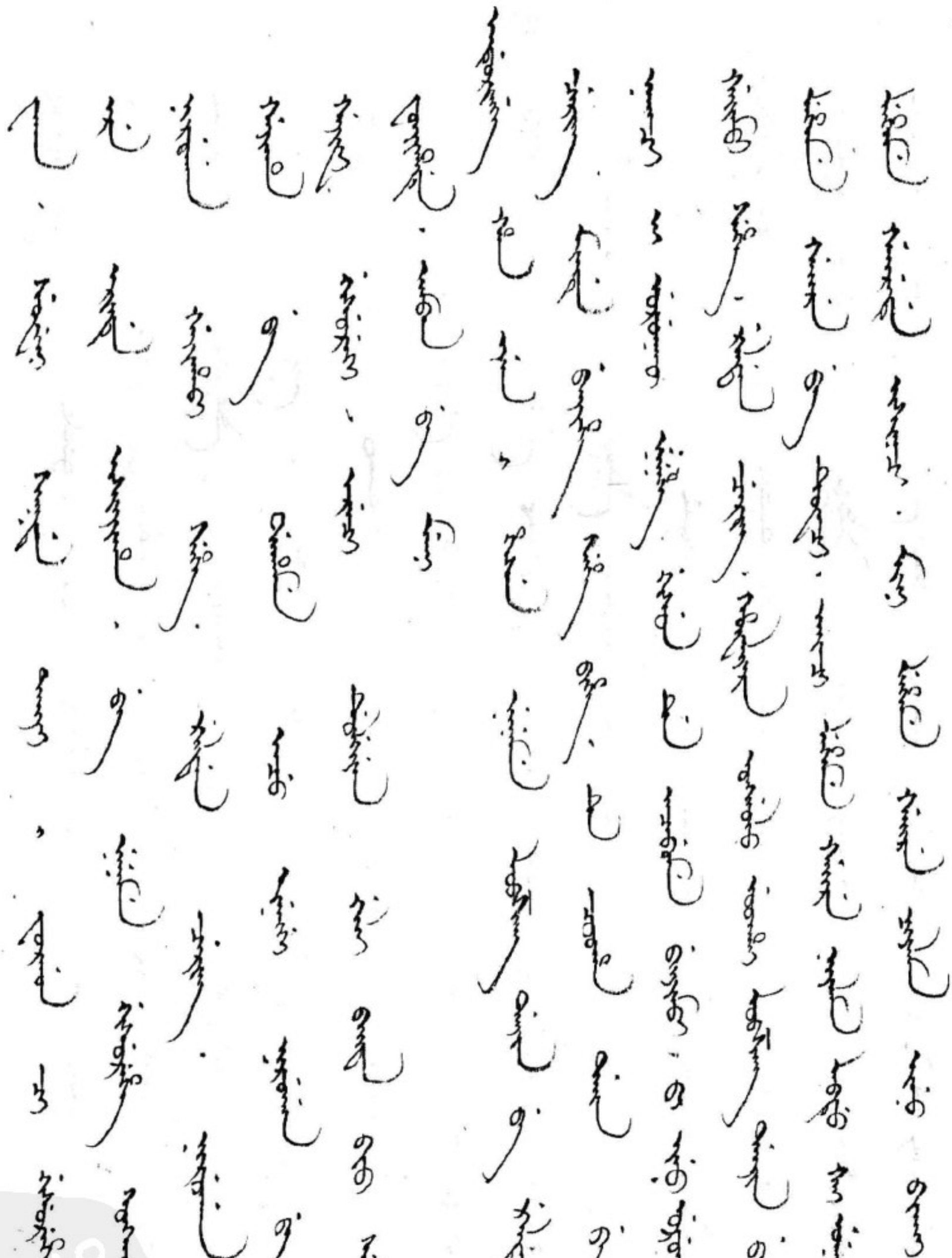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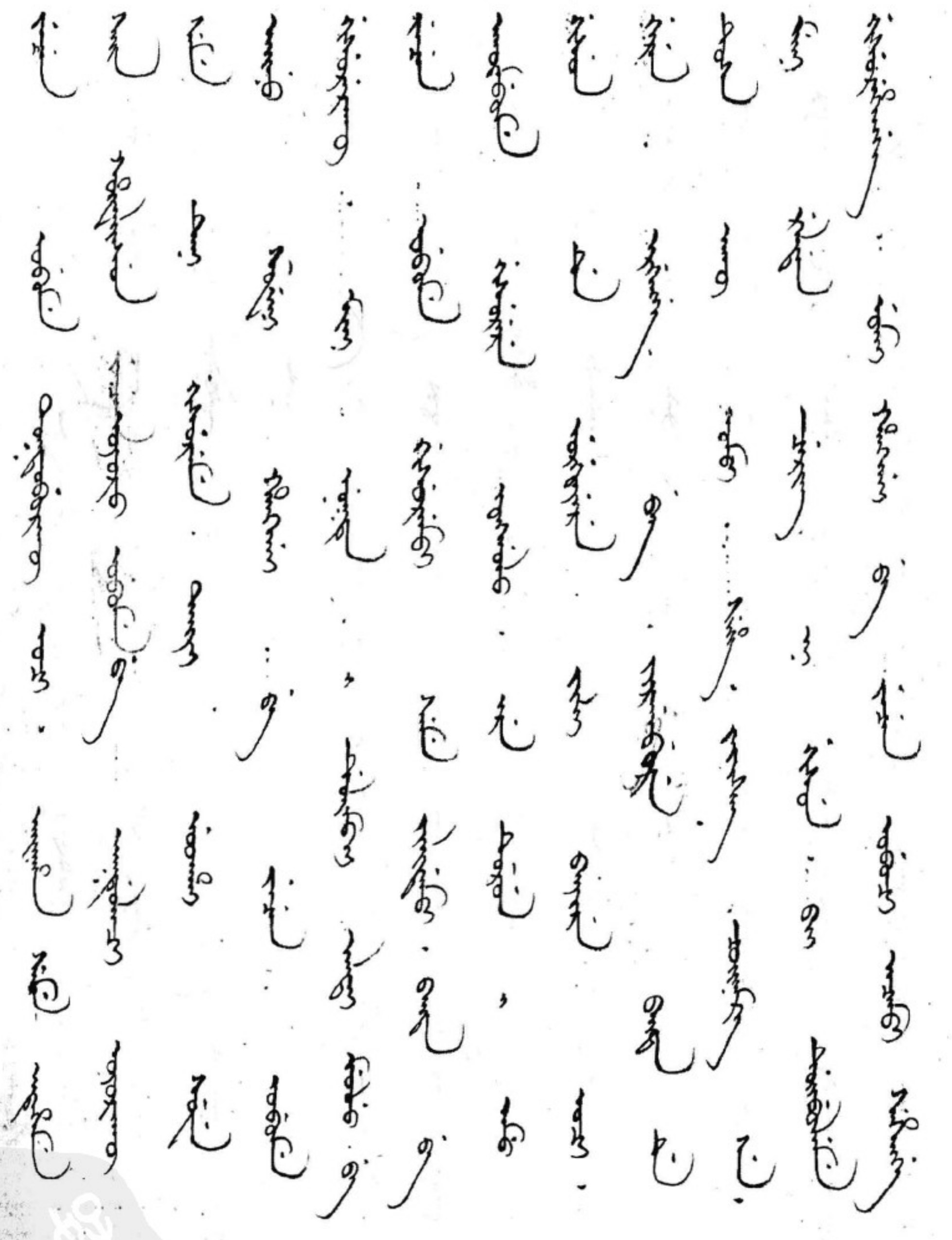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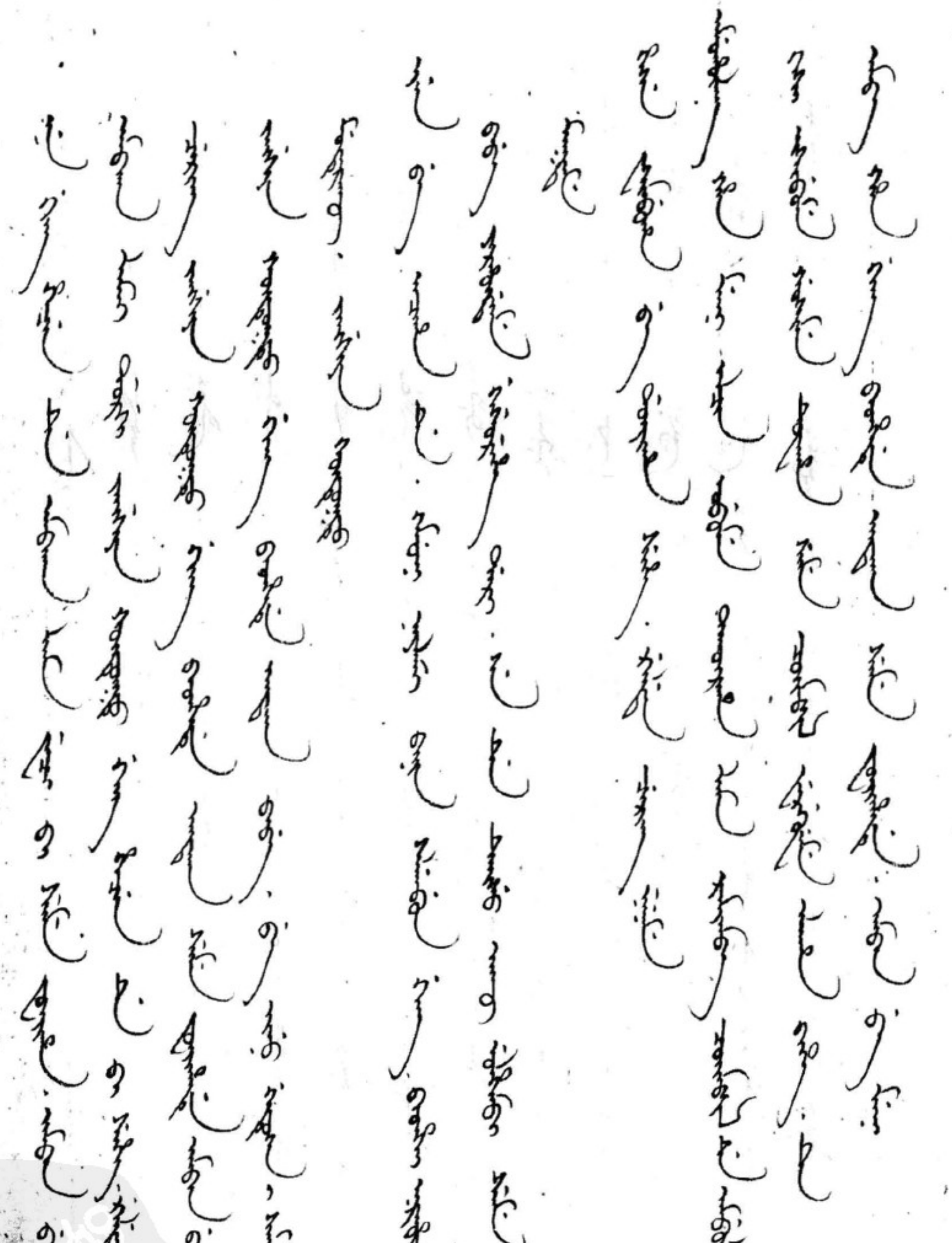
PDG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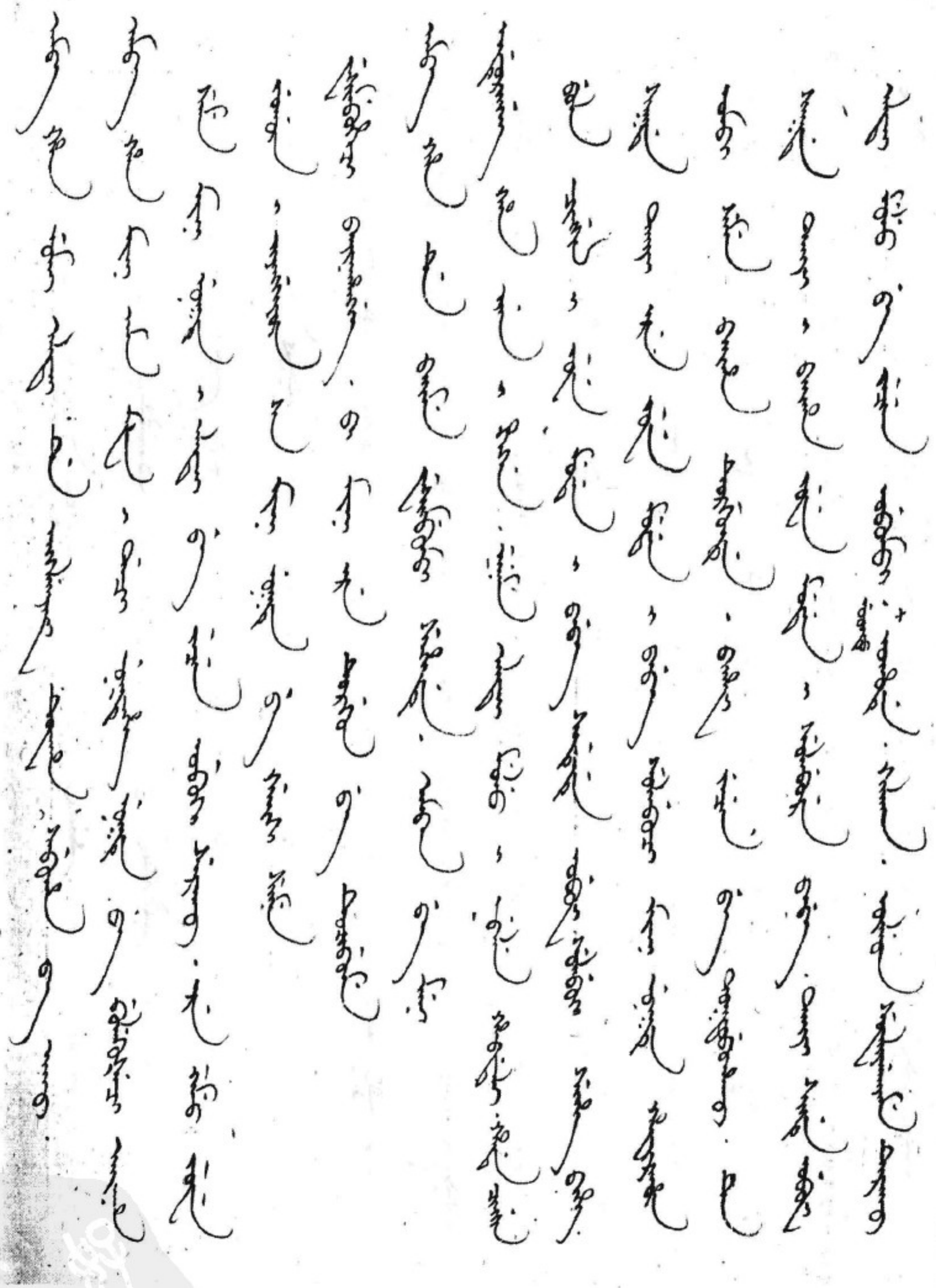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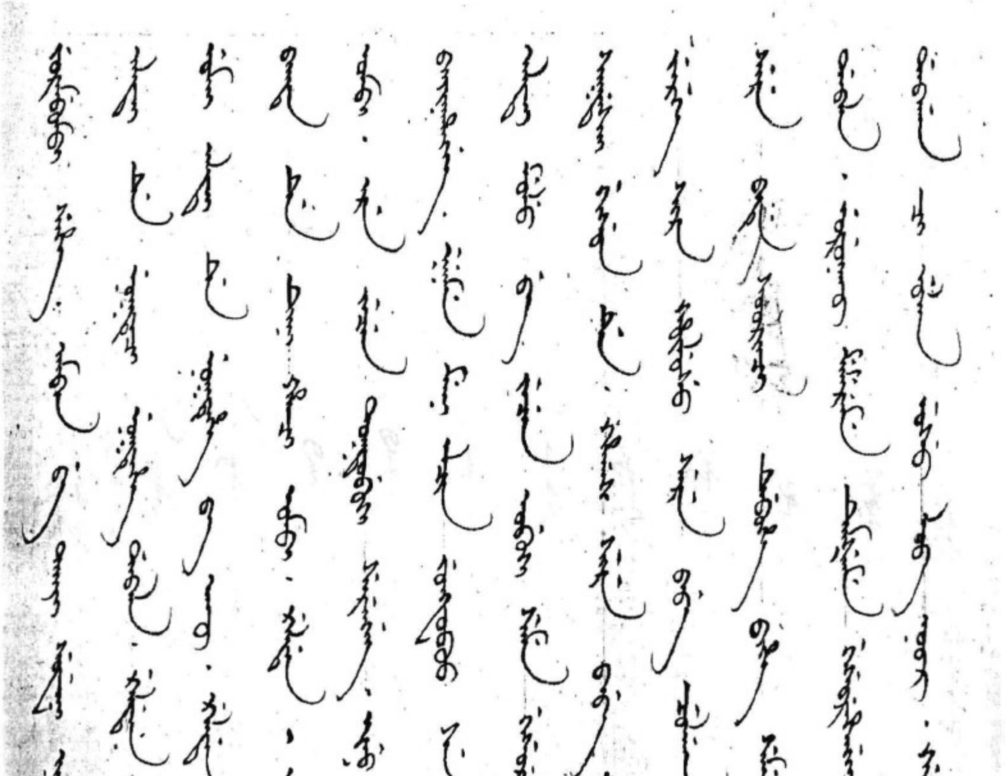
PDG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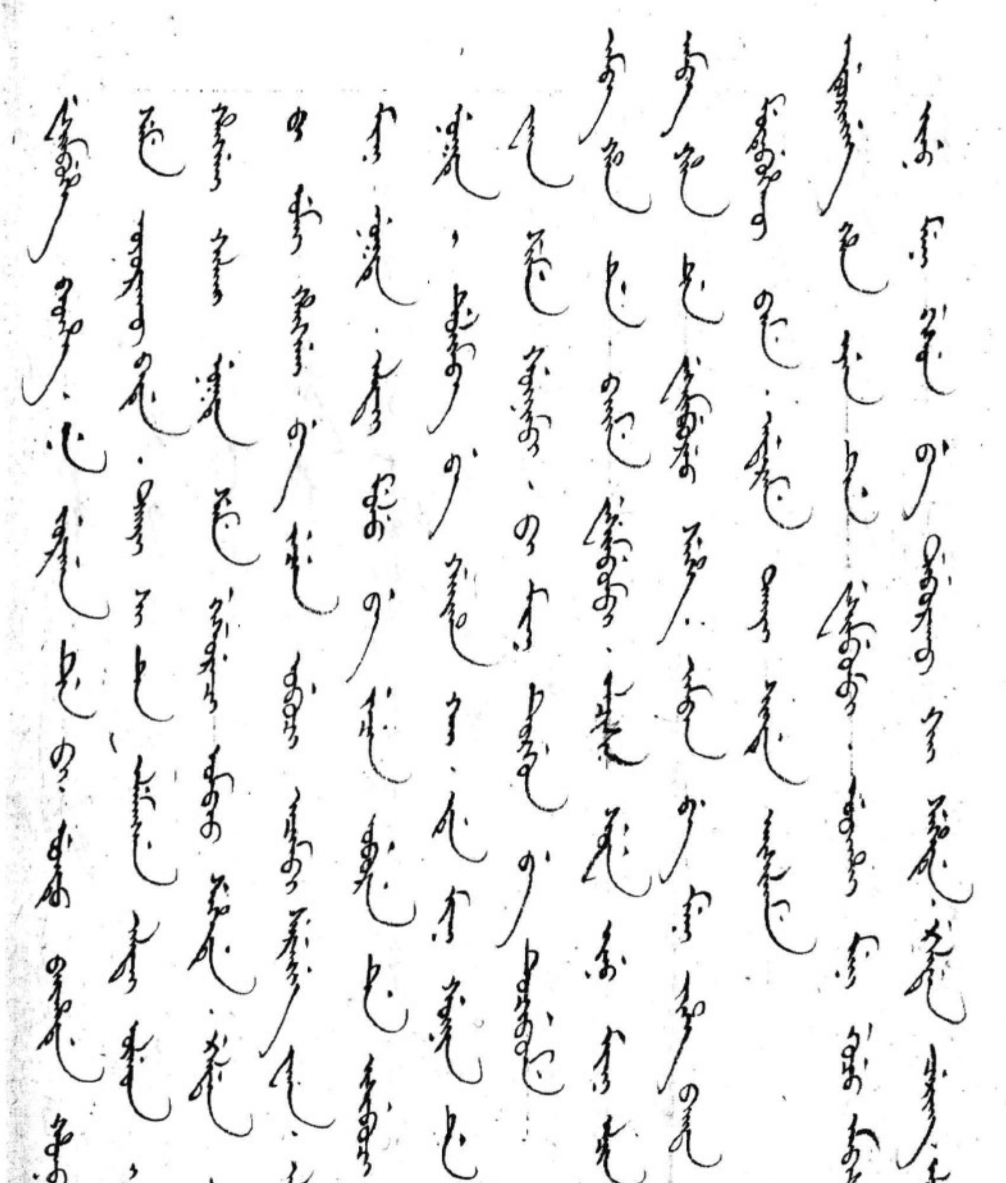
PDG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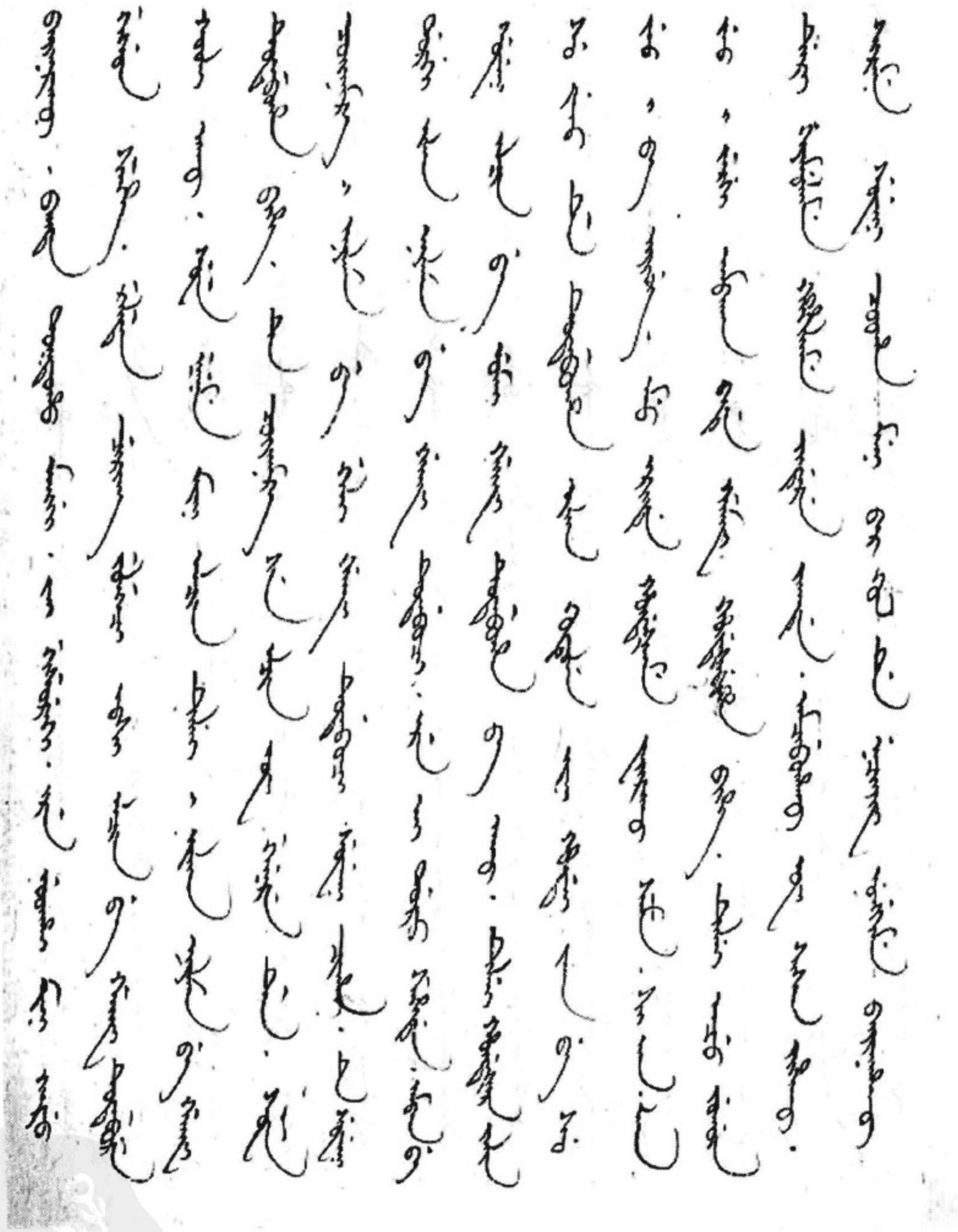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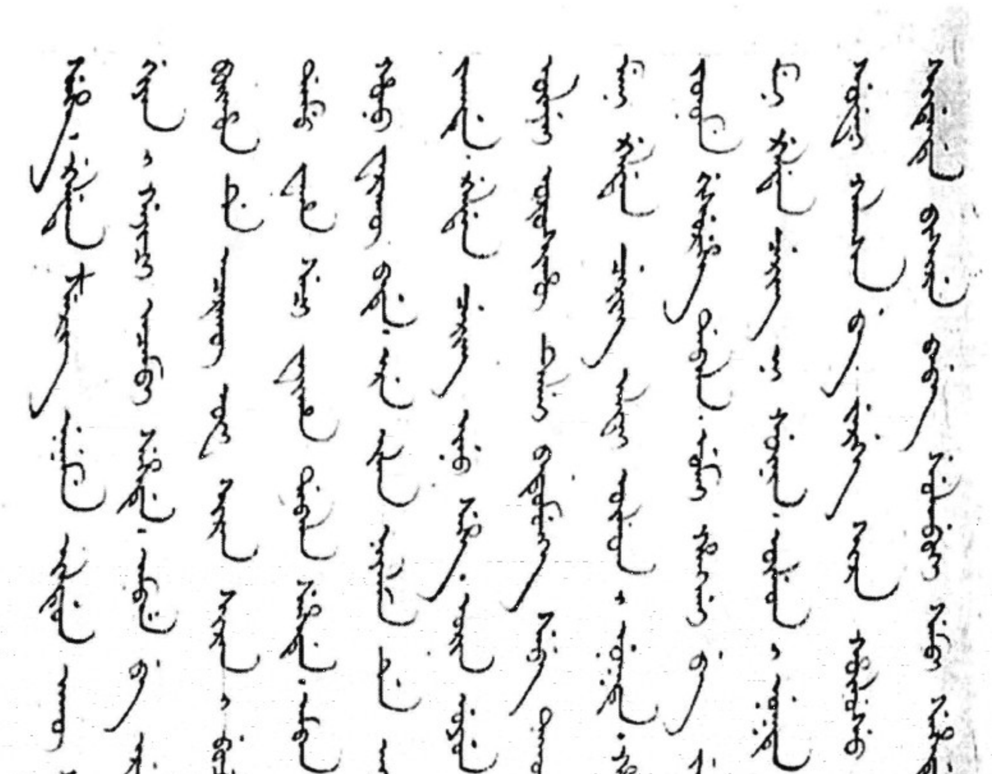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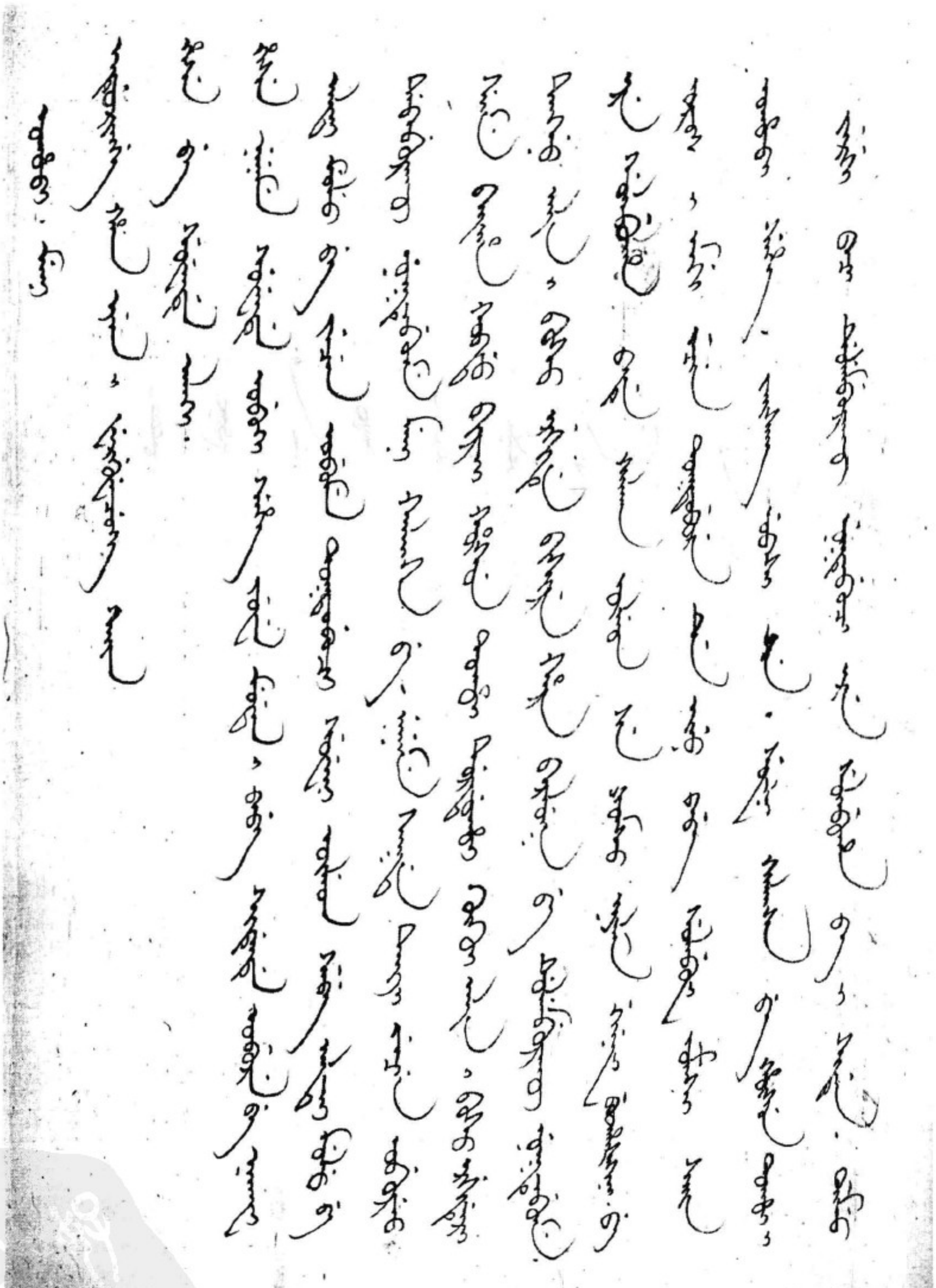
[illegibl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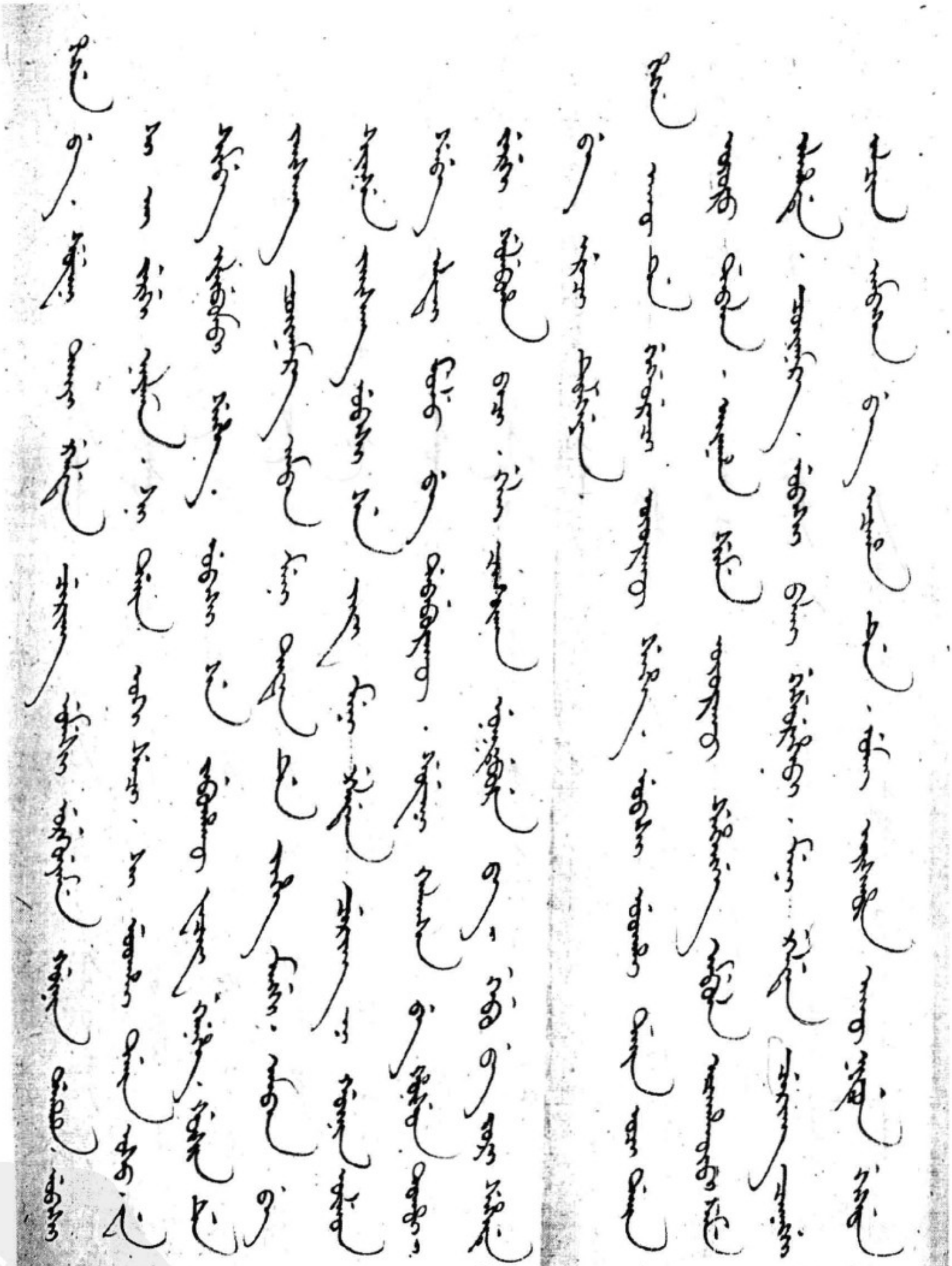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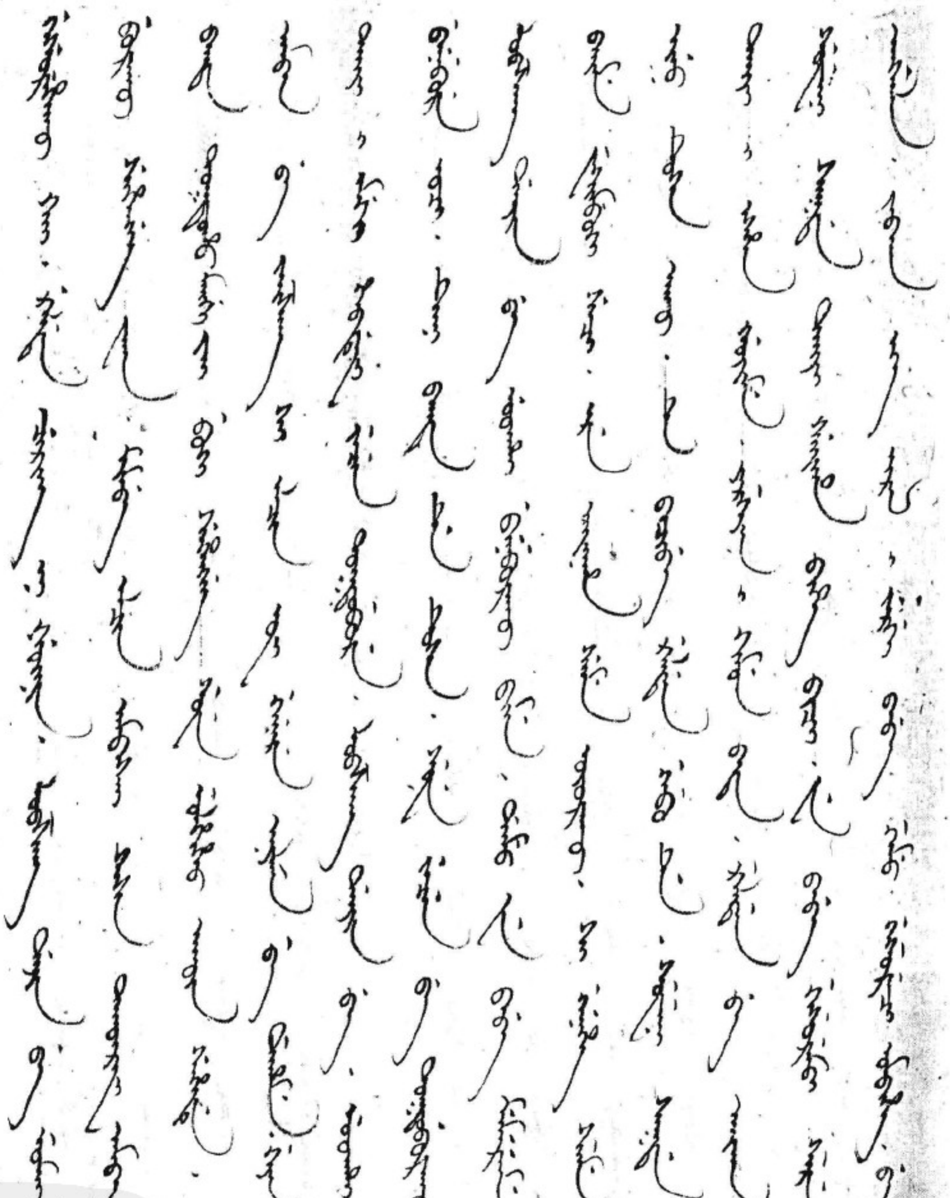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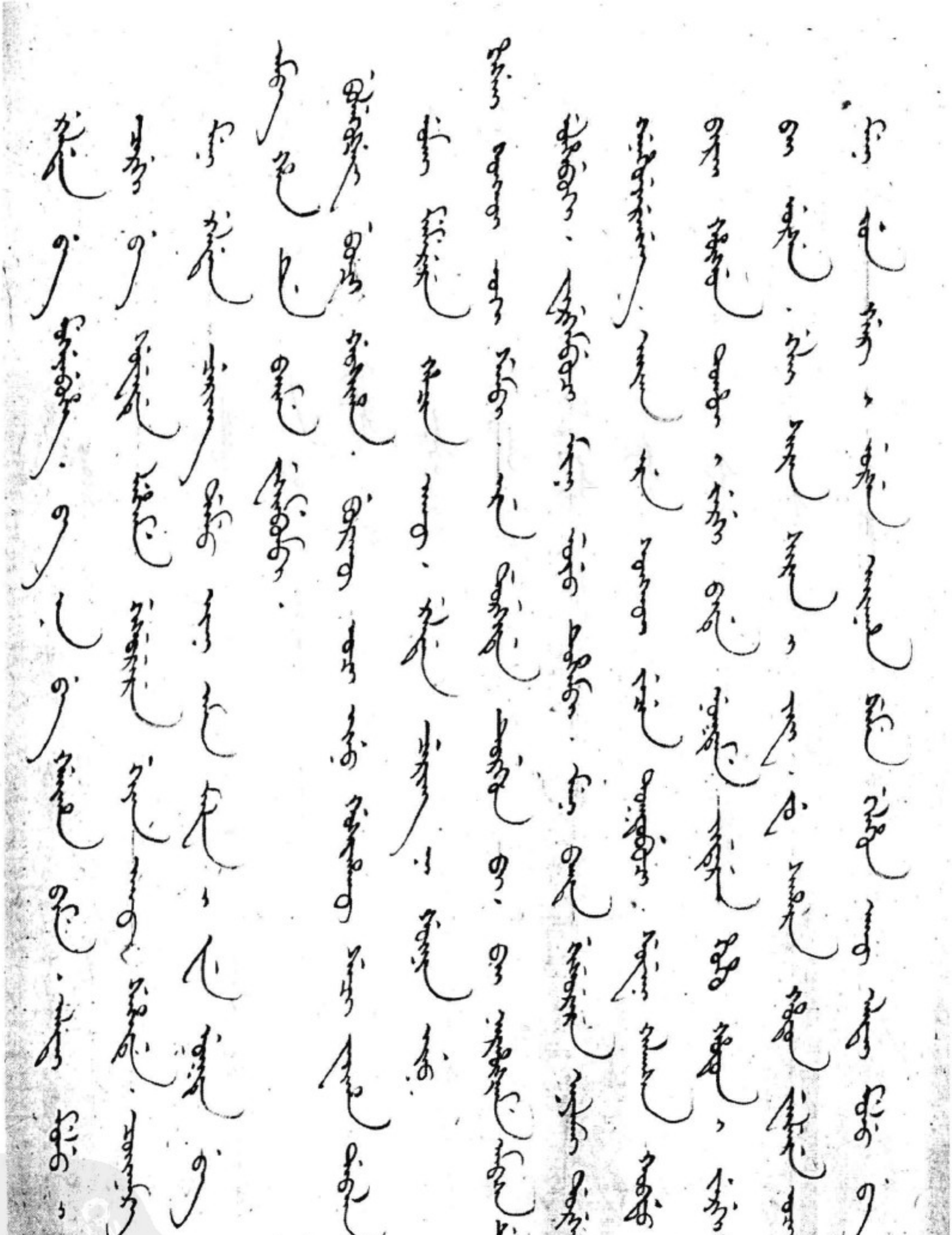
[illegibl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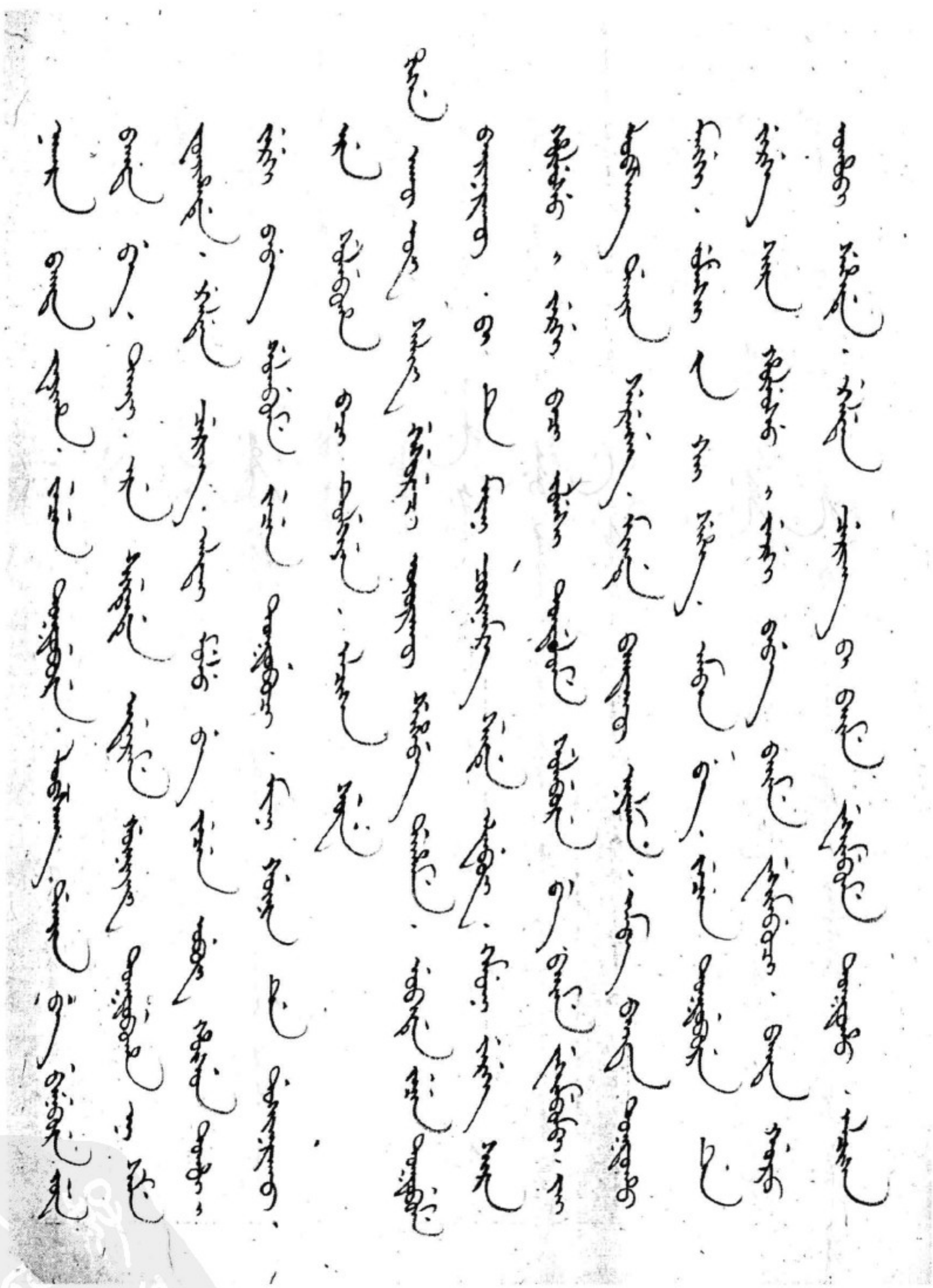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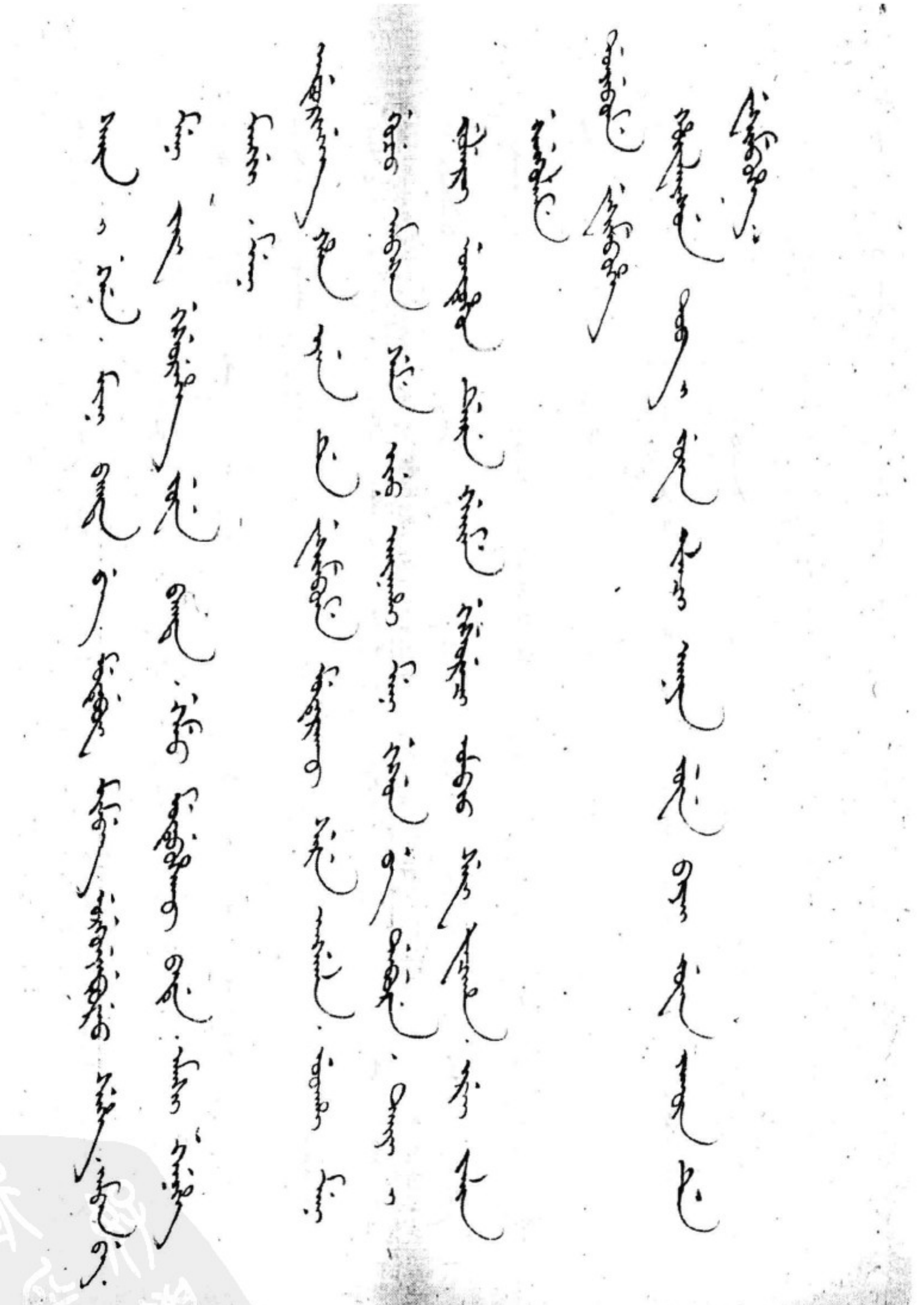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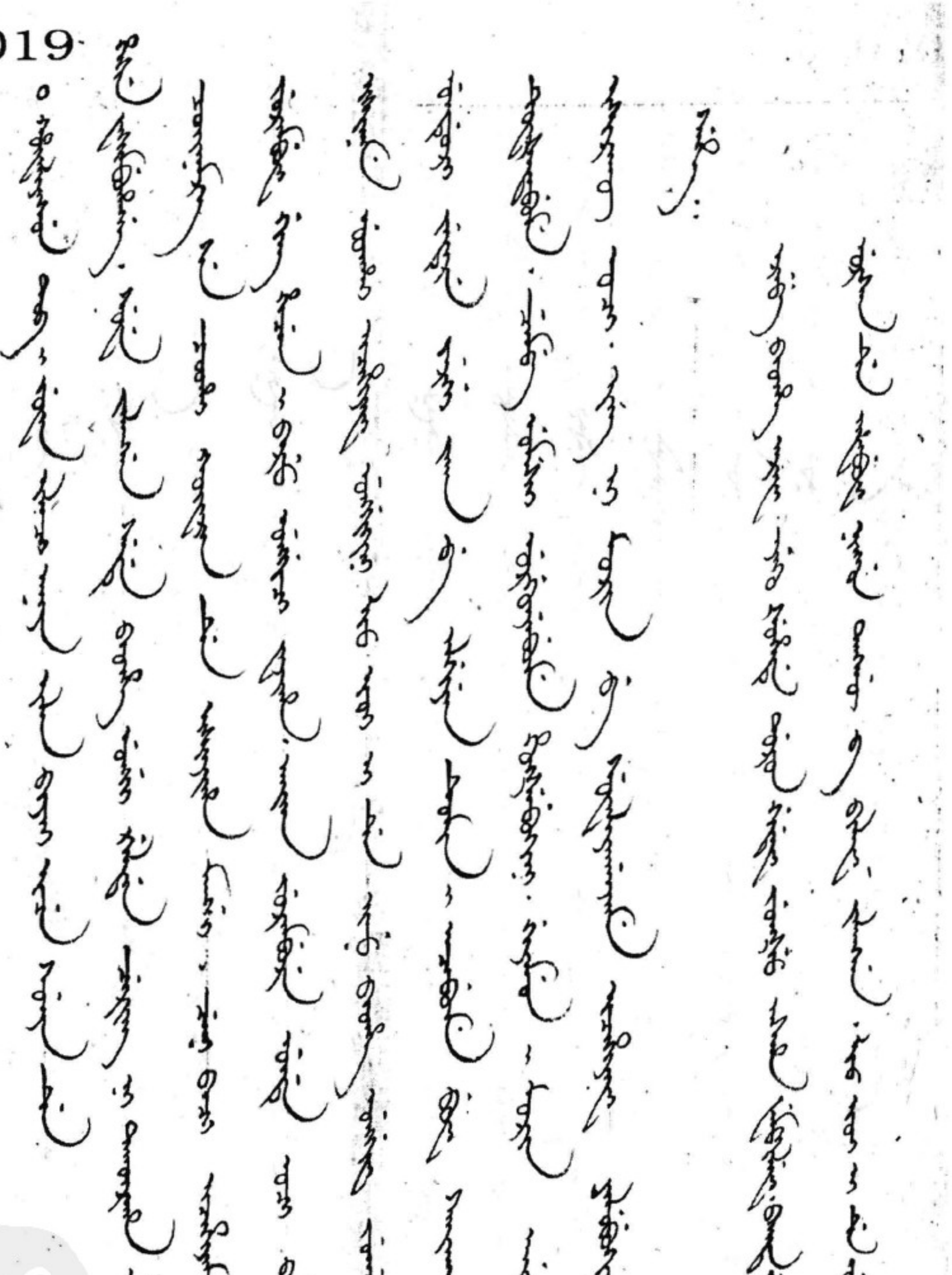
[illegibl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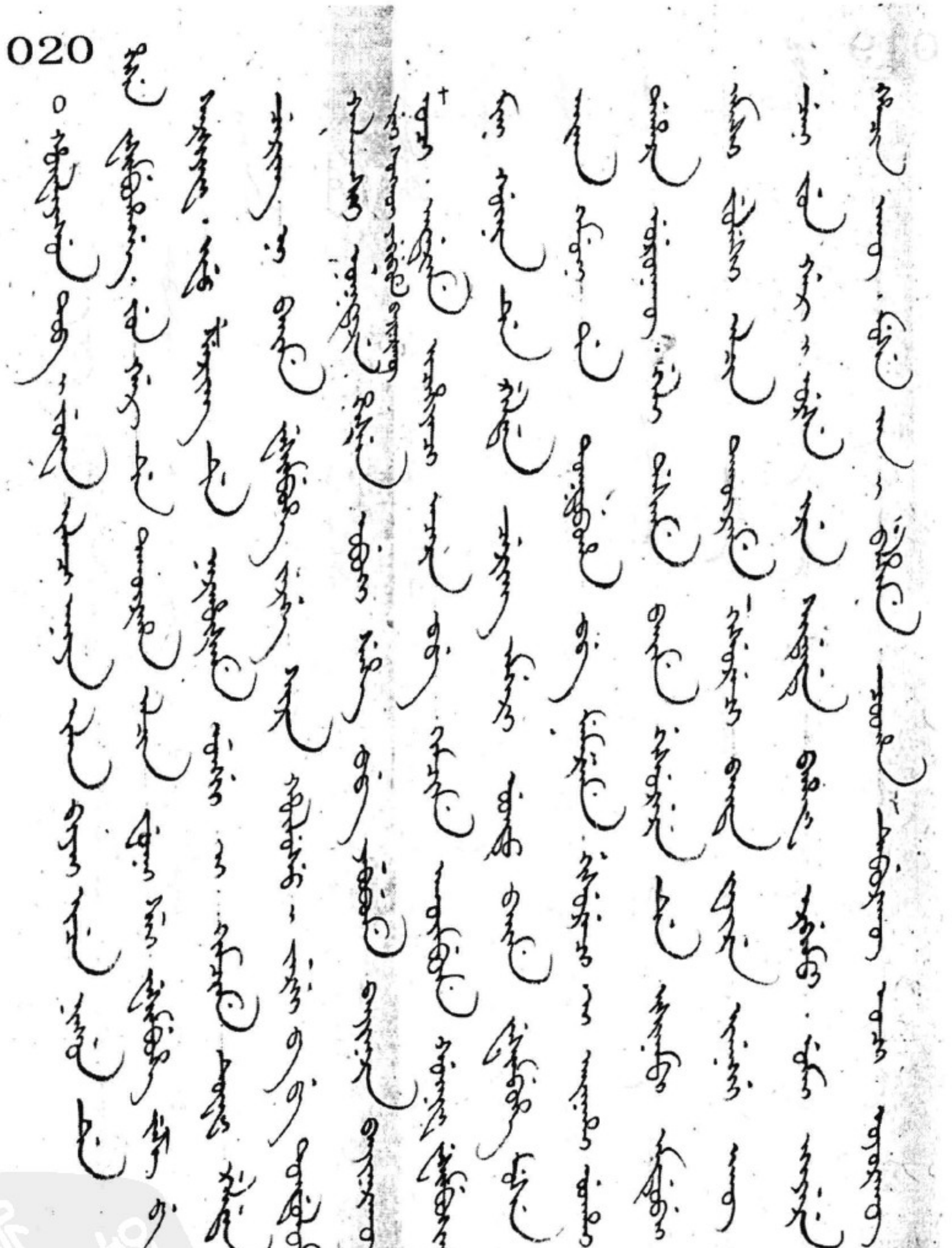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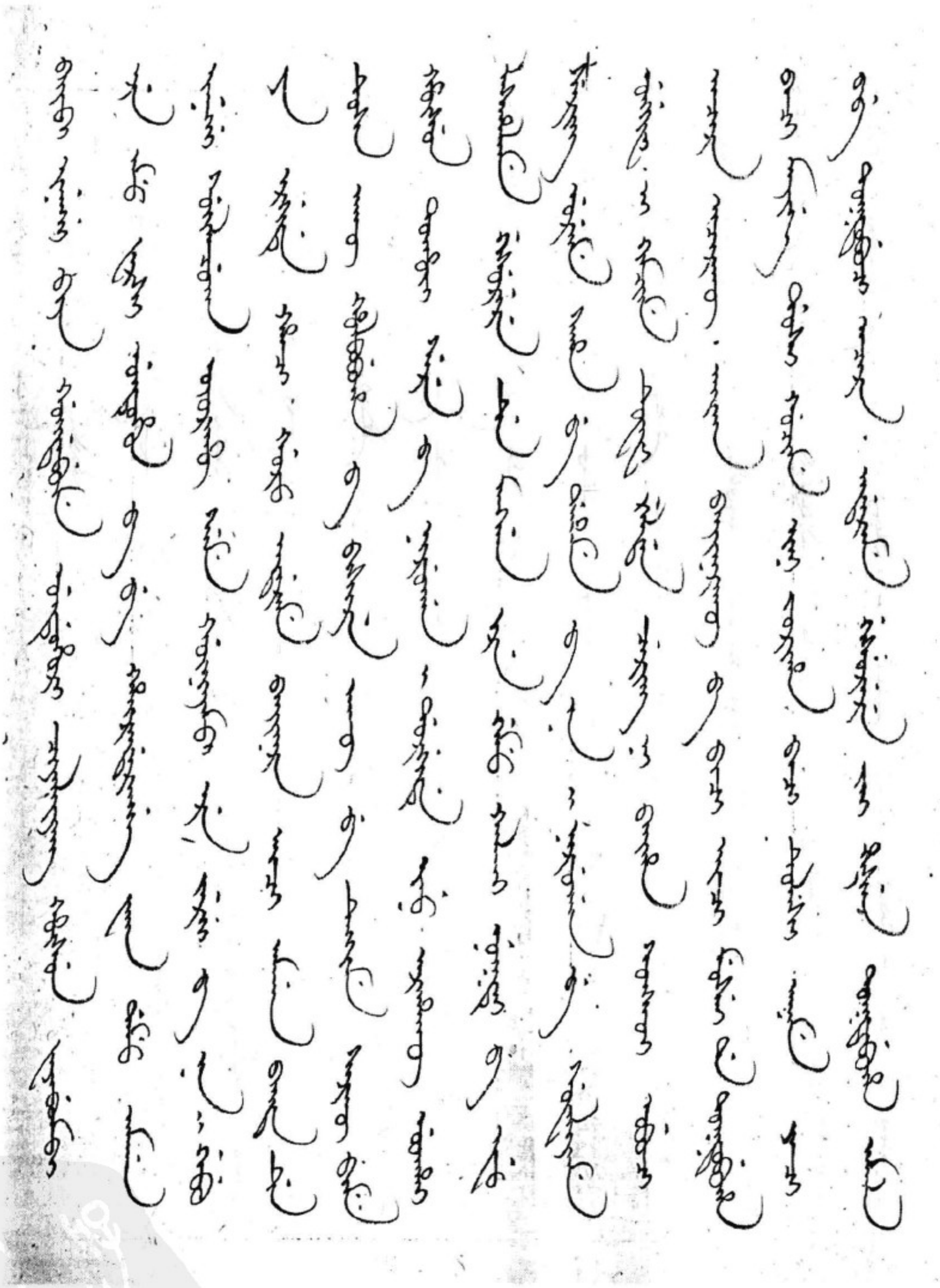
019



PDG

0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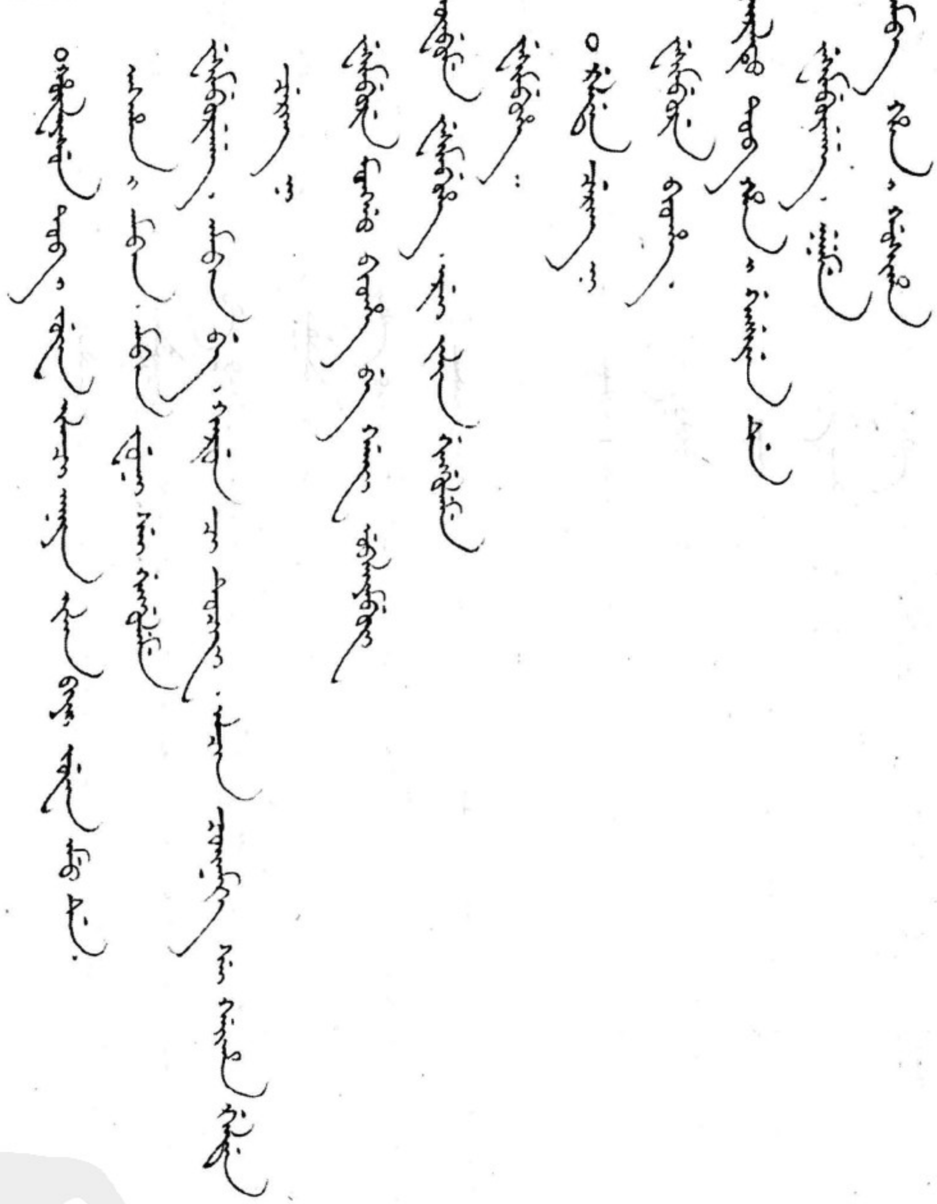




[illegibl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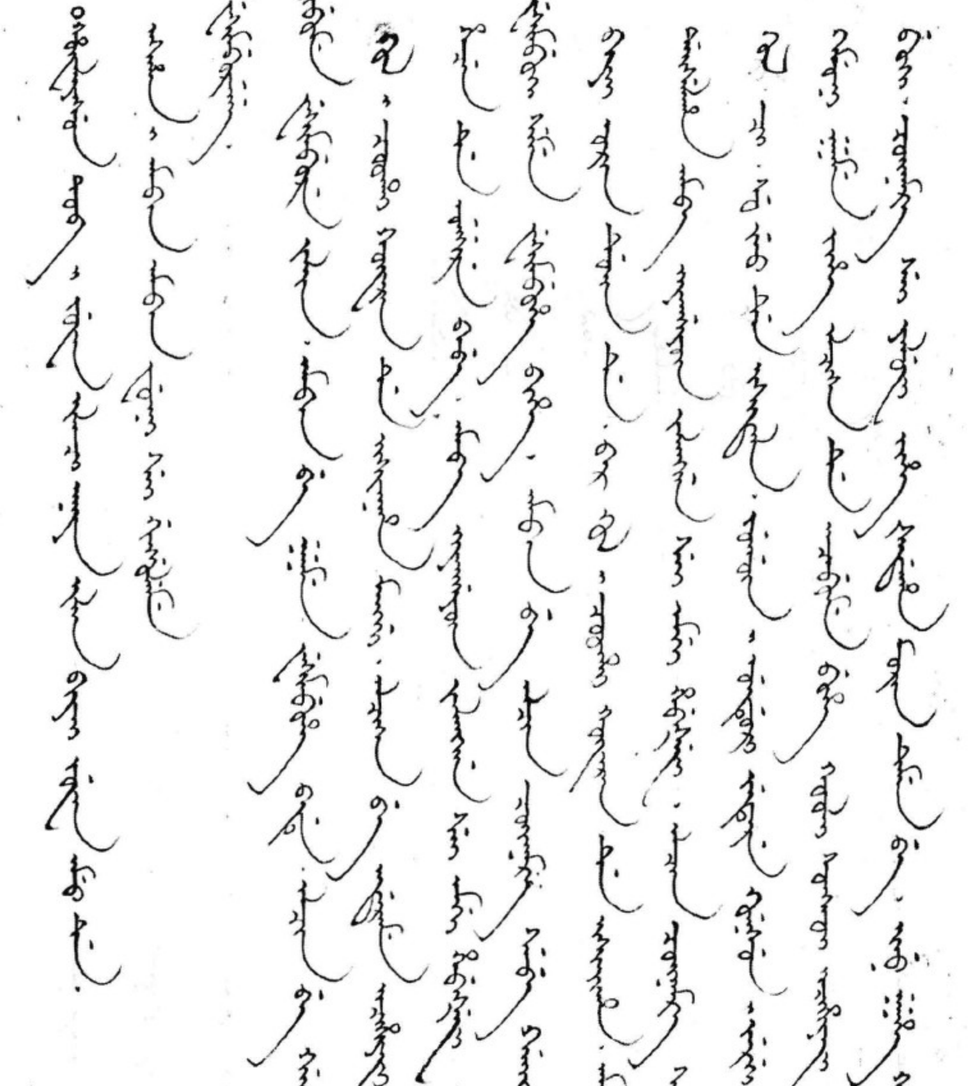
0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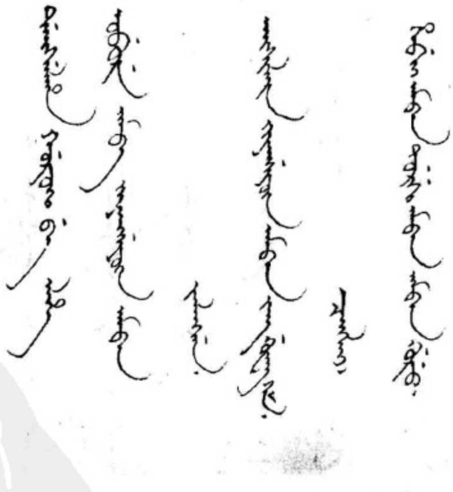
PDG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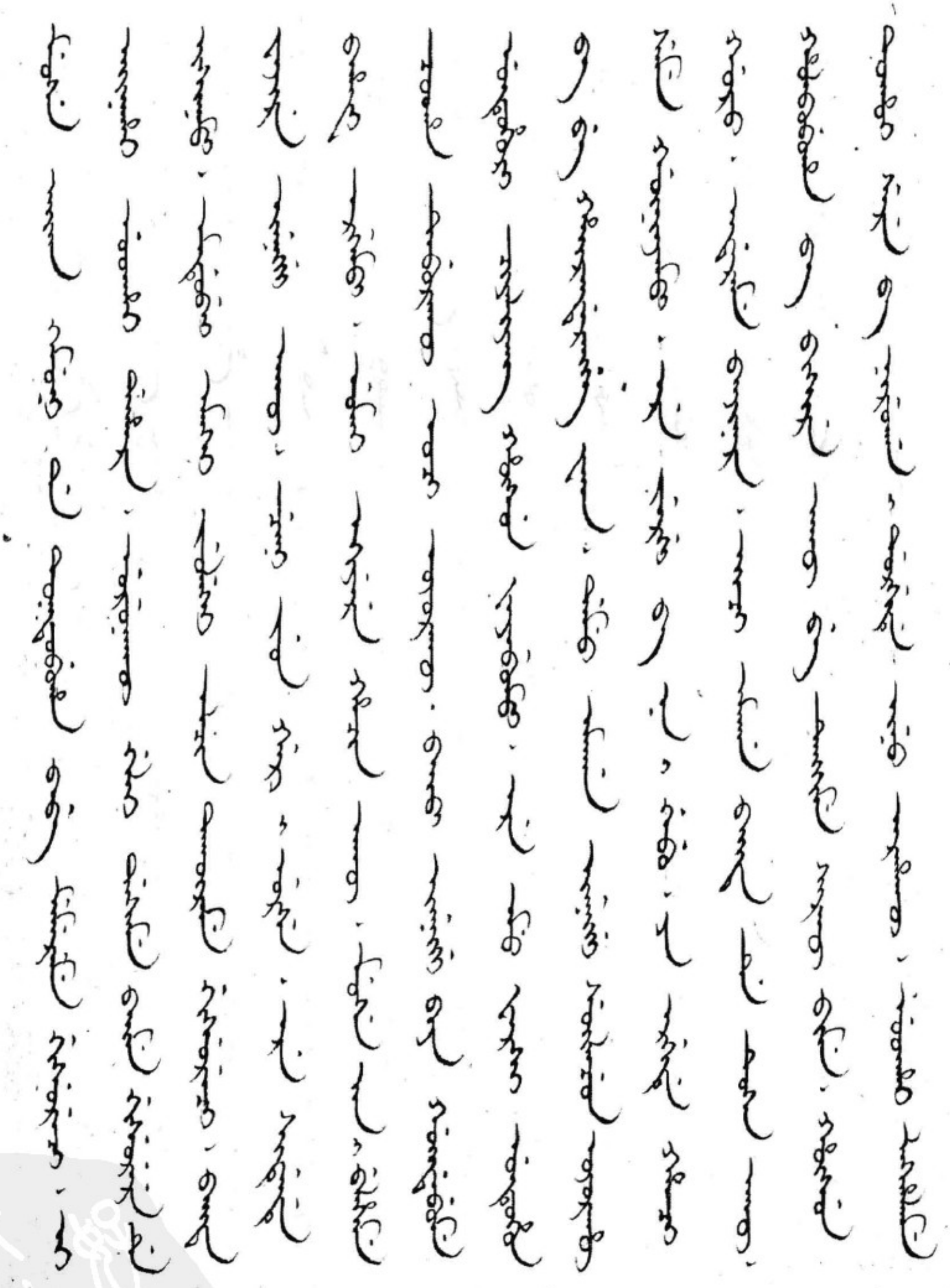
0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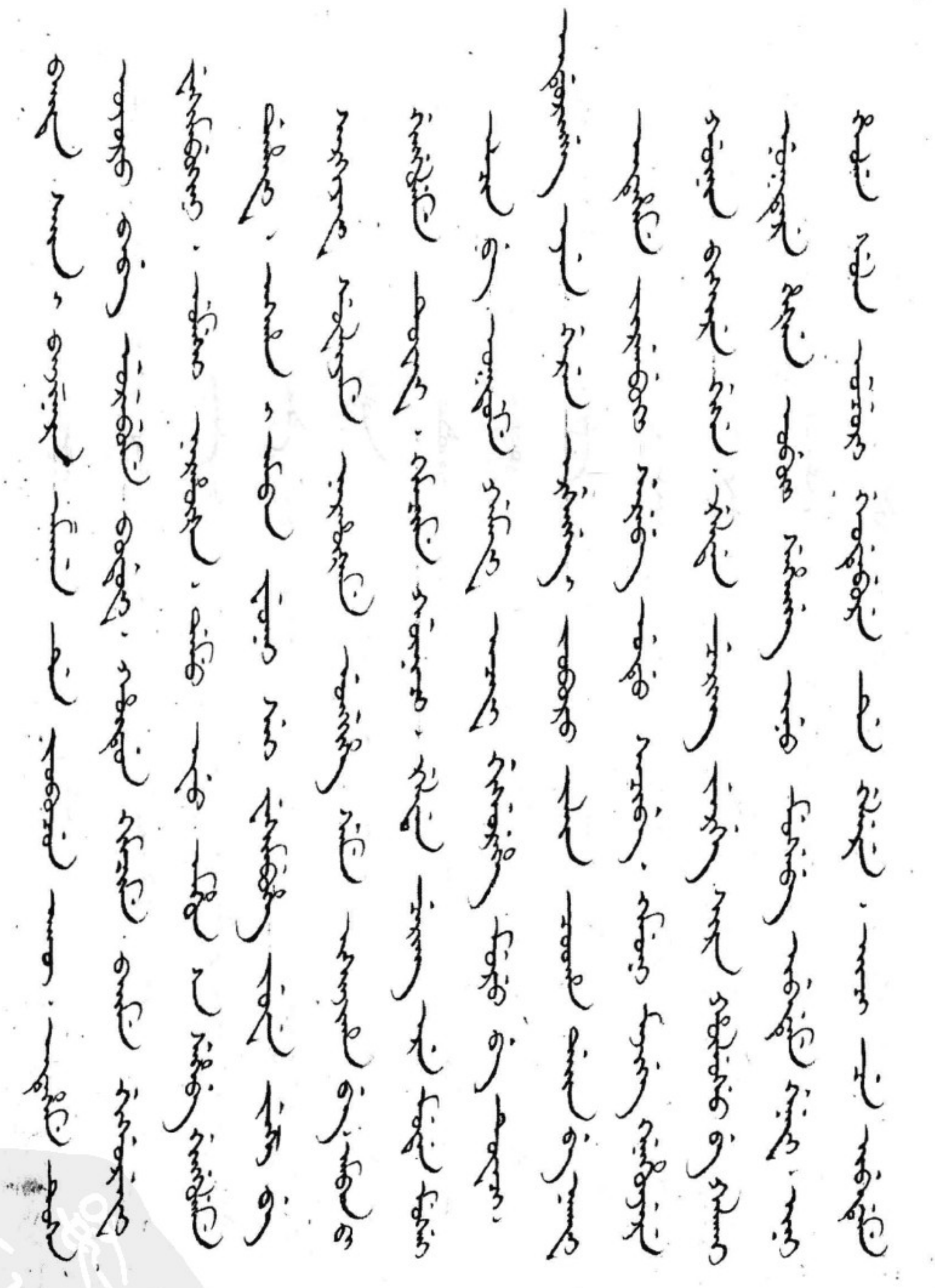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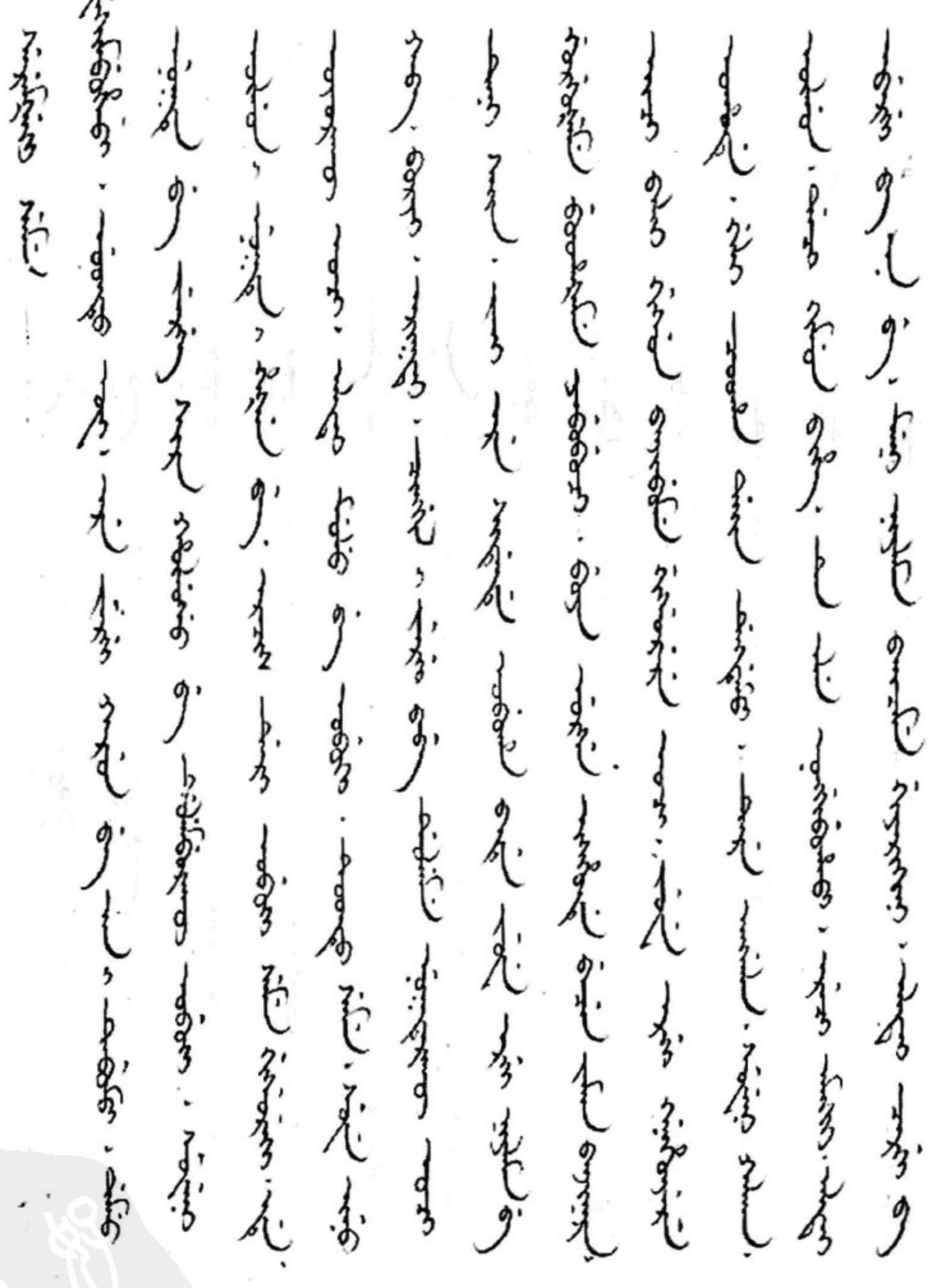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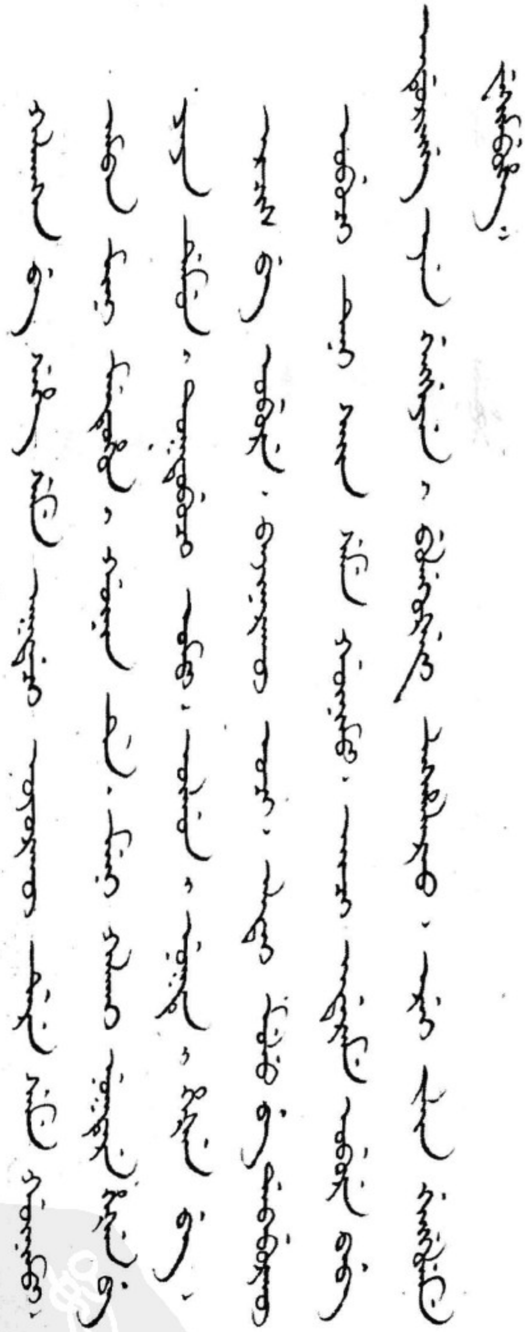
023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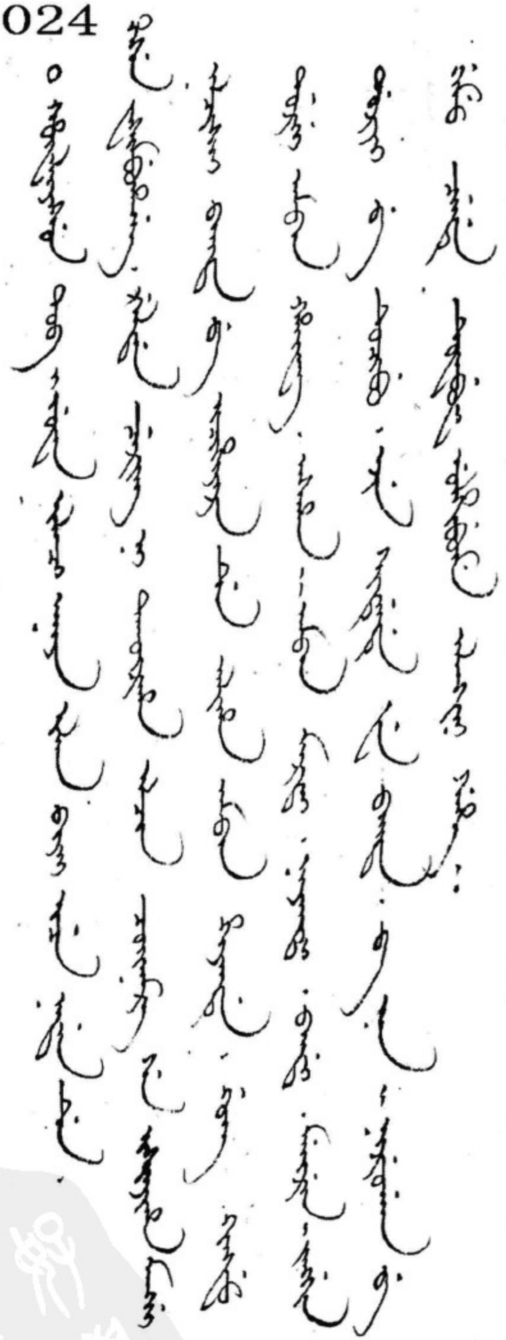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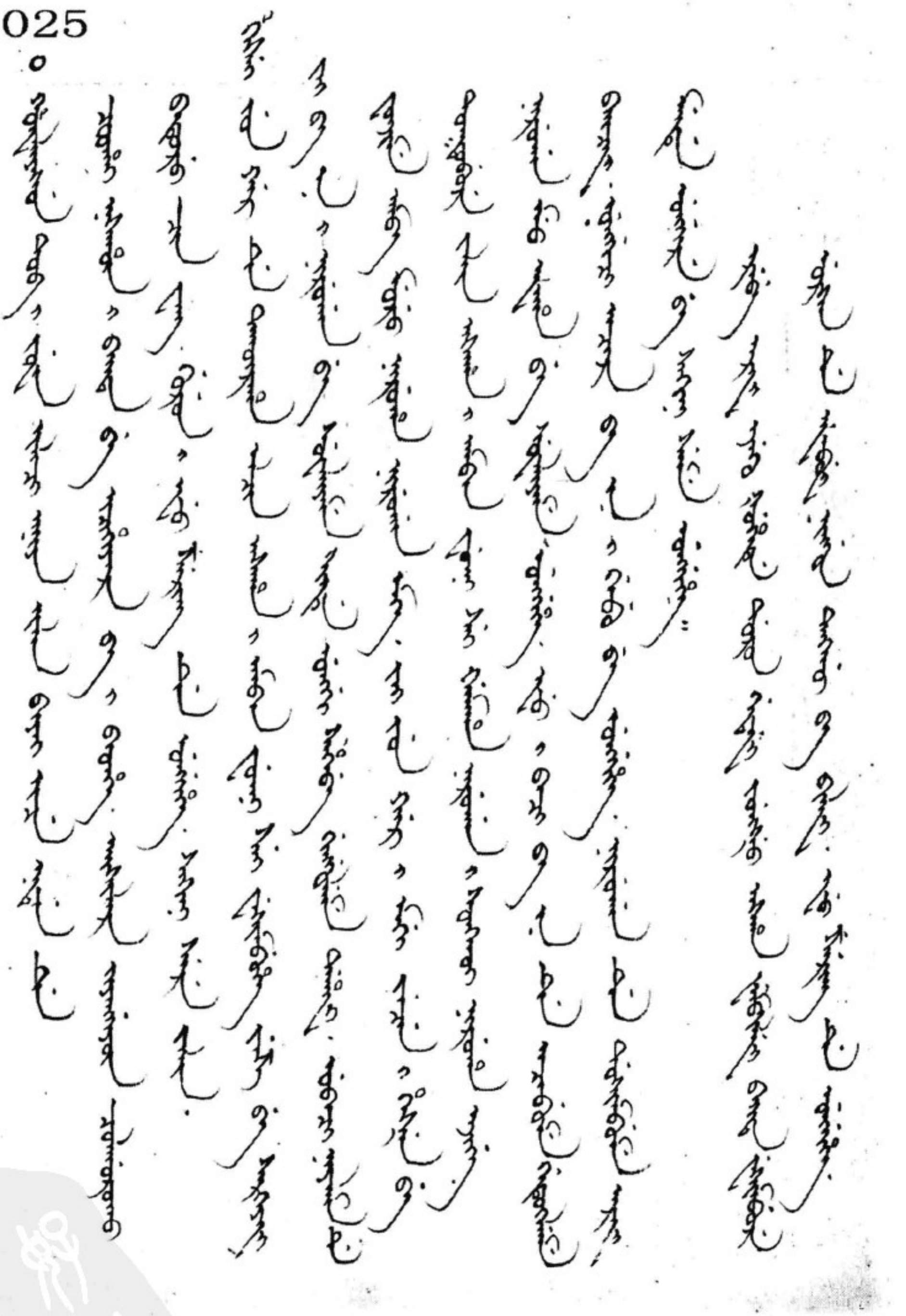


PDG

024



0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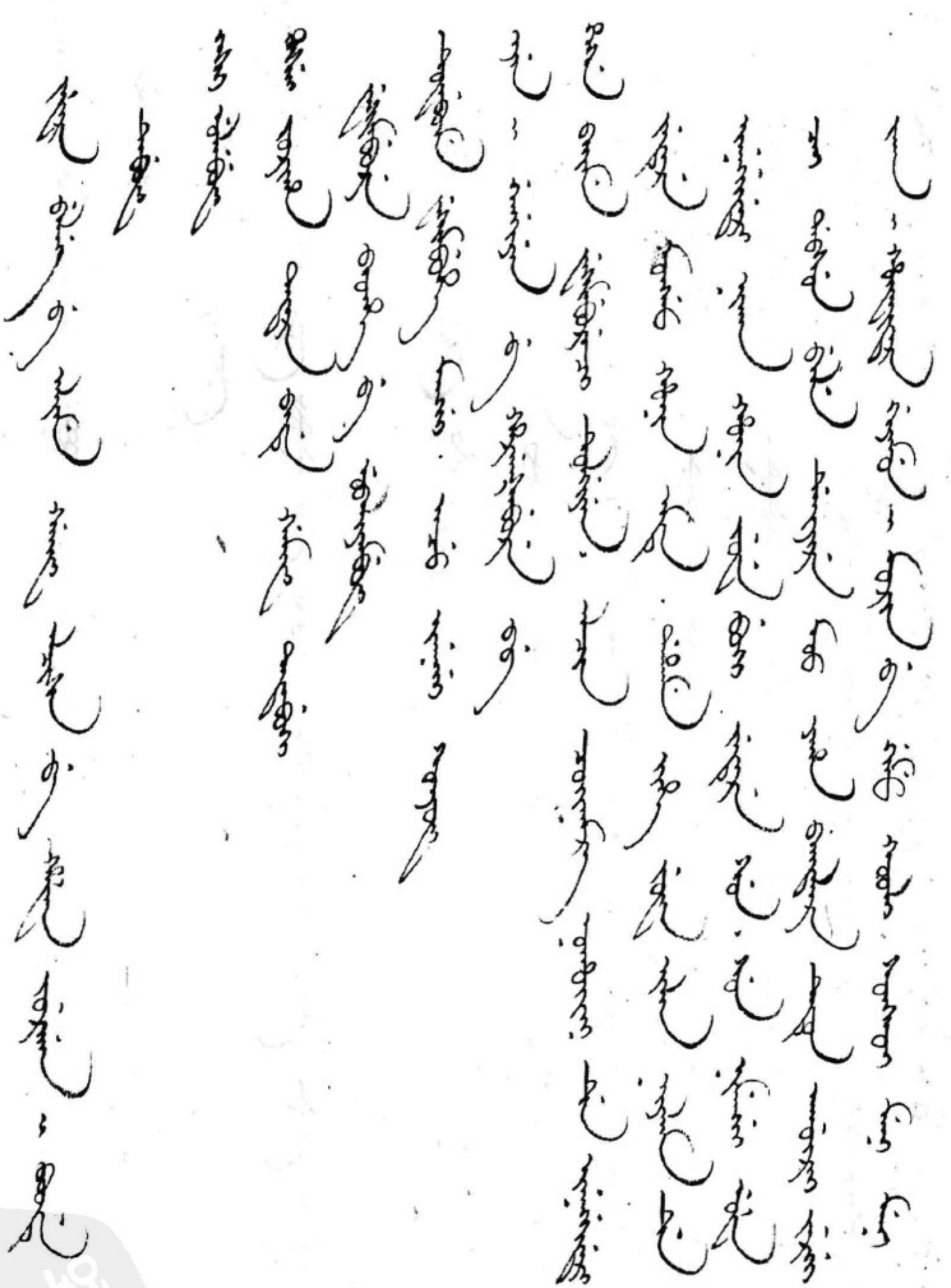


[illegible]

026

[illegibl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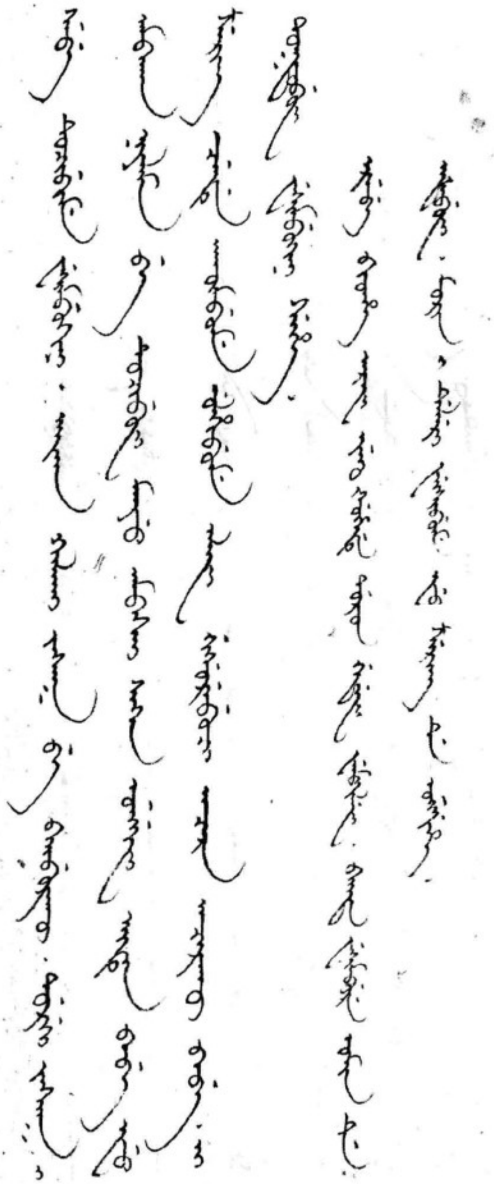
[illegible]

PDG

PDG

0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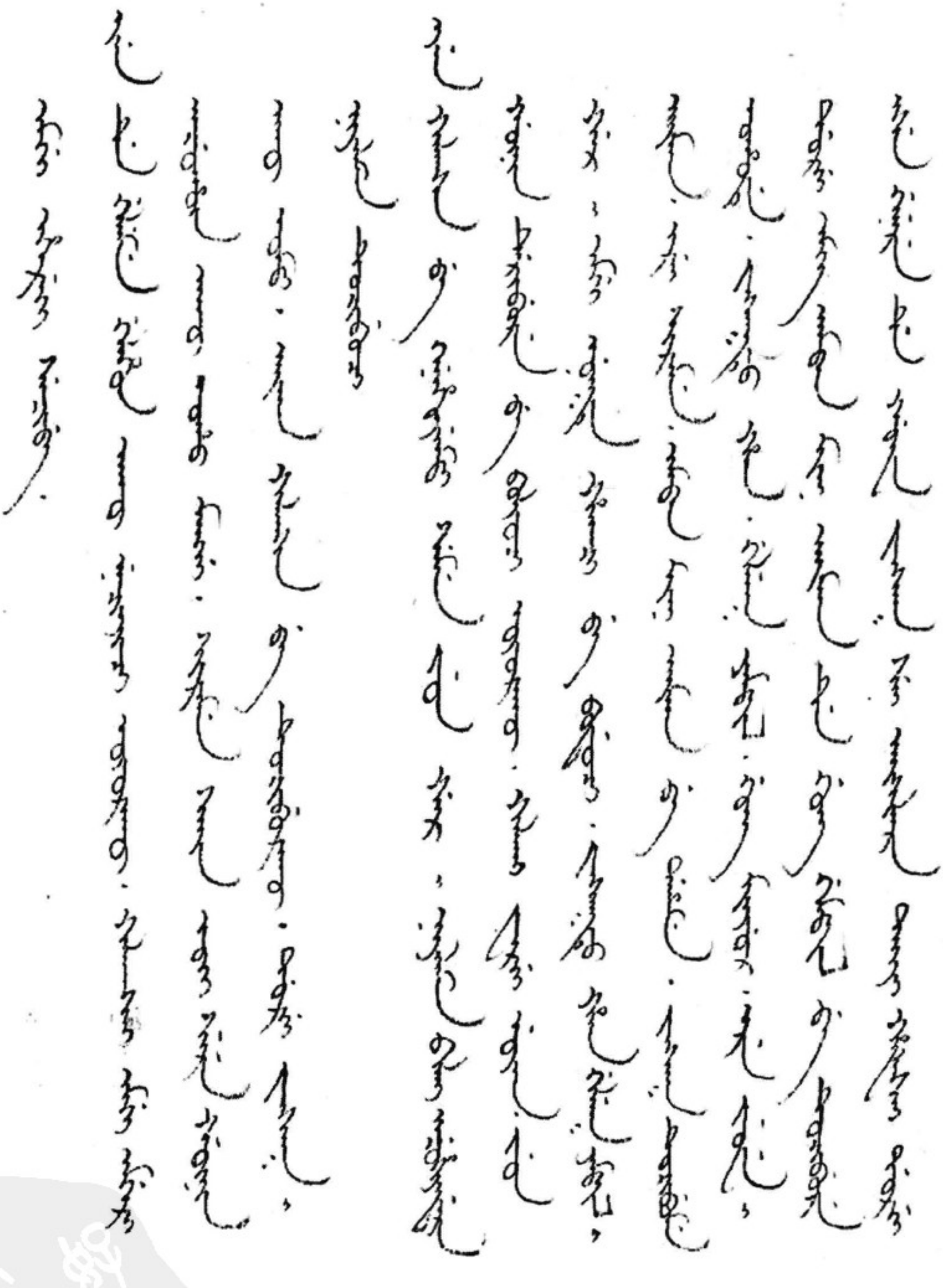
[illegible]



028

[illegible]

PDG



PDG

[illegible]

029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030

[illegibl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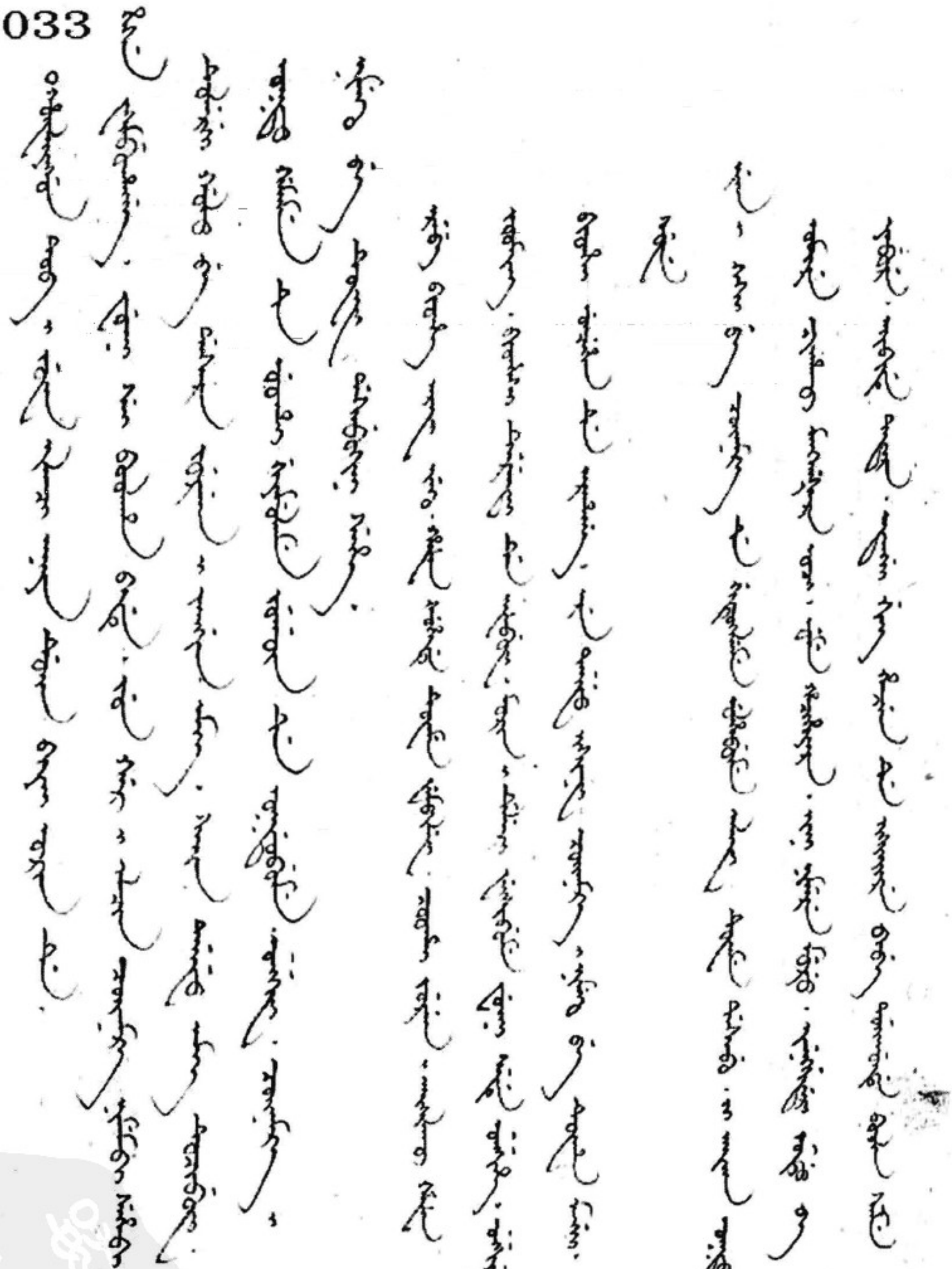
0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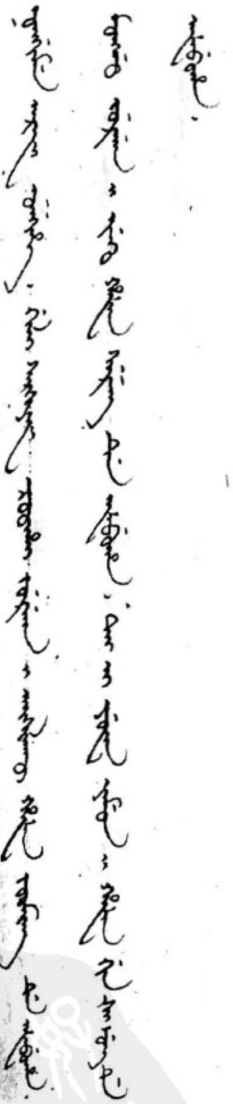
[illegible]

0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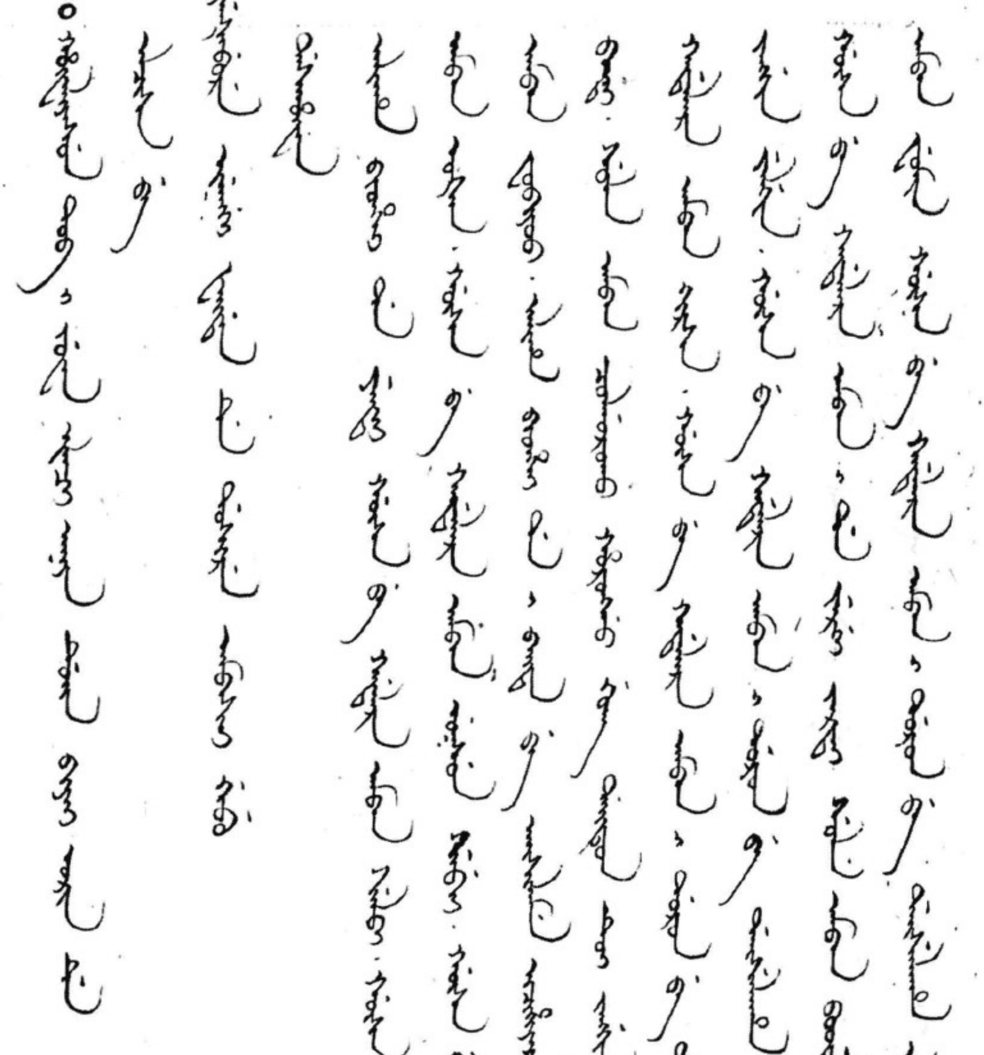
[illegible]

0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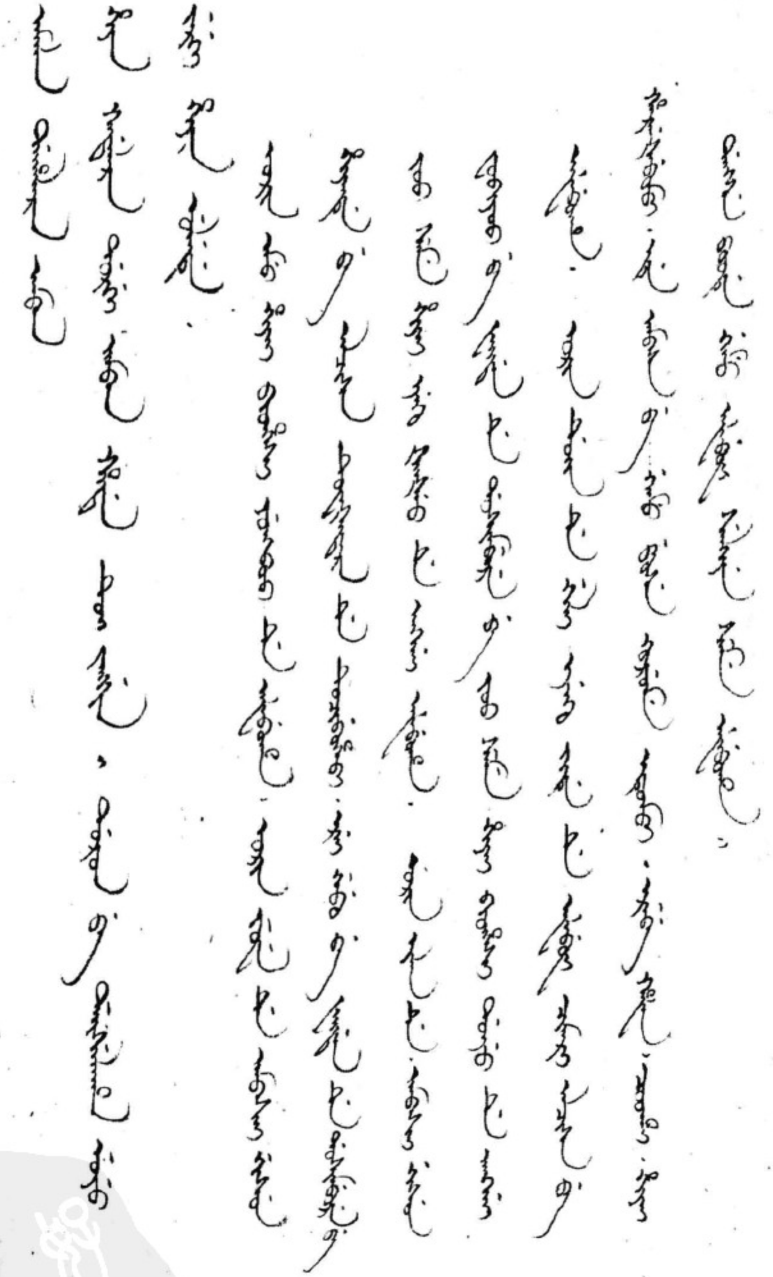
034



PDG

52

PDG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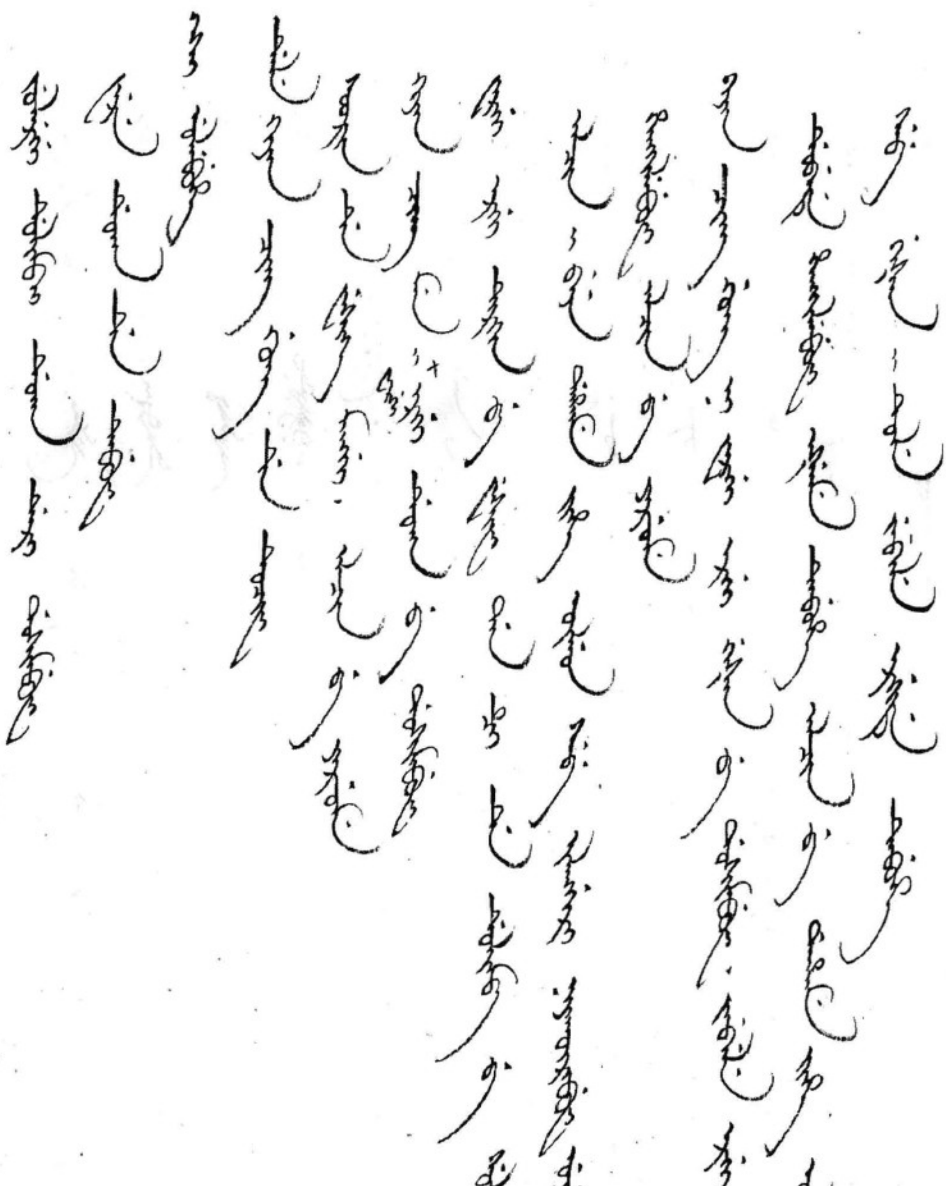
035

[illegible]

0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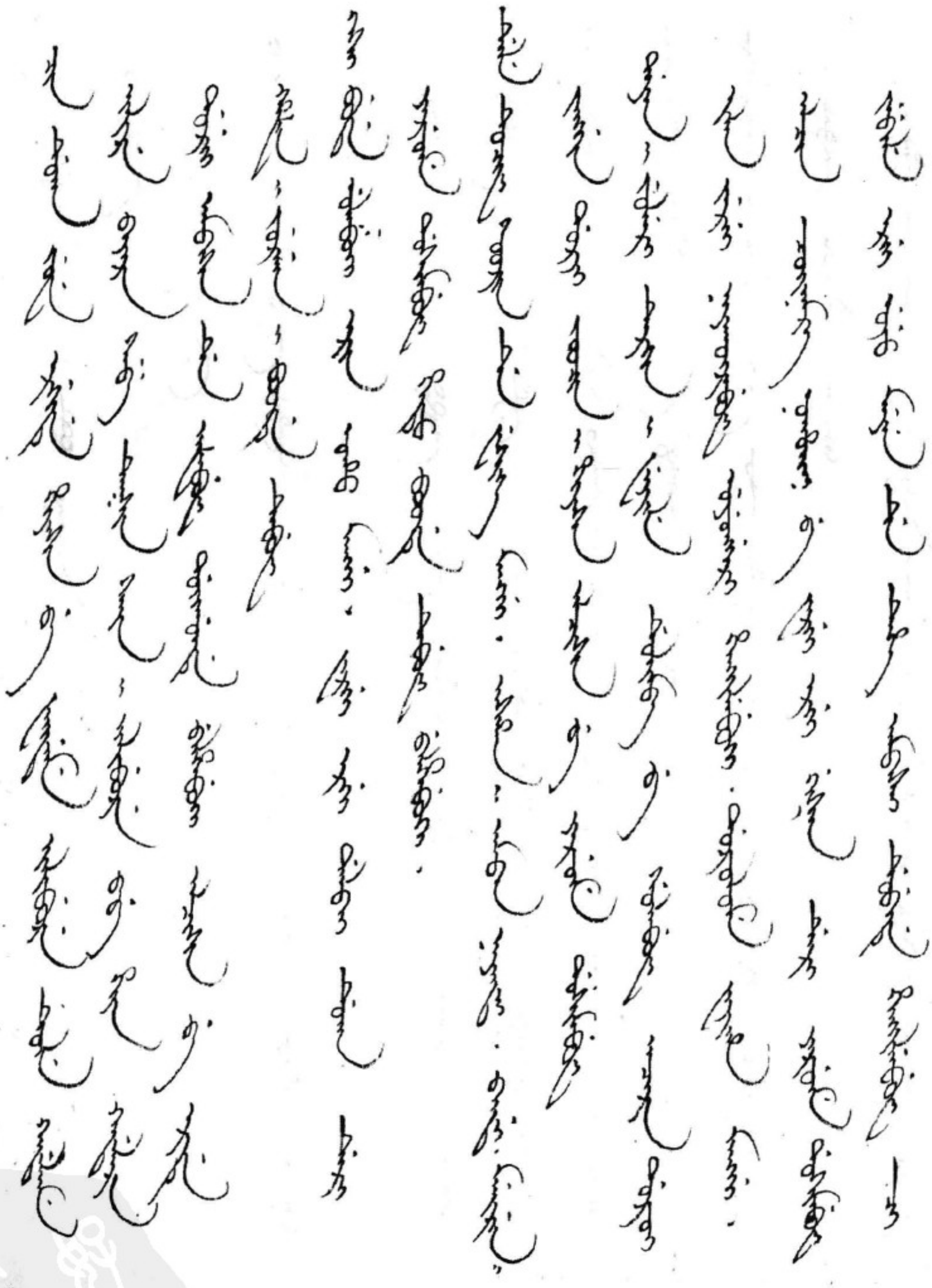
037

[illegible]



[illegible]

PDG



0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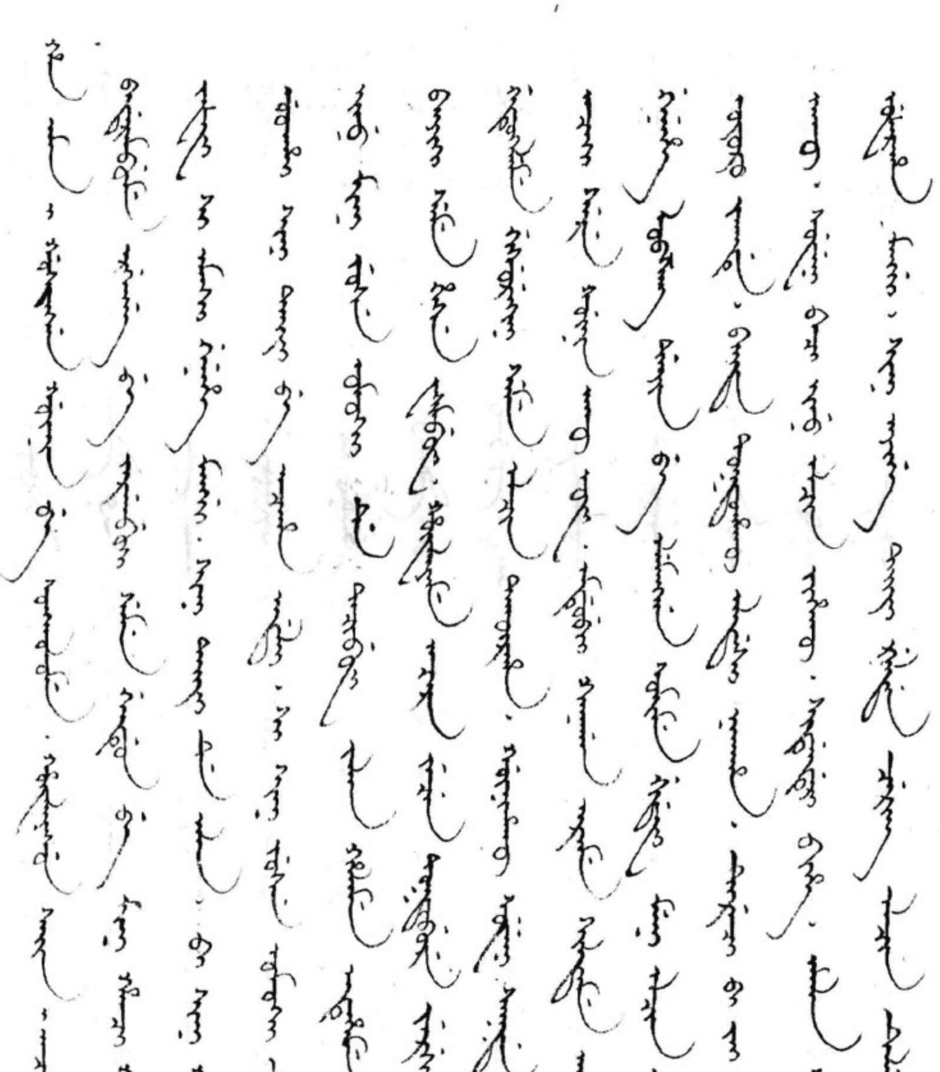
[illegible]

0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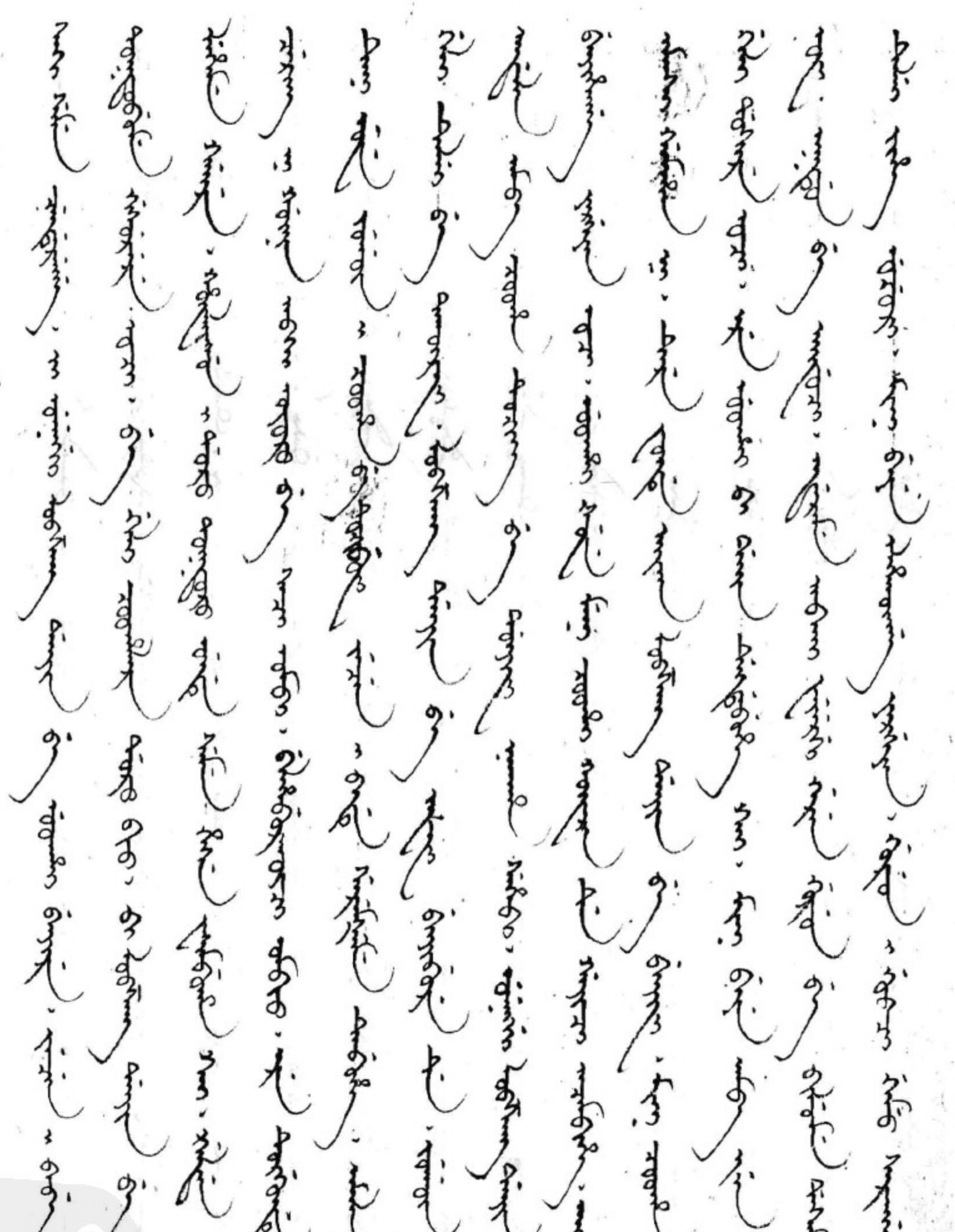
[illegible]

PDG

[illegible]



PDG



PDG

[illegible]

PDG

[illegible]

040

[illegible]

PDG

[illegibl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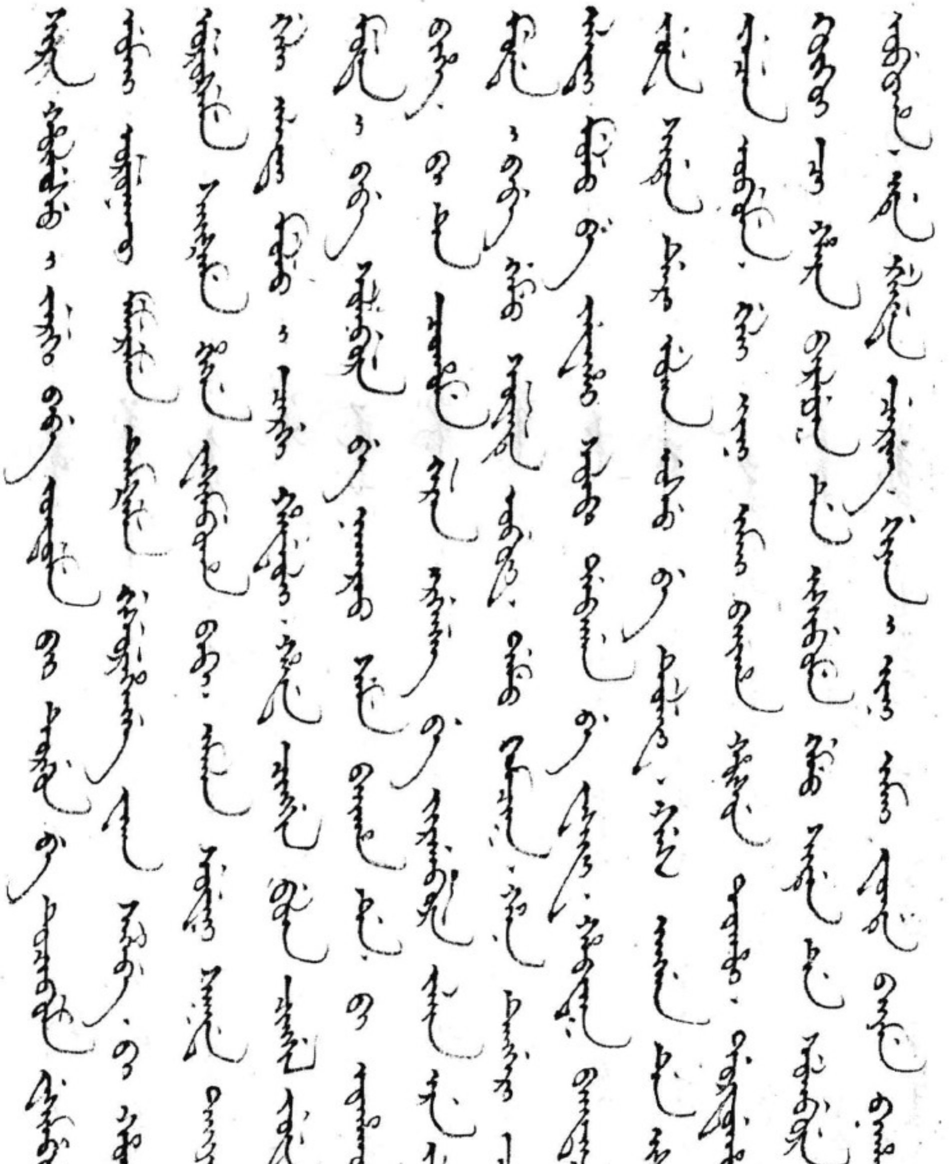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PDG

[illegibl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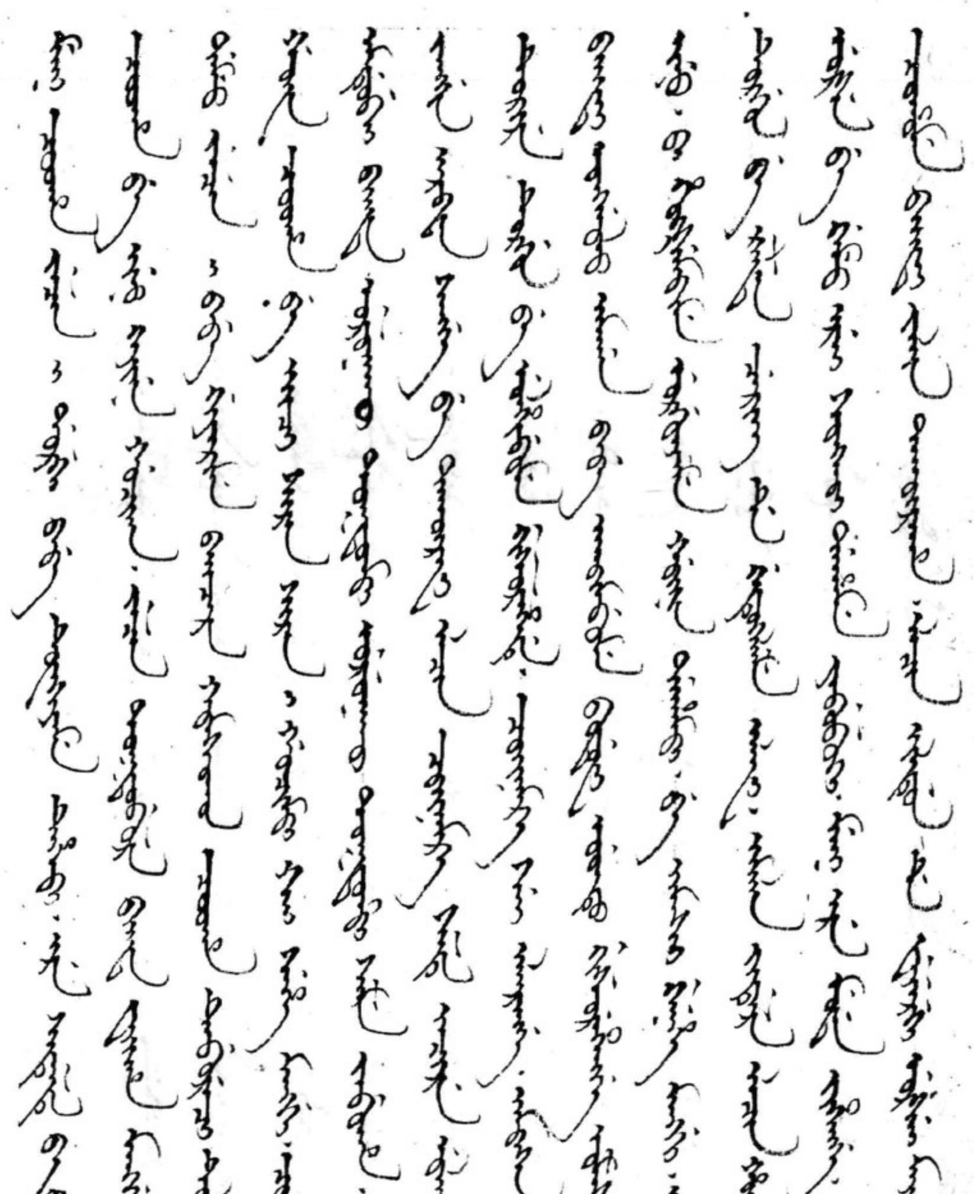
[illegible]

PDG

PDG

PDG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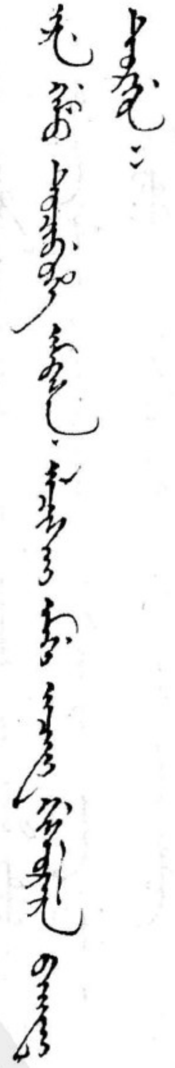
PDG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PDG



041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042

[illegible]

[illegible]

ᡝᡵᡝ ᠵᠠᠯᡳᠨ ᡤᡳᠩᡤᡠᠯᡝᠮᡝ ᠸᡝᠰᡳᠮᠪᡠᡥᡝ᠉

043

[illegible]

[illegible]

044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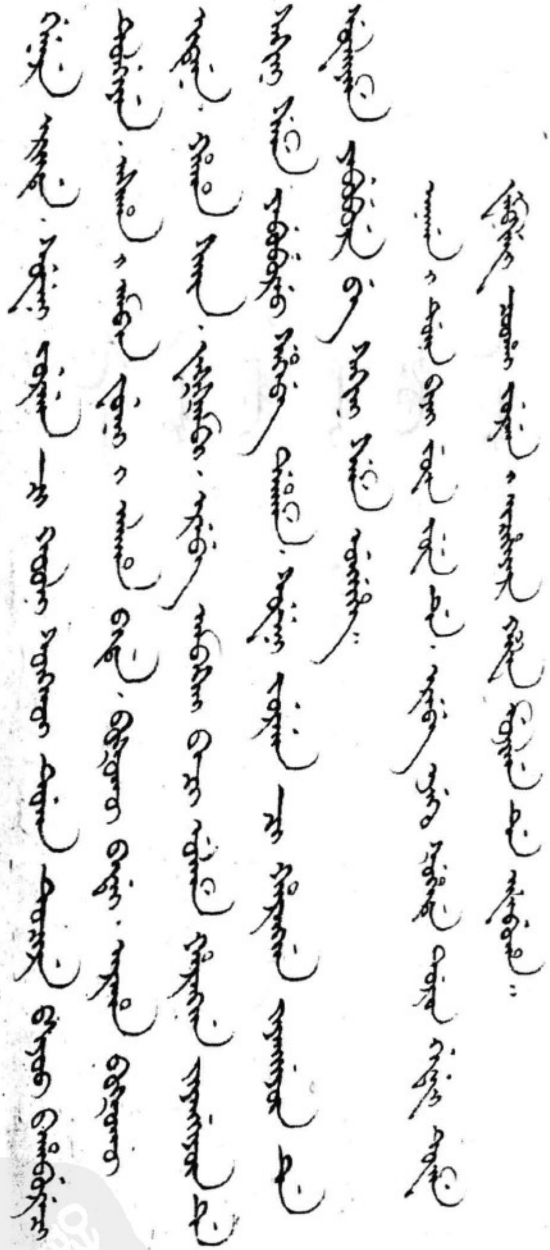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045

[illegible]



046

○

0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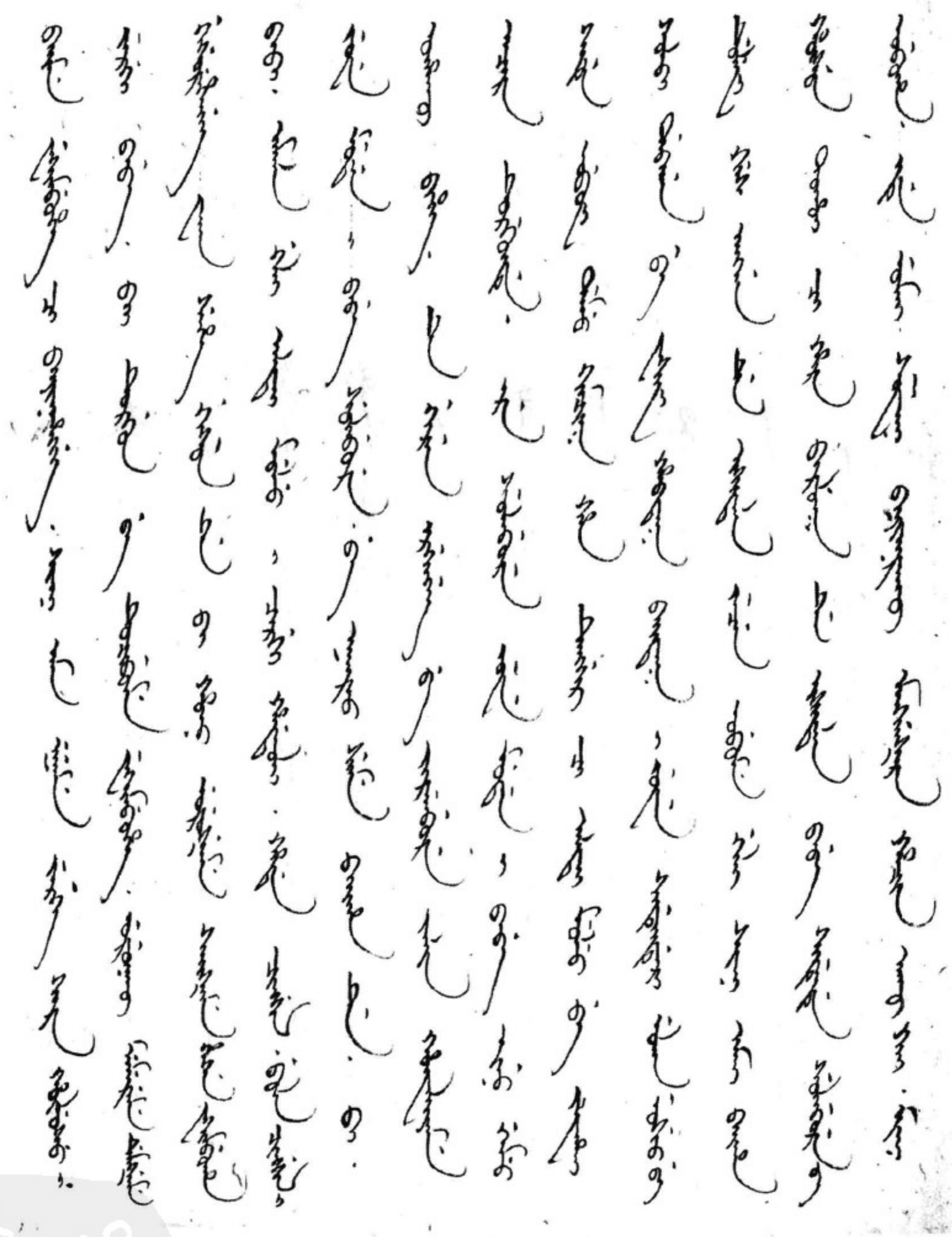
[illegible]

PDG

PDG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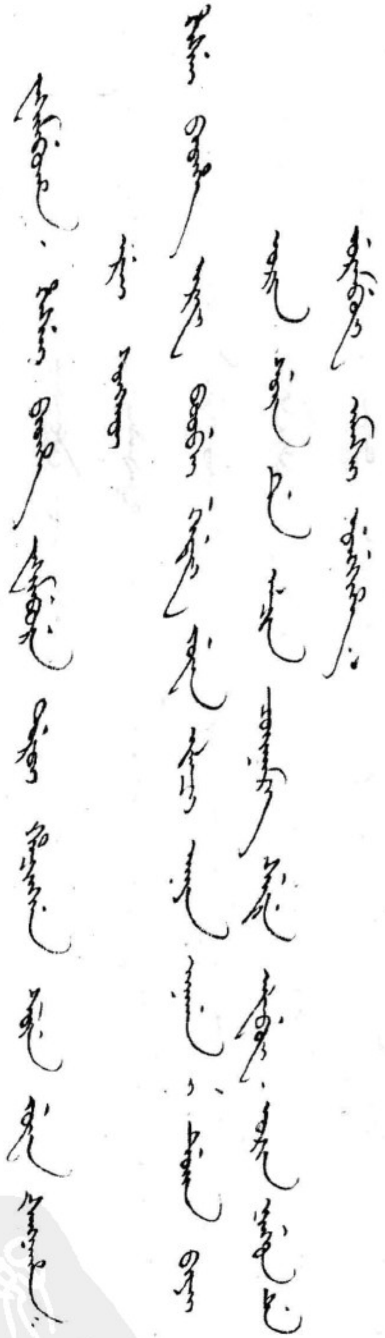
PDG



PDG

[illegible]

PDG



048

○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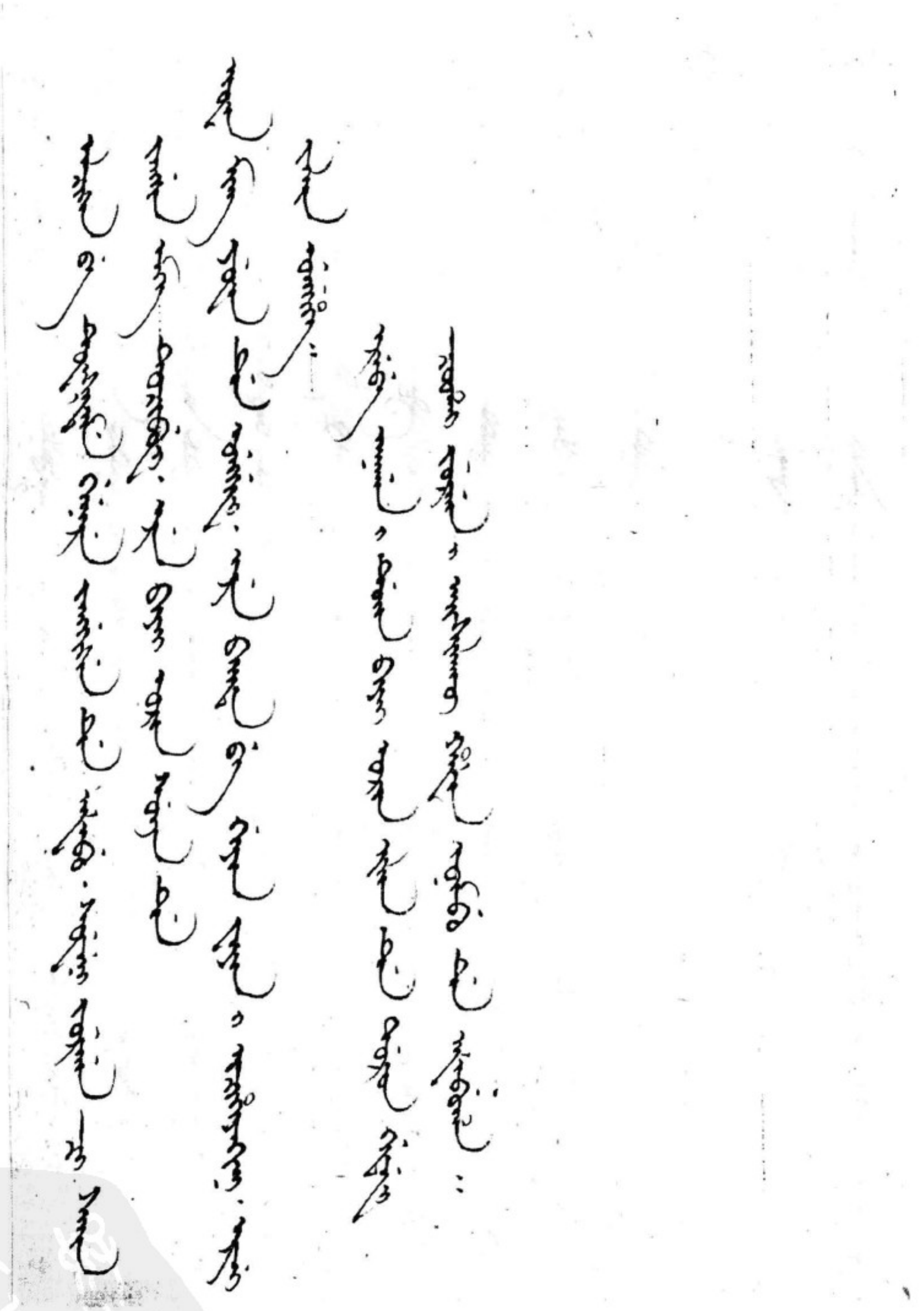
[illegible]

[illegible]

049

[illegible]

050



051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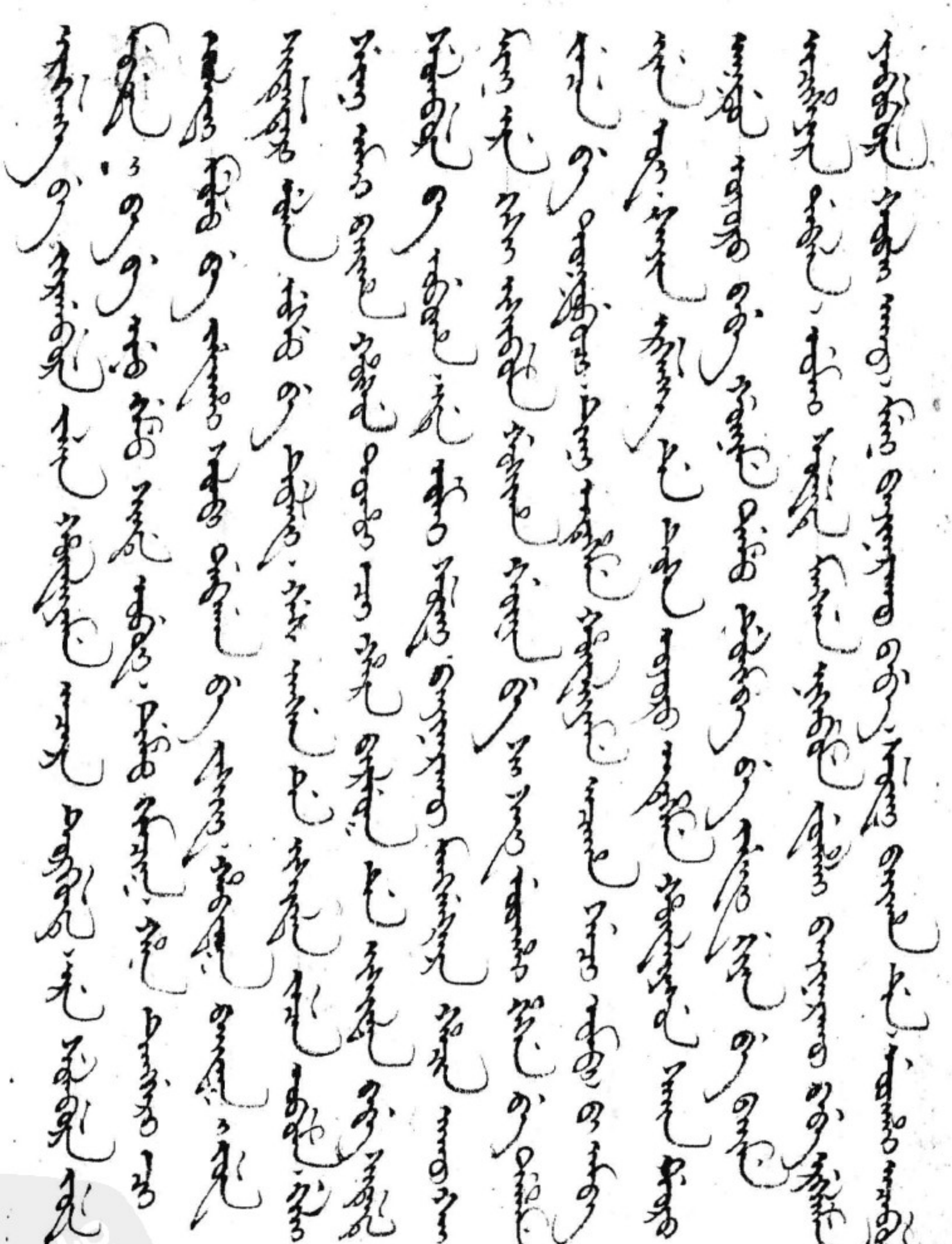
PDG

PDG

[illegibl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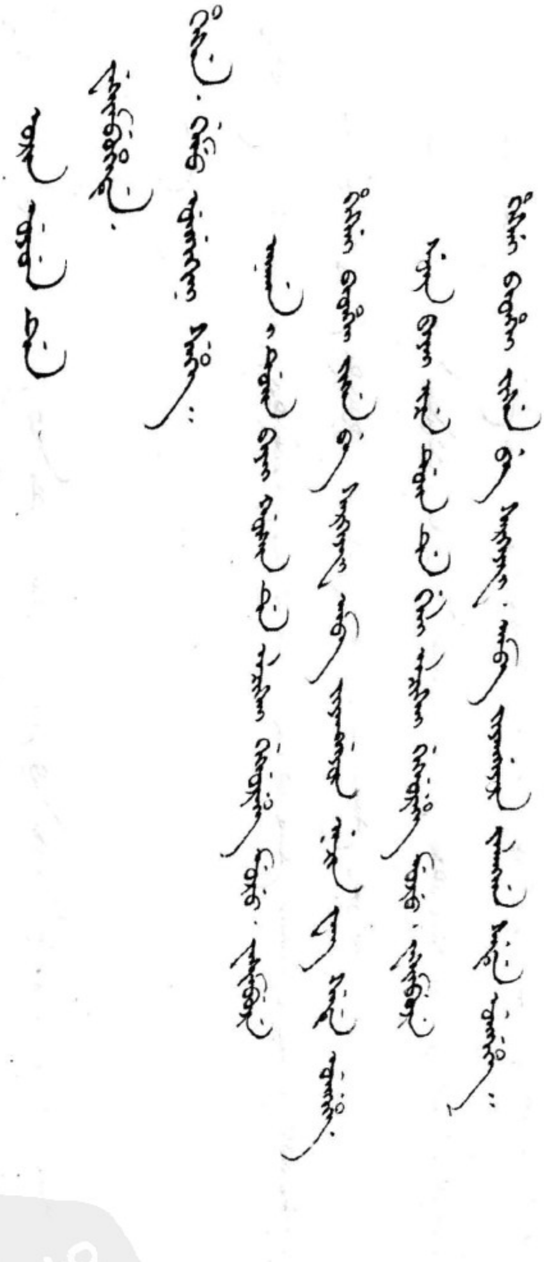
PDG



PDG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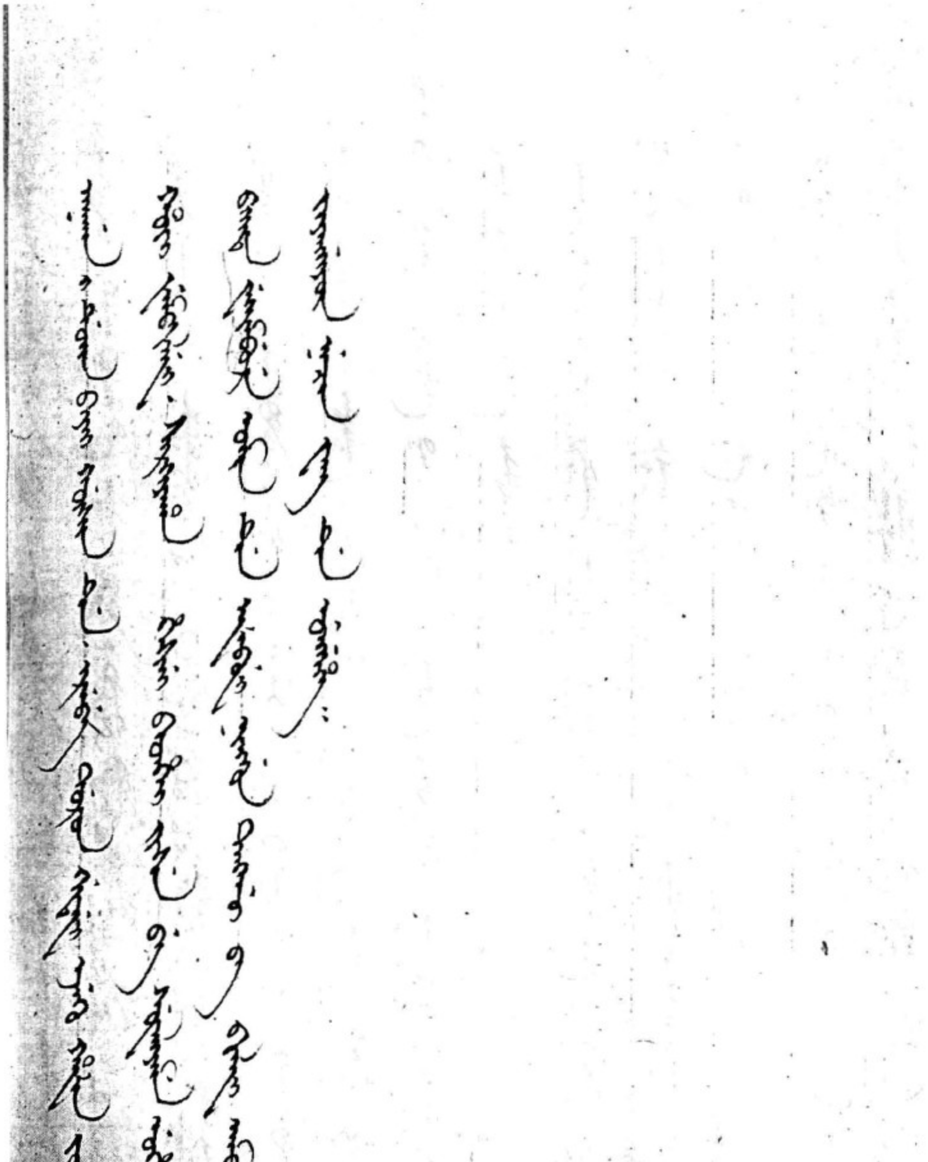
052



053

054

PDG



055

PDG

056

[illegible]

057

[illegible]

0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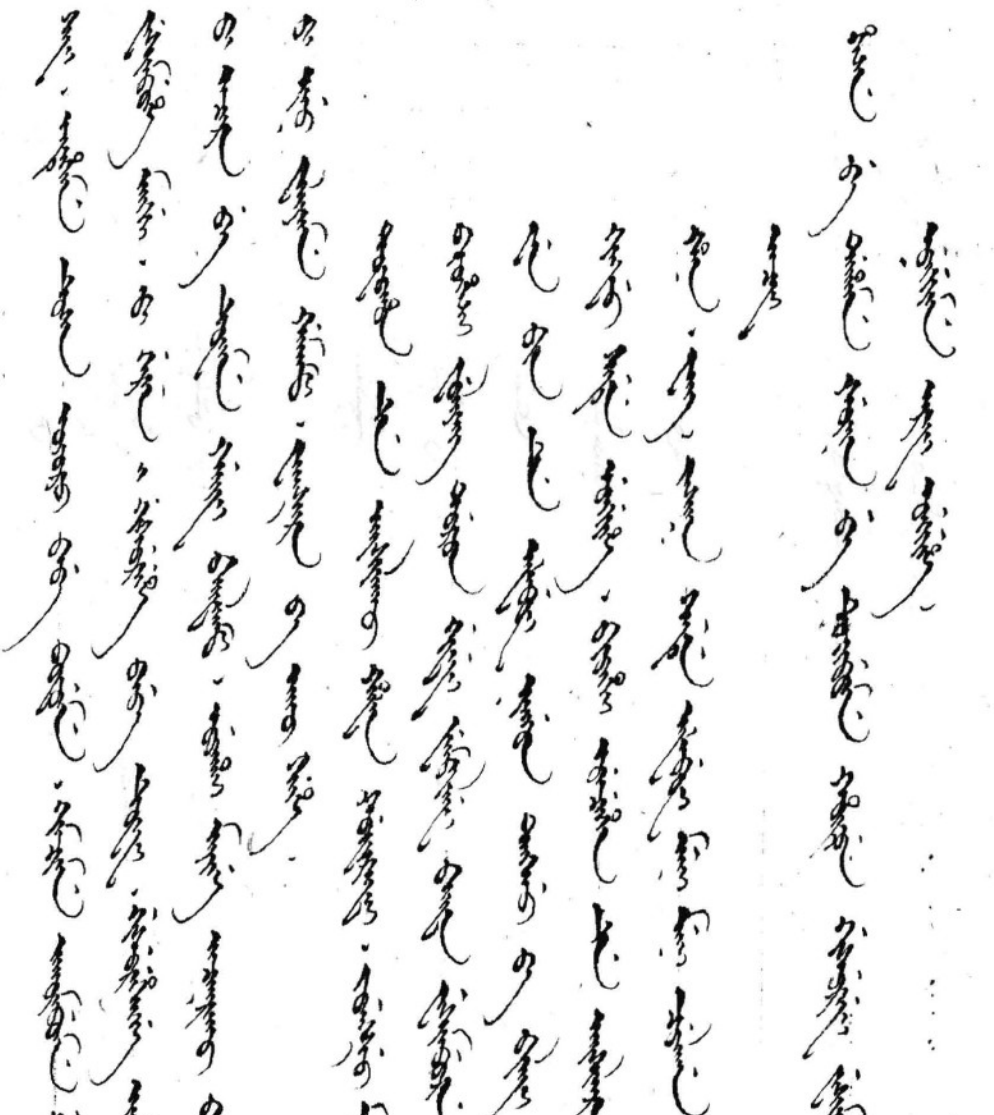
[illegibl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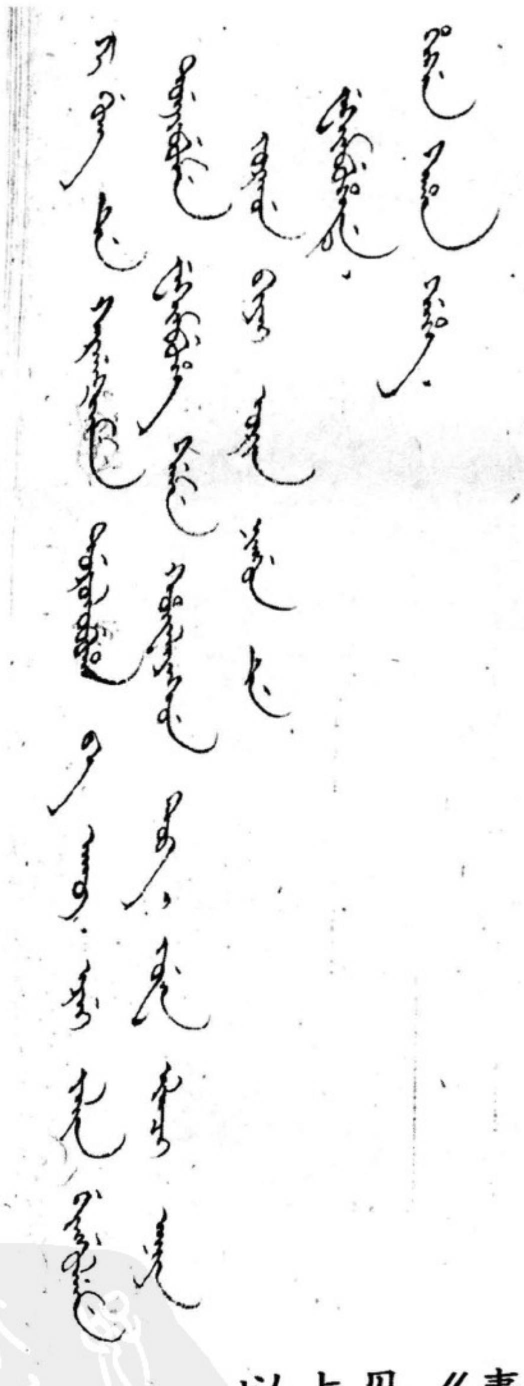
[illegible]

[illegibl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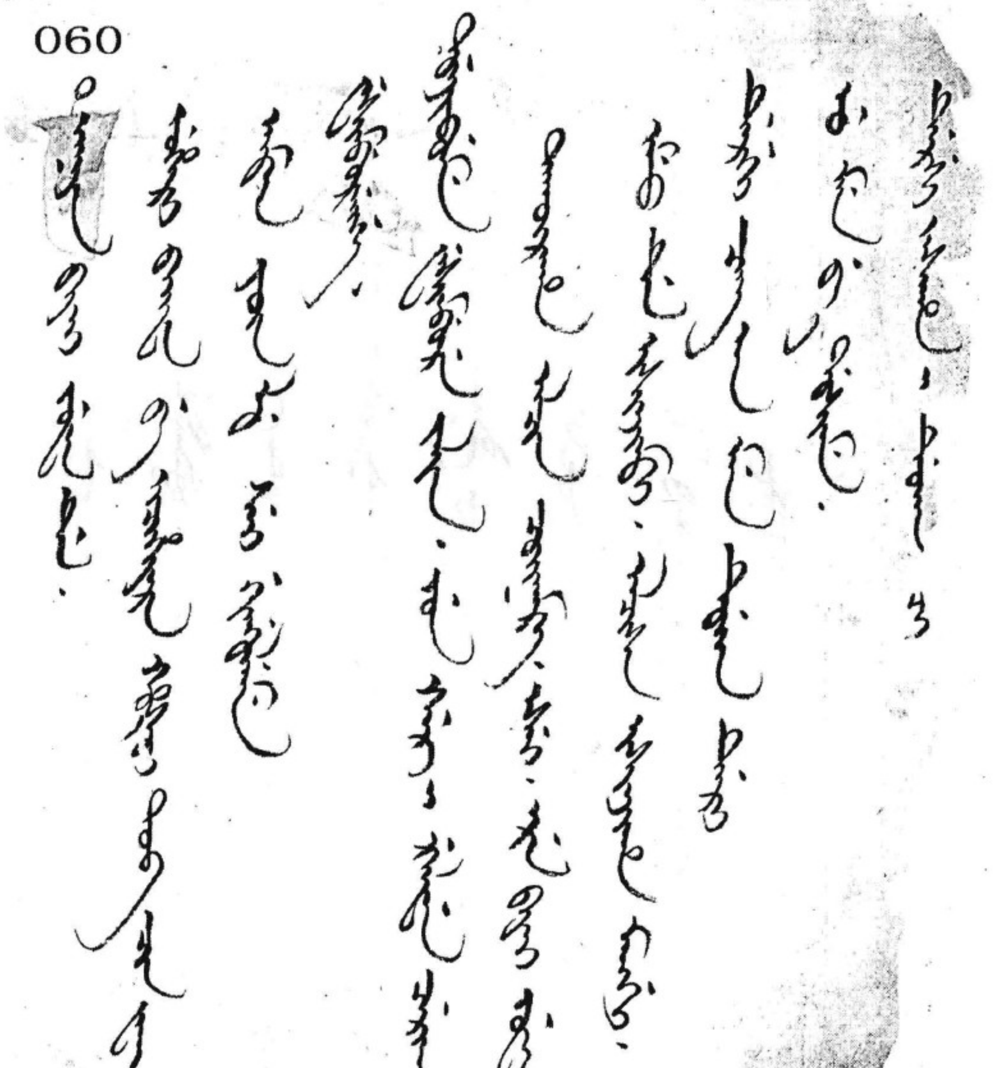
0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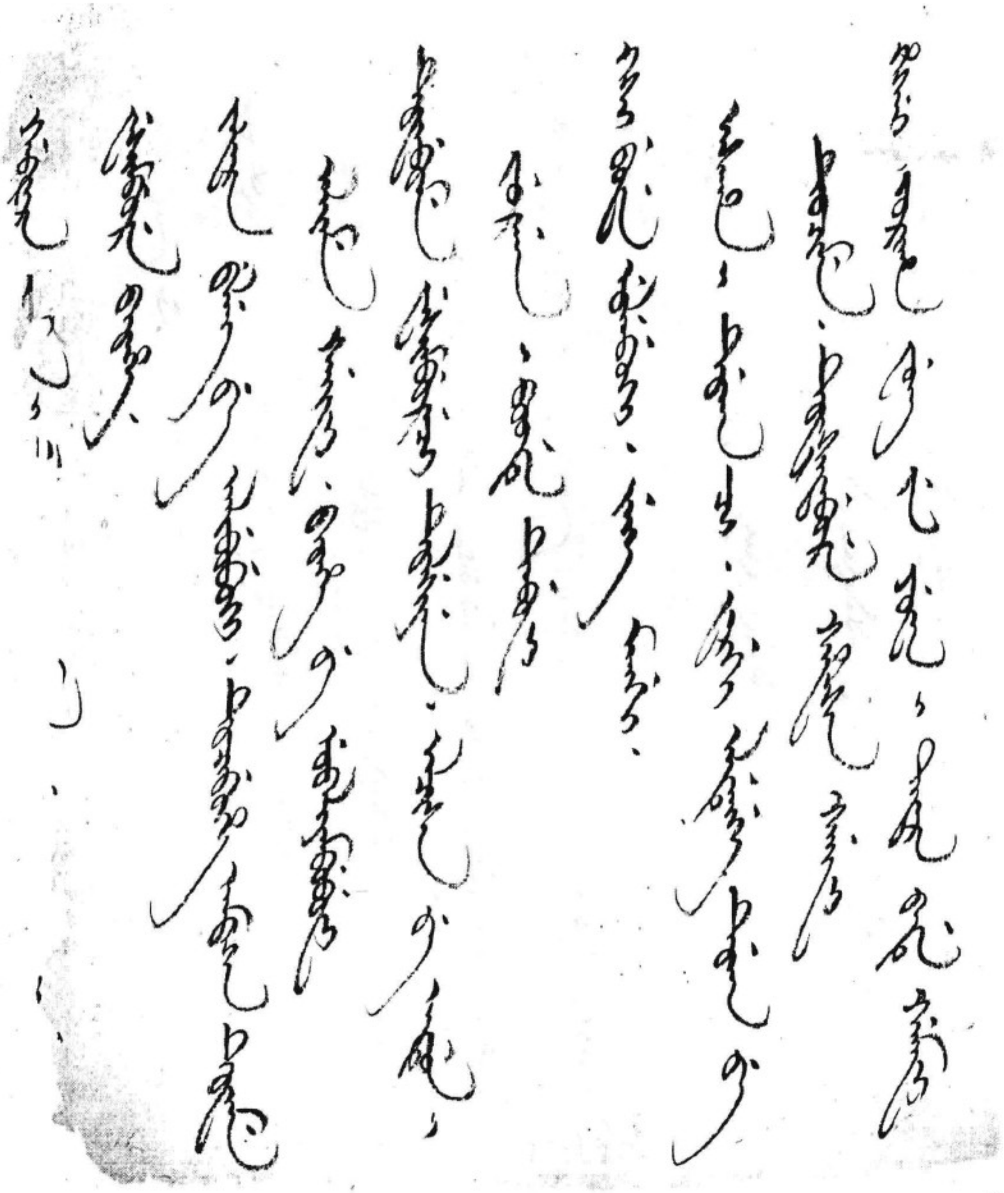
以上见《夷使档》176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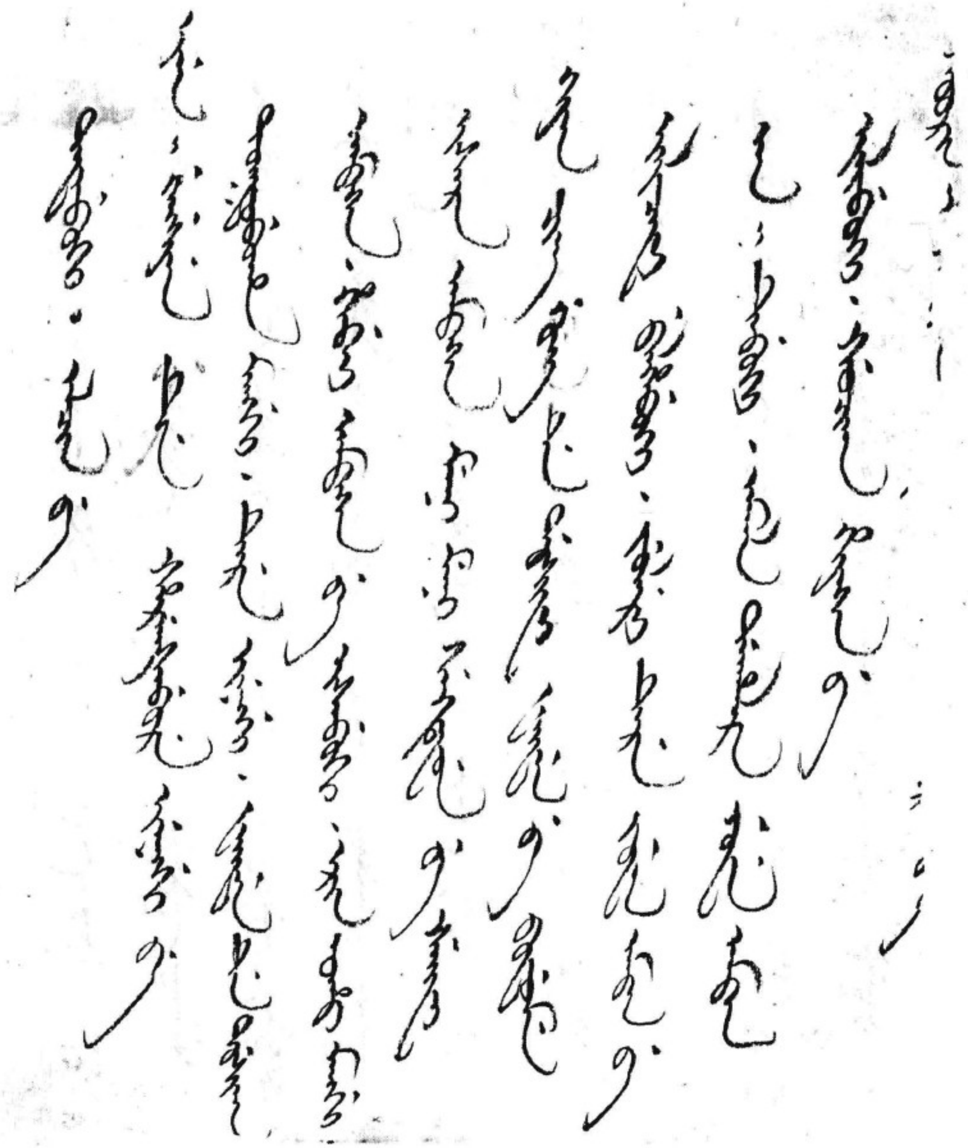
乾隆元年

0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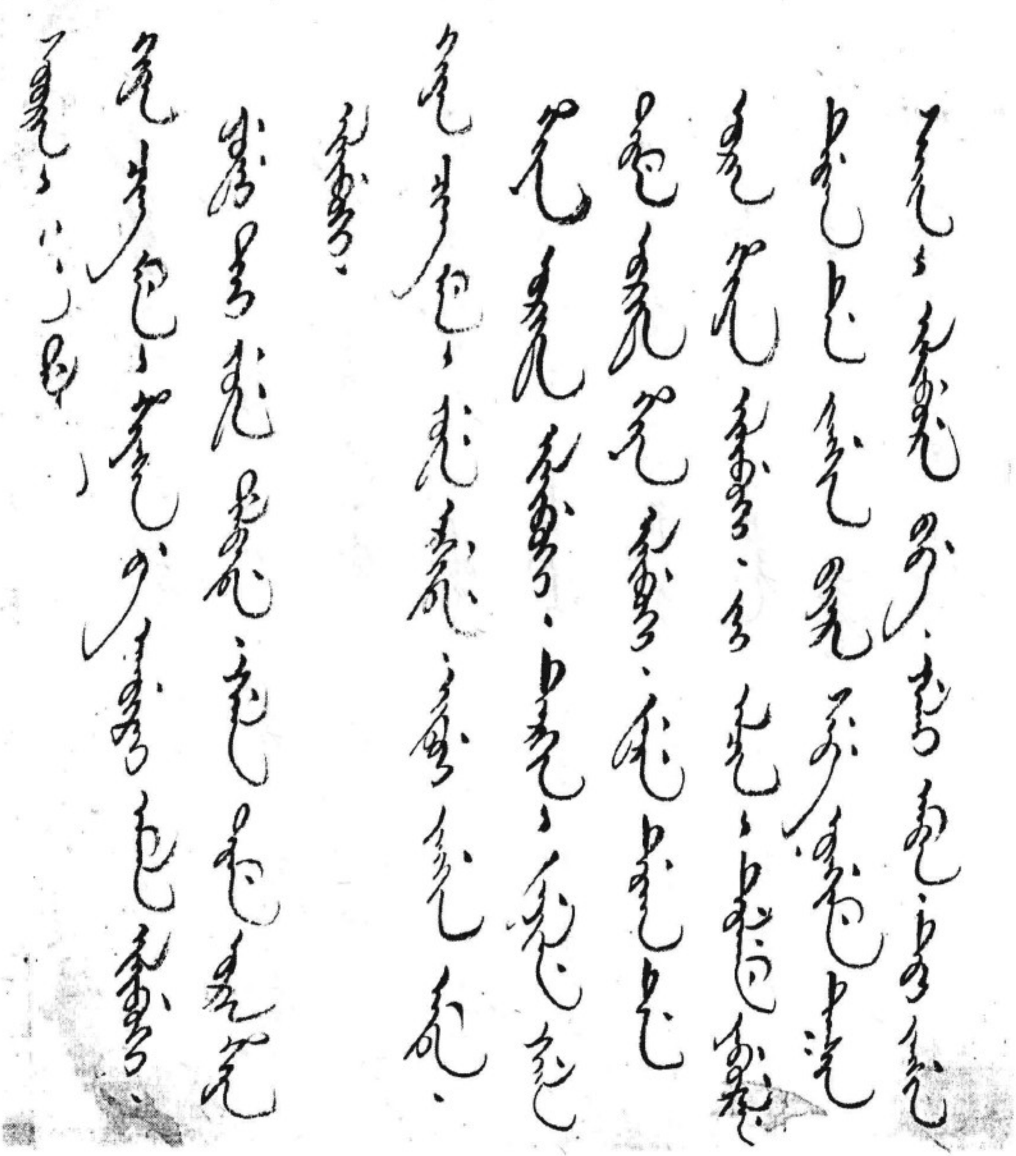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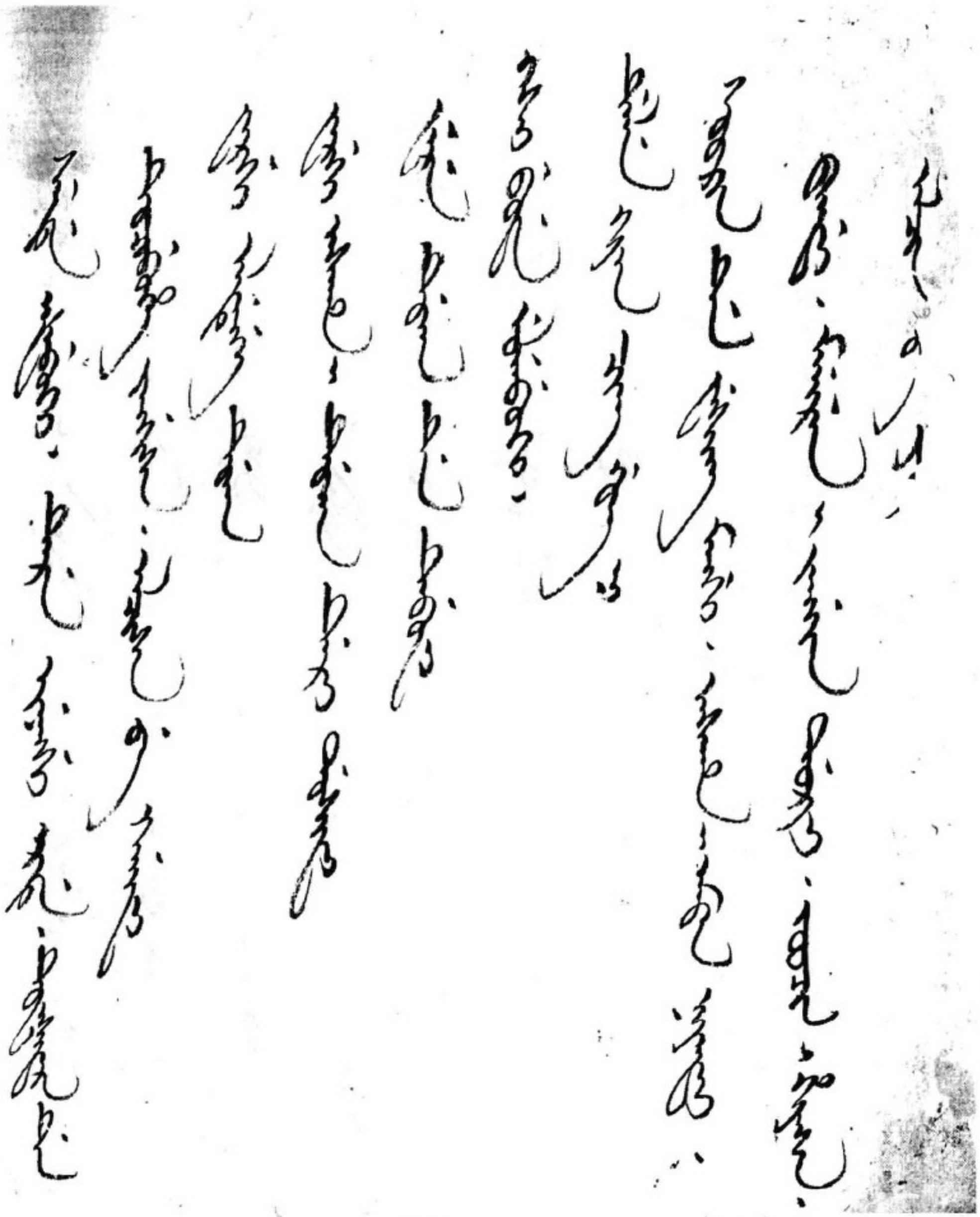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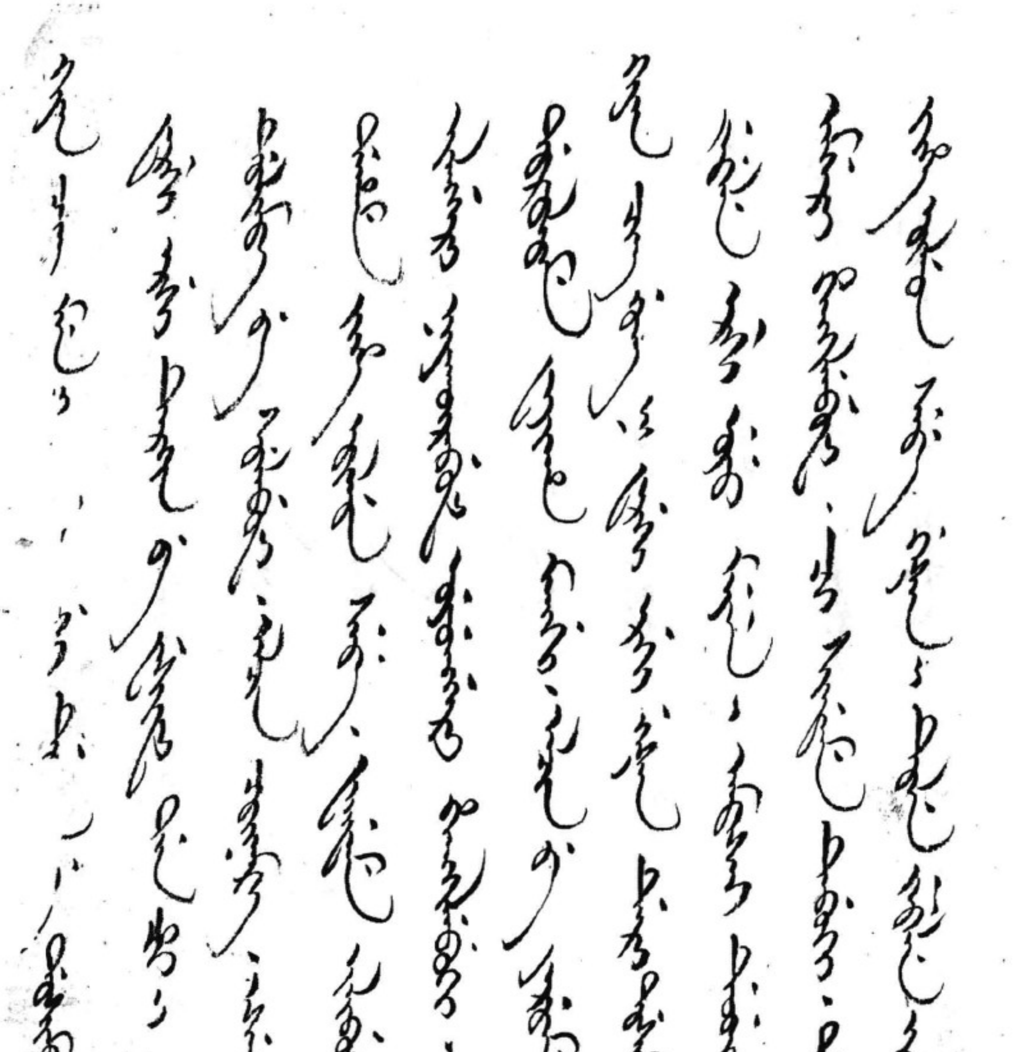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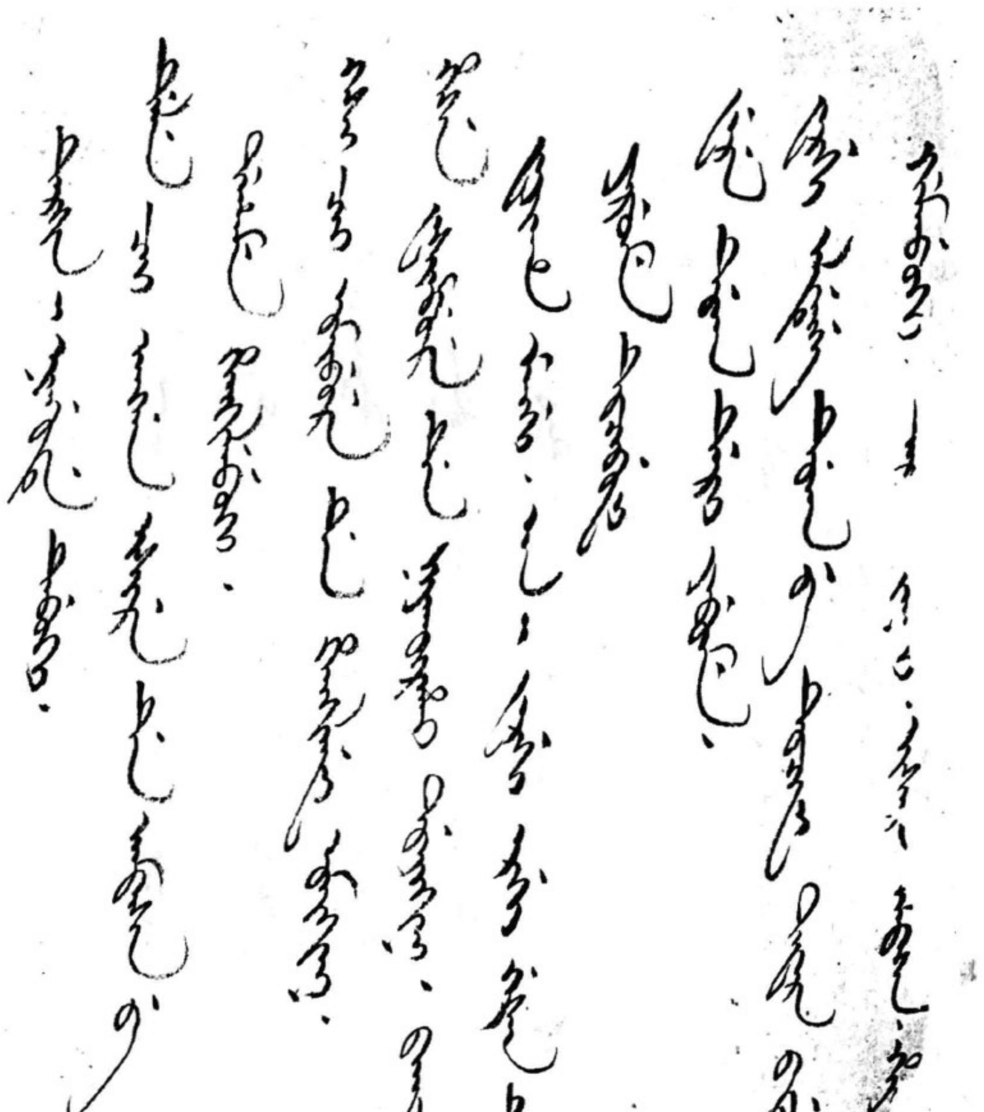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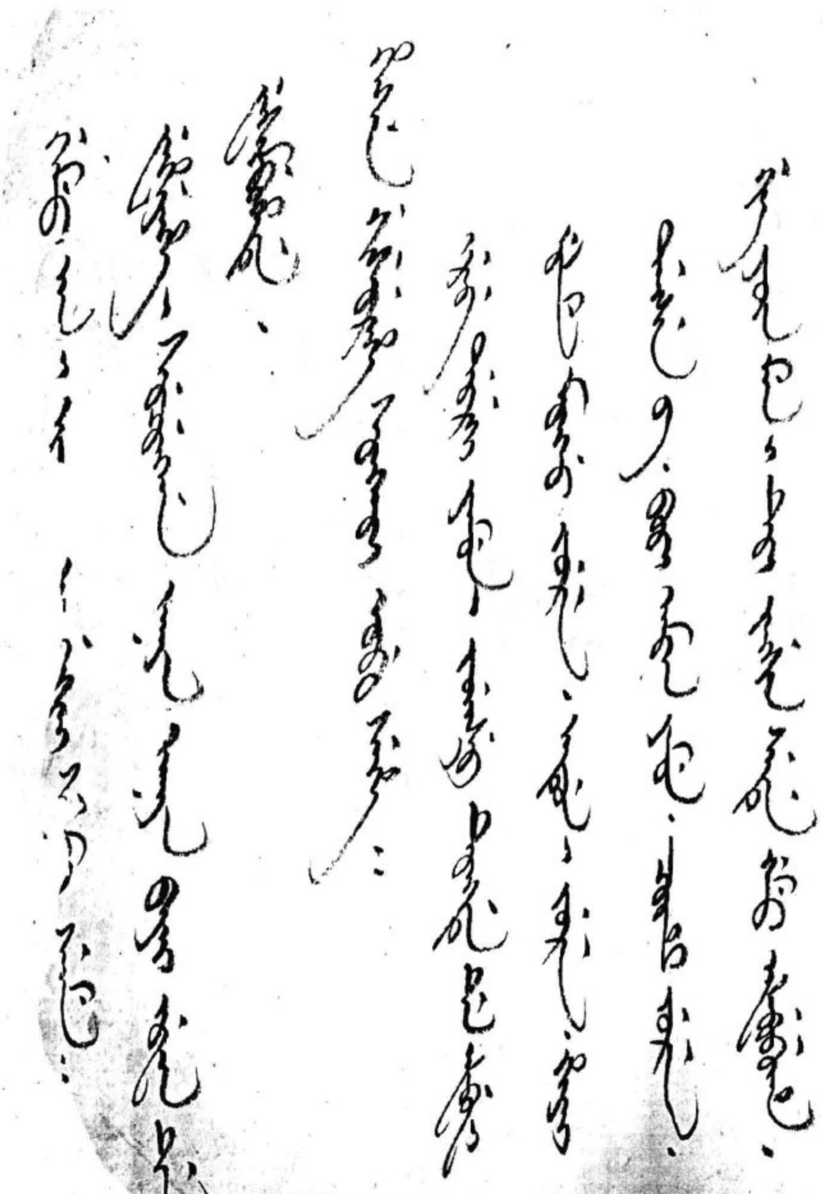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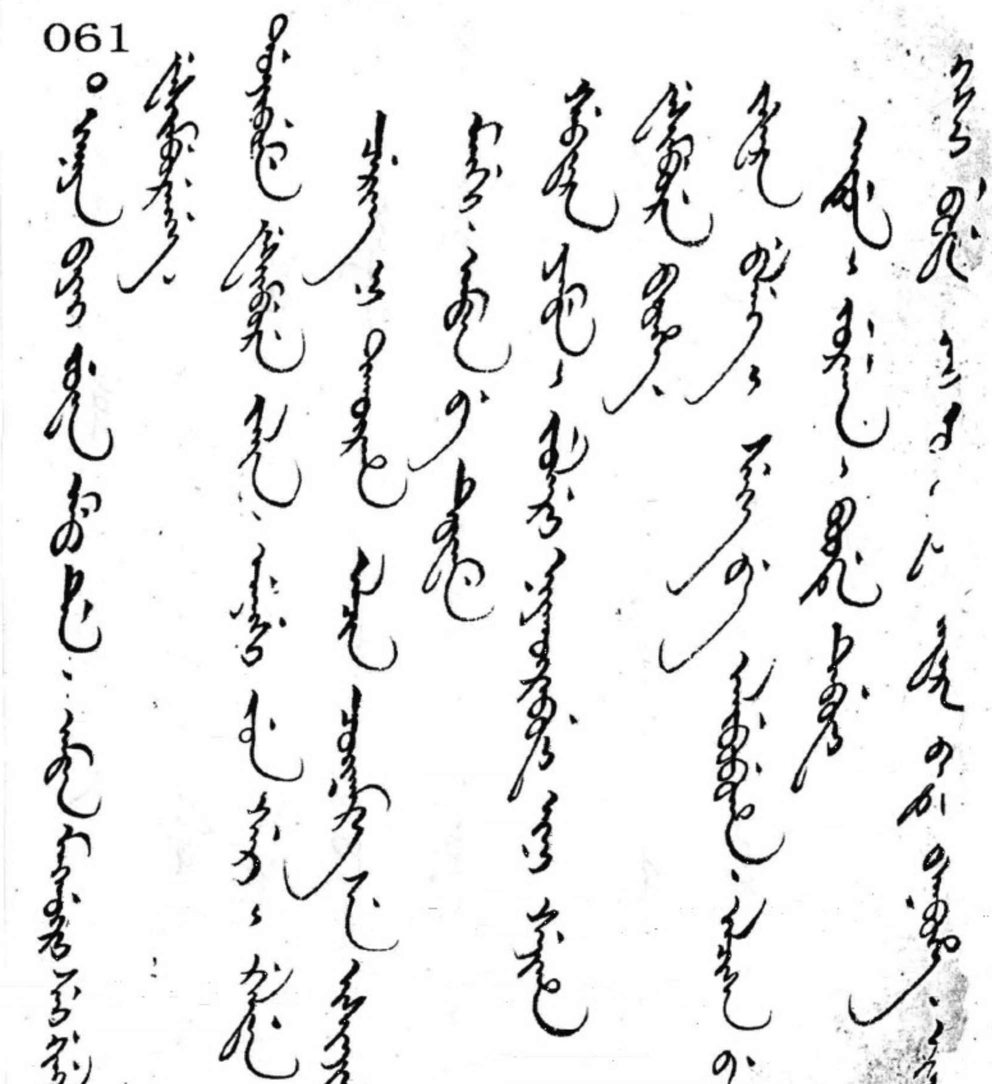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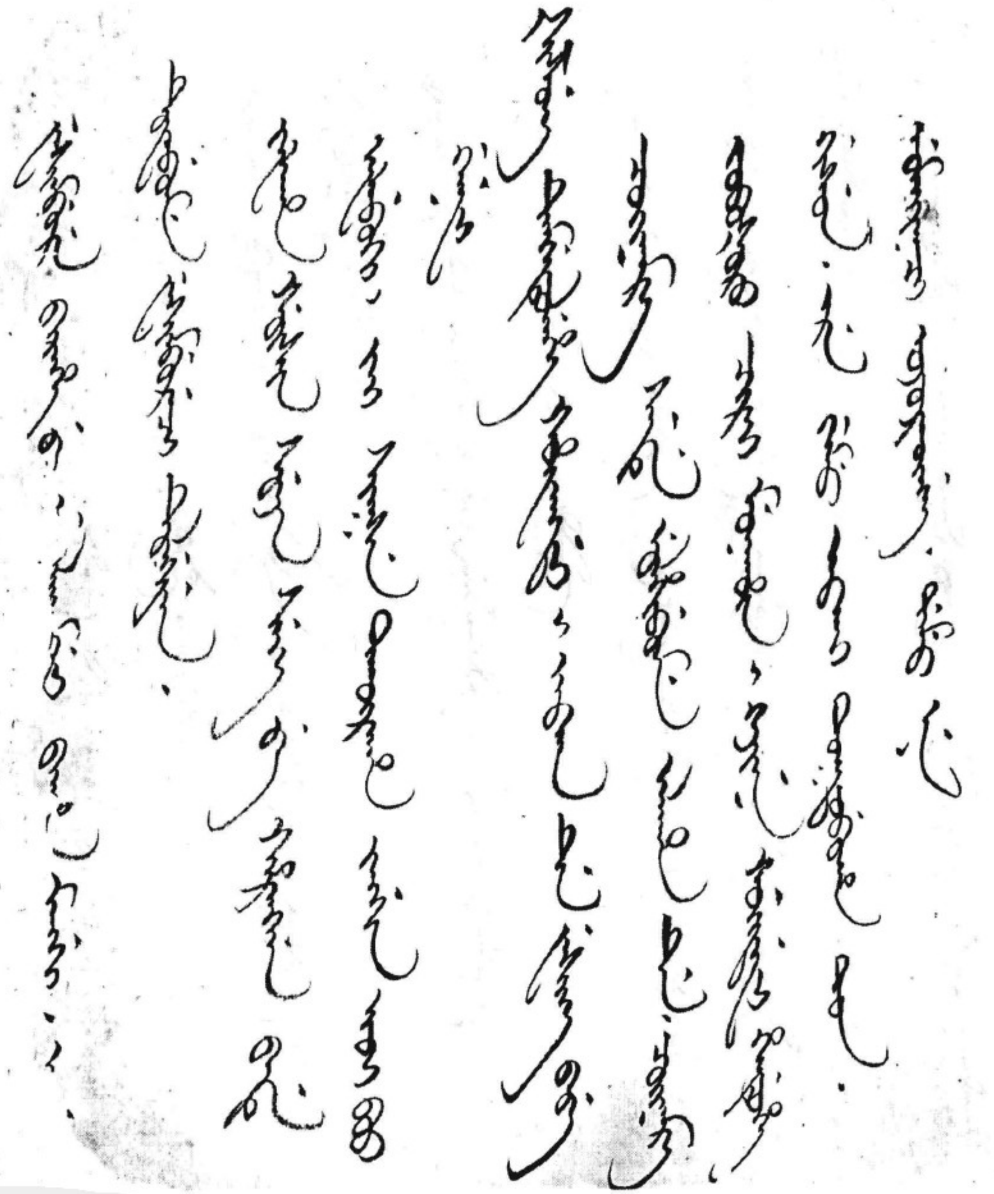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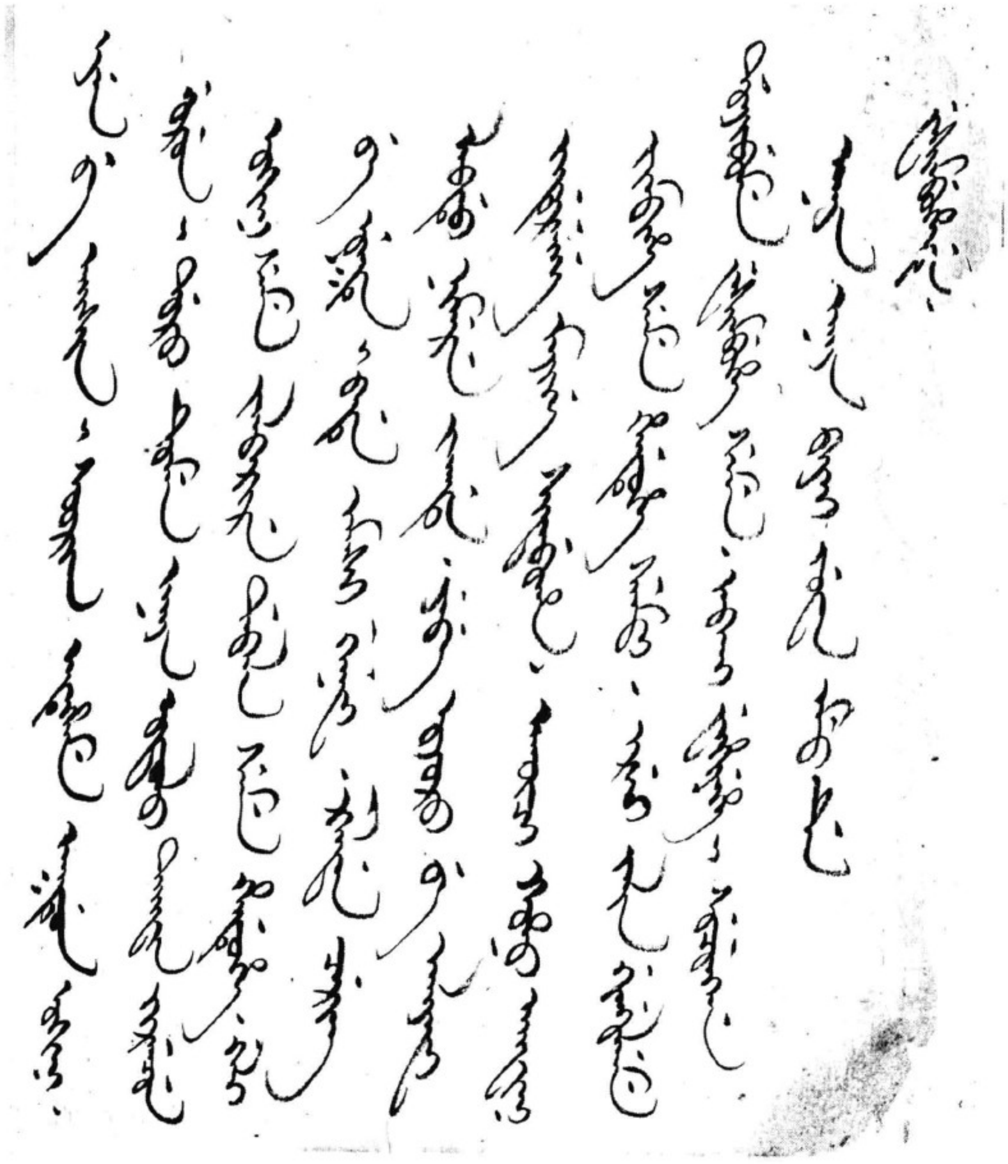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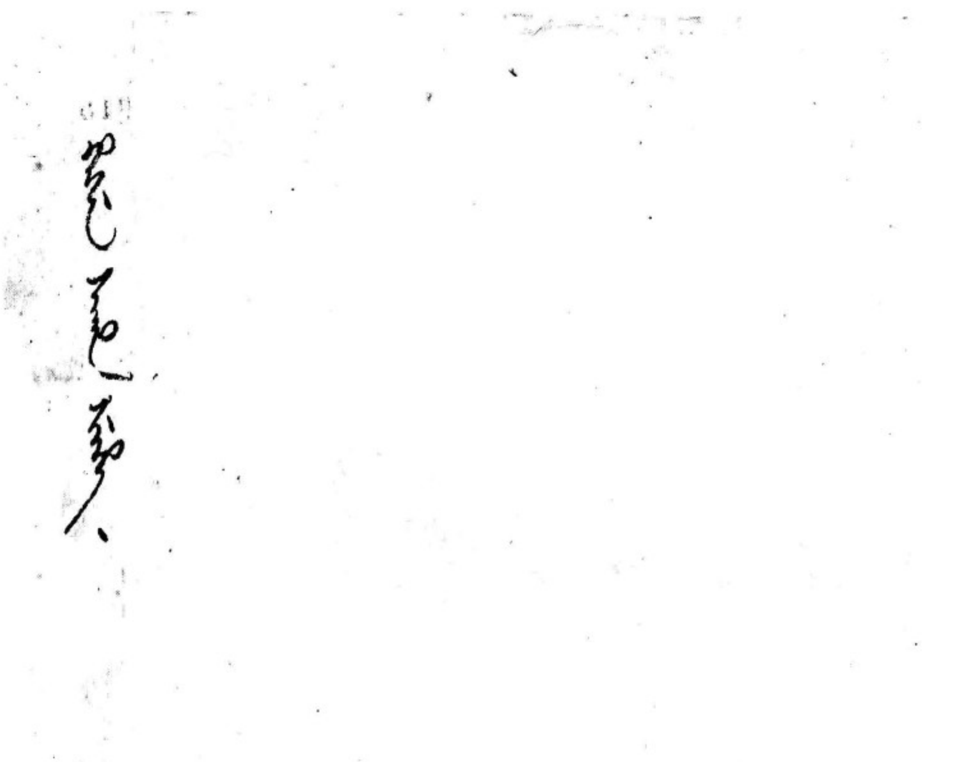
0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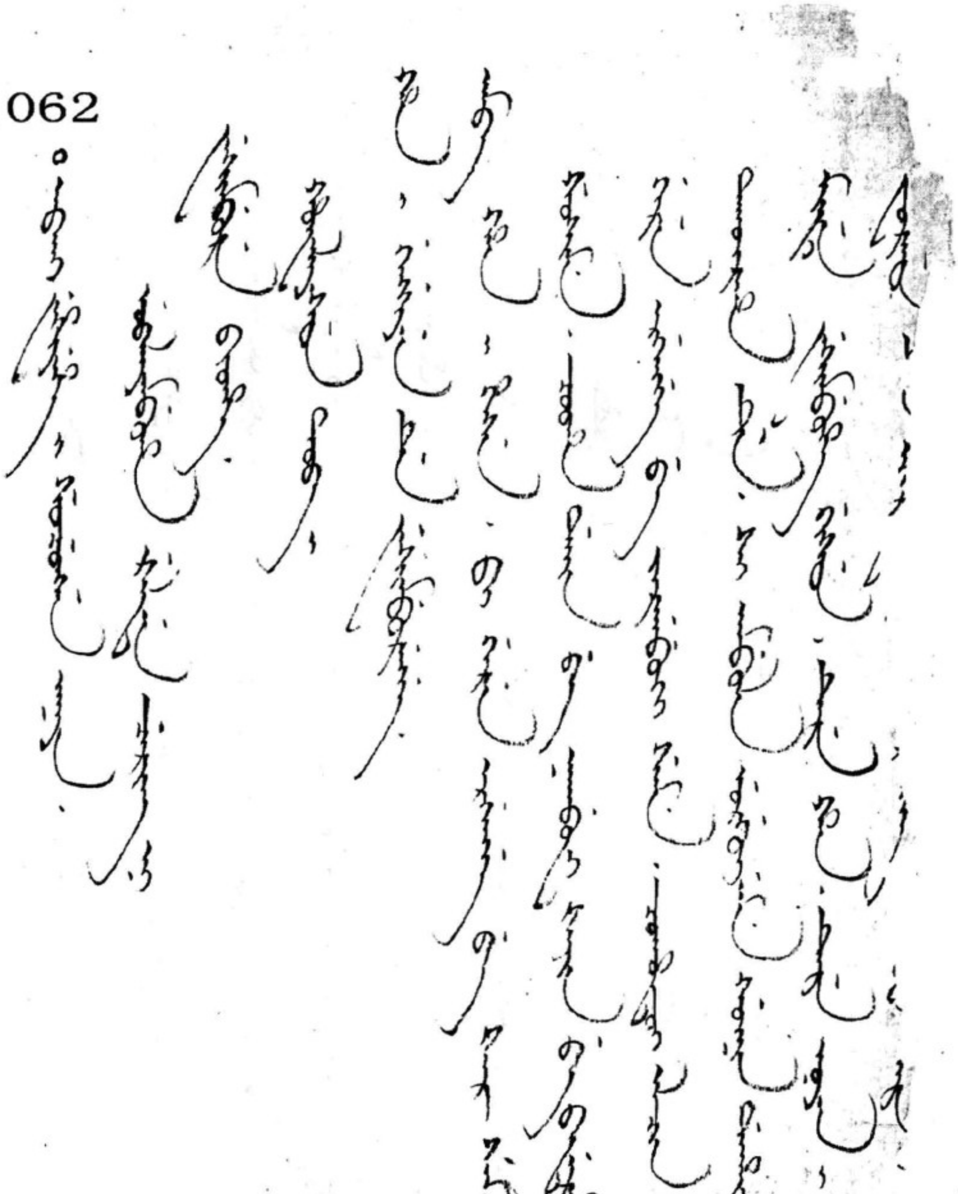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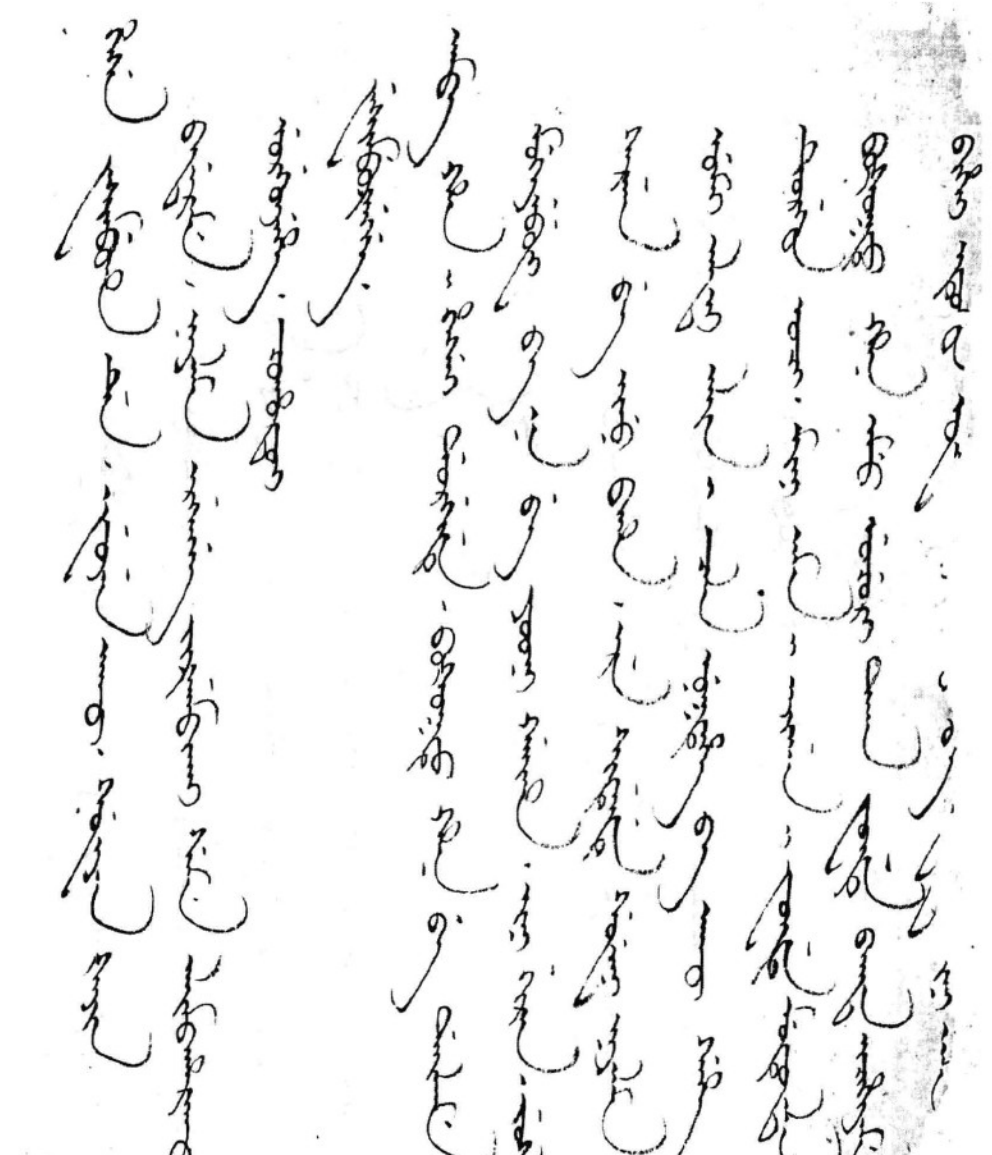
0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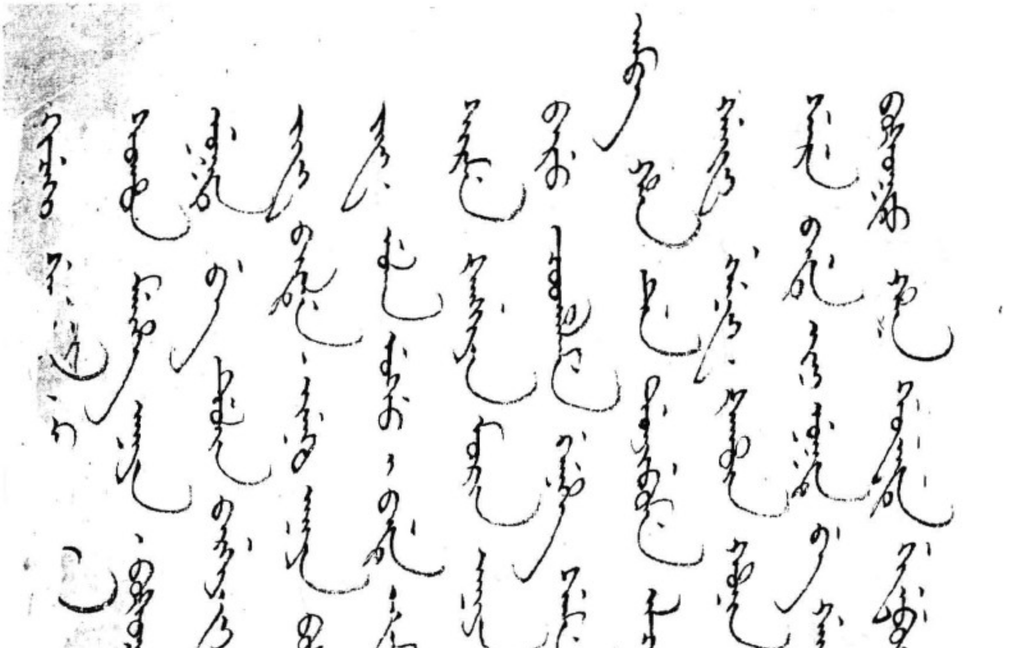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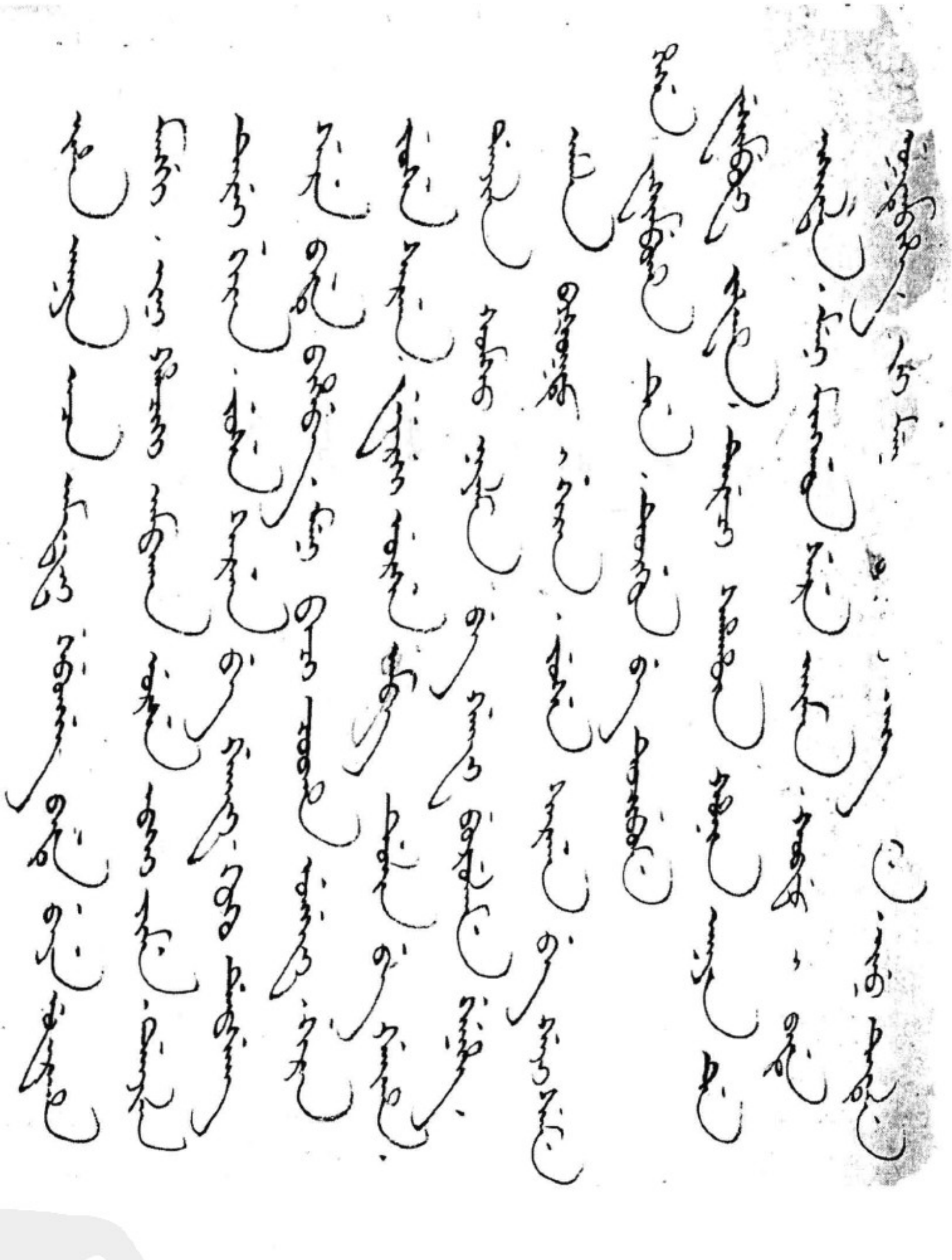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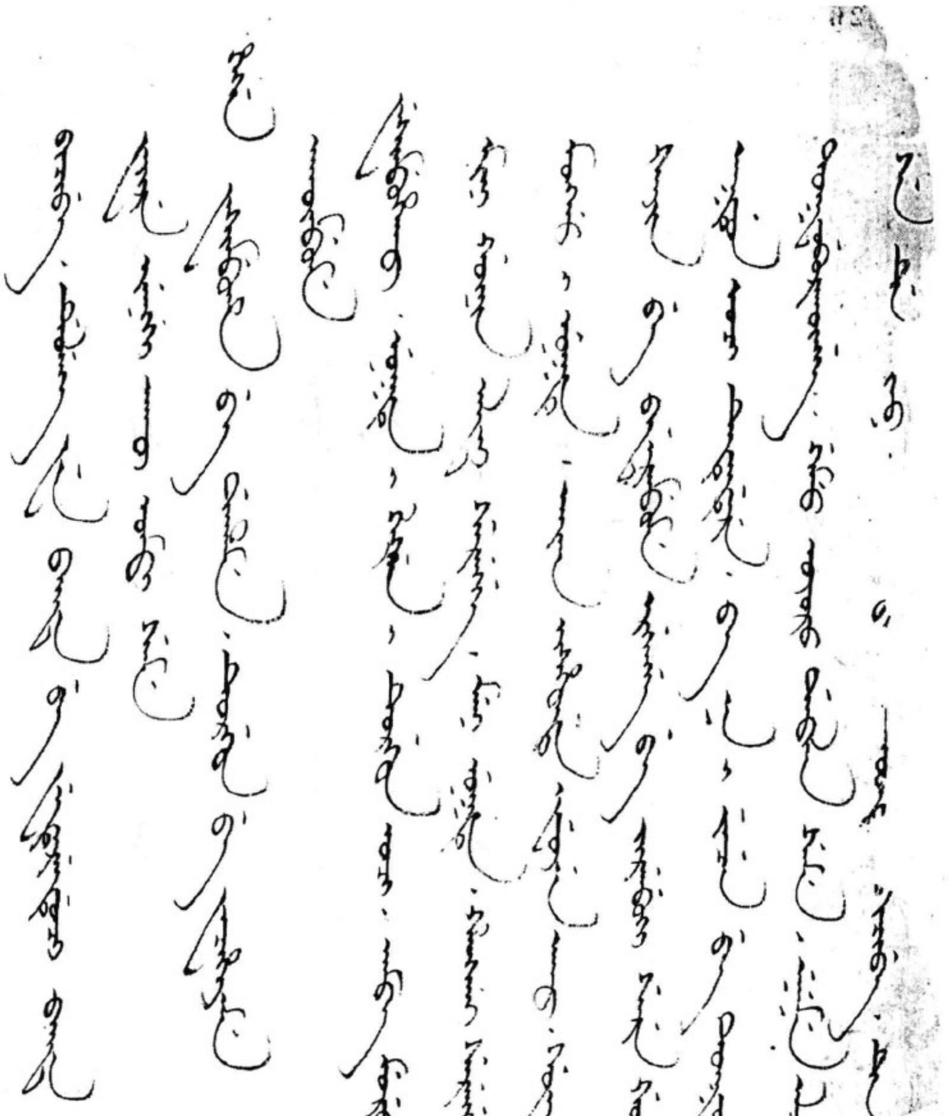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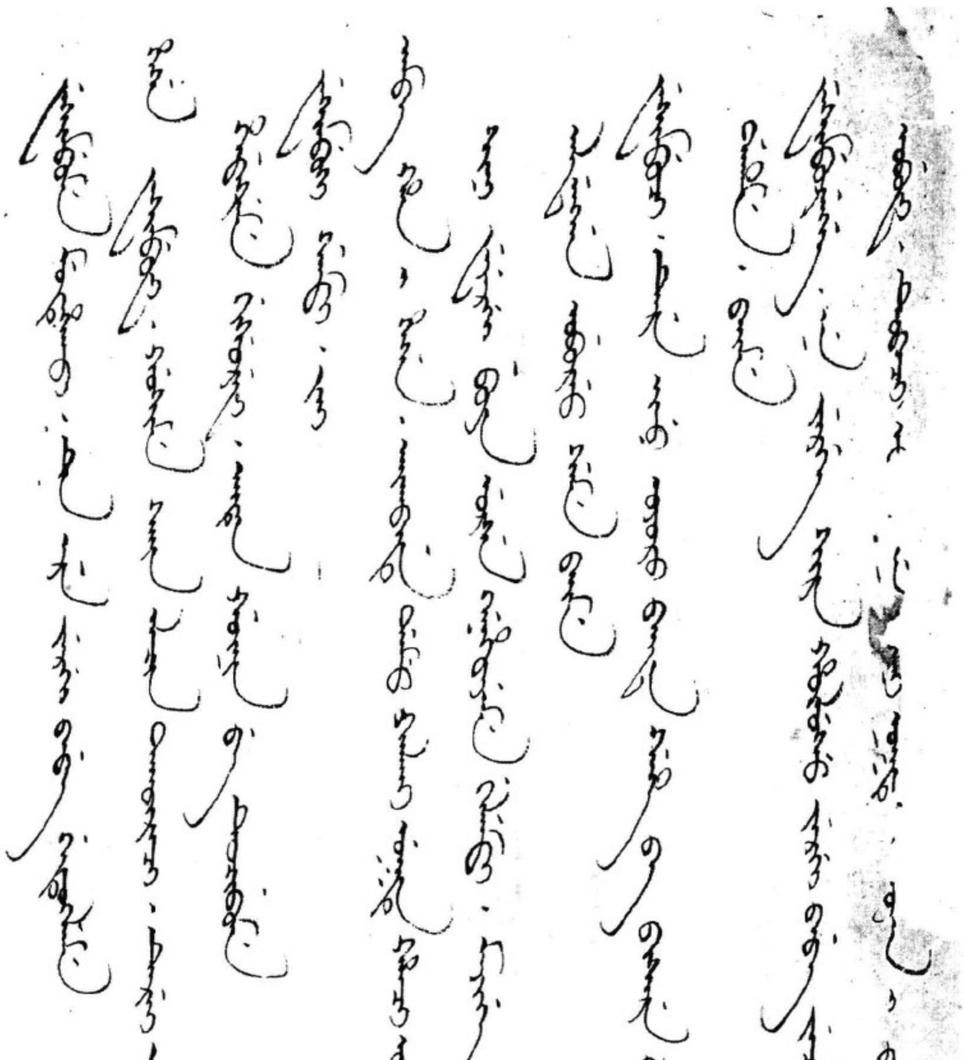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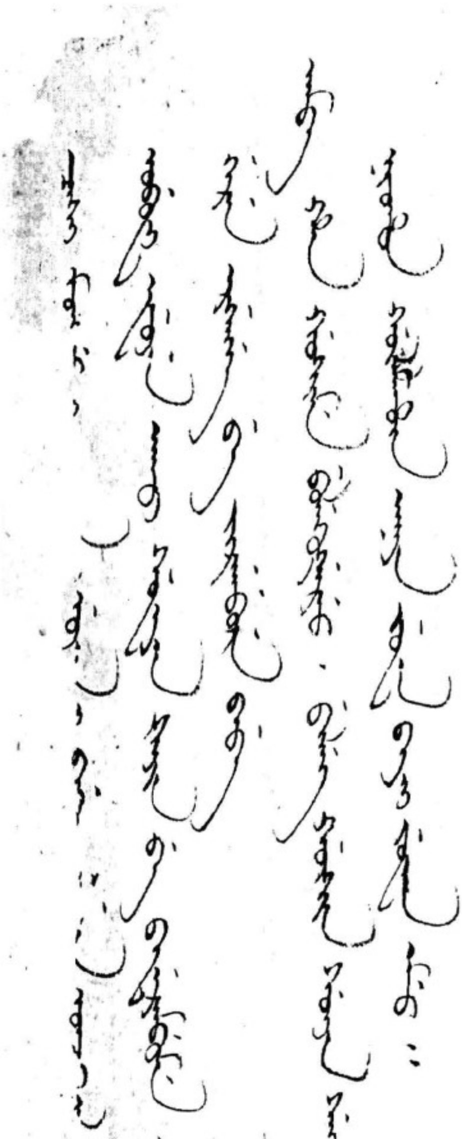
PDG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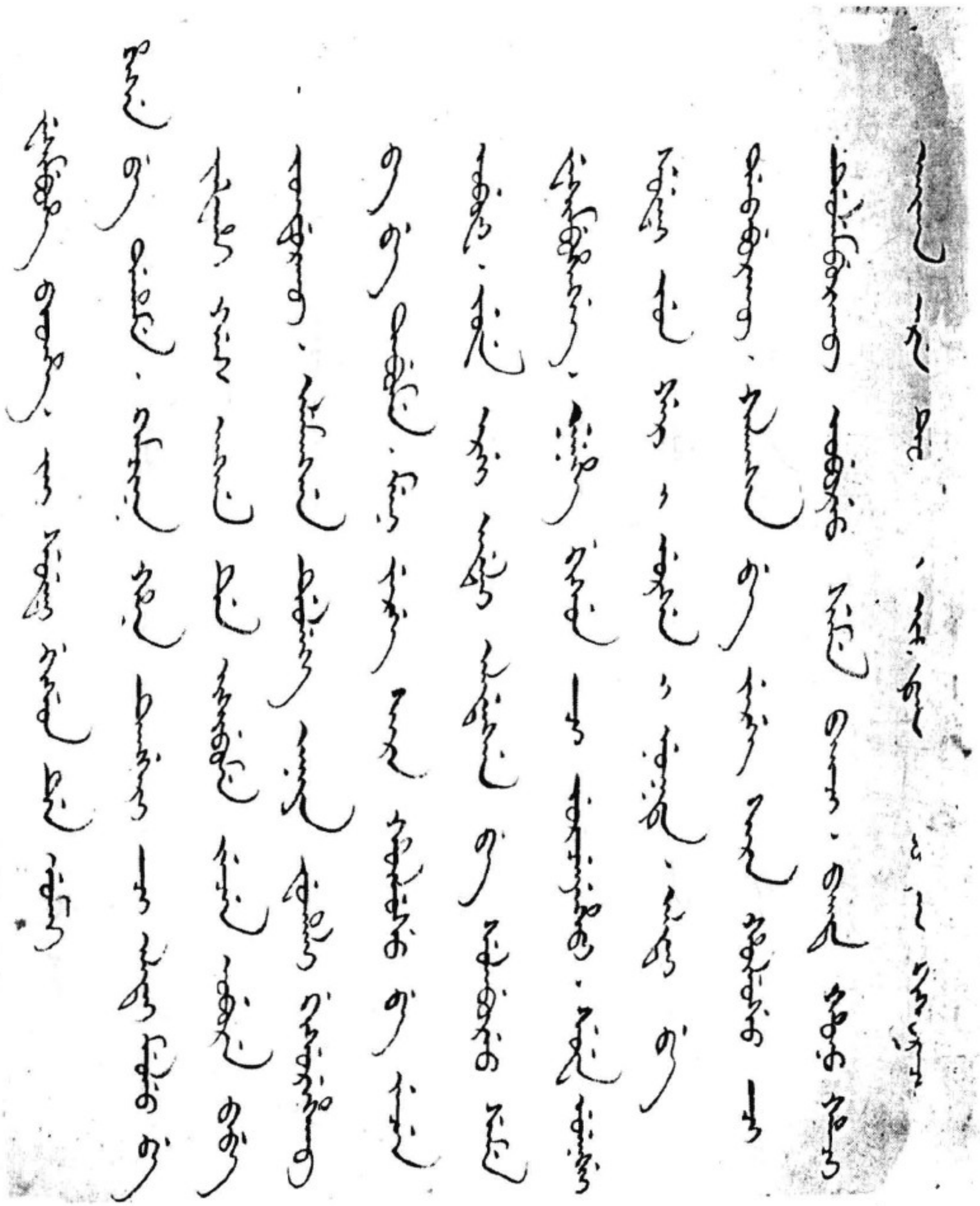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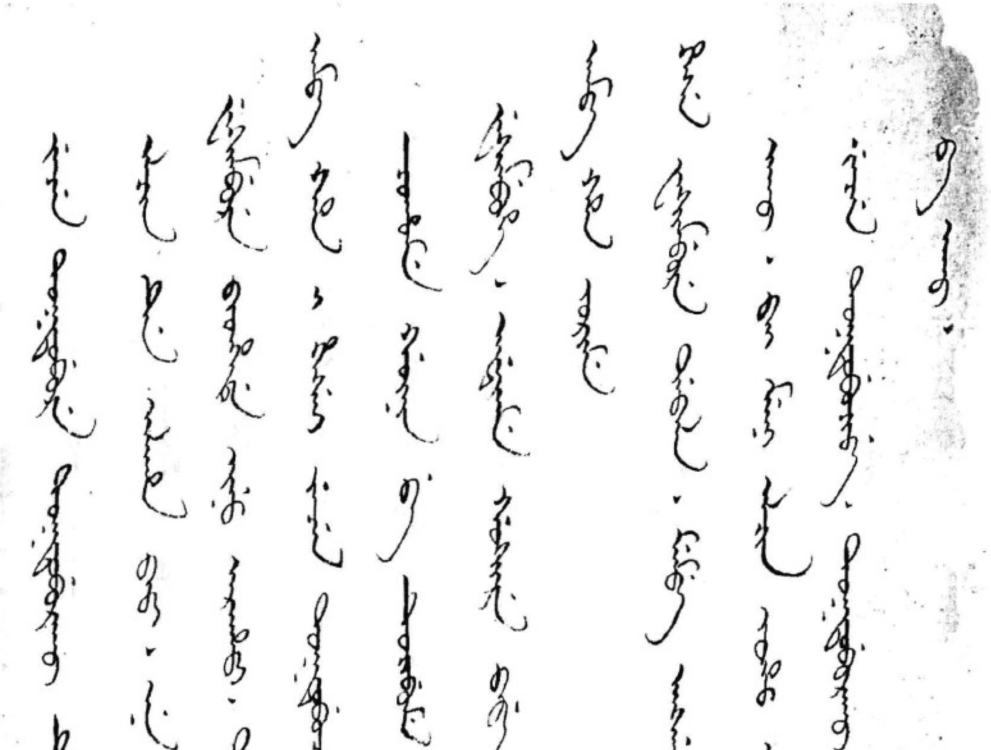
0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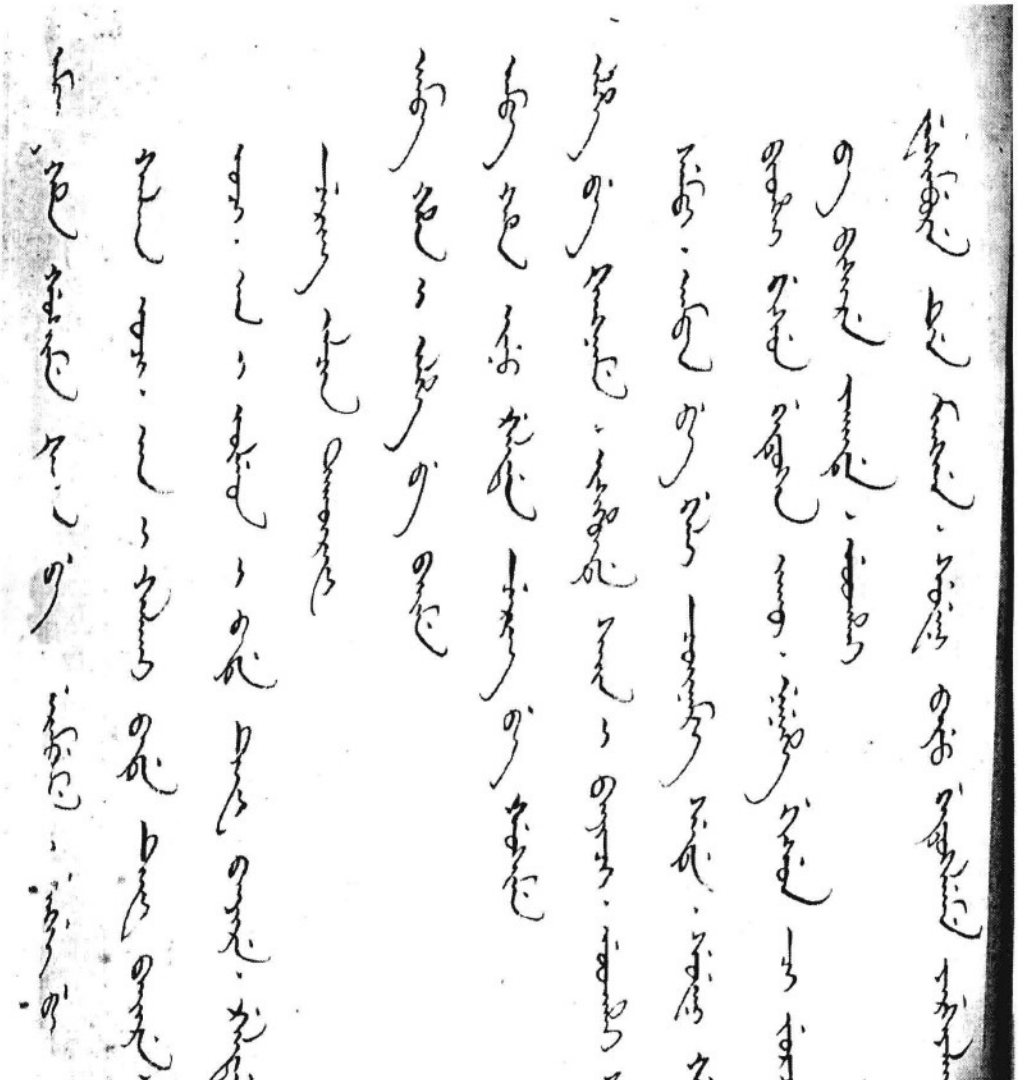
[illegible]

[illegible]

PDG







[illegibl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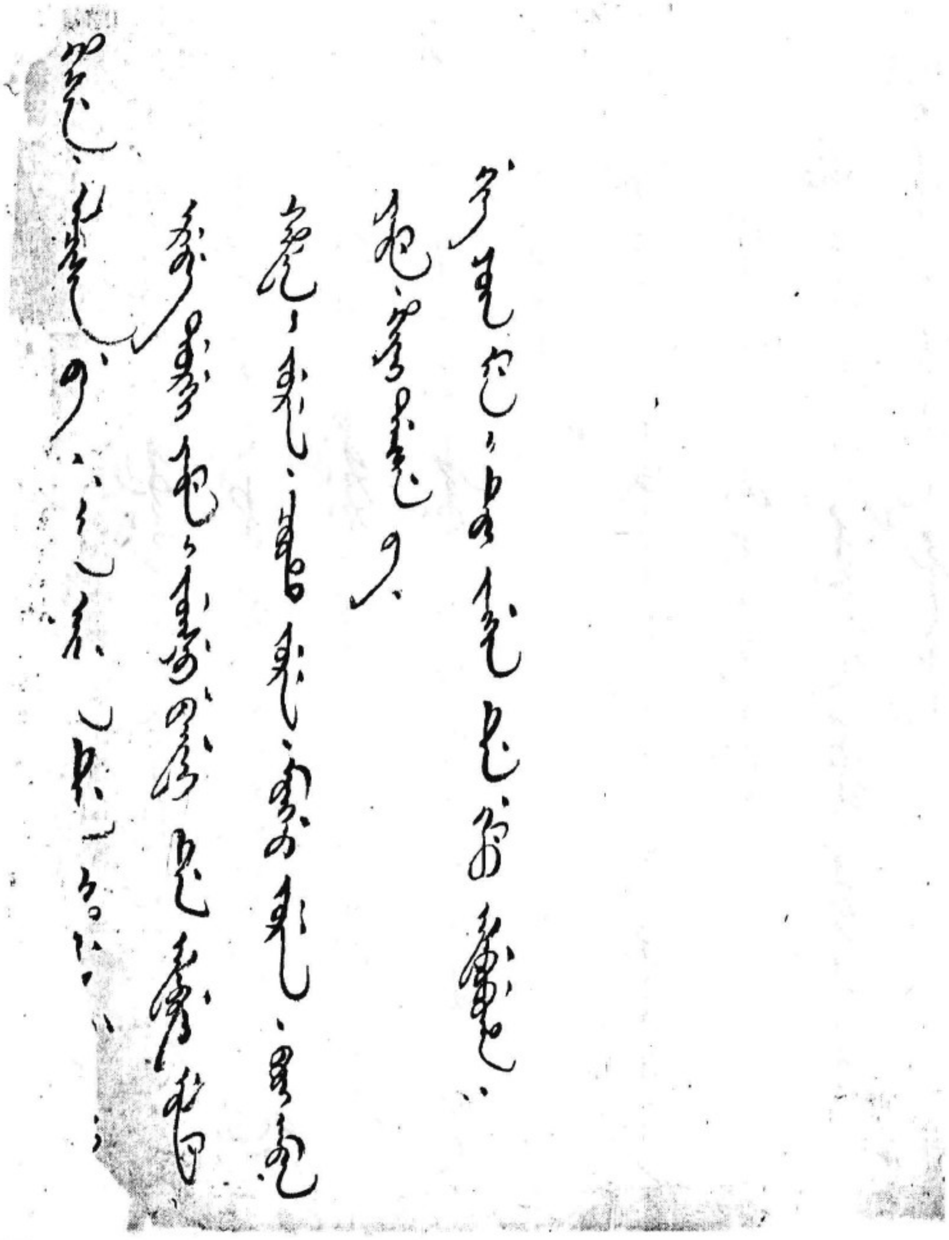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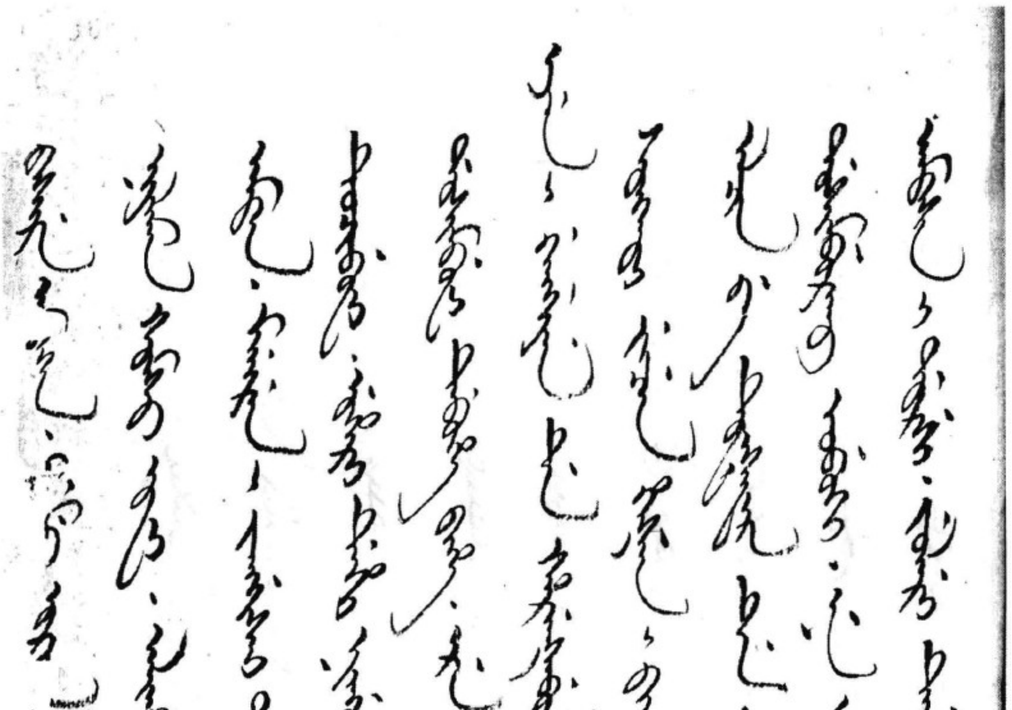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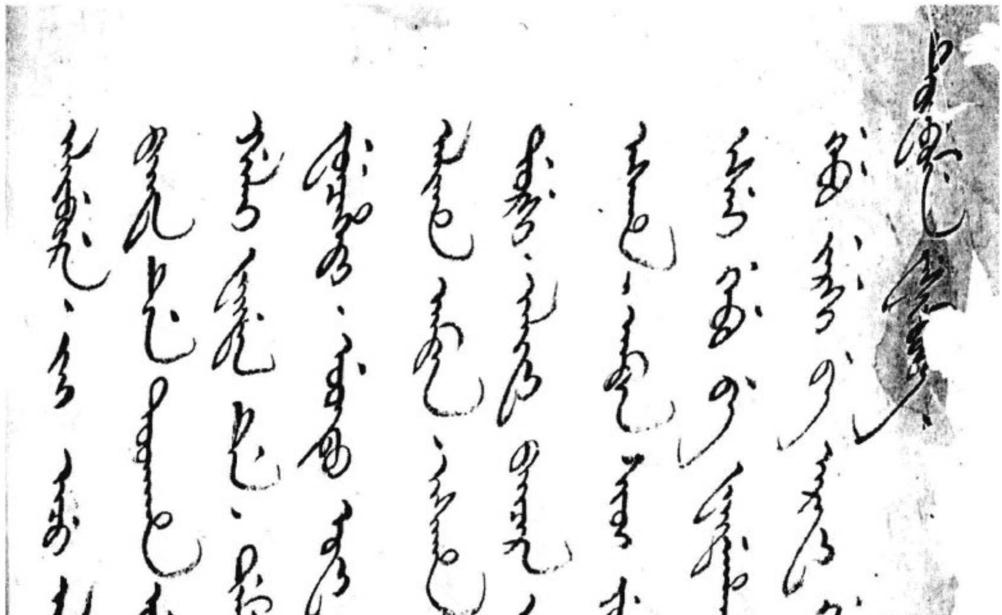
0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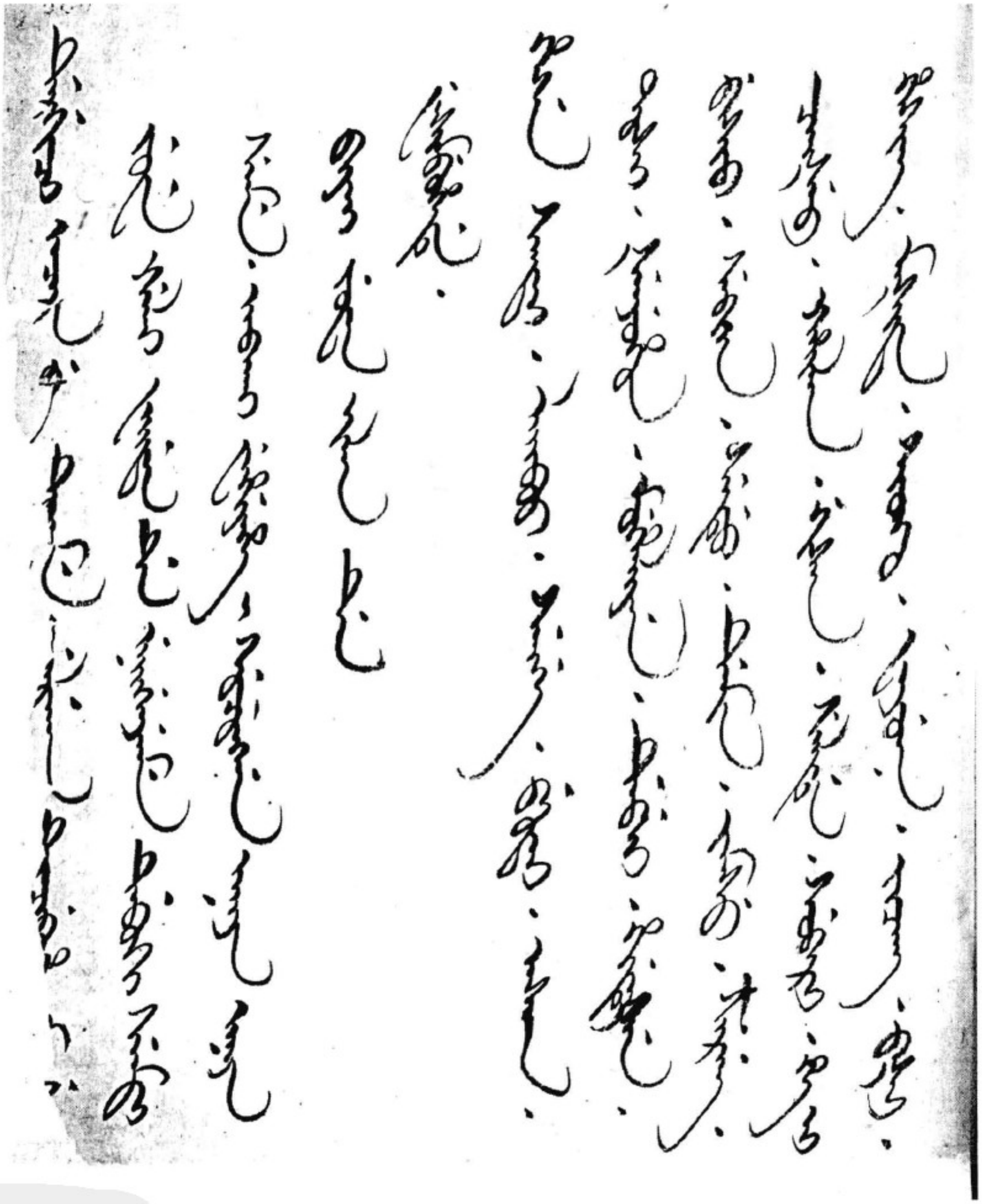


0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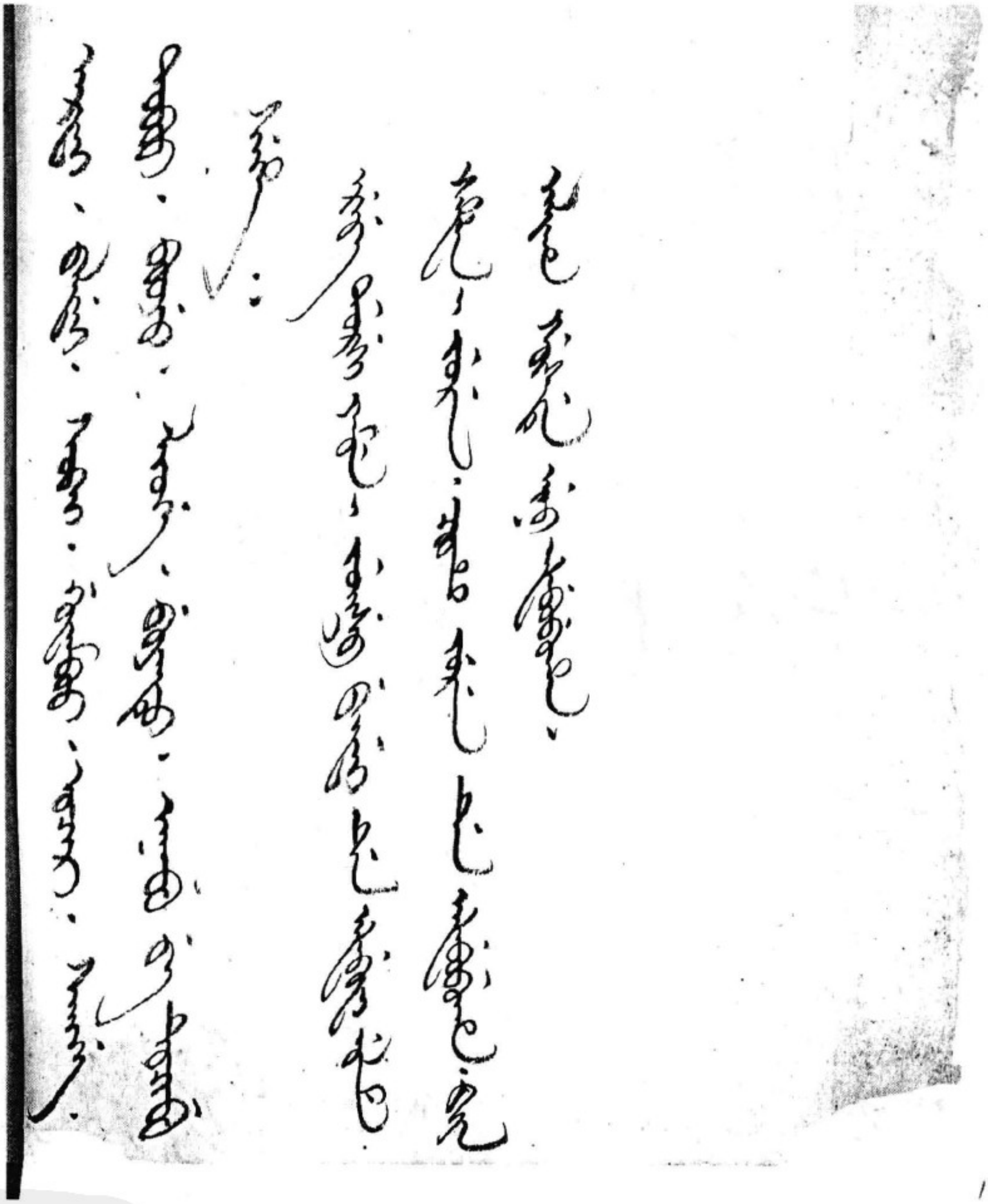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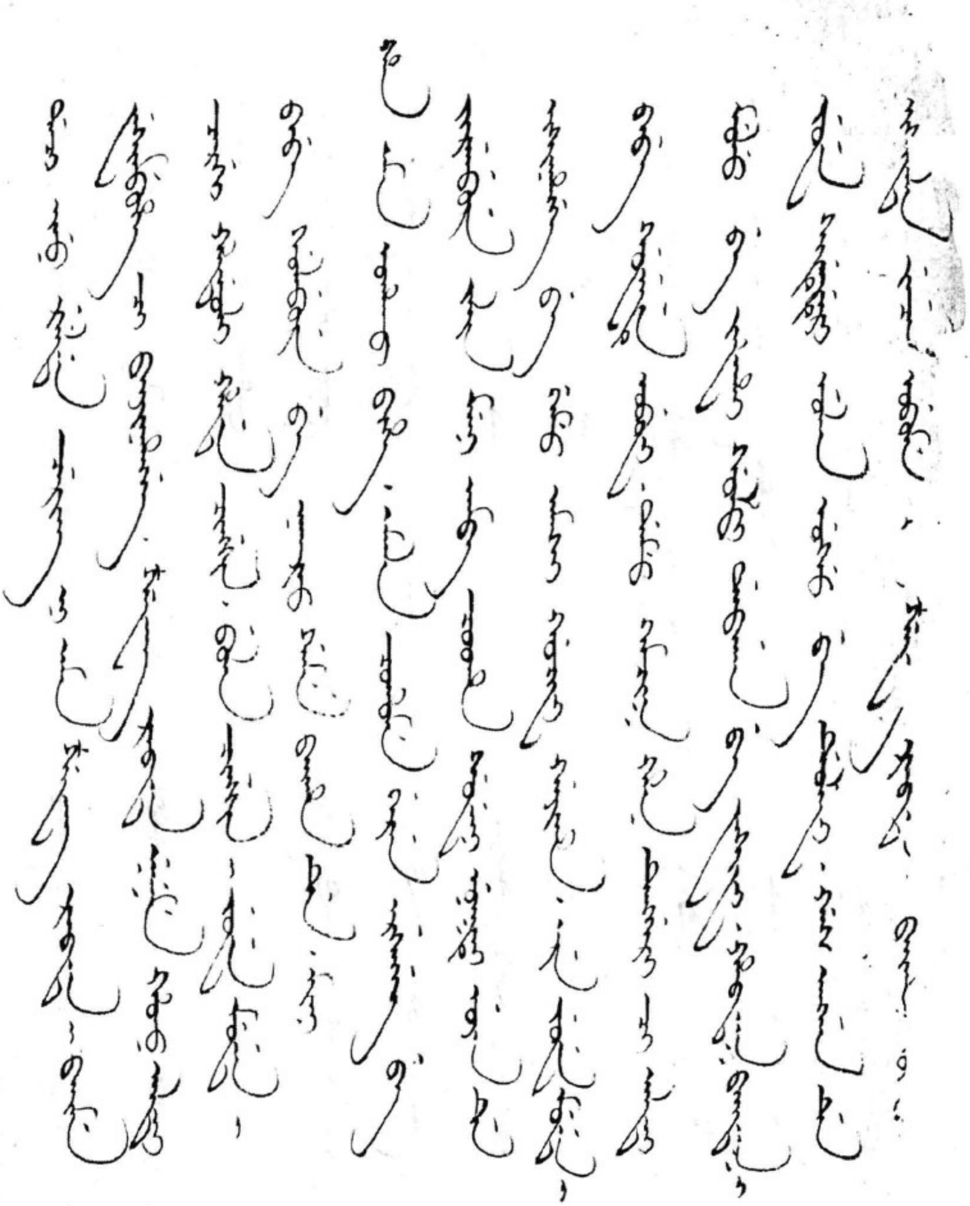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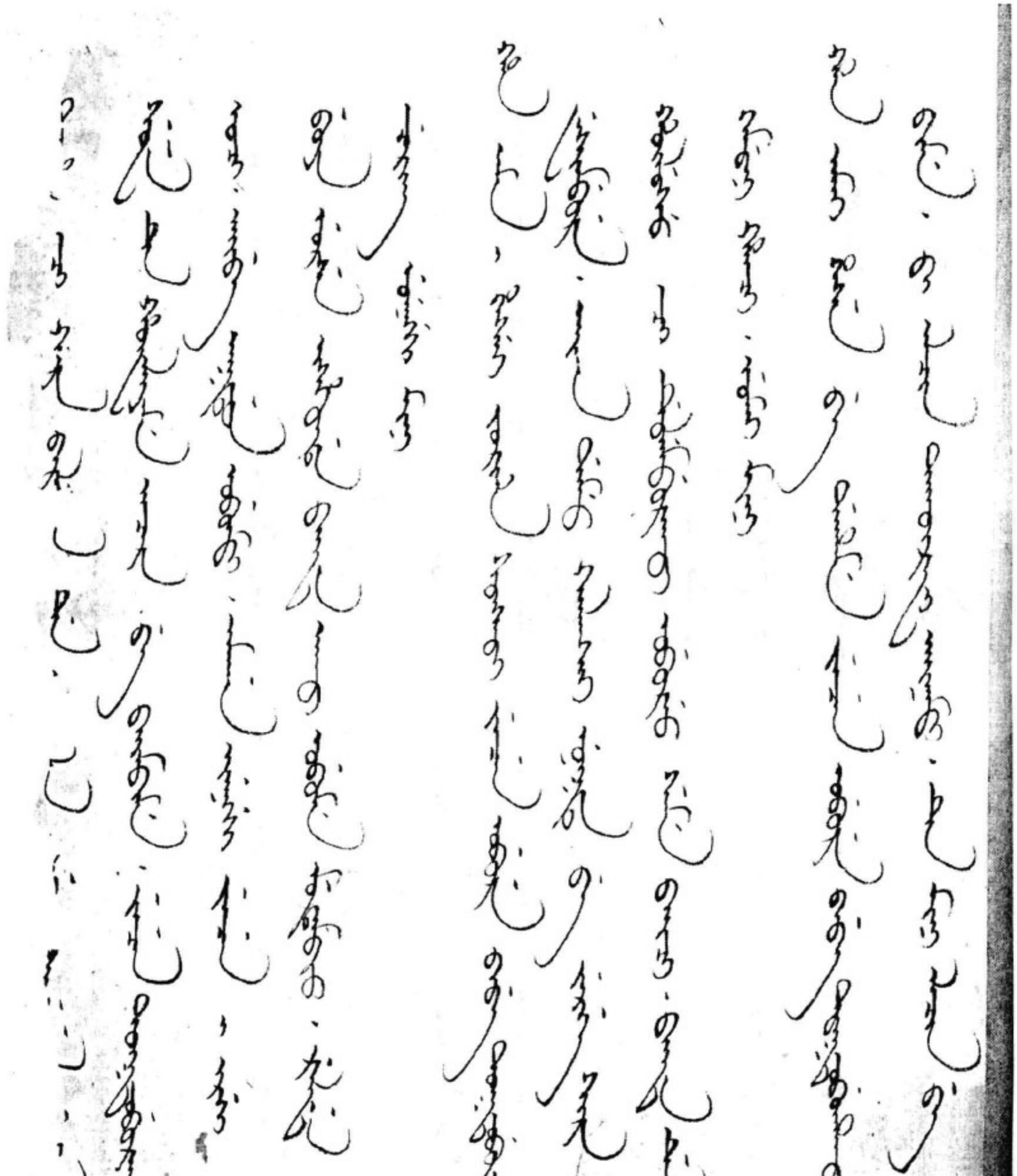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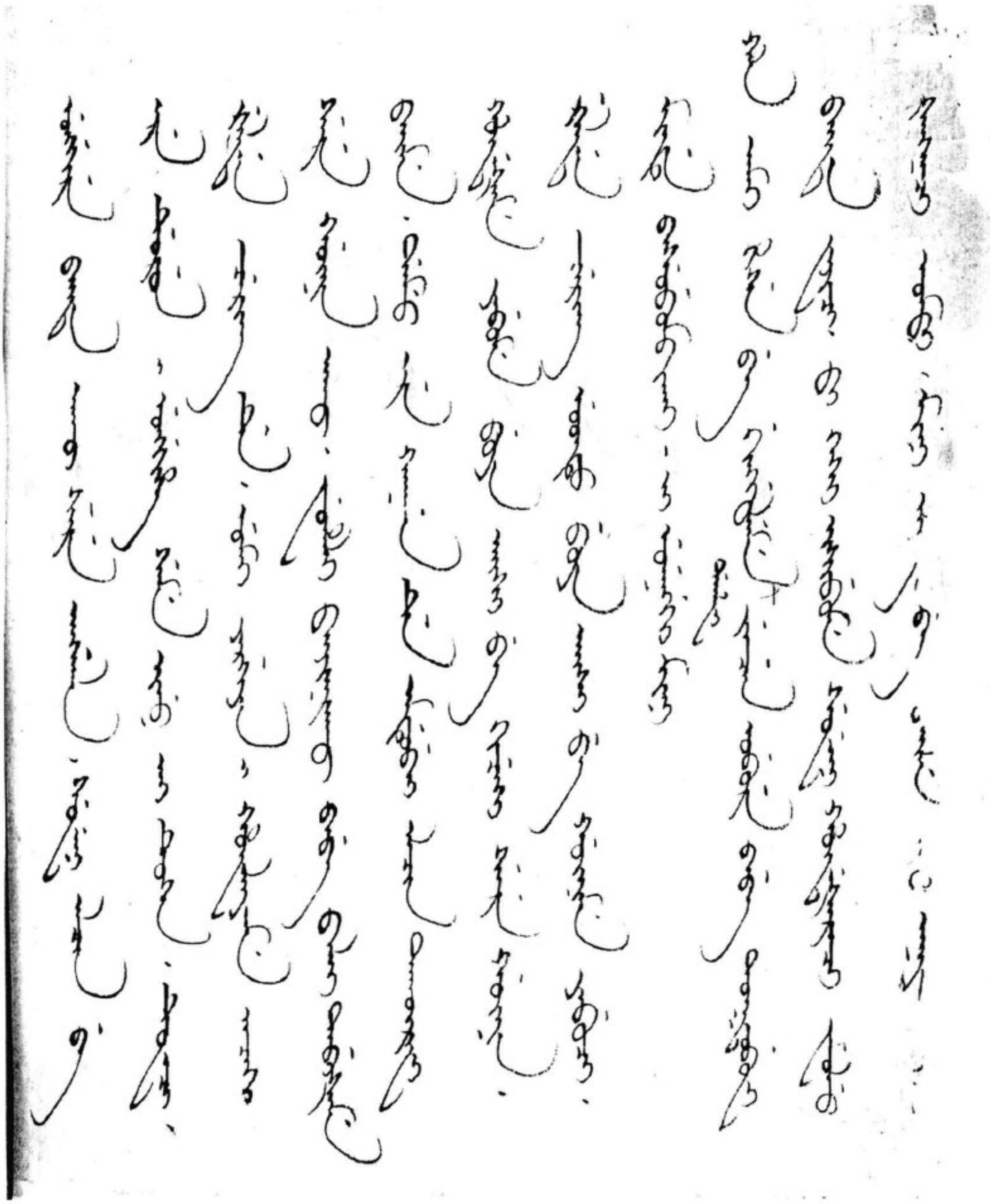


0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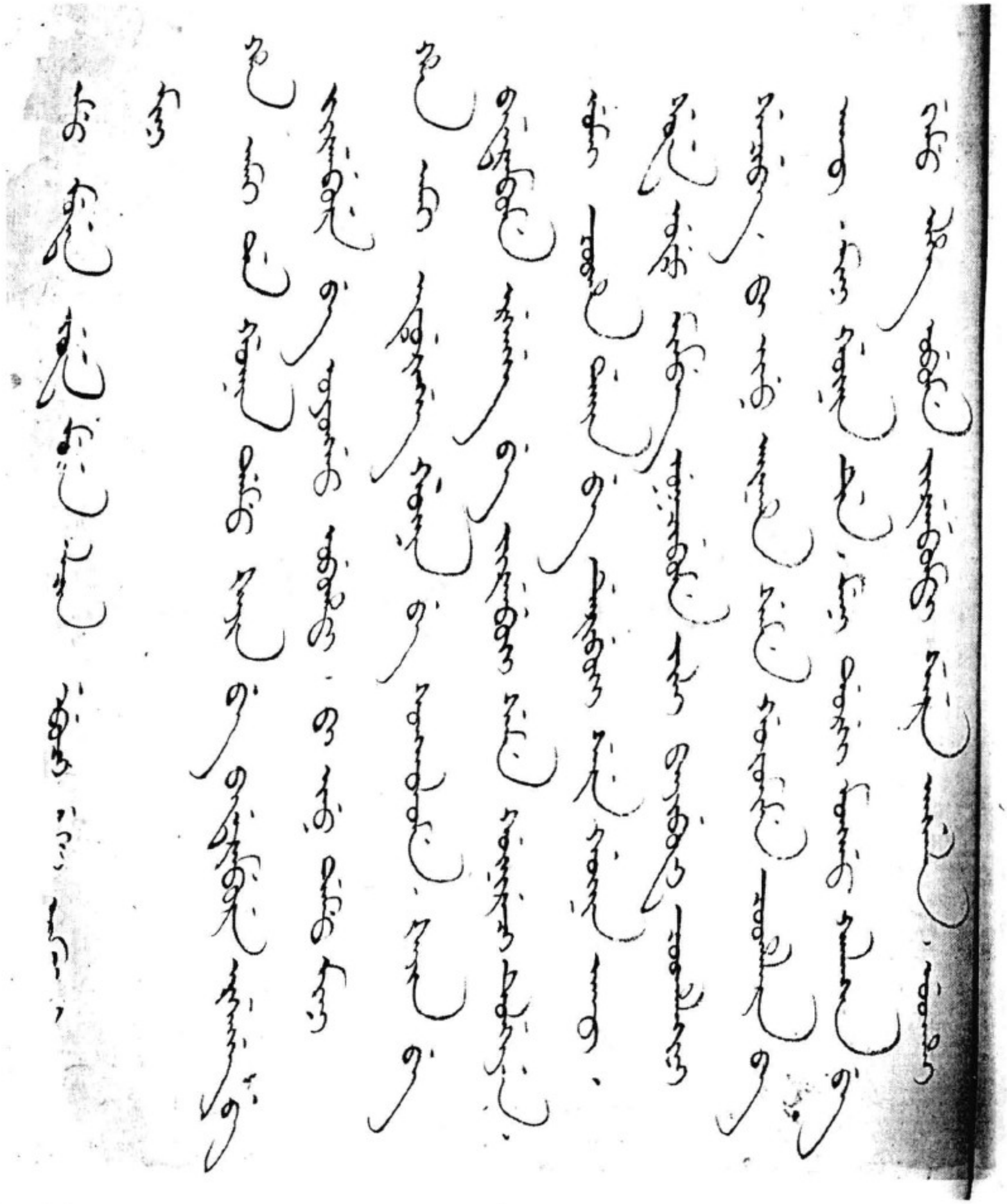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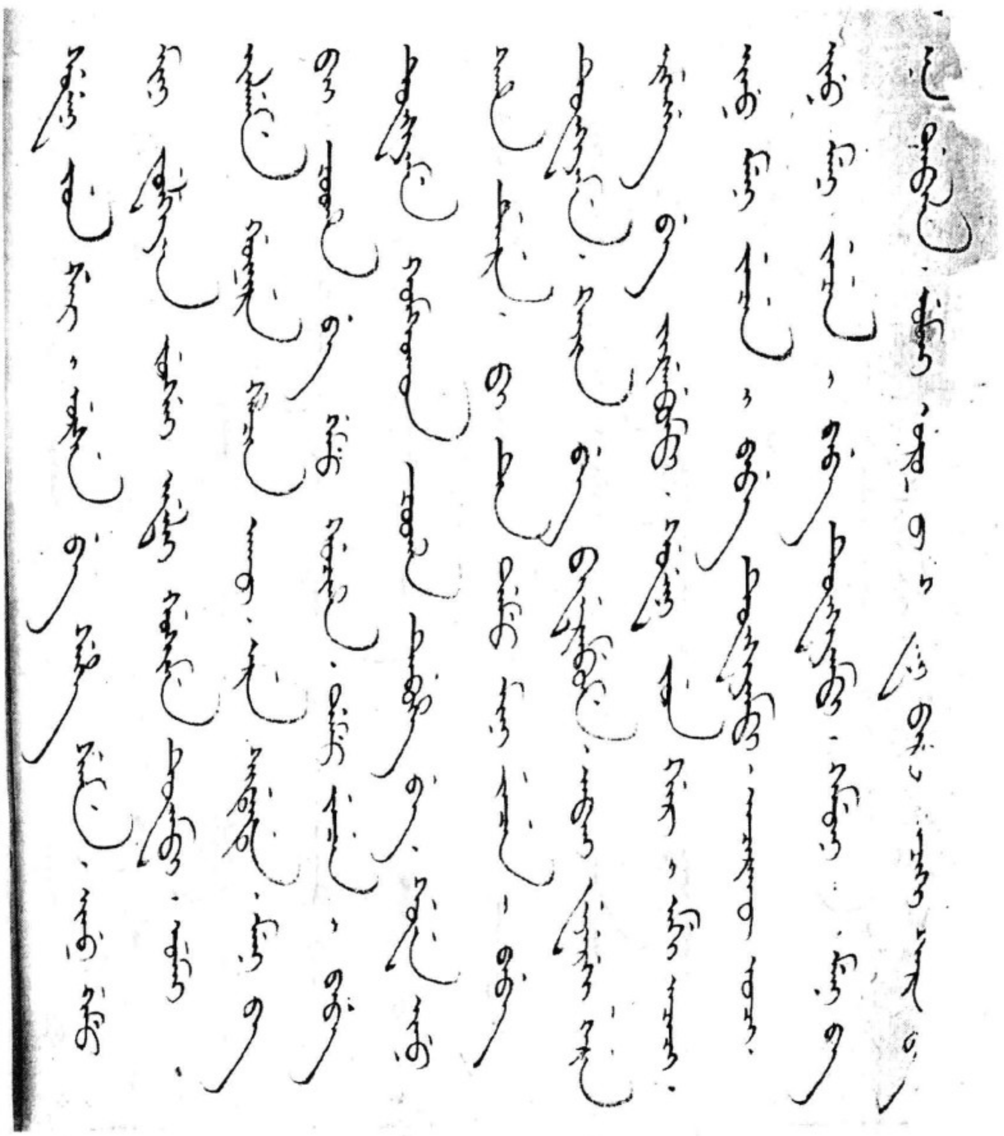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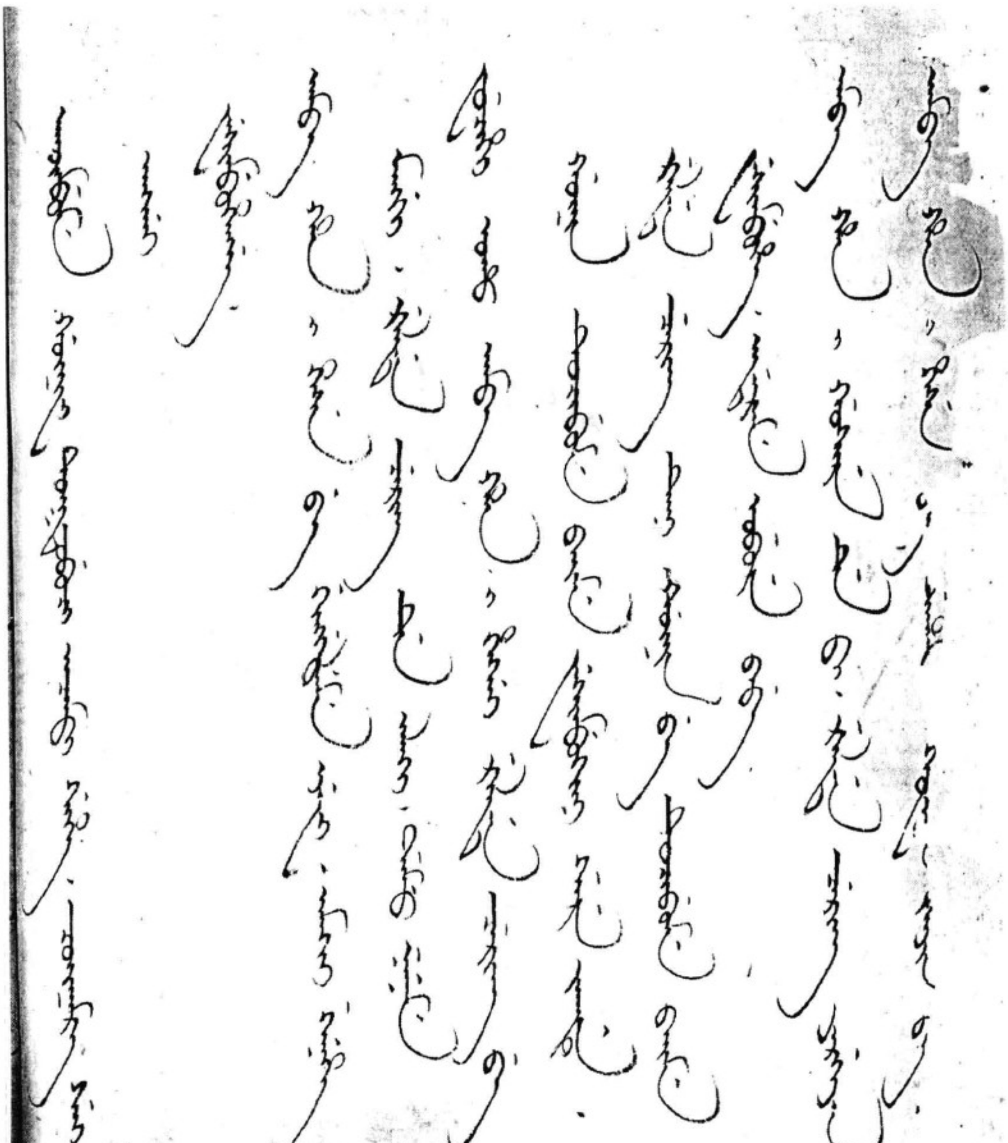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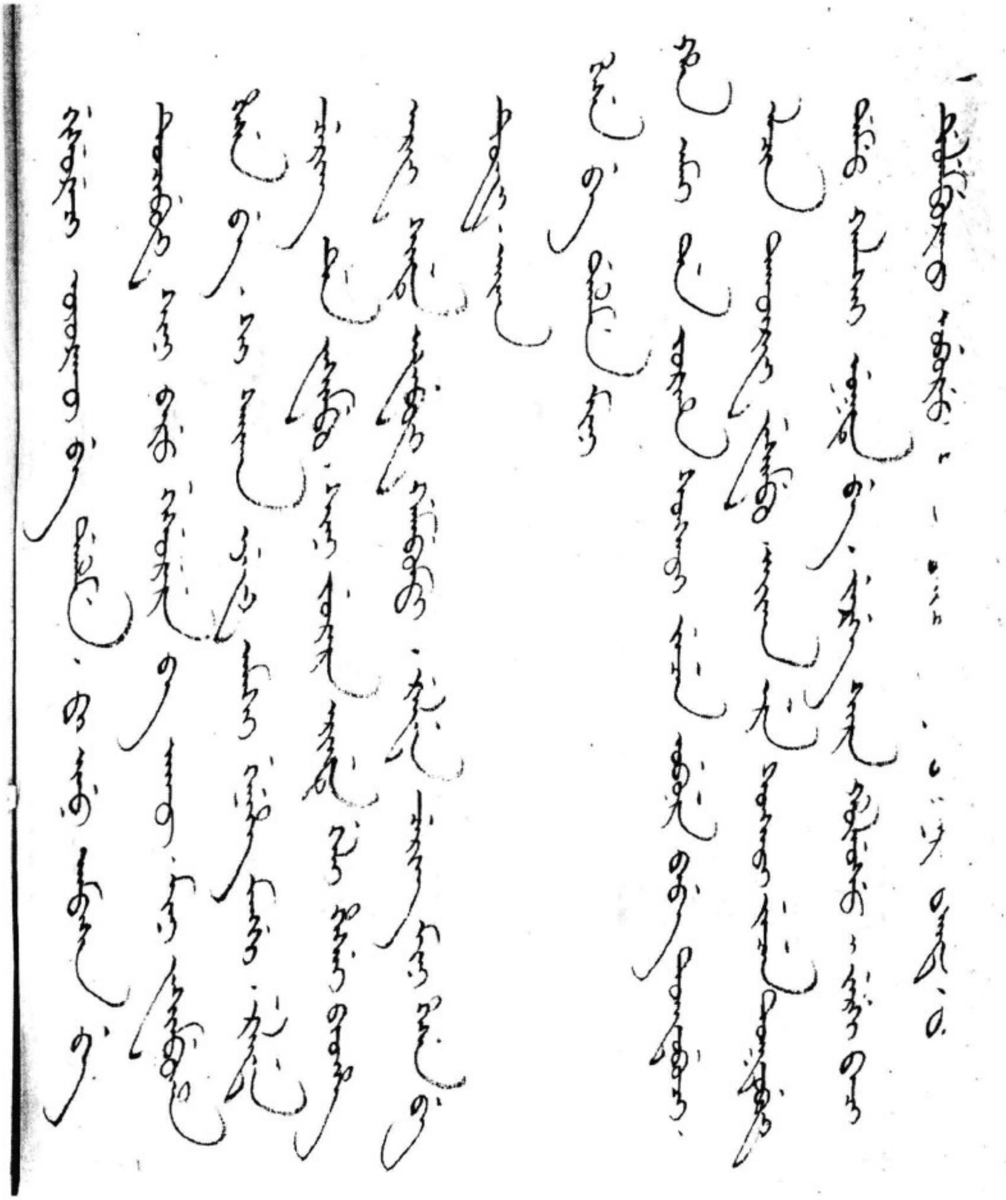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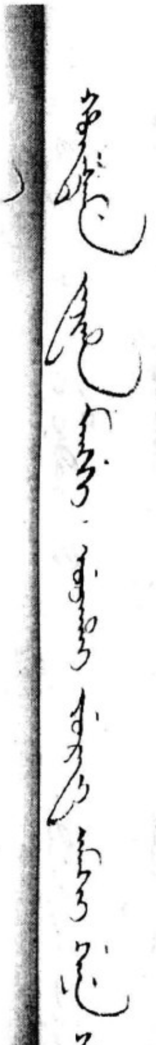
PDG

PDG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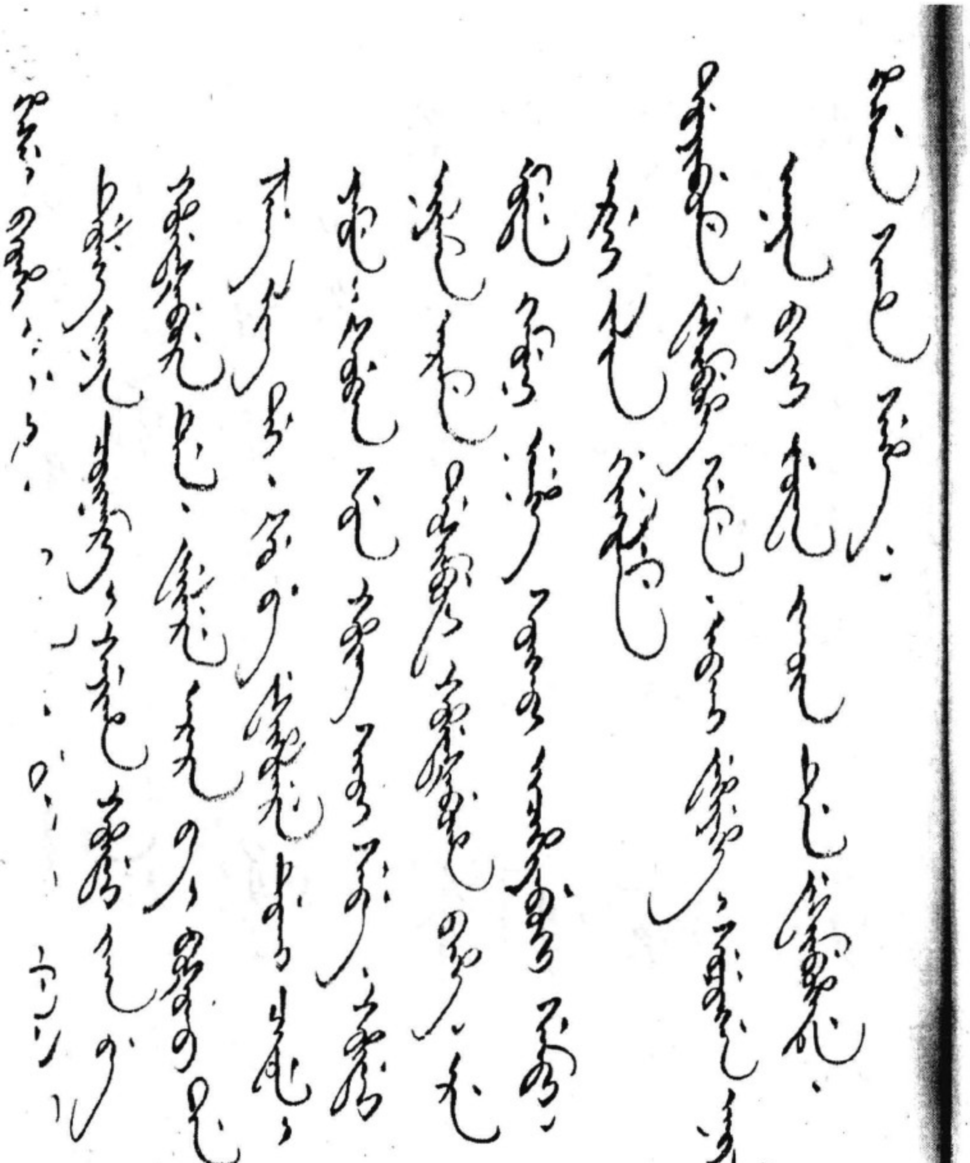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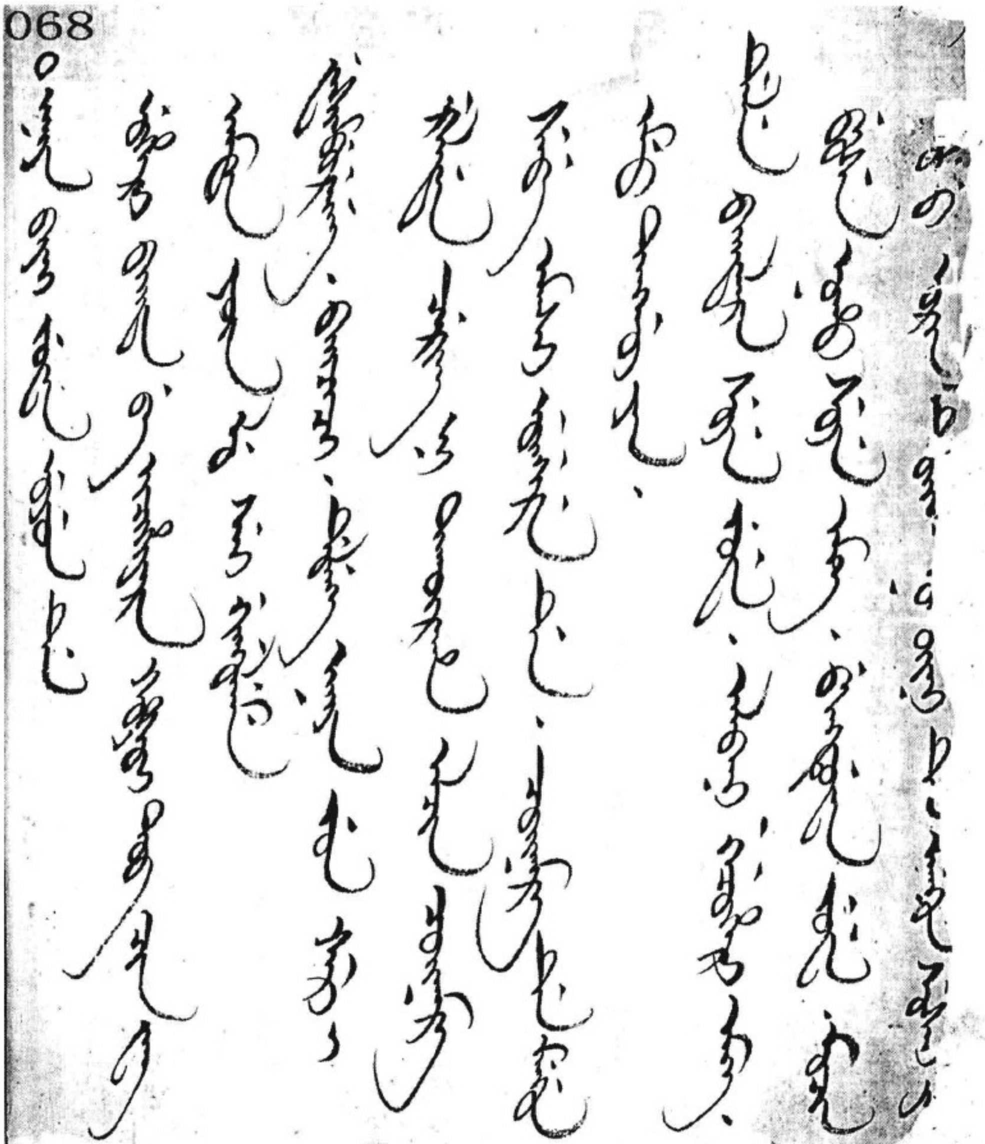


0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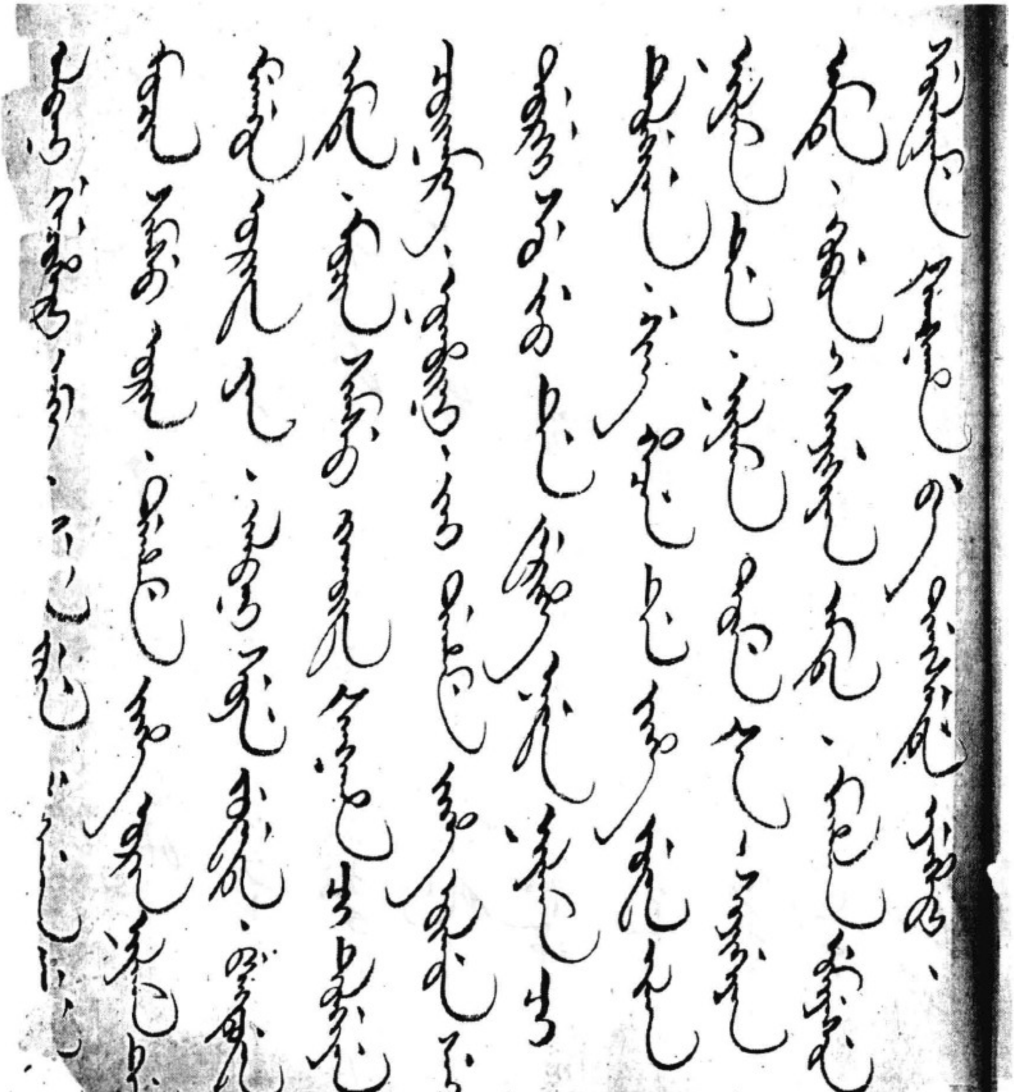
○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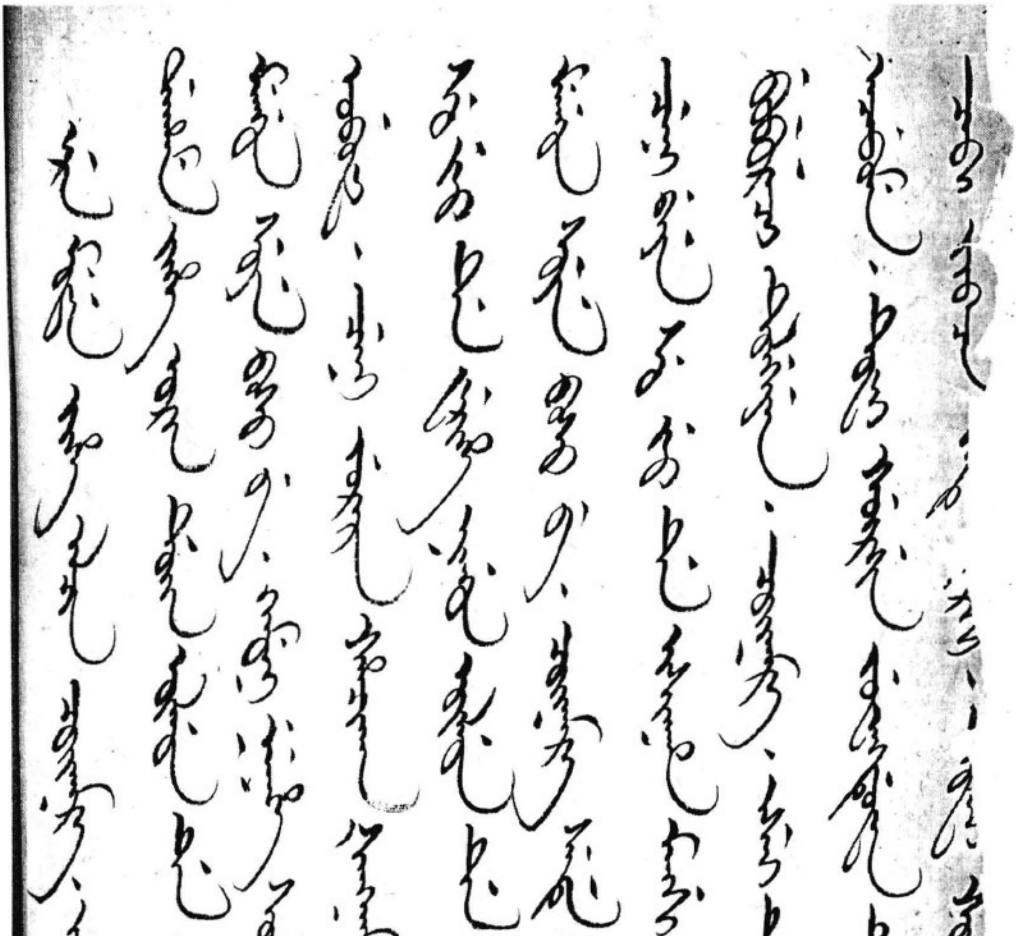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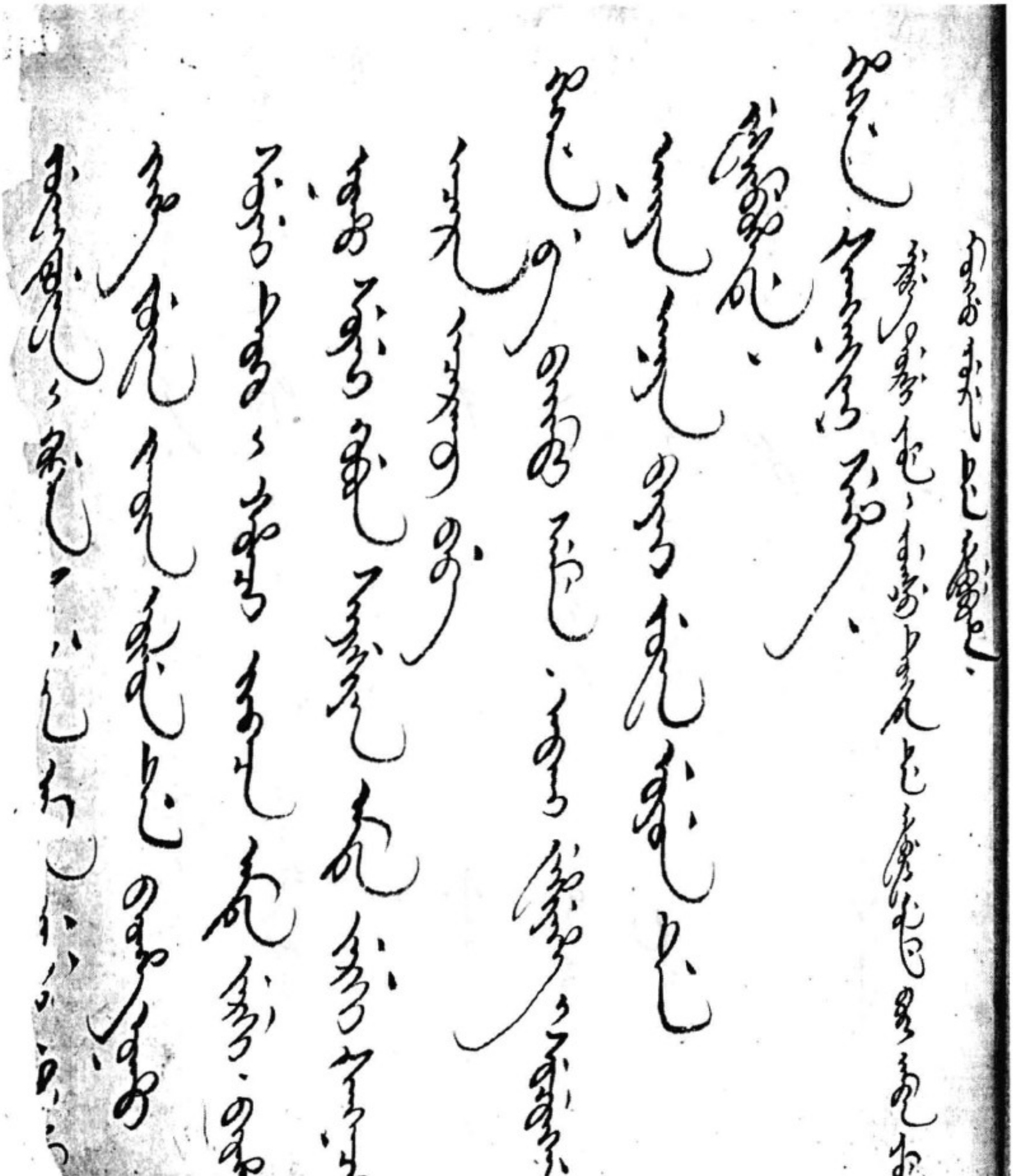
0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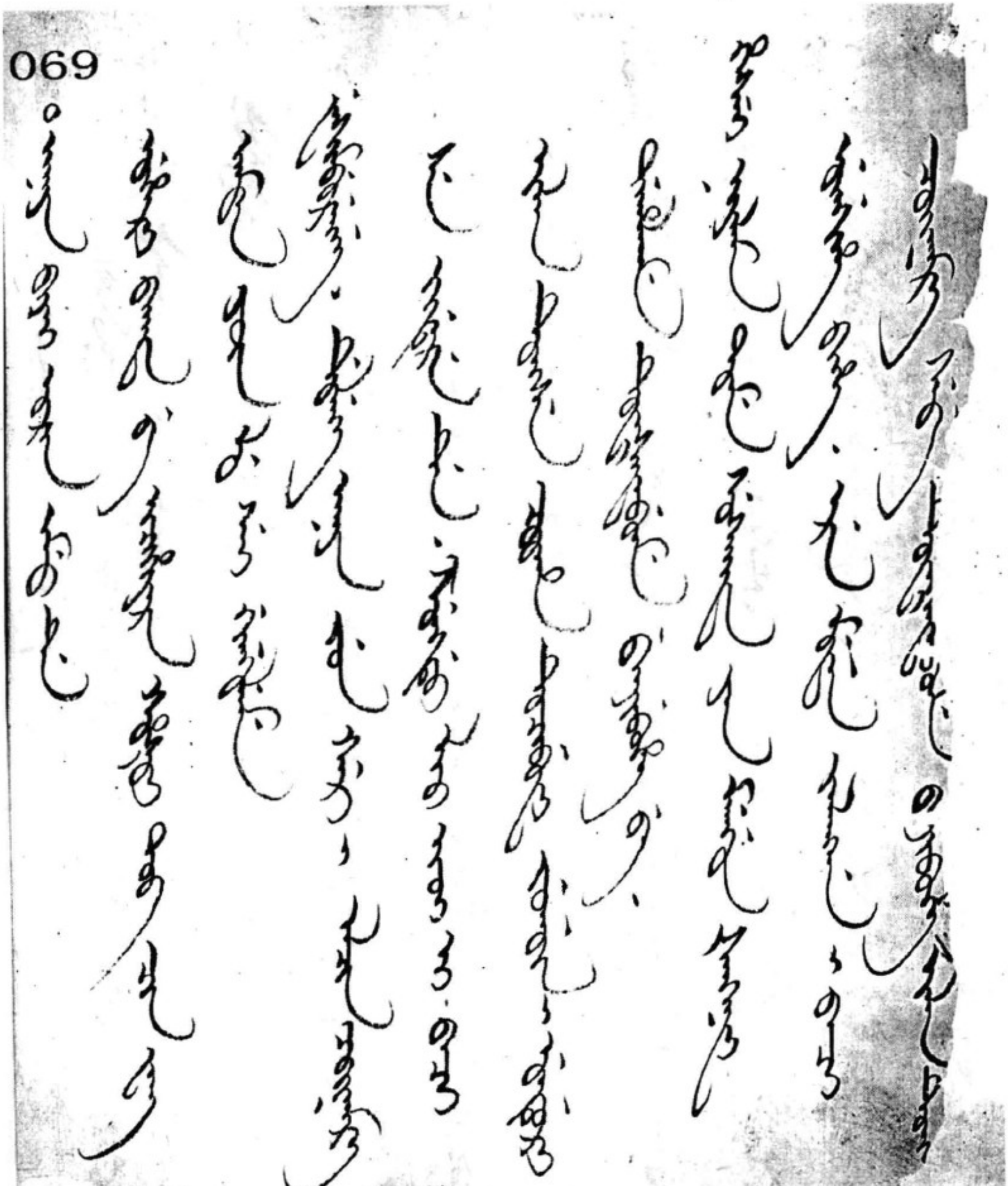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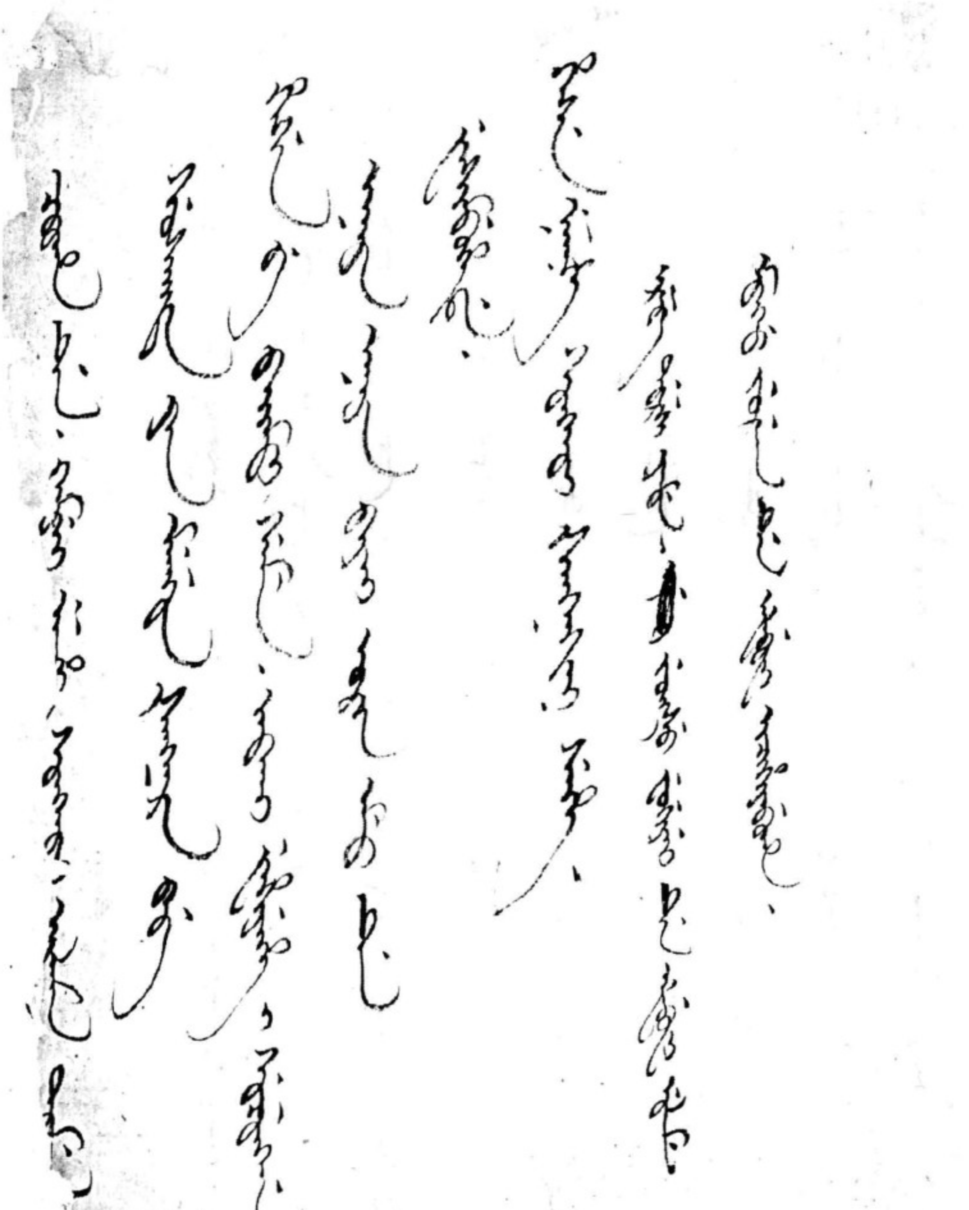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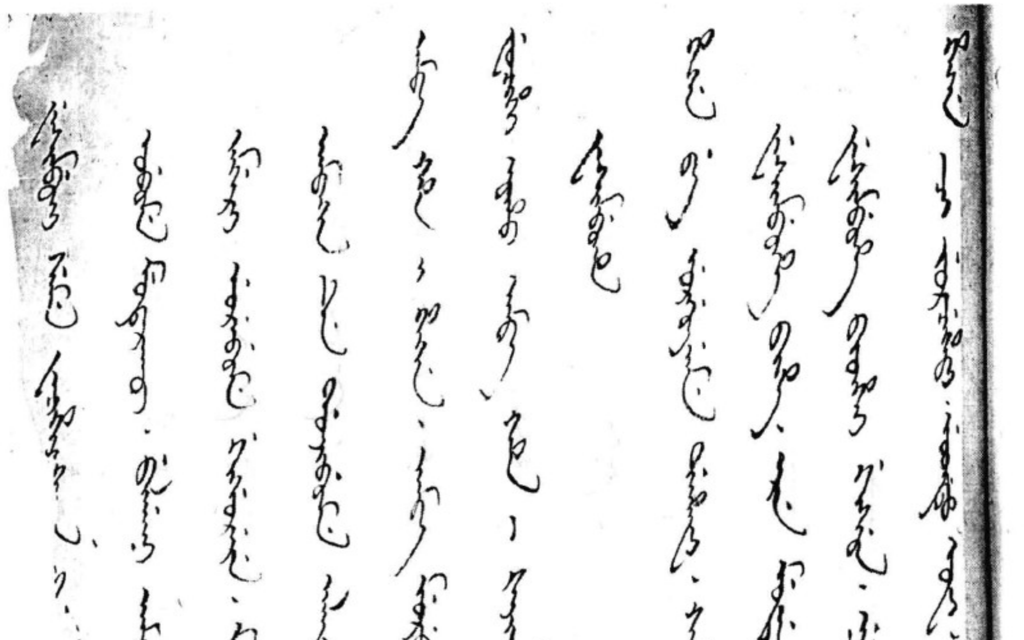
0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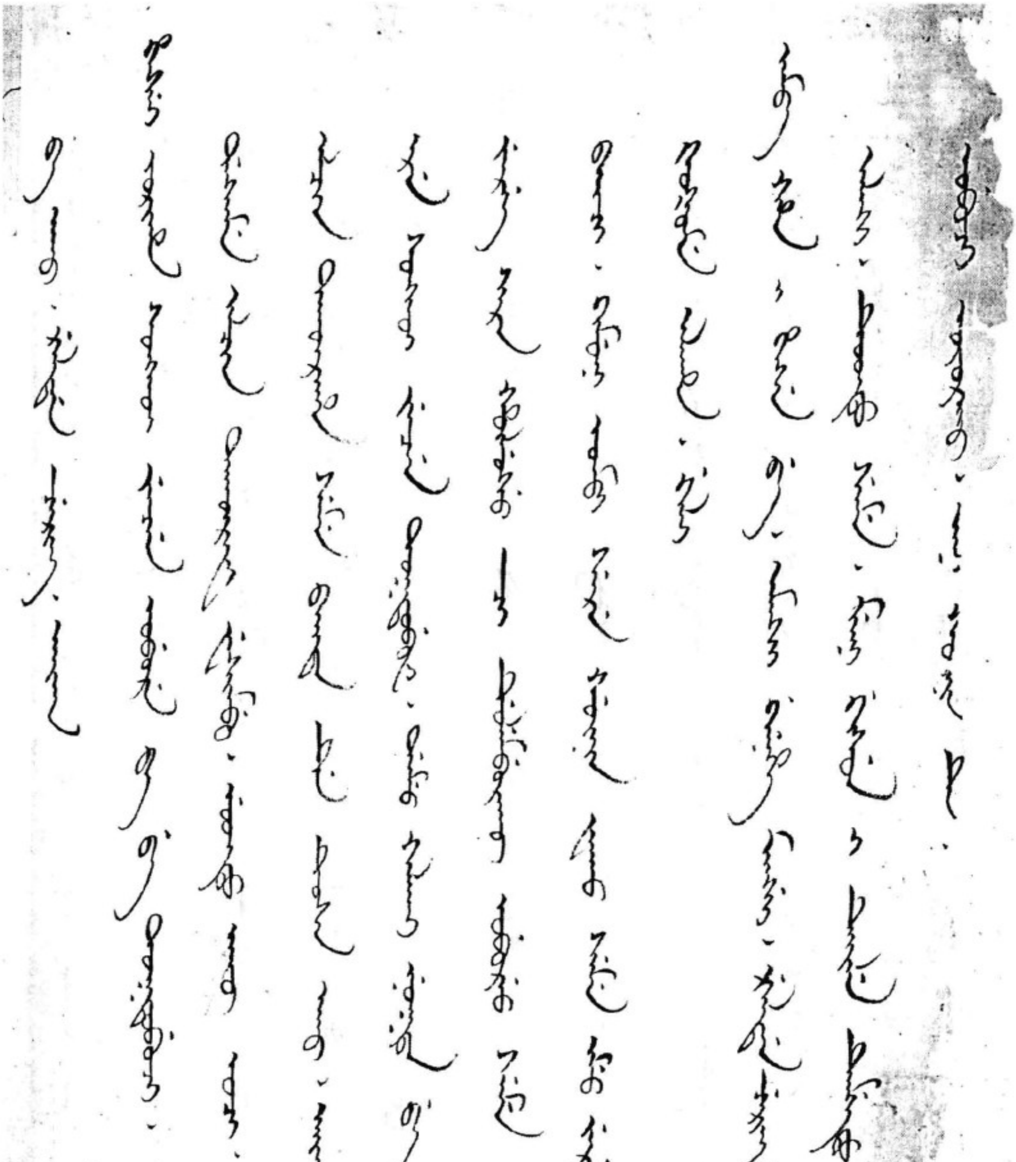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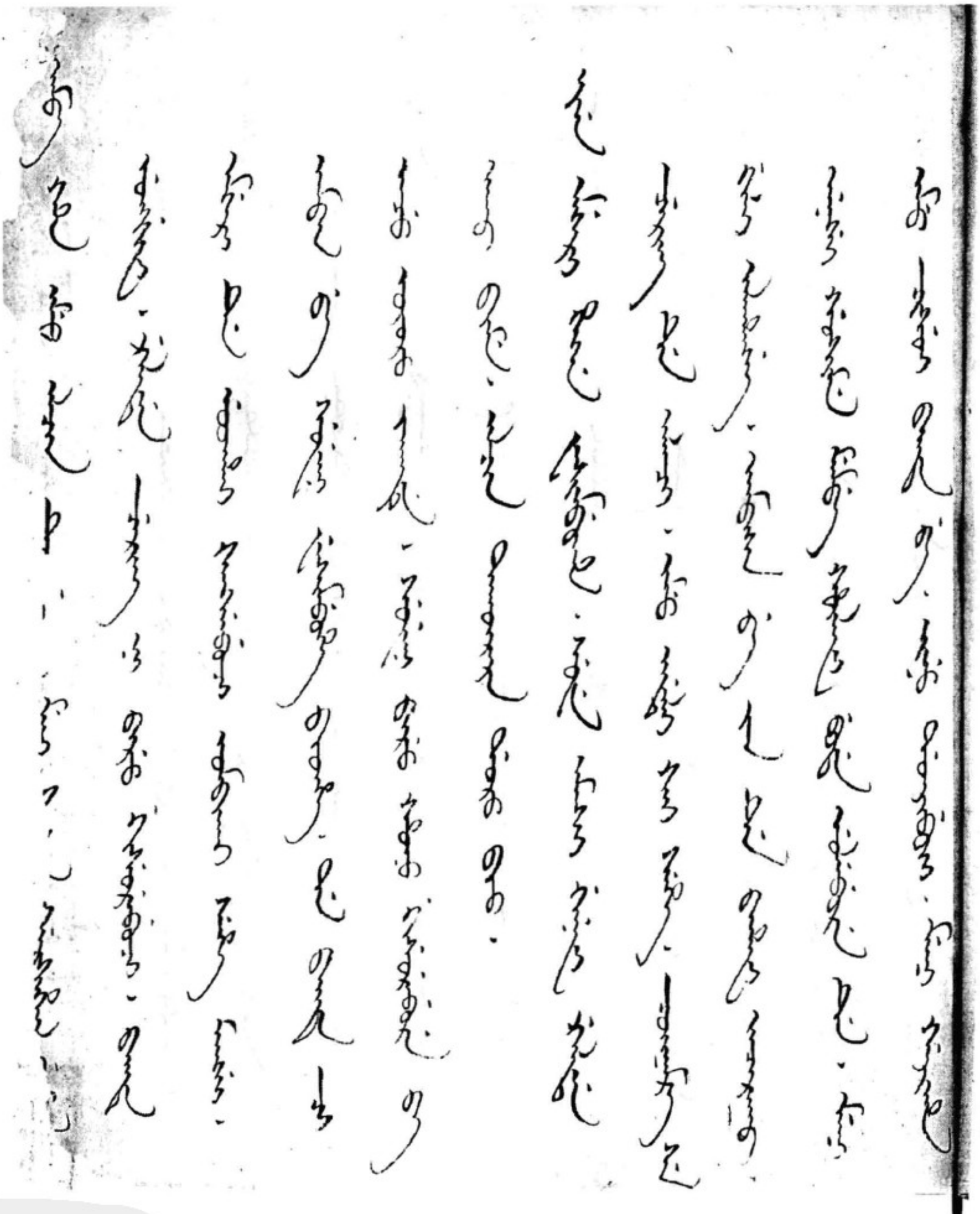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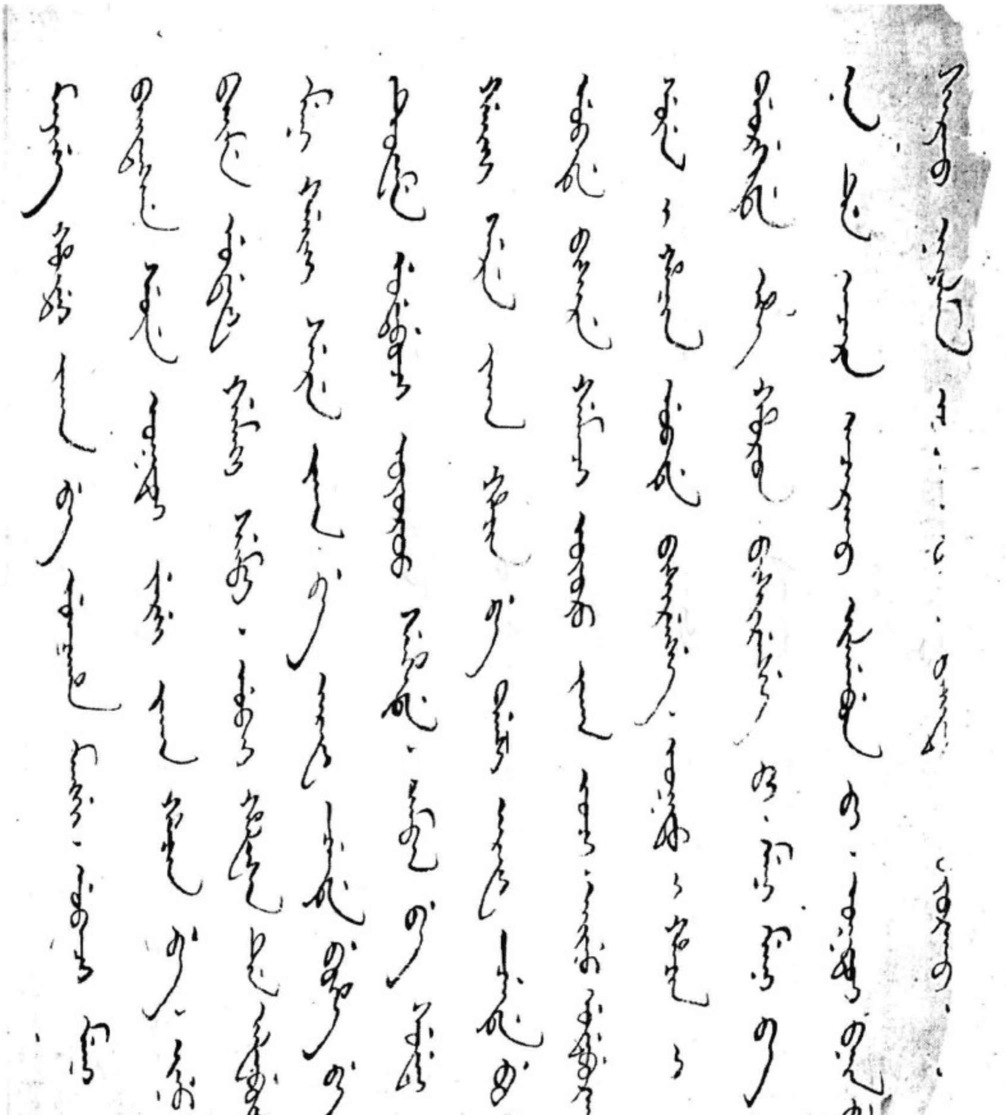
0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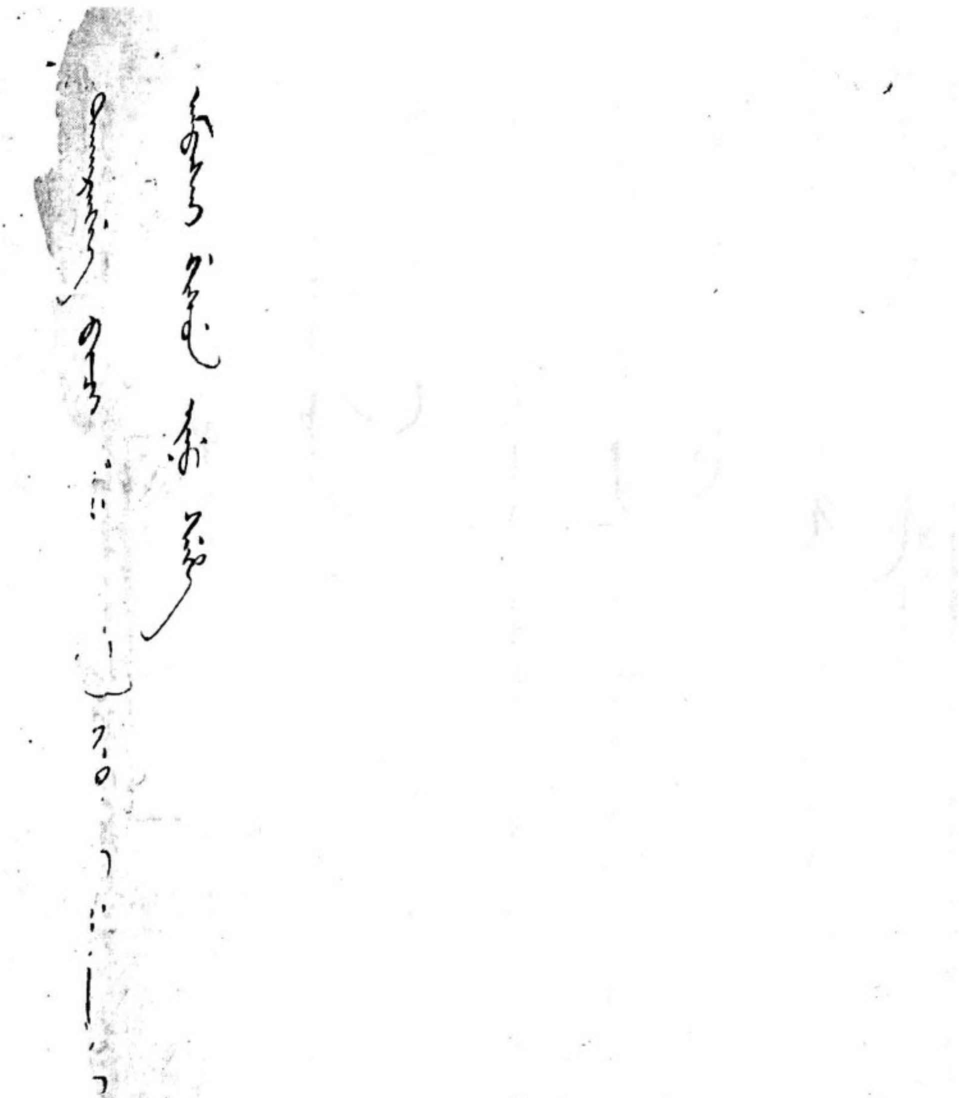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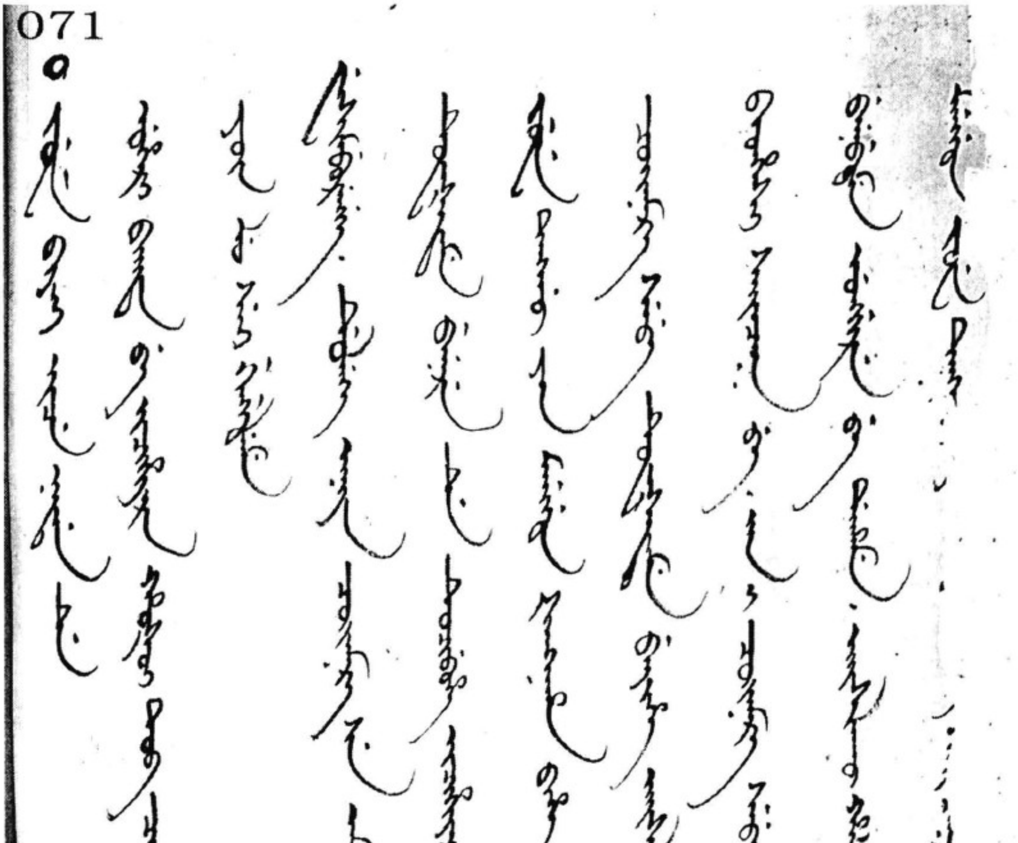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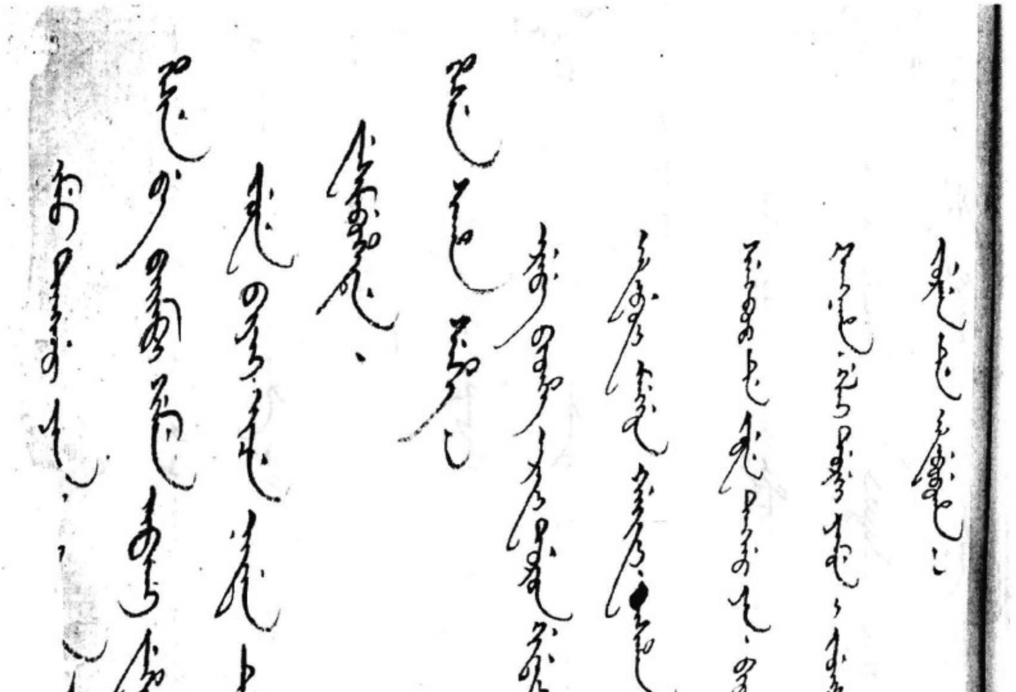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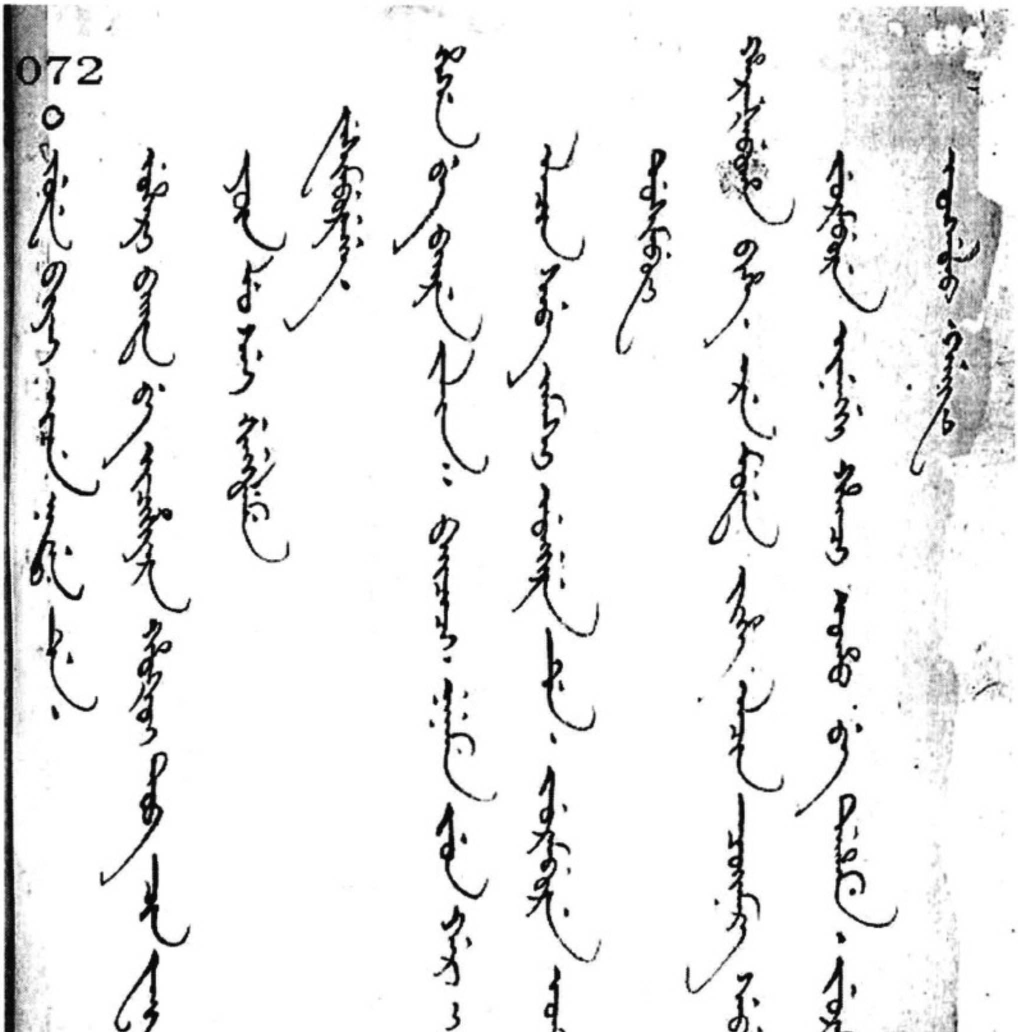
0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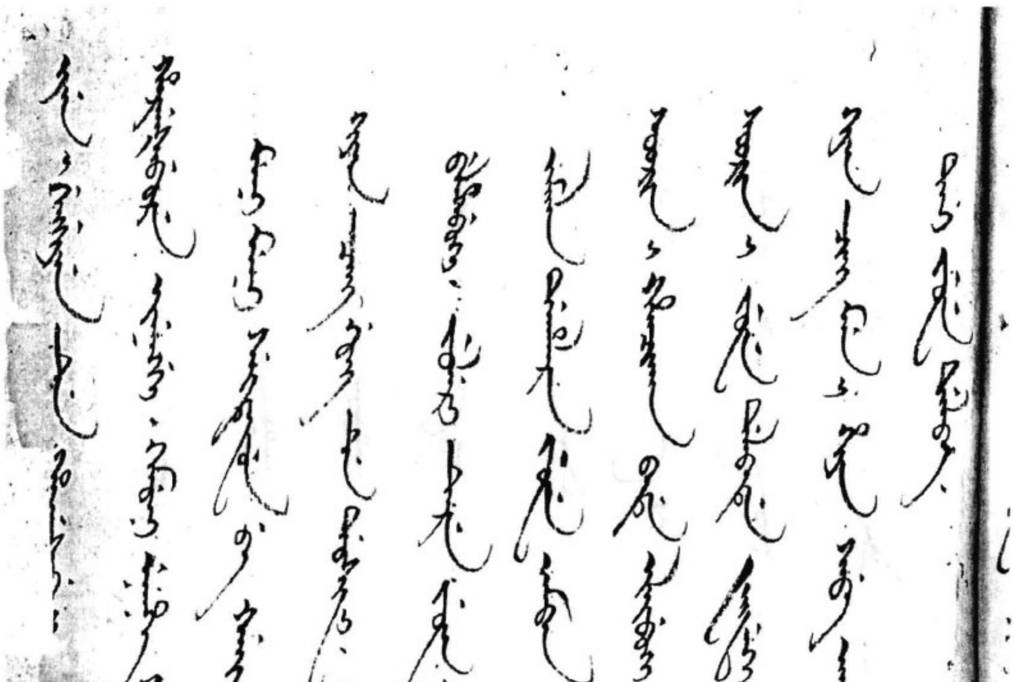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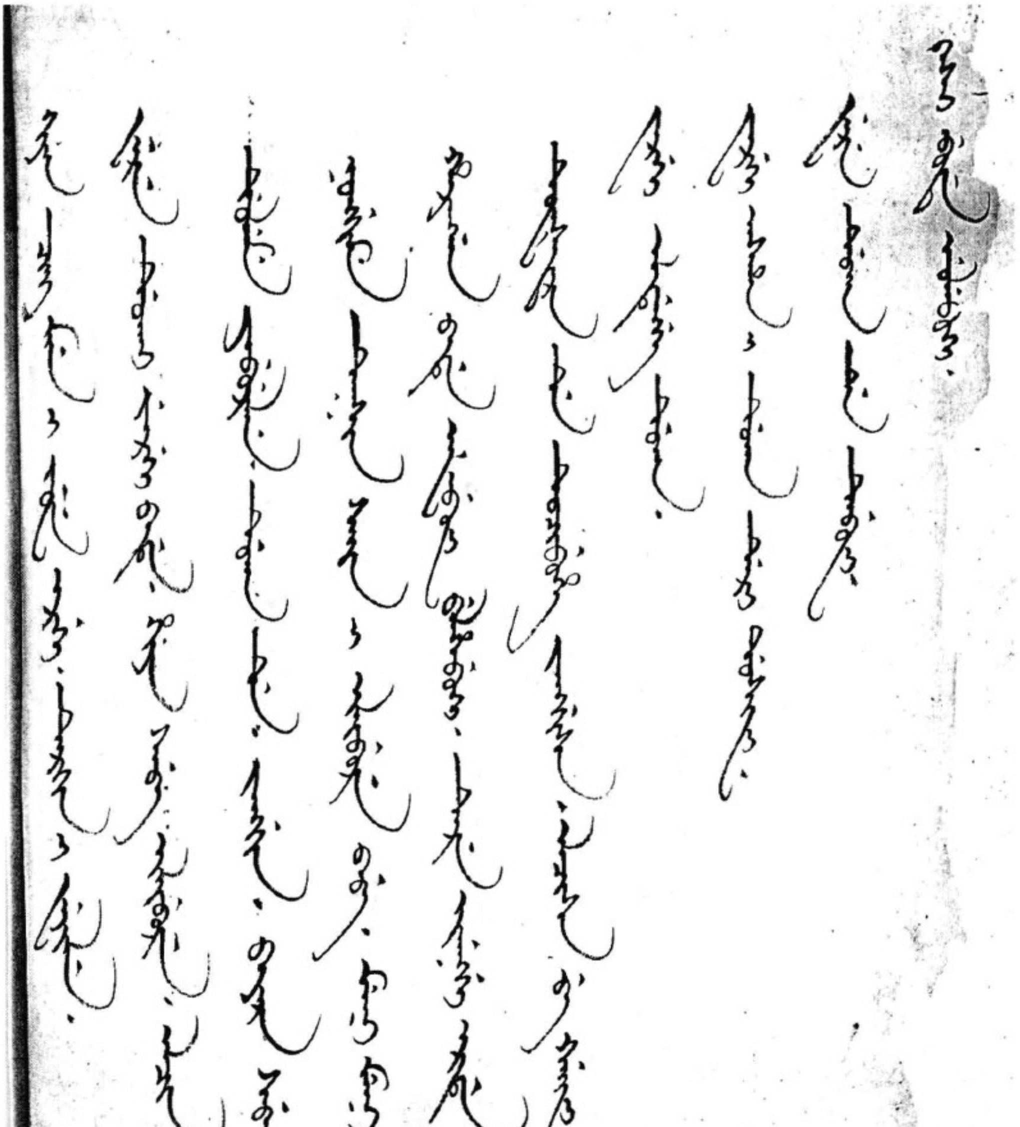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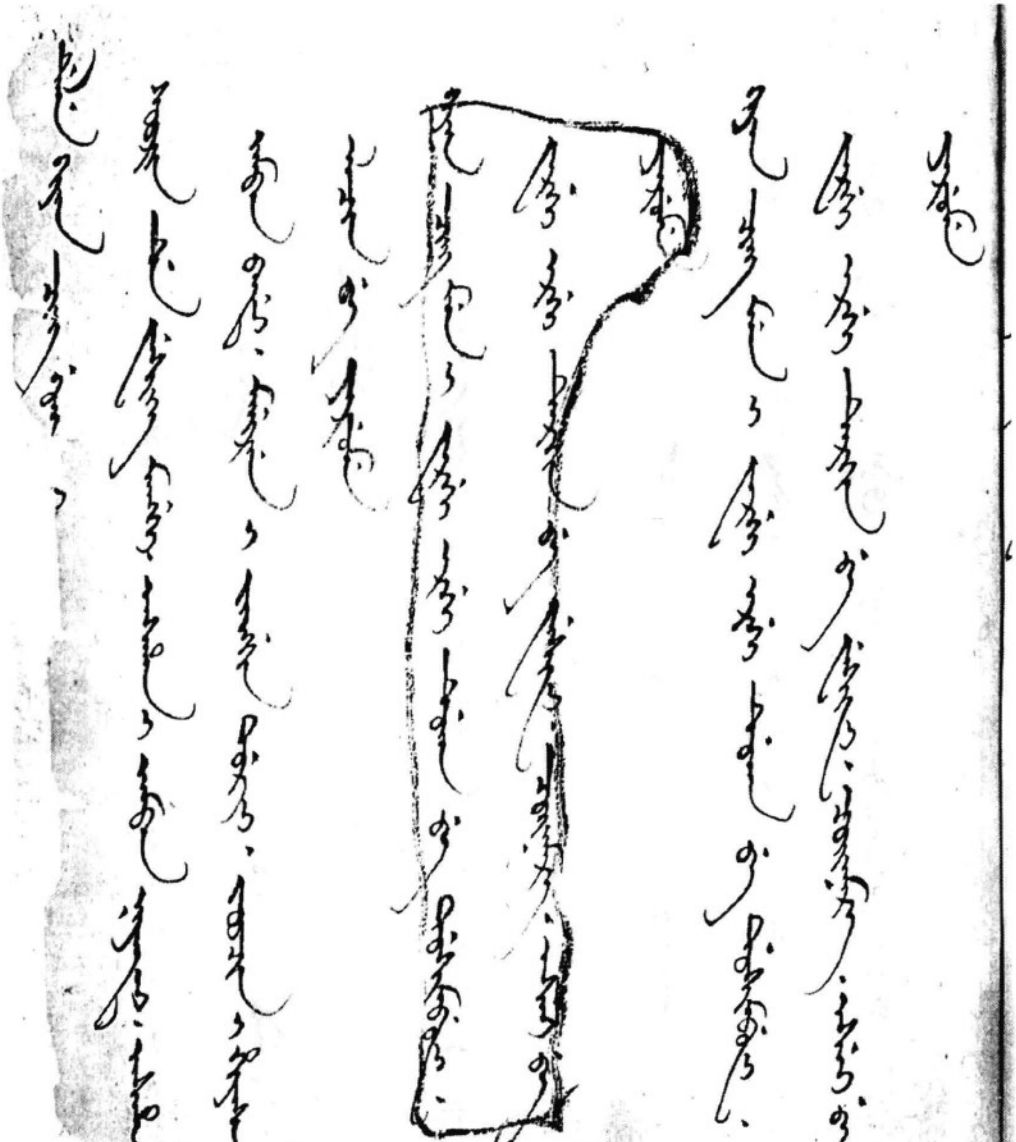
0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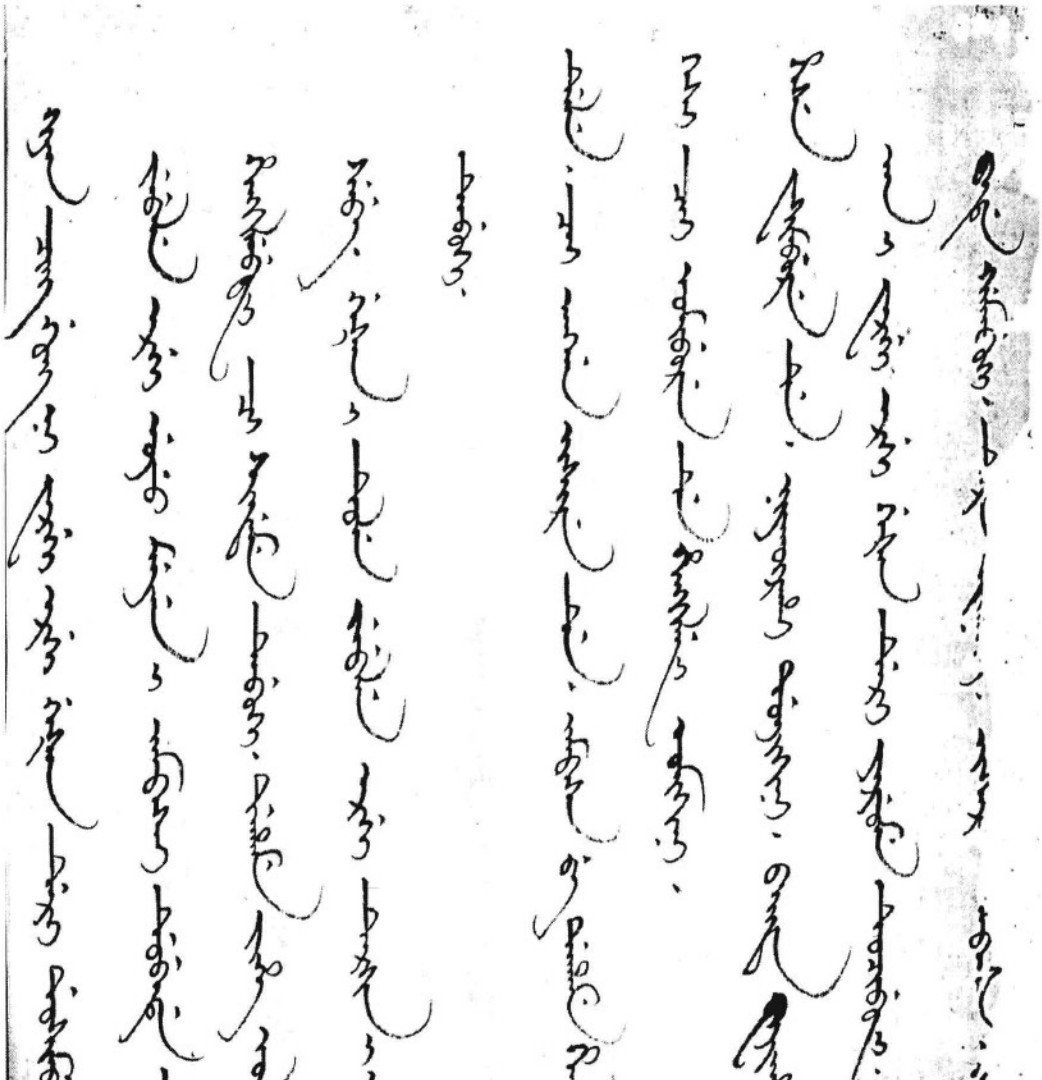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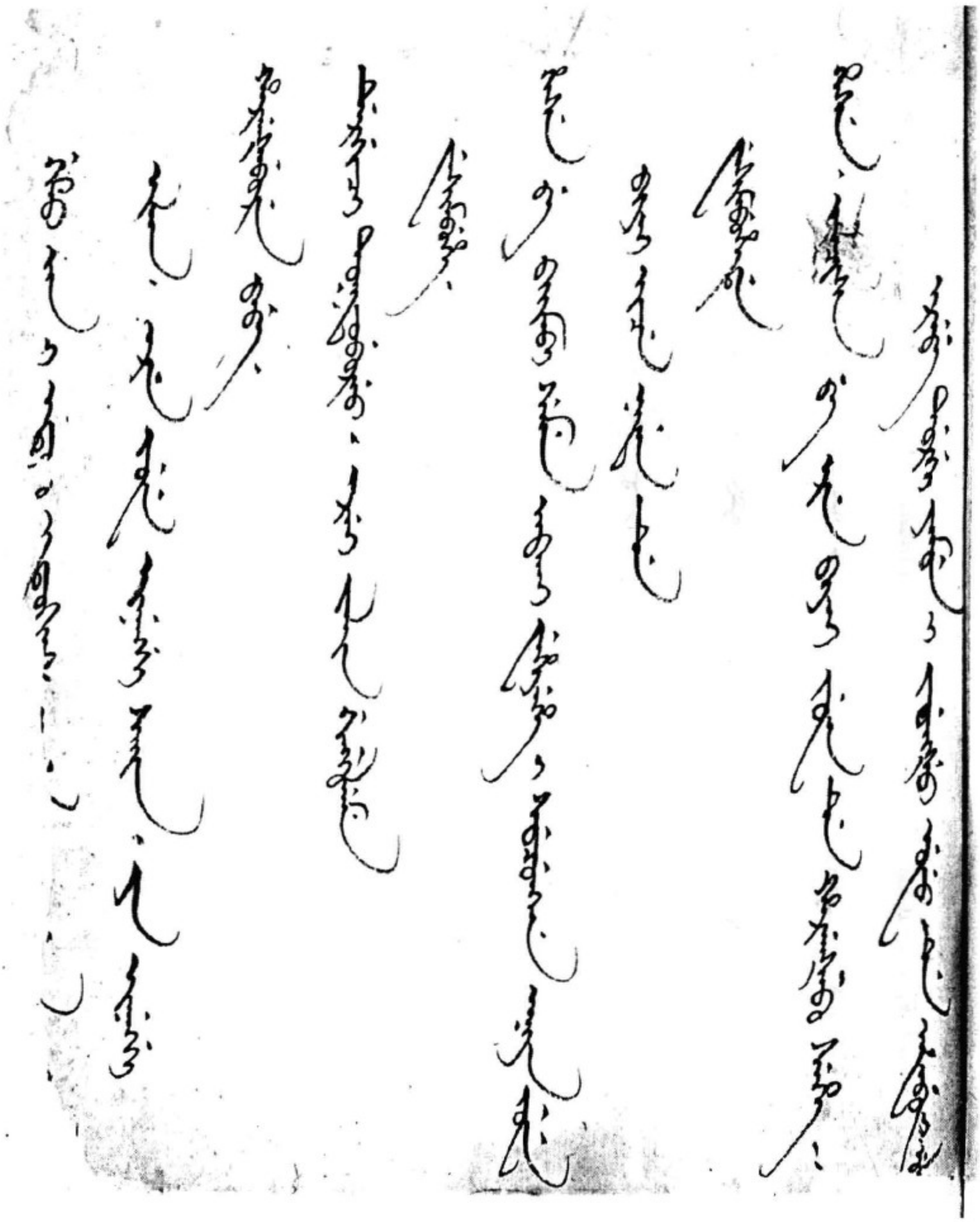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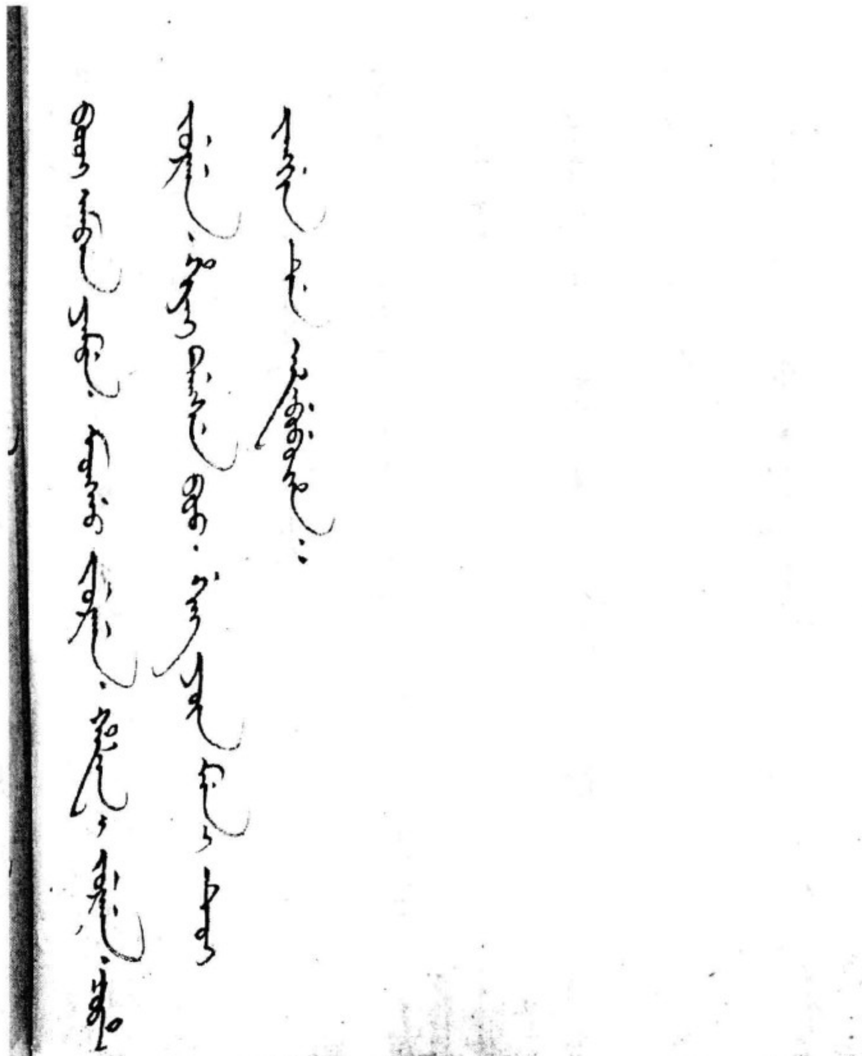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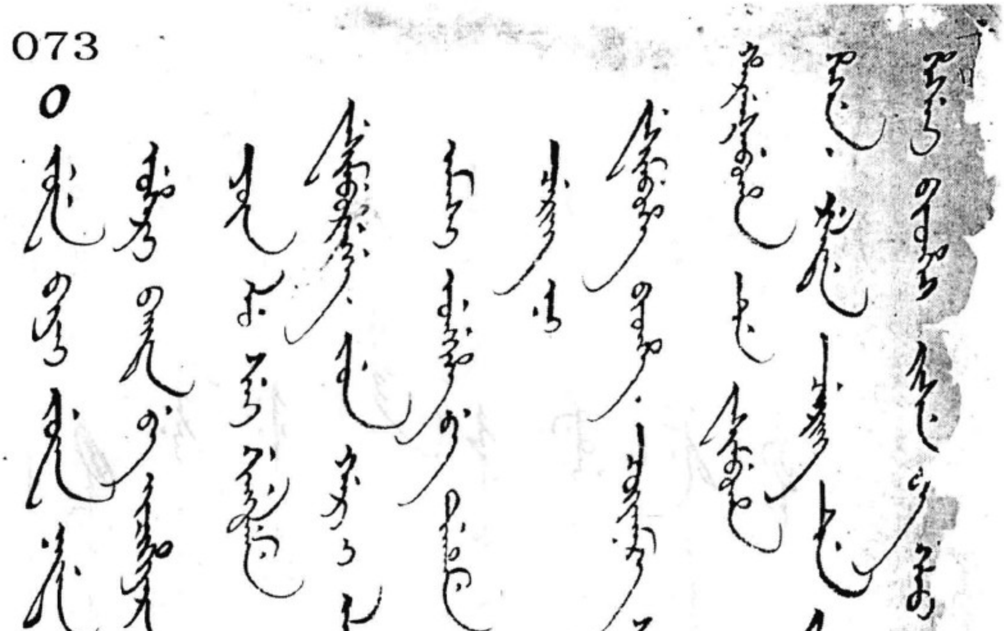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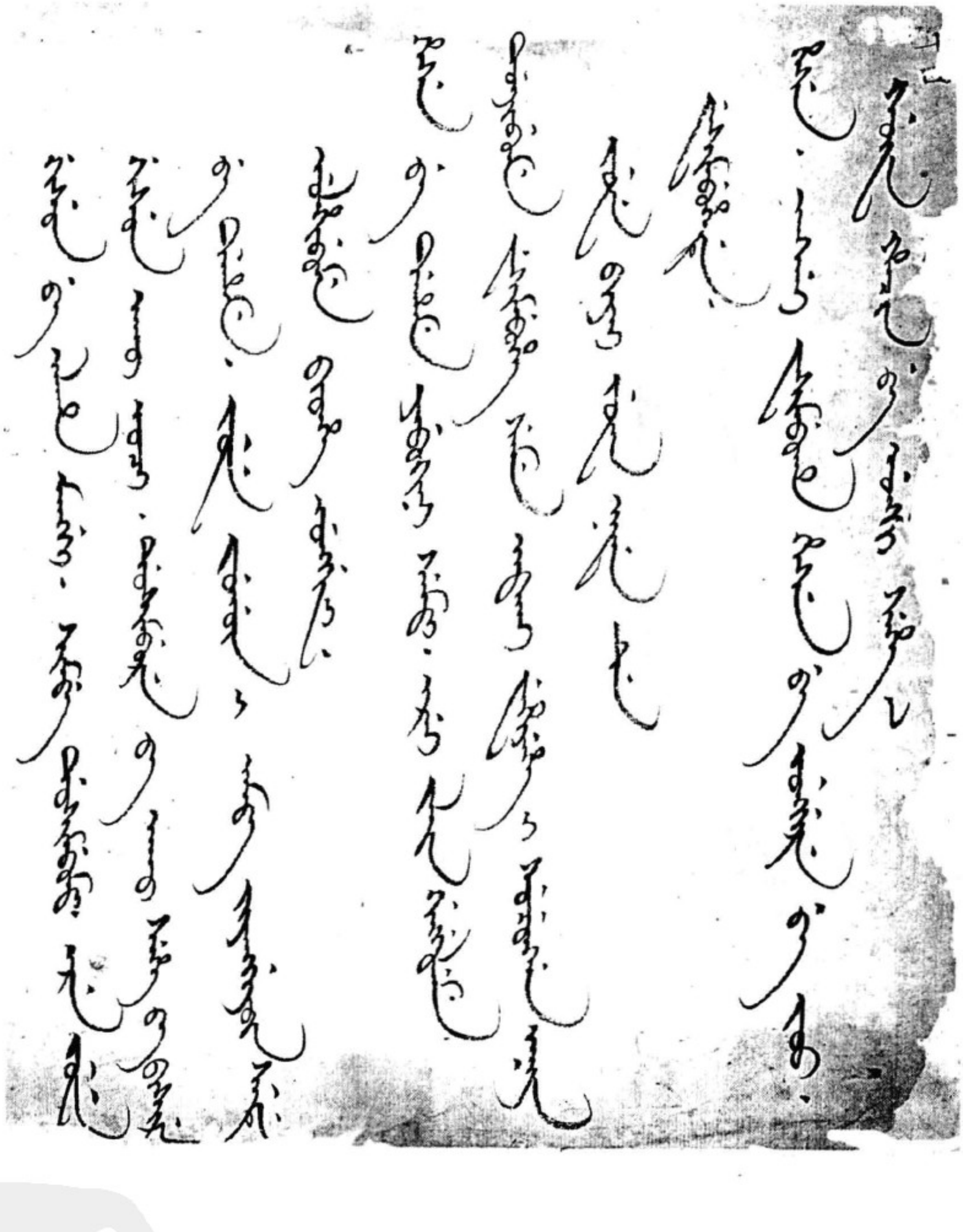


0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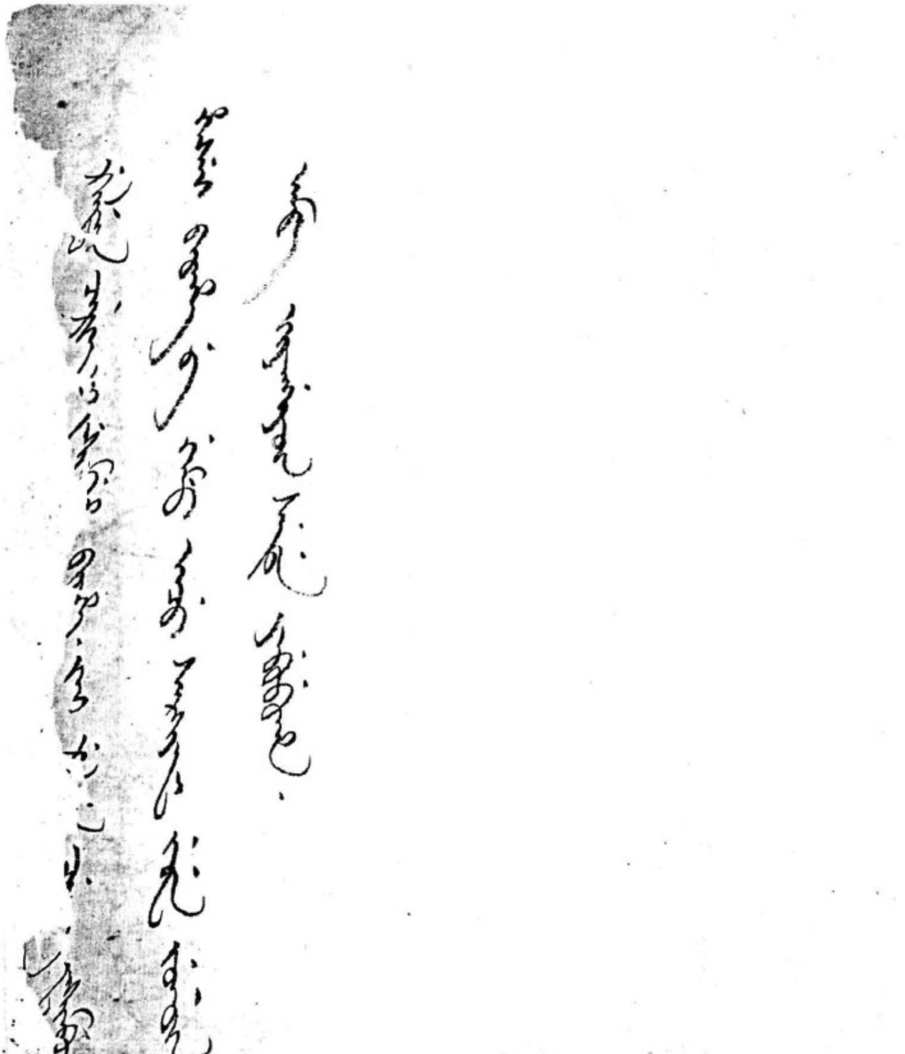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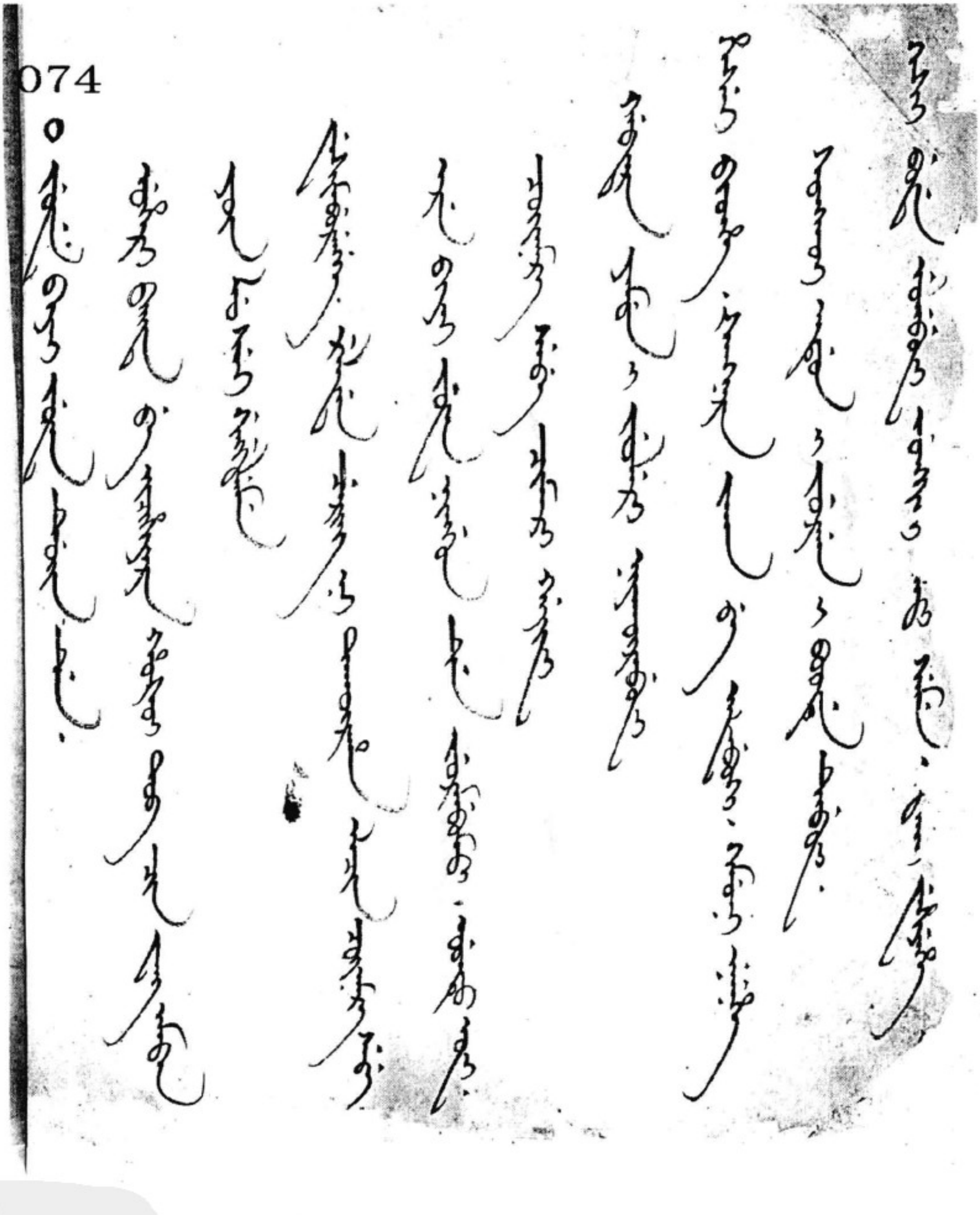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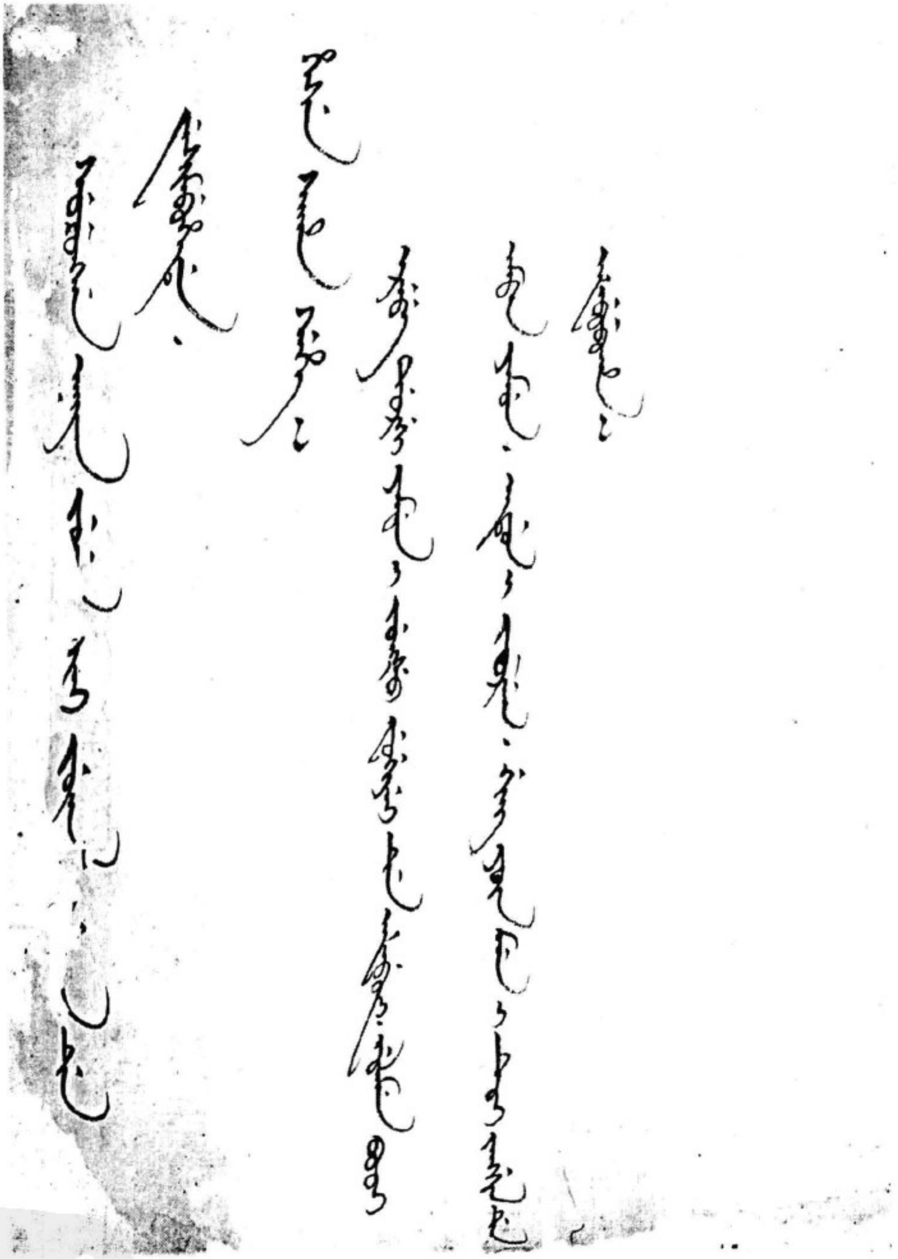
PDG



0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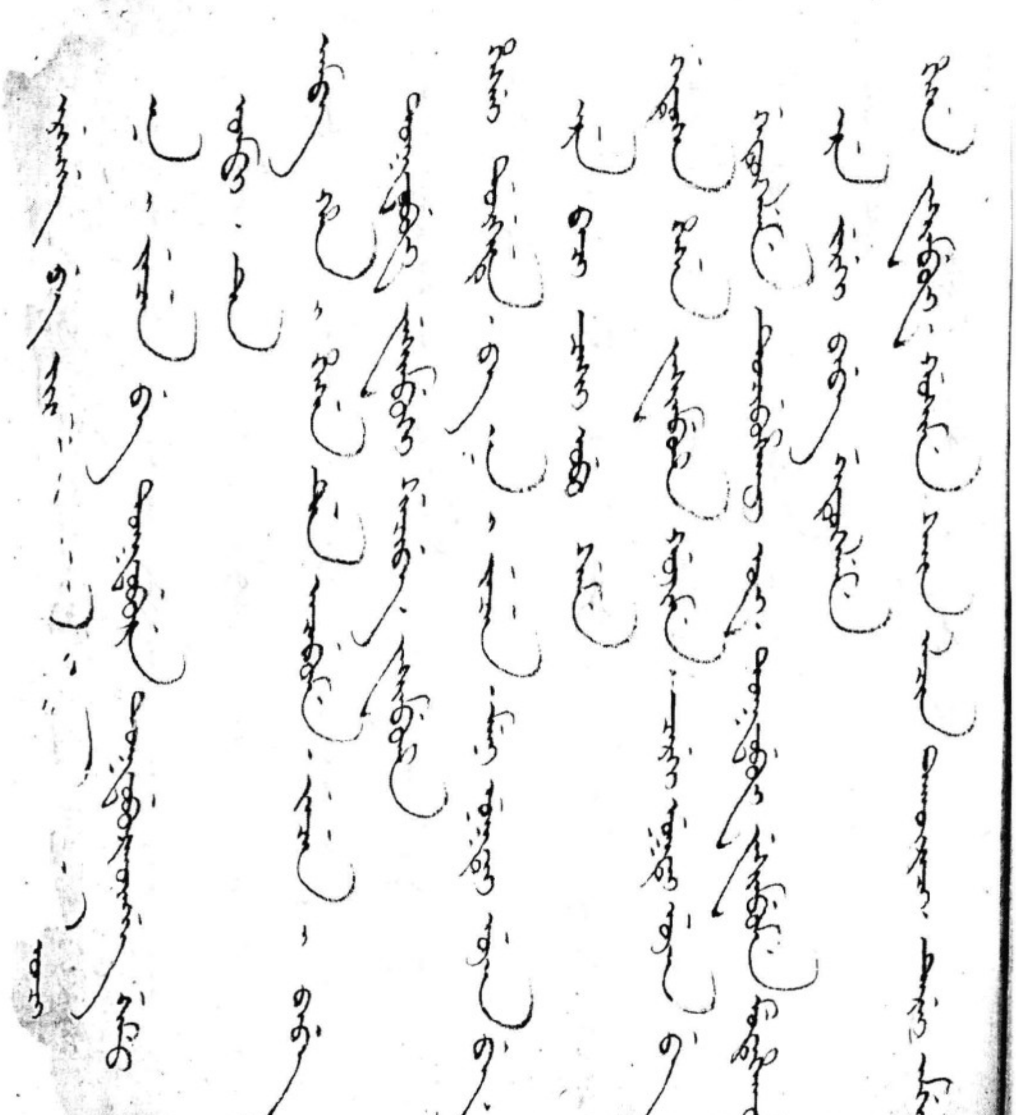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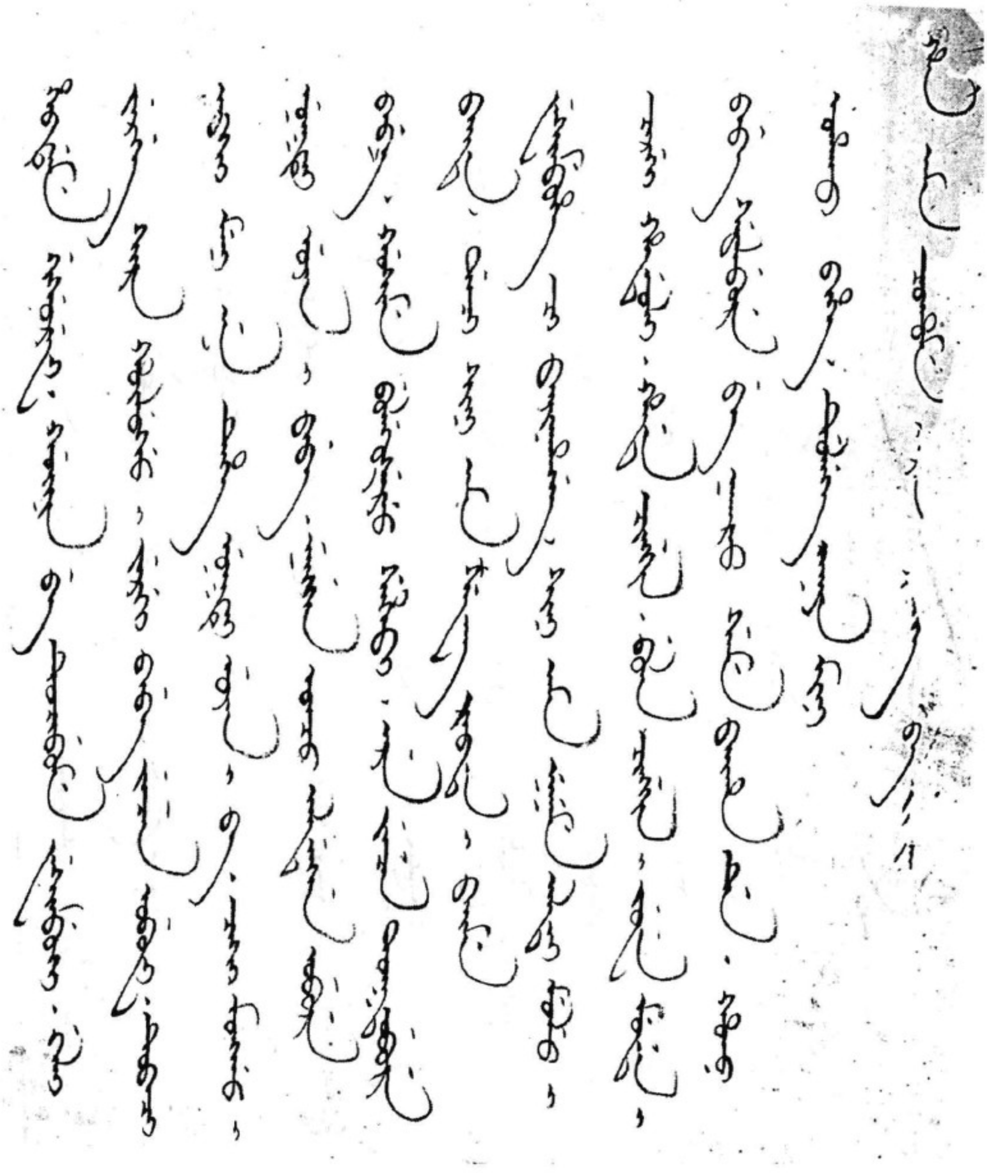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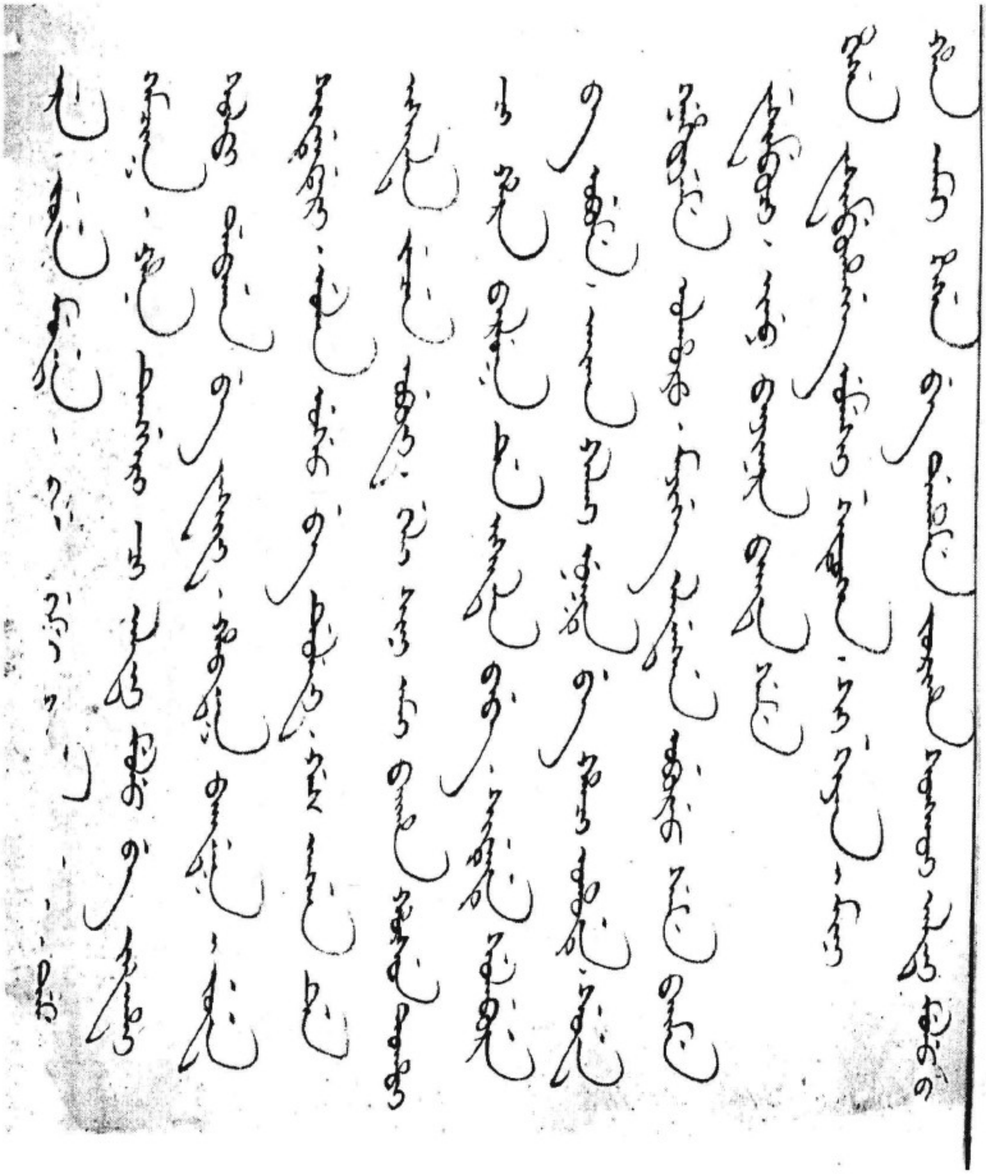
0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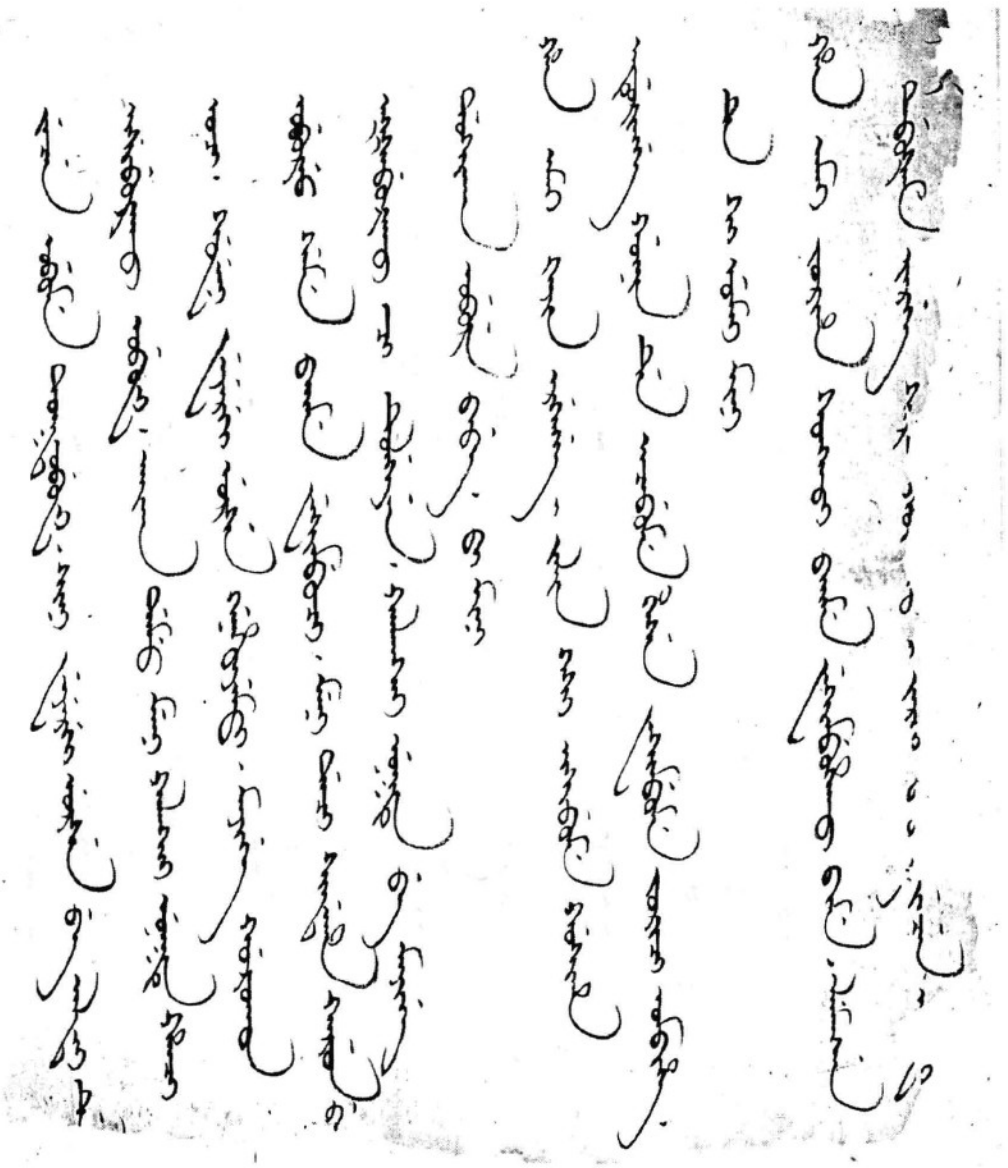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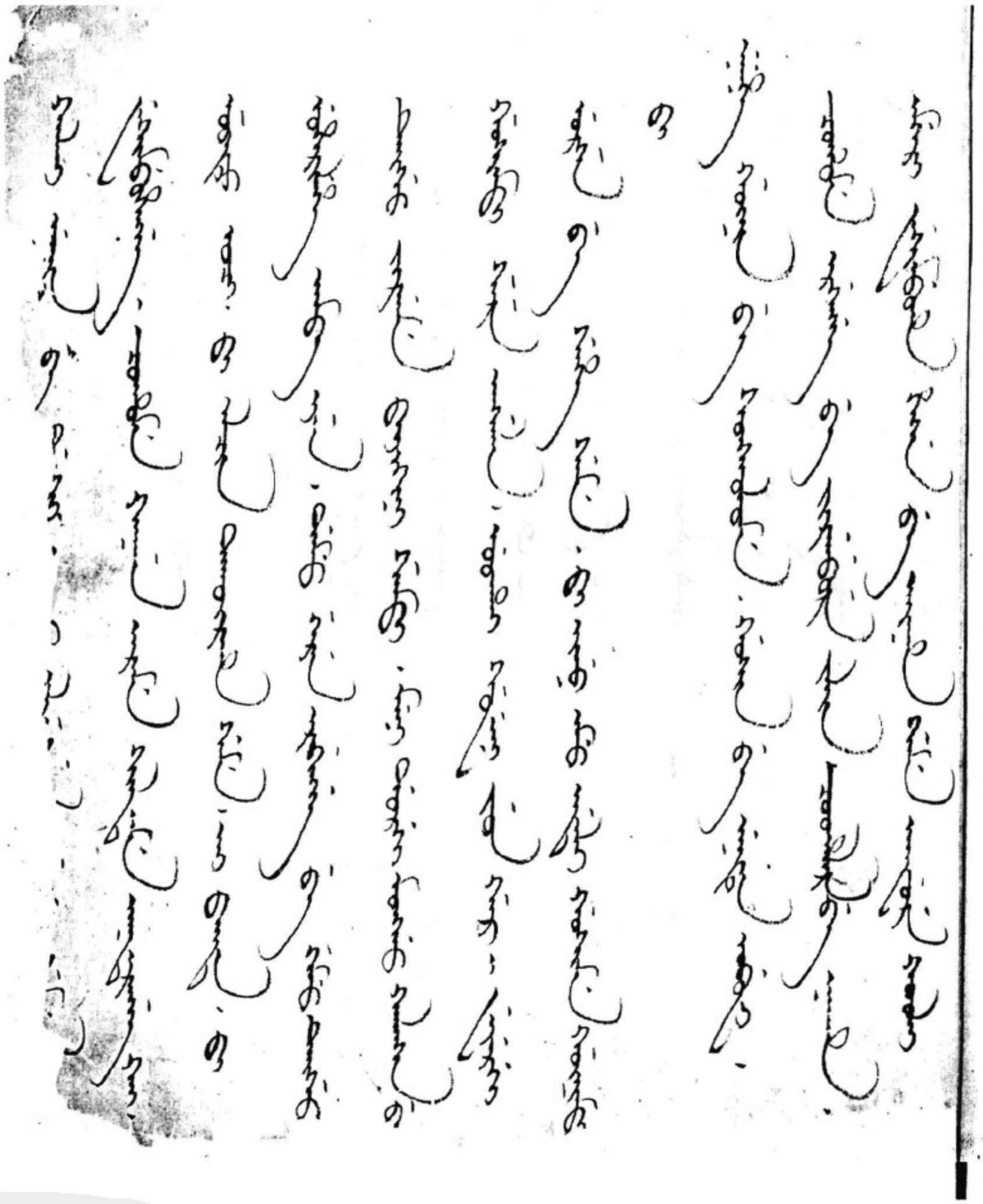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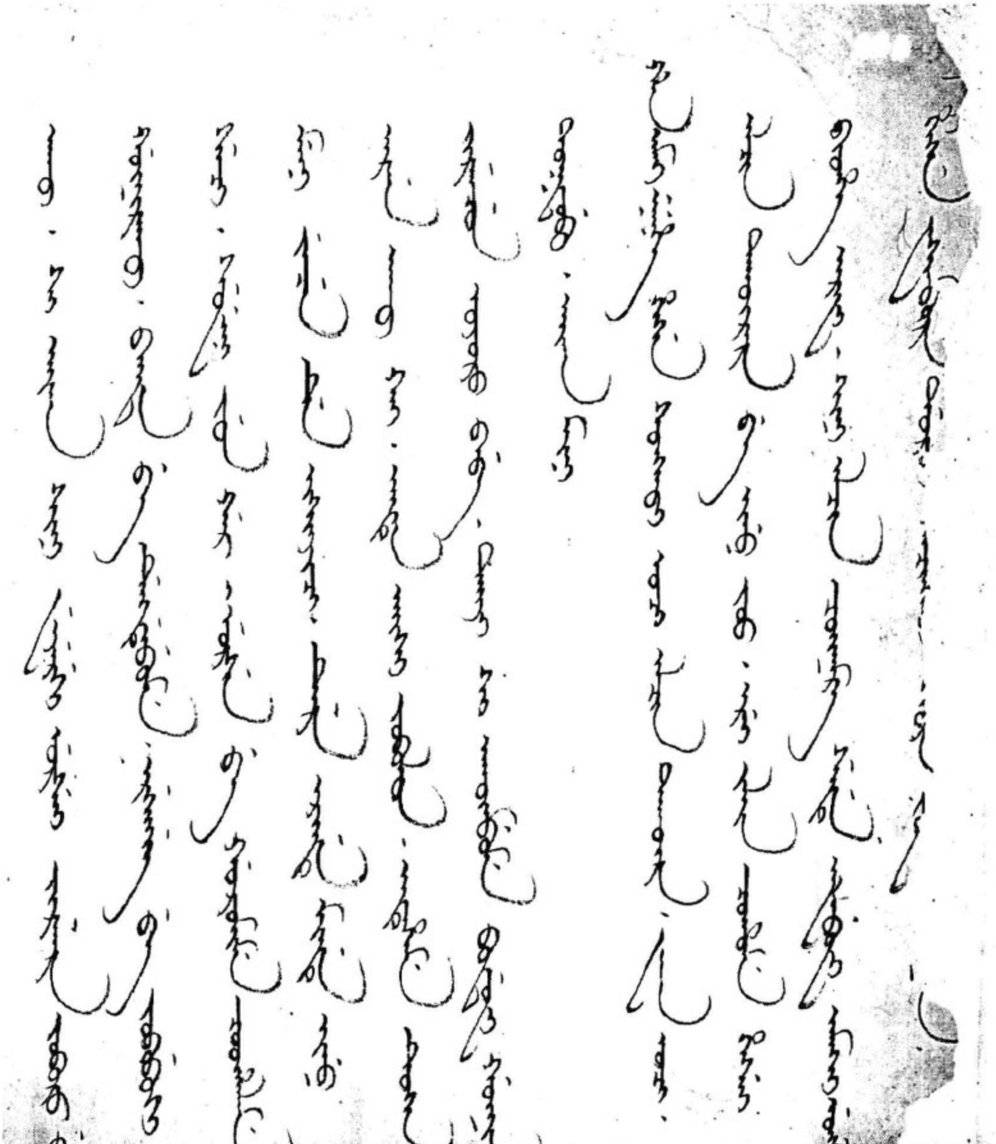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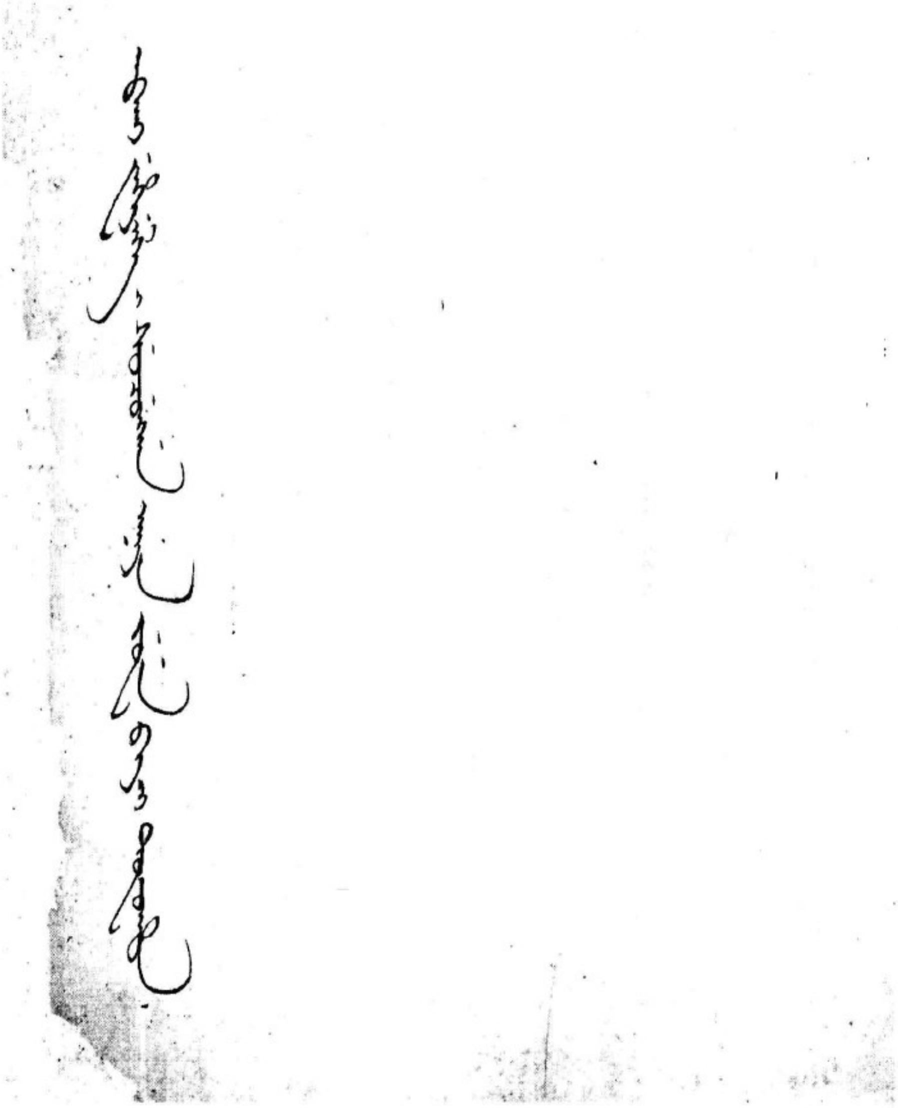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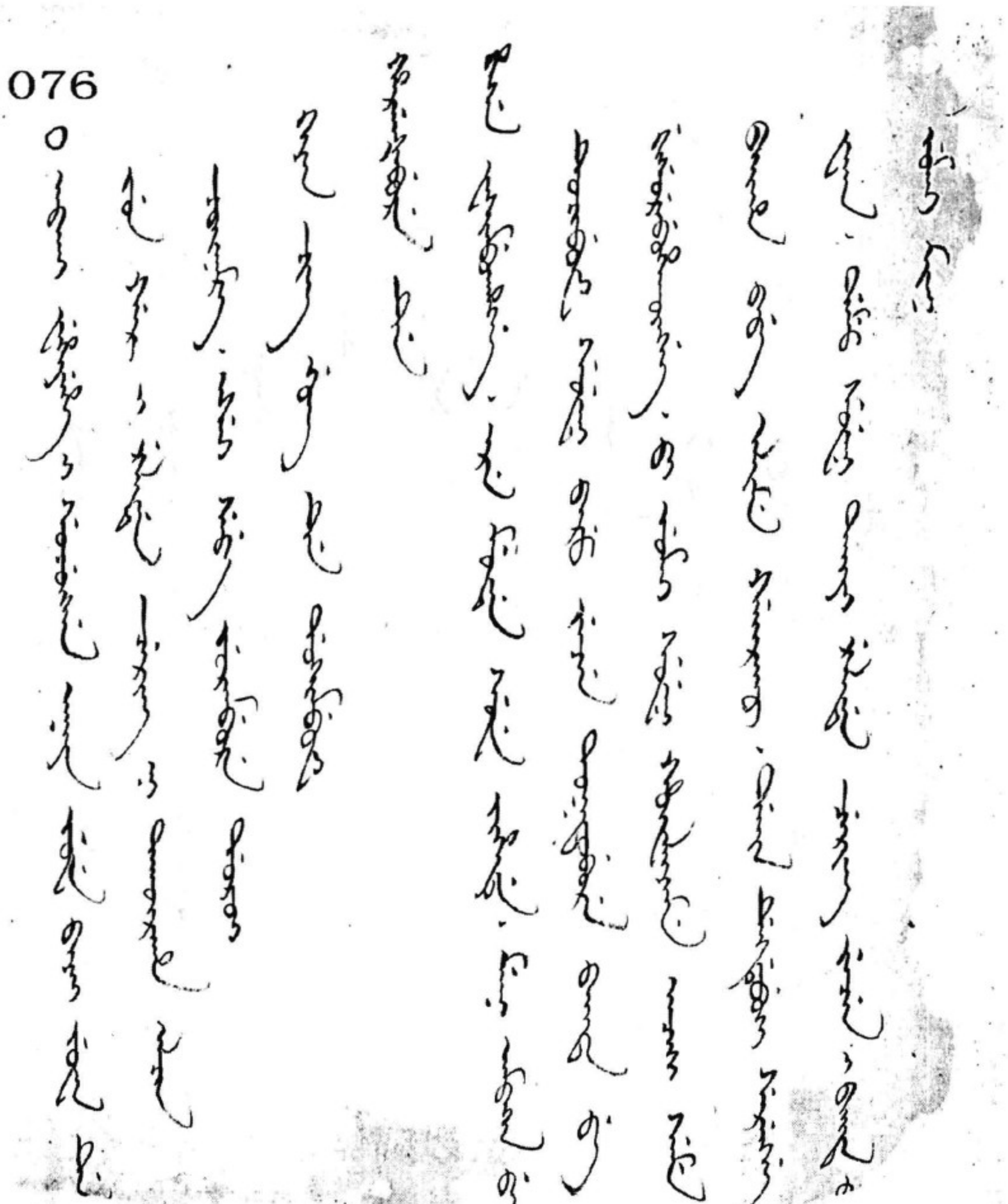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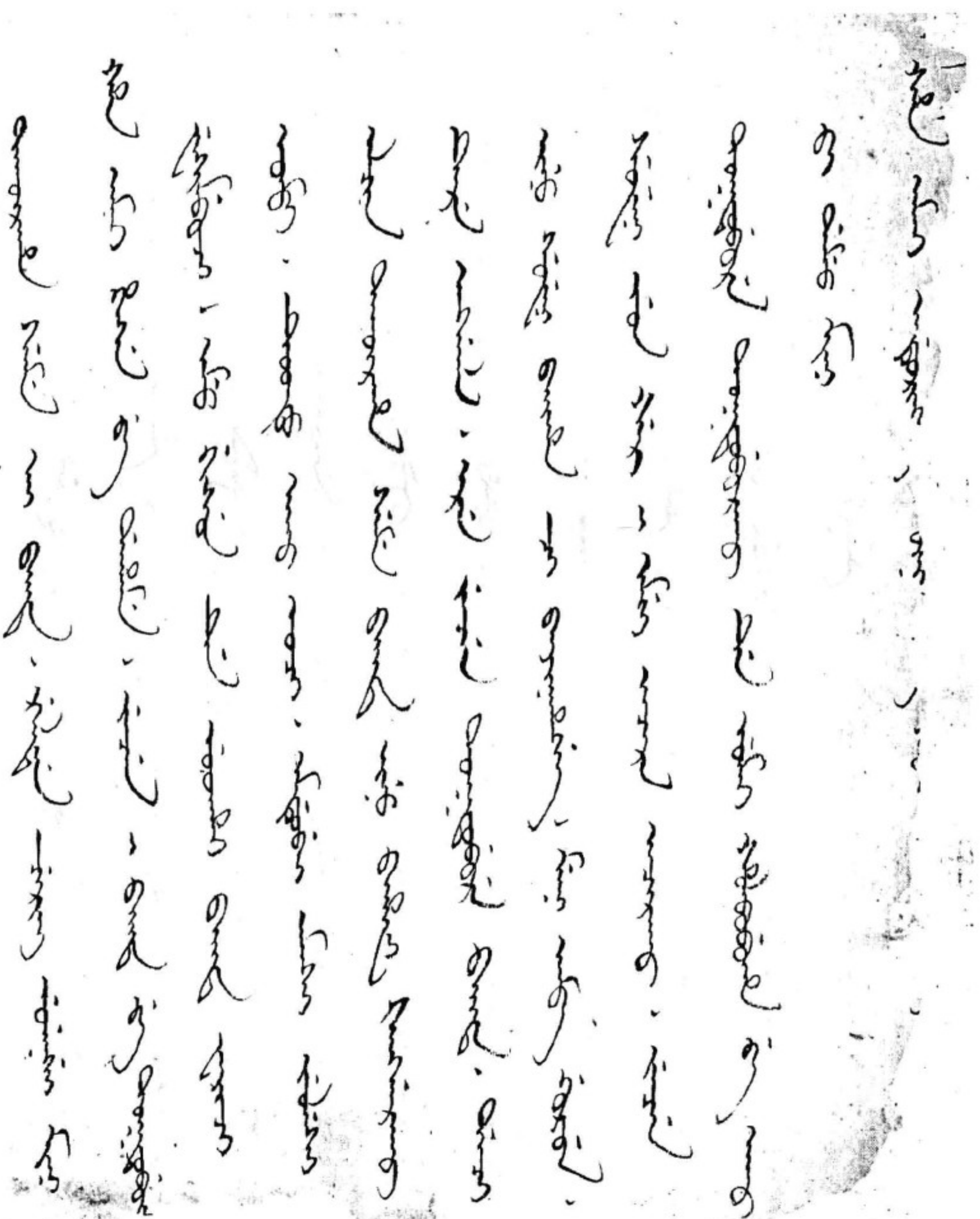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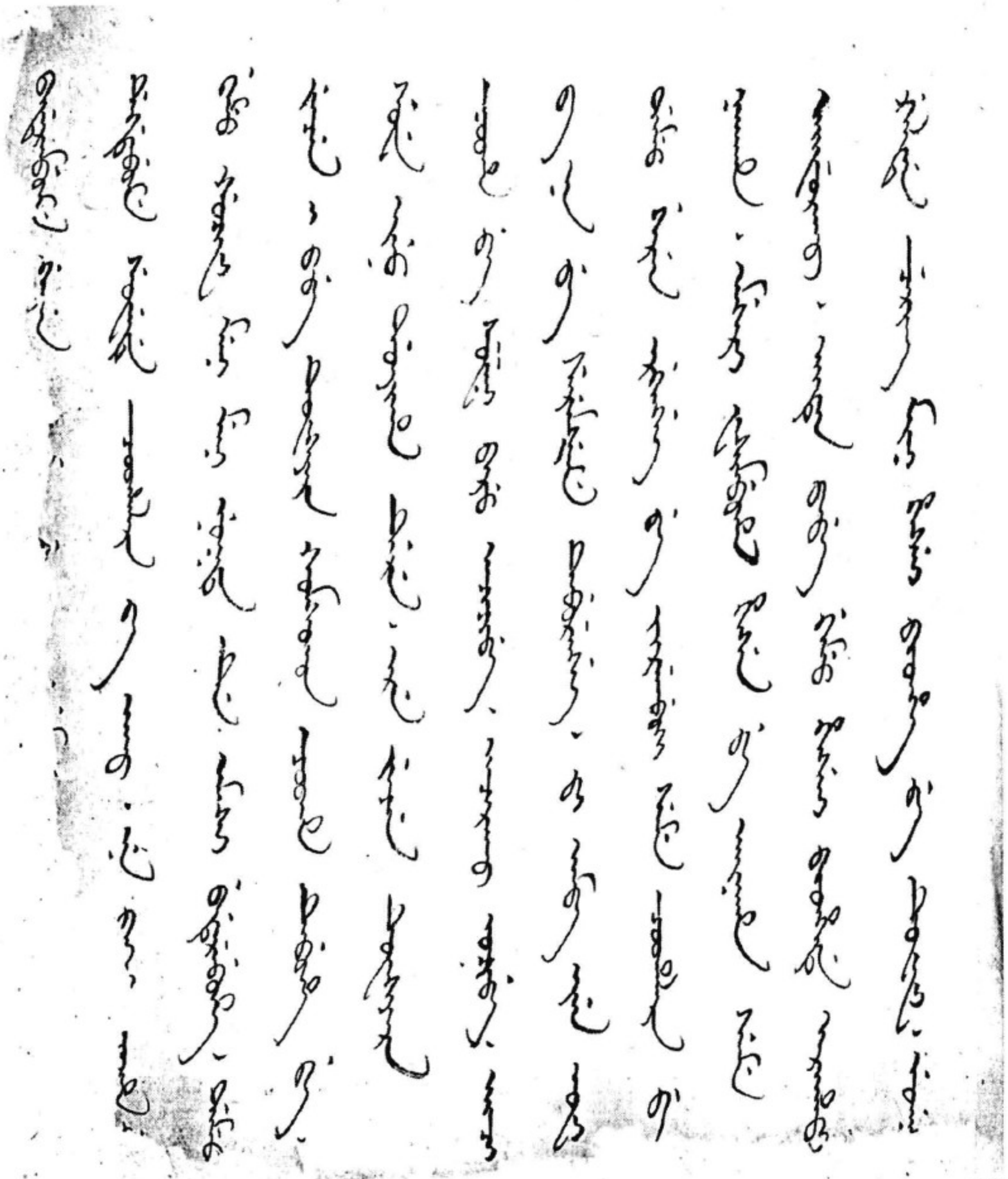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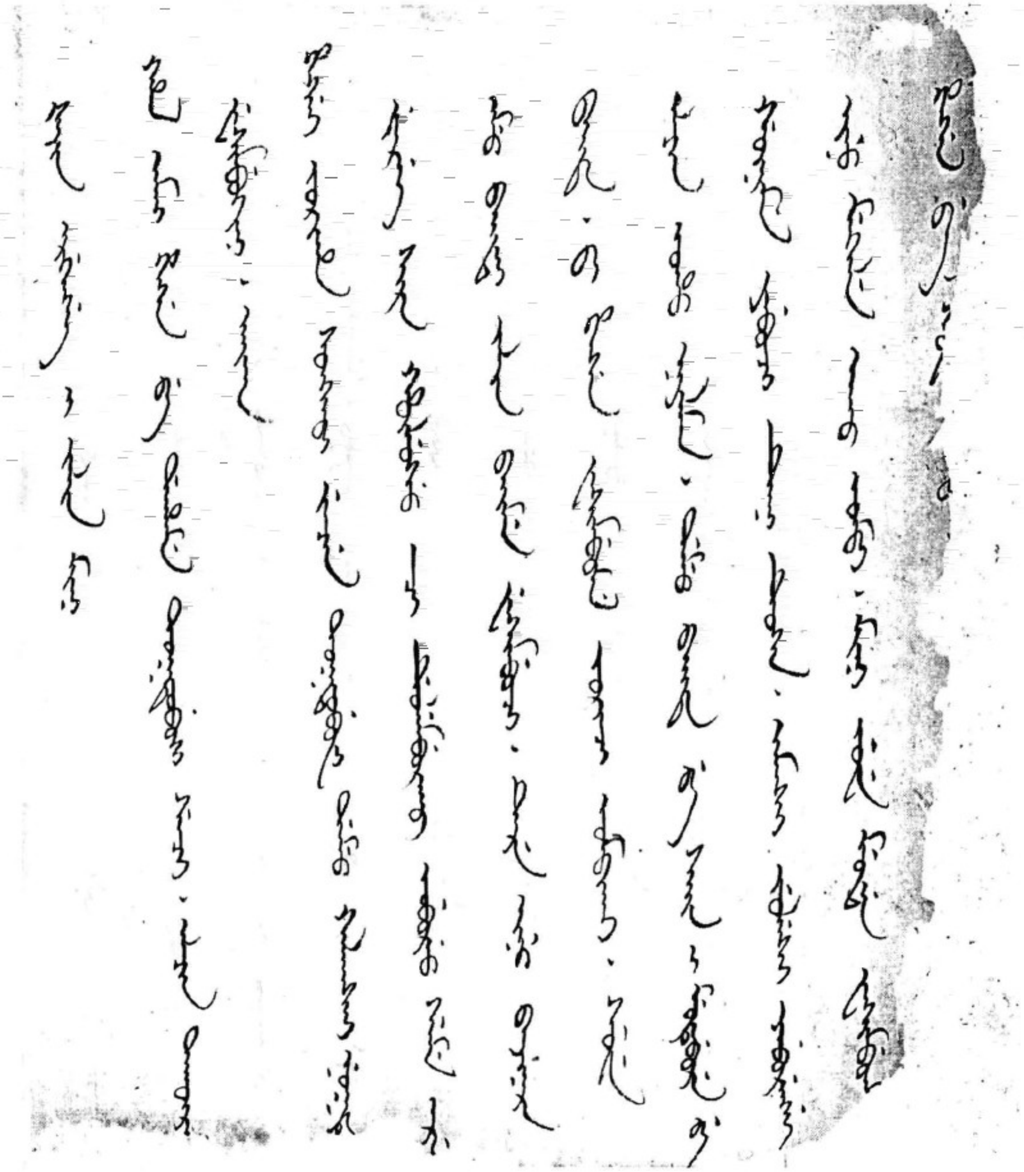
0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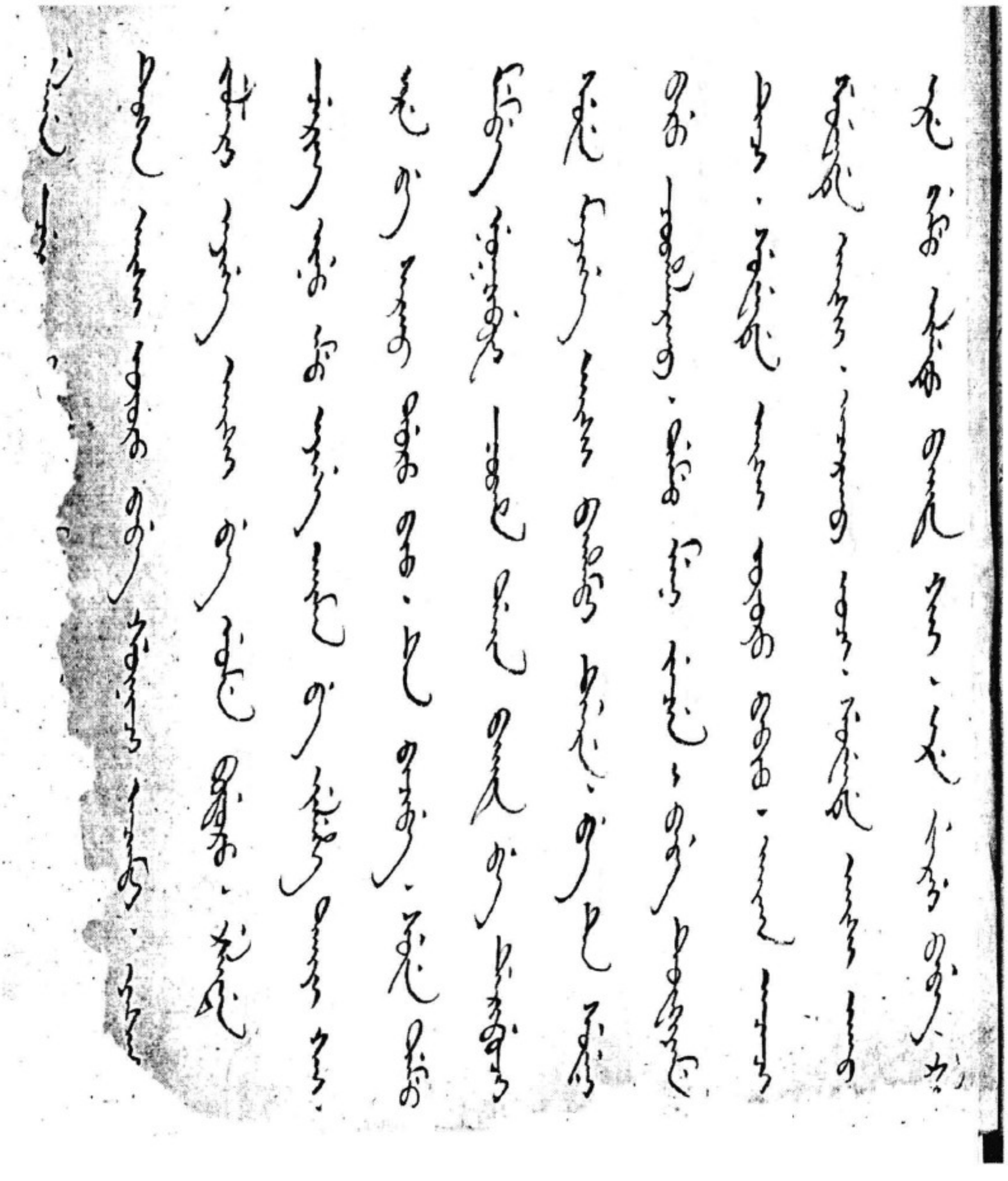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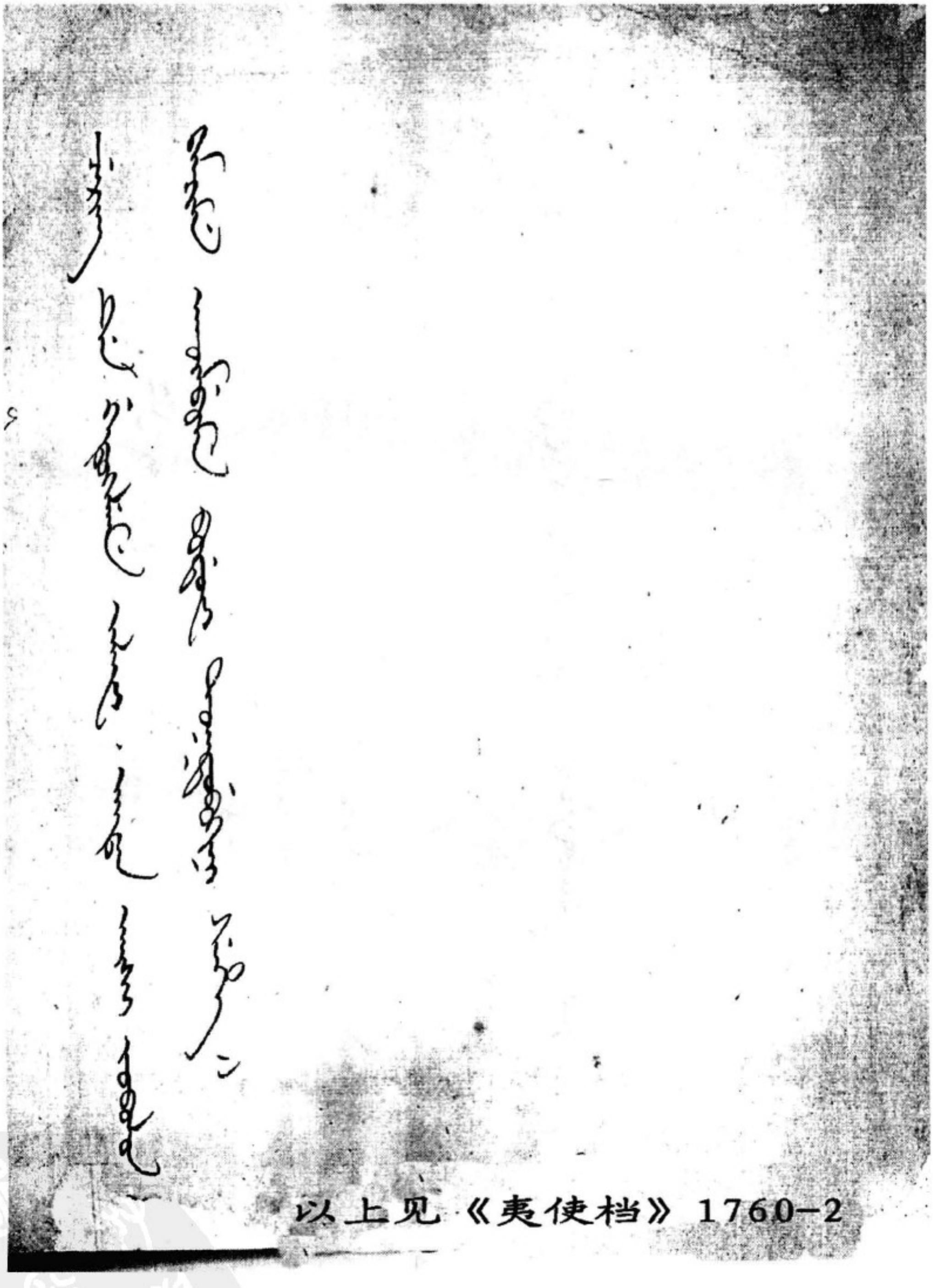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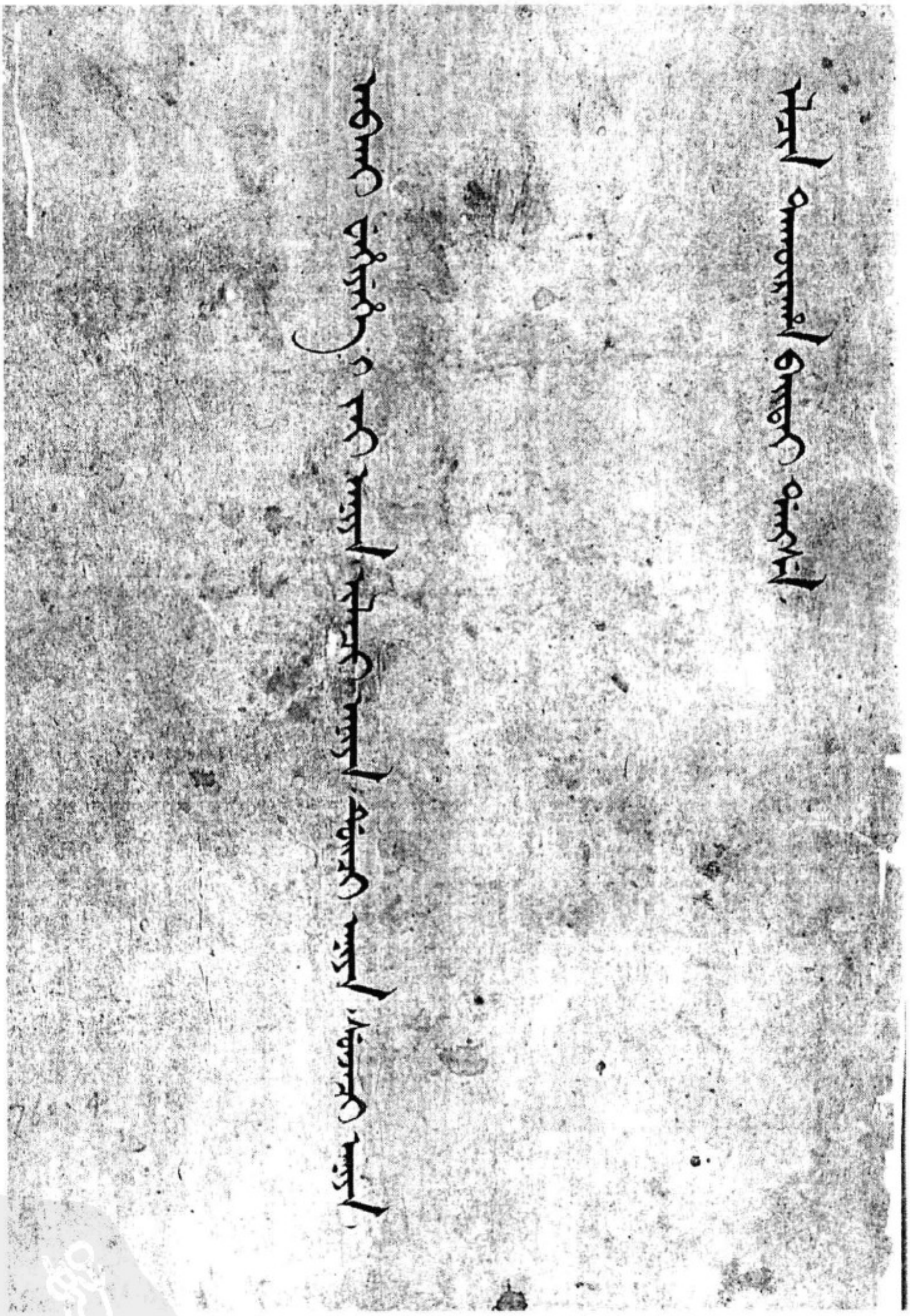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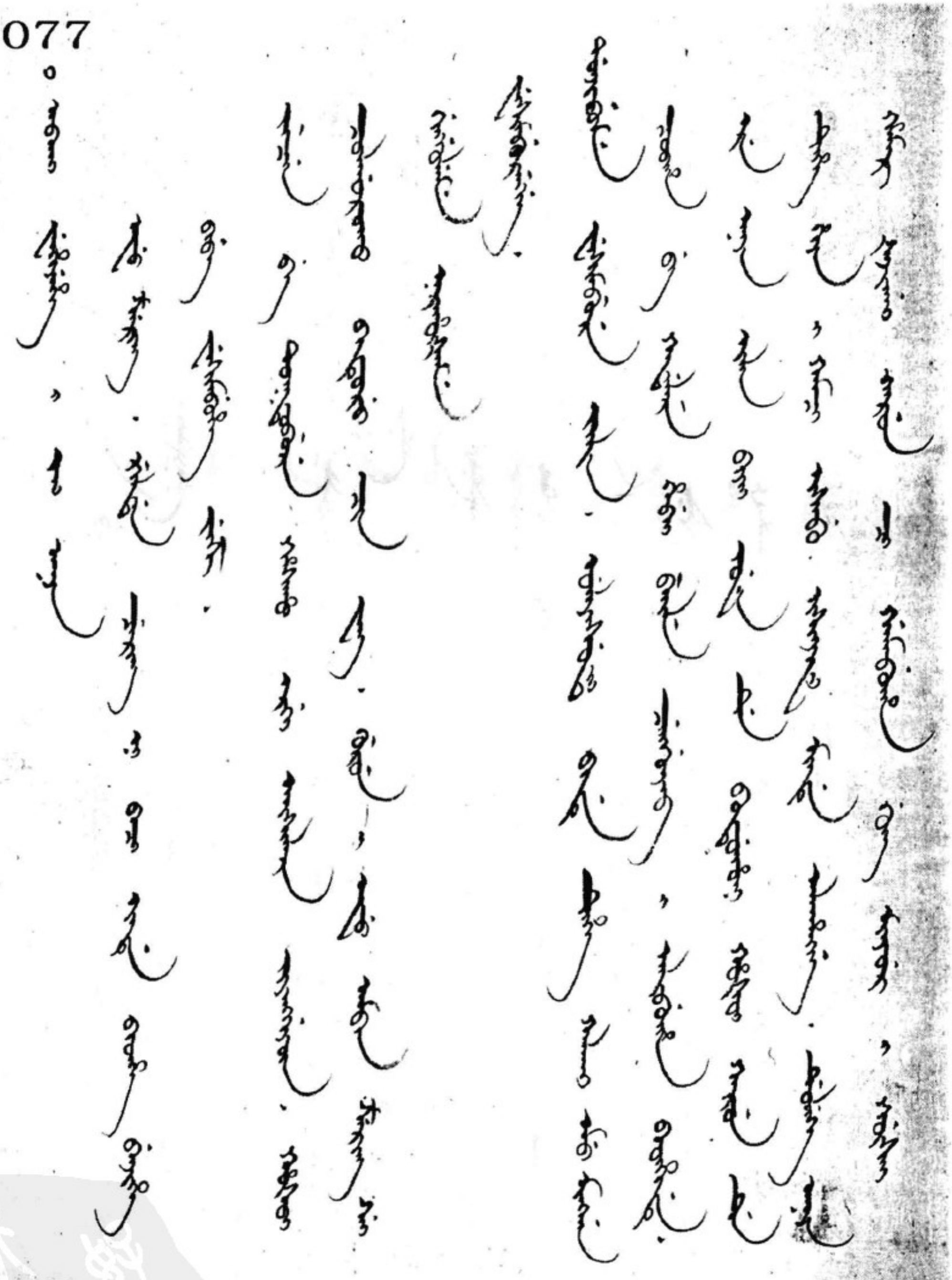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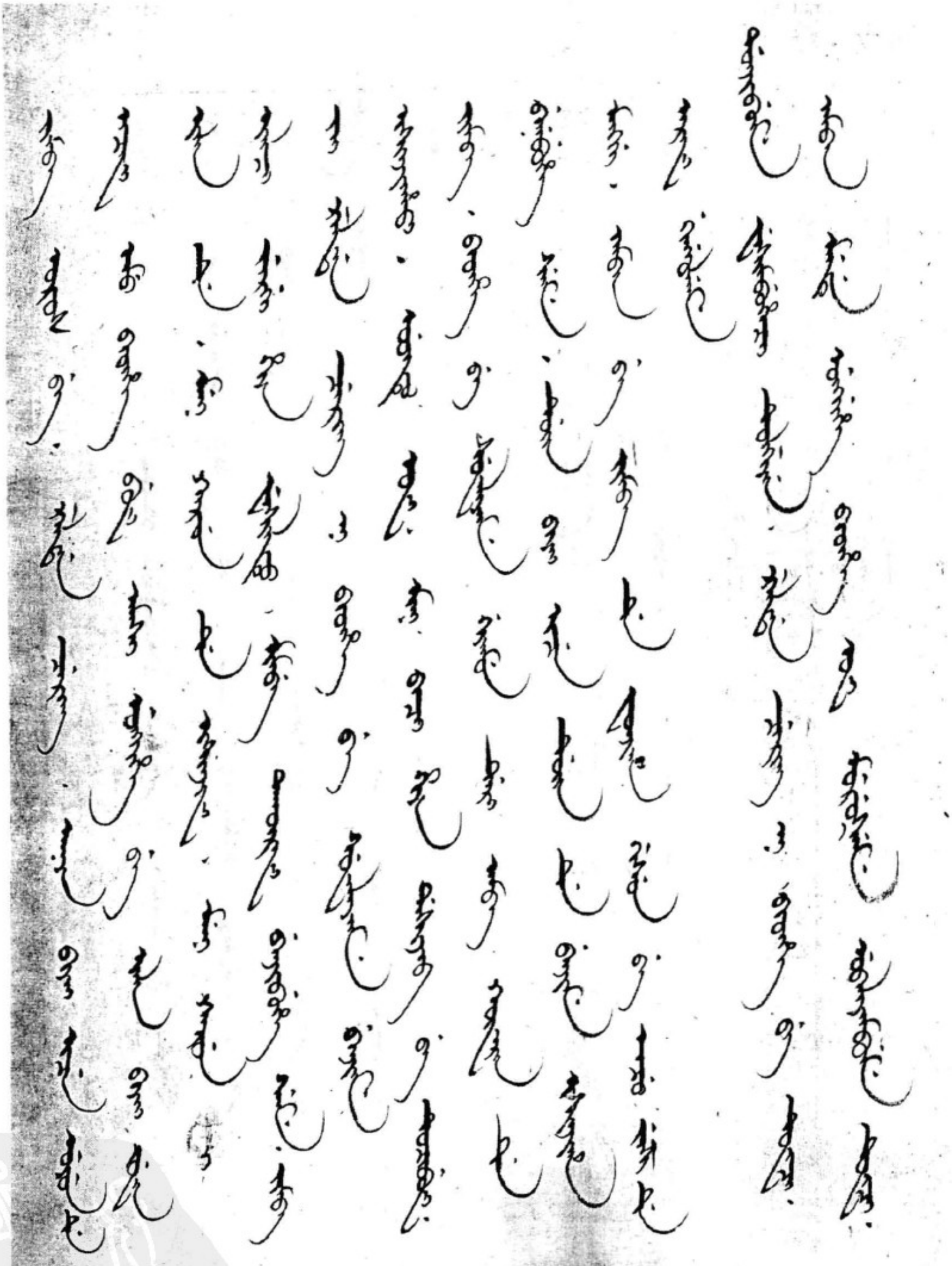


以上见《夷使档》176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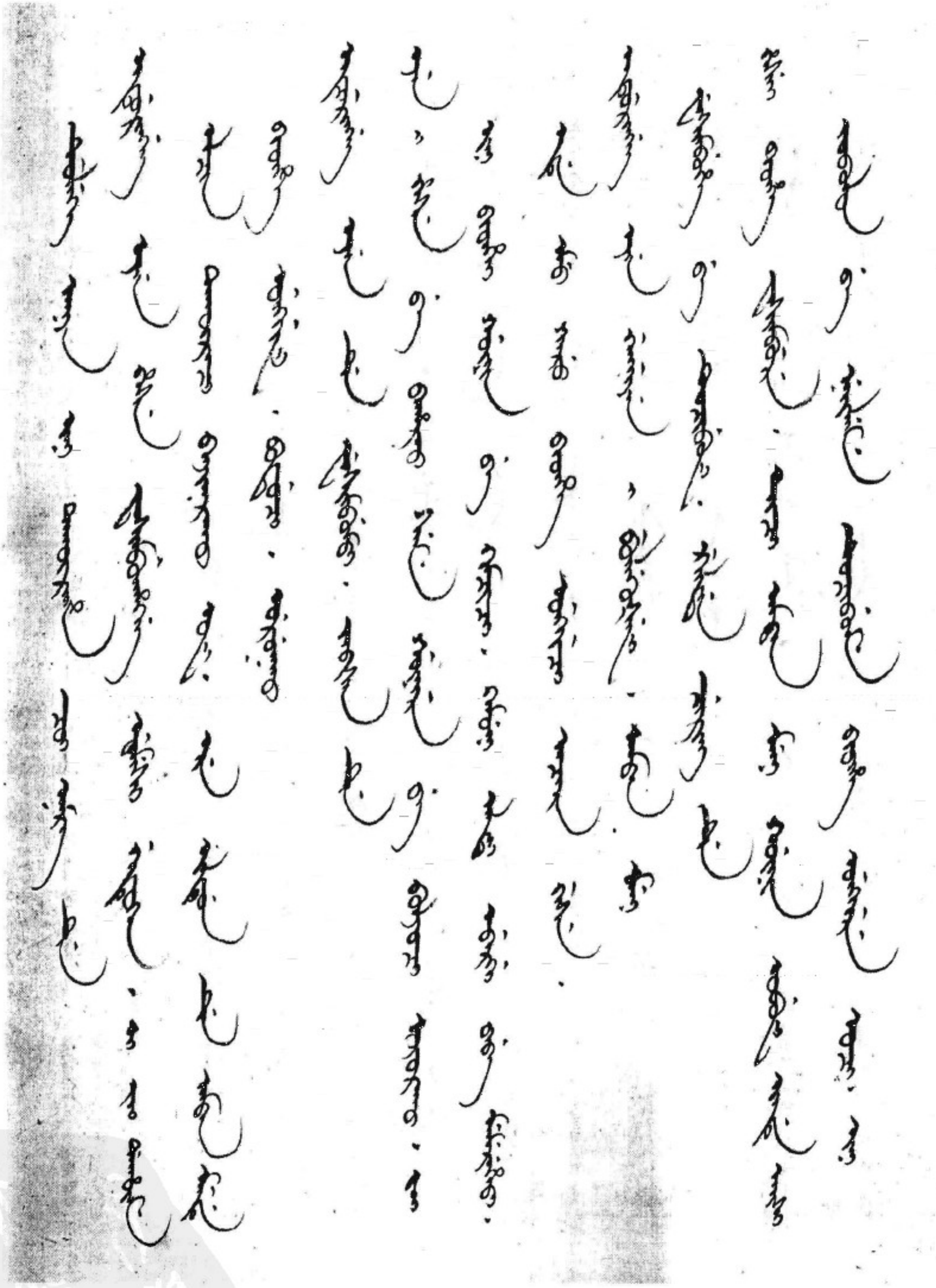


0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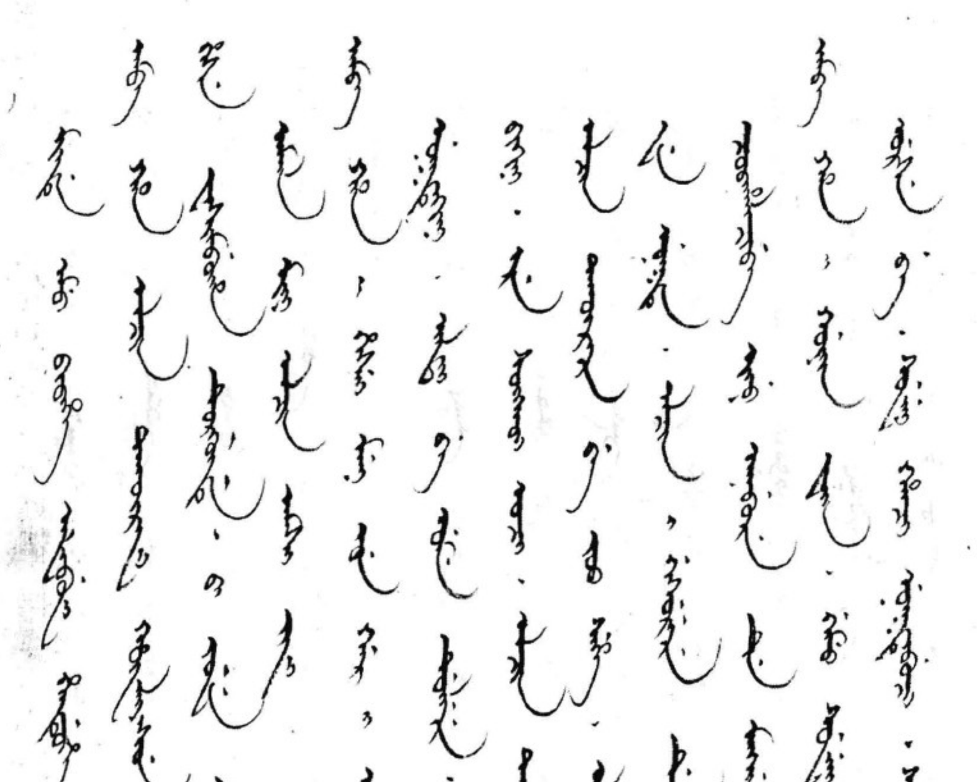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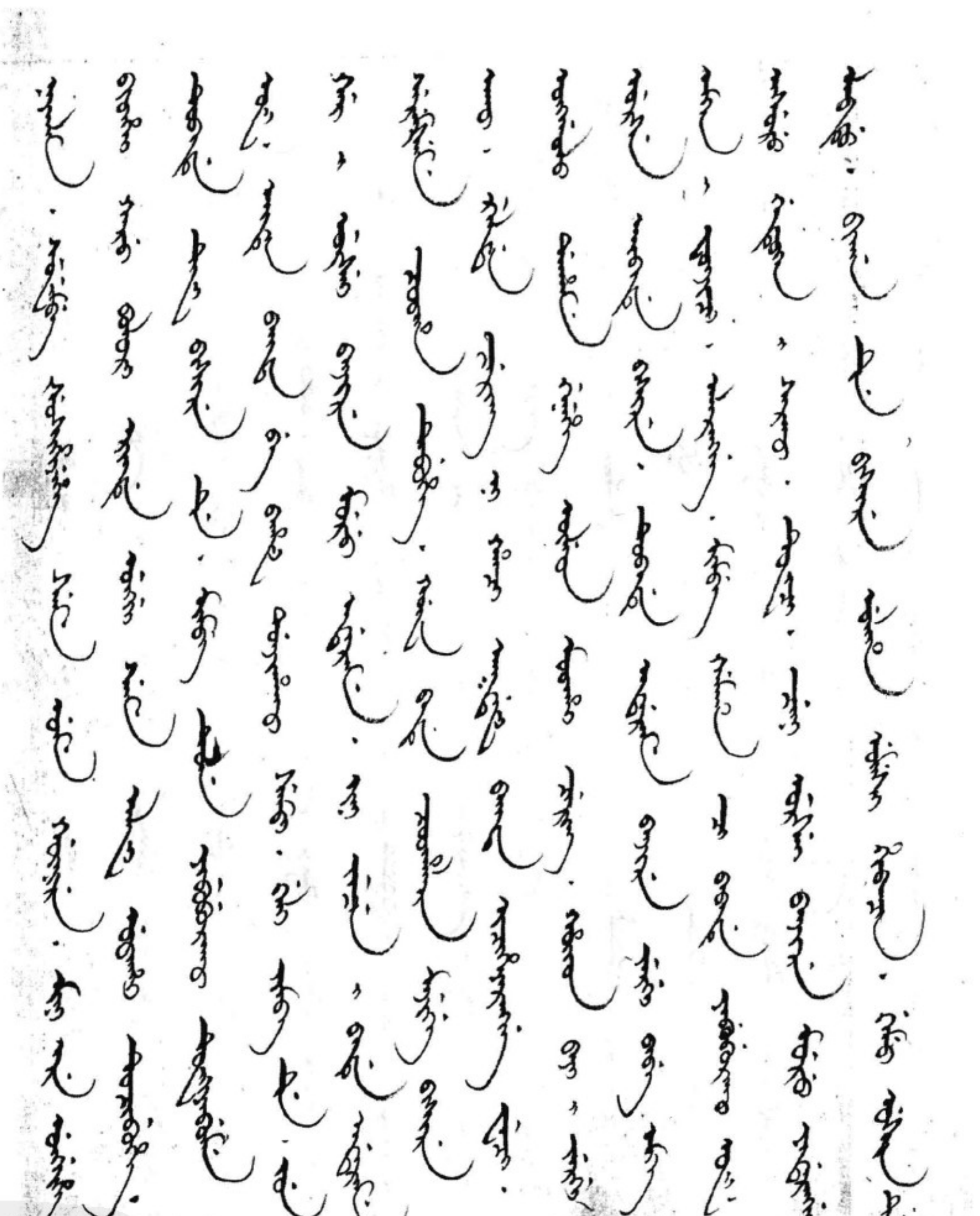
[illegible]

078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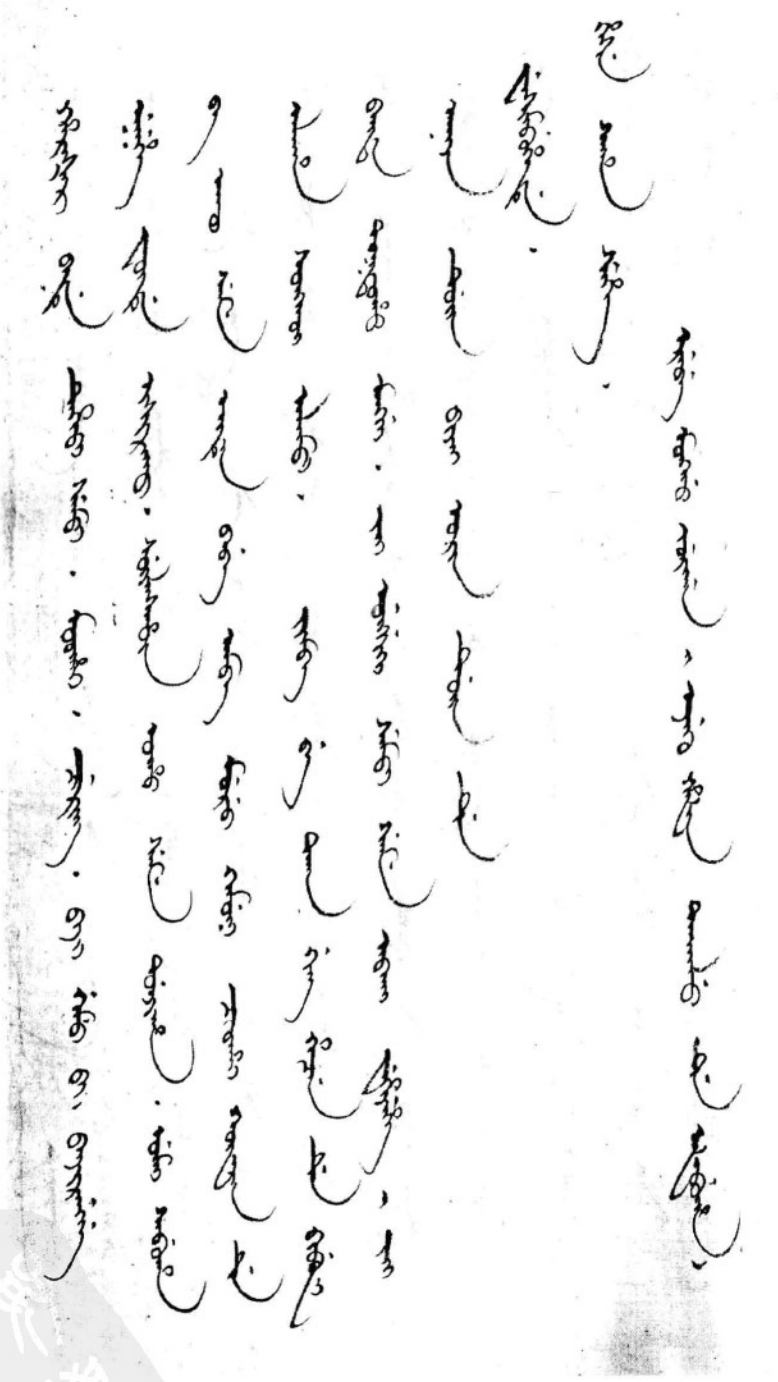
PDG



PDG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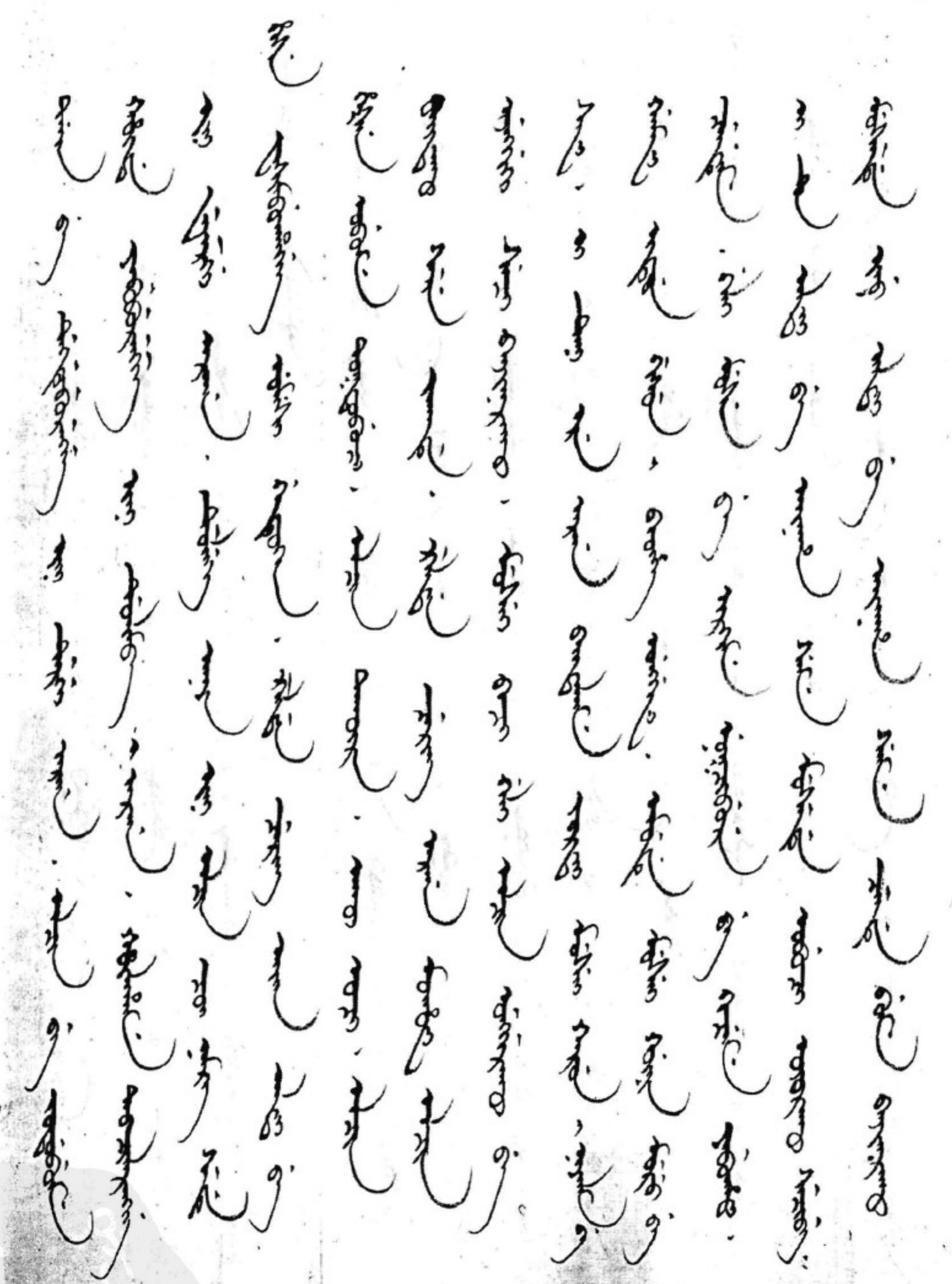
PDG



PDG

0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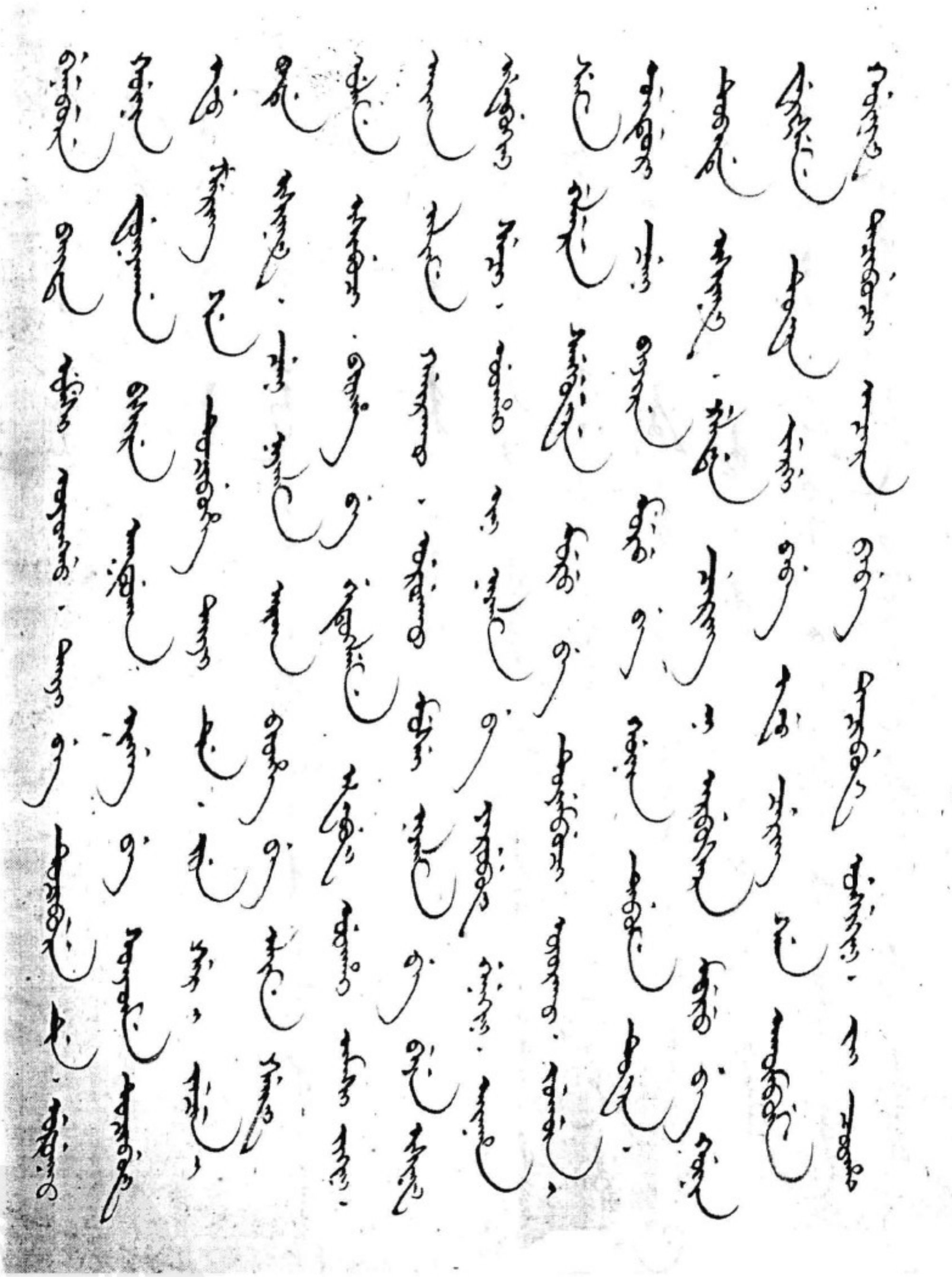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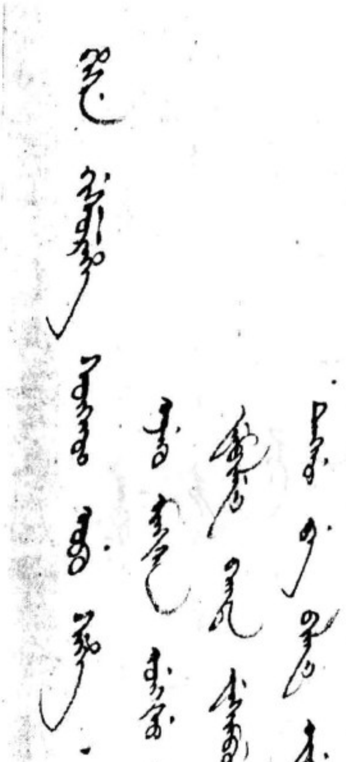
PDG

[illegible]

PDG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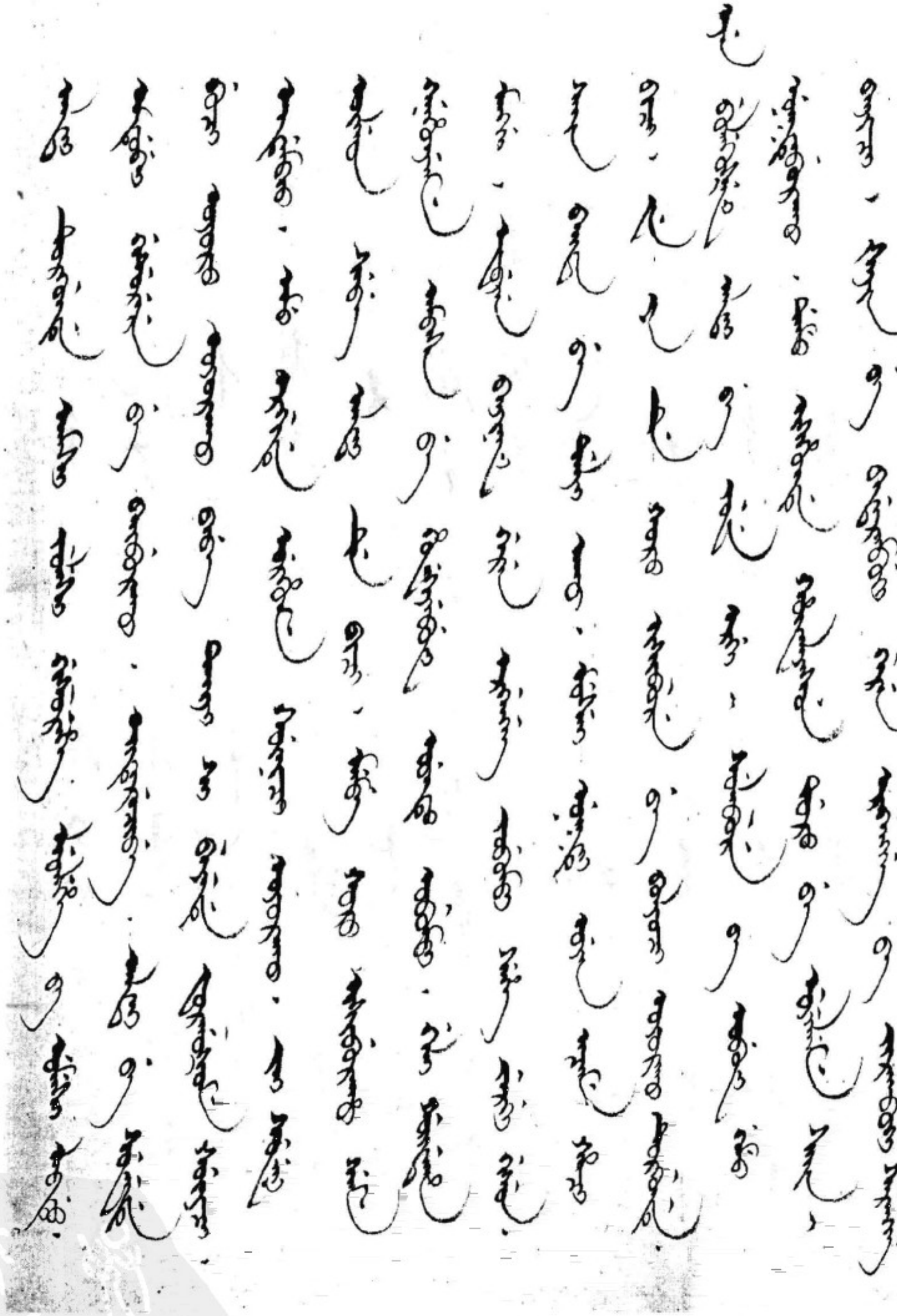


0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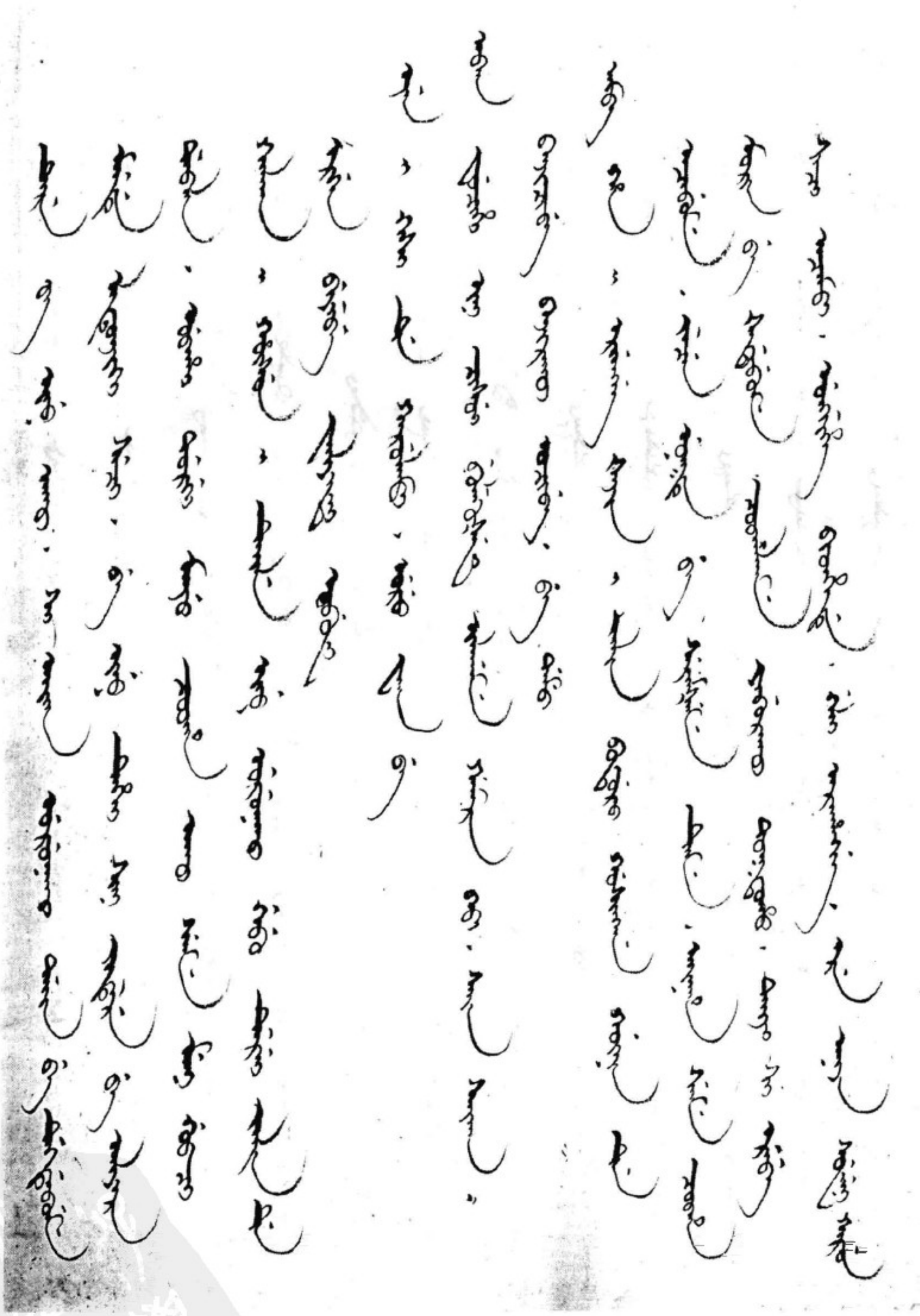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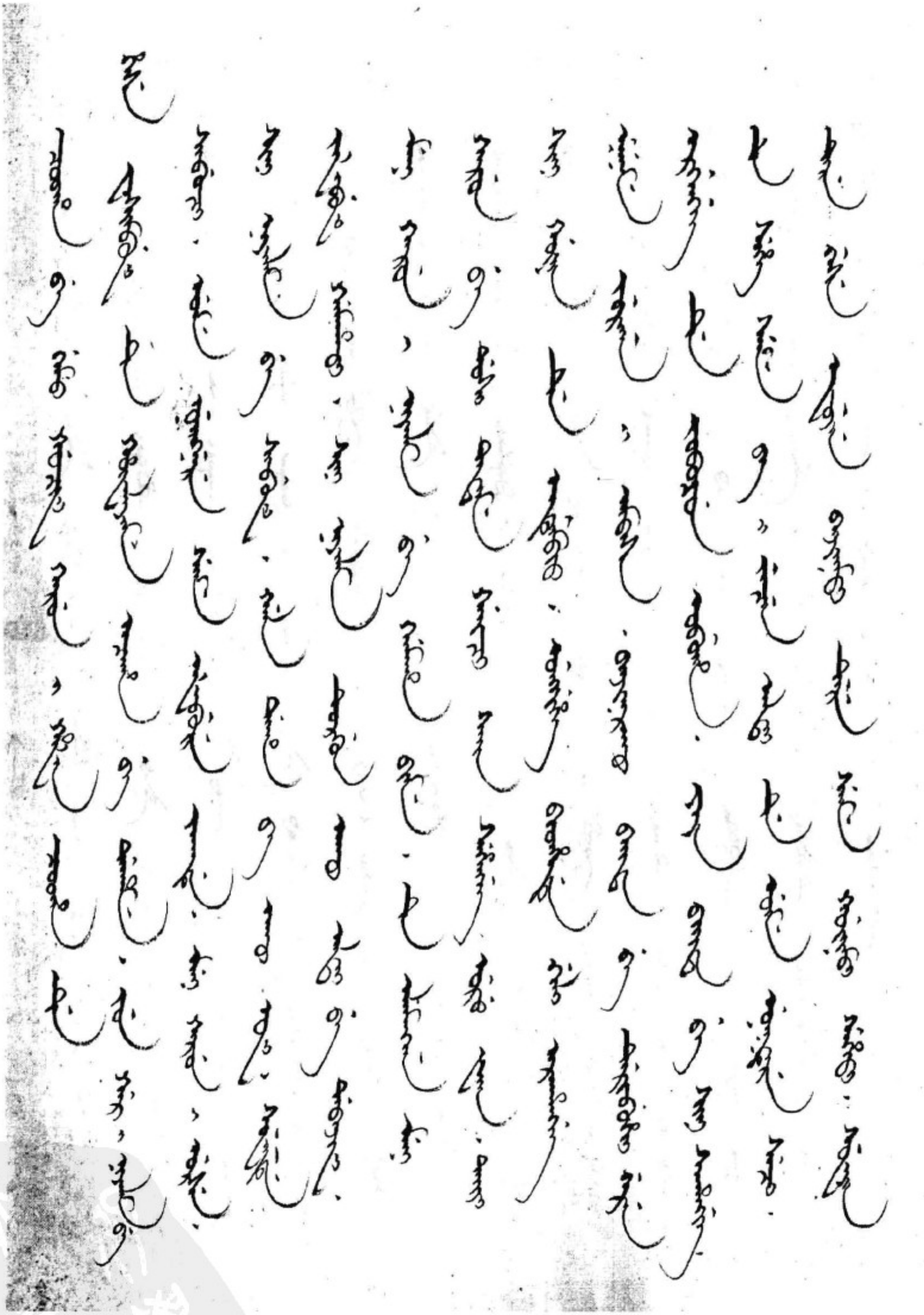
[illegibl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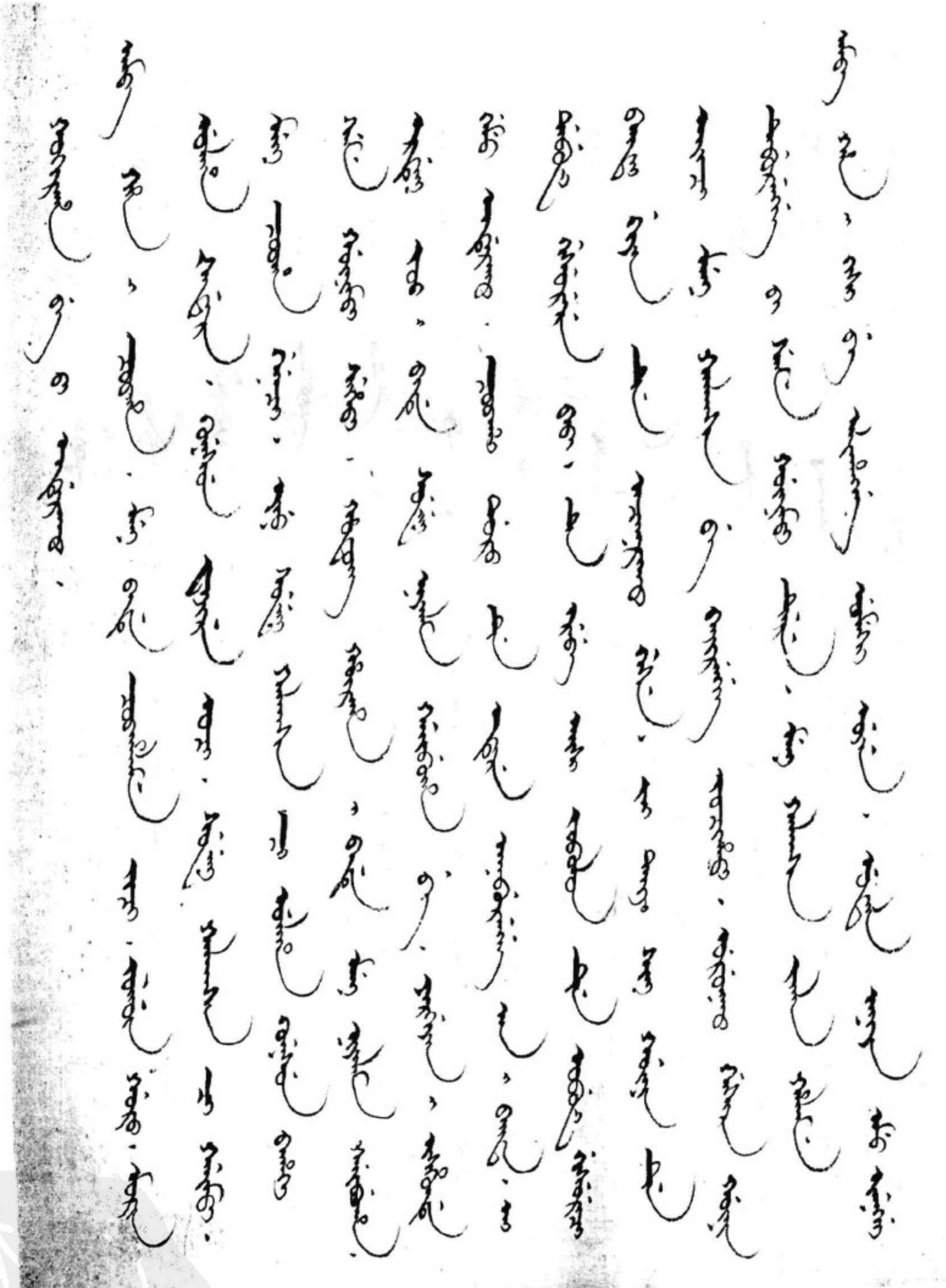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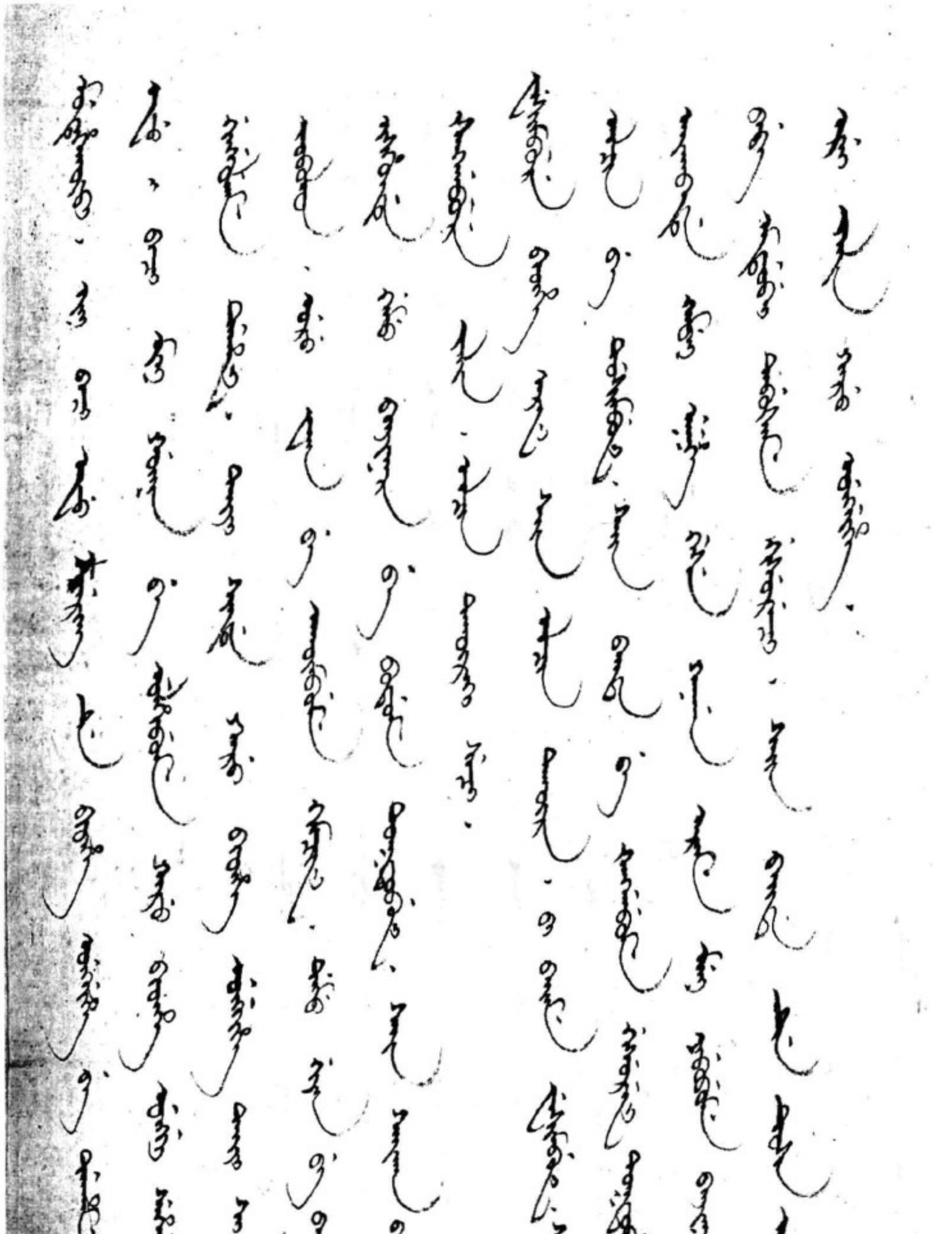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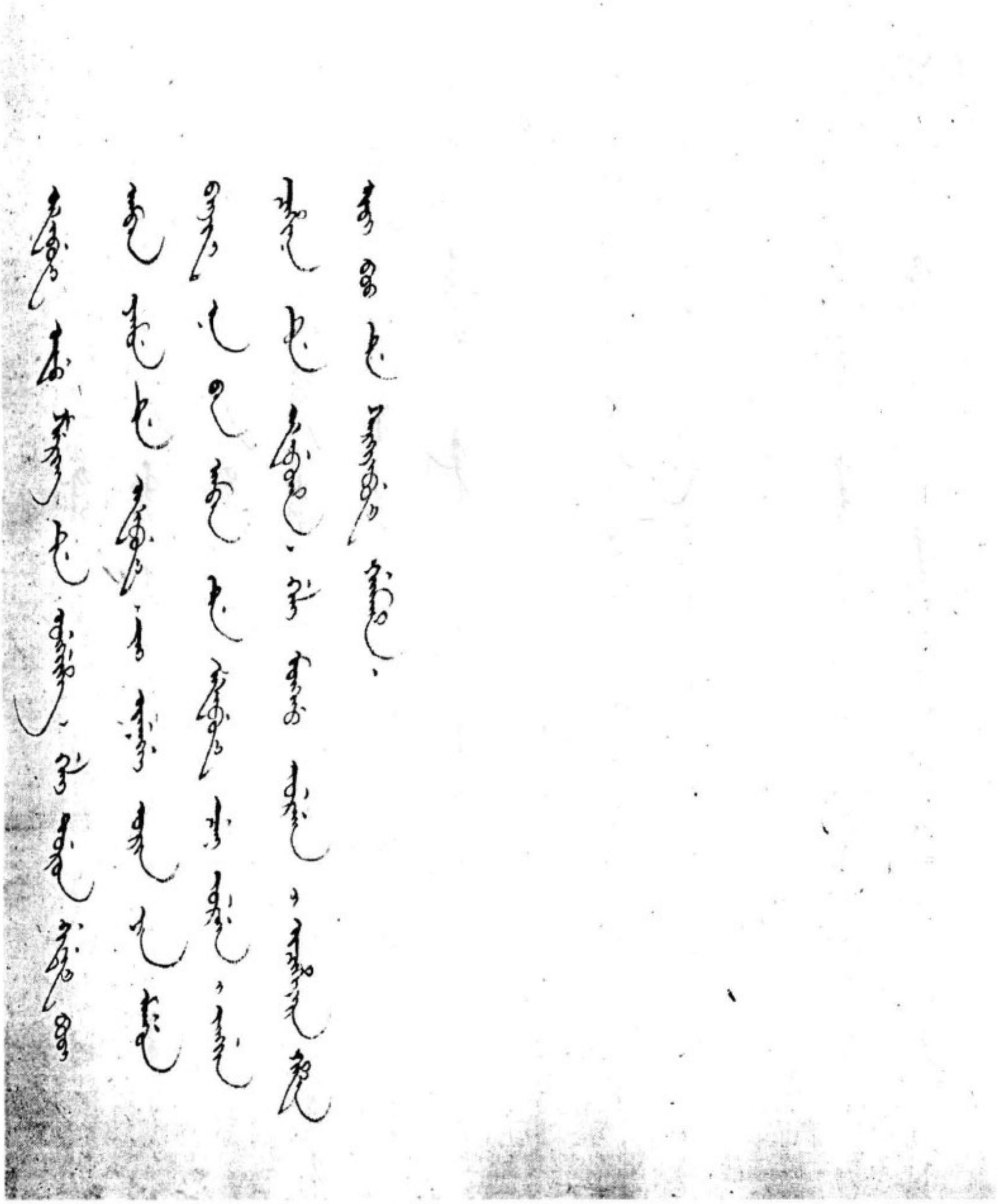


[illegible]



0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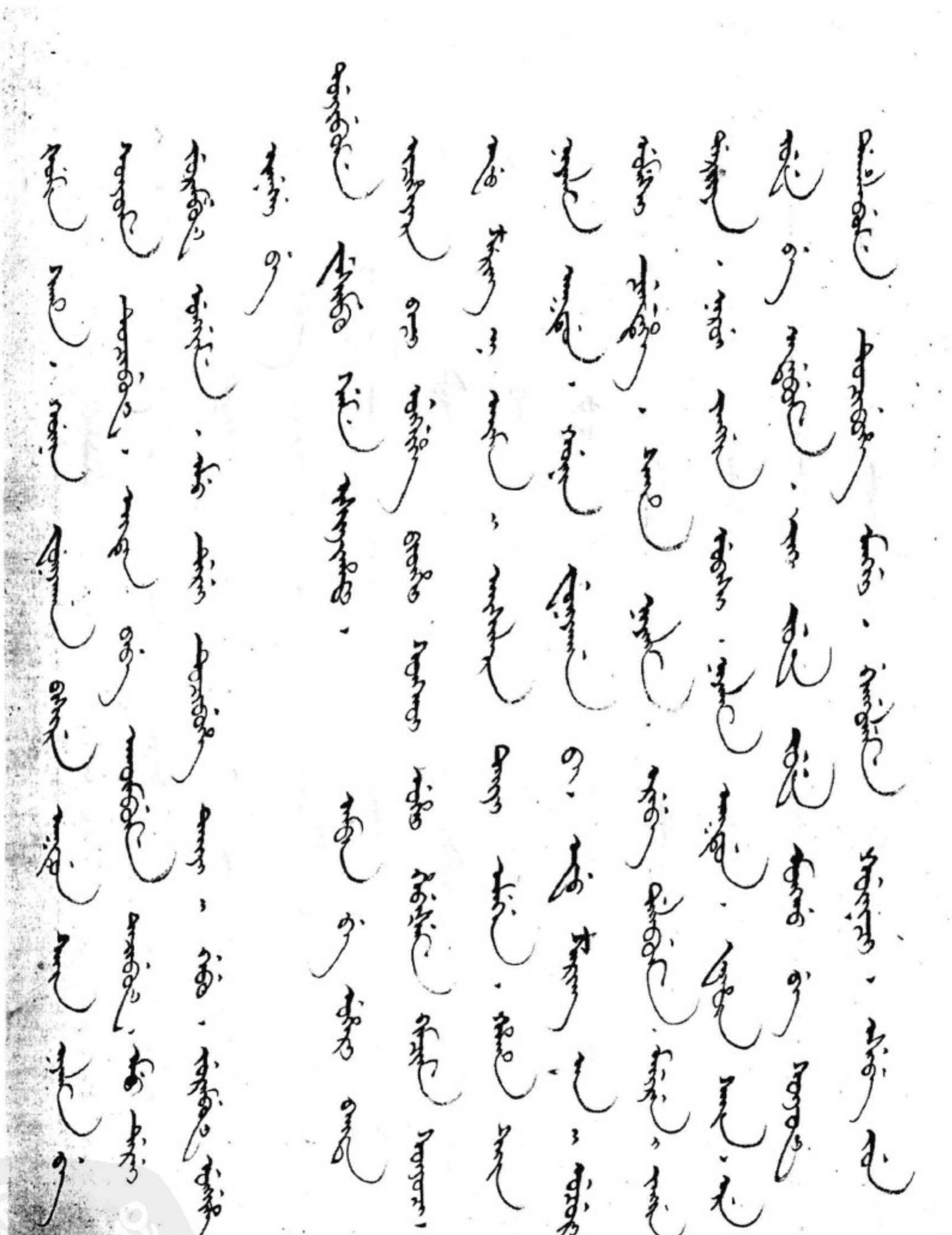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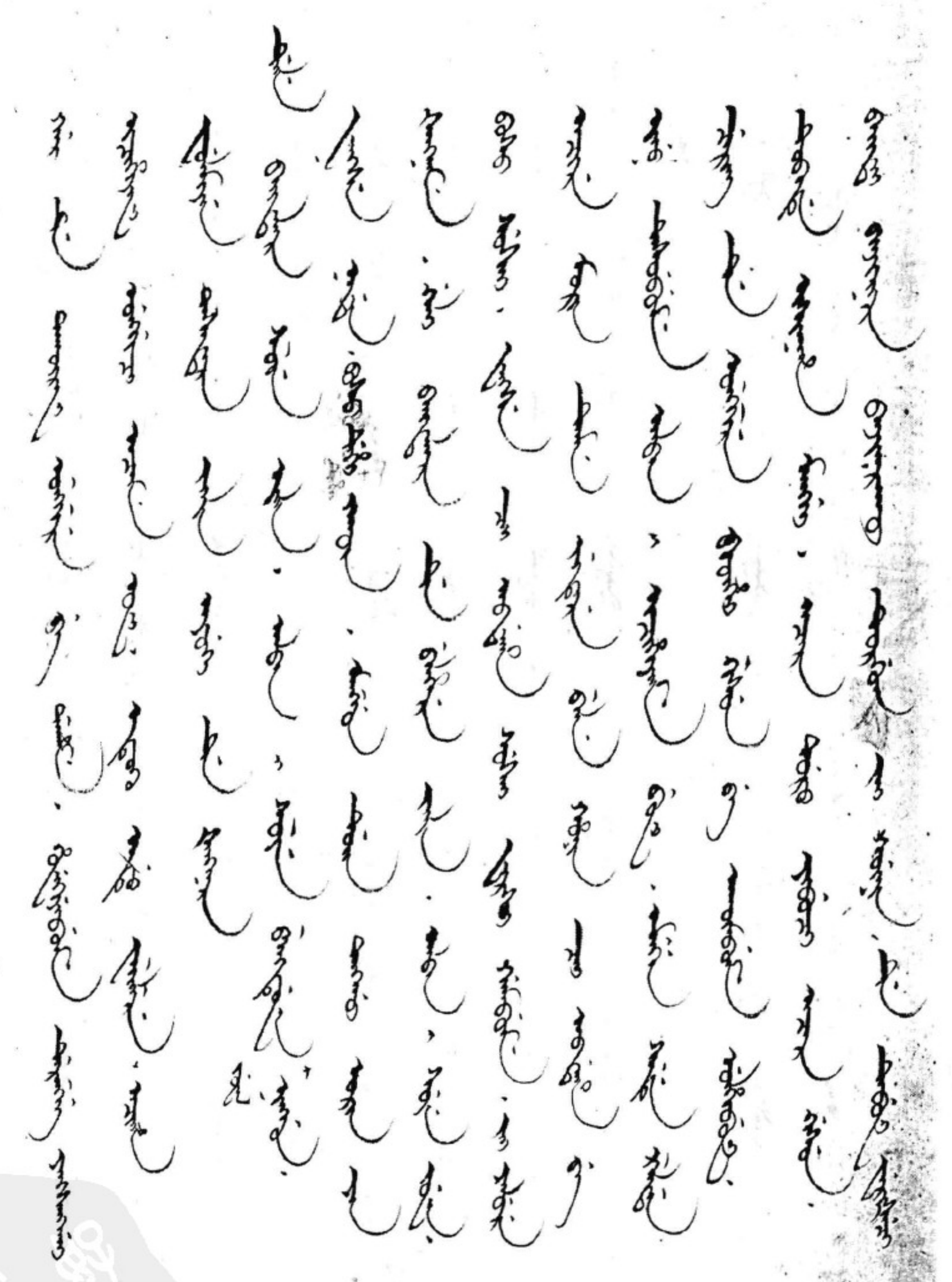


082

[illegibl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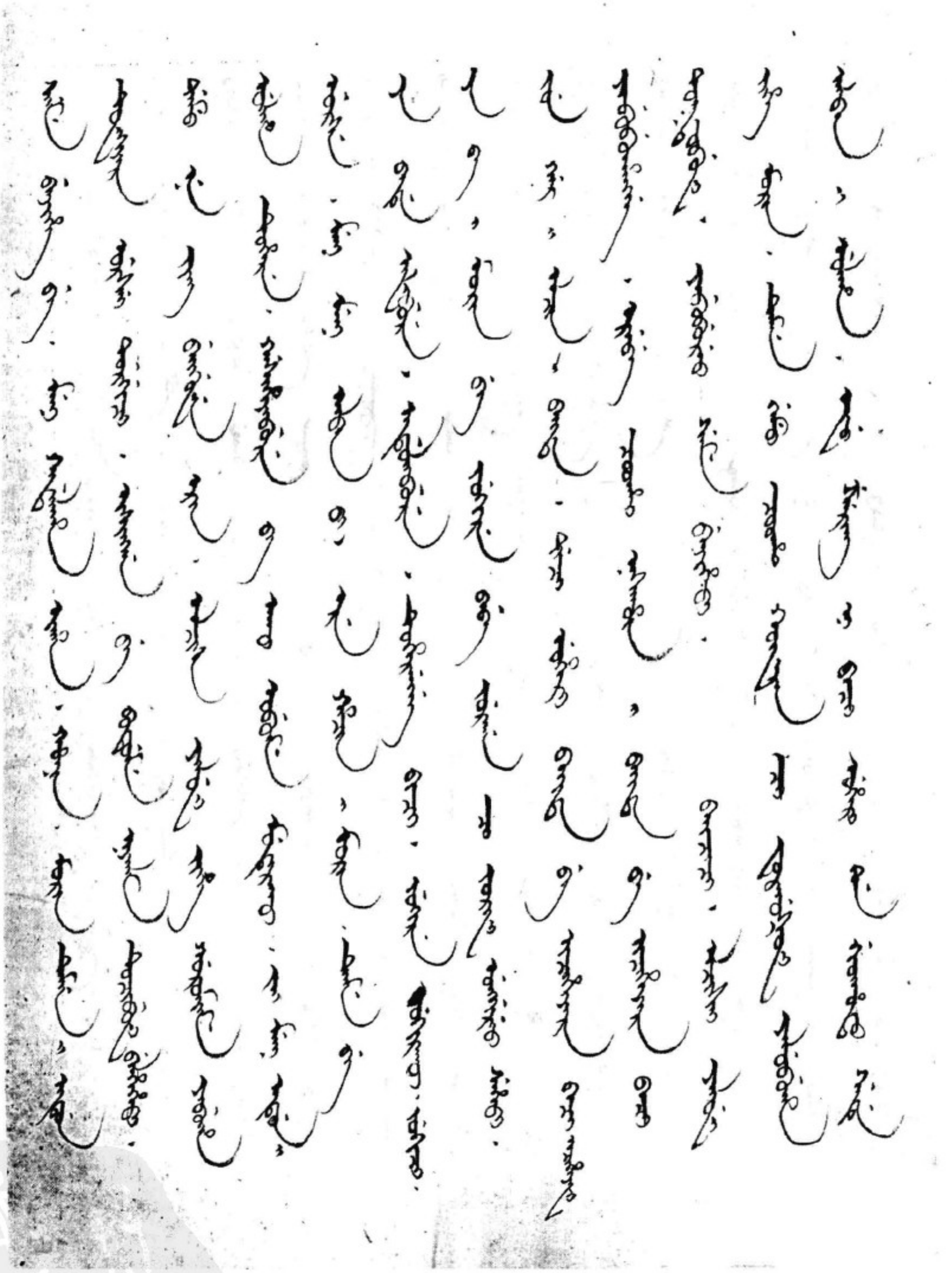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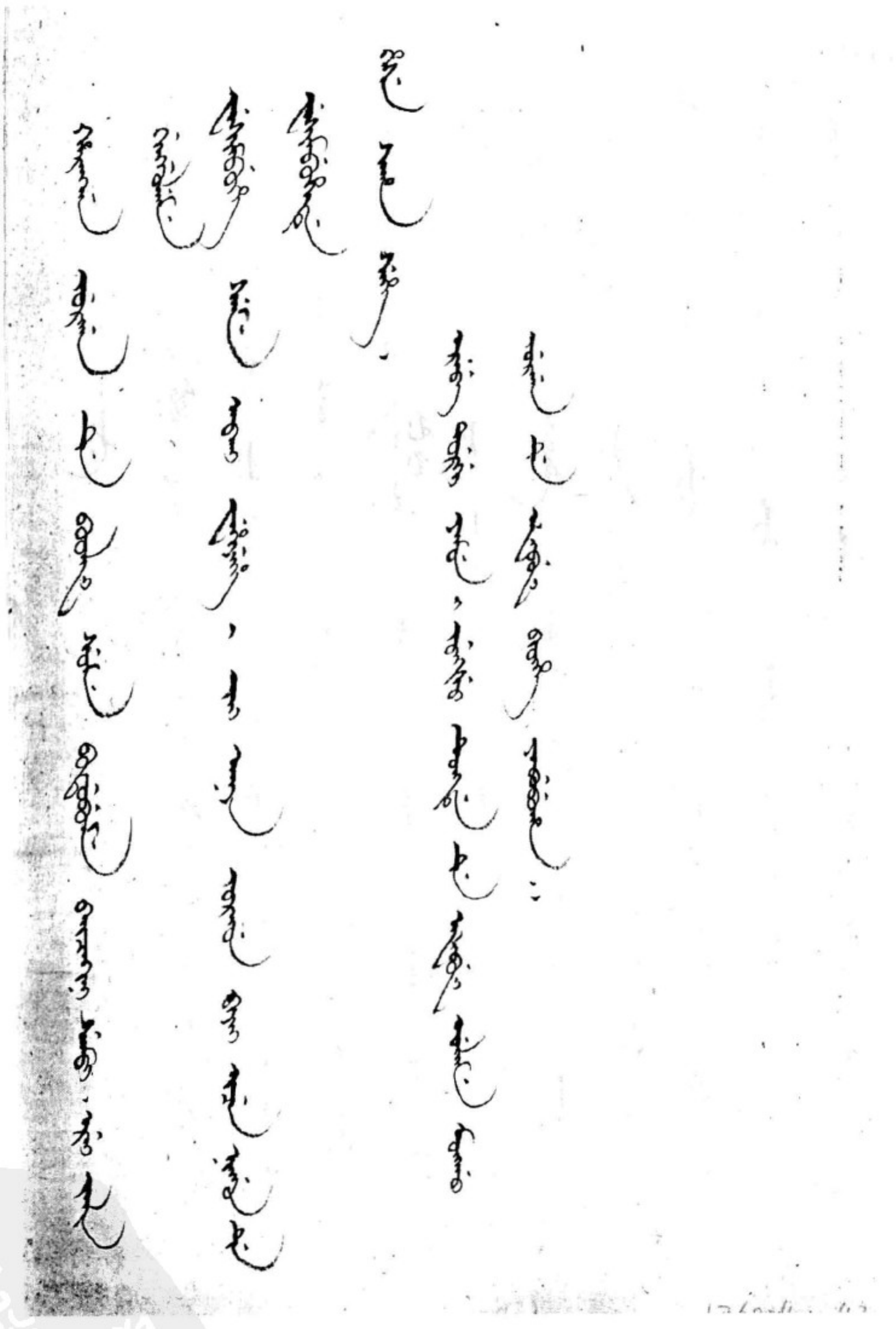
PDG

083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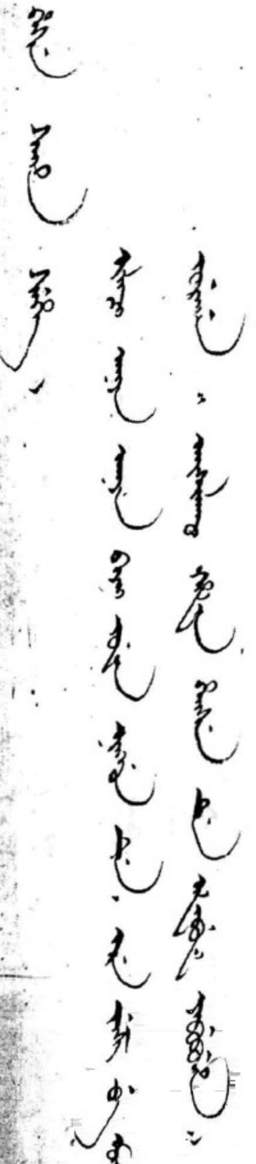


[illegible]



084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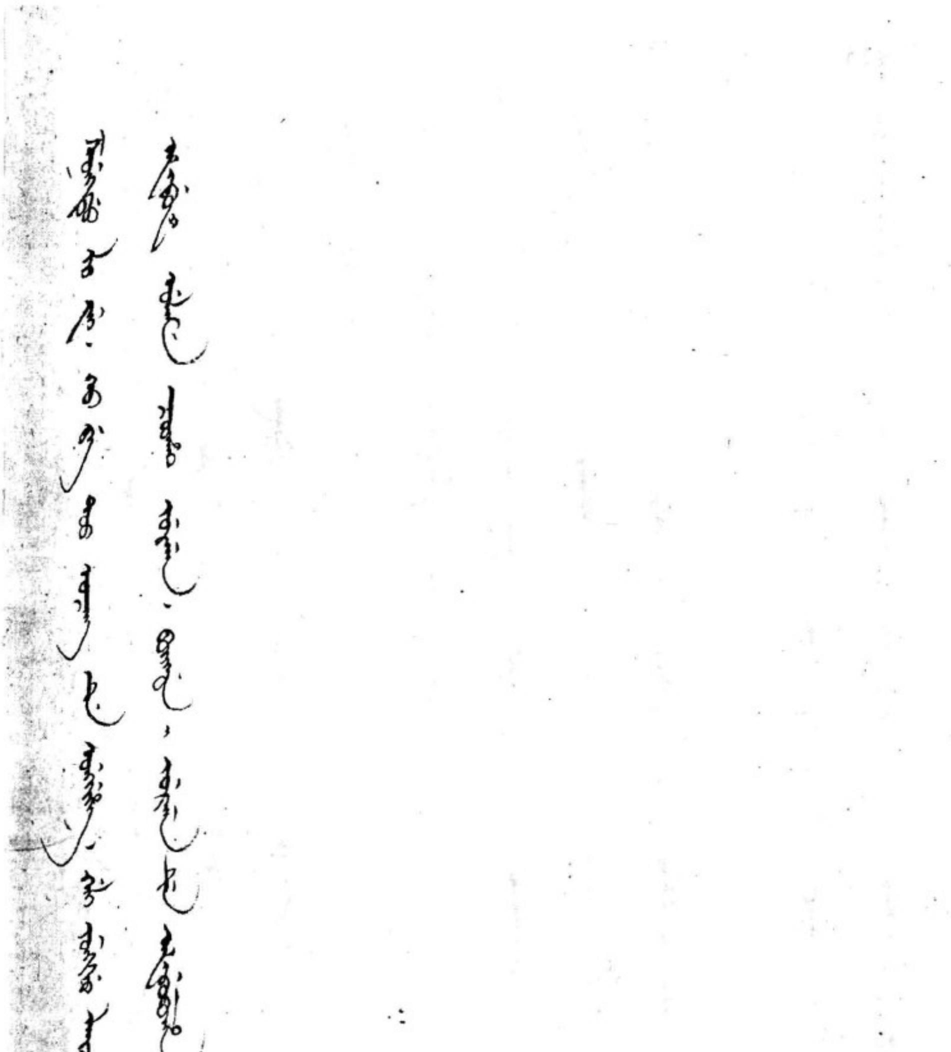


085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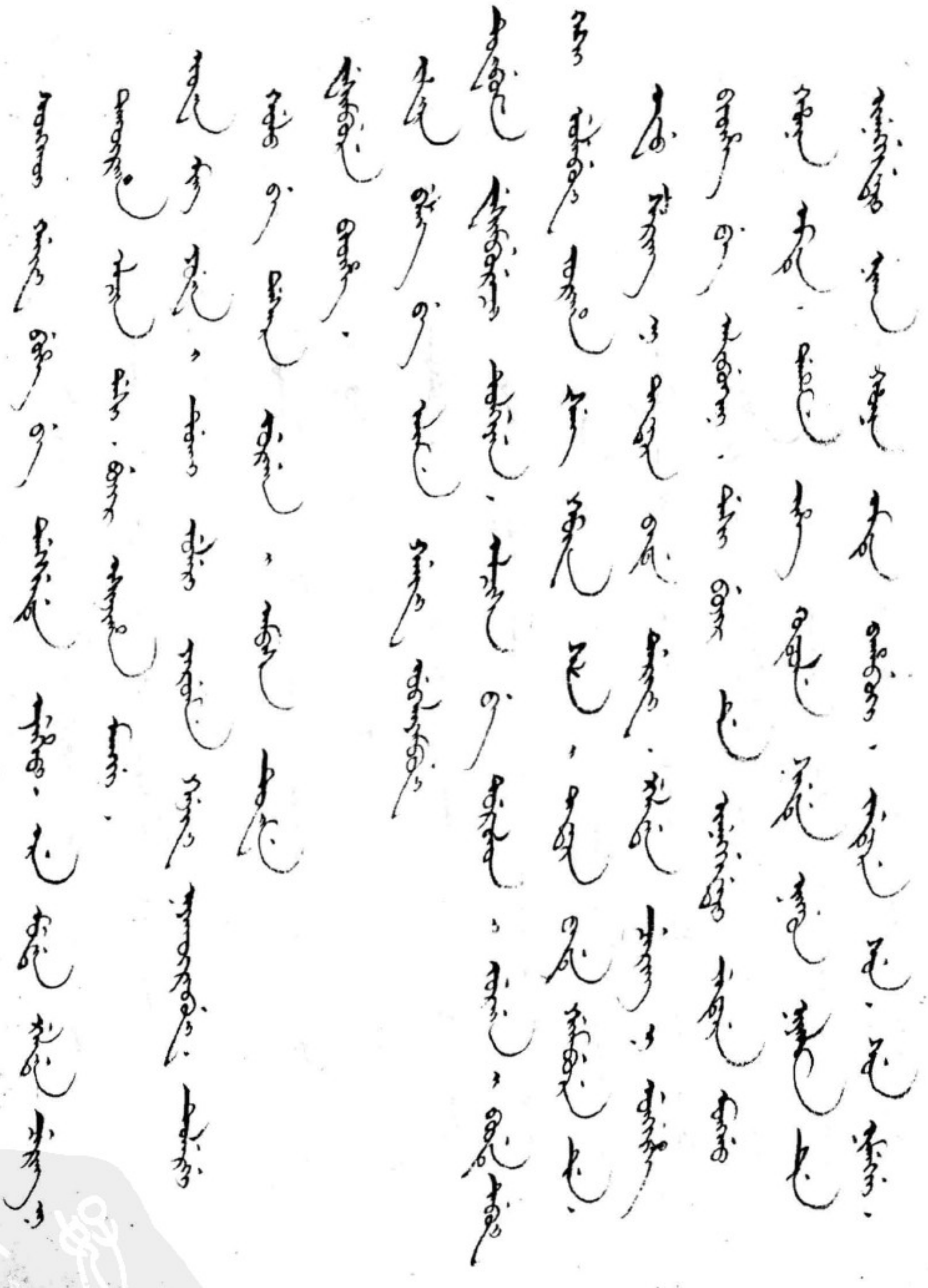
[illegible]

PDG



086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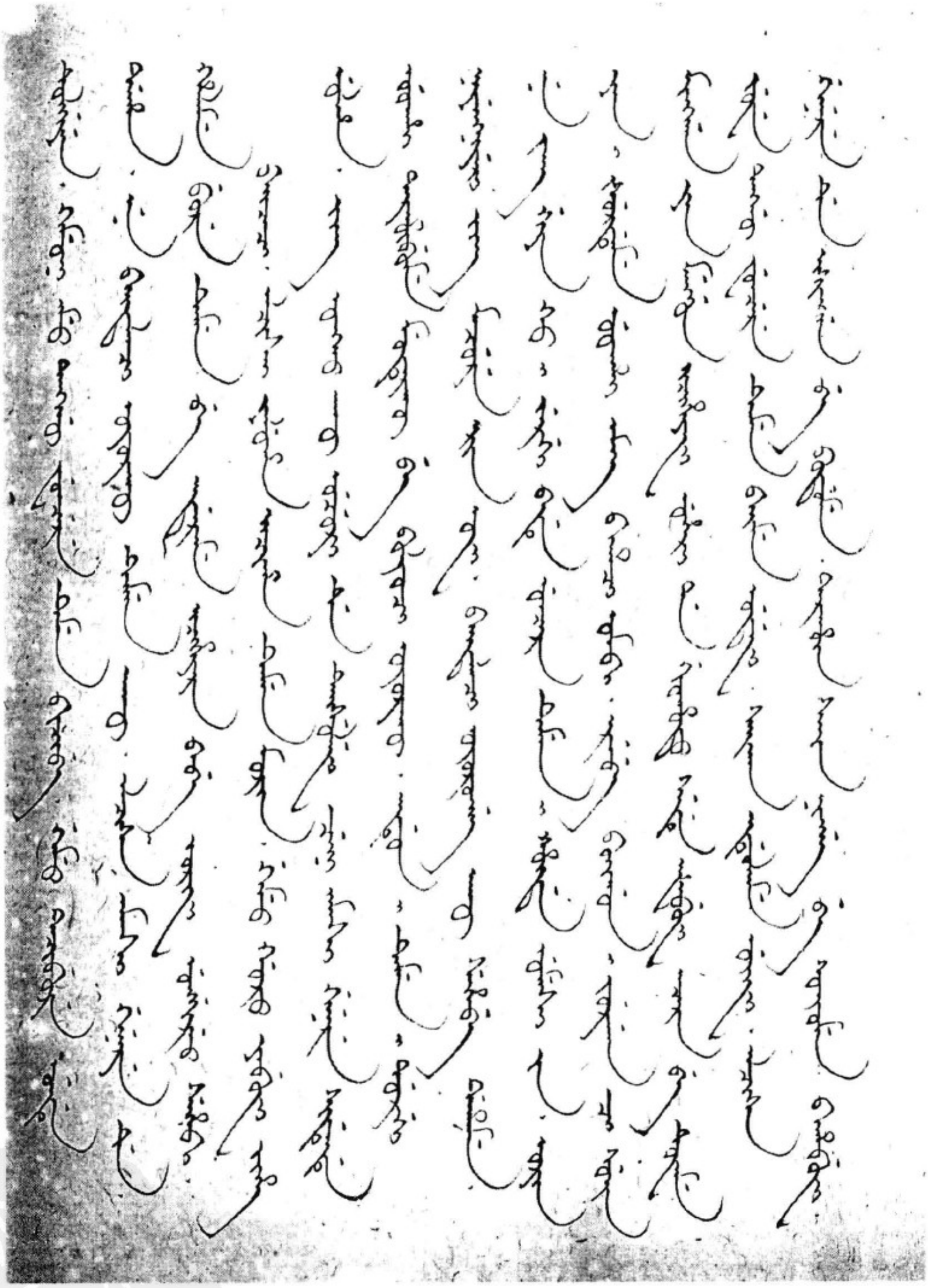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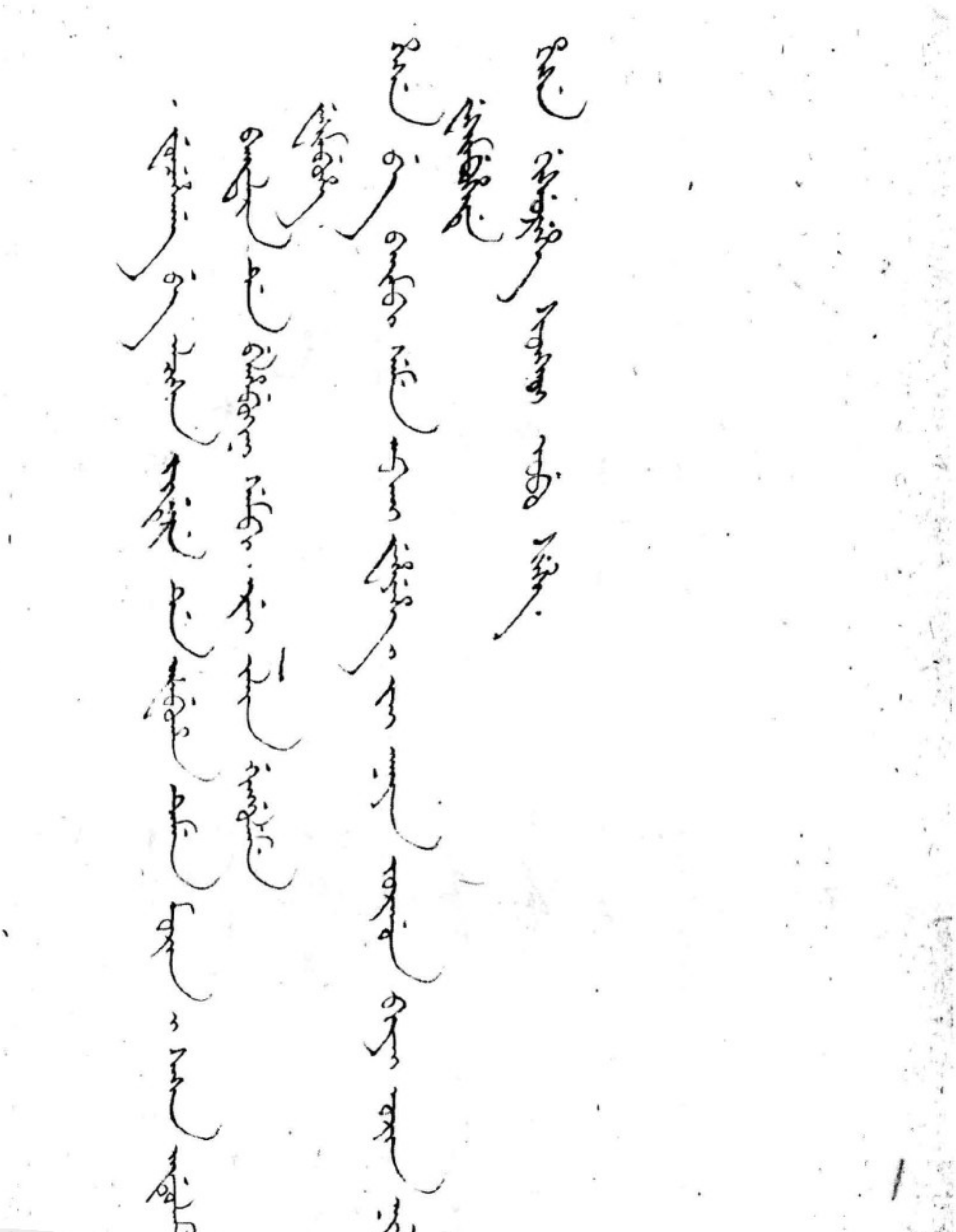
PDG

PDG

[illegible]

0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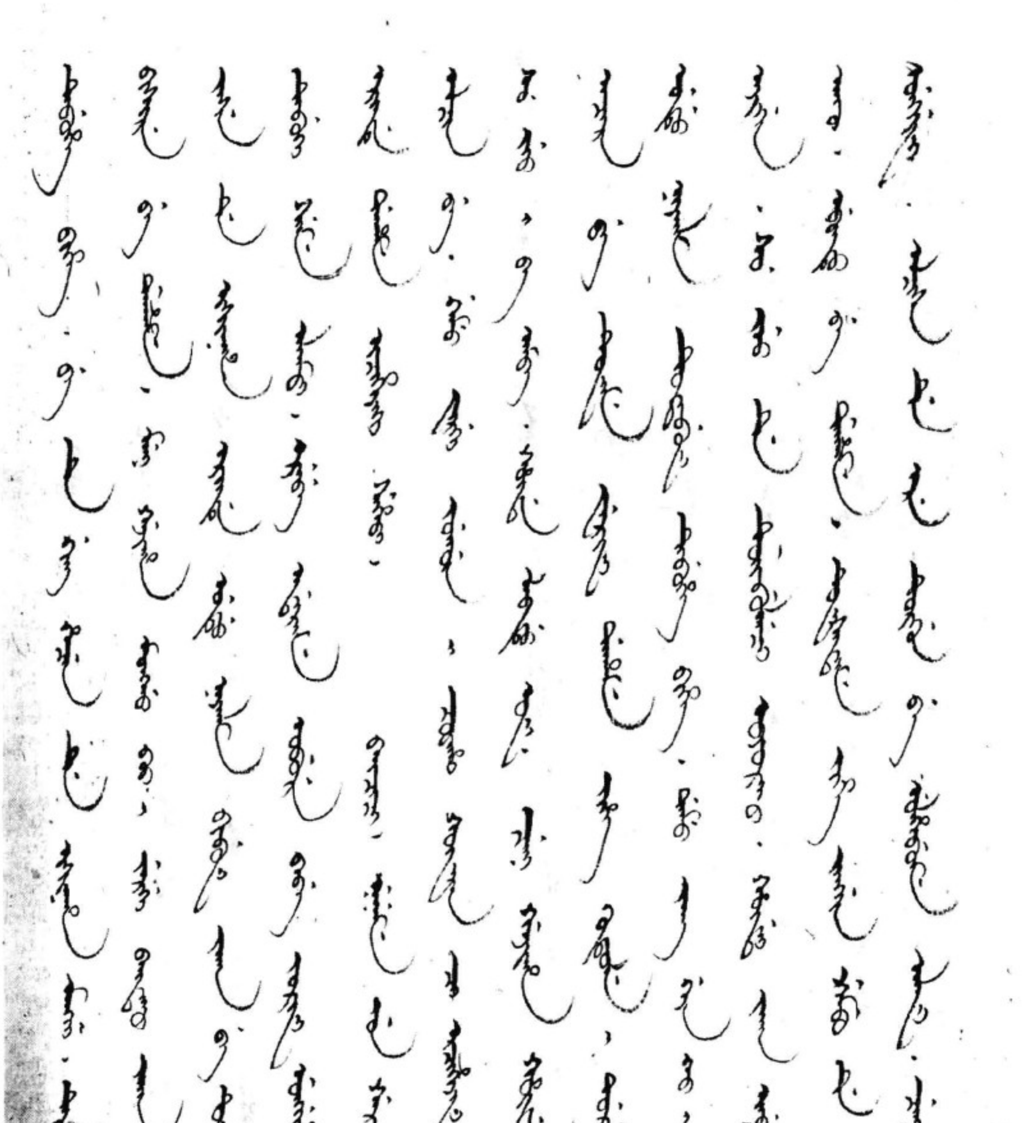



[illegible]

1760-4-56

088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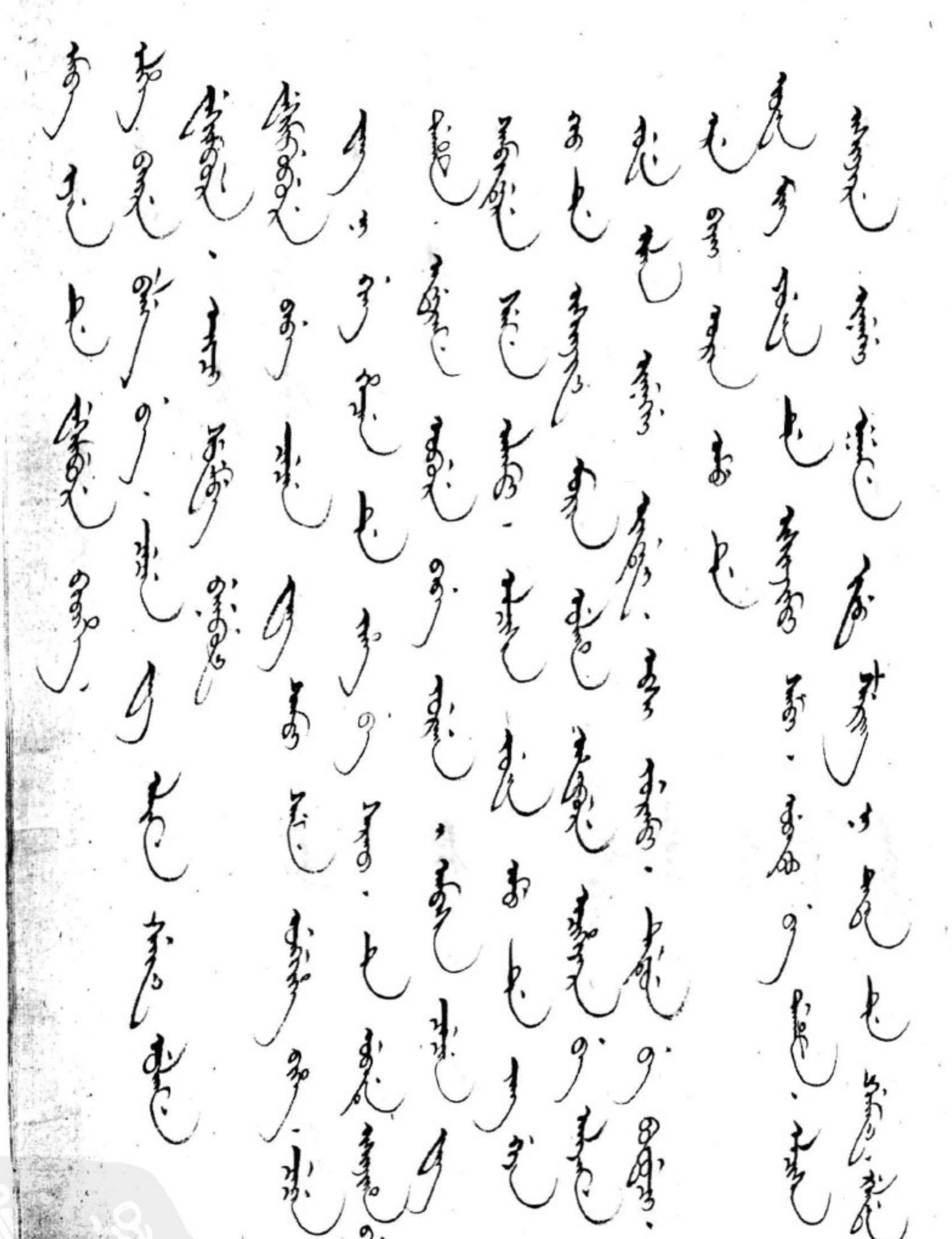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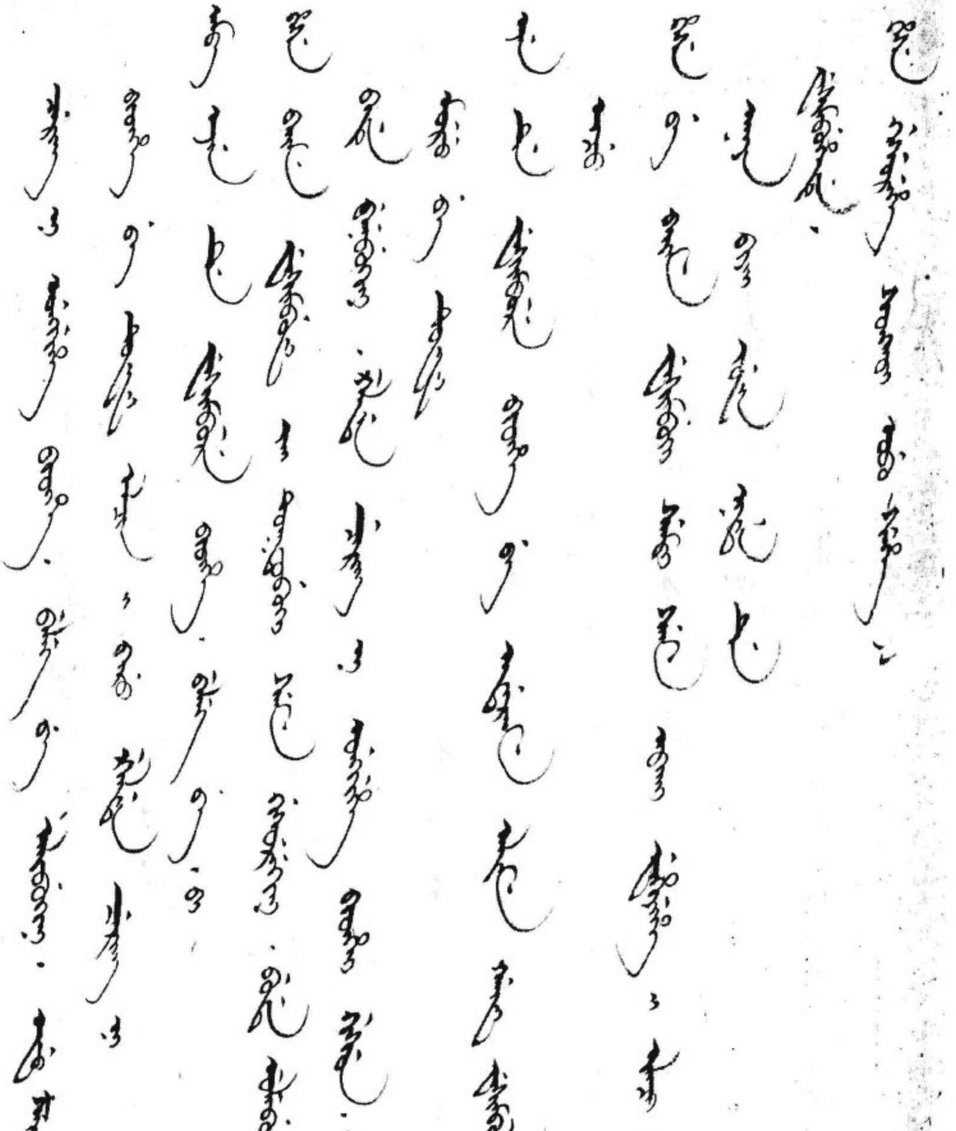
[illegible]

PDG

089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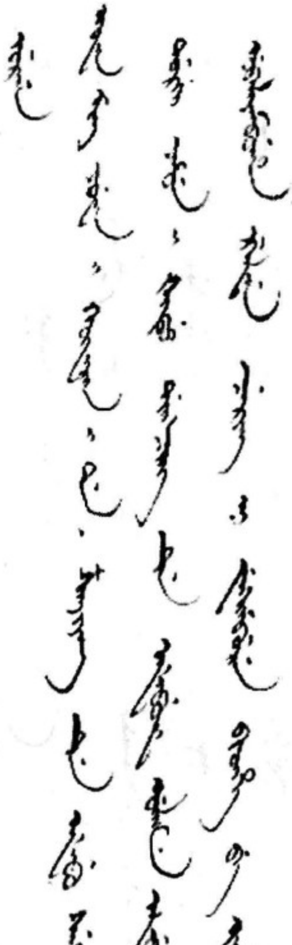


PDG

090

[illegible]

[illegible]



091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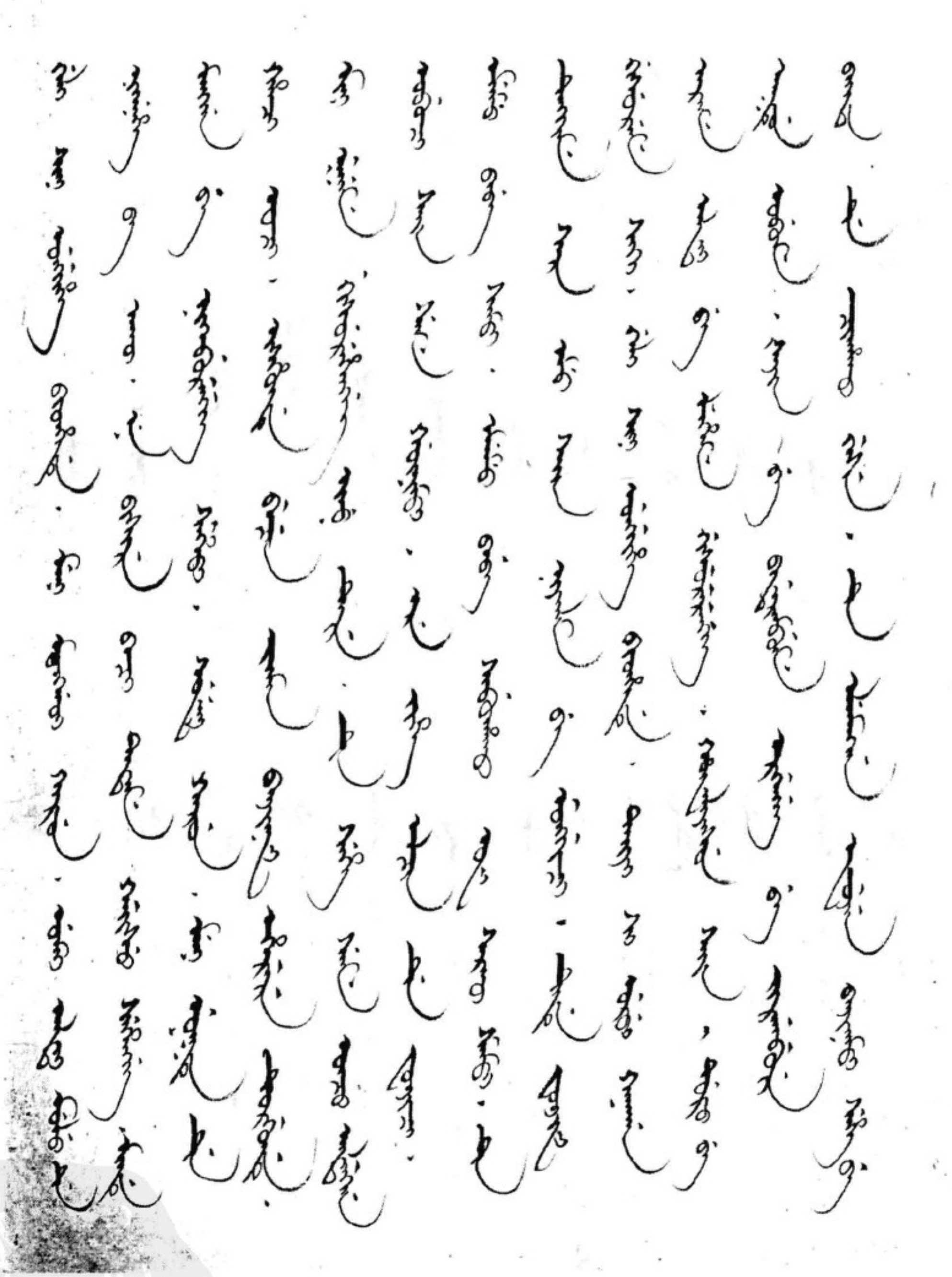
PDG

[illegibl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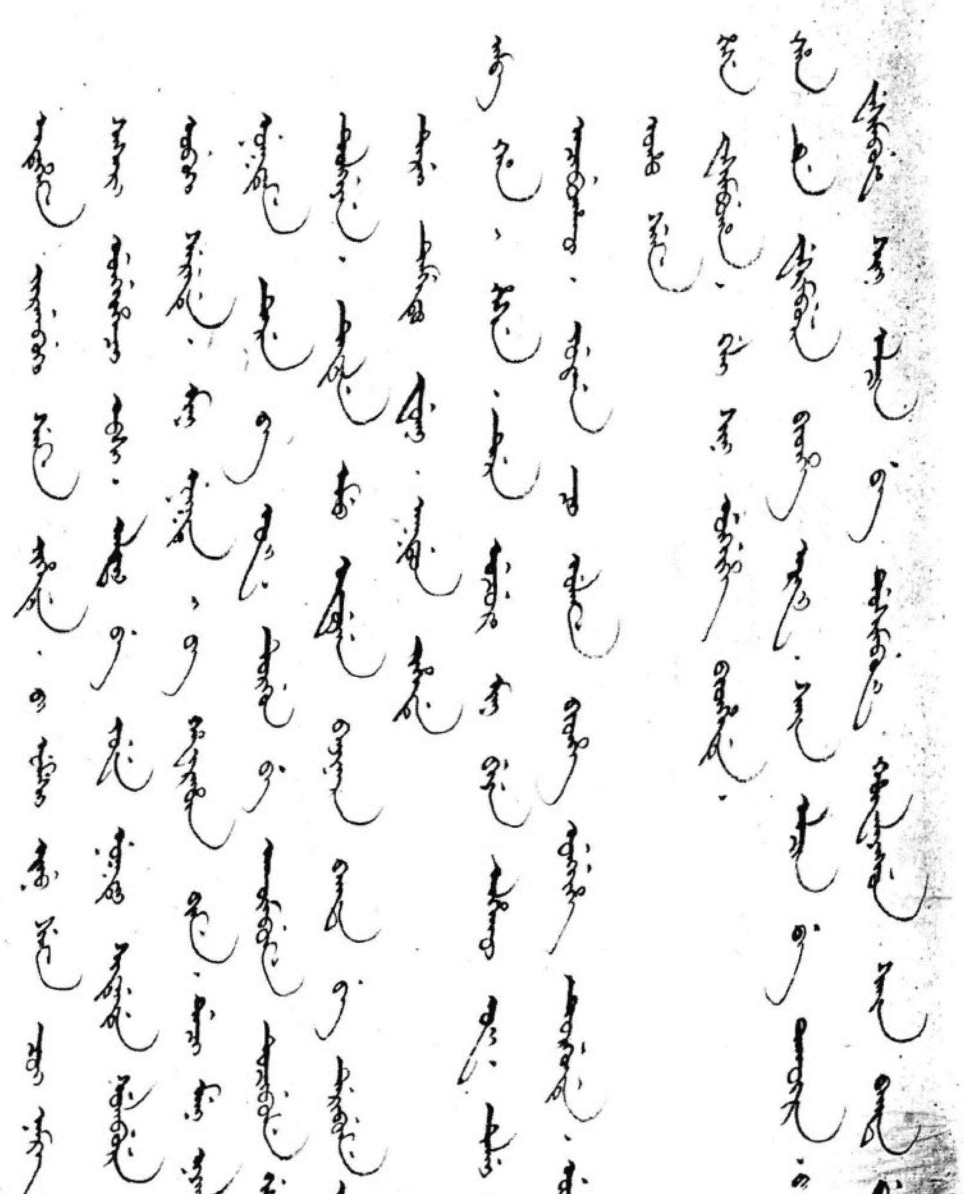
[illegibl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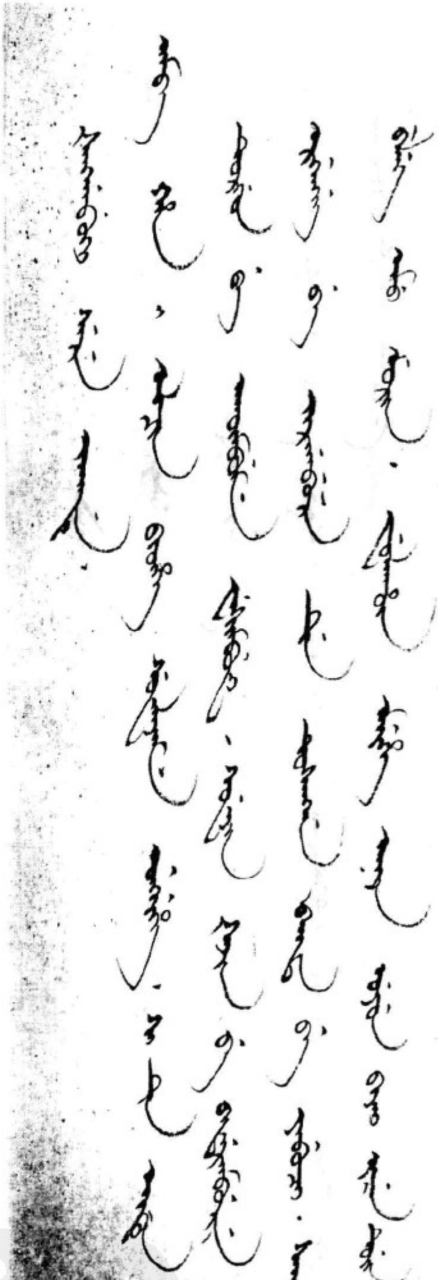


[illegibl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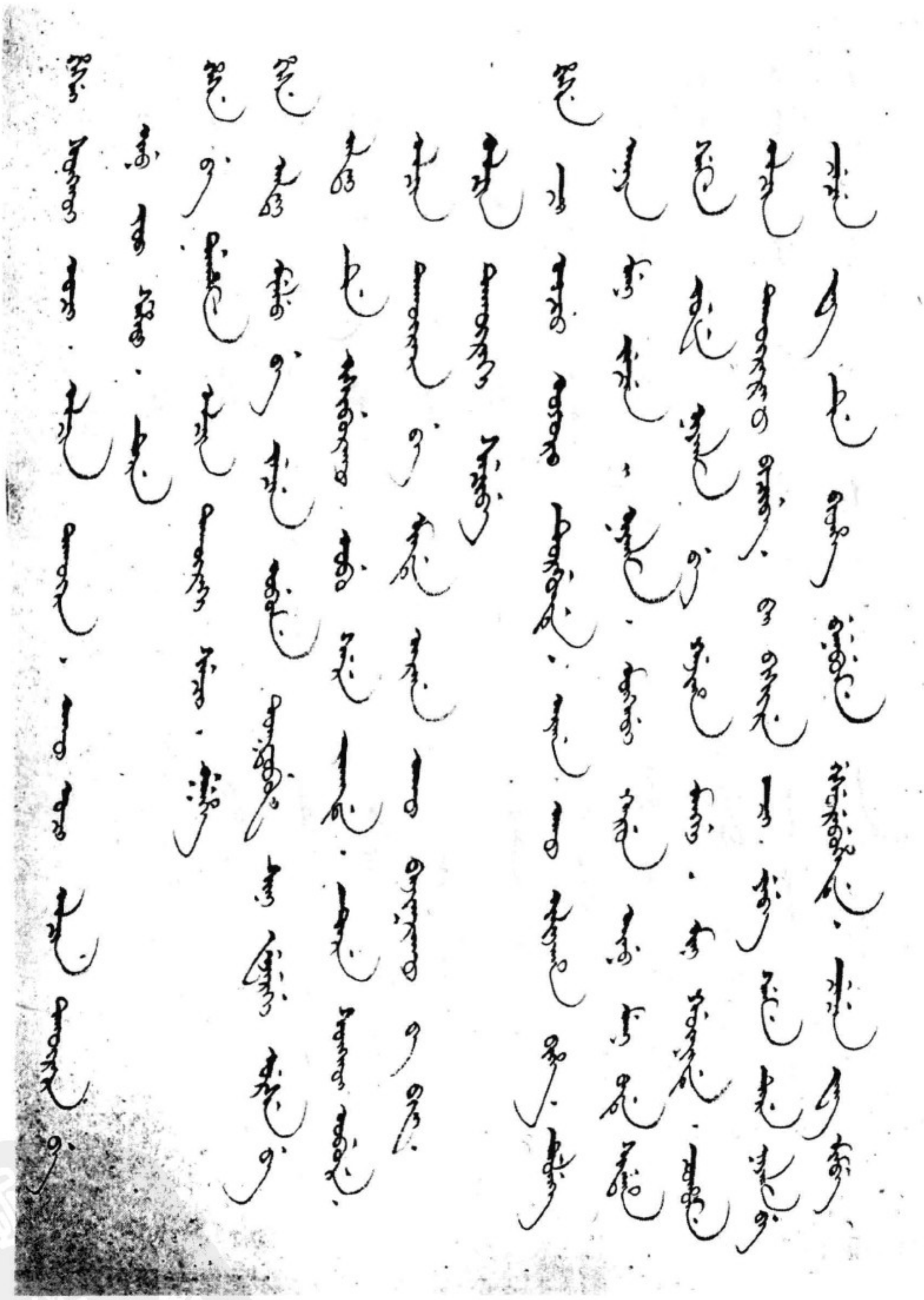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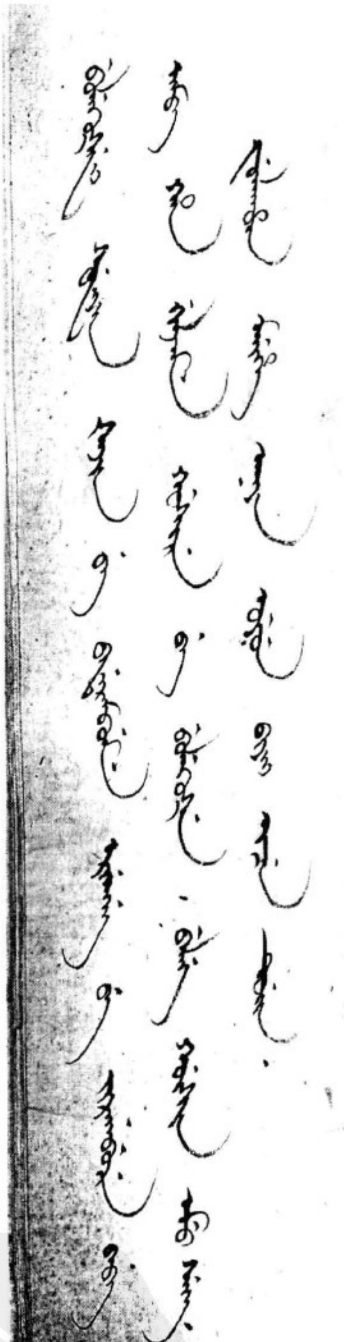
092

[illegible]



[illegible]

PDG



093

094

PDG

PDG

095

PDG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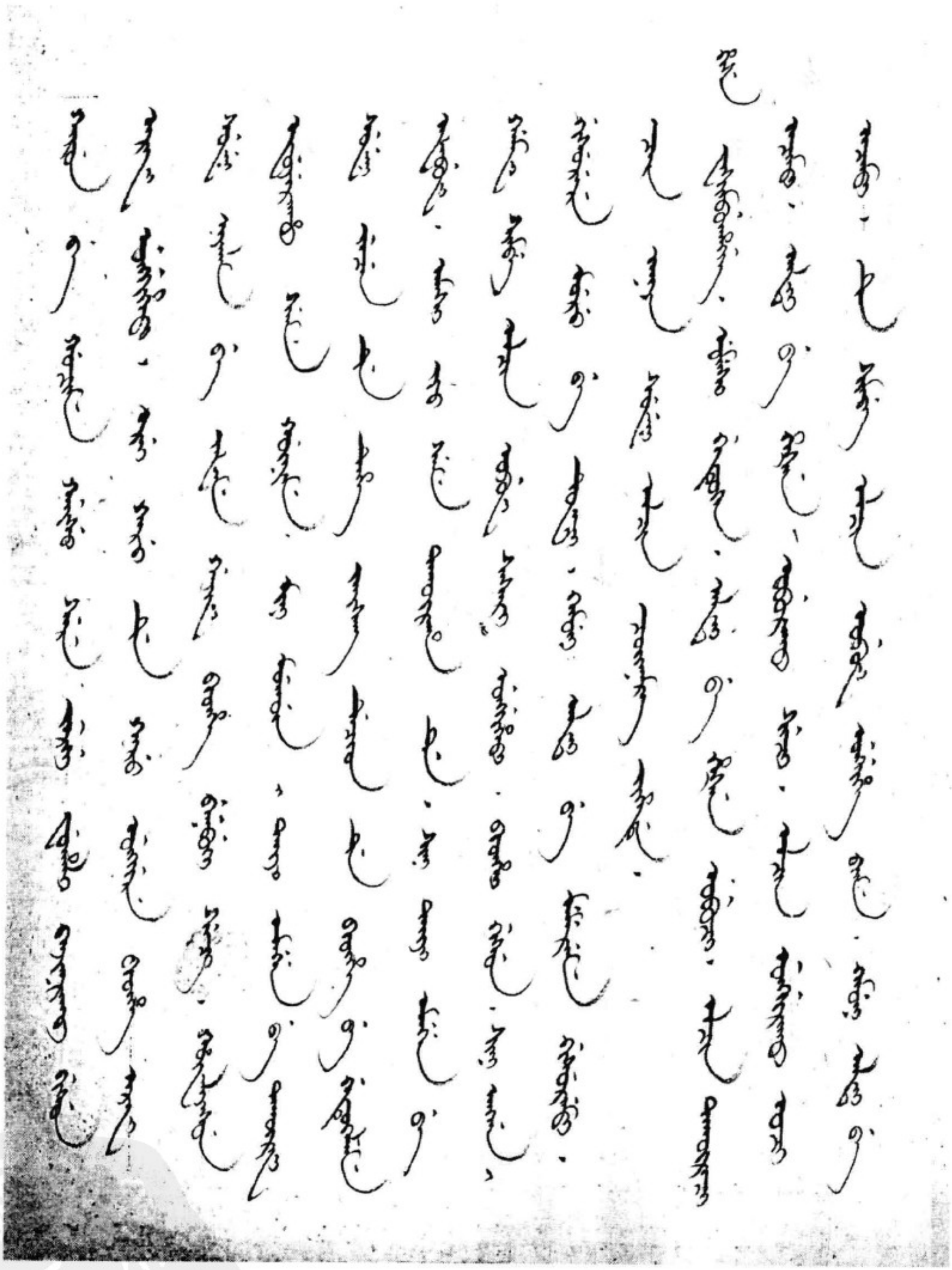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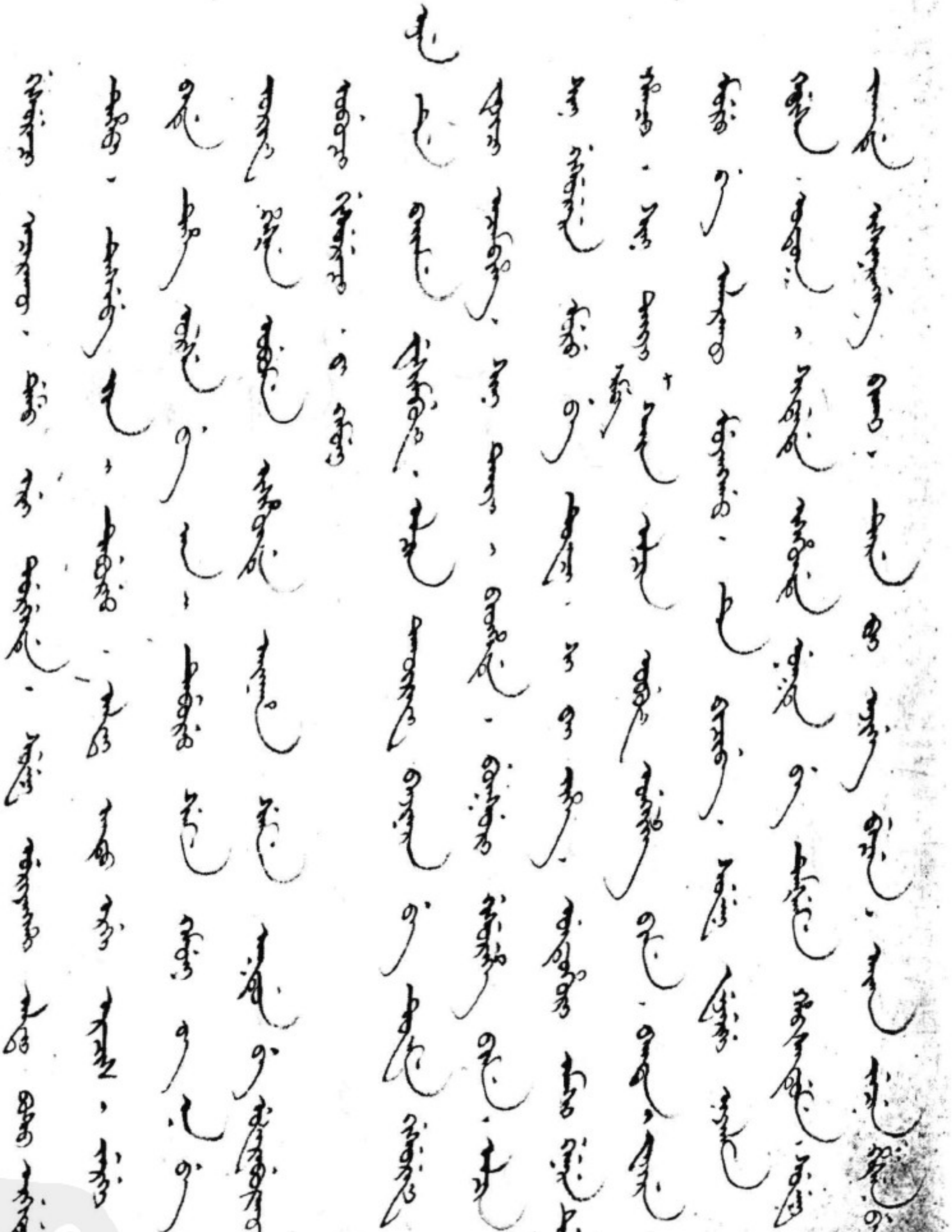
096

[illegibl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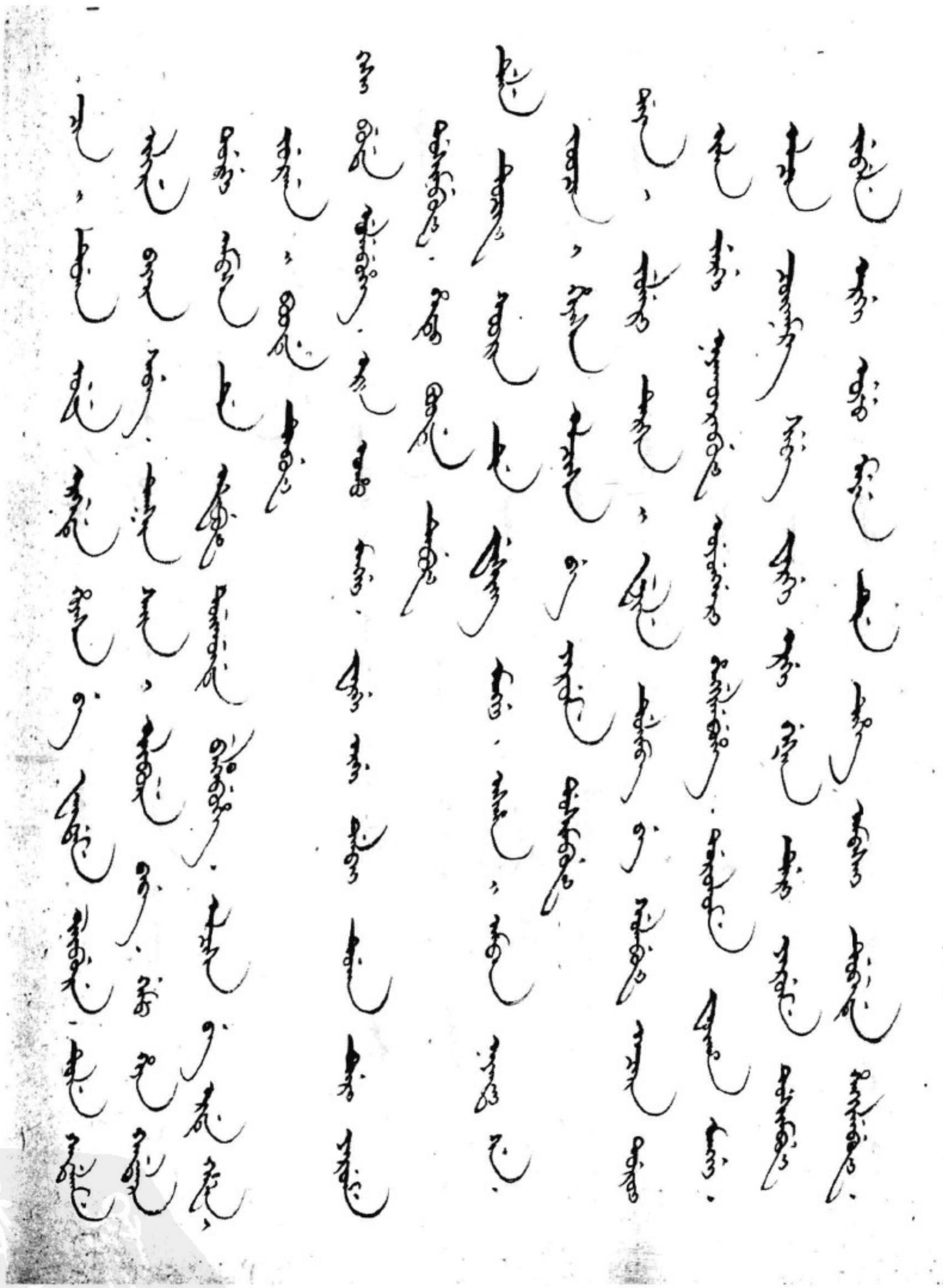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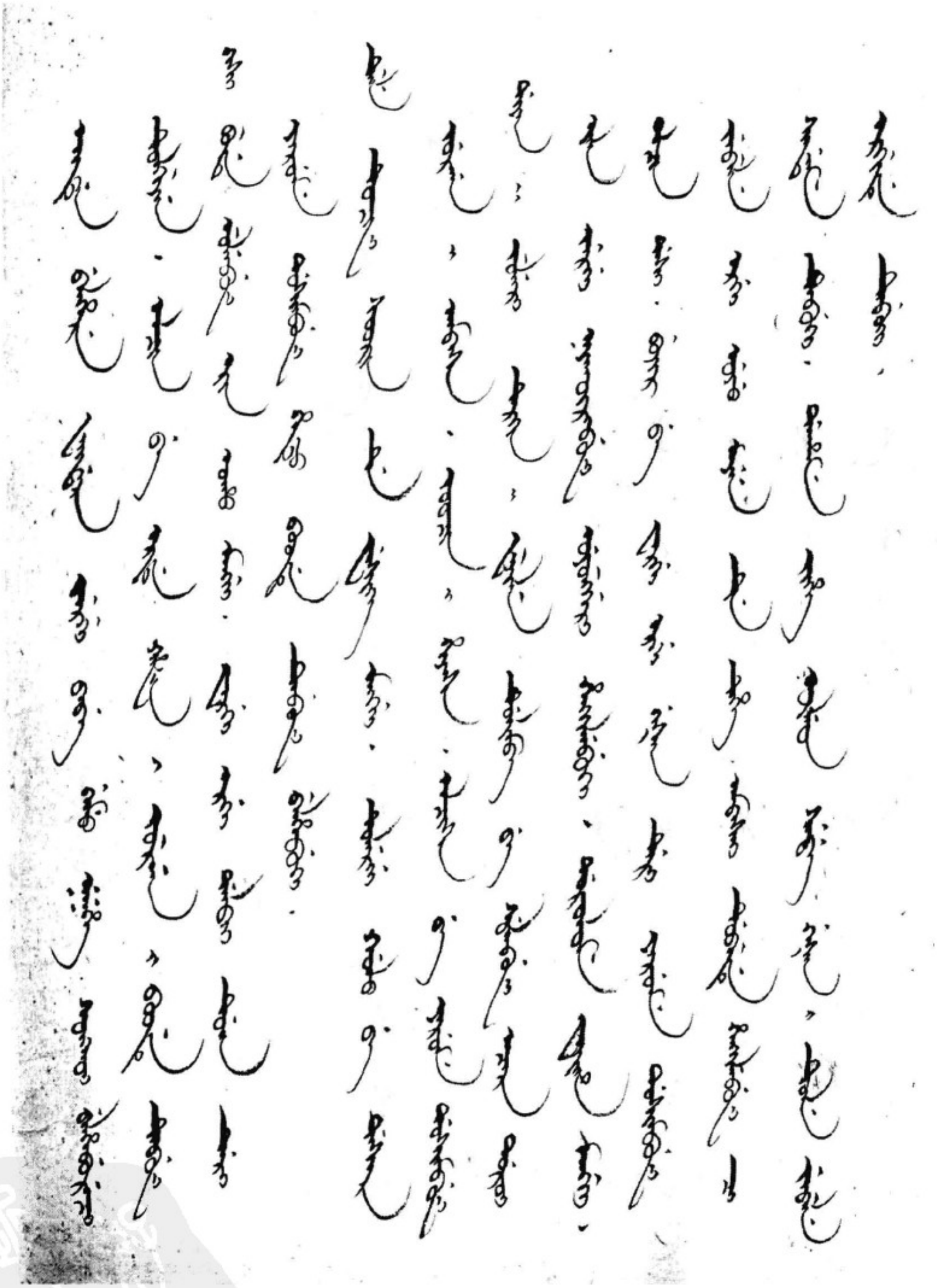


[illegible]

0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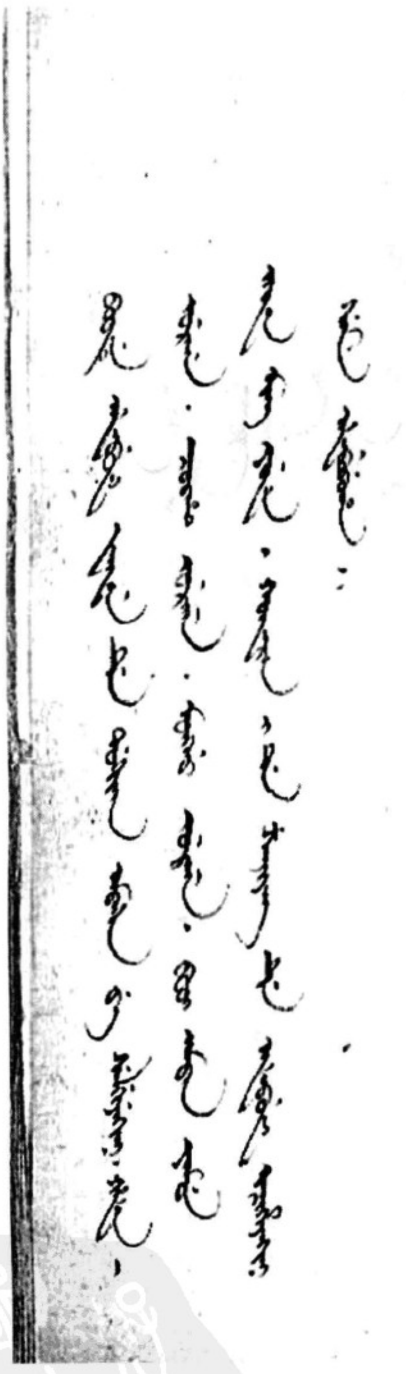


PDG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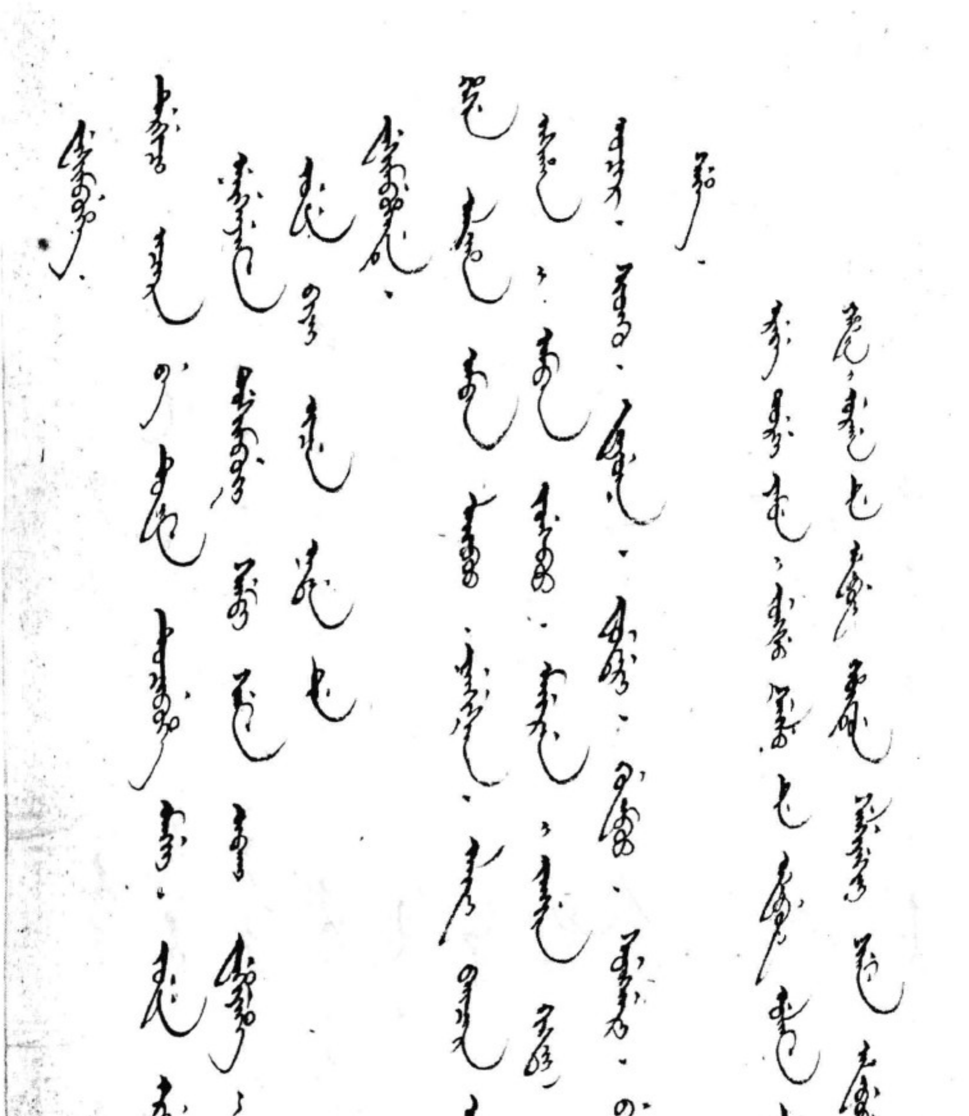
1760-4-95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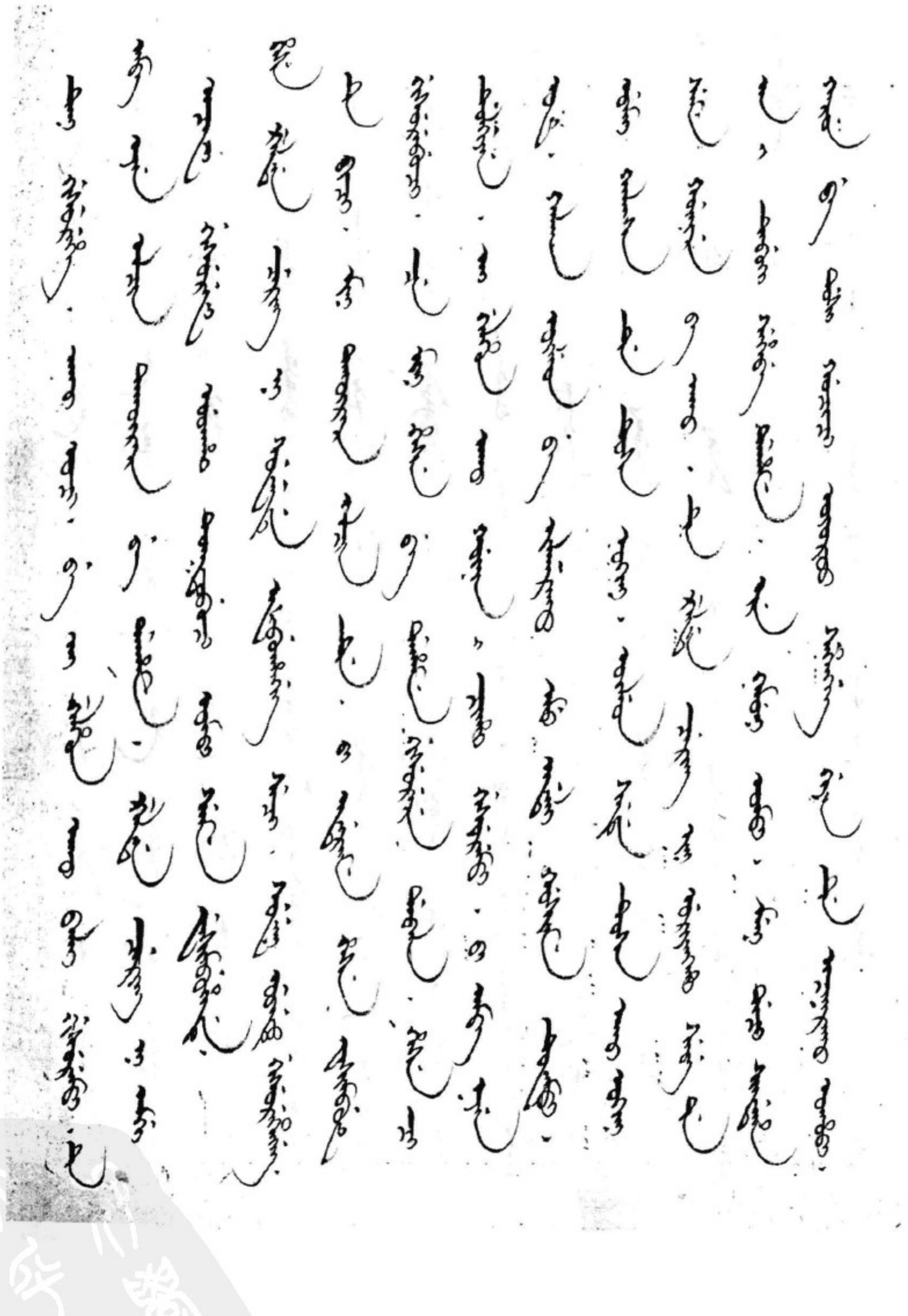
0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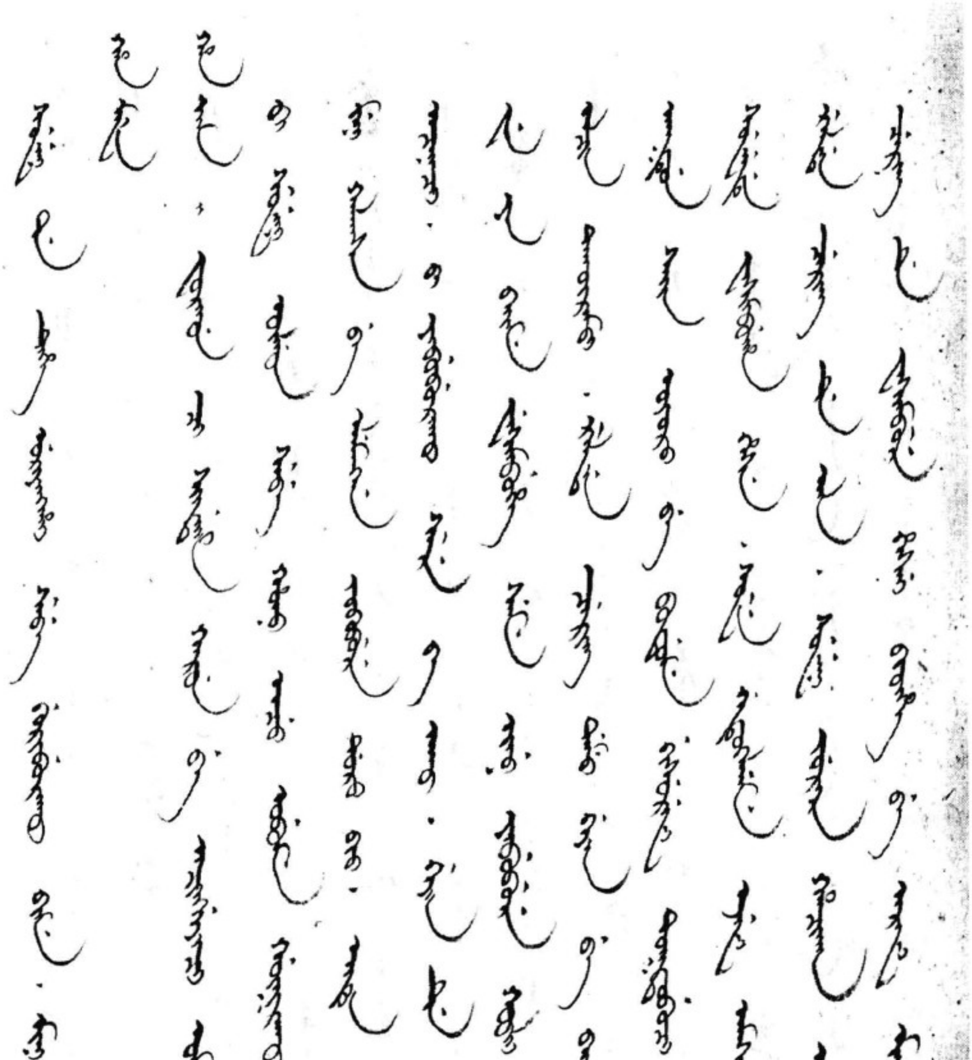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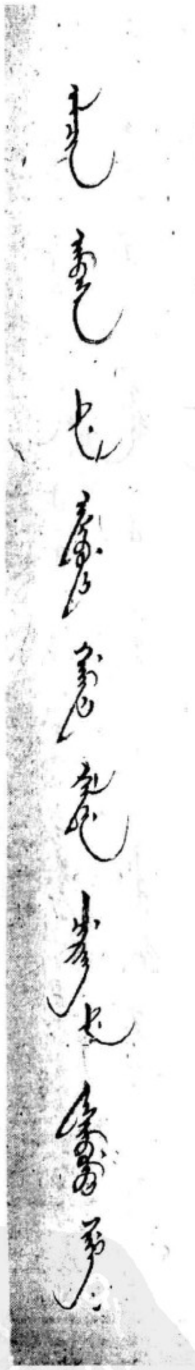
099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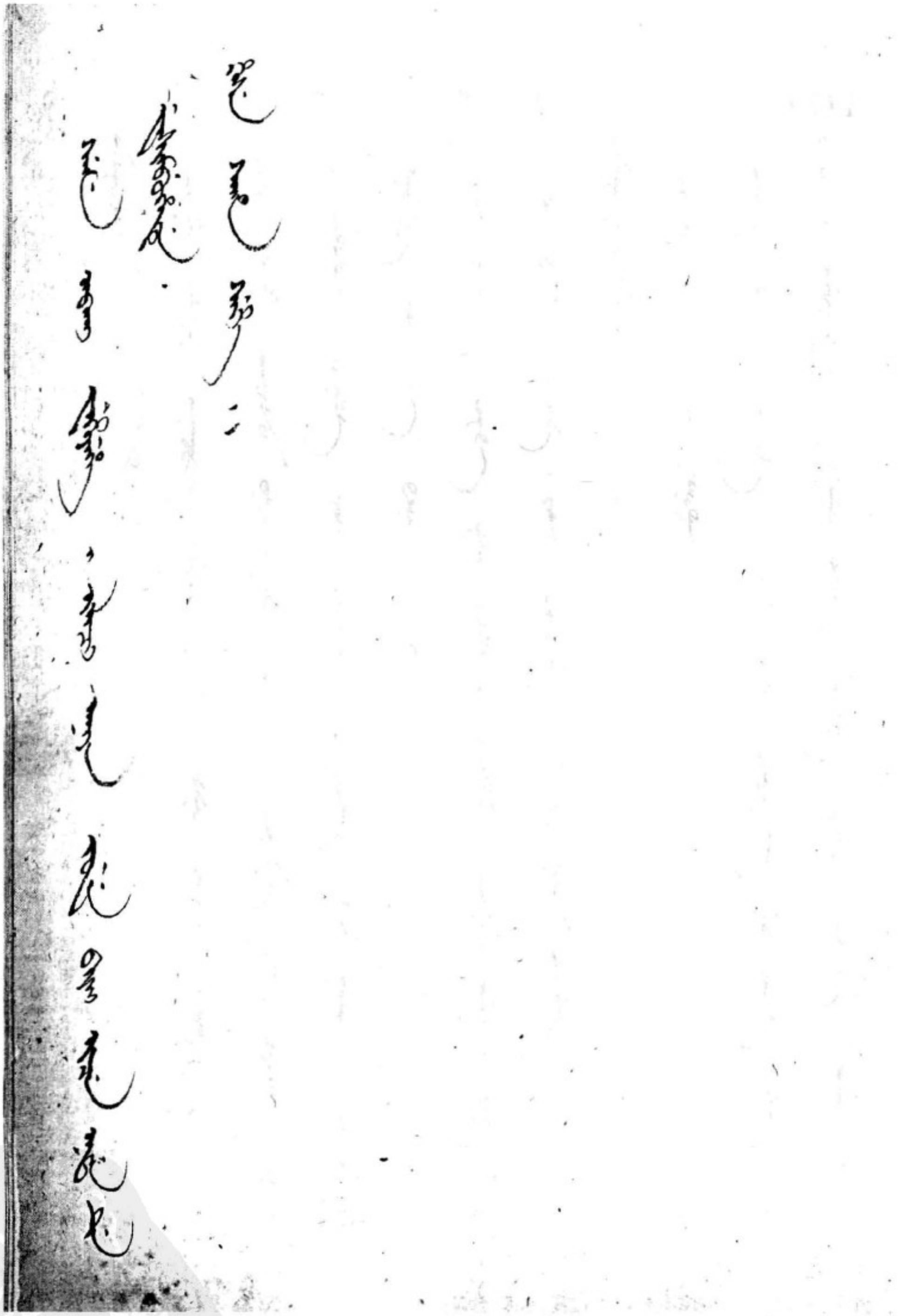
PDG



100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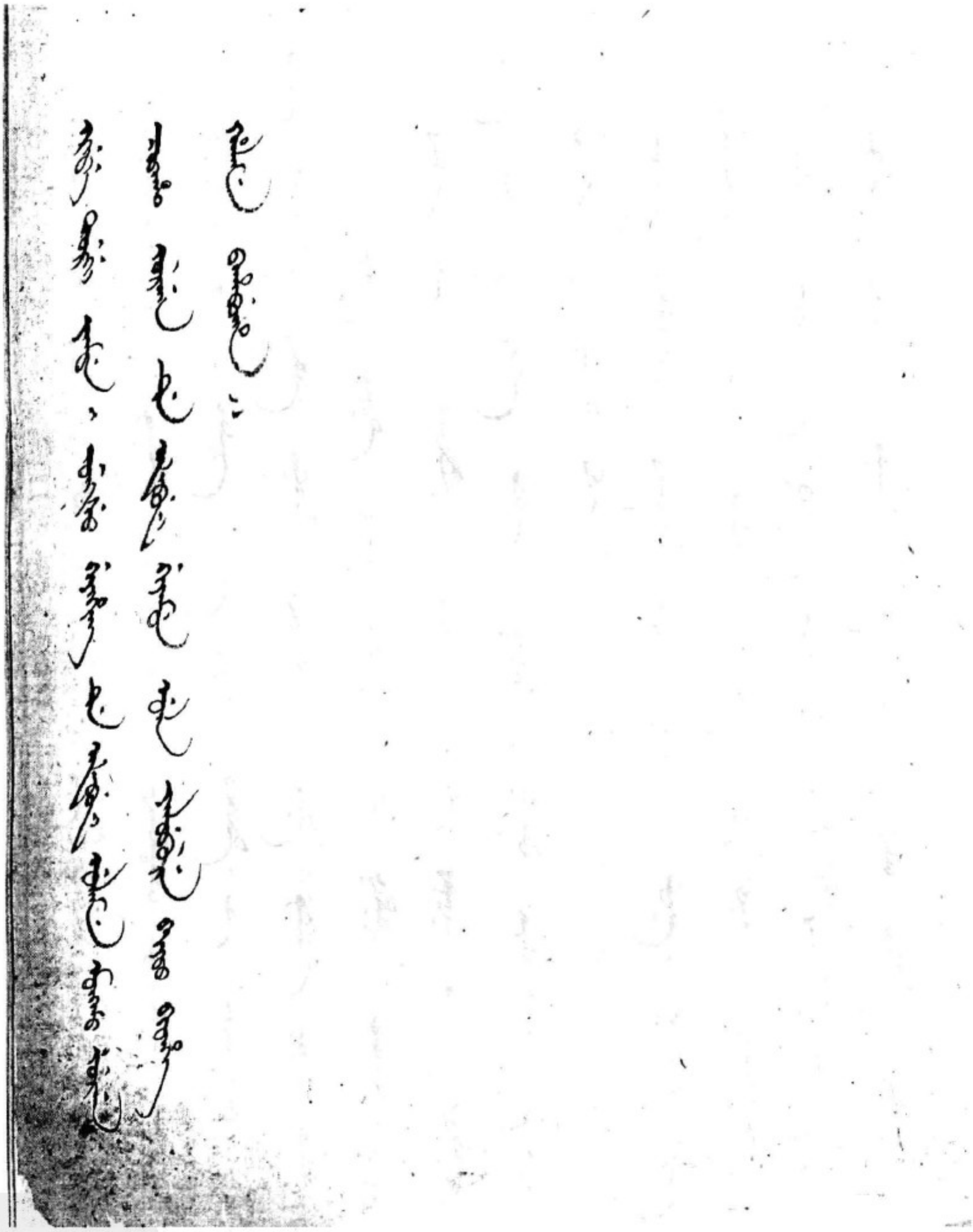
PDG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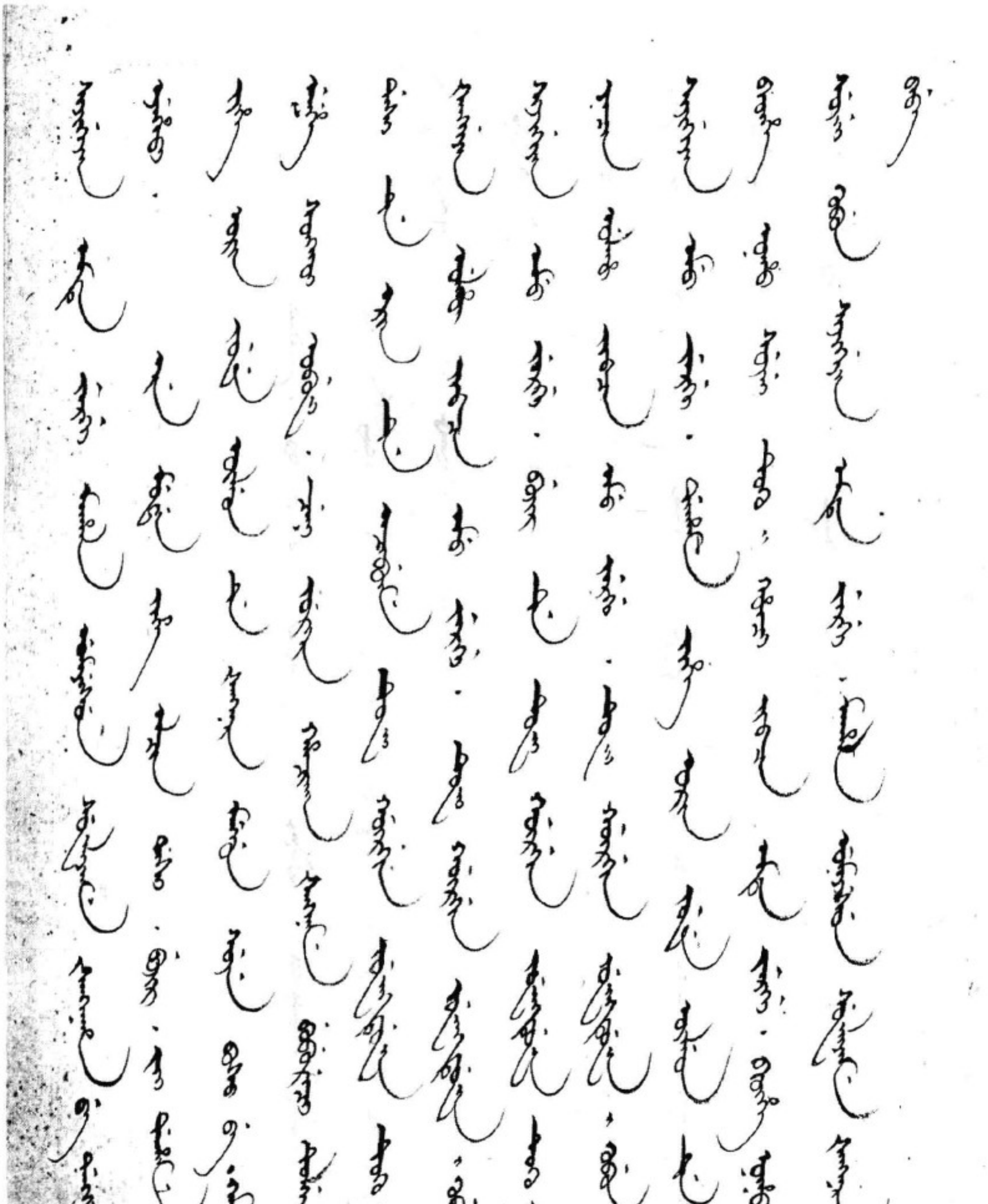
101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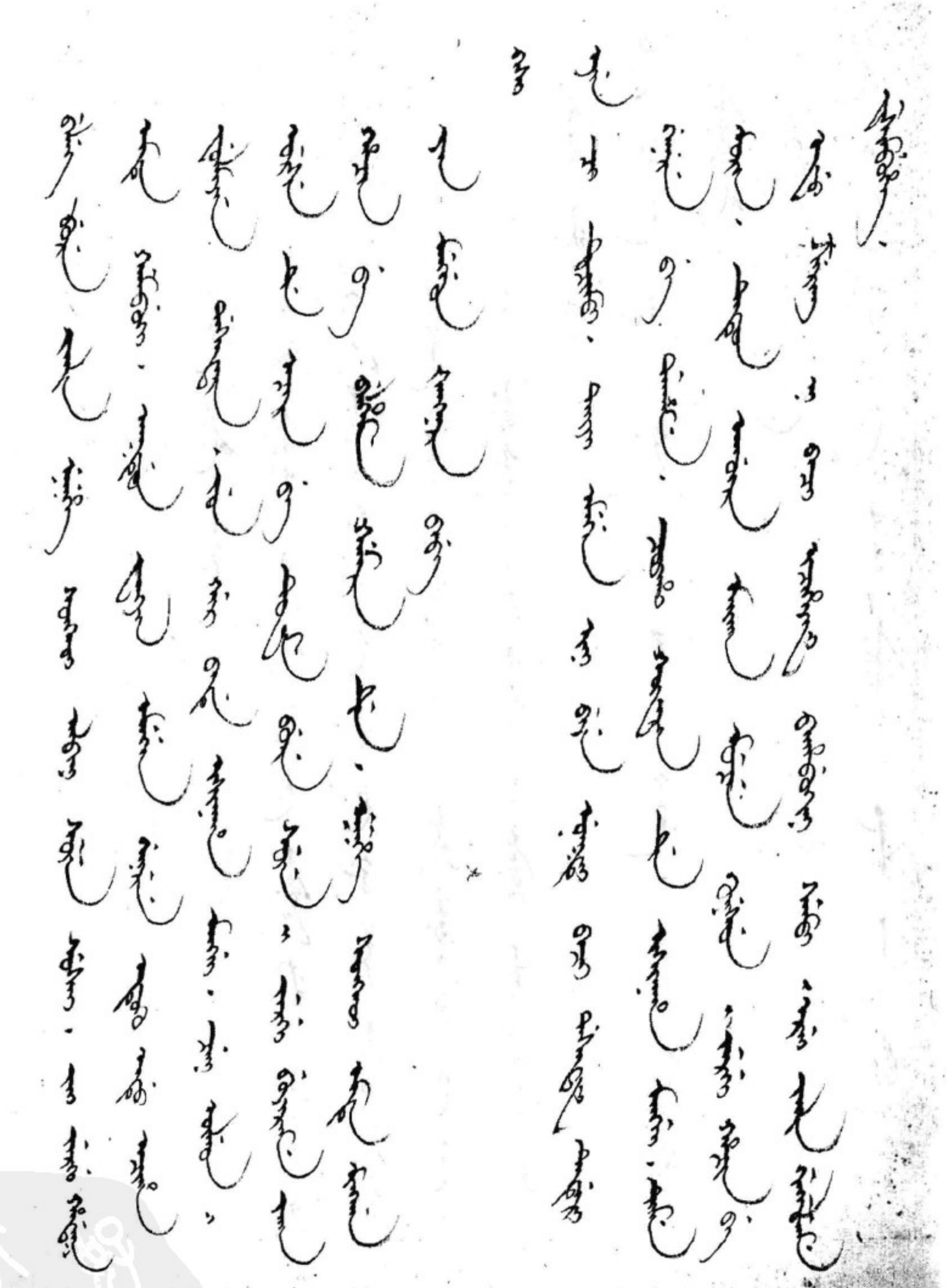
102

PDG



103

PDG



PDG

[illegible]

104

[illegible]

[illegible]

105

[illegibl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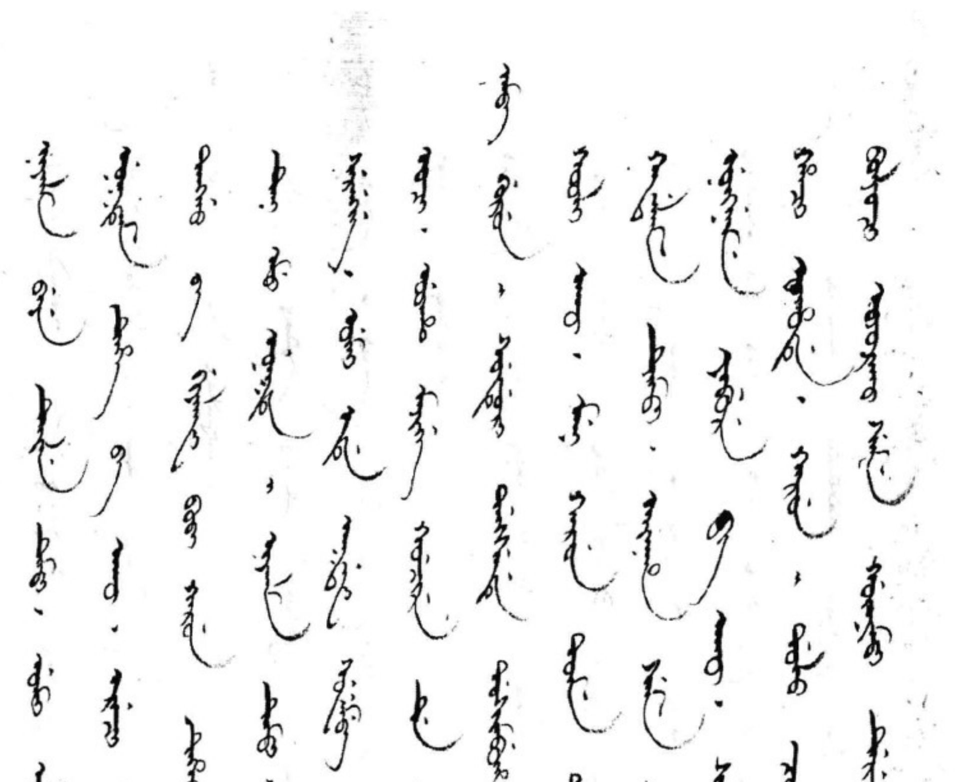
[illegible]

106

[illegibl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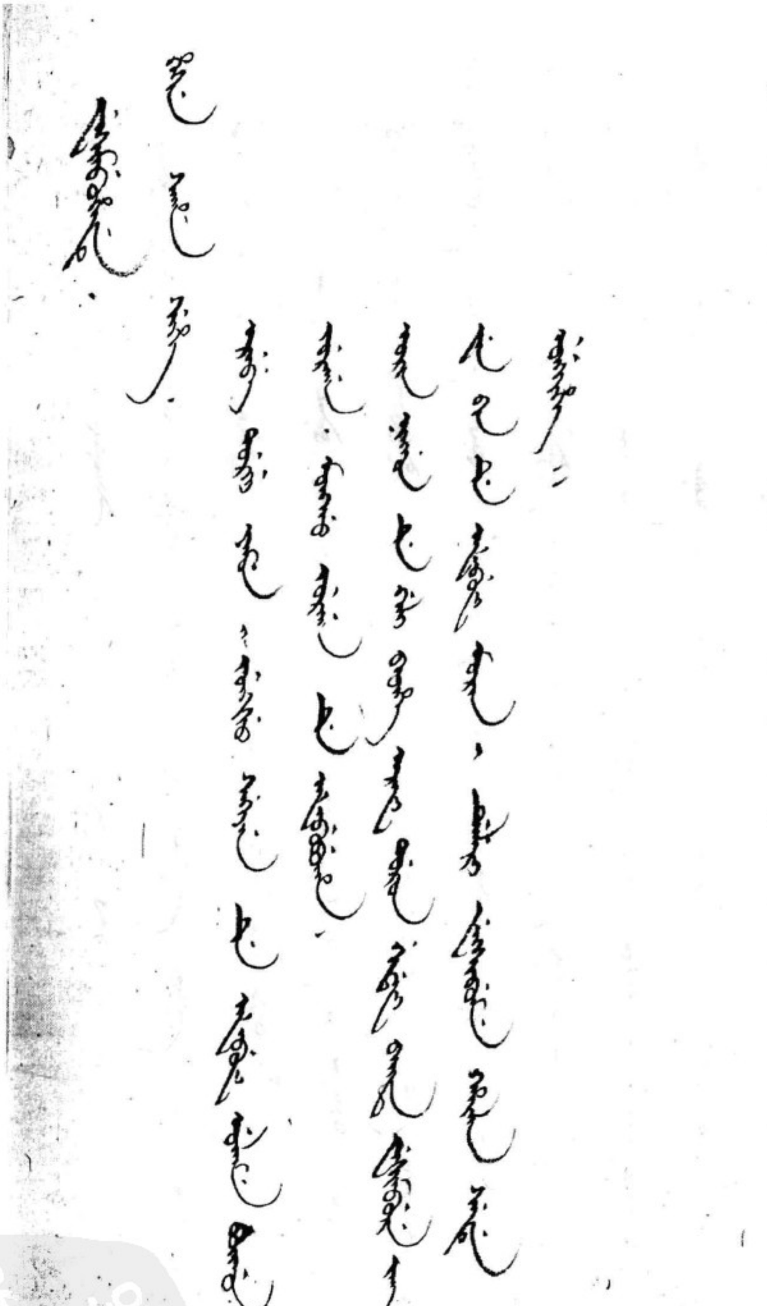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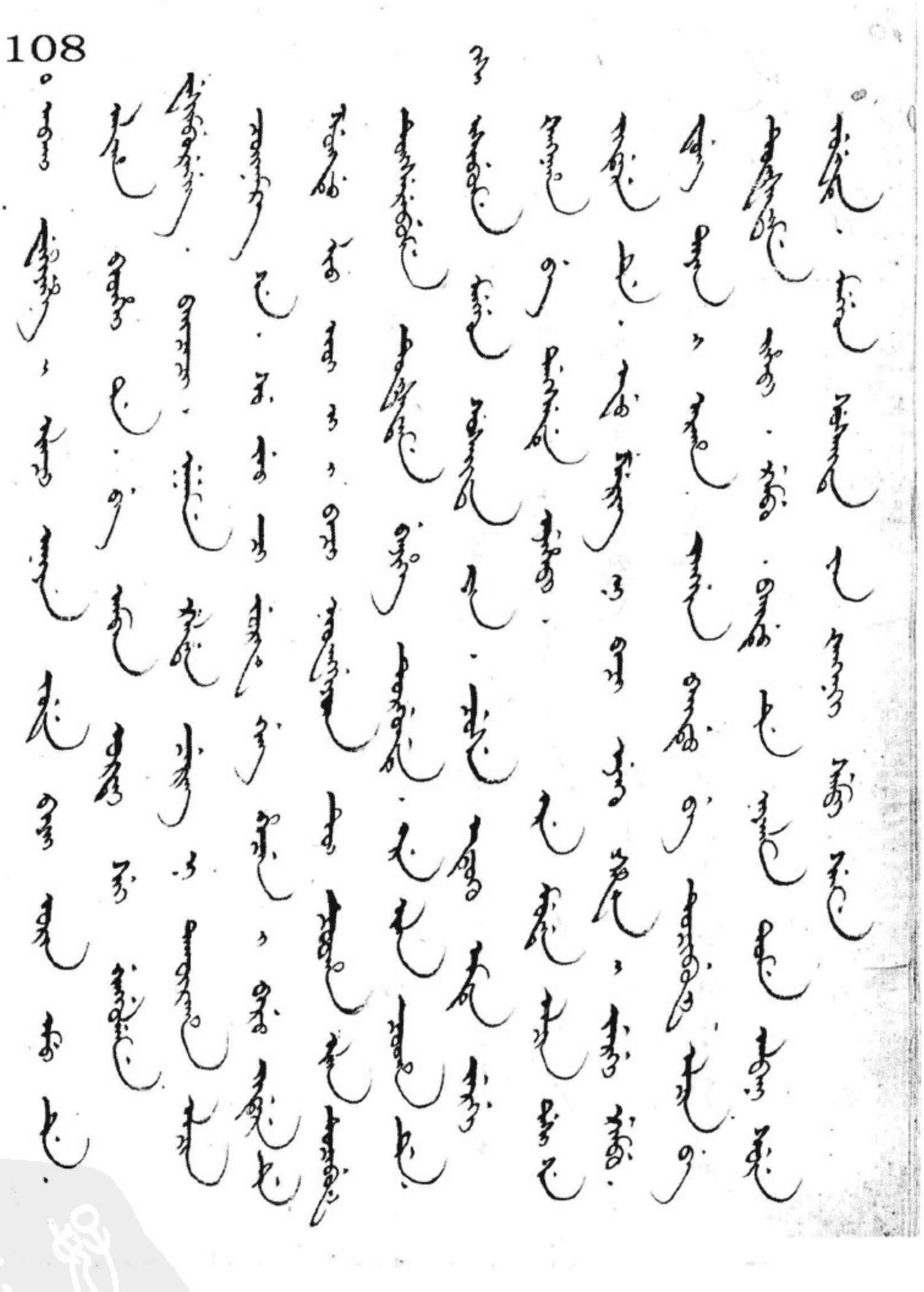
[illegible]

1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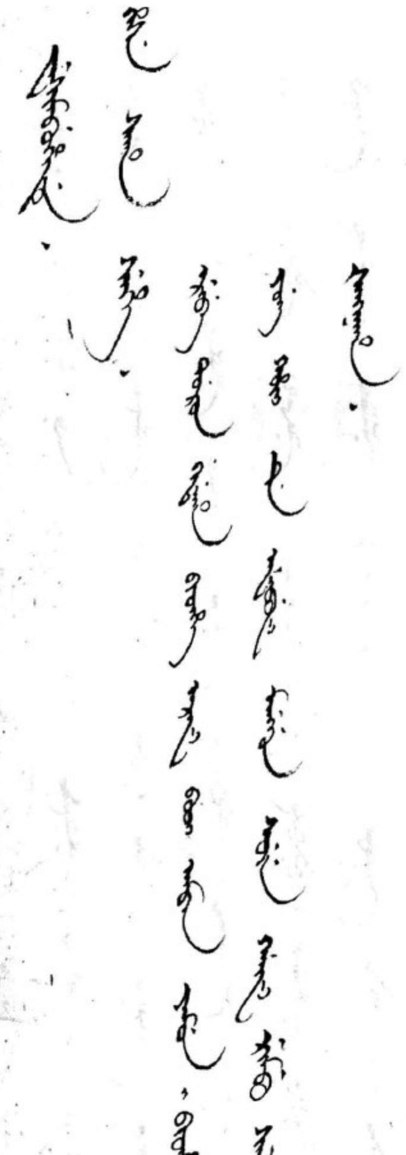
PDG



108



PDG



109

PDG

[illegible]

PDG

110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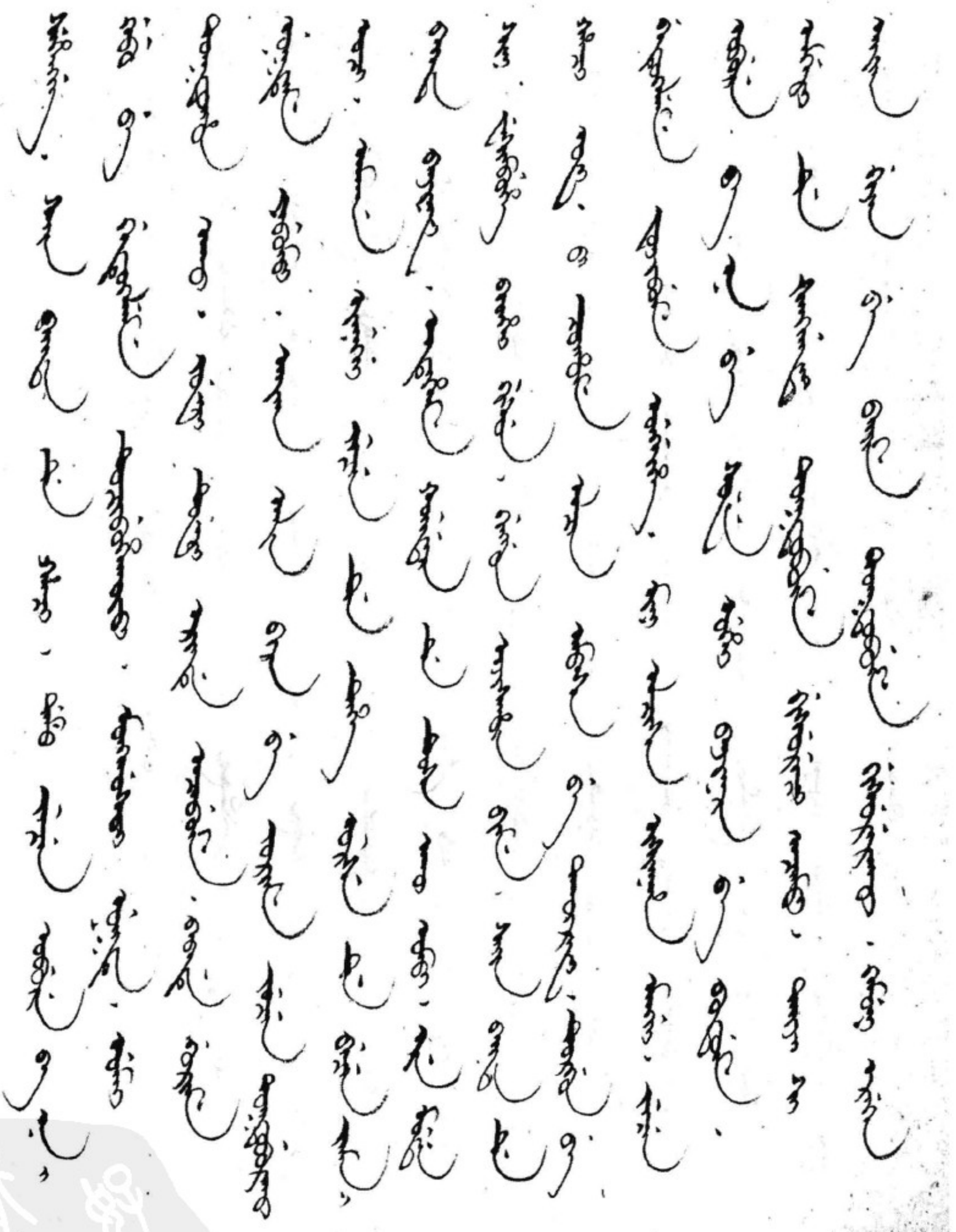
PDG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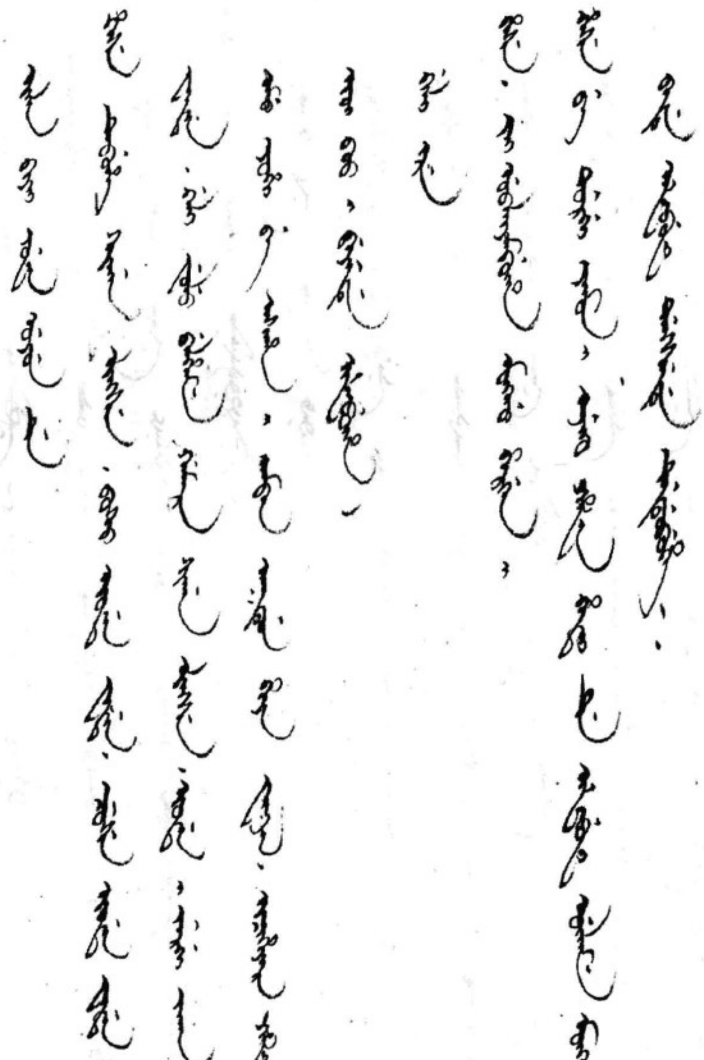
[illegible]

111。

PDG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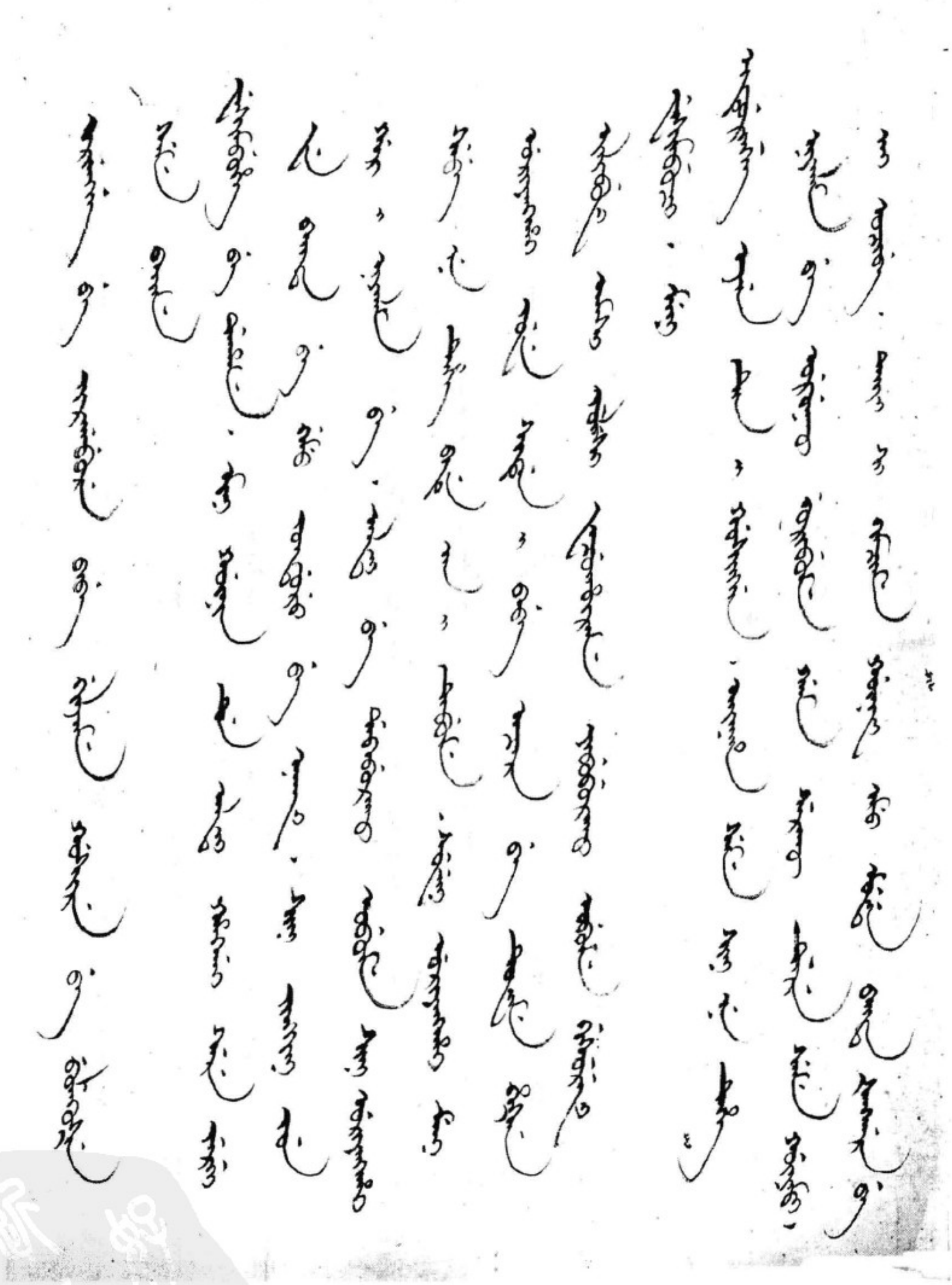
112

PDG

[illegibl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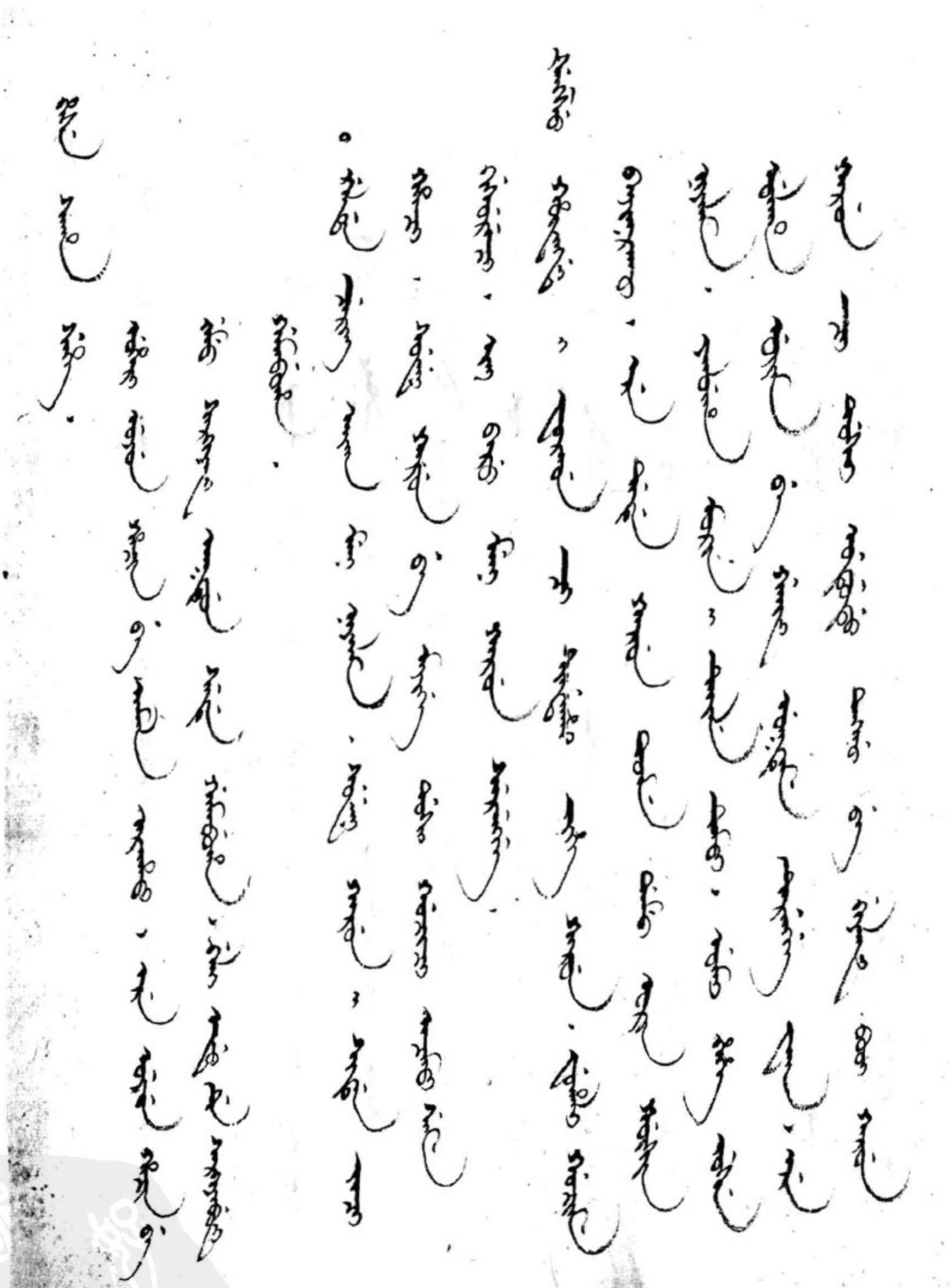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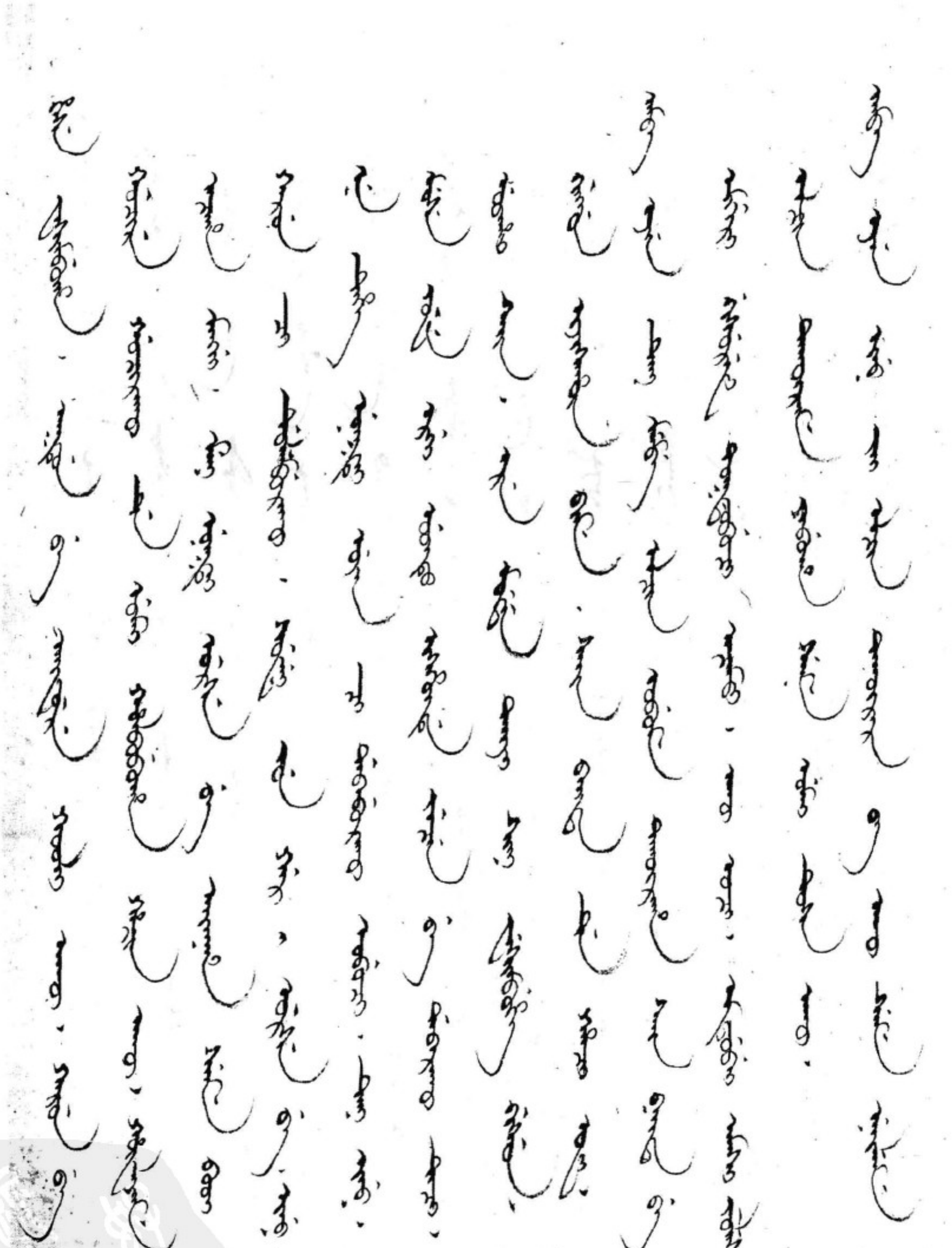
PDG

1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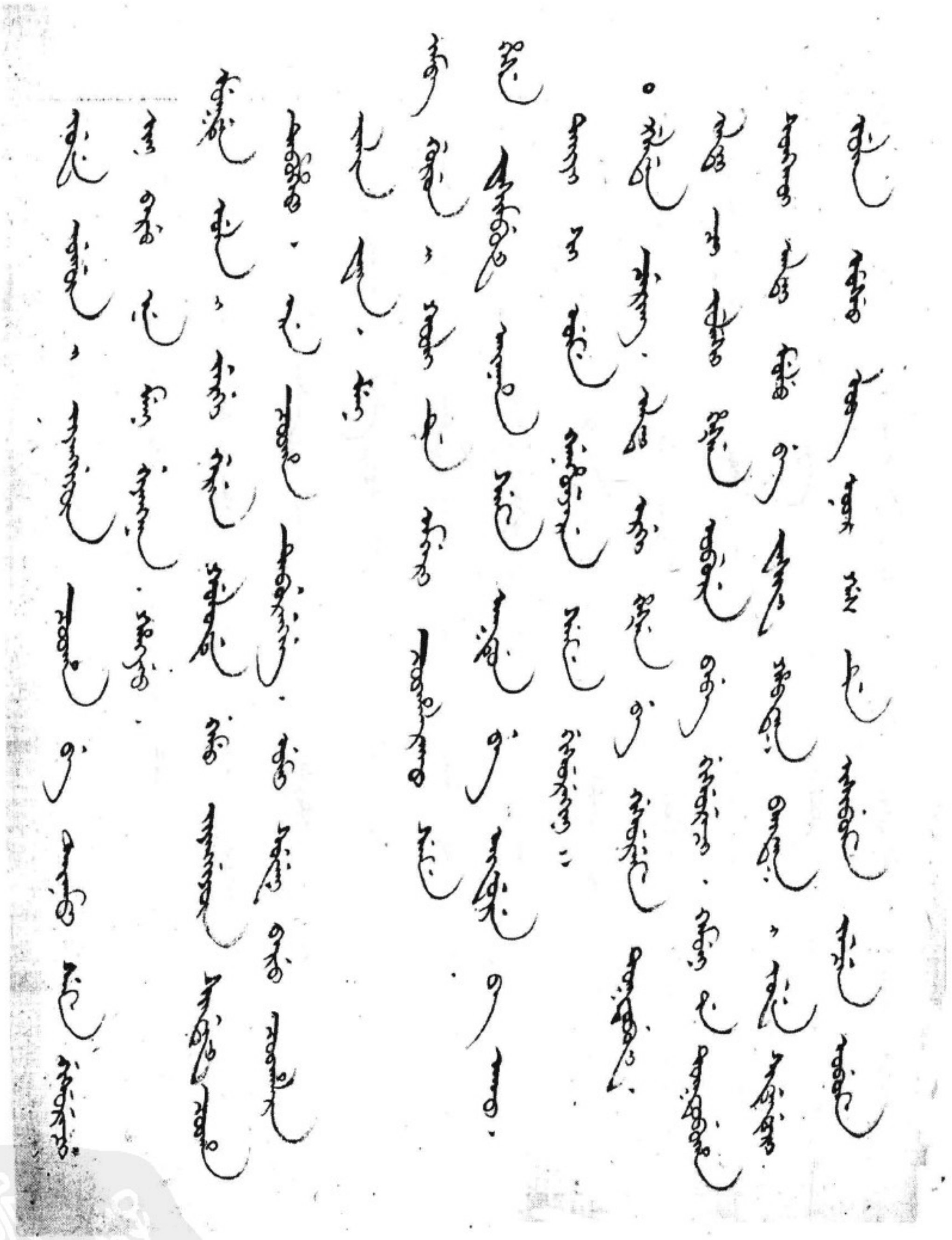
[illegibl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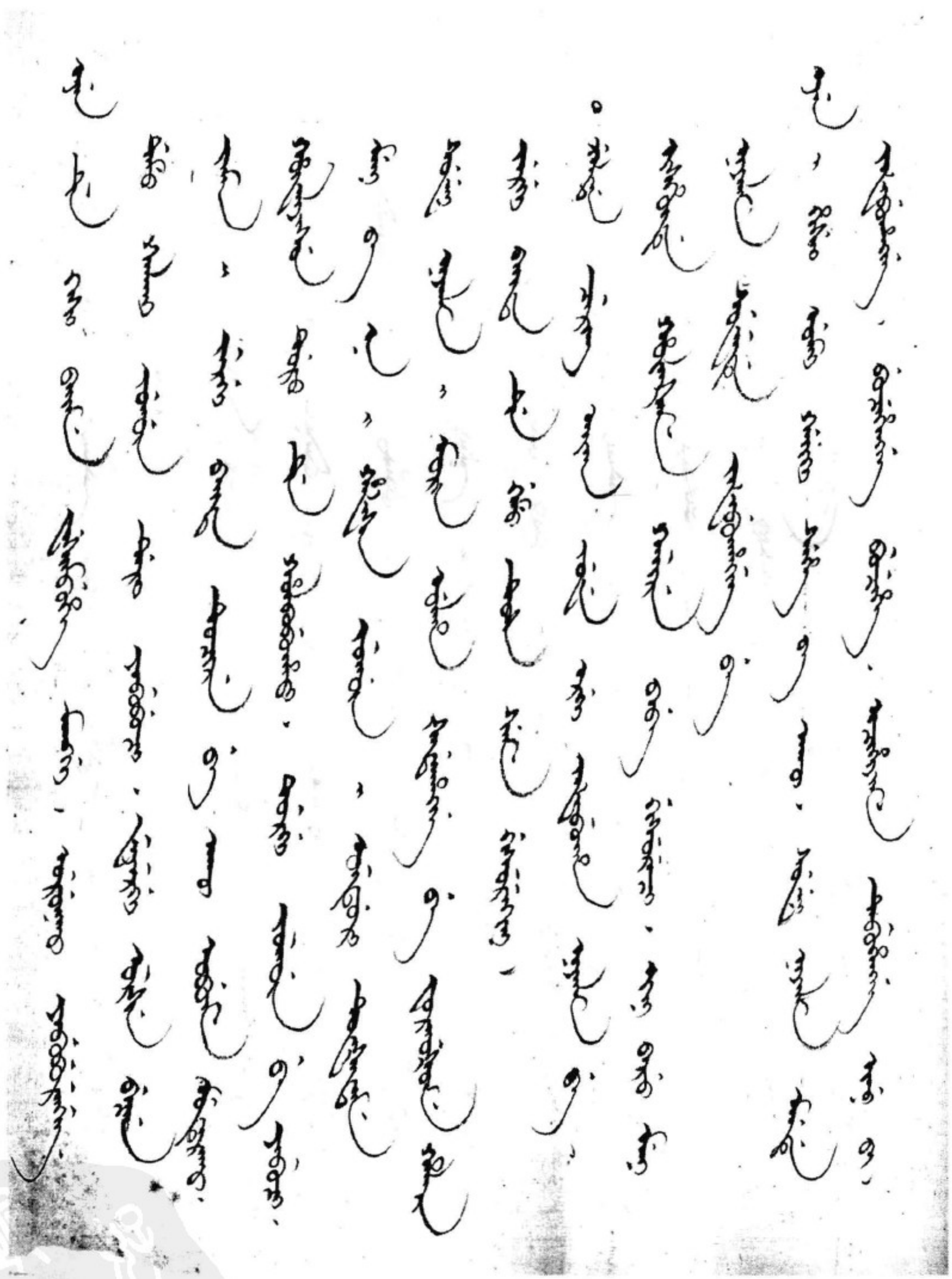
[illegibl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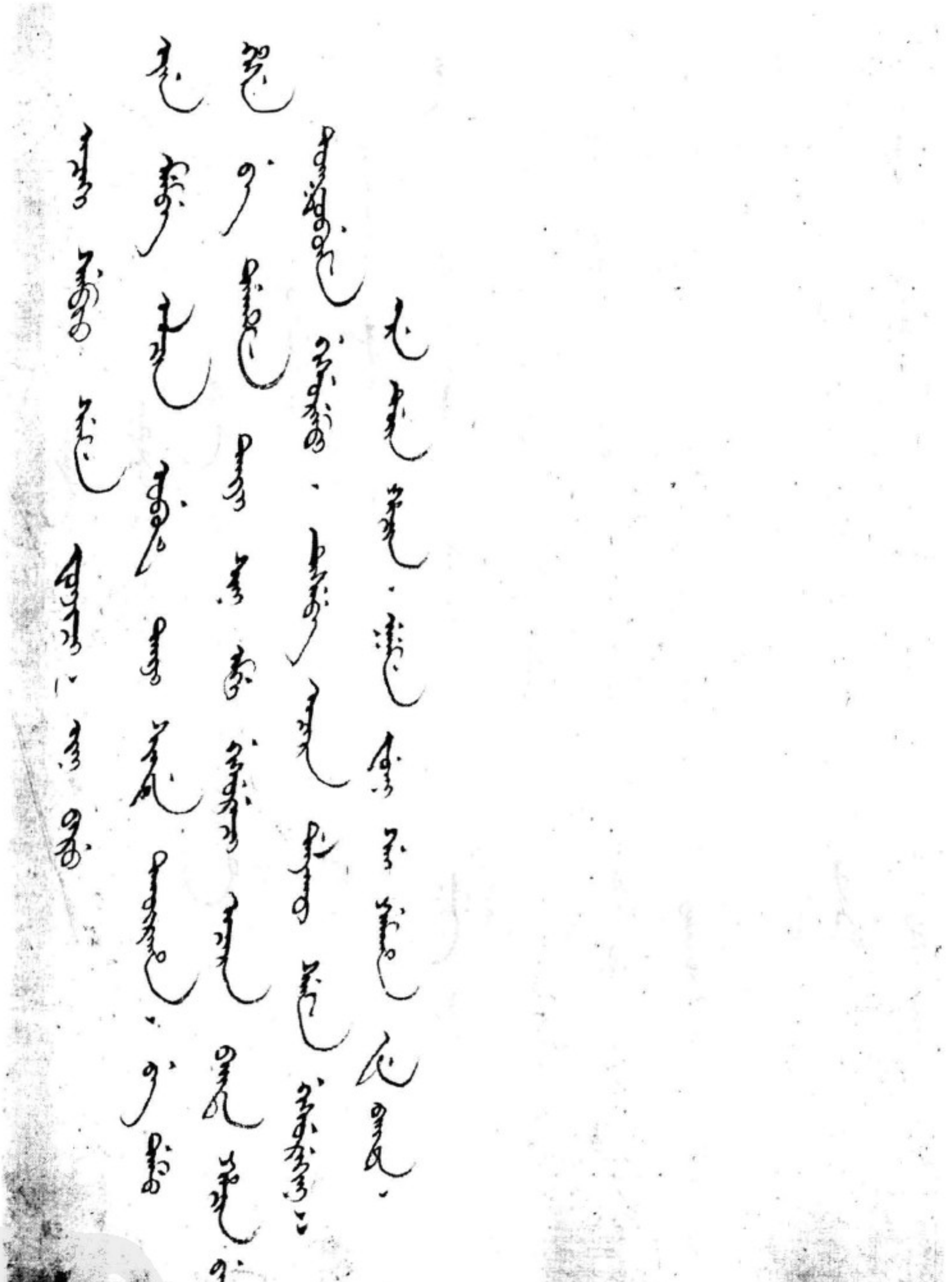
[illegibl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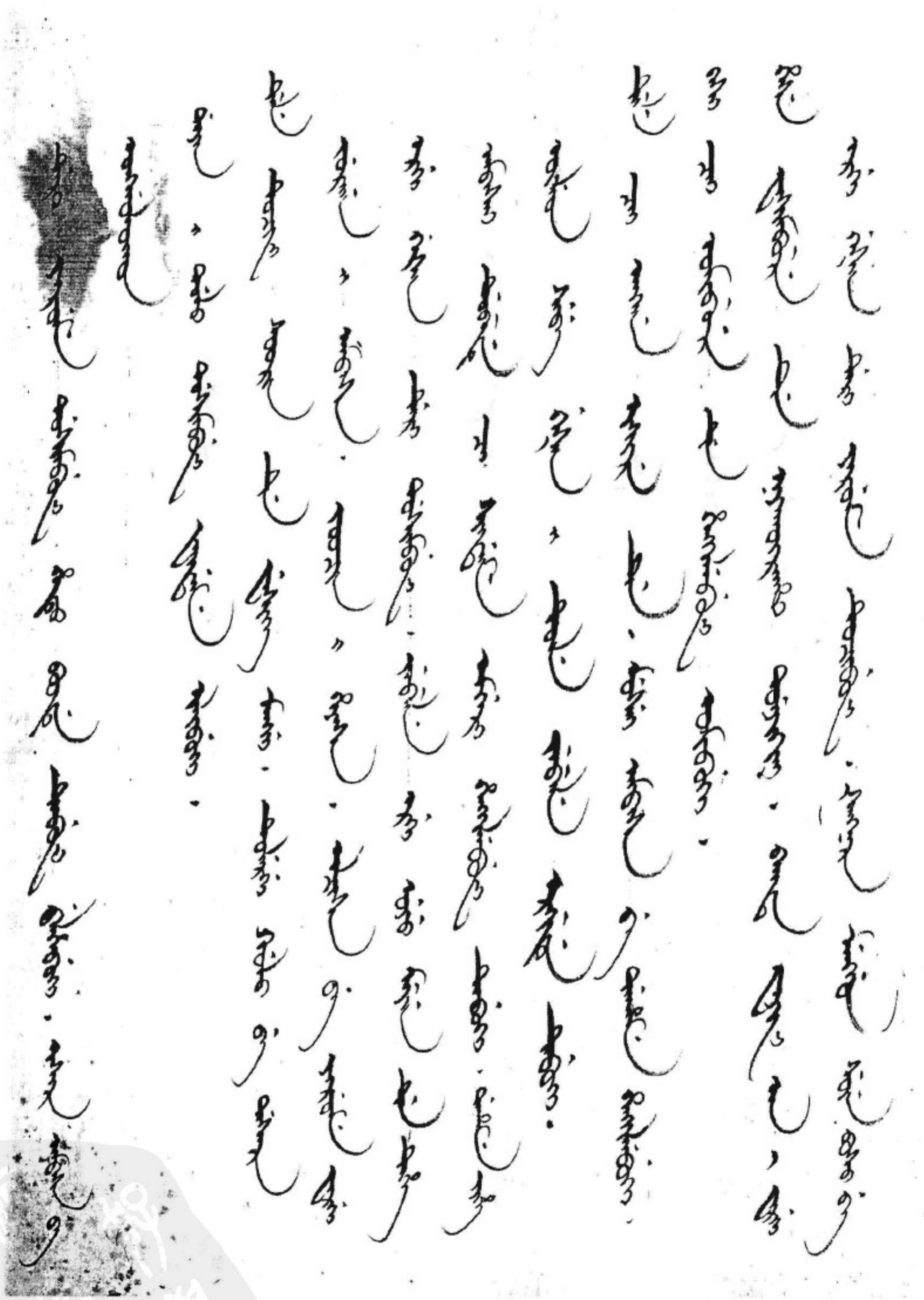


[illegible]

PDG



114



PDG

PDG

115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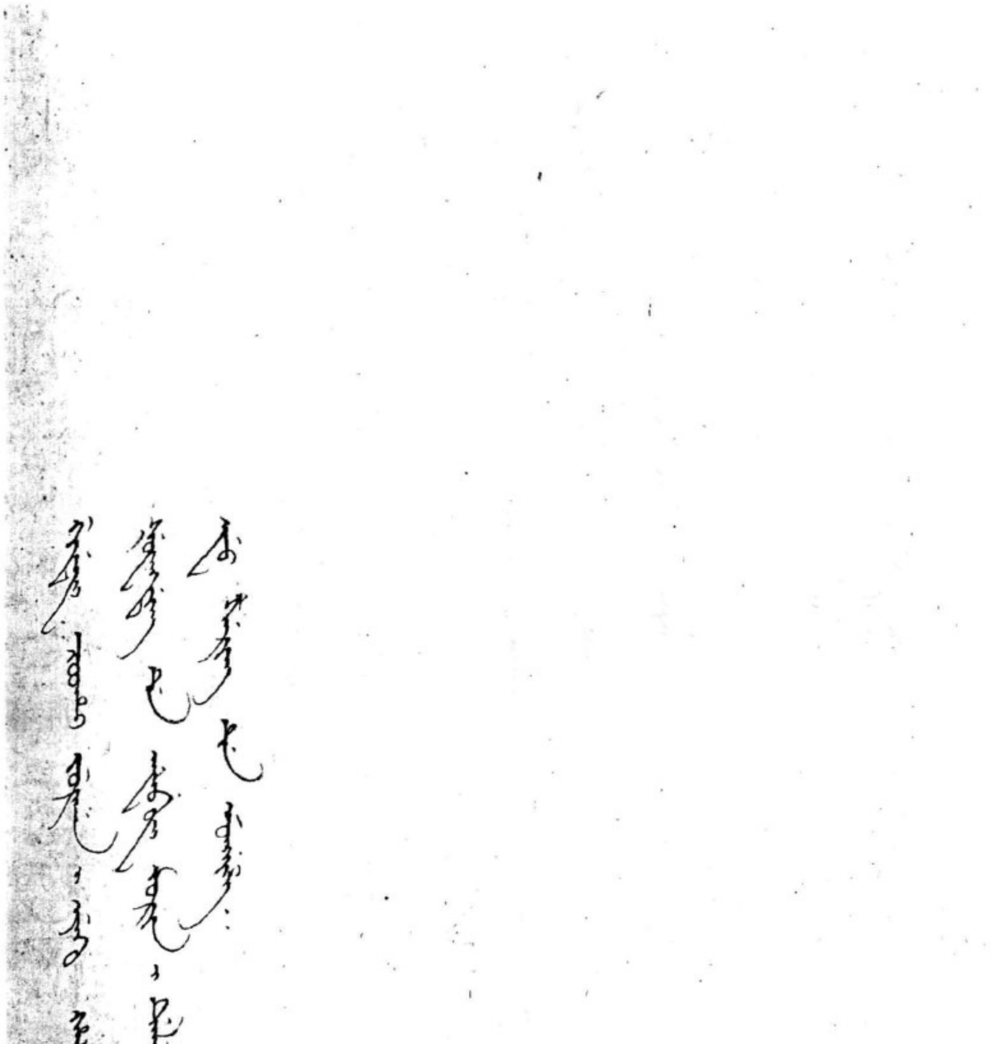
[illegible]

[illegible]

116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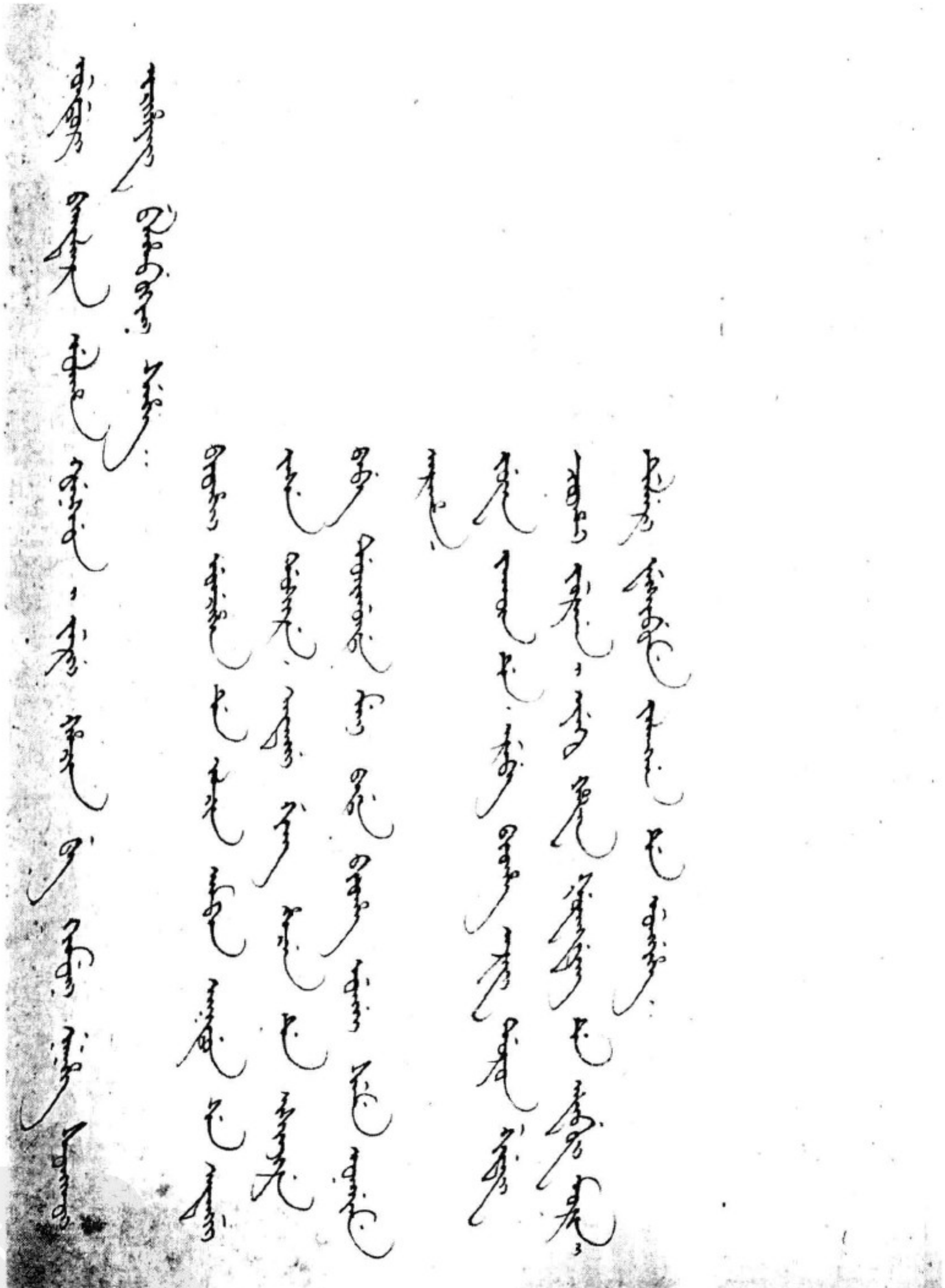
117。



118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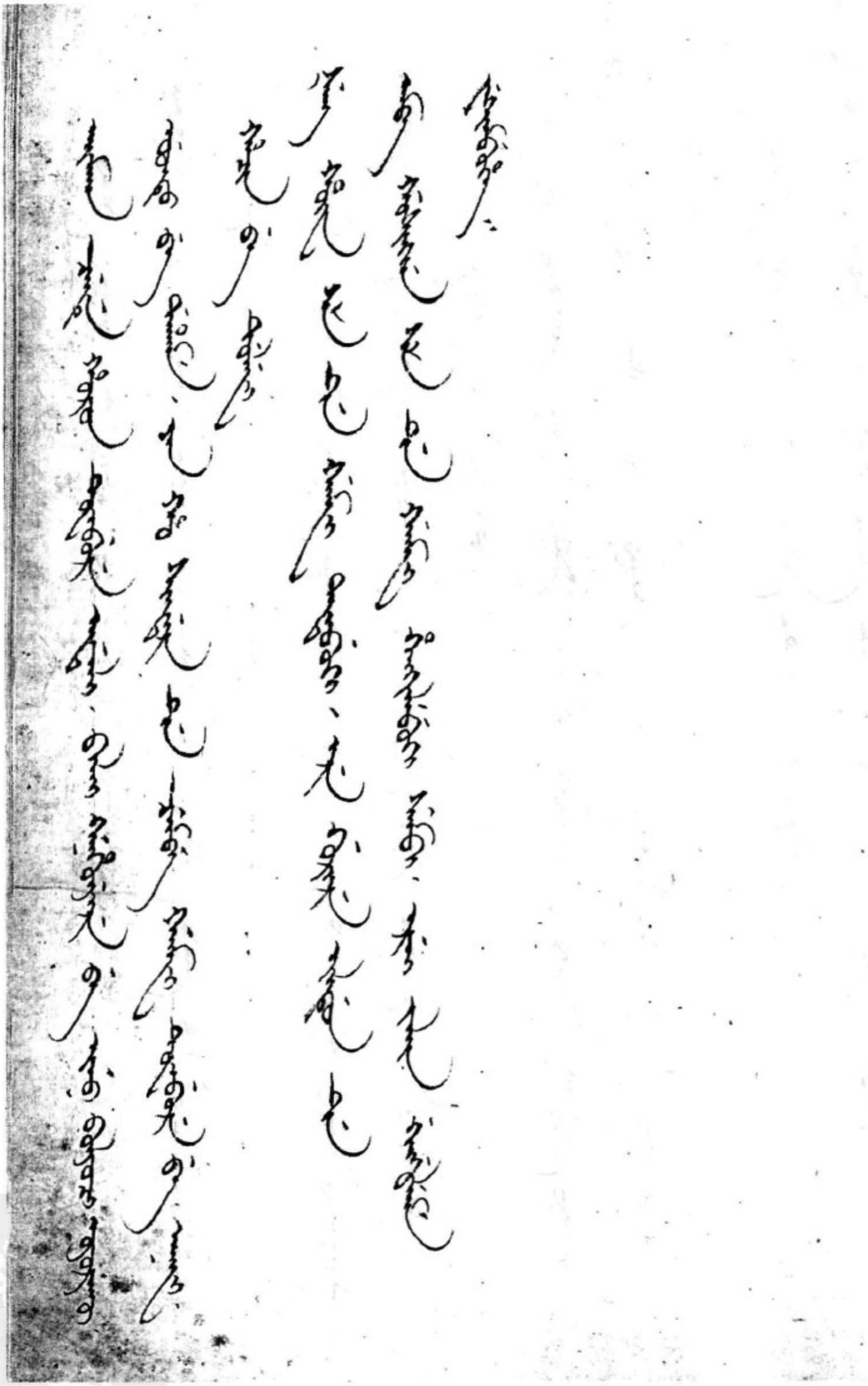
PDG



119

[illegibl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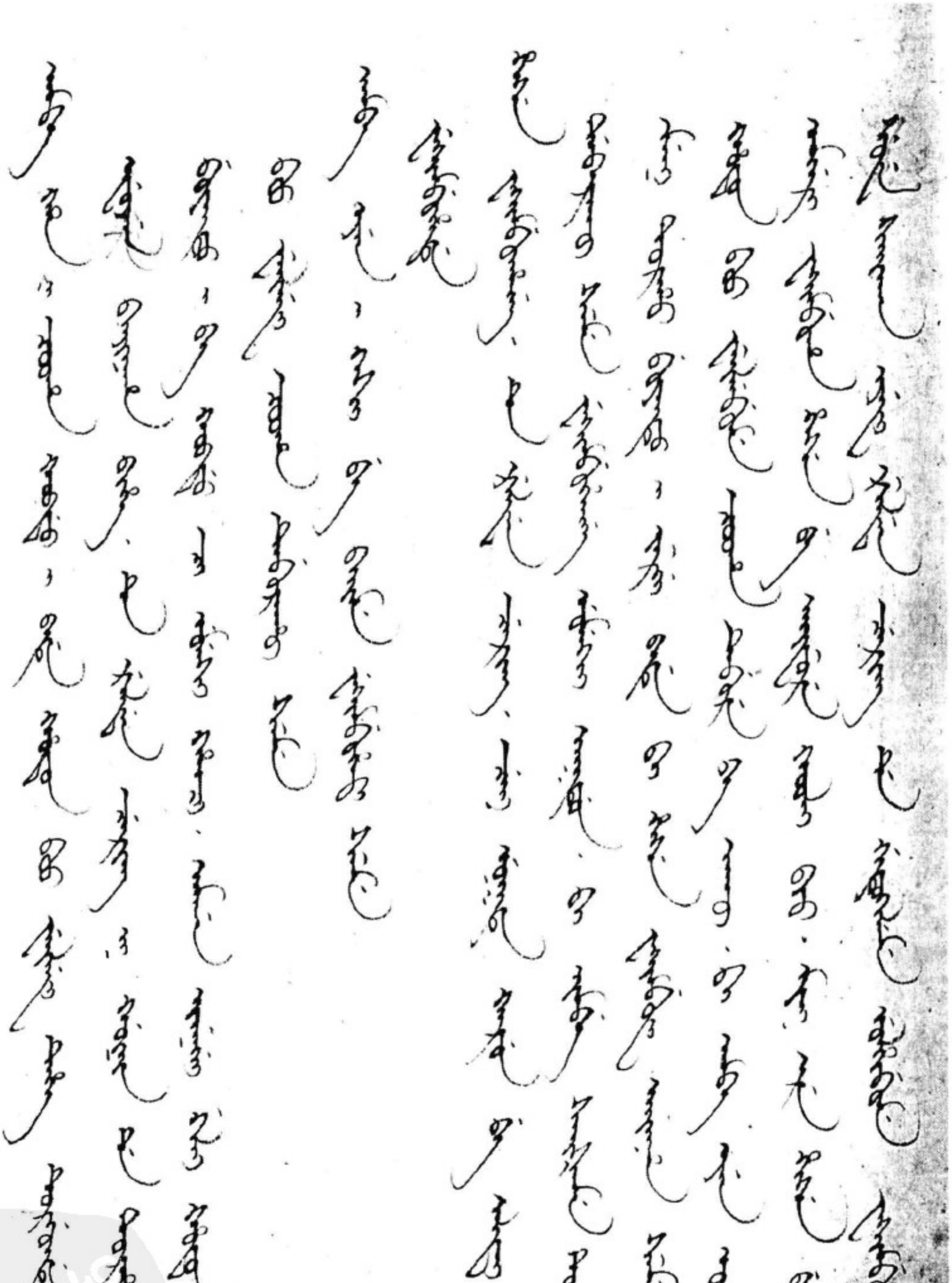


120

[illegibl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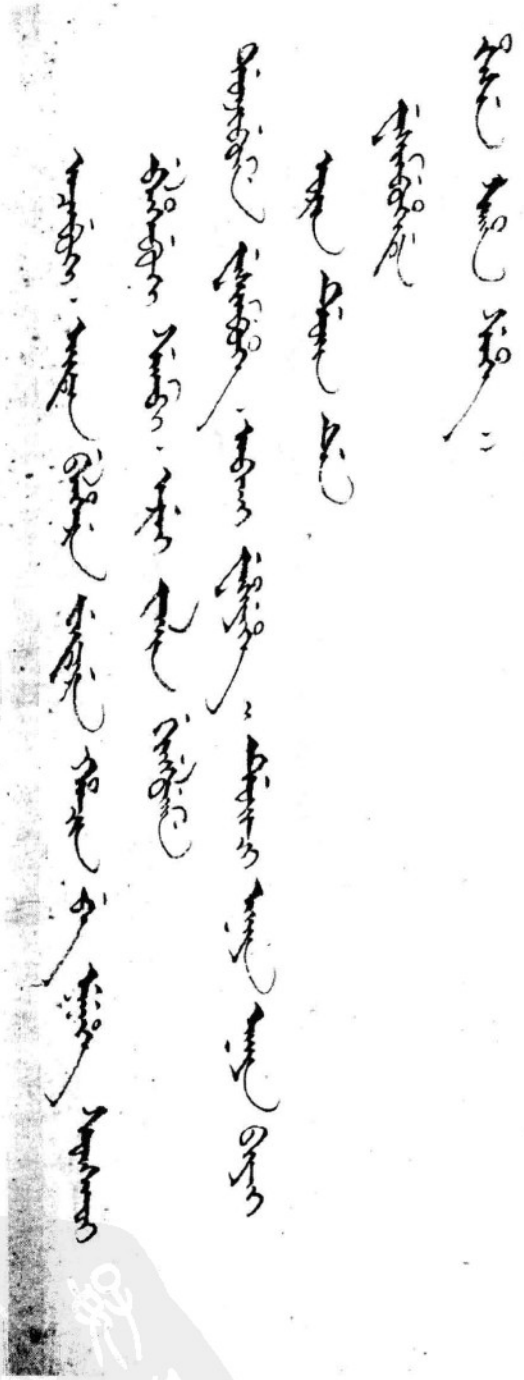
[illegible]



121

○ [illegibl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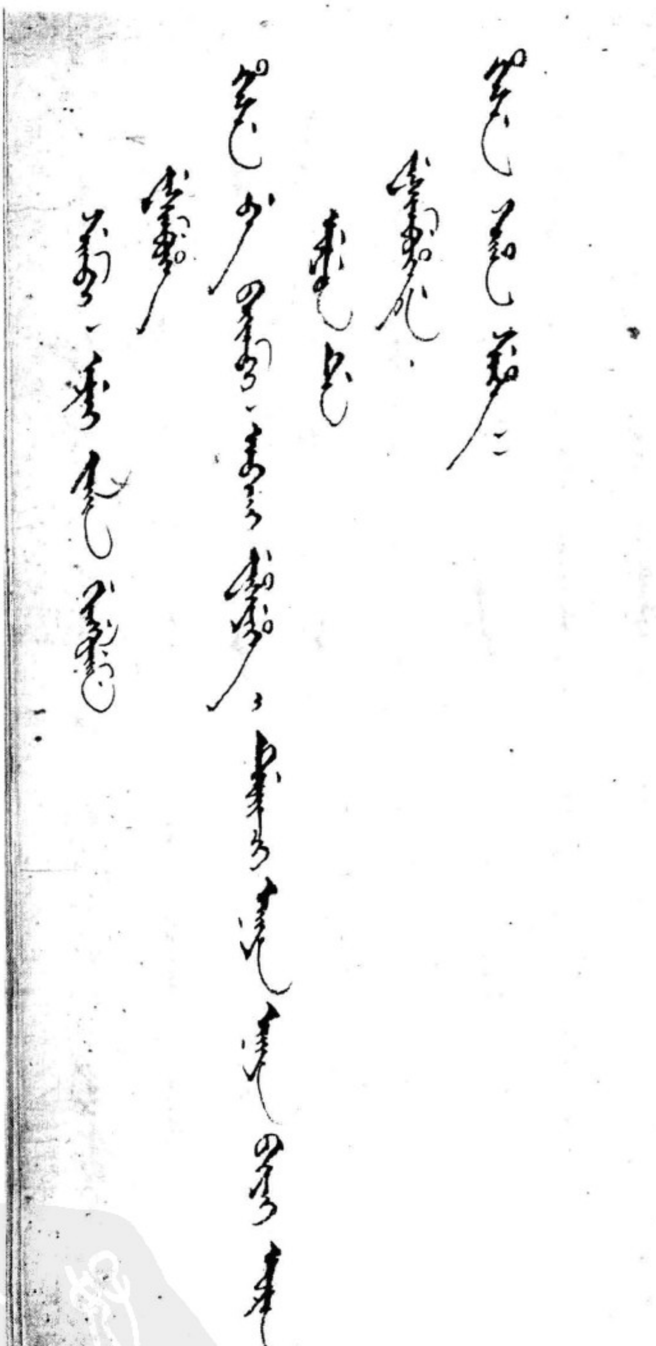


[illegible]

122

[illegibl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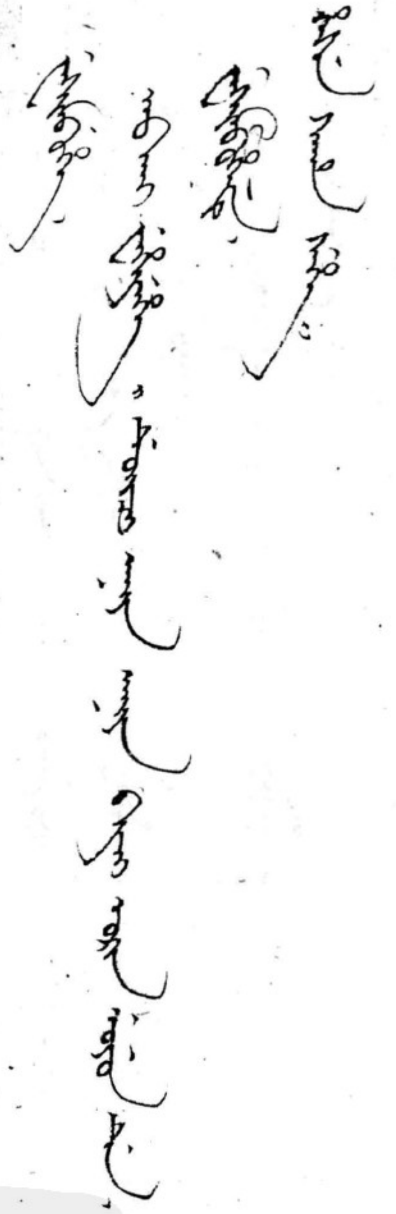


123

○ [illegibl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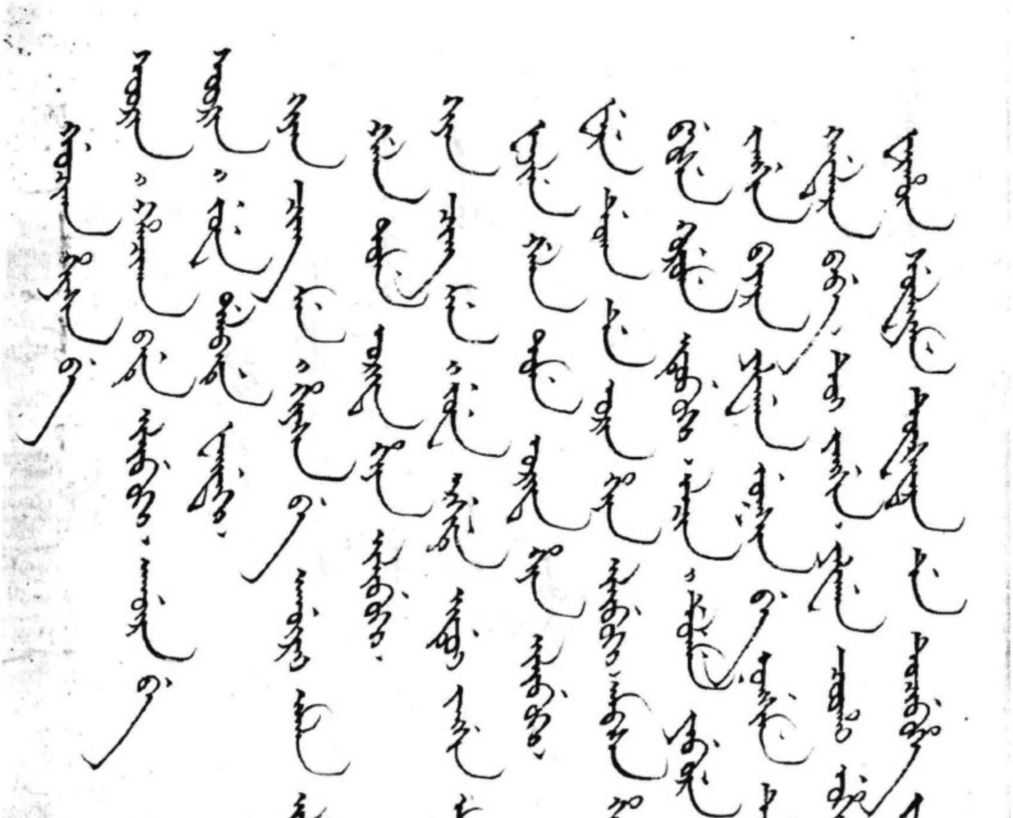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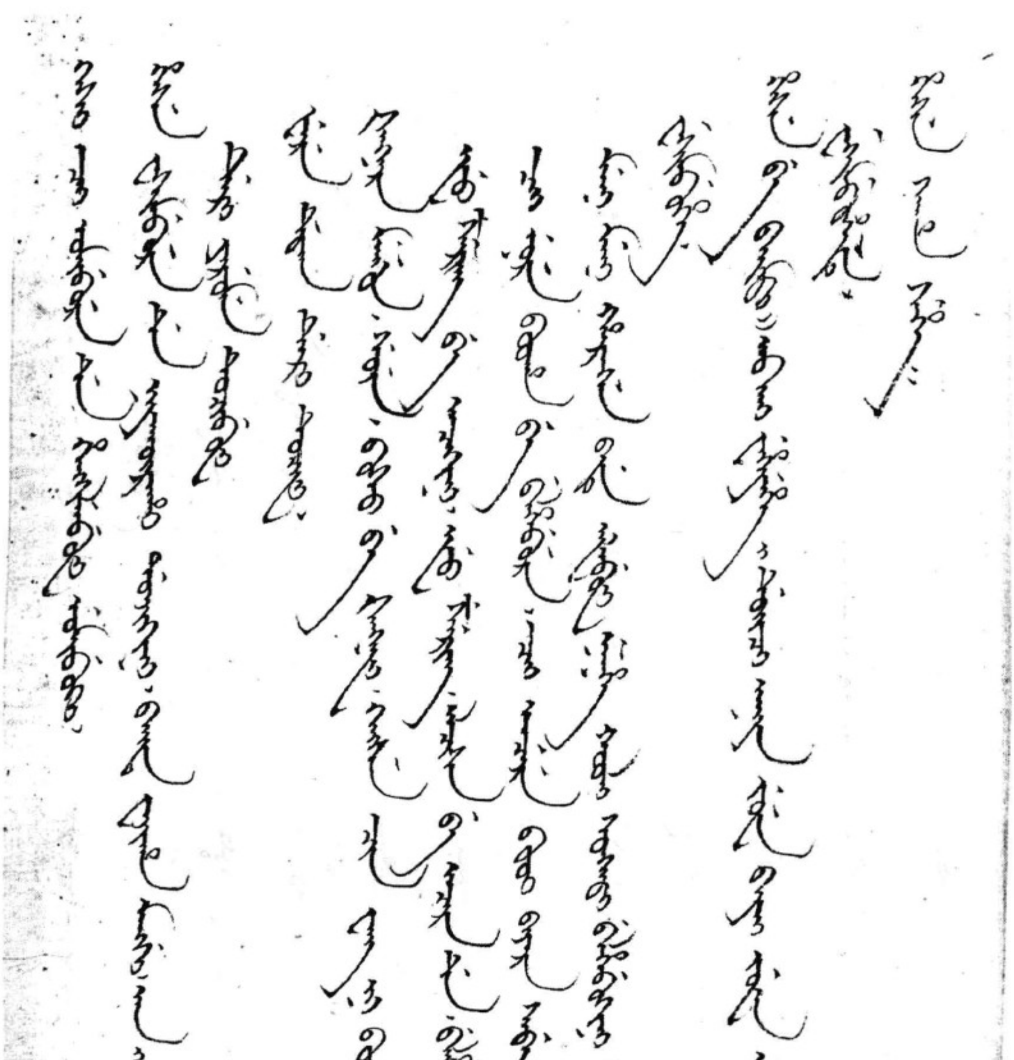
[illegible]

124

○ [illegibl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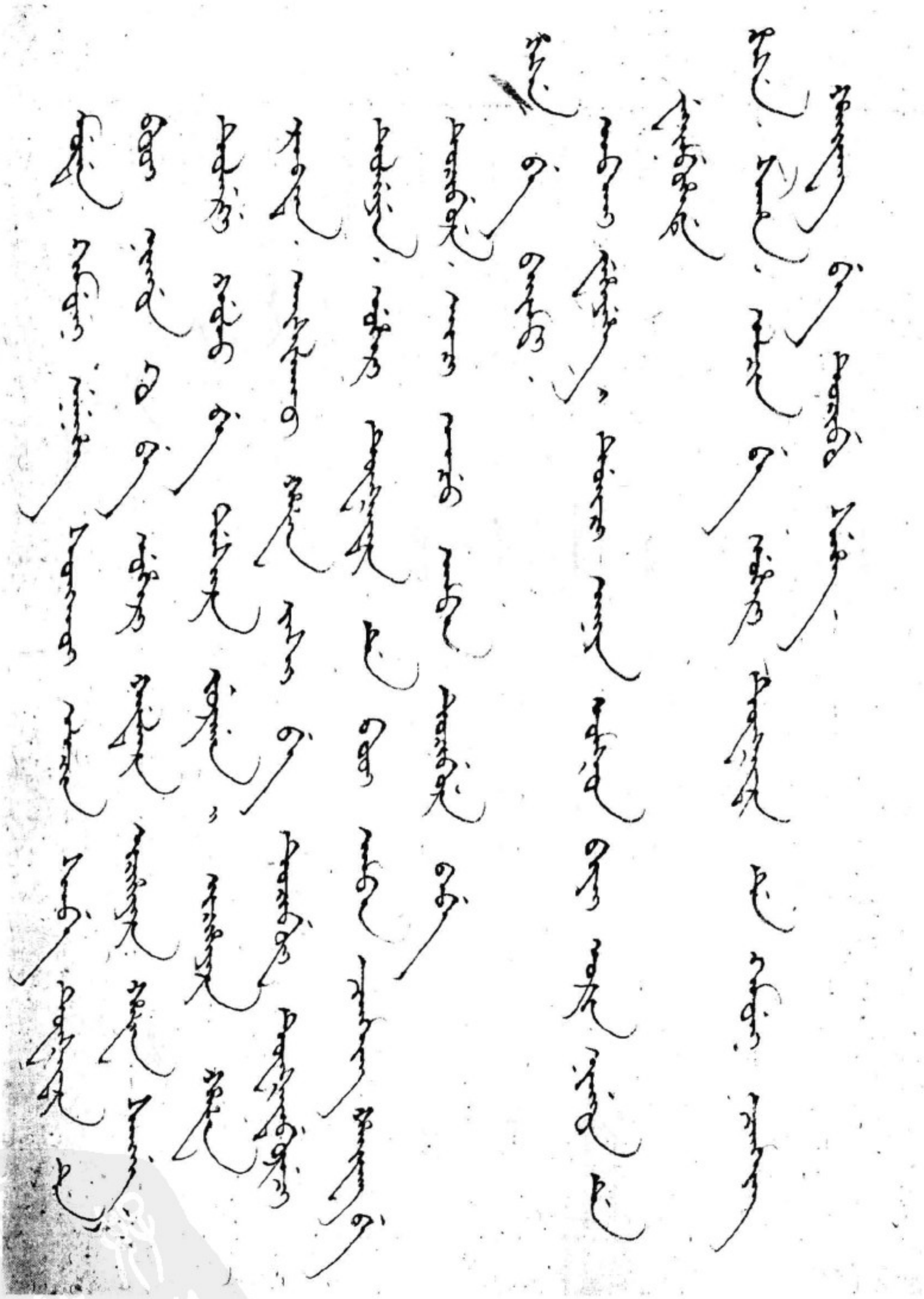


125

○ [illegible]

[illegible]

126



PDG

127

PDG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1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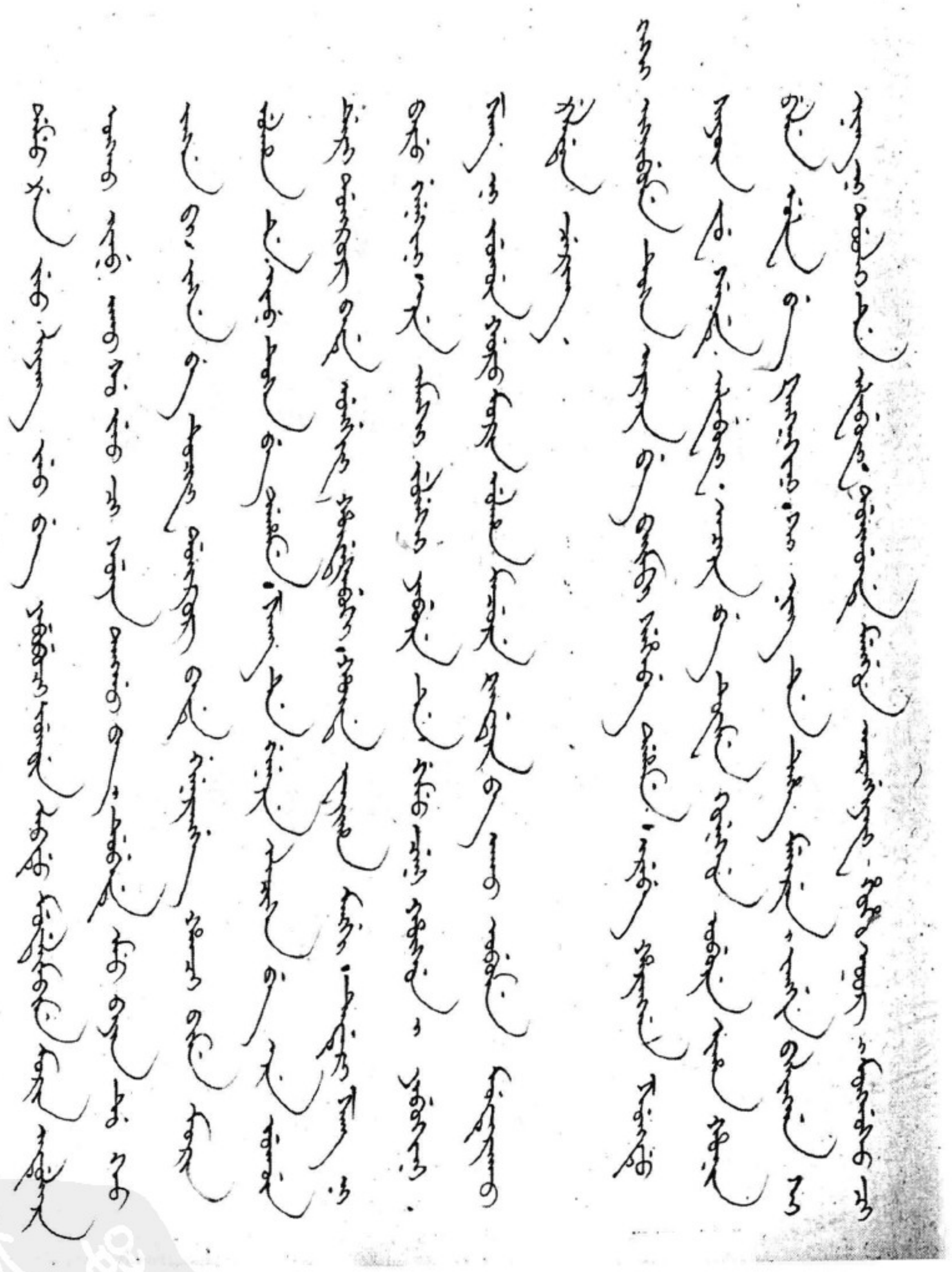
PDG

[illegible]

1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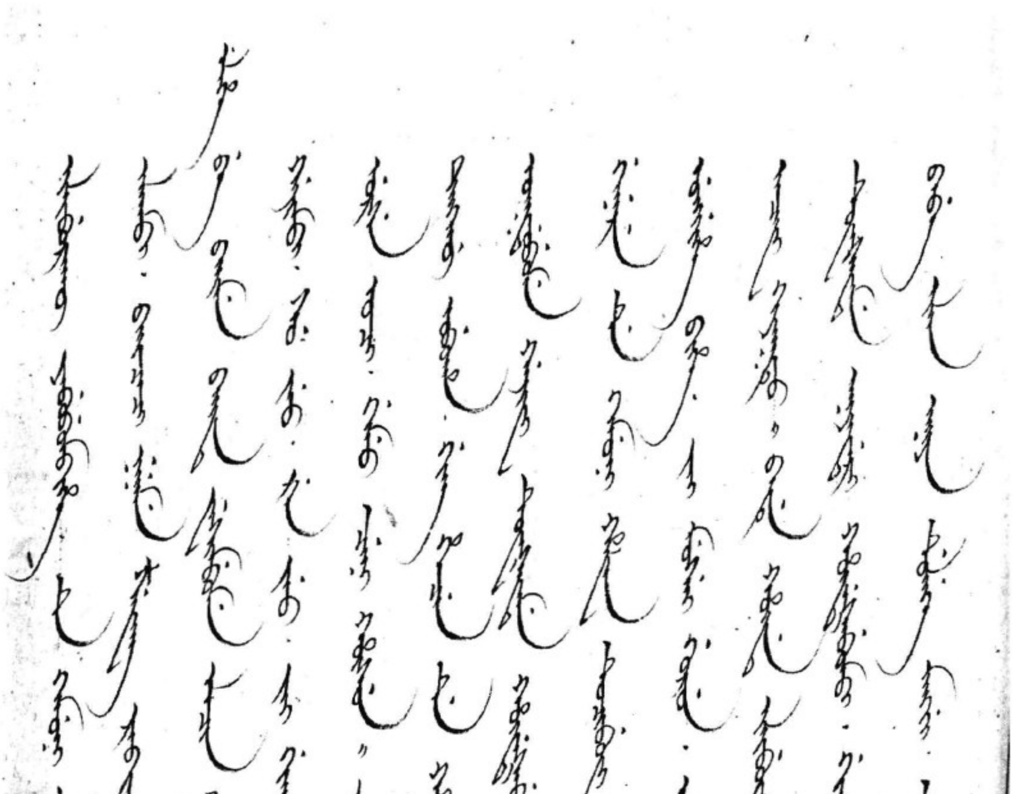
PDG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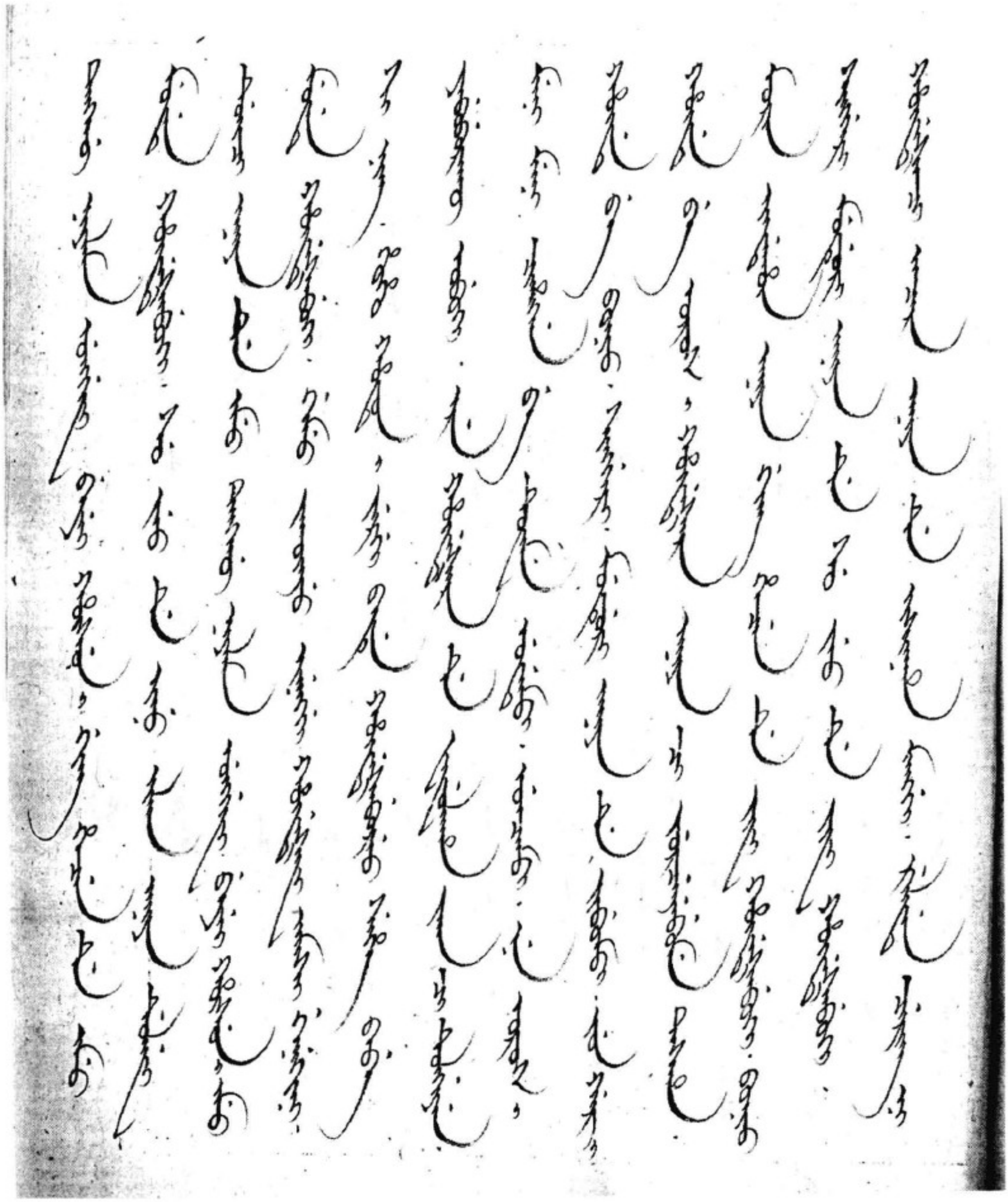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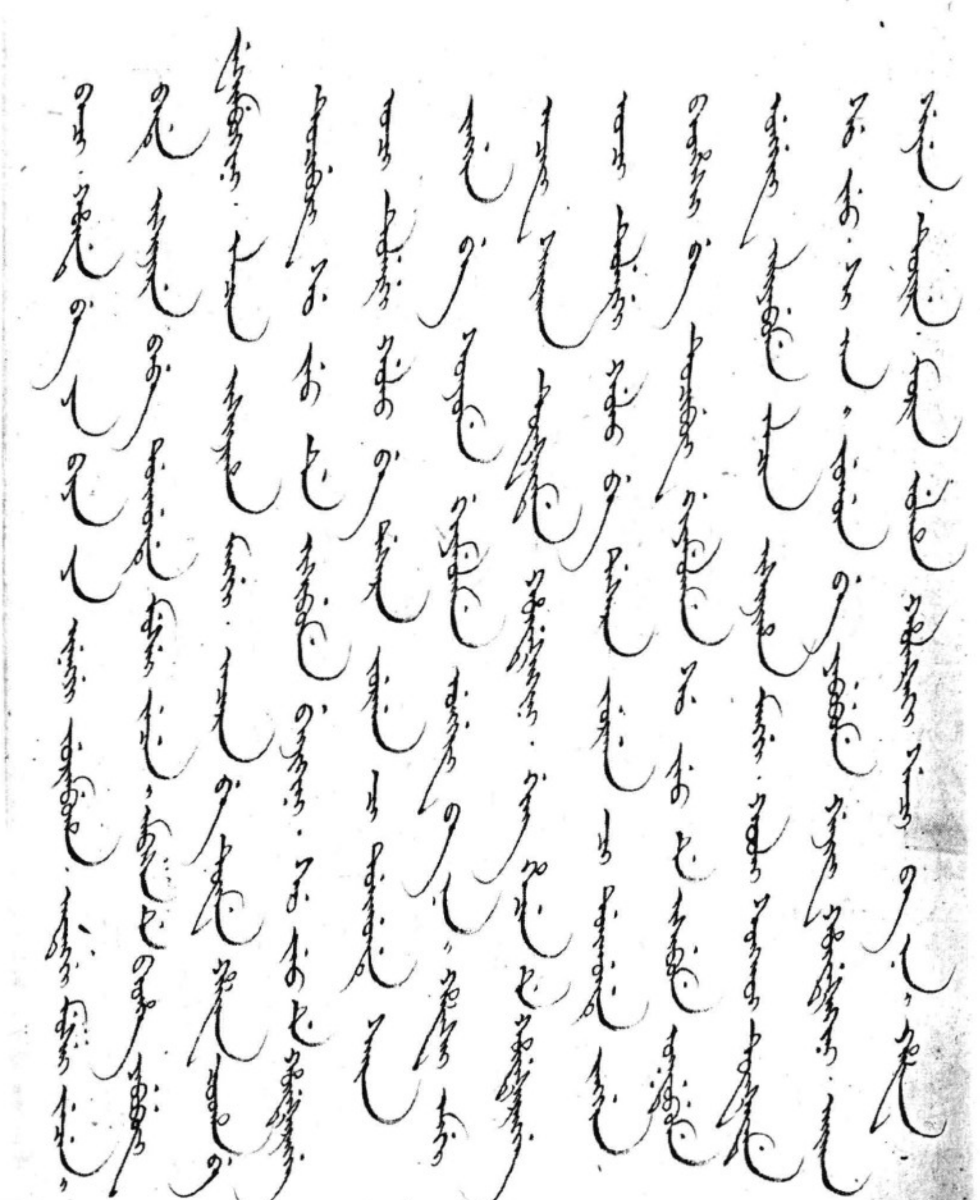
1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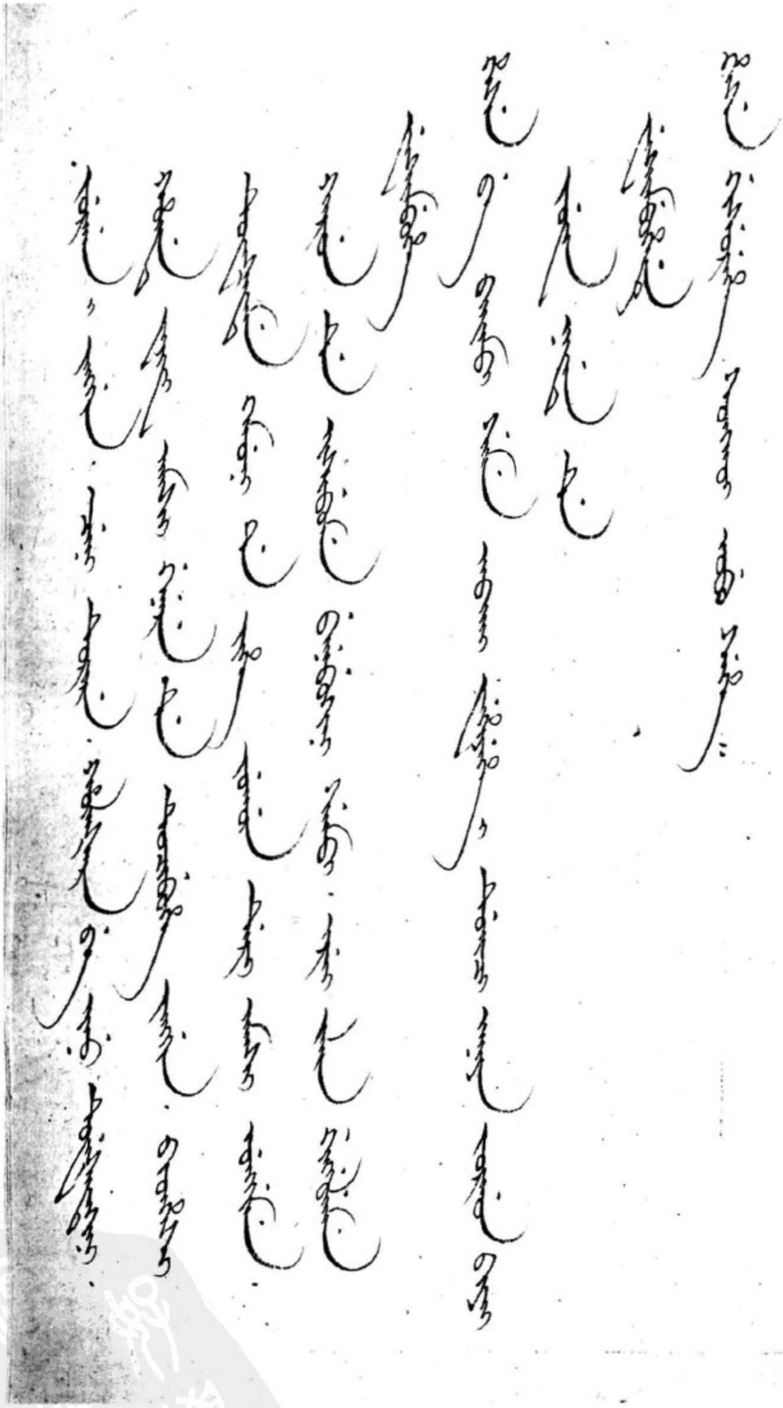


[illegible]



PDG





旨依议钦此

應將準噶爾貿易與俄羅斯貿易之年互相錯綜亦于寅午戌年分來京貿易其申子辰年分亦于肅州貿易至應來貿易之年亦噶爾旦策凌將貿易人等於何月何日起程何時可到之處預行咨報邊界大臣等具奏夷使到時酌撥官兵送至肅州在肅州貿易者令理藩院預派賢能章京馳驛前往會同地方官加意照看如係來京貿易者令理藩院預派章京筆帖式馳驛前往肅州等處候夷使到時遵例照看由肅州西安一路行走帶至京師貿易若夷使等僱覓車輛更換馬畜亦令該地方官及差往部員照看貿易完竣回巢之時令派出章京筆帖式照看仍由原路行走送至卡倫遣回可也為此謹

奏請

旨於乾隆四年十二月十七日具奏奉

本朝與俄羅斯定議和好於喀克圖地方設立買賣每年派部
員駐劄照看貿易之事其來京貿易之處係過年至第四
年准來京一次限八十日貿易人數不得過二百名自備資斧行
走今噶爾且策凌諸事但已遵
旨定議其貿易之事亦應准行請嗣後噶爾且策凌如有具
奏之事令其差使前來不准攜帶貨物其跟役令從減少到邊界之
時令駐邊之大臣領進按例馳驛照看送京仍一面奏
聞至貿易之事請亦照俄羅斯之例過三年至第四年准其差人二百名
自備資斧來京貿易一次肅州地方亦過三年至第四年准其差人
一百名自備資斧前來貿易一次俱限八十日貿易圓藁至于西寧
歸化城等地方貿易之處應不准行再貿易之時除禁止物件
外其餘貨物各聽其便現今俄羅斯于申子辰年不來京貿易

乾隆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大學士伯臣鄂　等謹

奏查此次據噶爾旦策凌差夷使哈柳等前來一切事務俱

遵奉

諭旨恭順具奏應即照此遵行再夷使哈柳等口稱噶爾旦策

凌向伊等云嗣後遵照議定永不改悔甚相和好請照往

例准差使者貿易行走從前曾差使來京貿易西寧

多壩肅洲青海歸化城等處亦曾准令貿易並未禁止

今請仍照此例等語查從前策旺阿拉布坦時差夷使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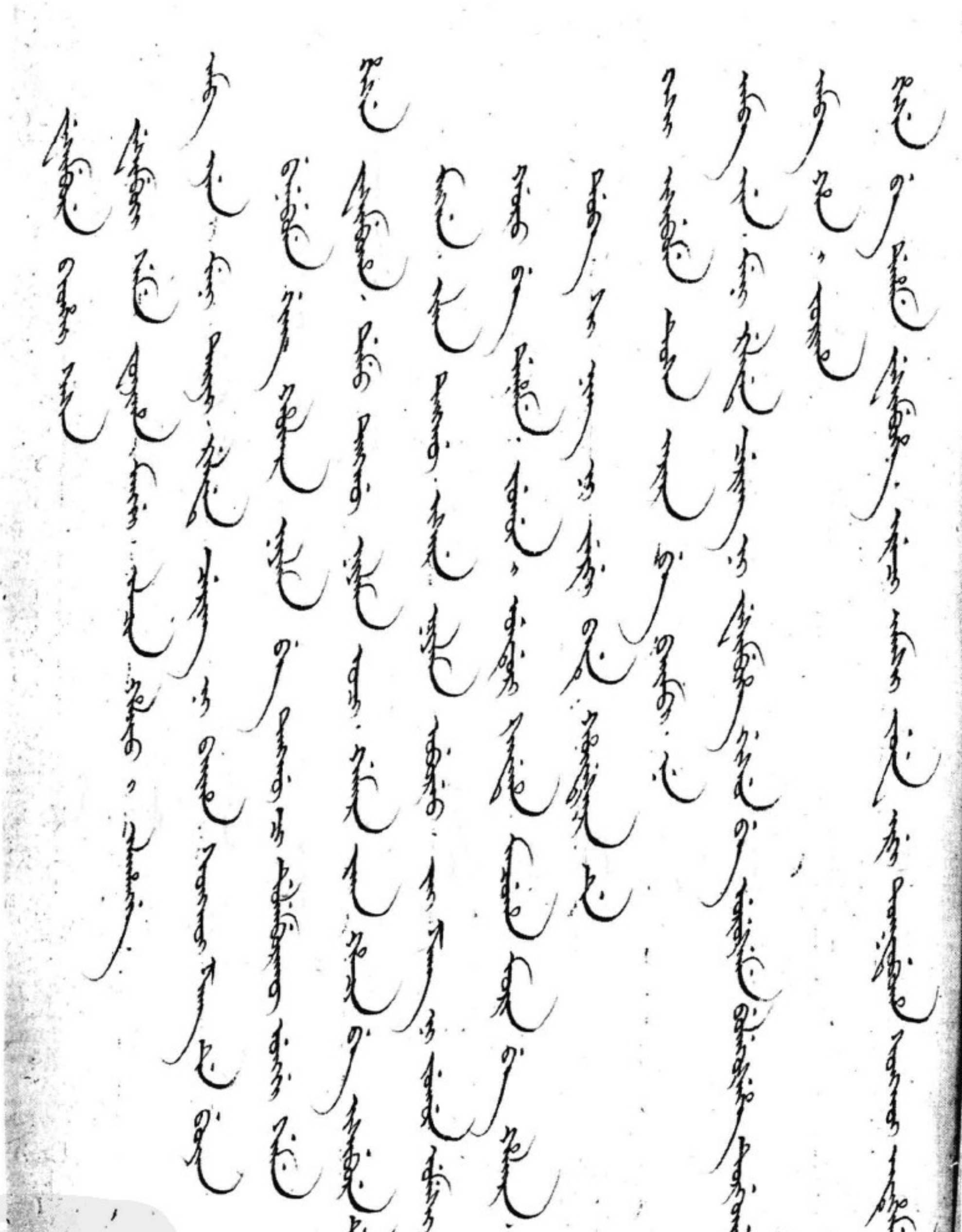
安奏事但令馳驛其肅州及來京貿易人等但係自備資斧行

走人數限三百名如來京貿易派員領引前來照看貿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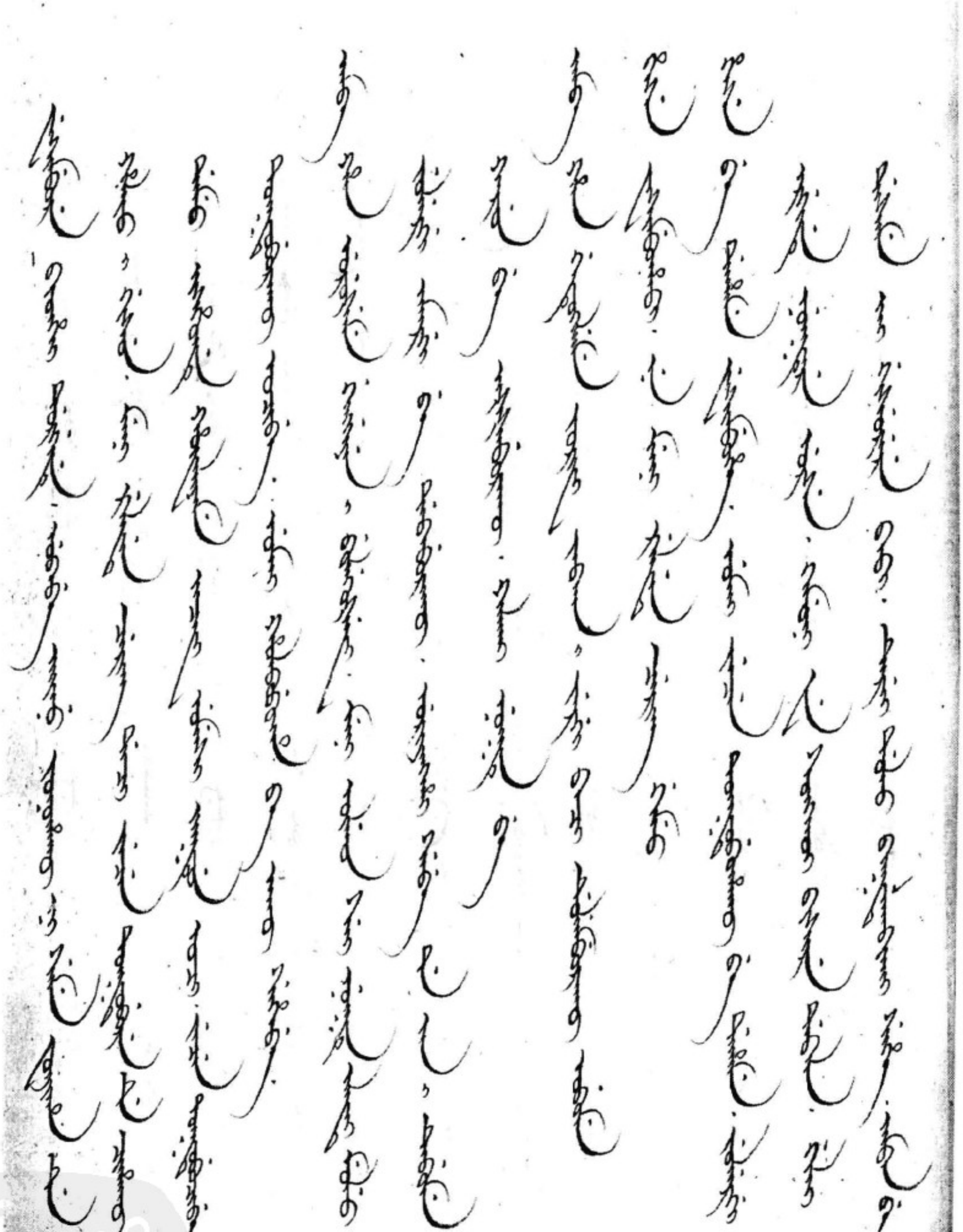
事畢回巢時仍派員送至卡倫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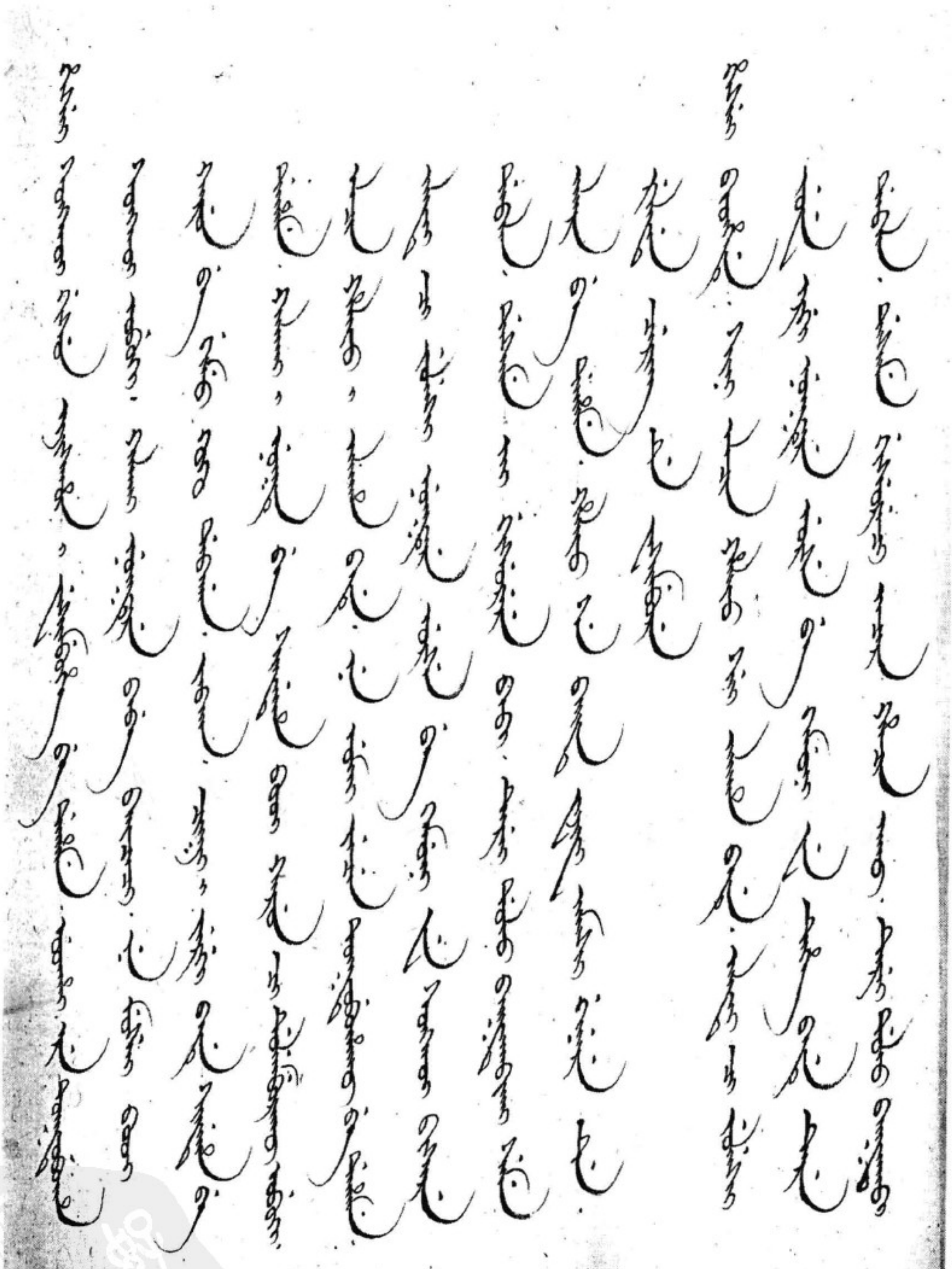
1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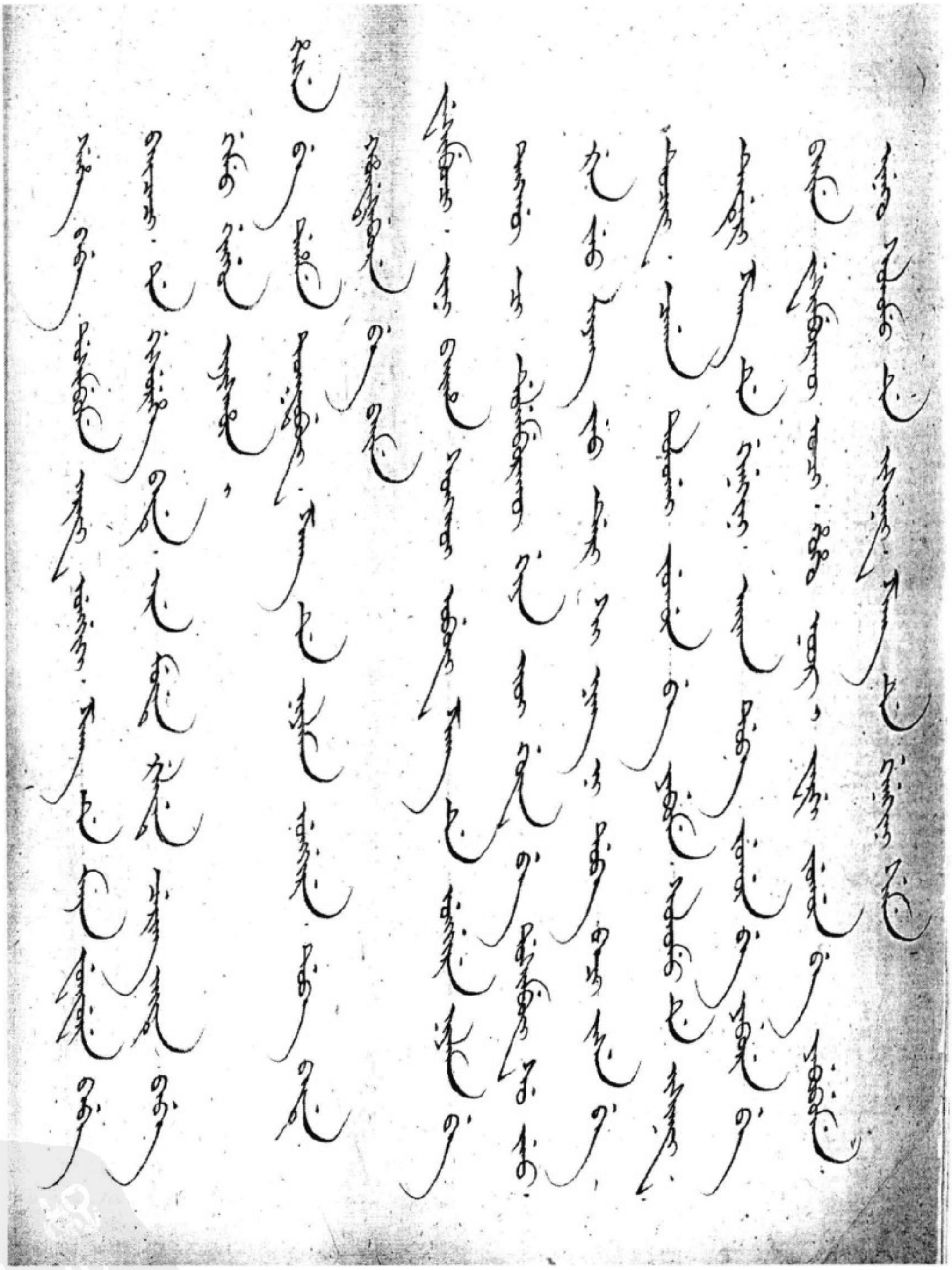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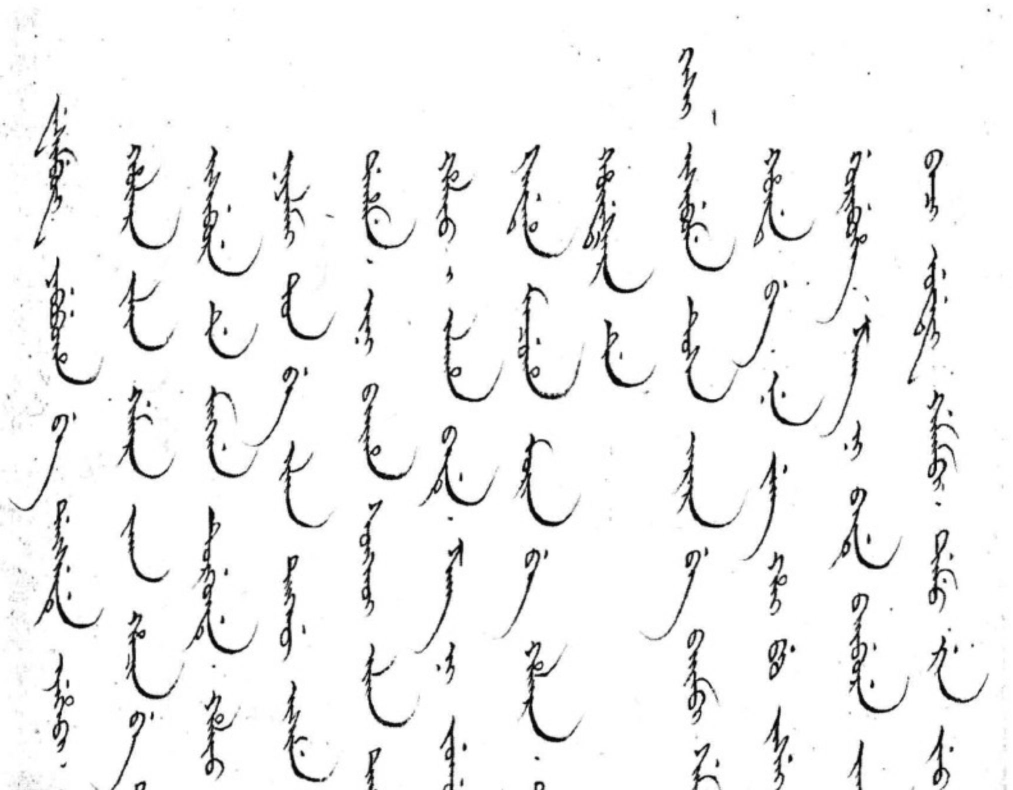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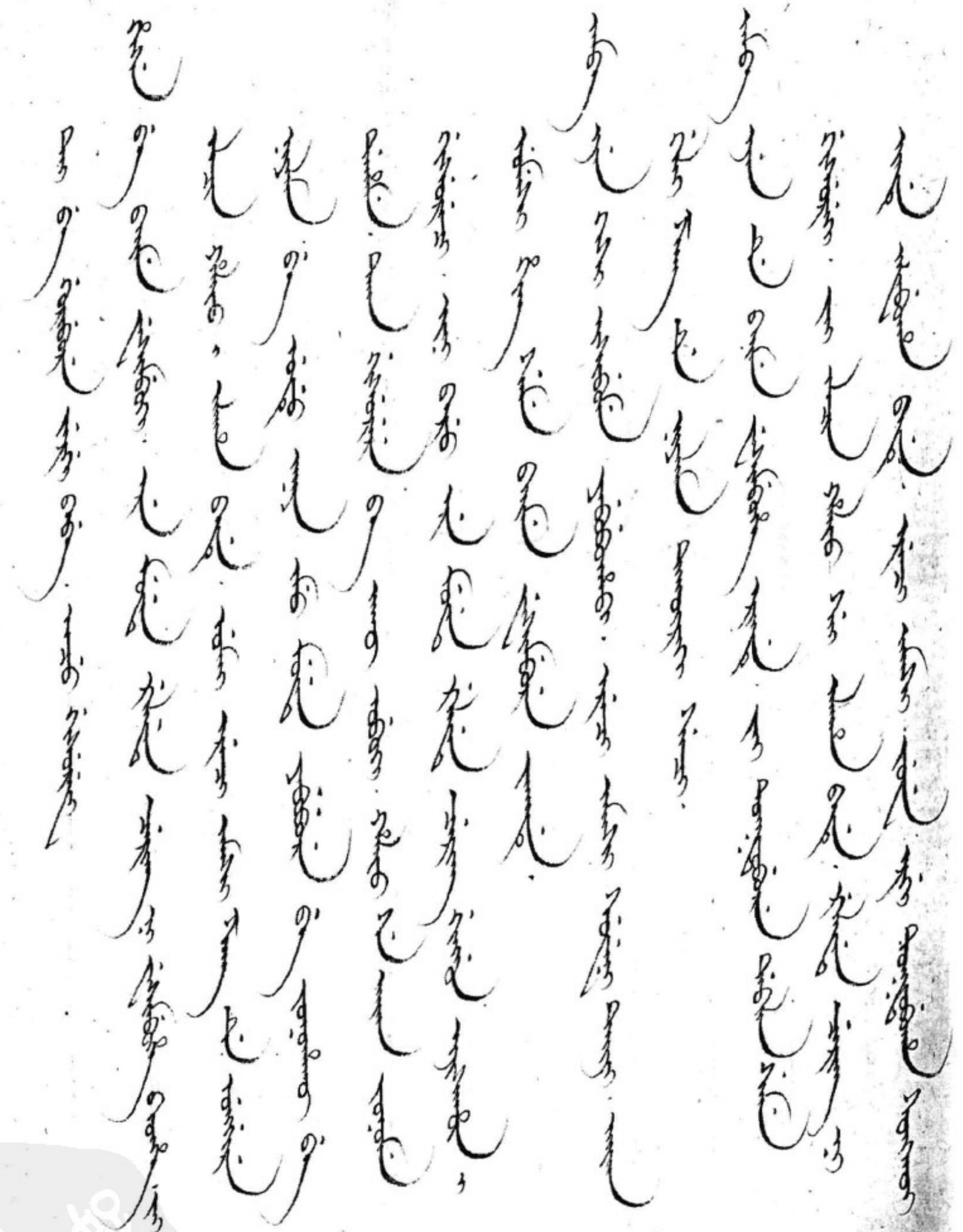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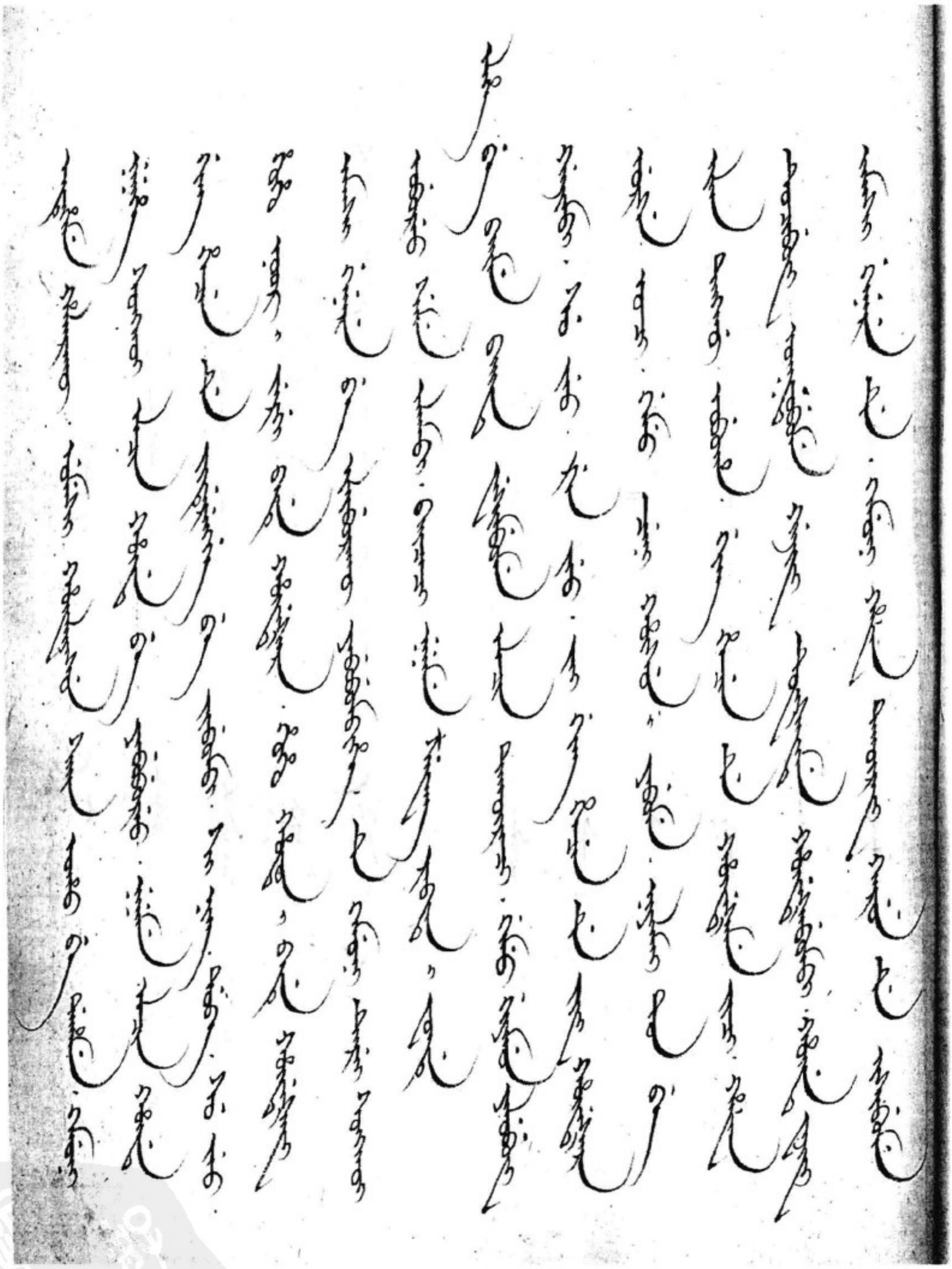


PDG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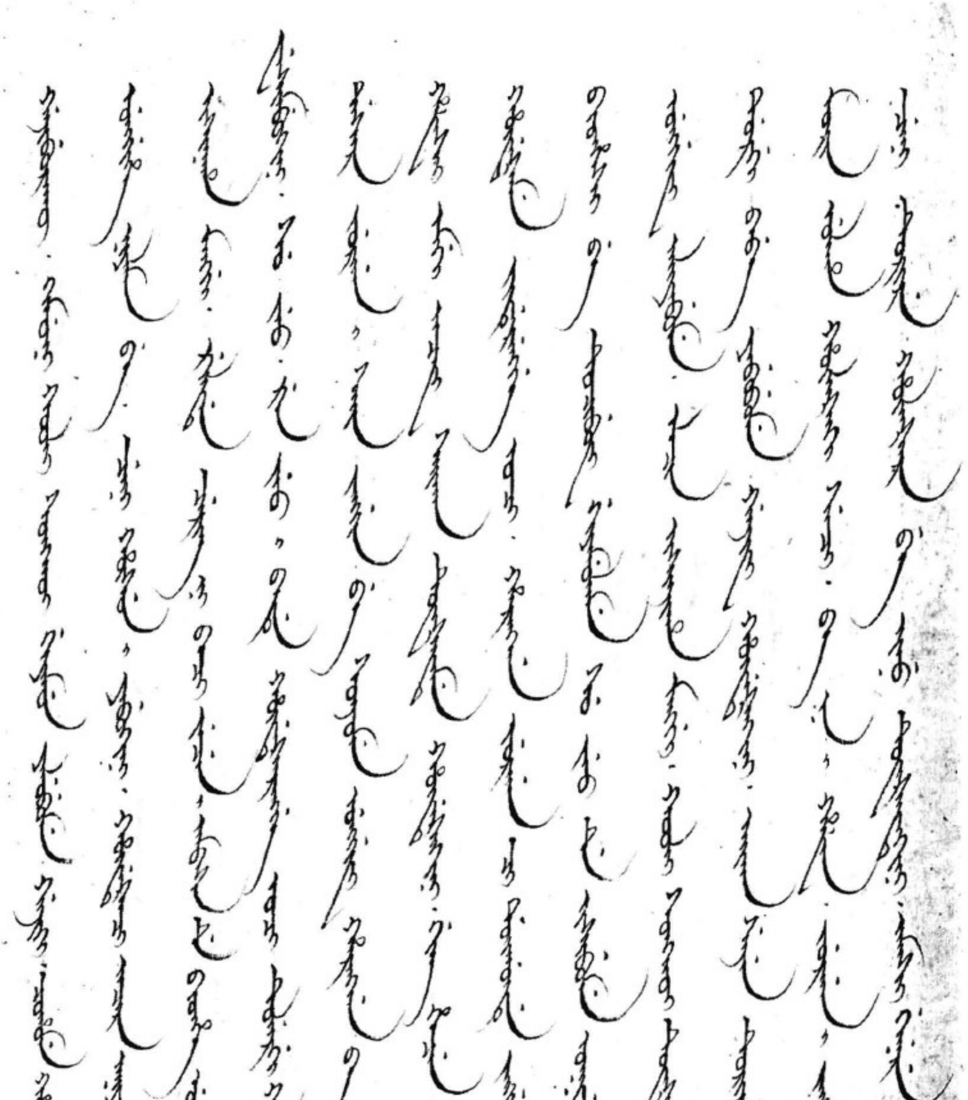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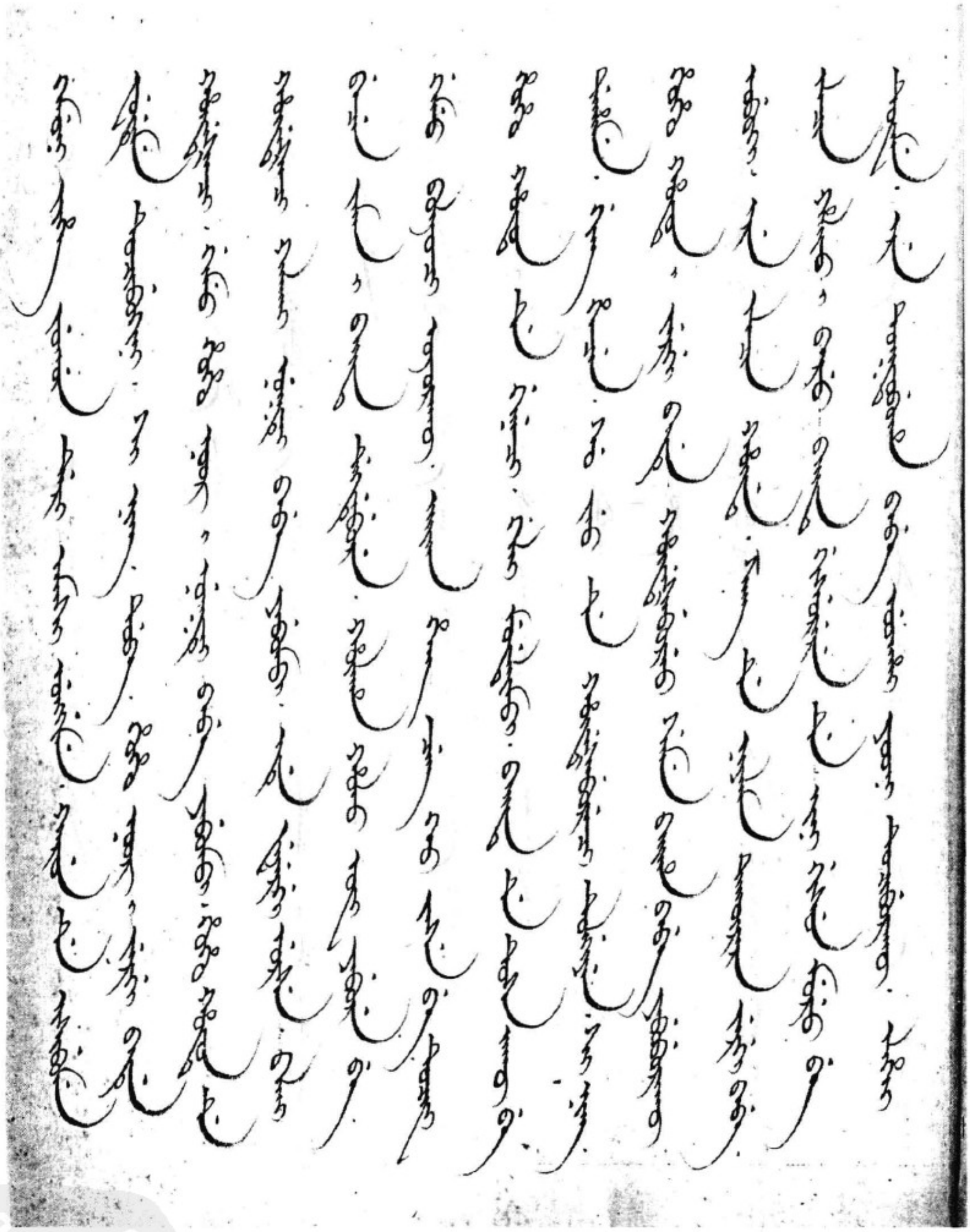


[illegible]

PDG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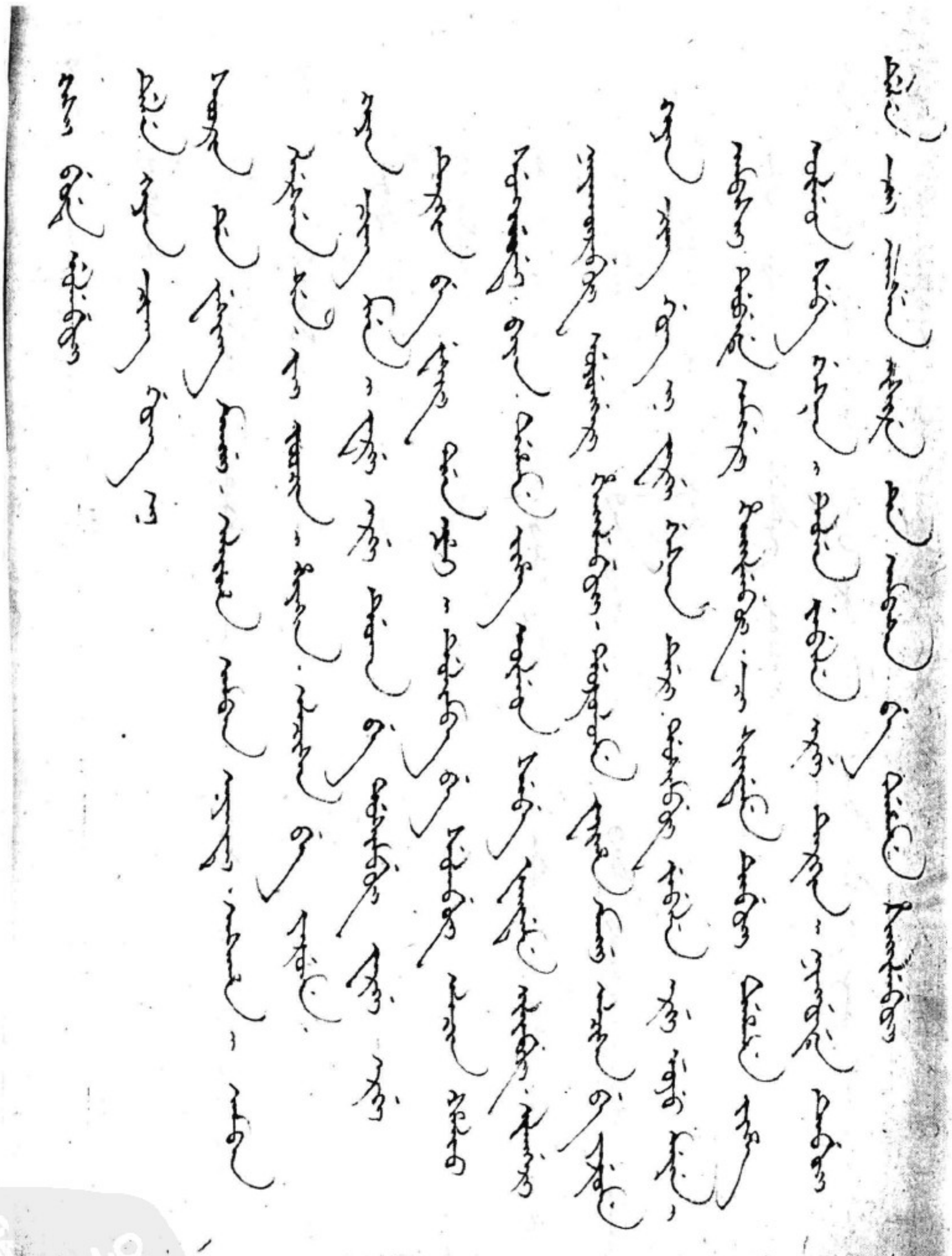


132

[illegible]

PDG

[illegible]



[illegibl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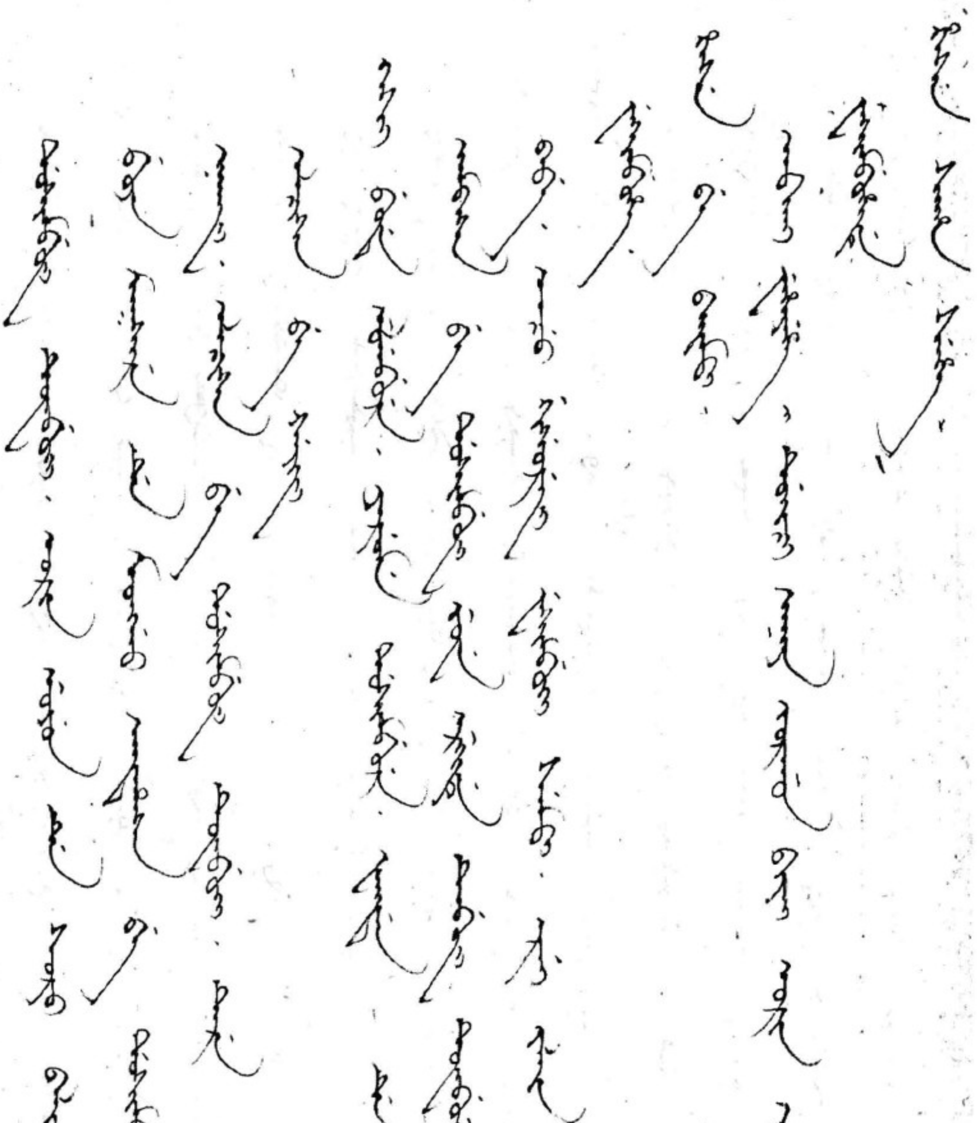
133

[illegible]

PDG

1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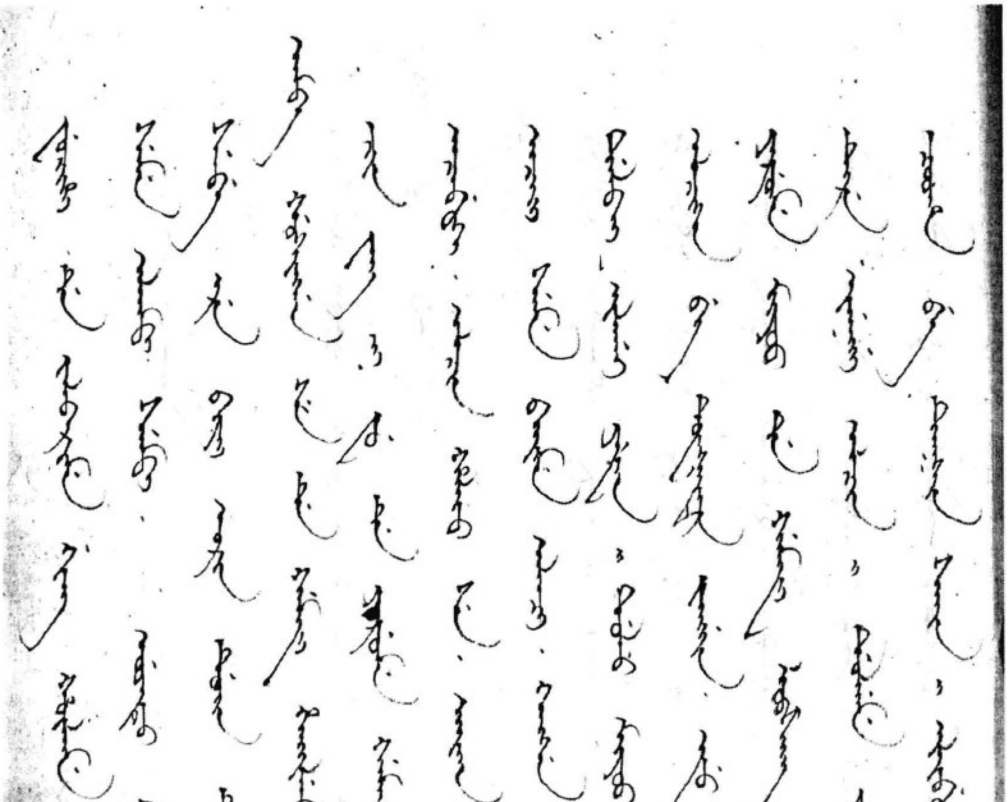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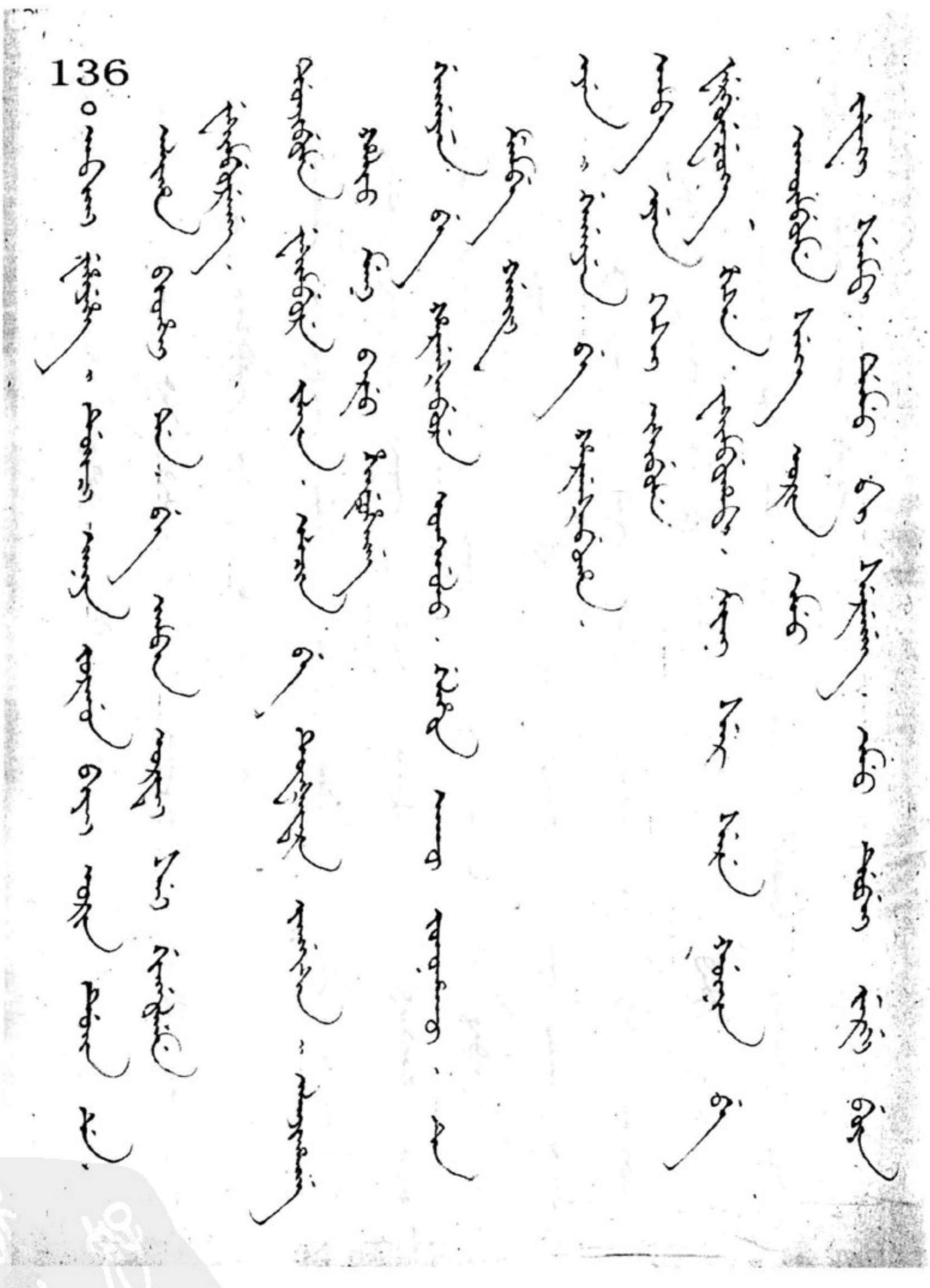


135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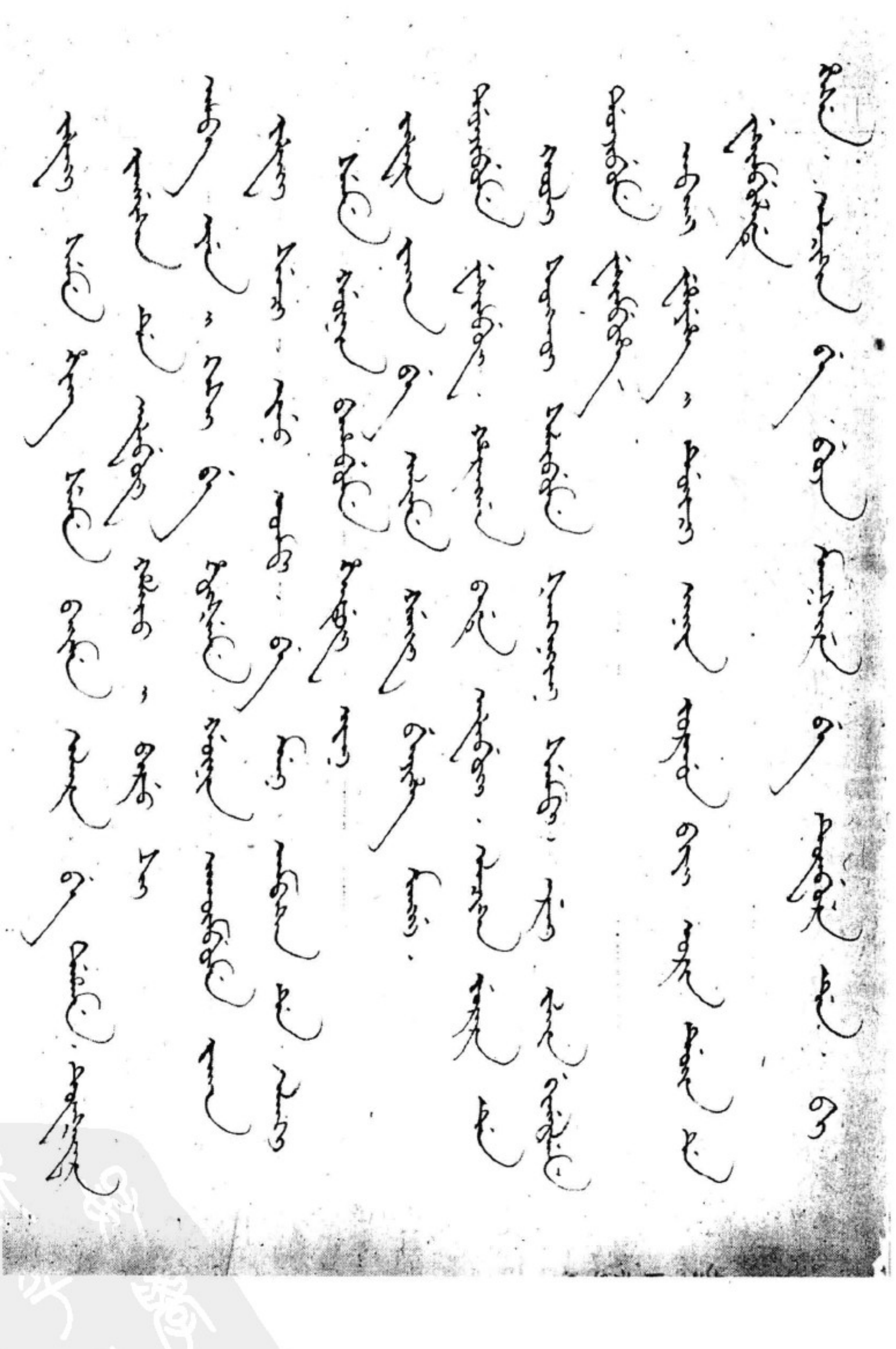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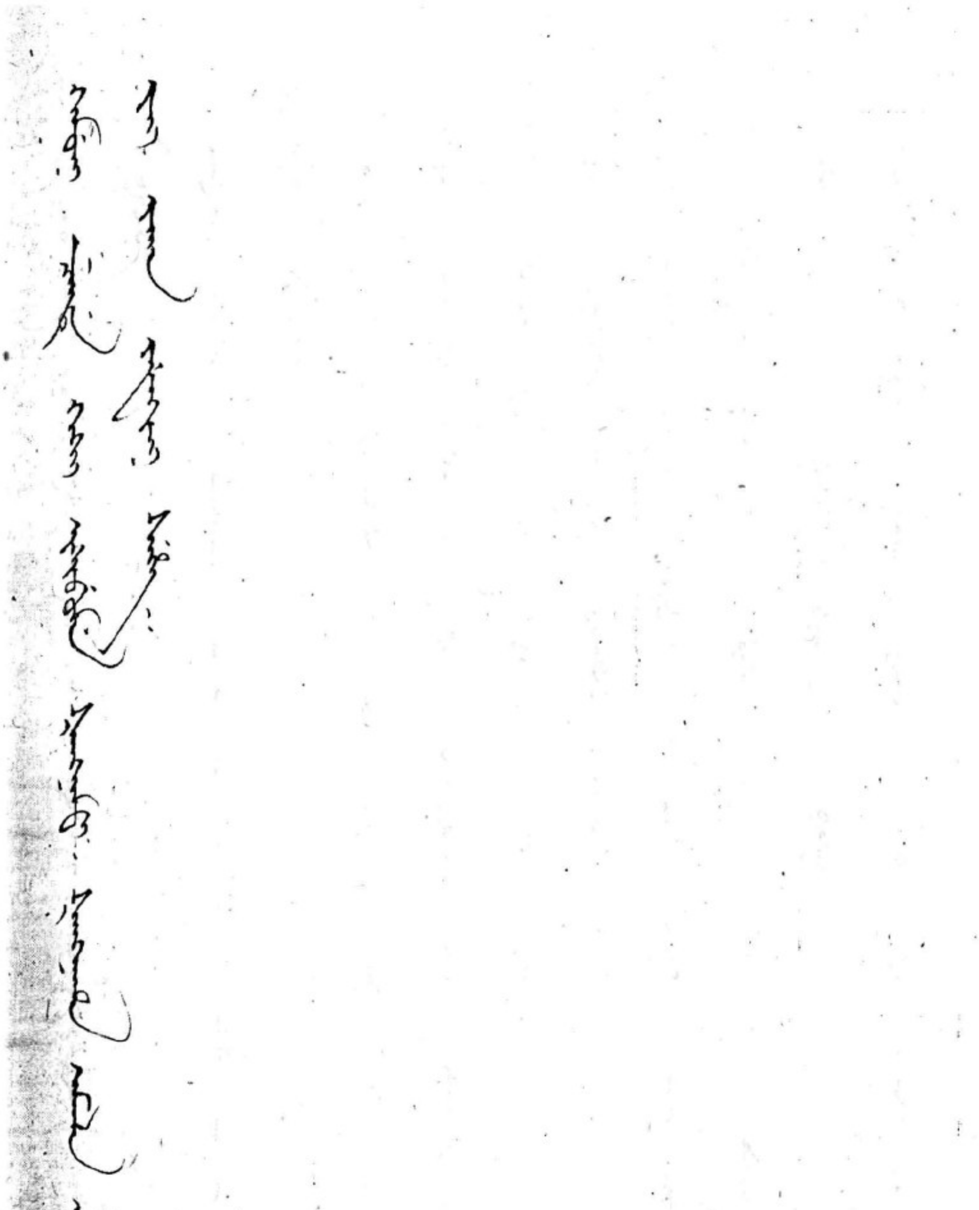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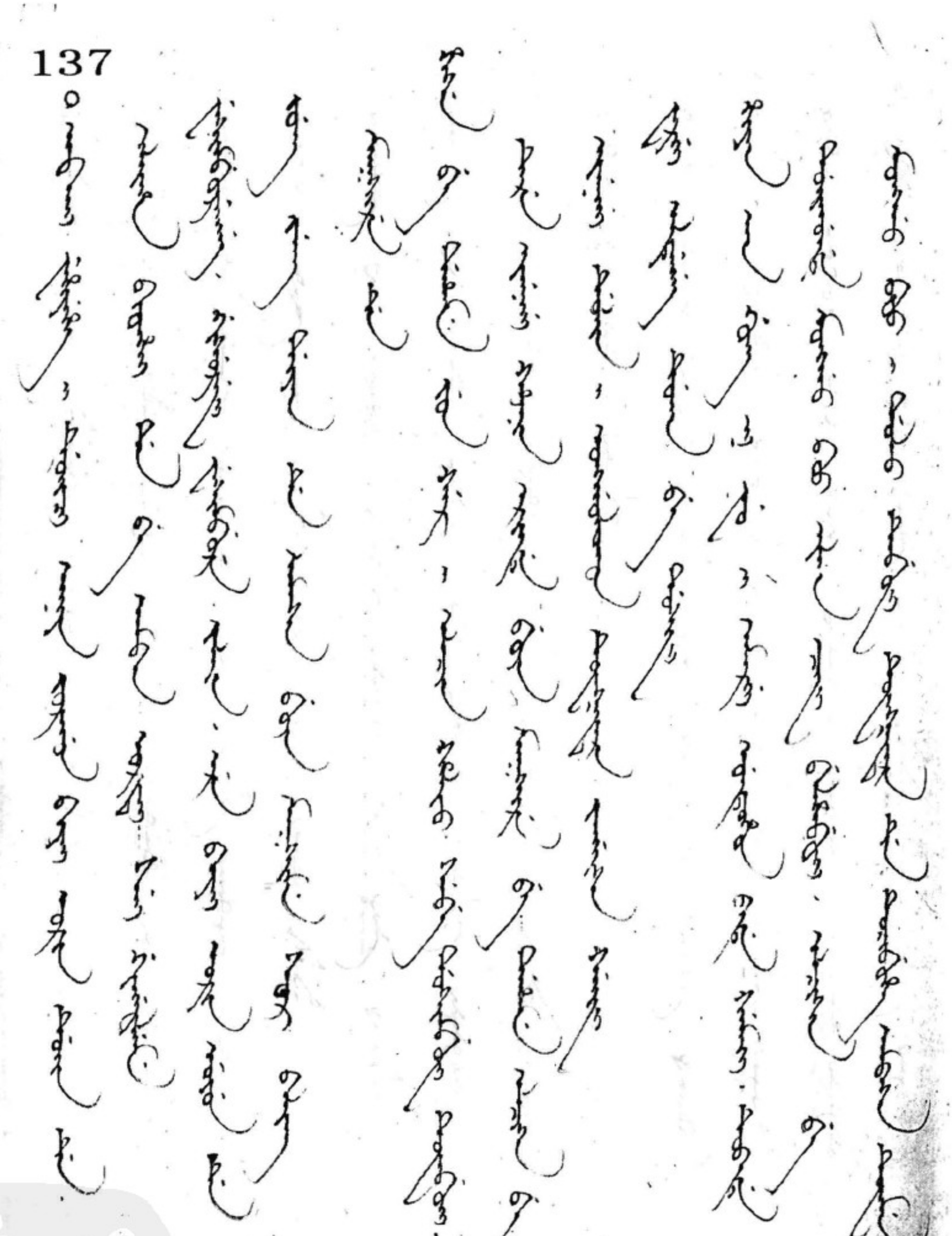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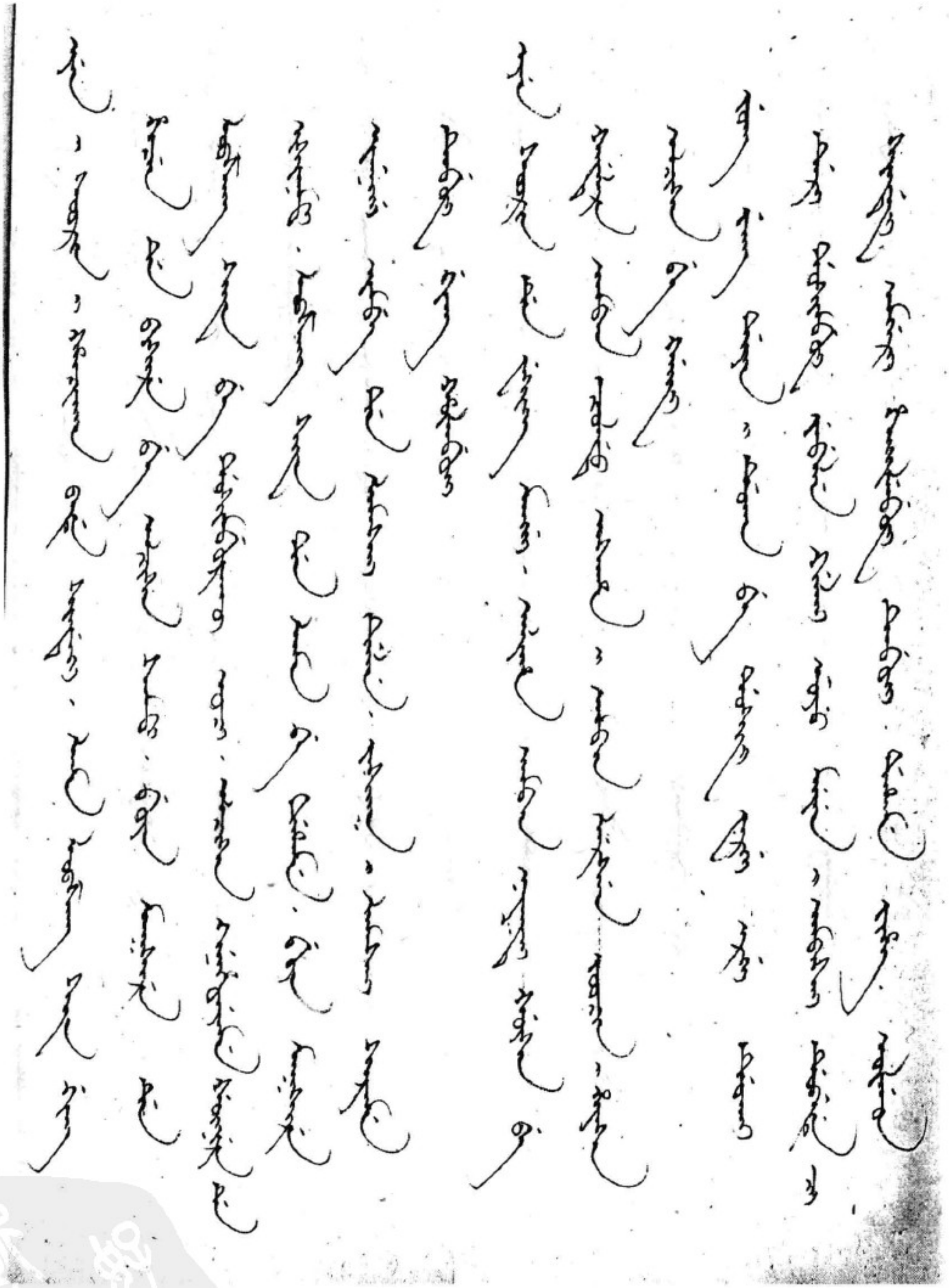
PDG

1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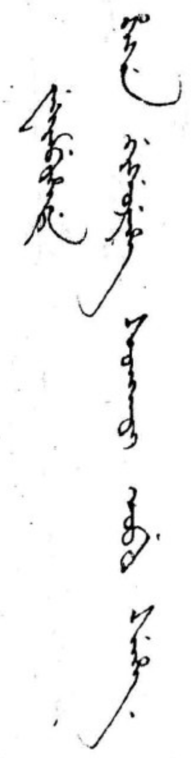
PDG

PDG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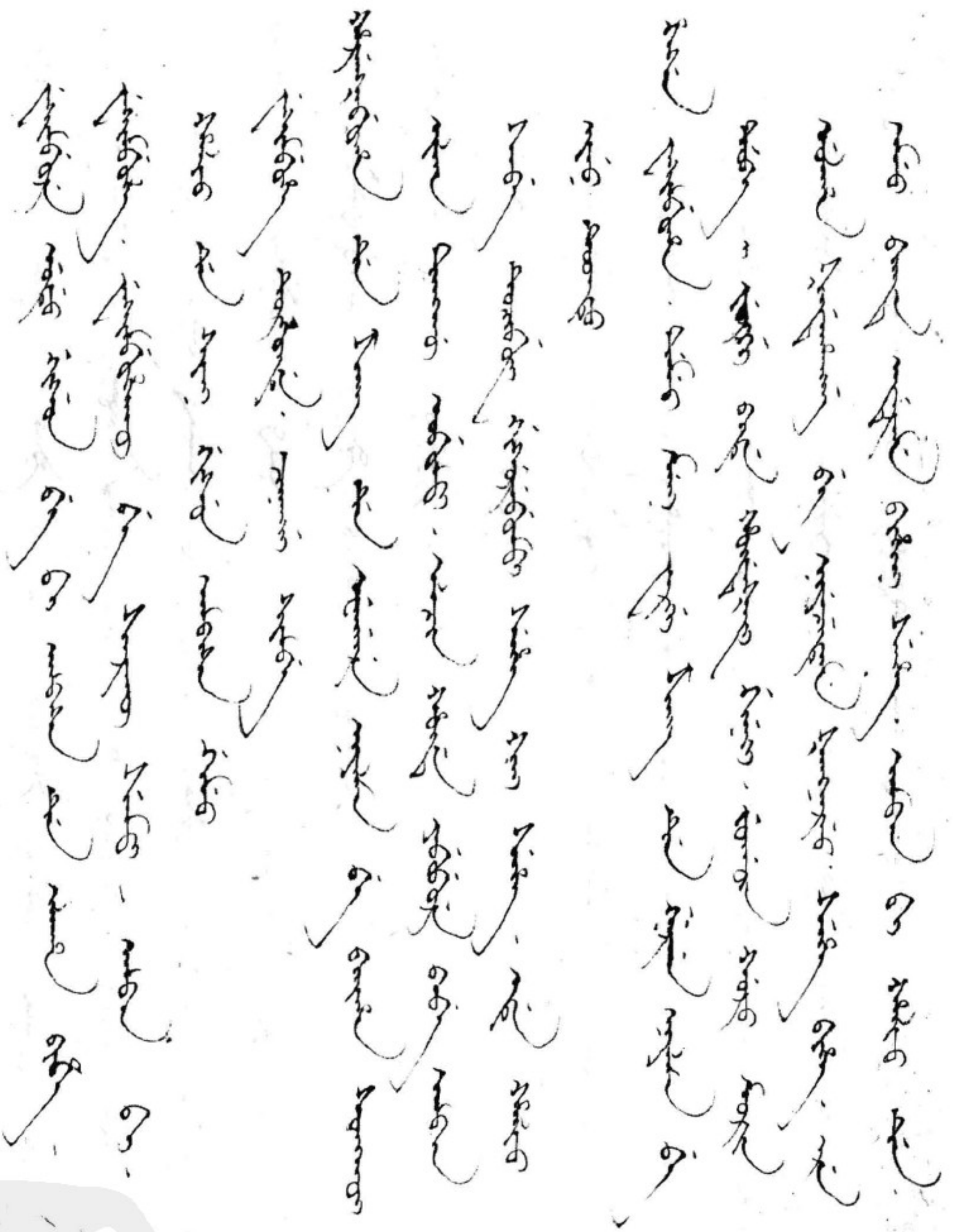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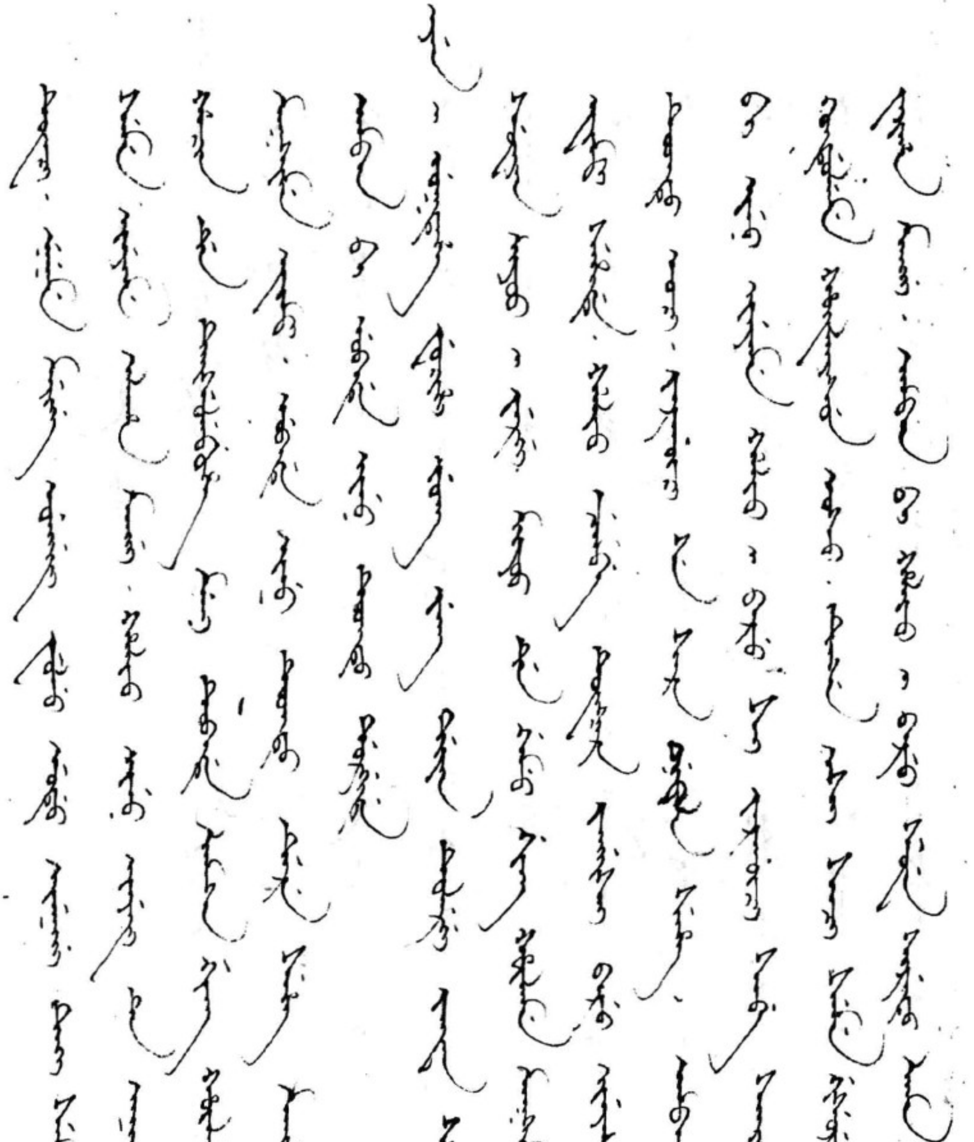
138

○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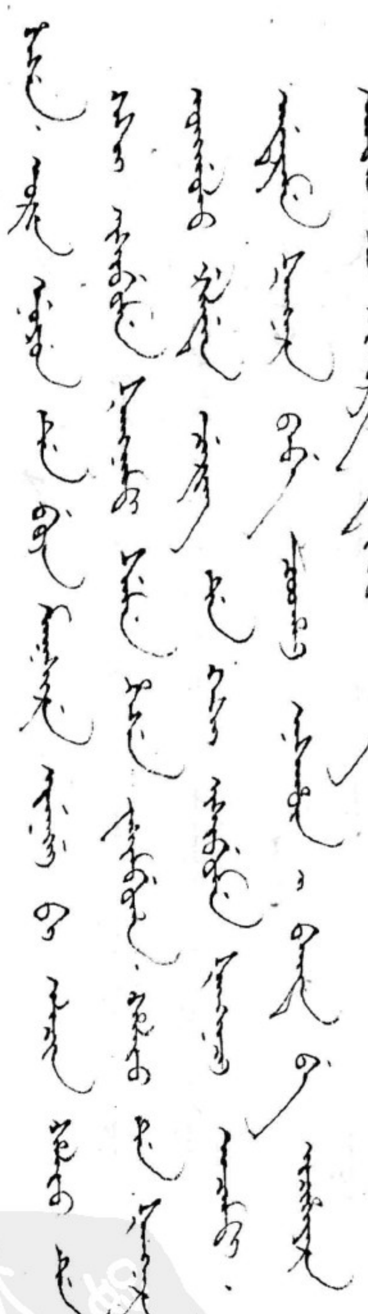
PDG



[illegible]



PDG



1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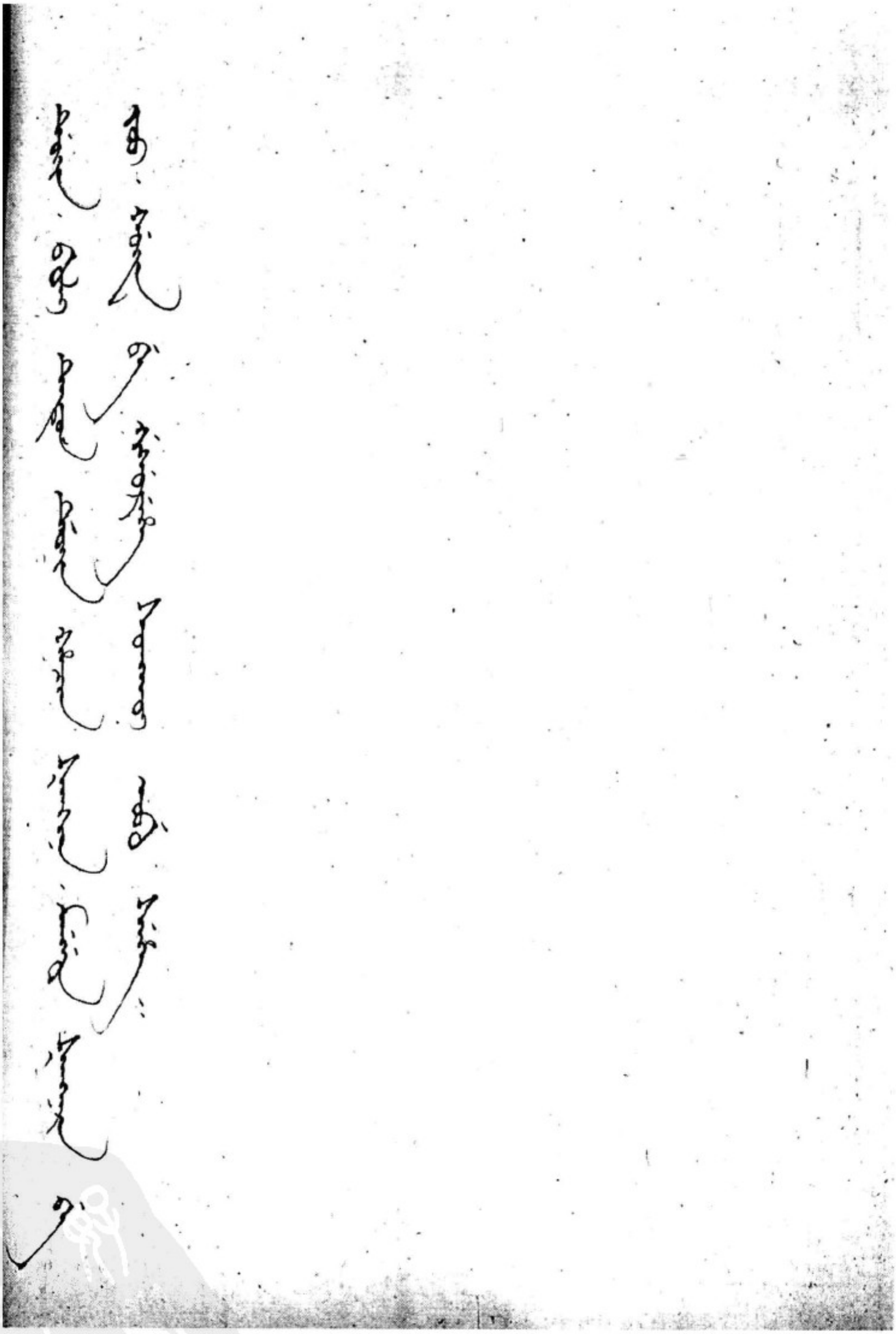
[illegible]

PDG

PDG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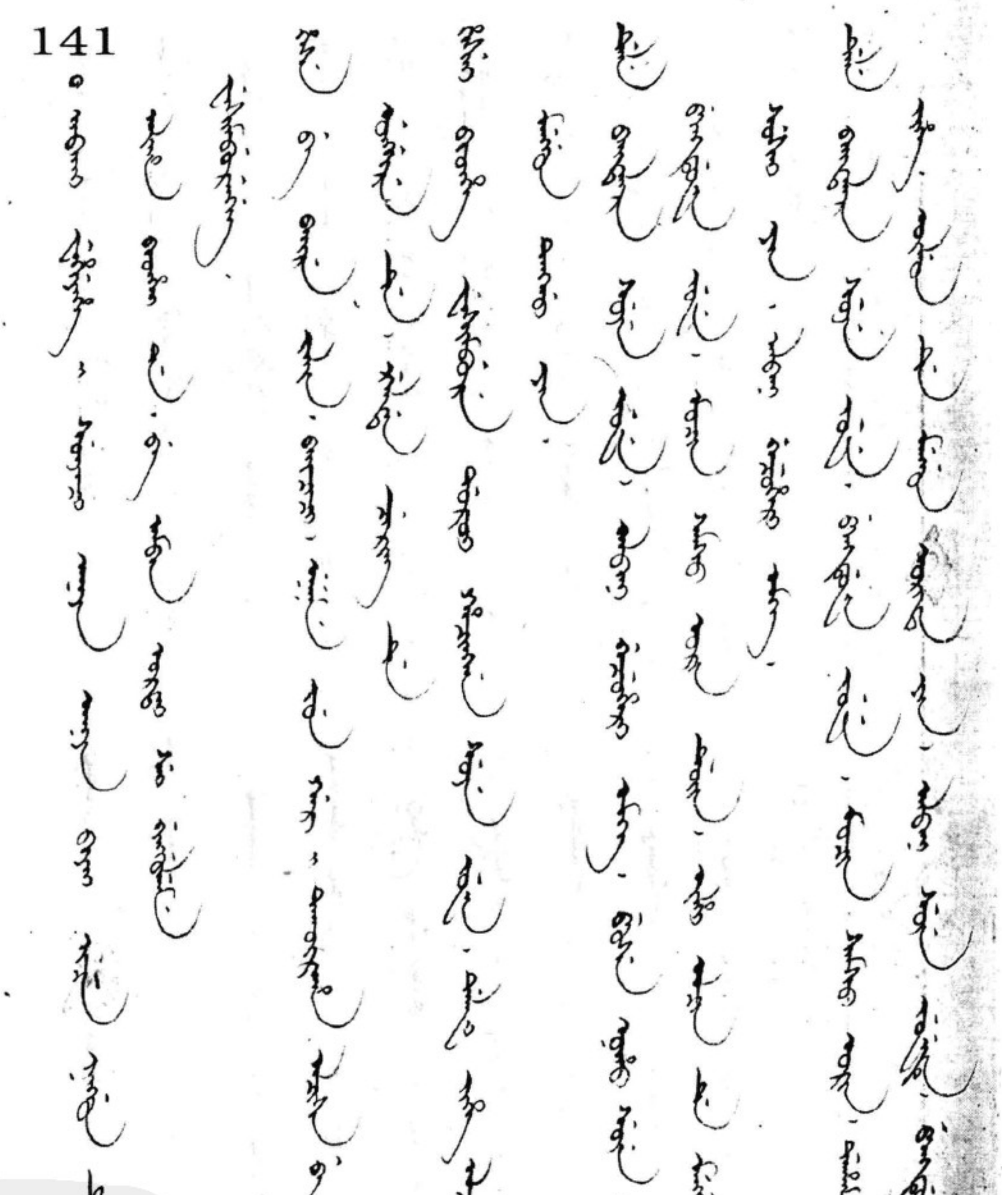
PDG



1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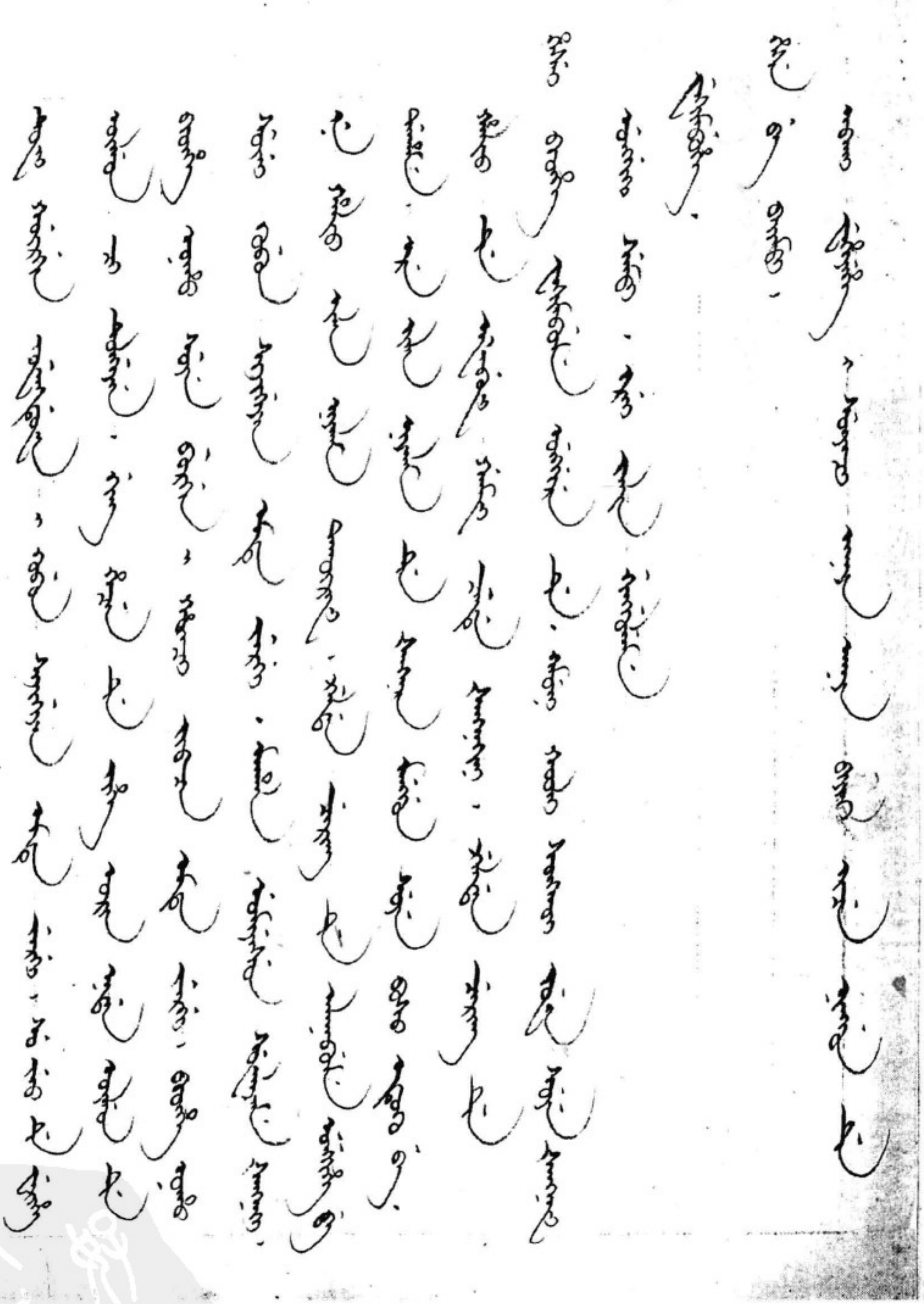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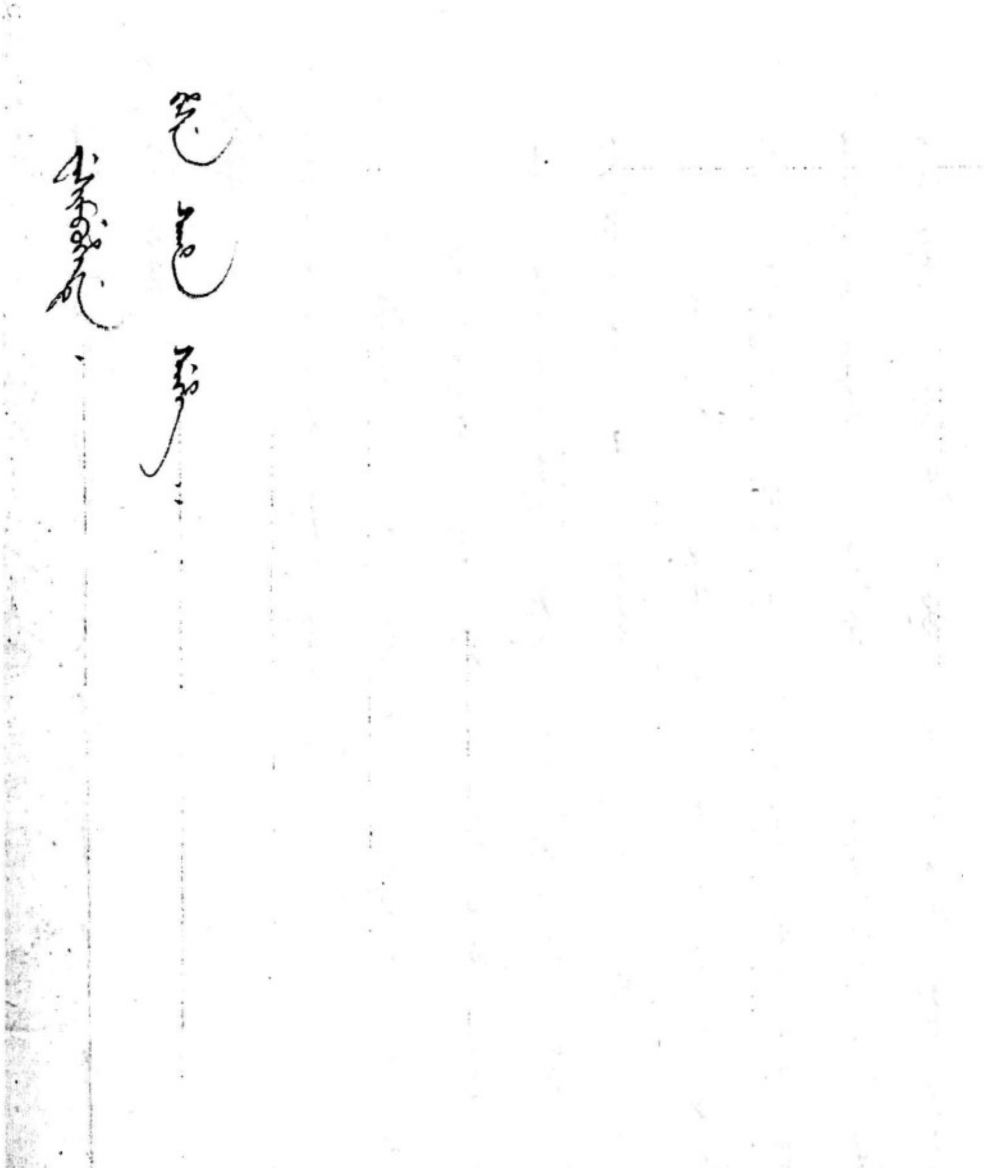
141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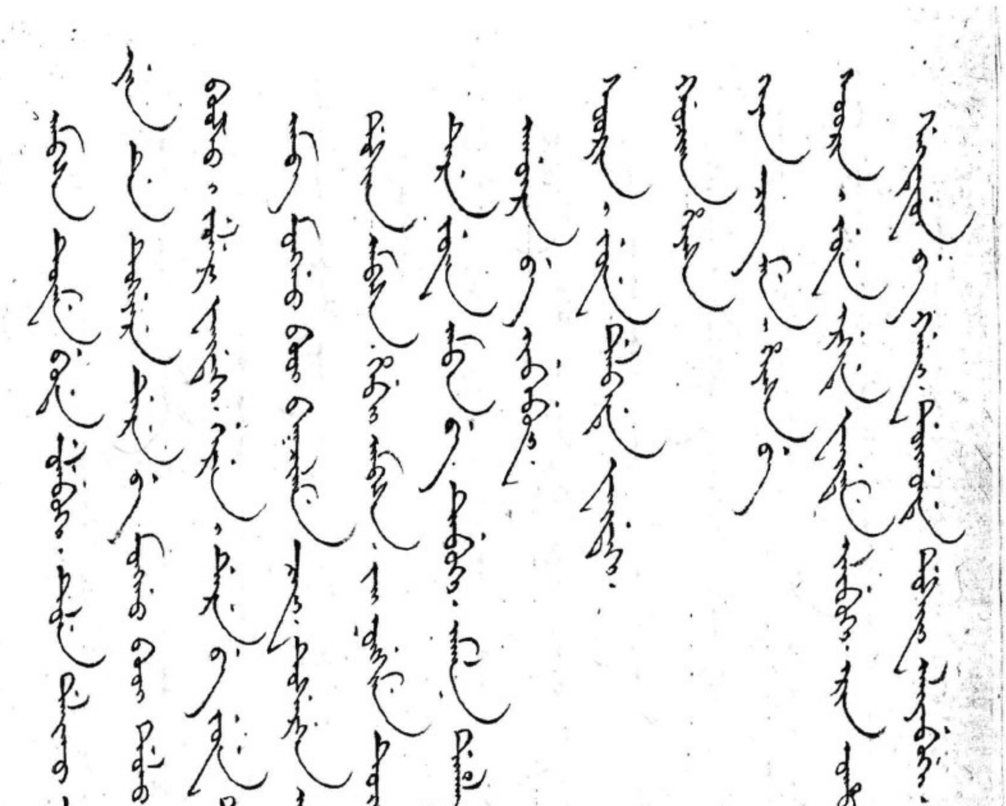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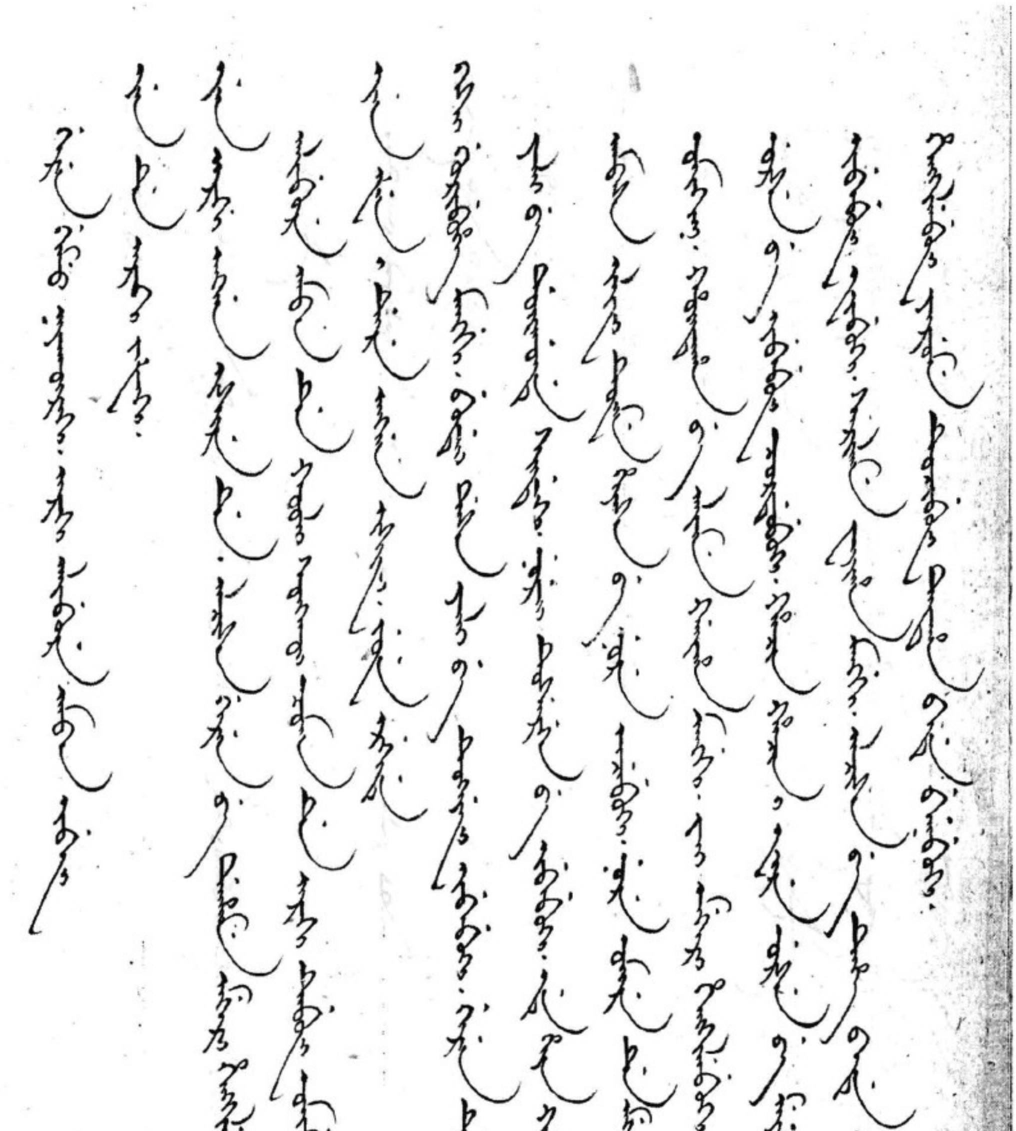


142

[illegibl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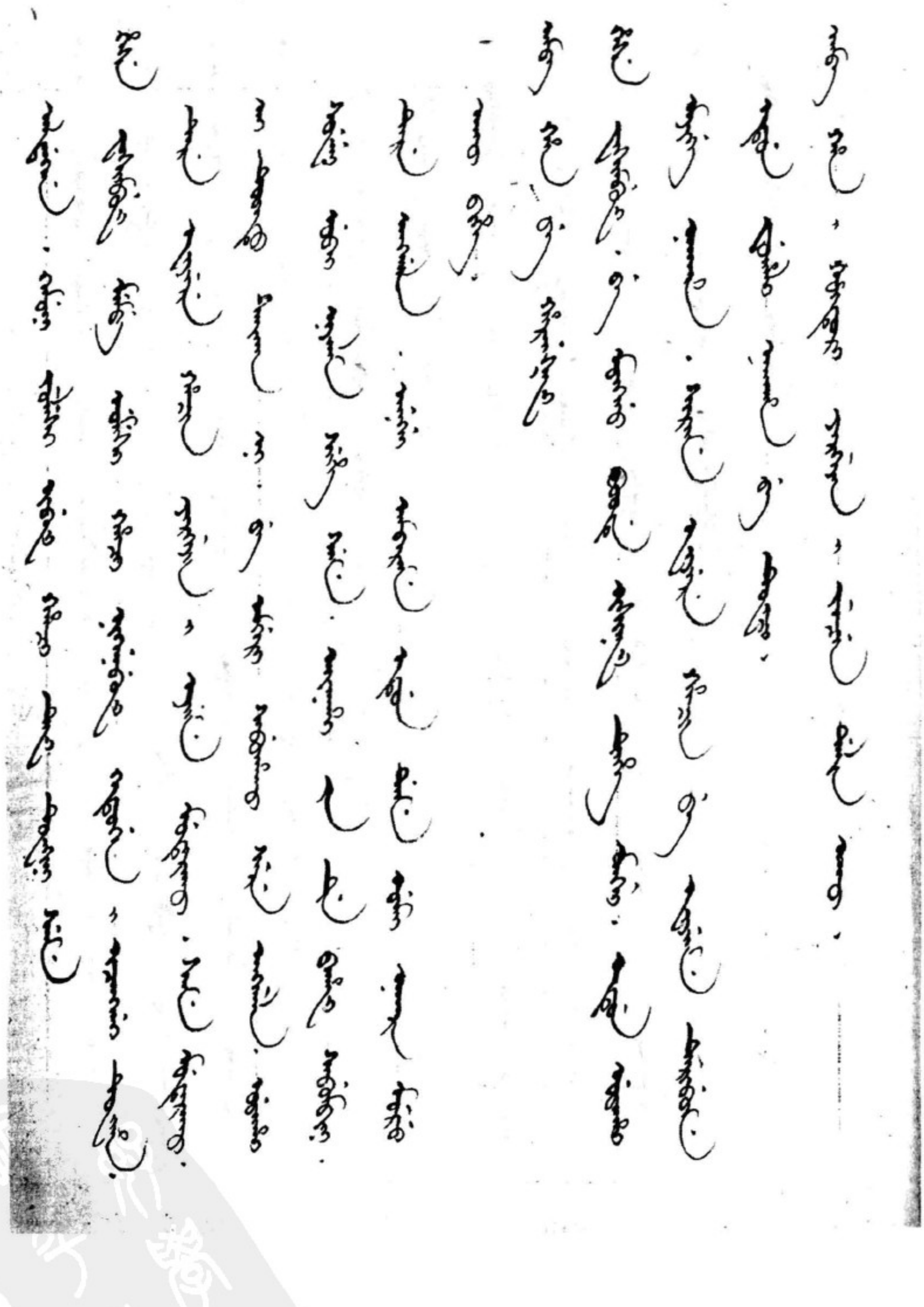
1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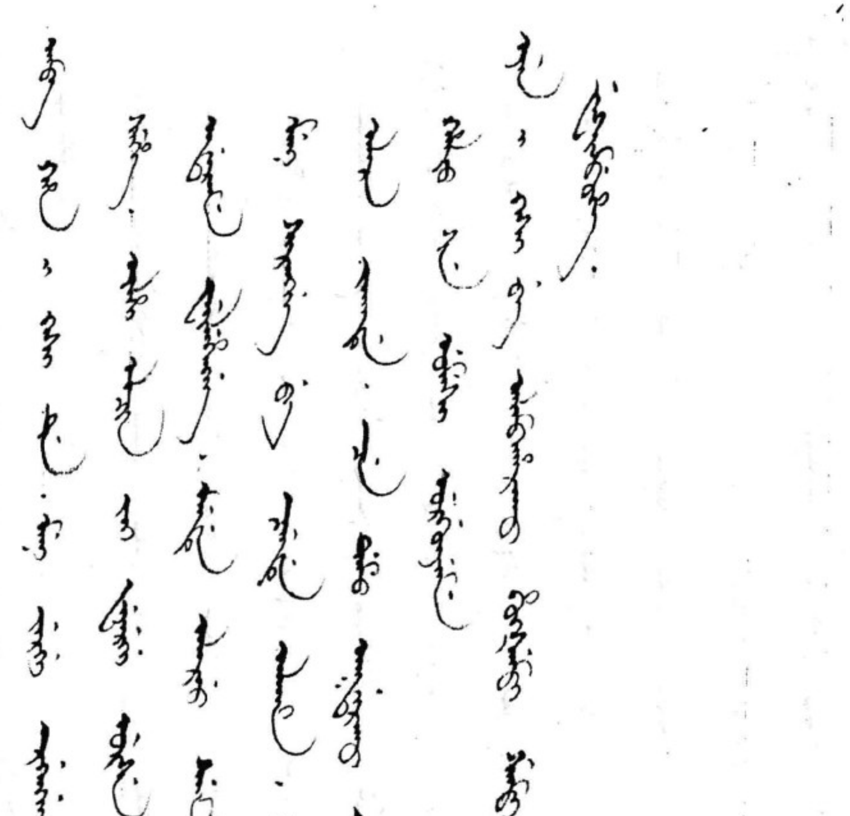
[illegible]

PDG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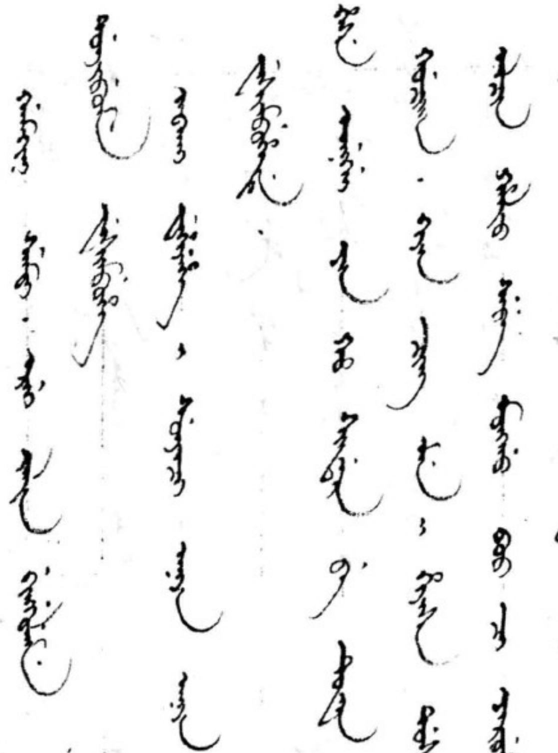
[illegible]





144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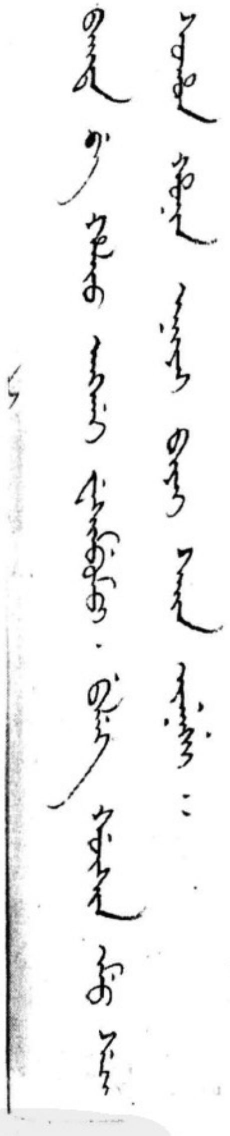


145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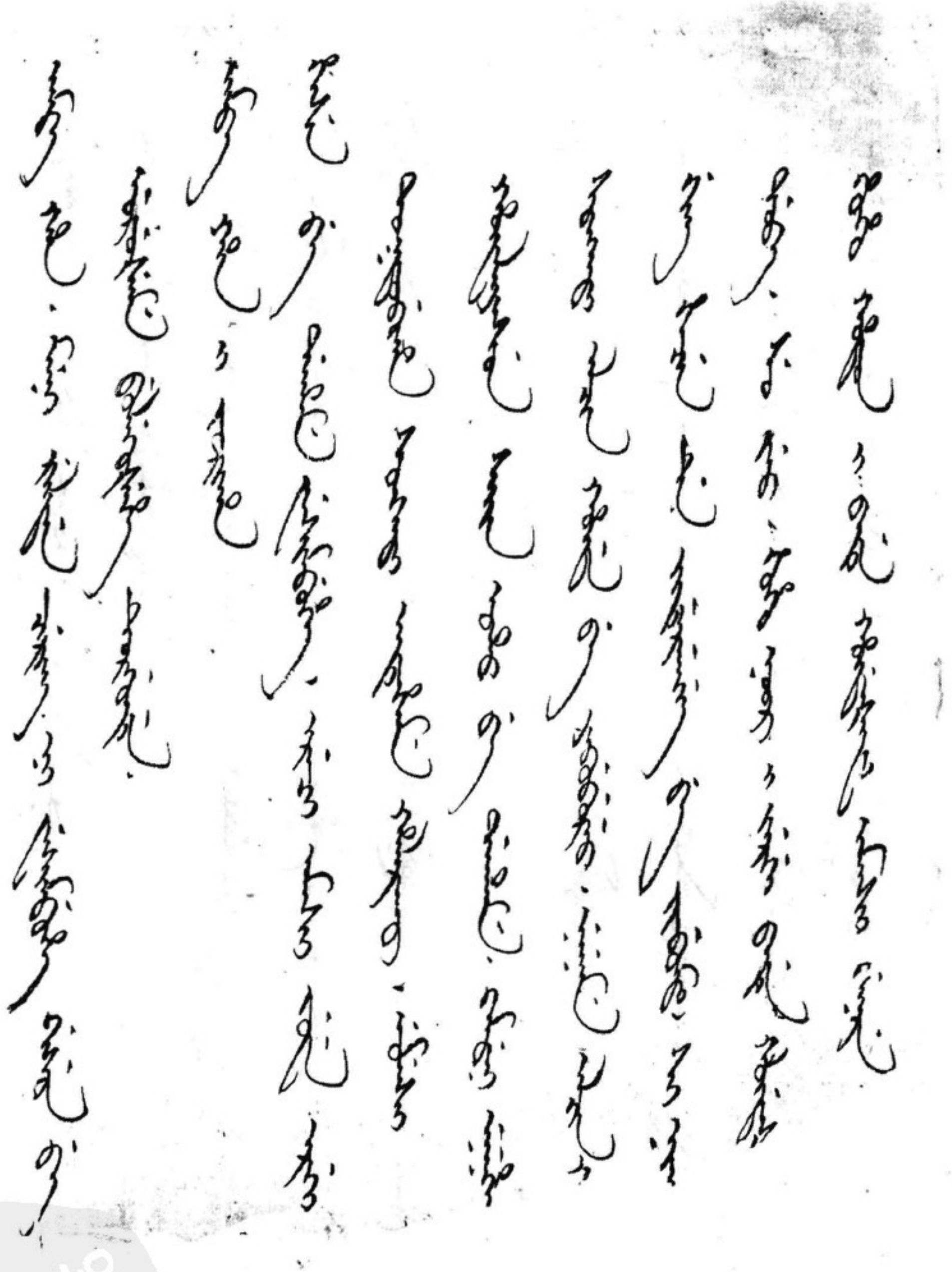
1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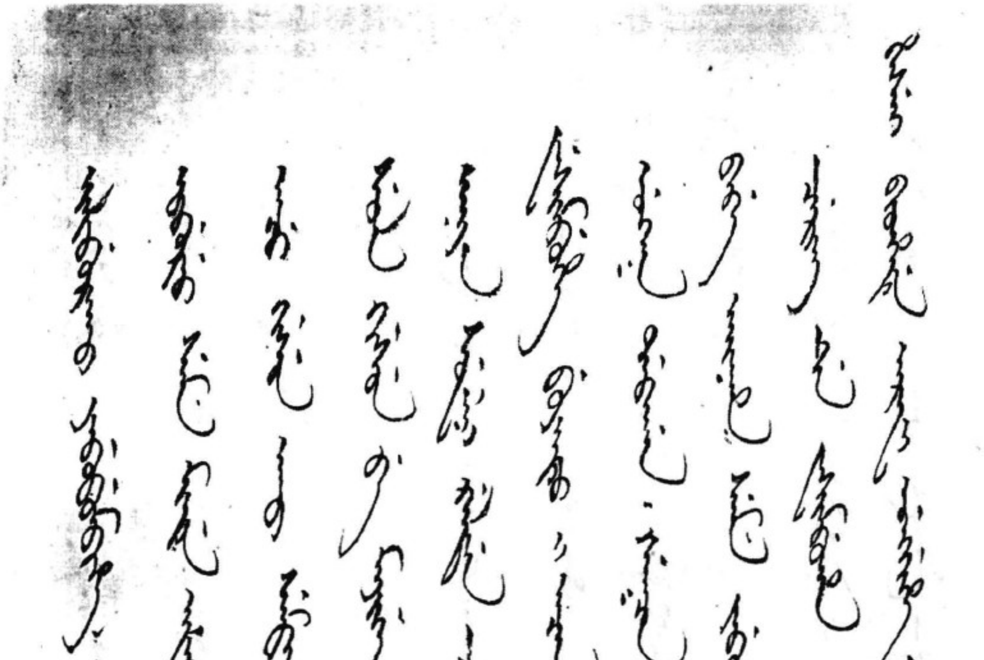
[illegible]

161

[illegibl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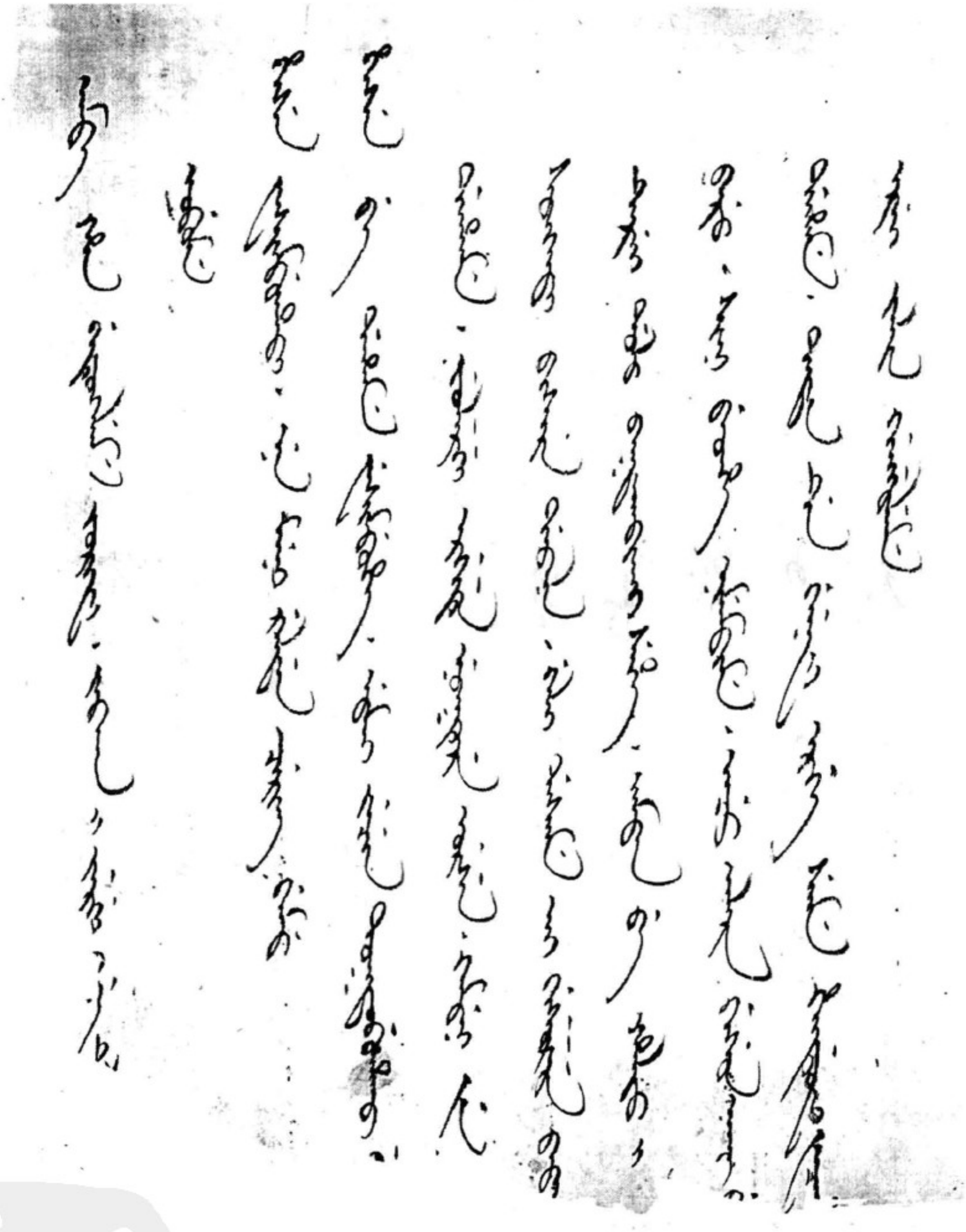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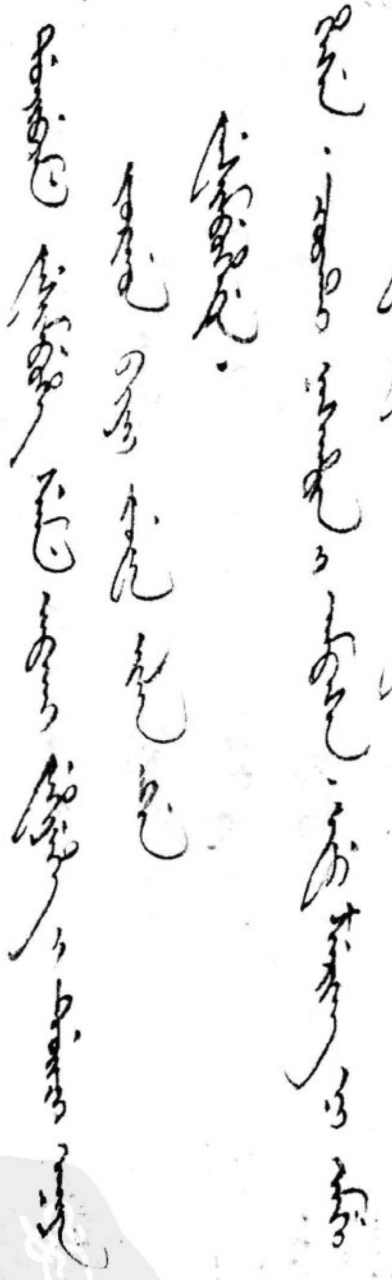
八

[illegibl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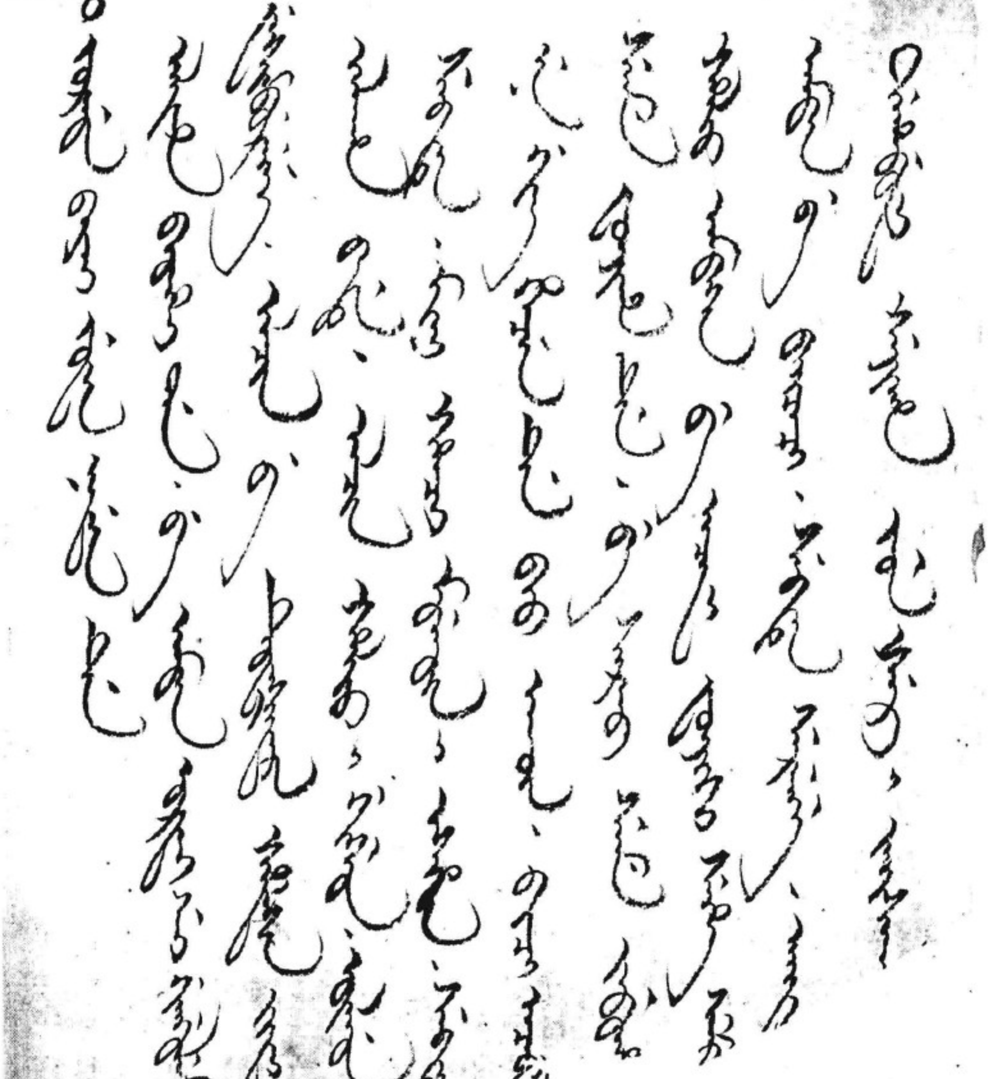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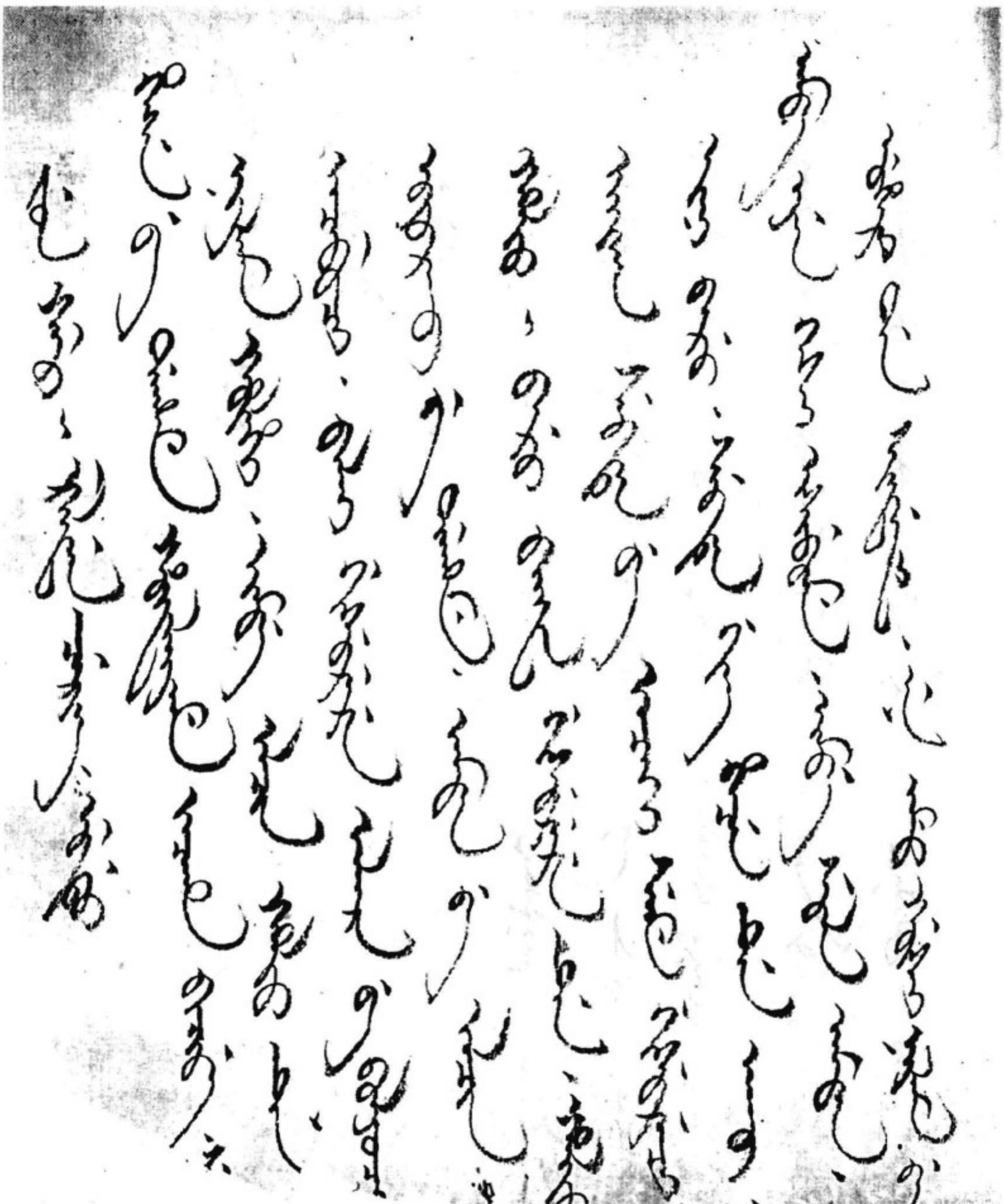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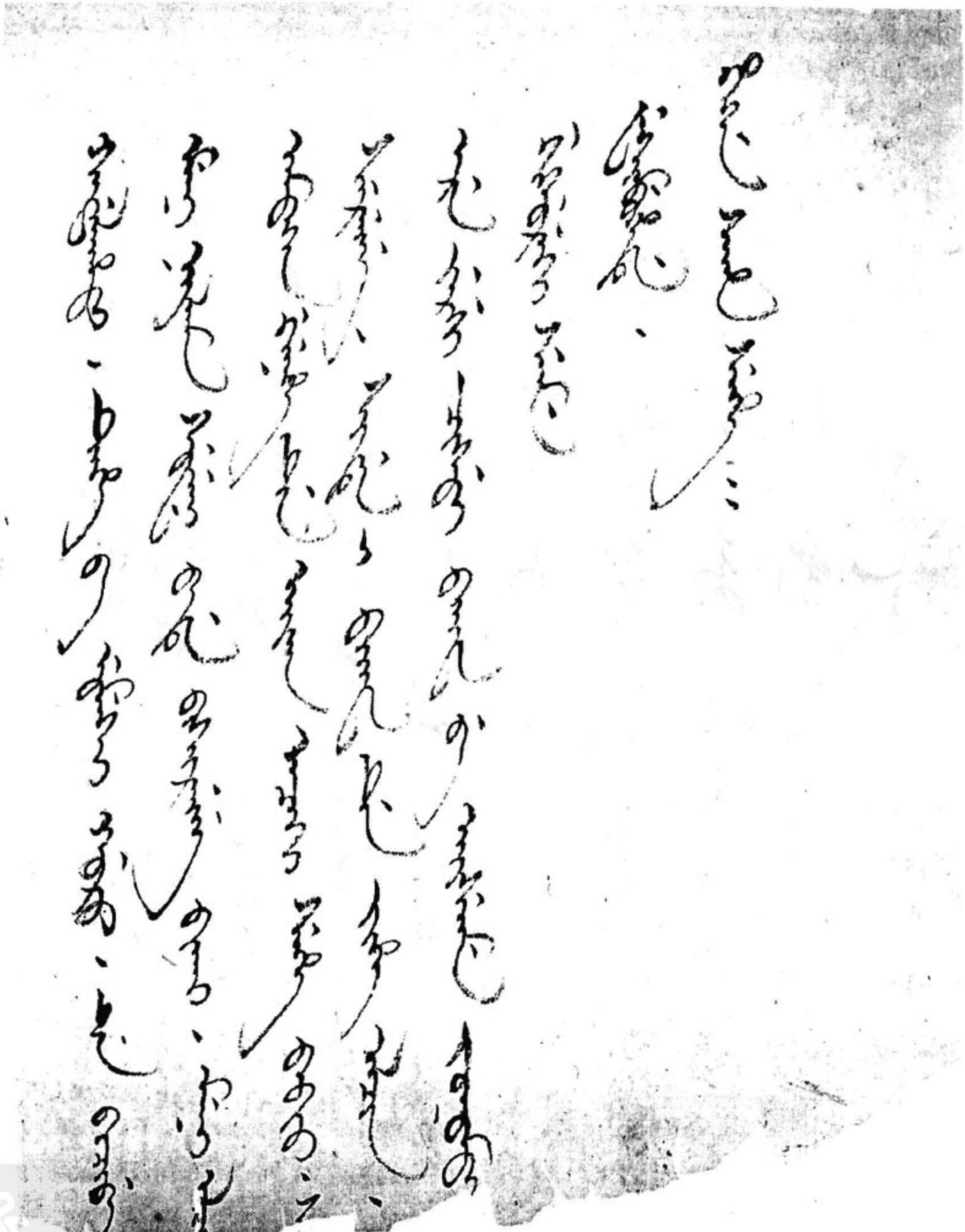
PDG

1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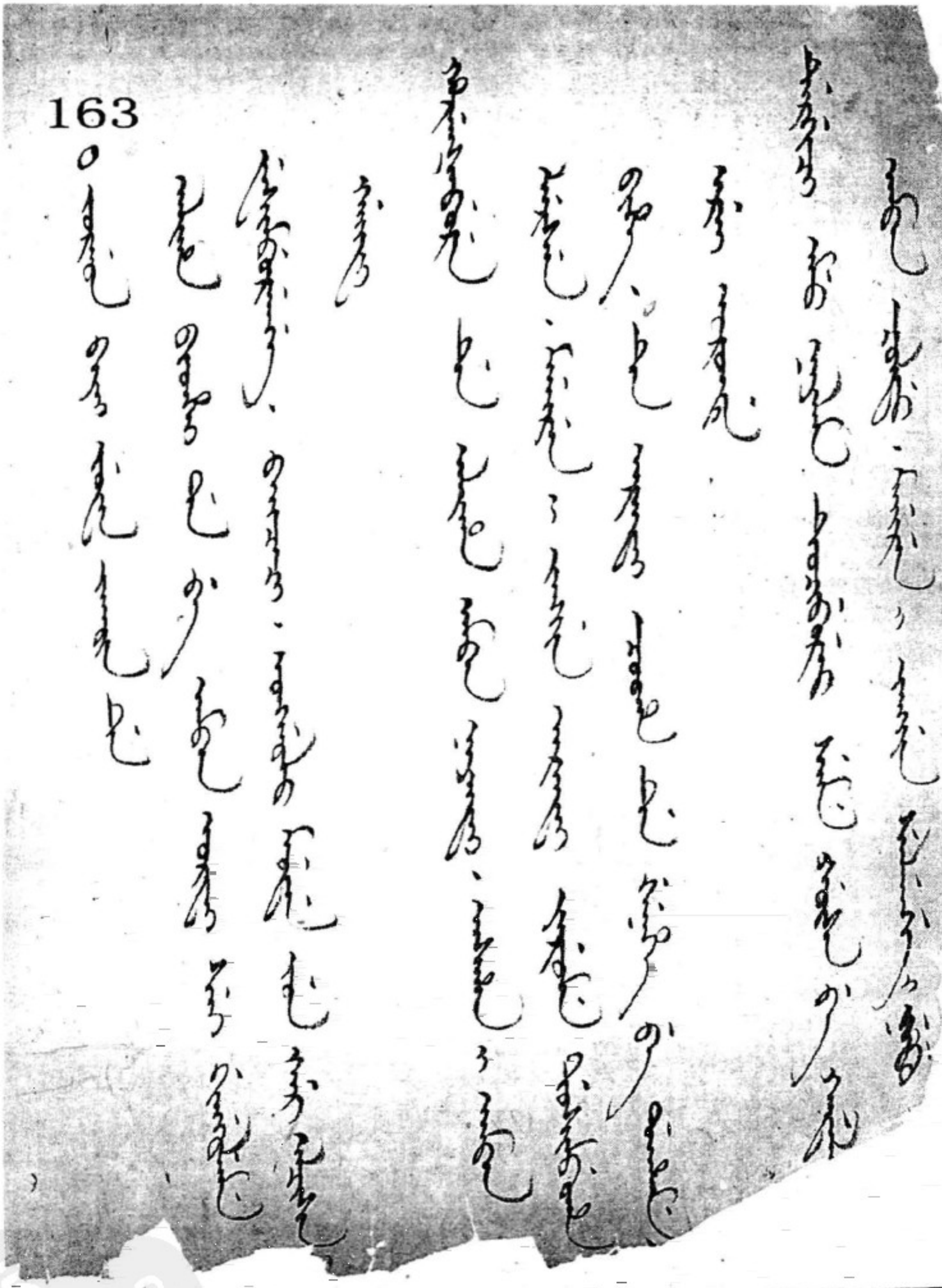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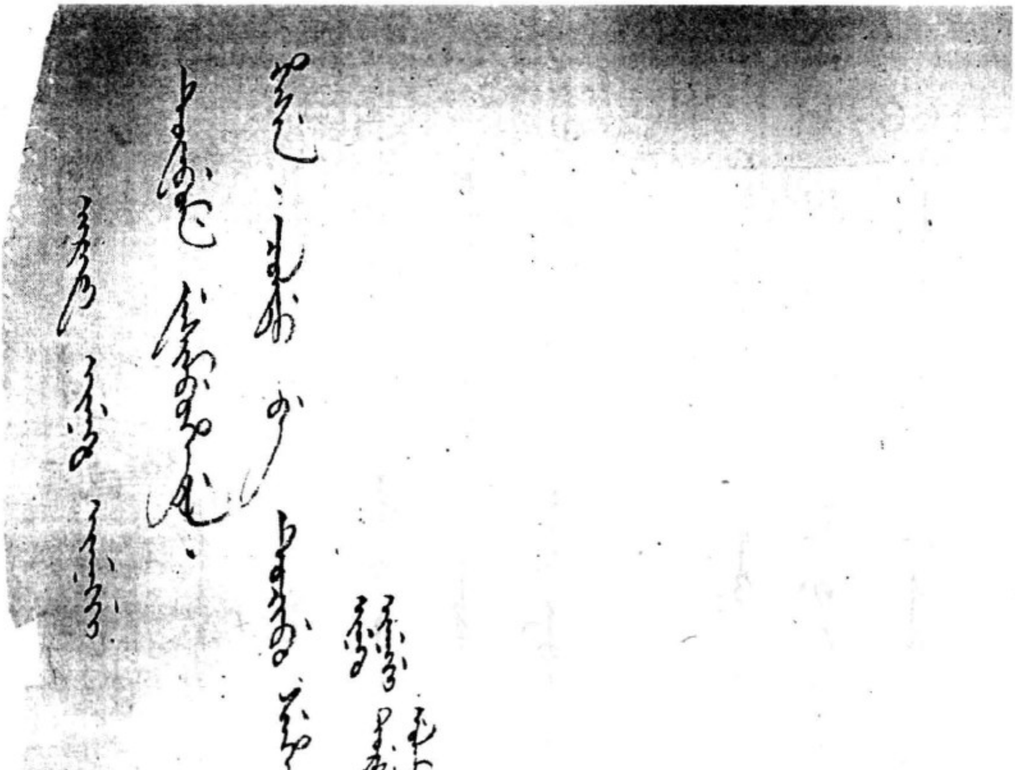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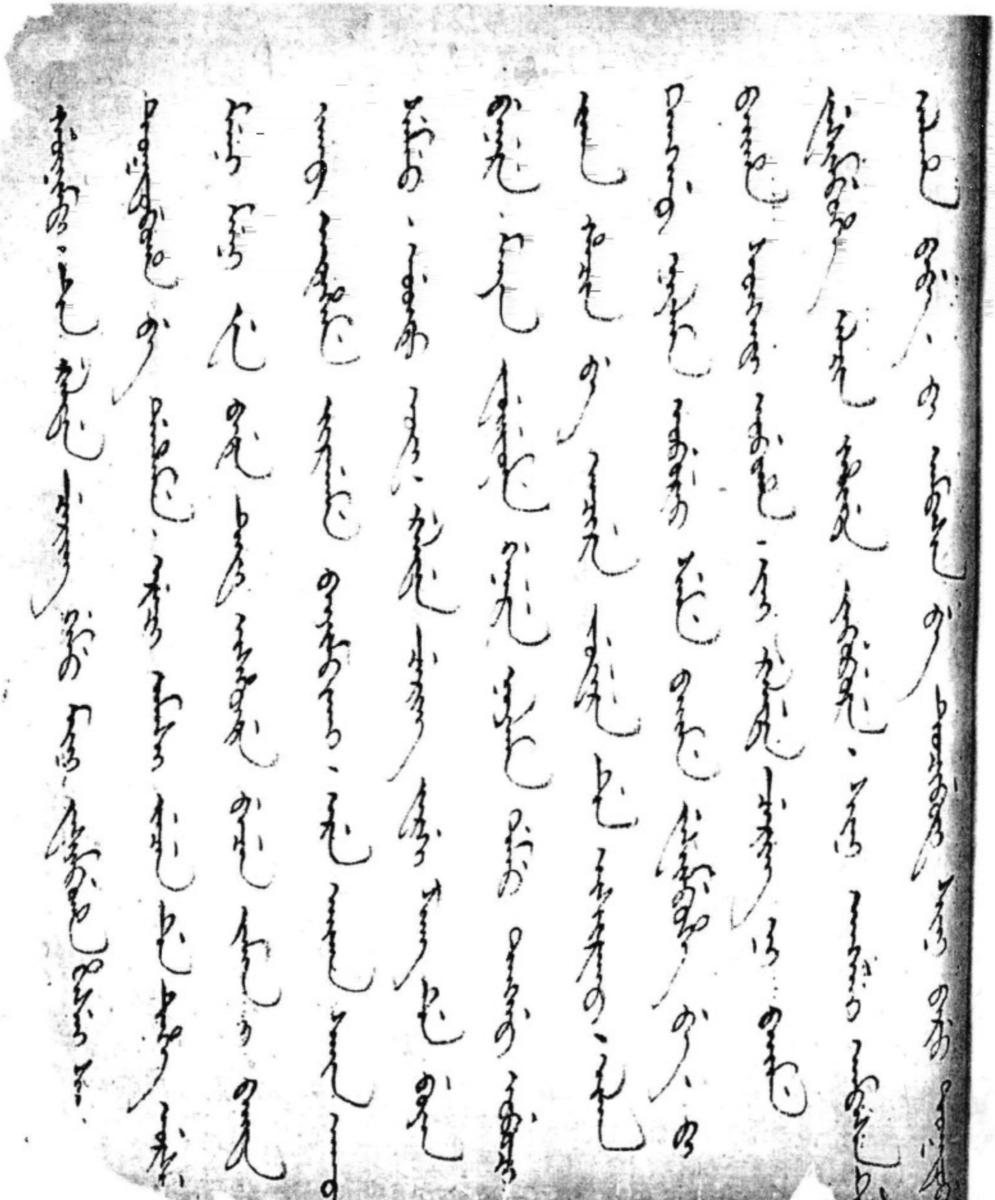
1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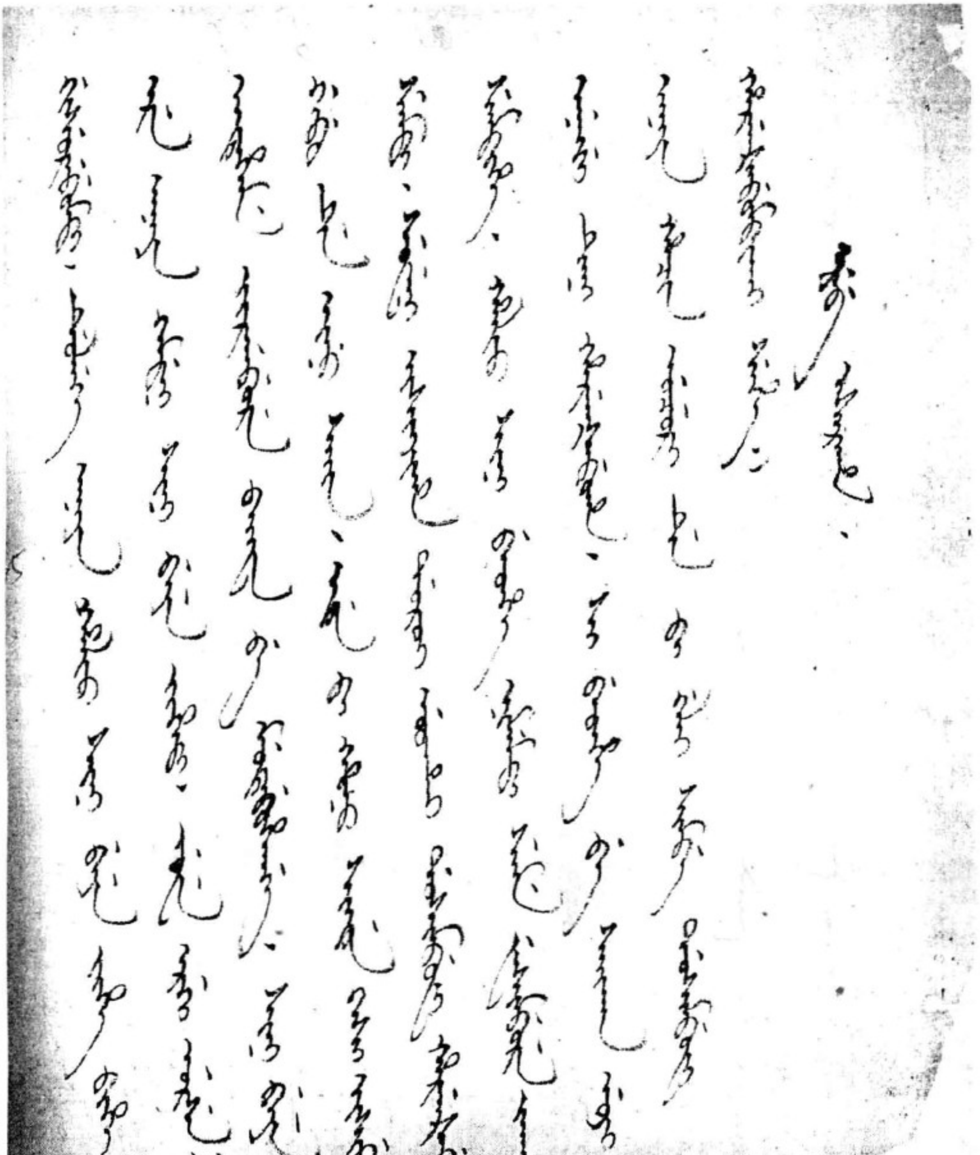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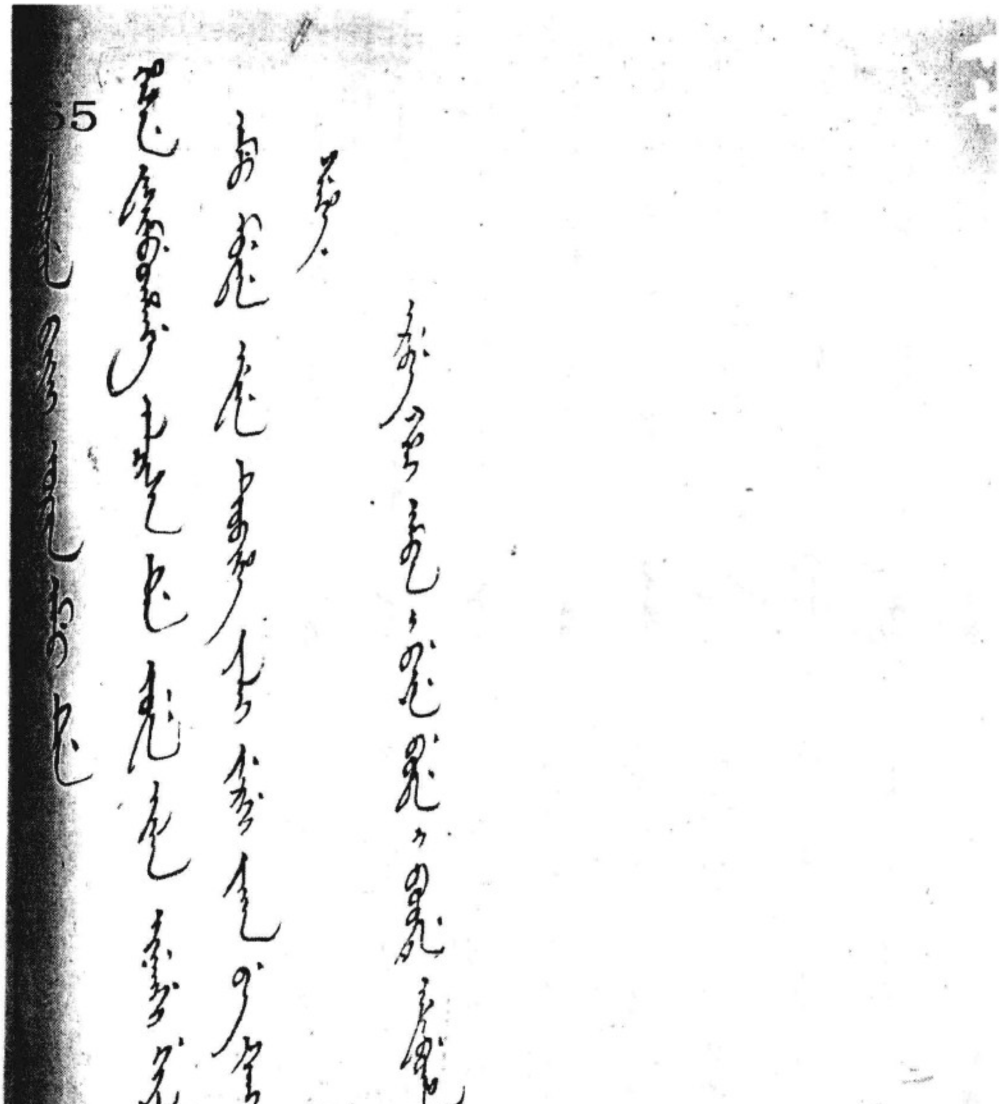


164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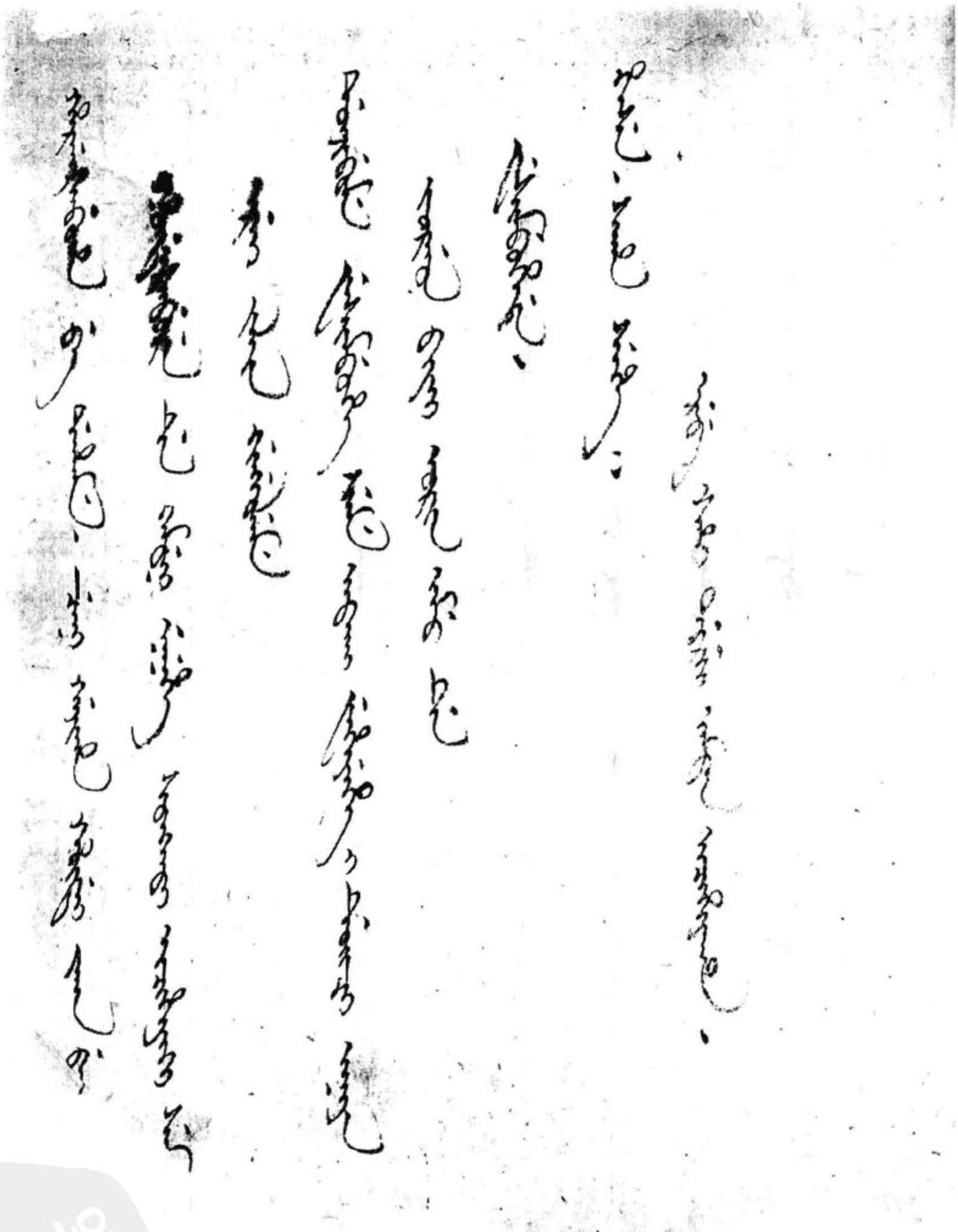






1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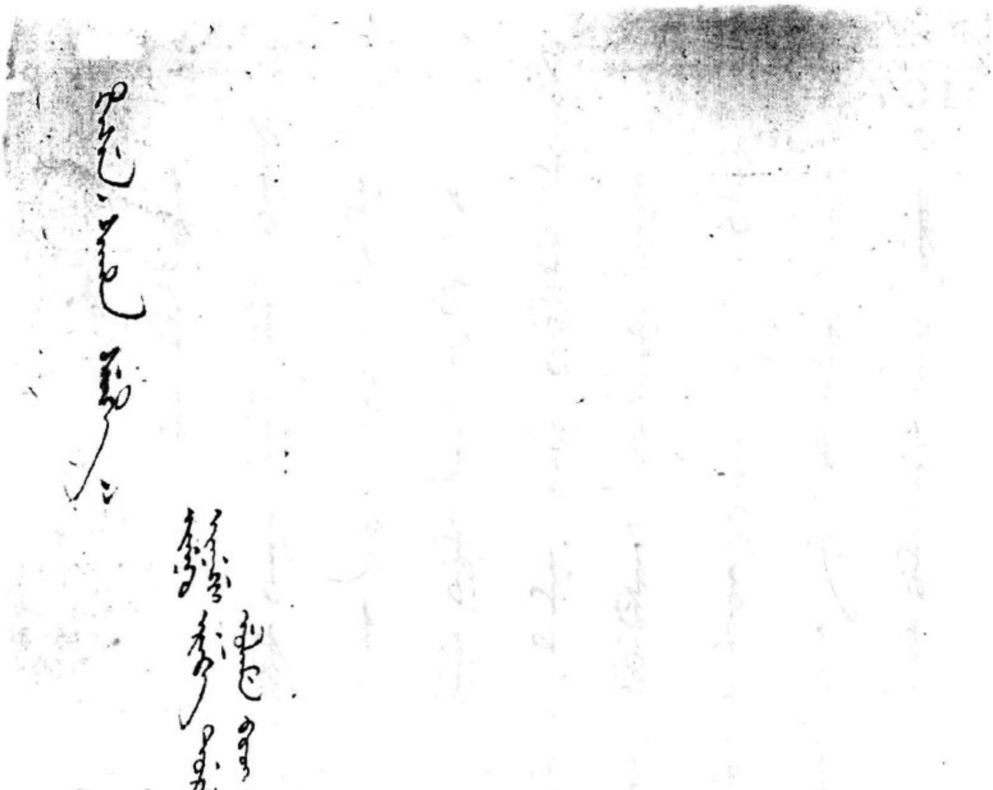
PDG



PDG

1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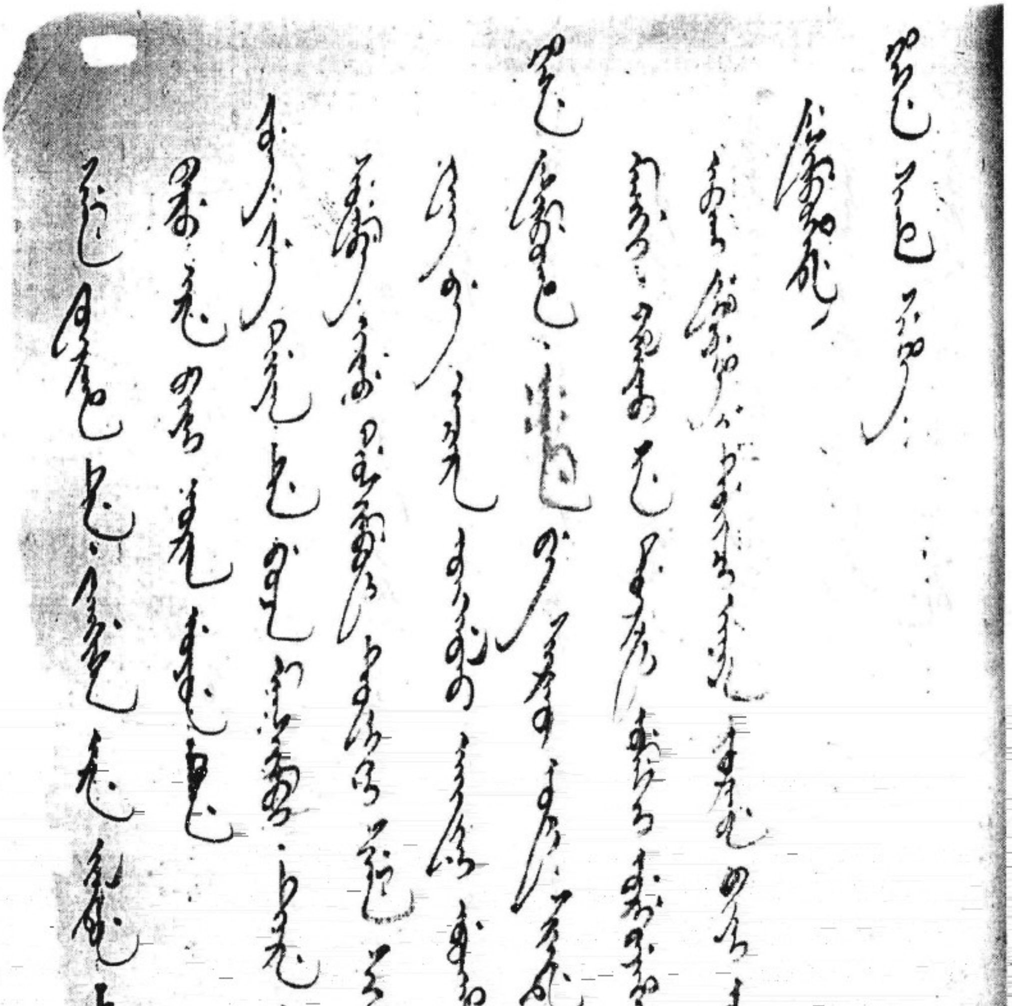
[illegible]



1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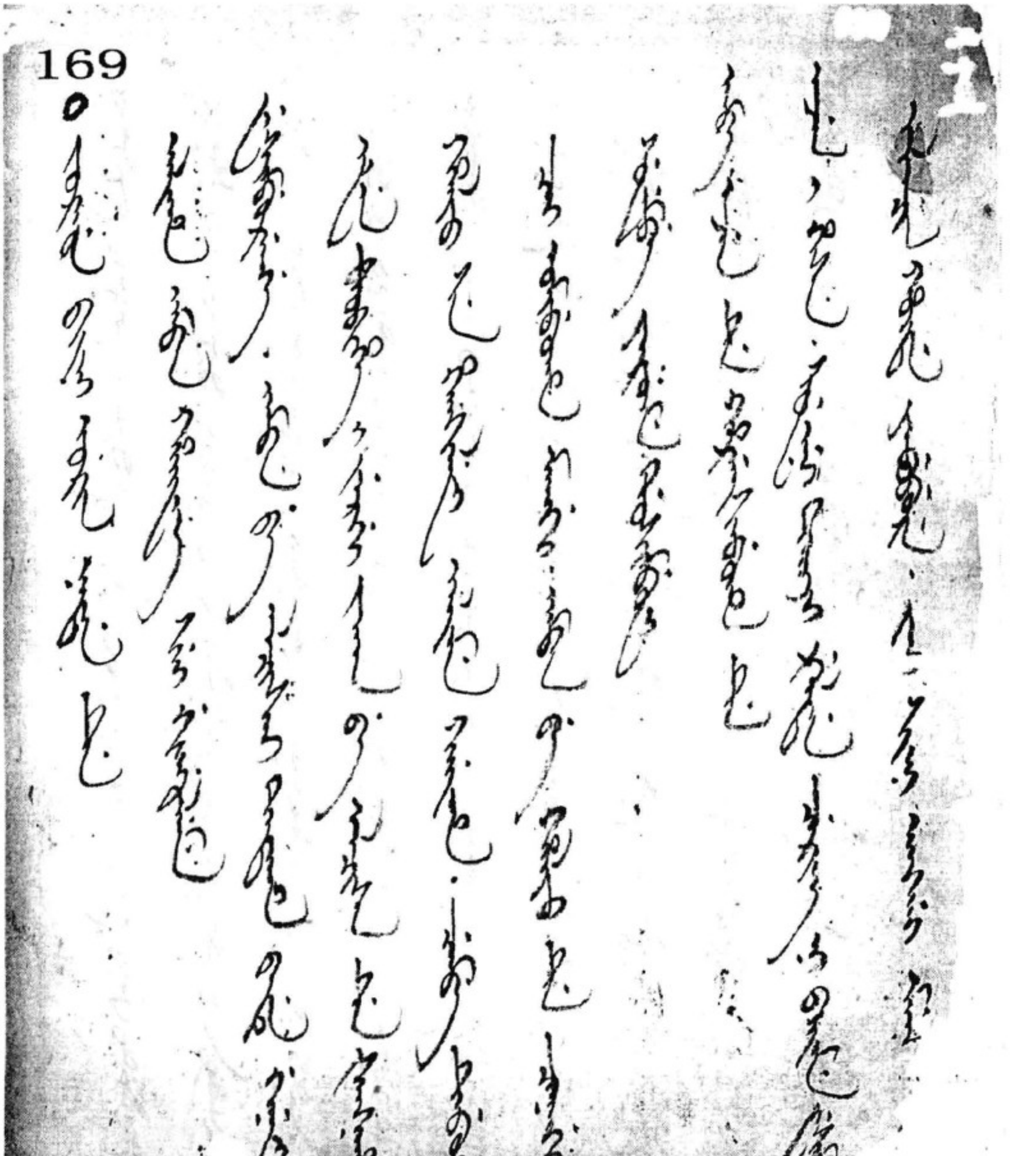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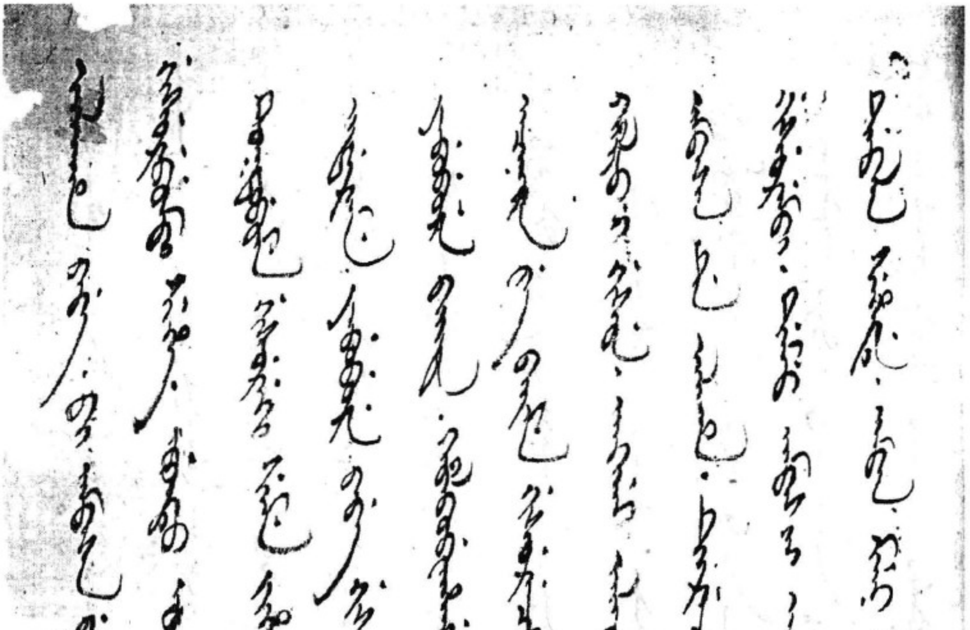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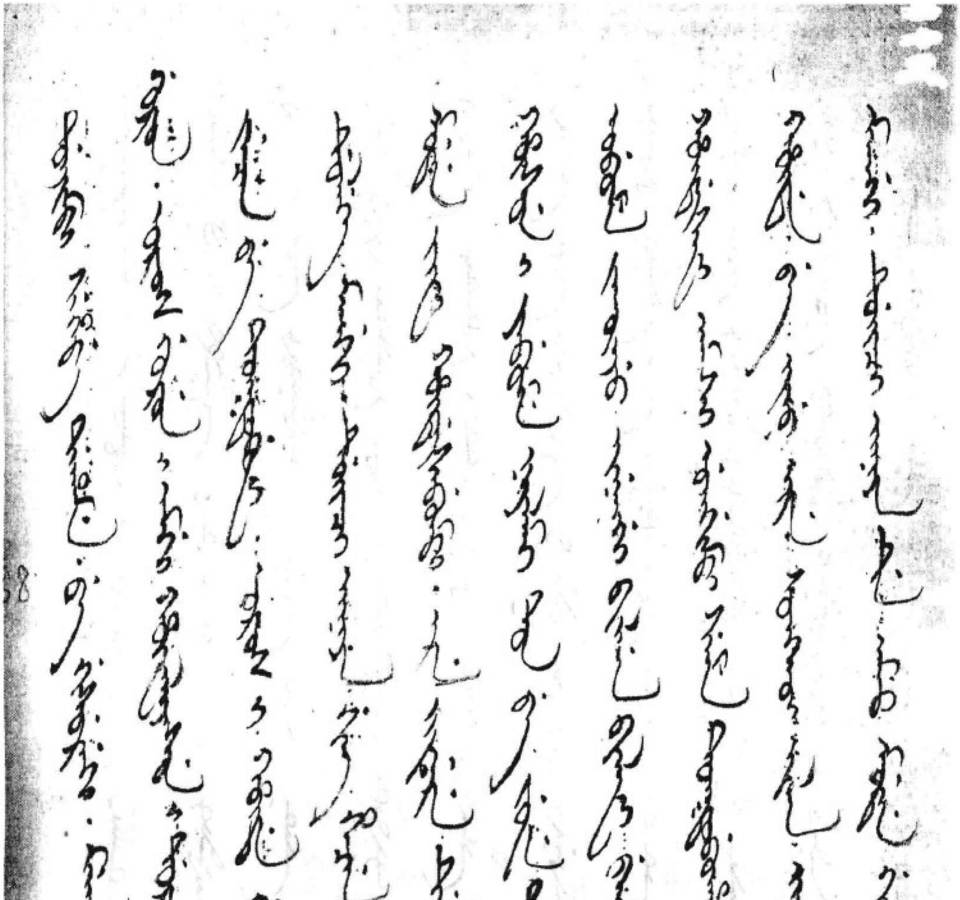


PDG

1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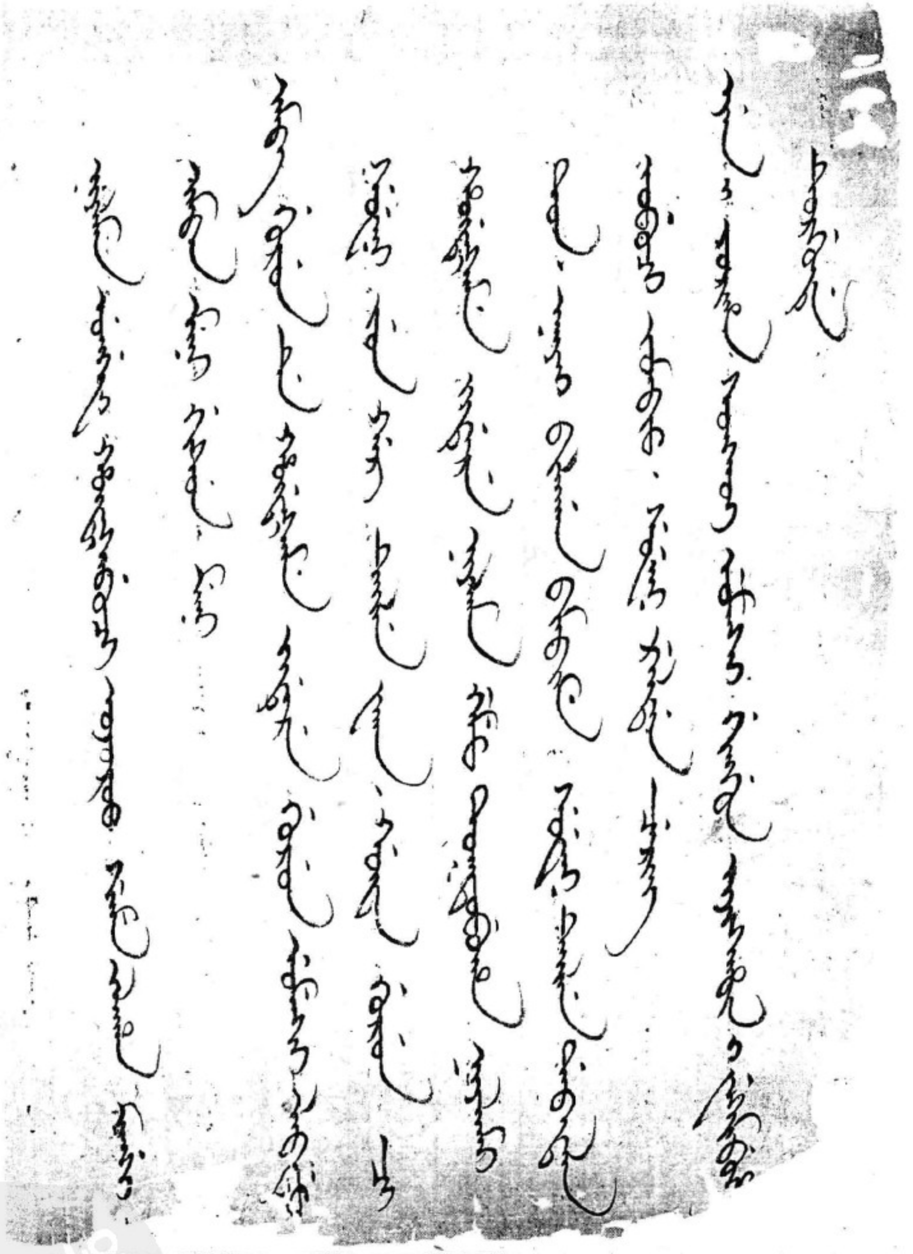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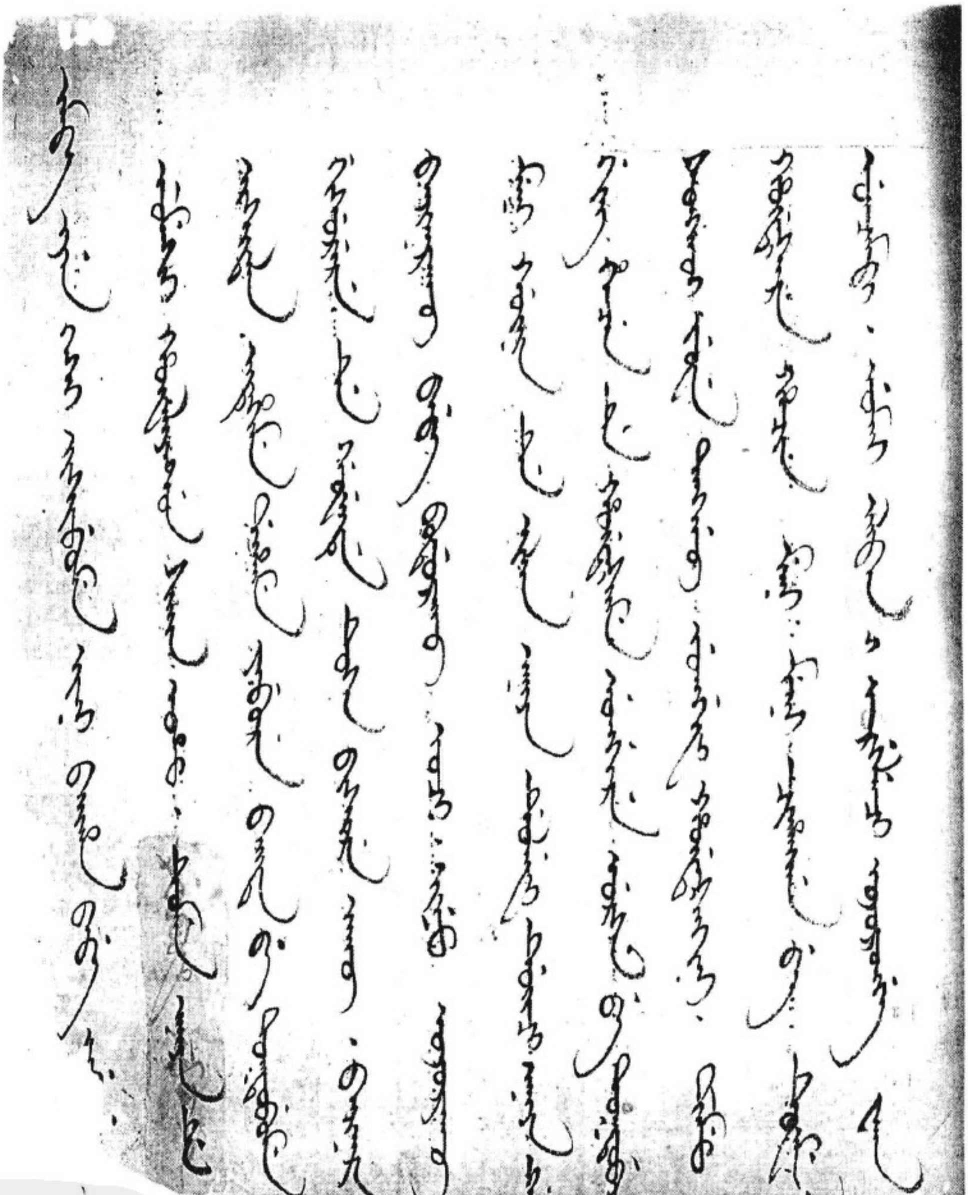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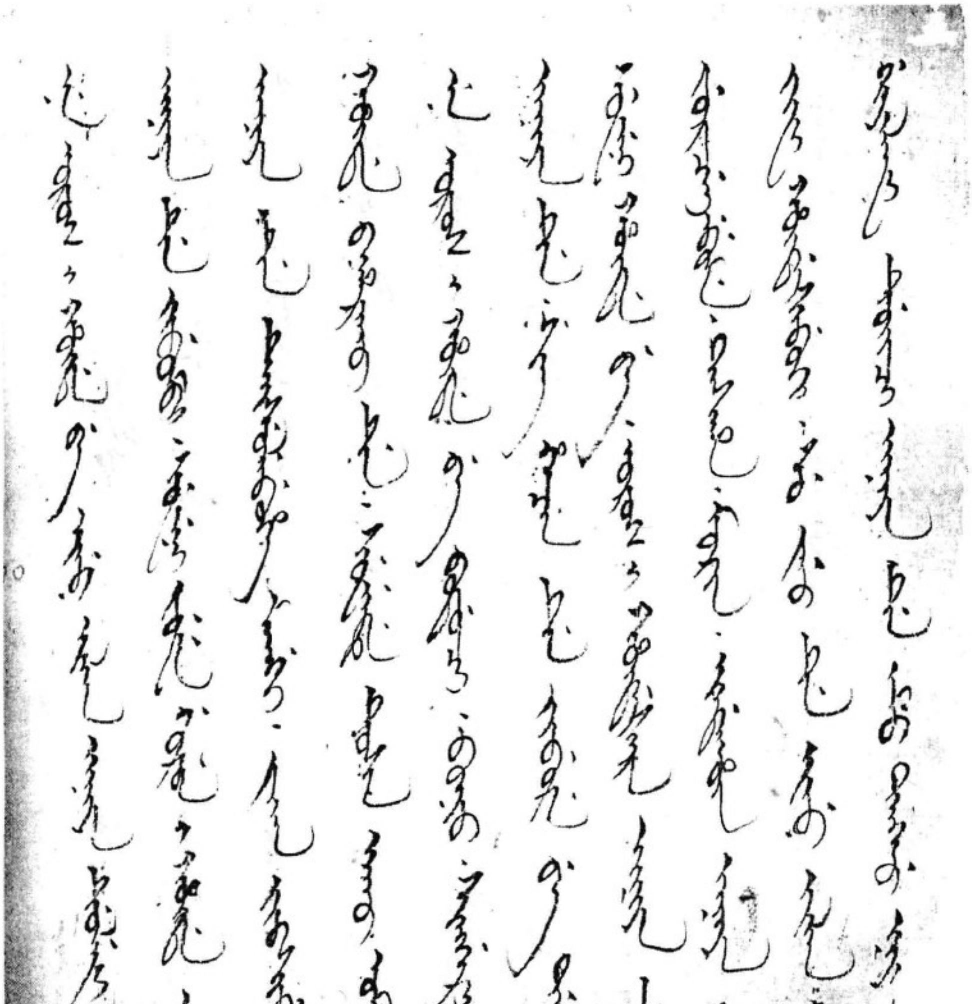
PDG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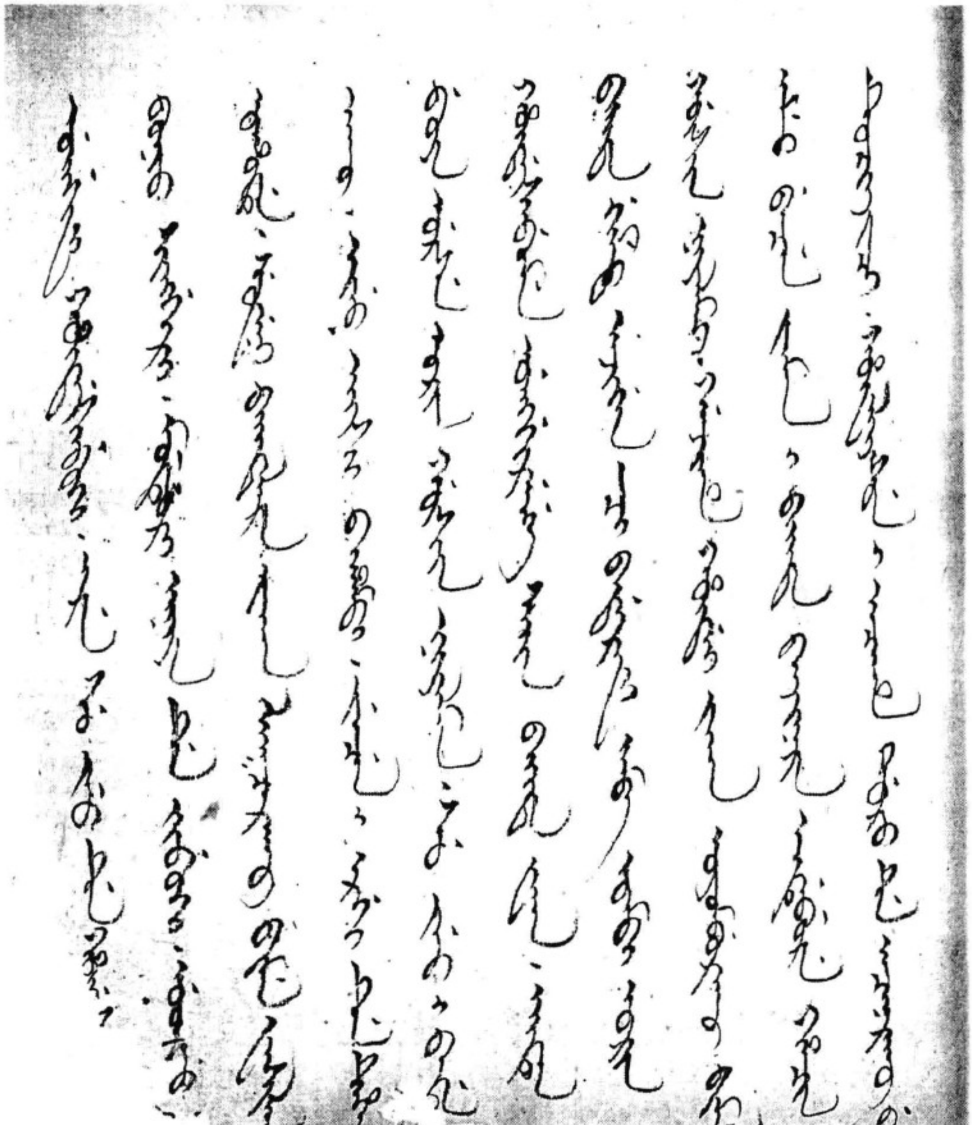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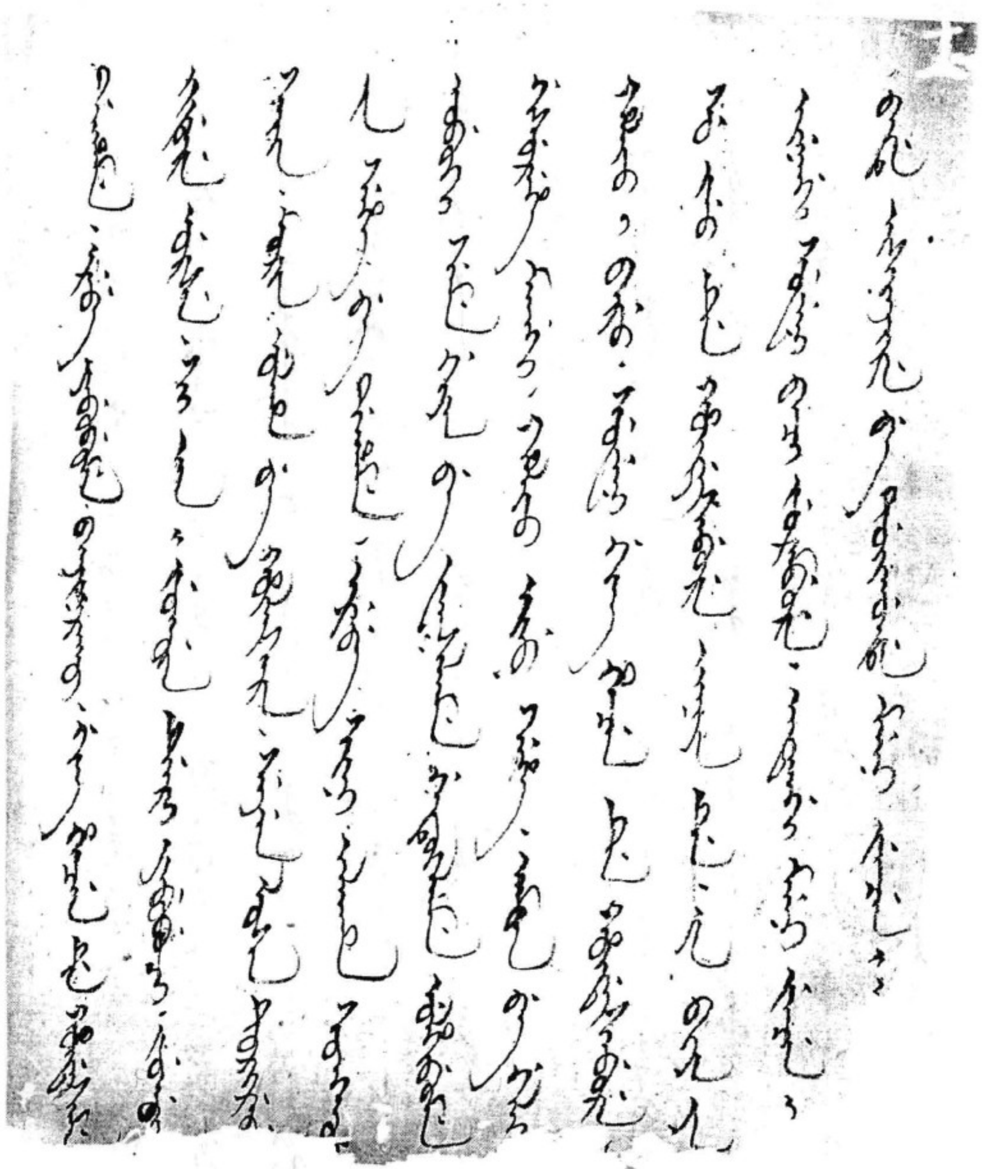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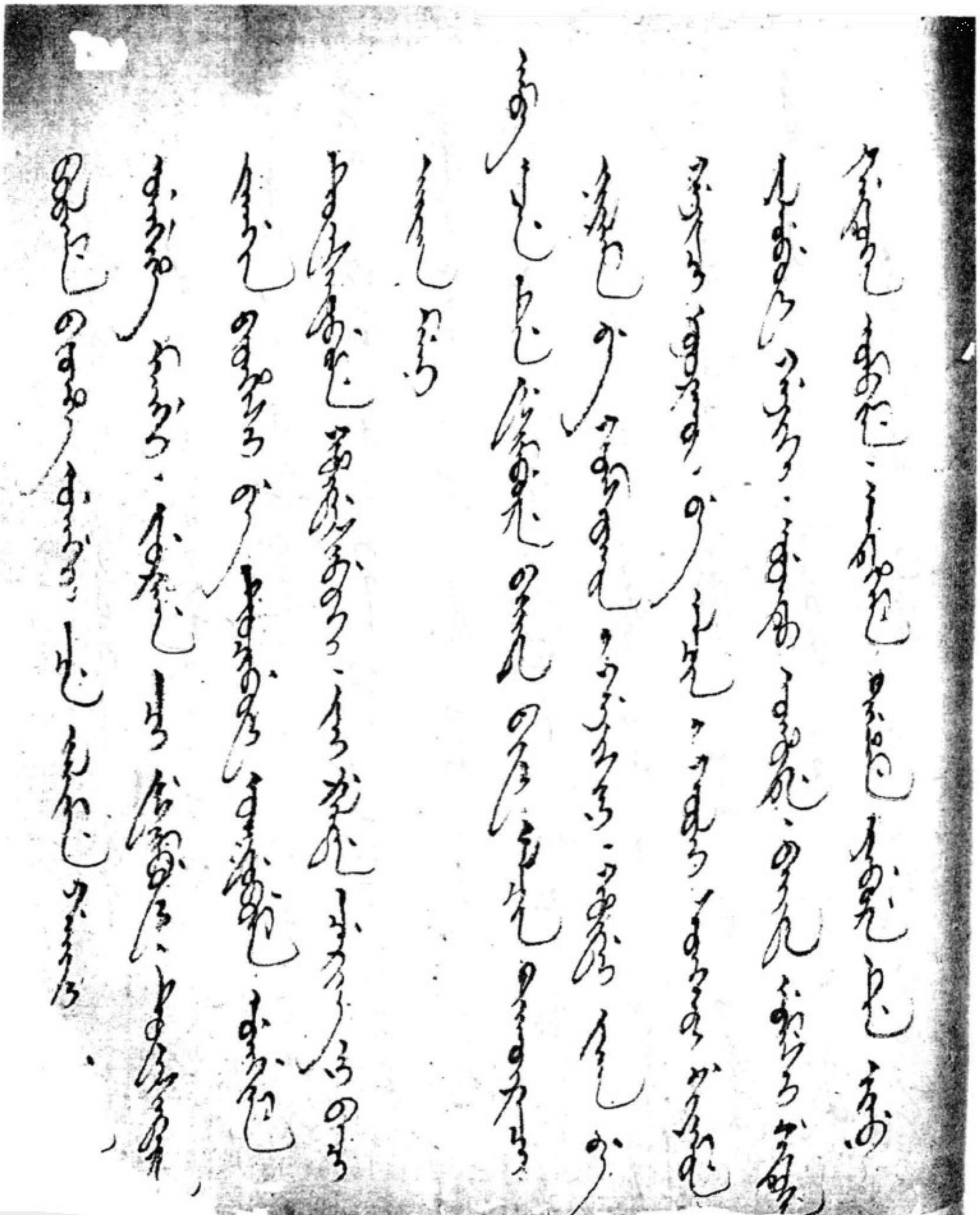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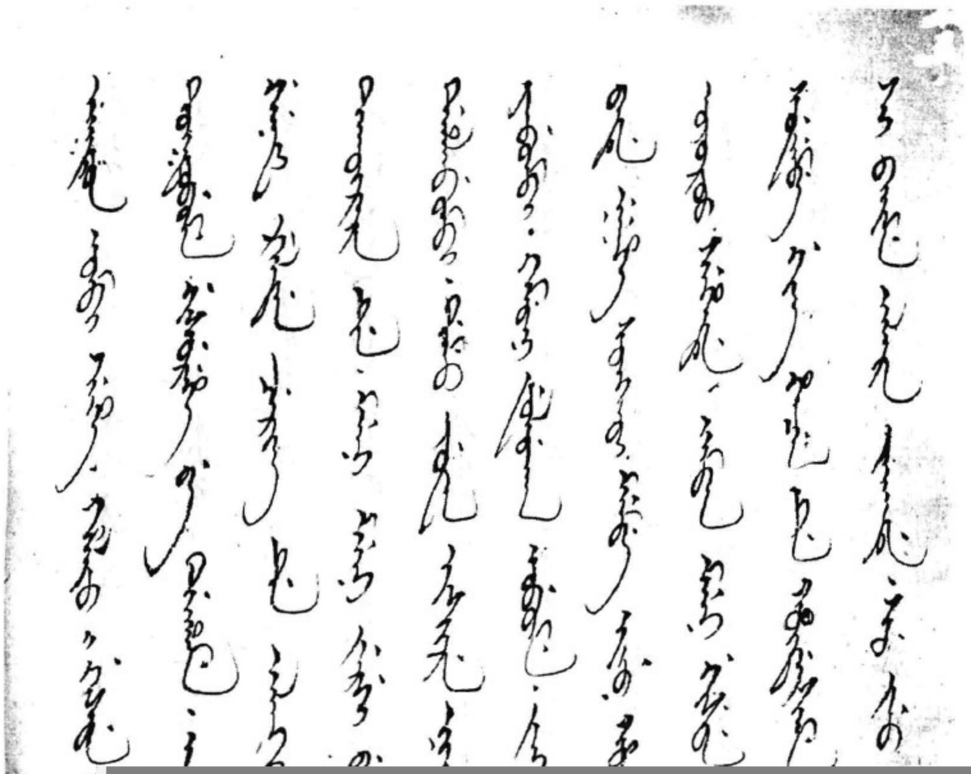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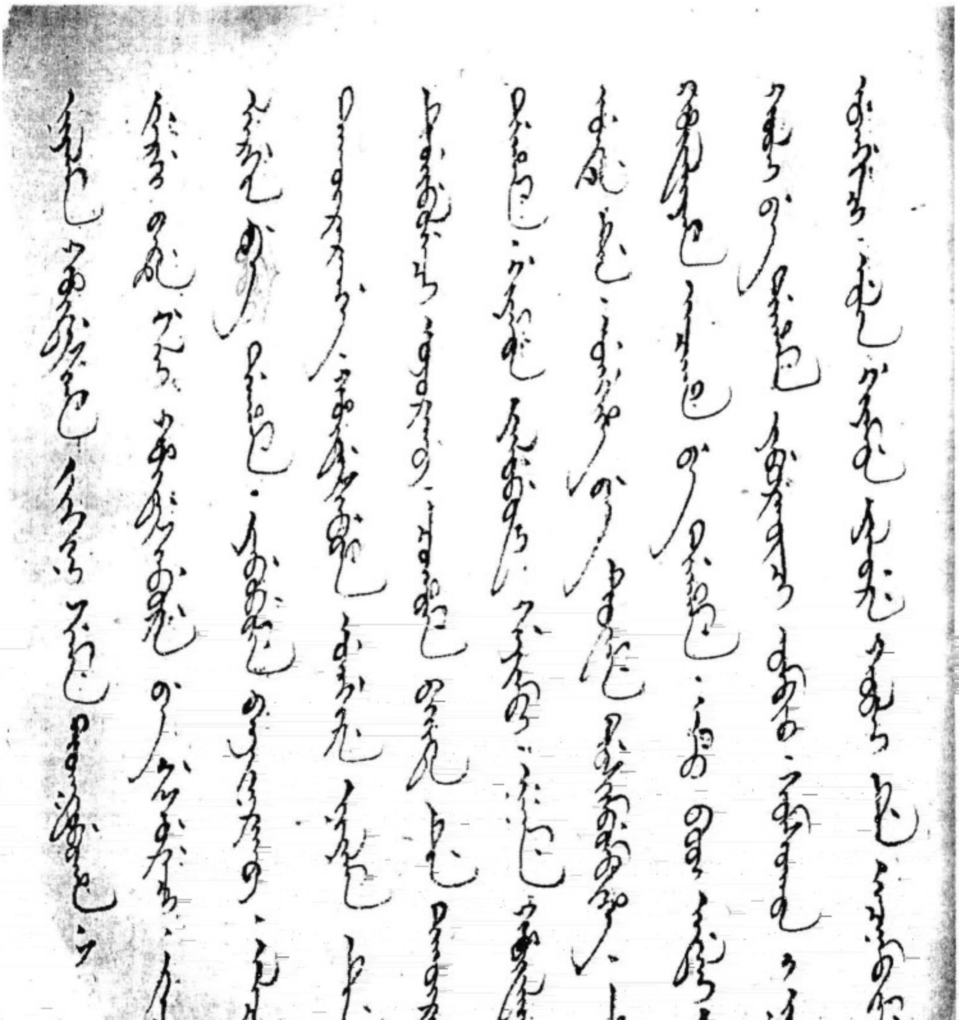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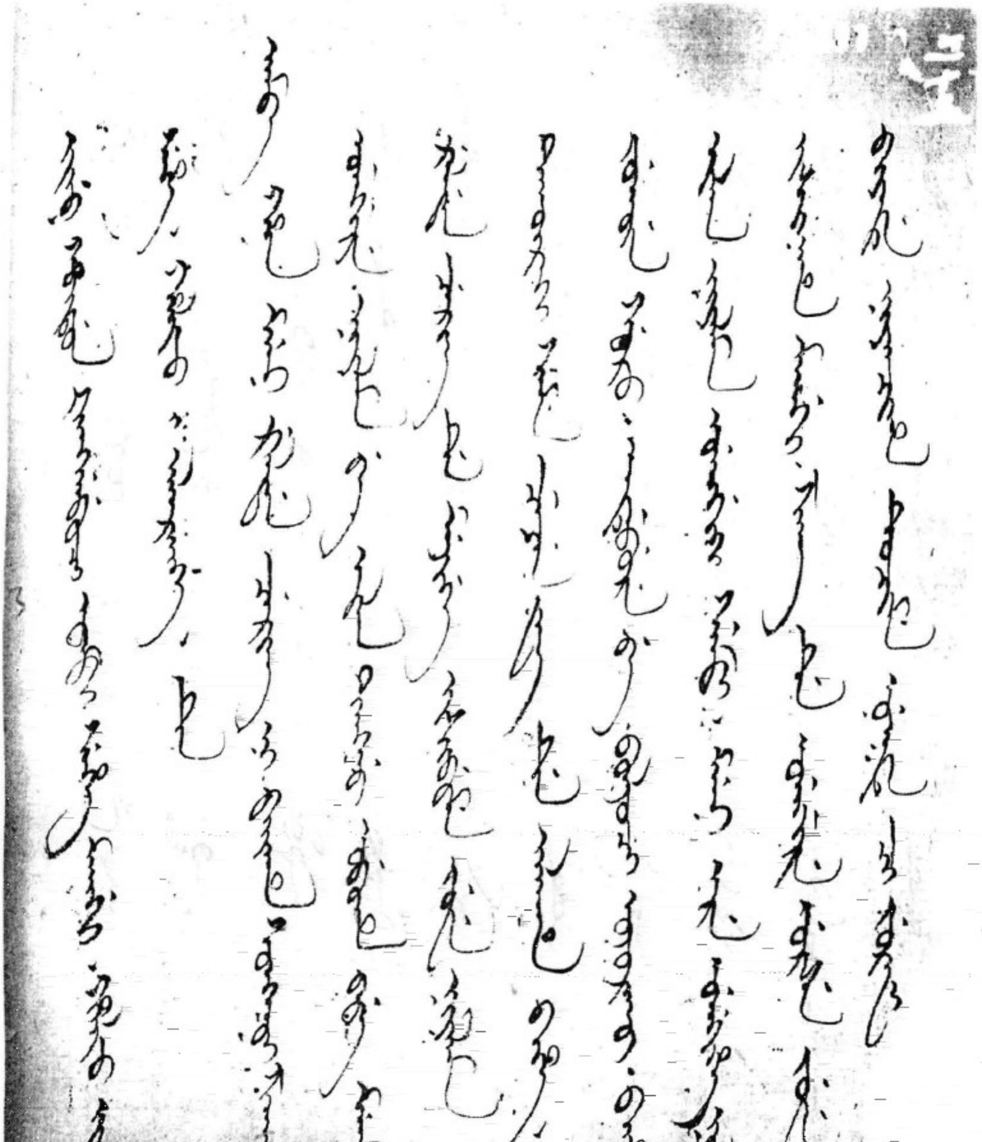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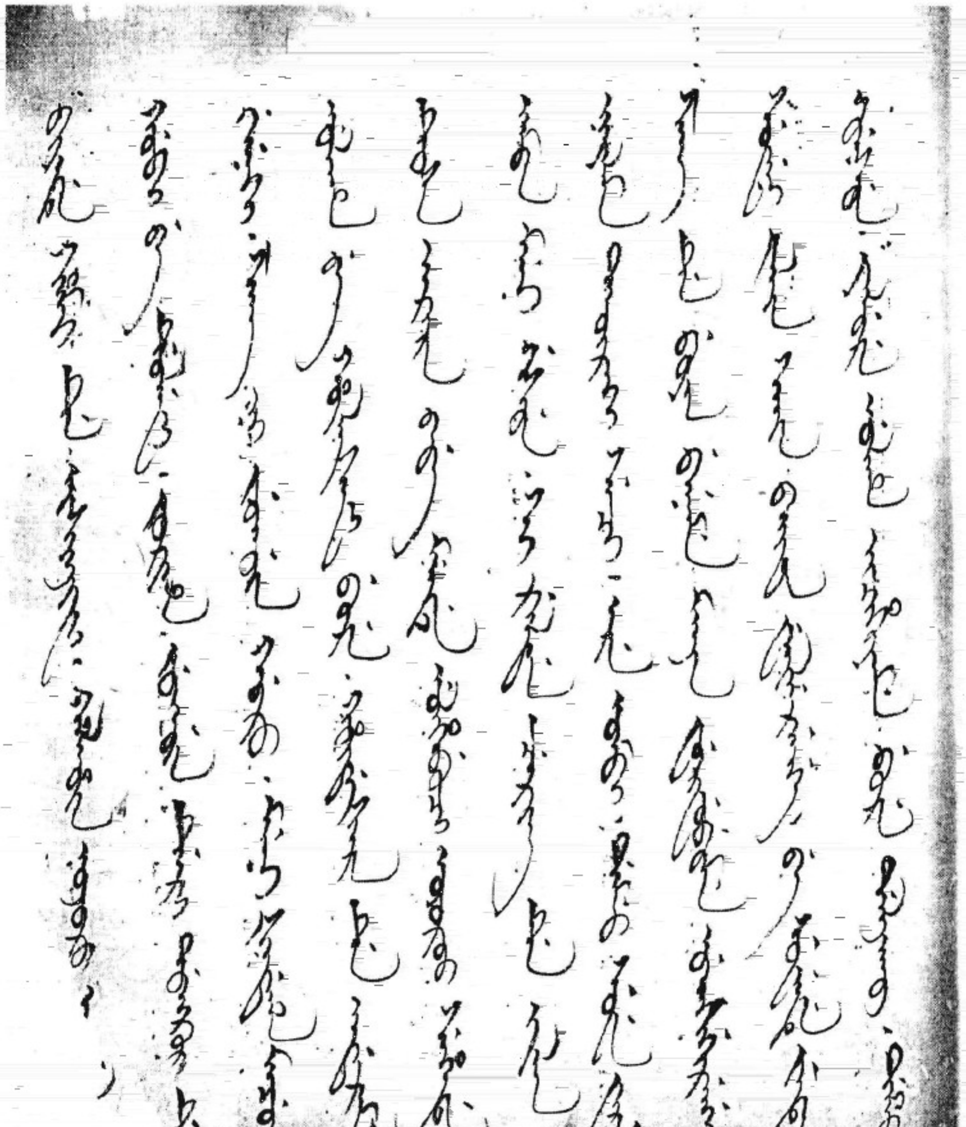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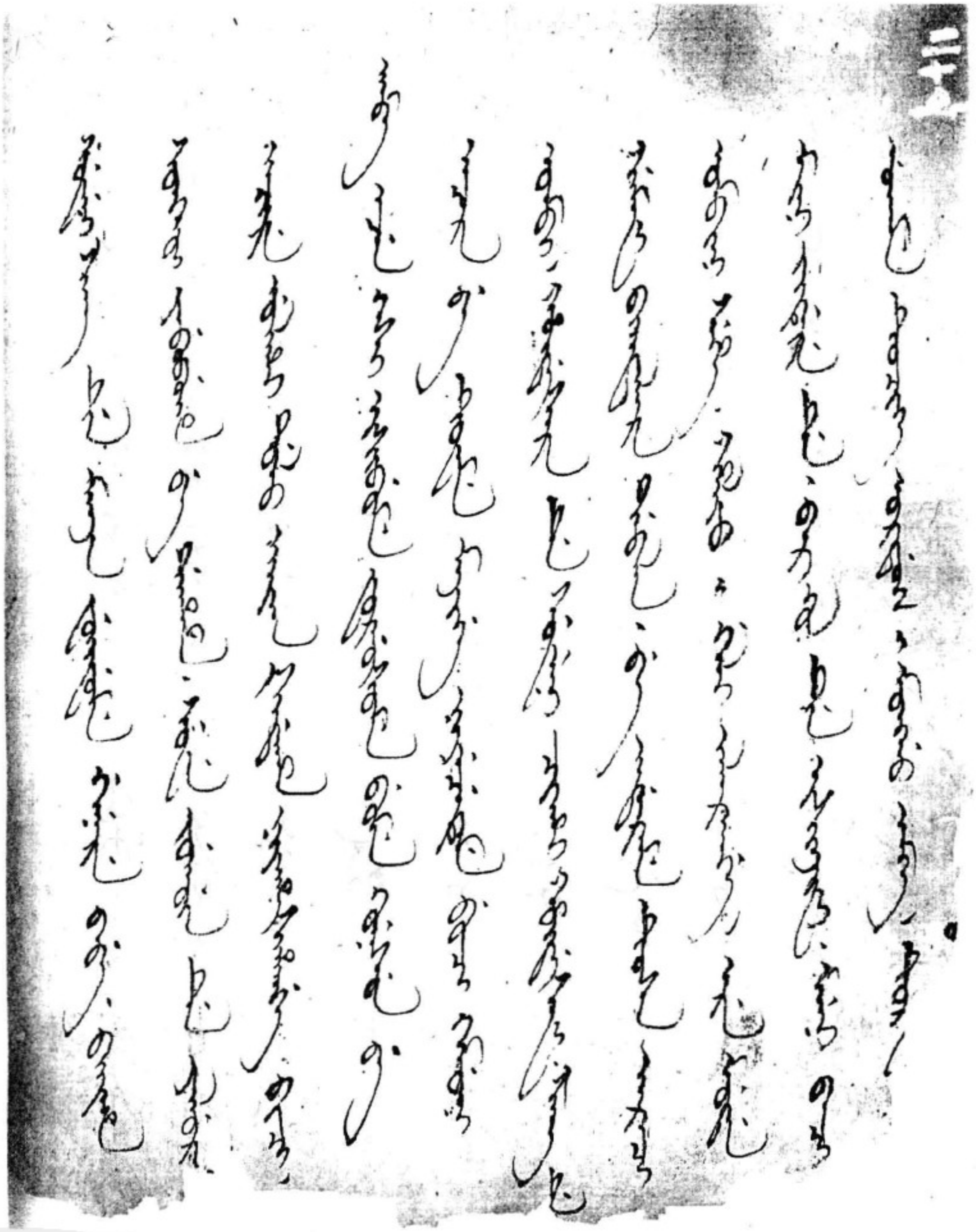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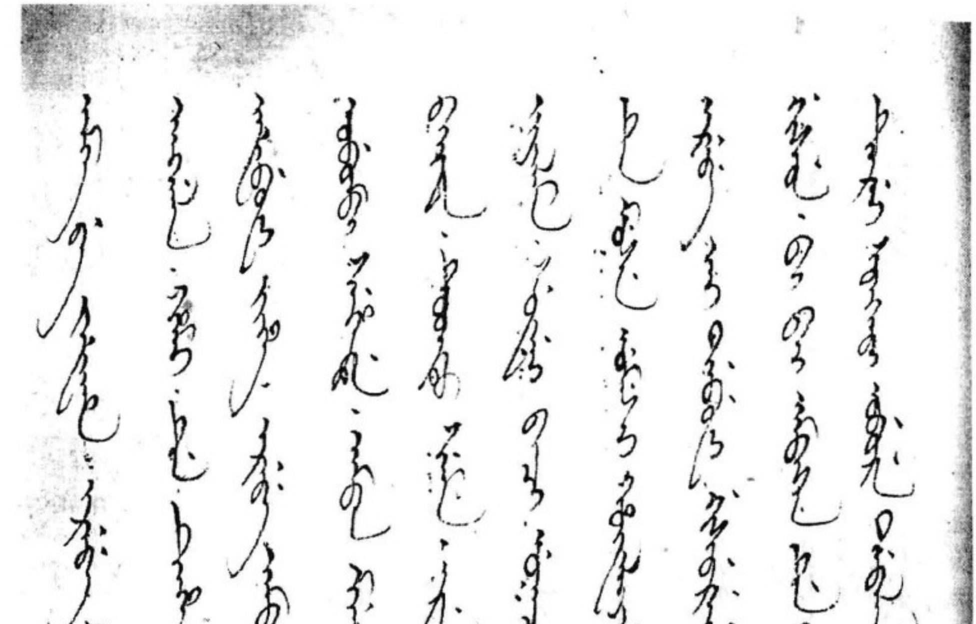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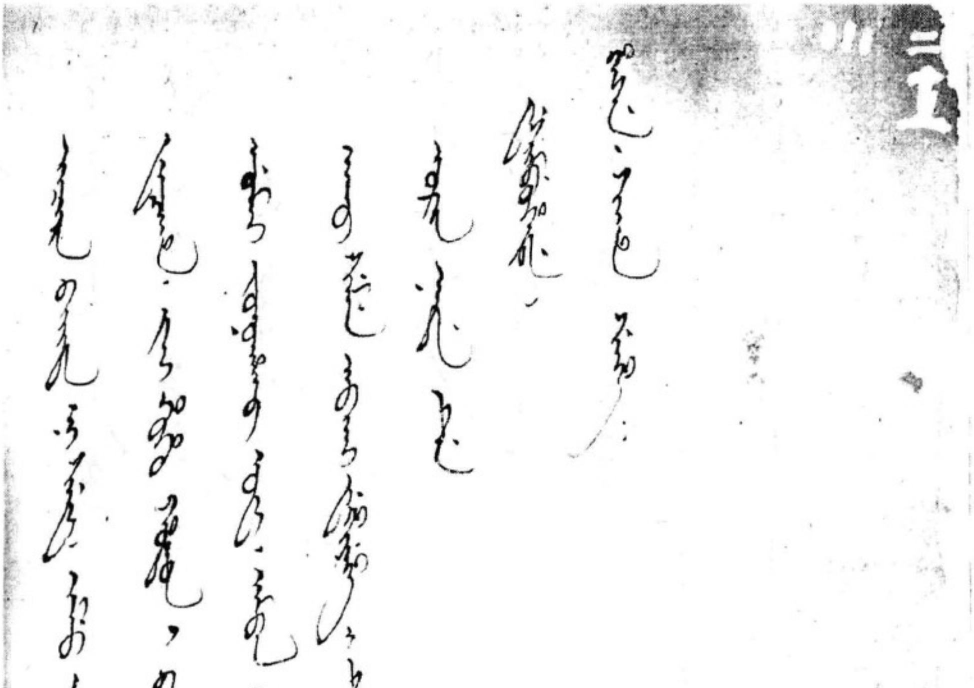
PDG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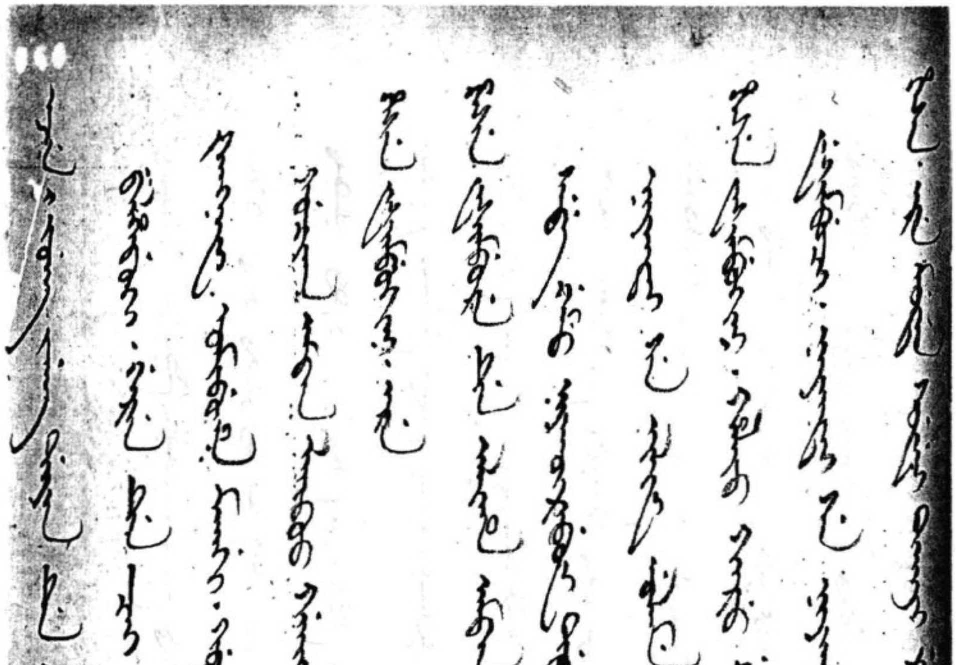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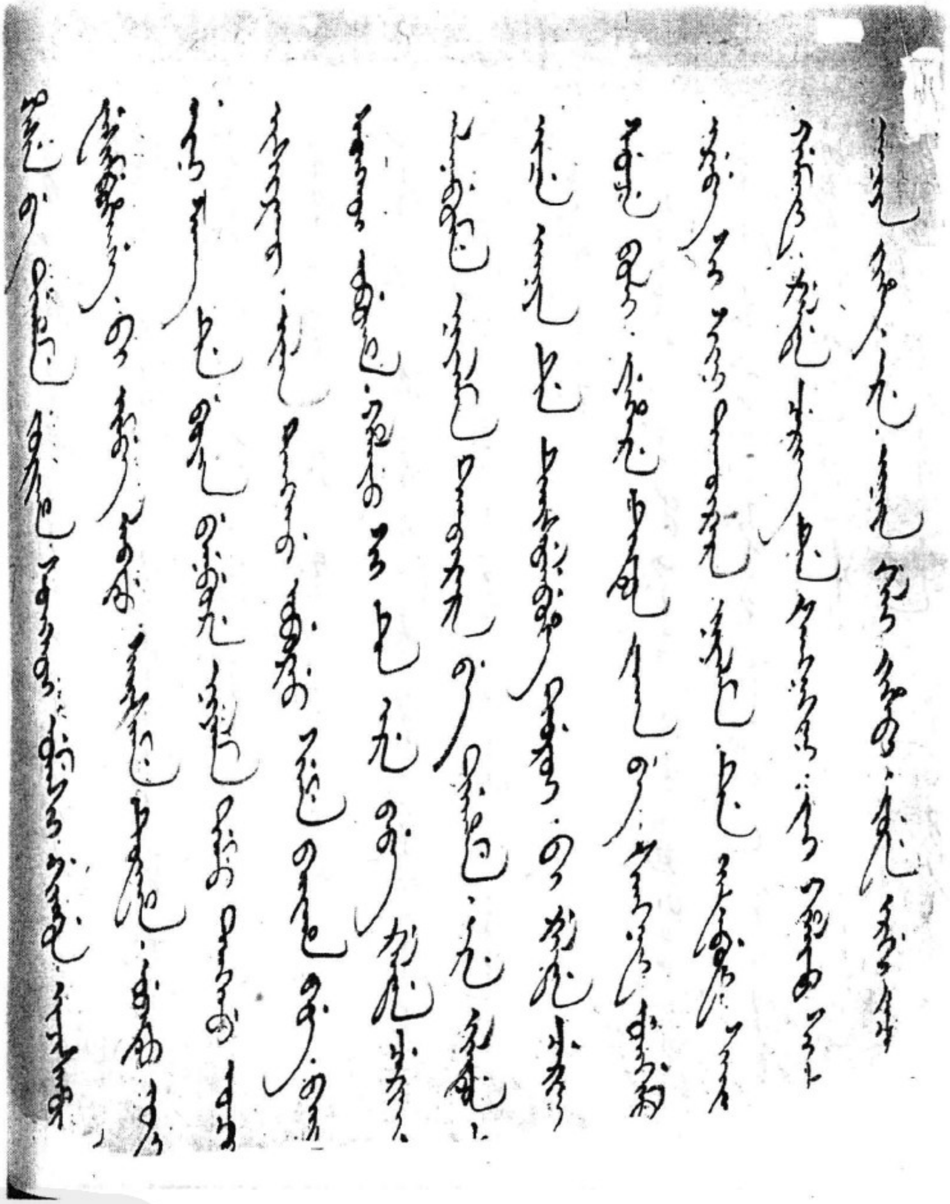


1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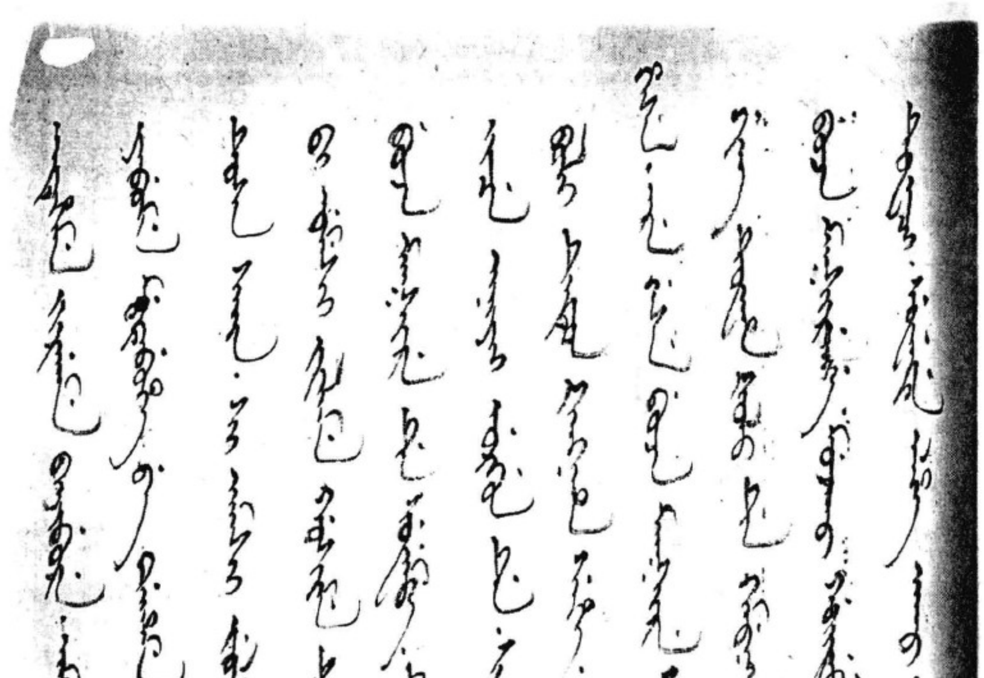
[illegibl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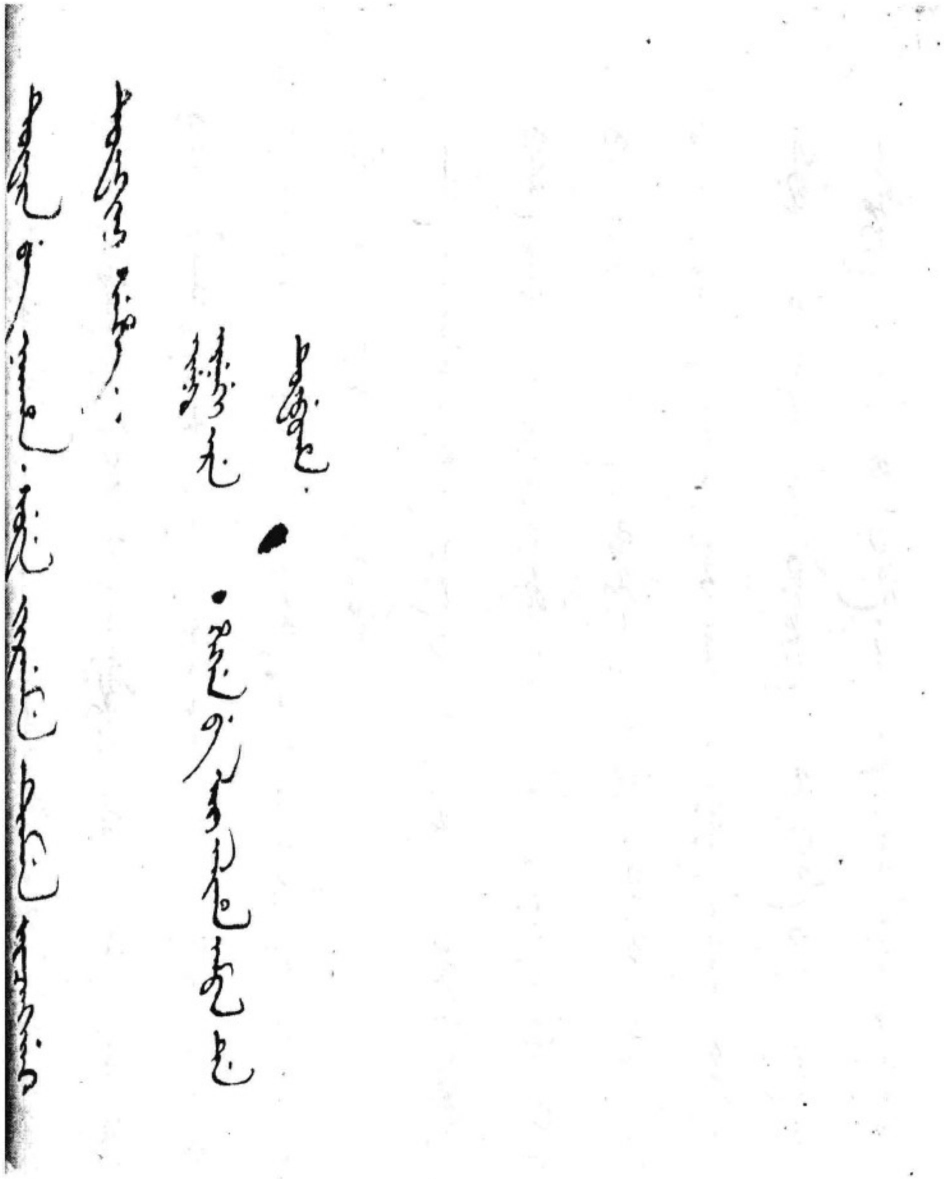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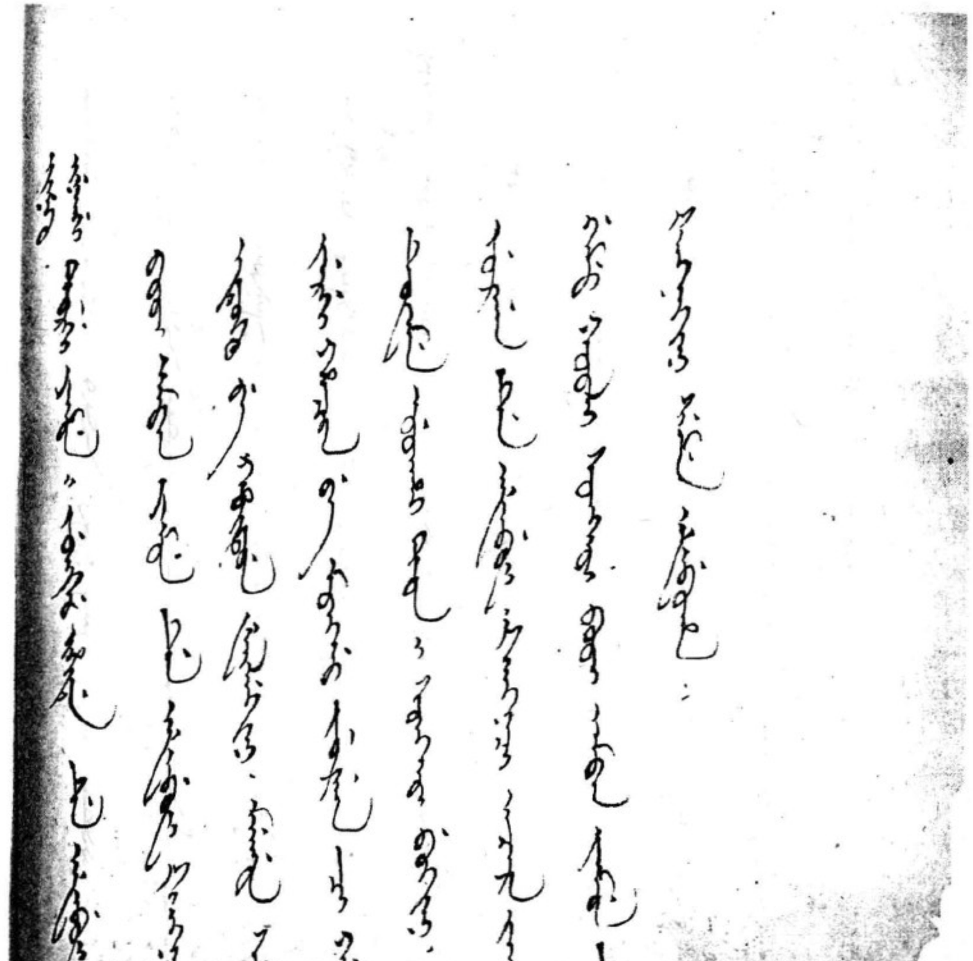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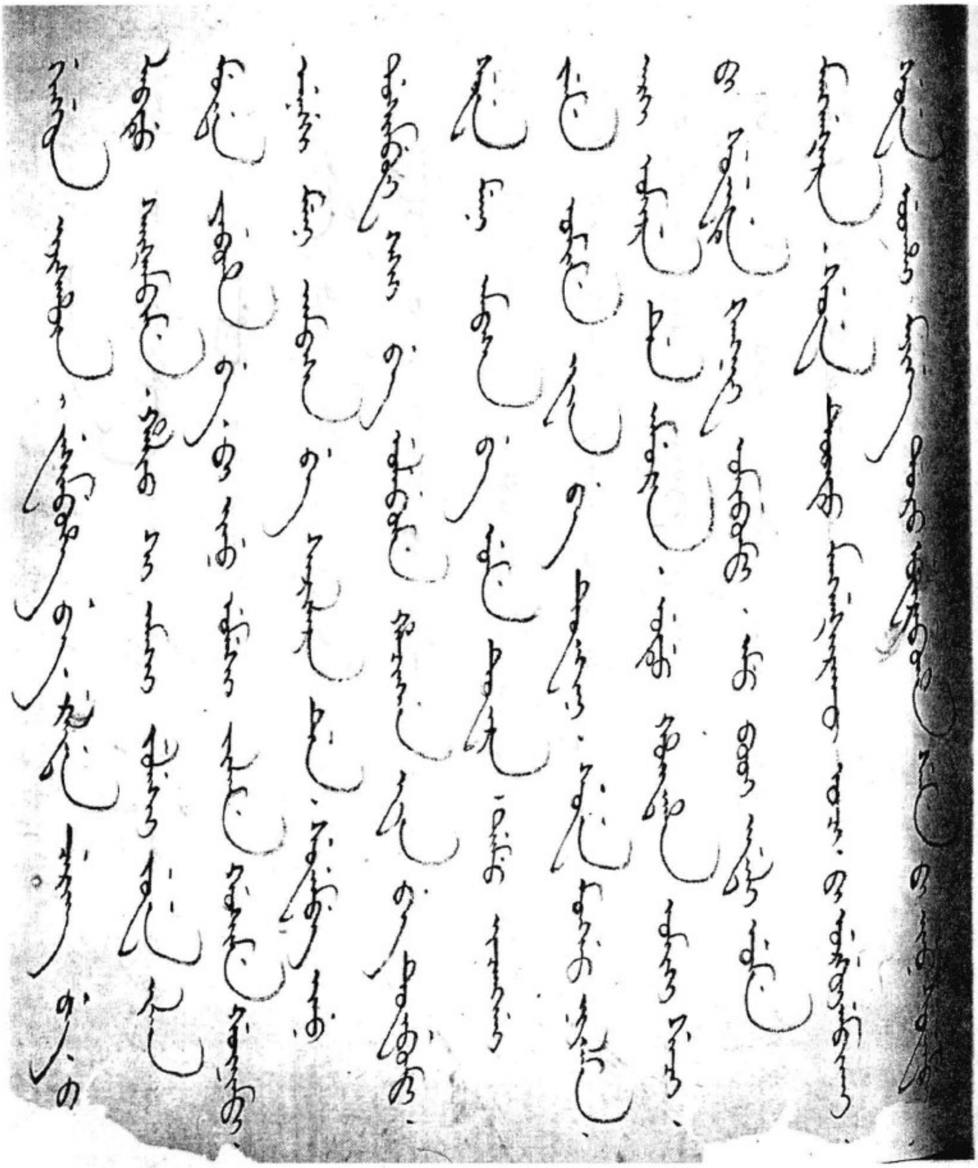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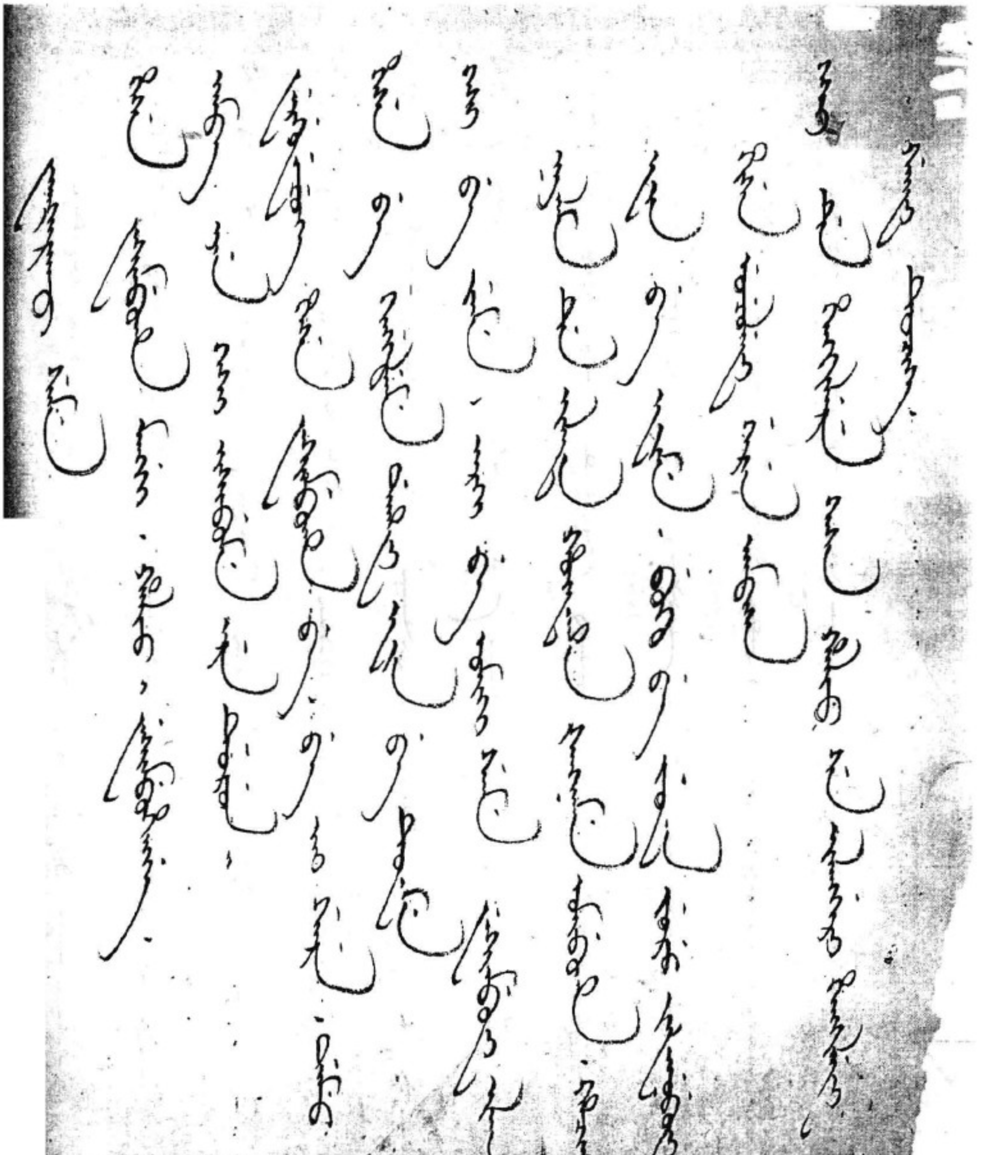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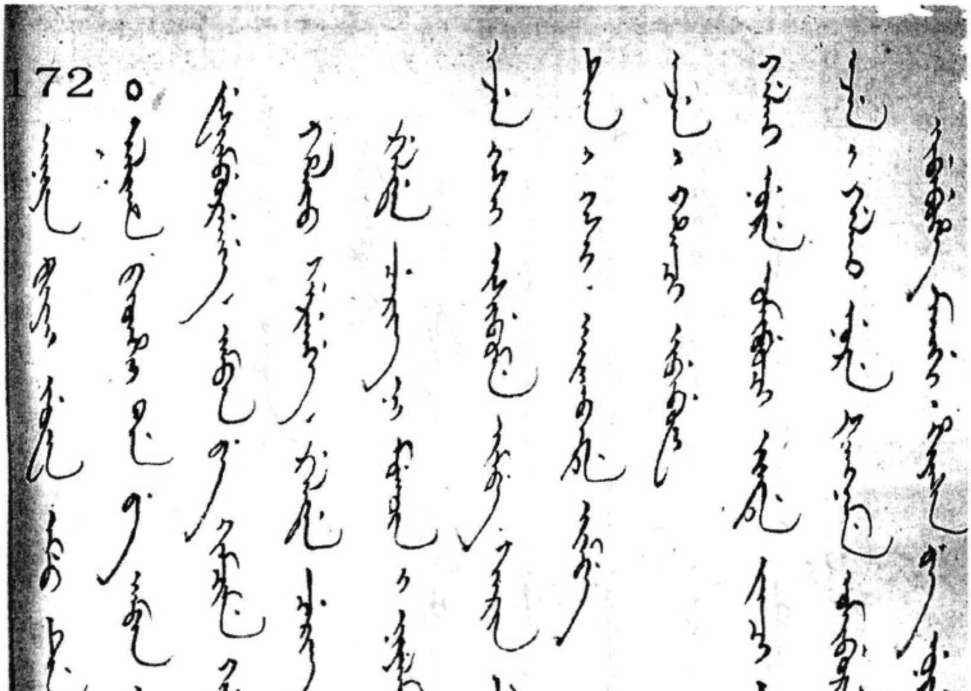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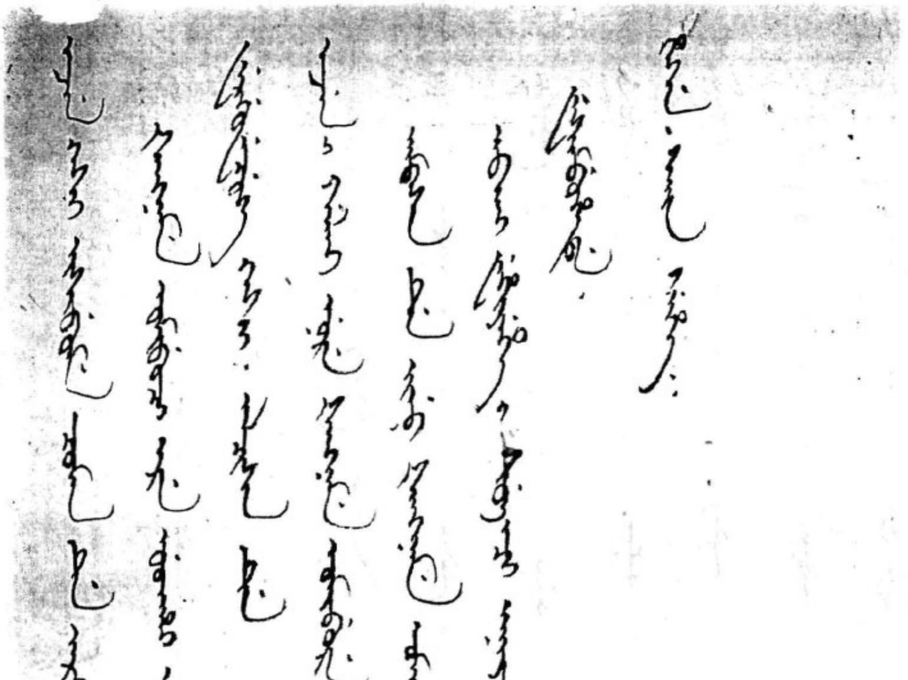


1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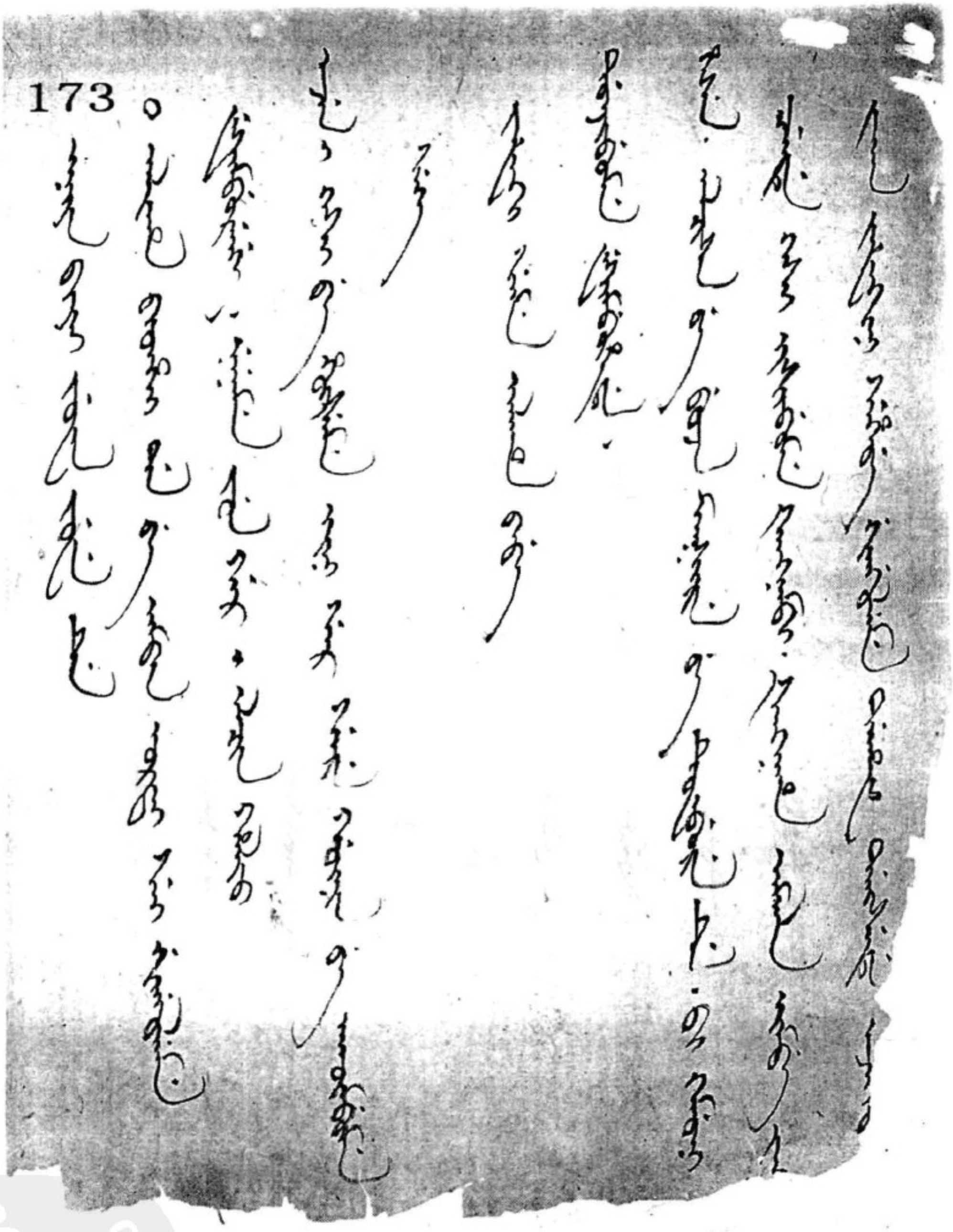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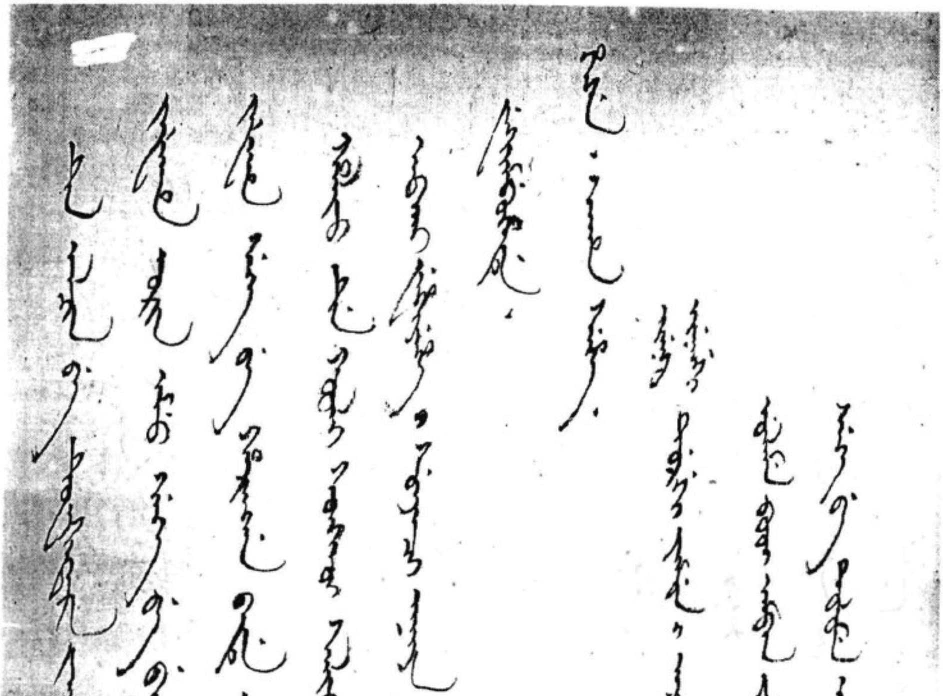

1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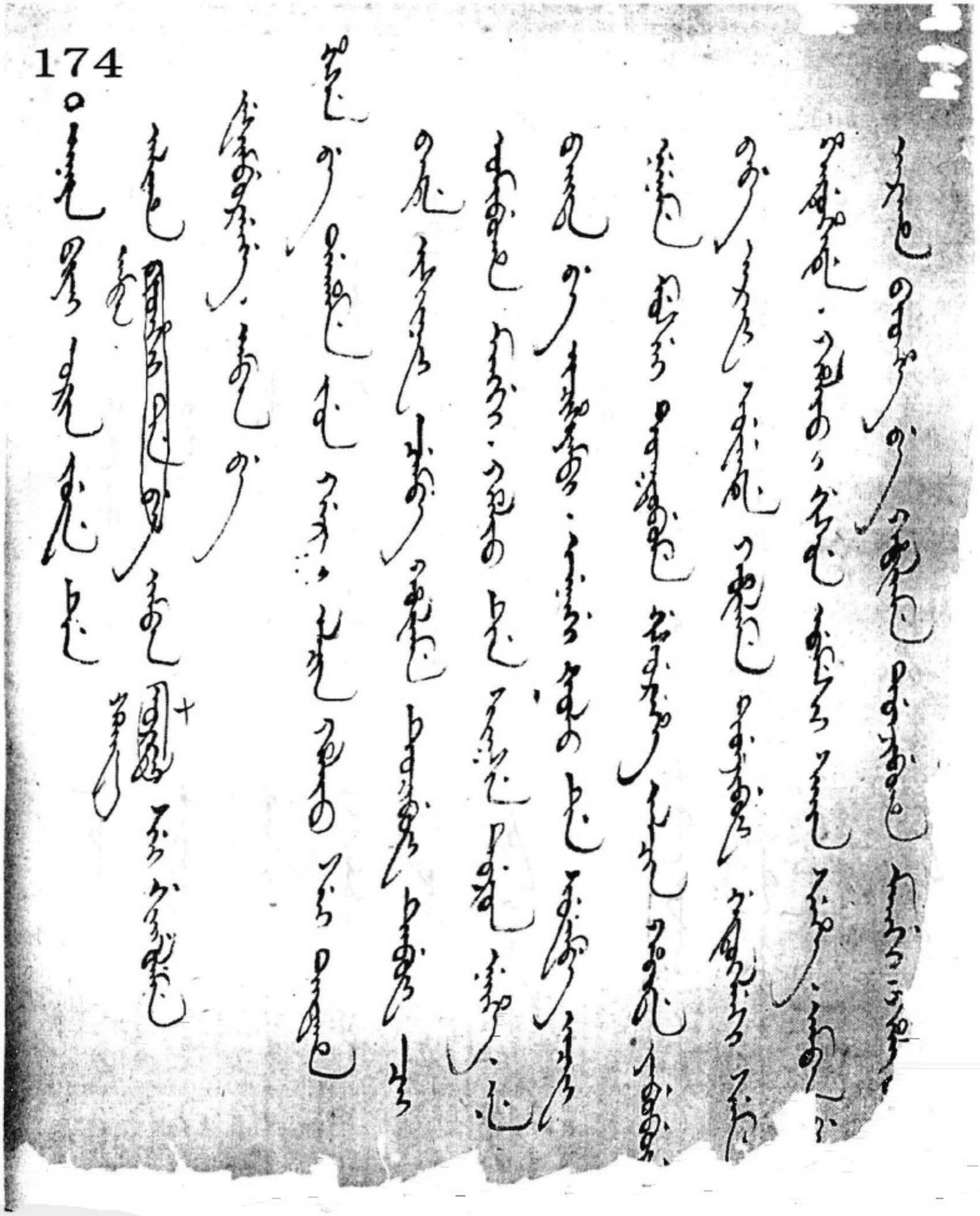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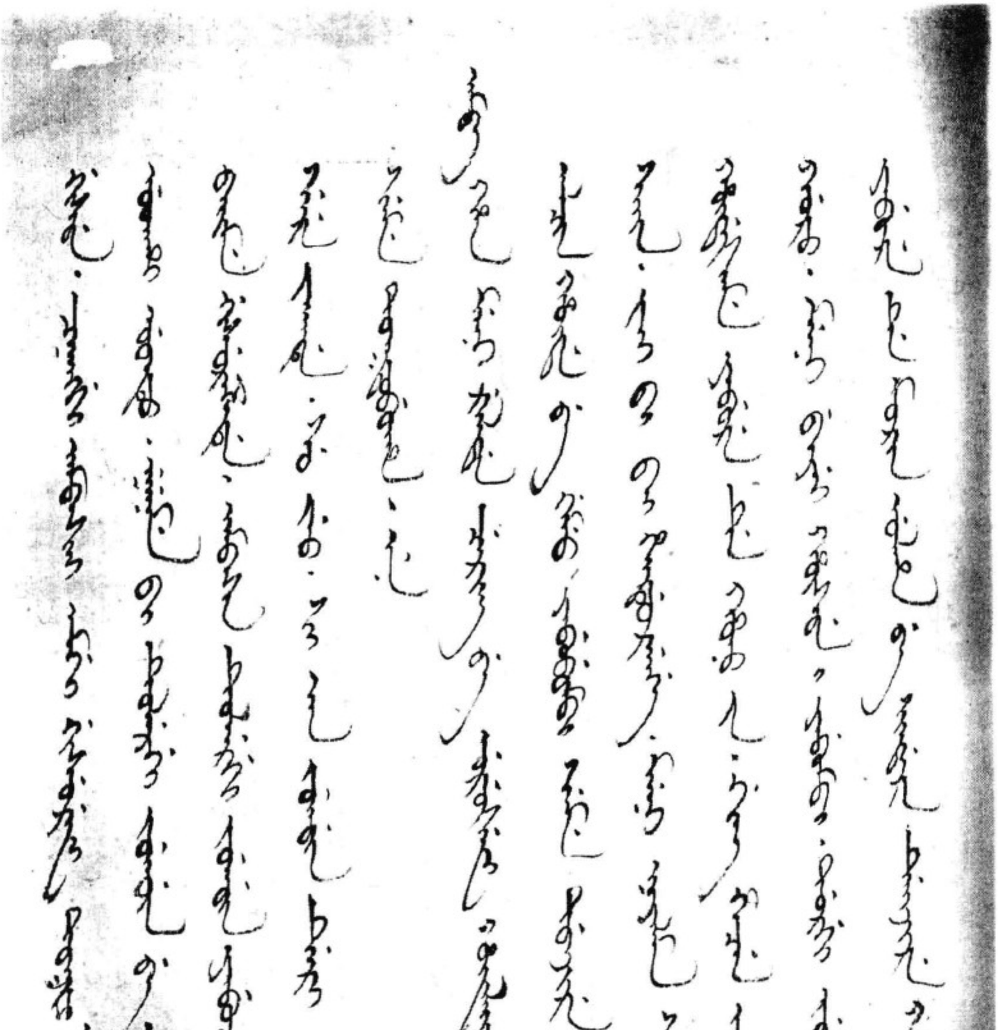
1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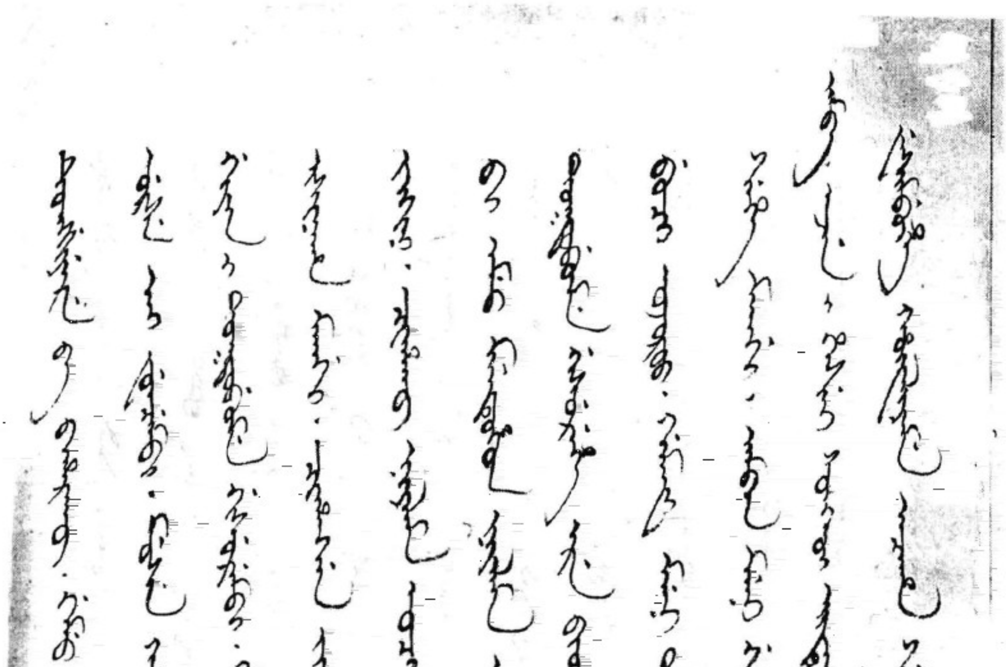


1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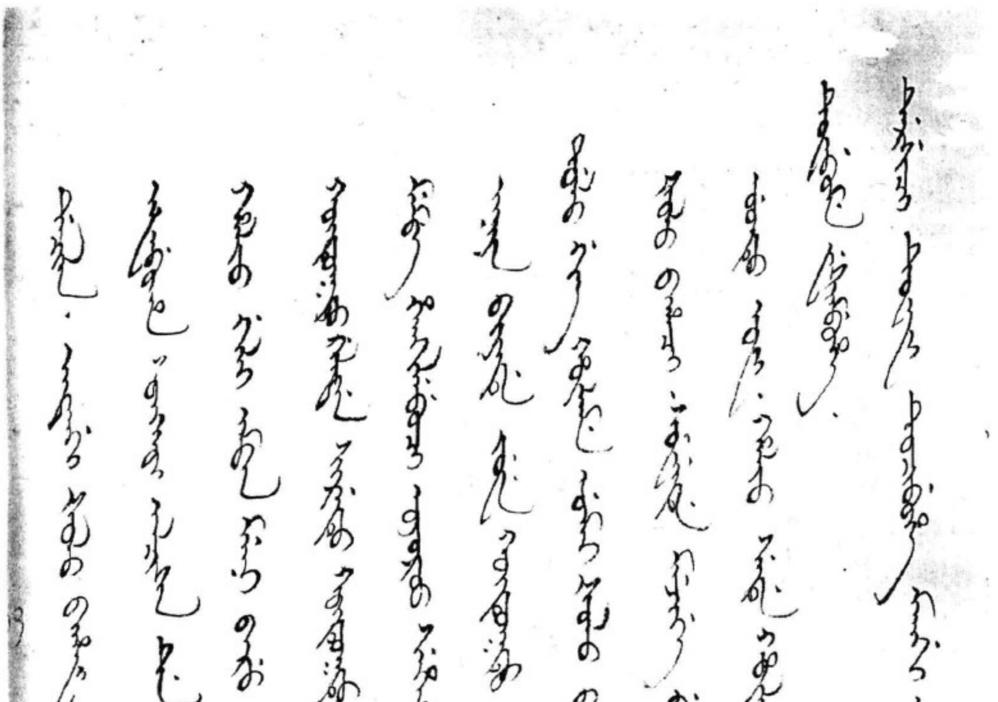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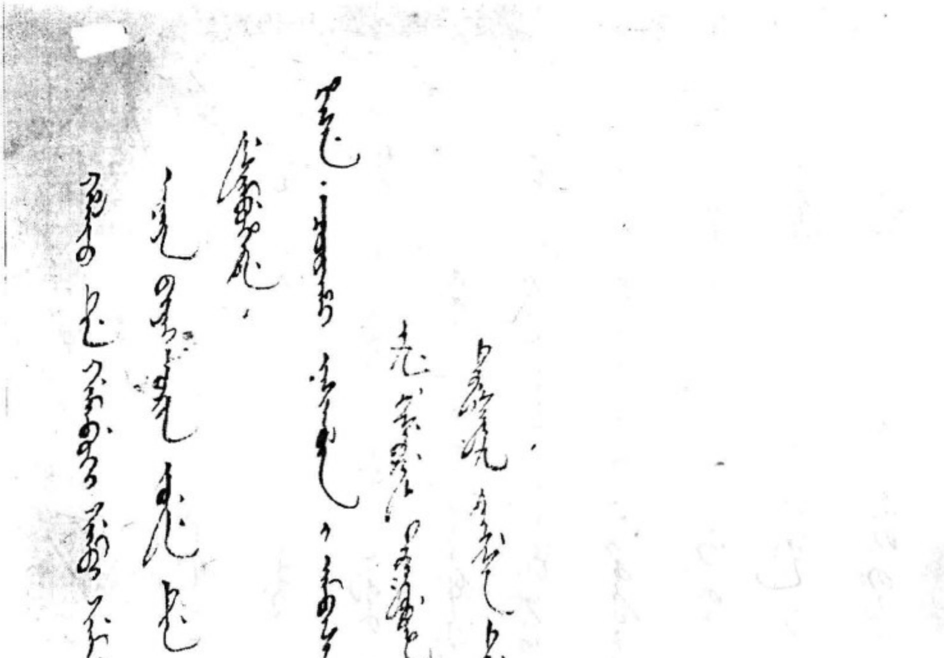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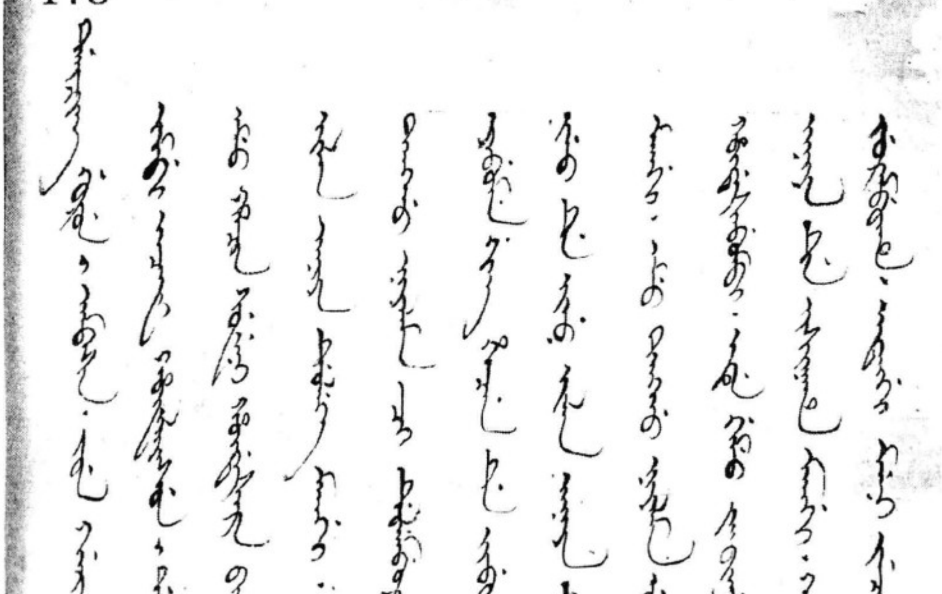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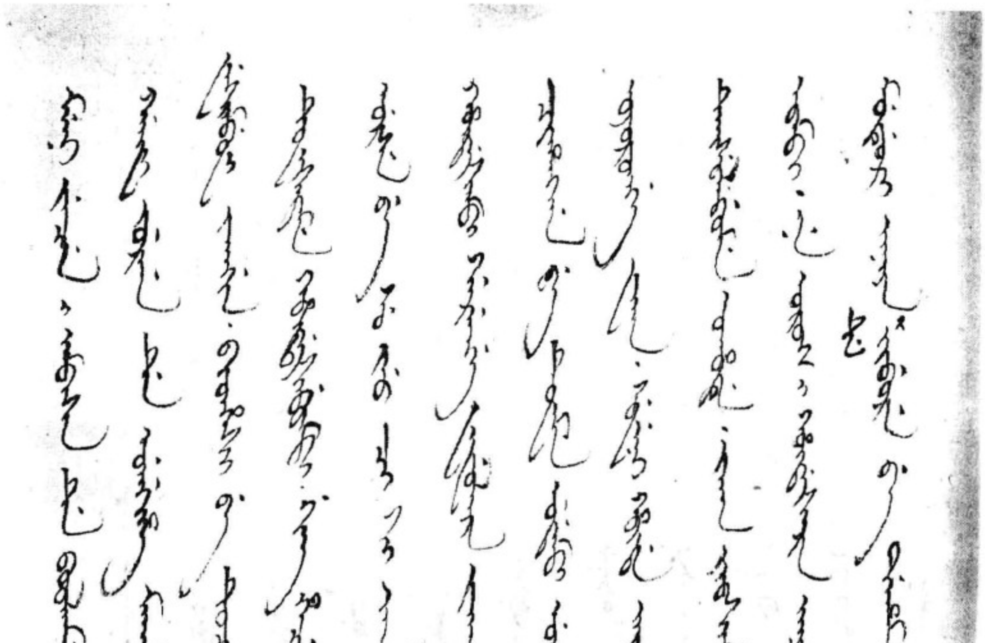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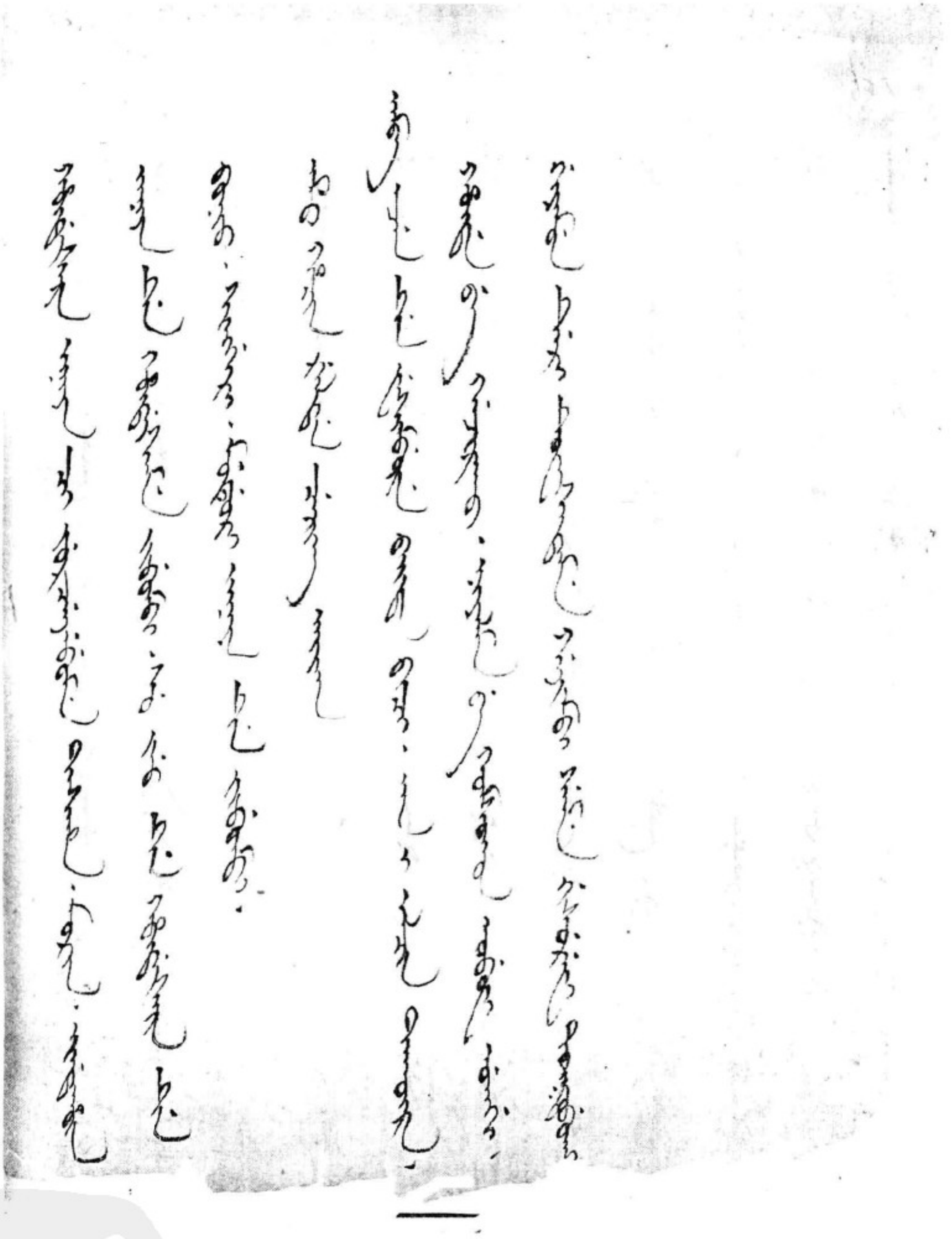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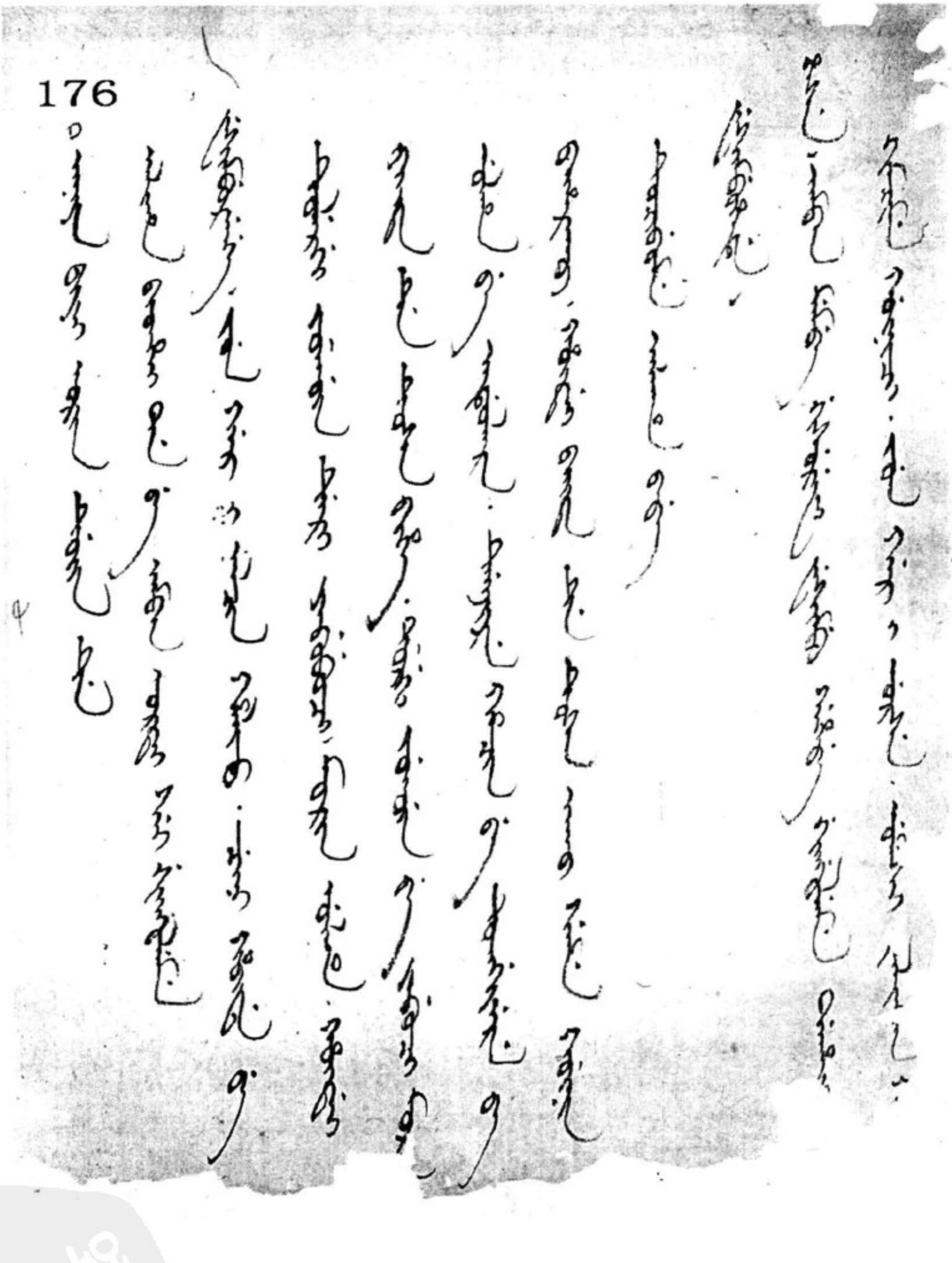
1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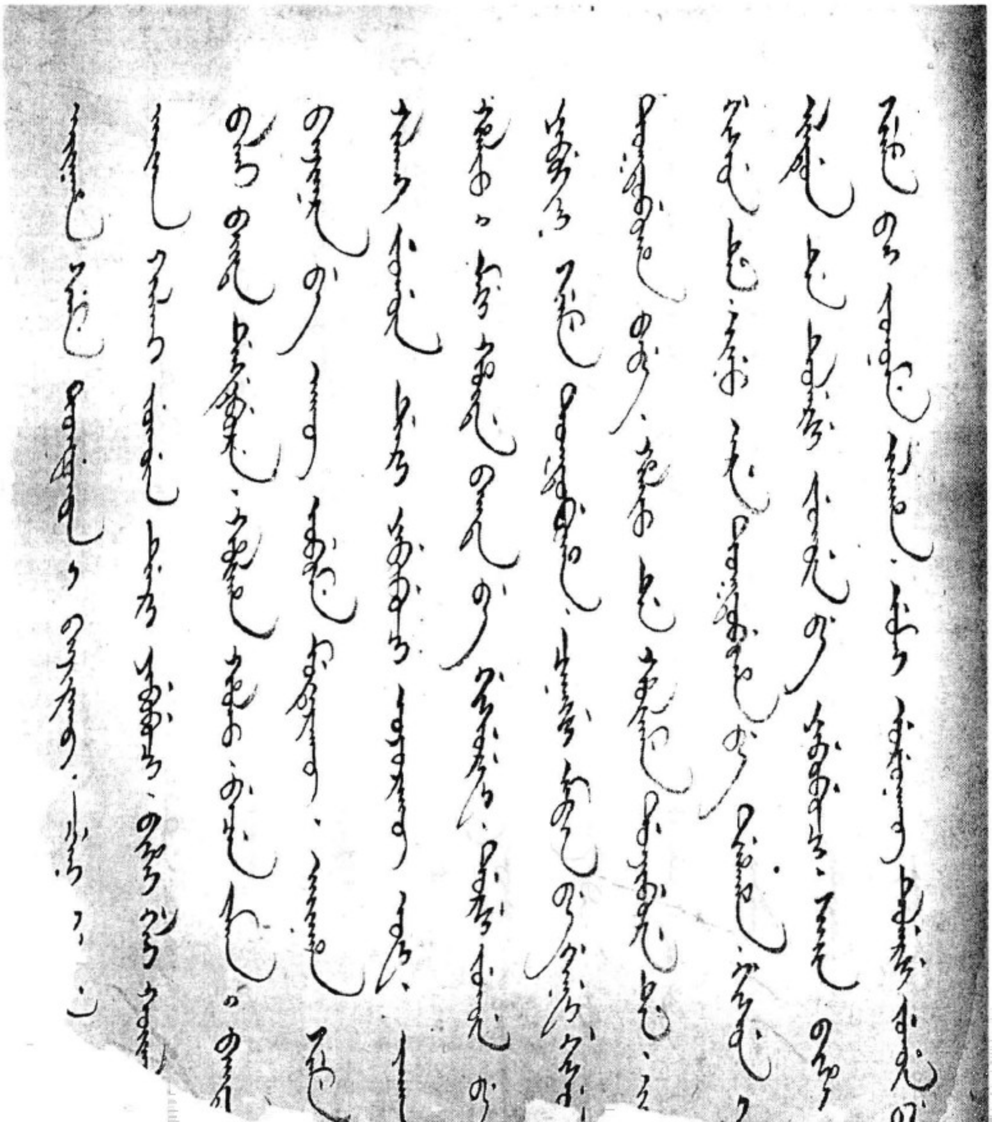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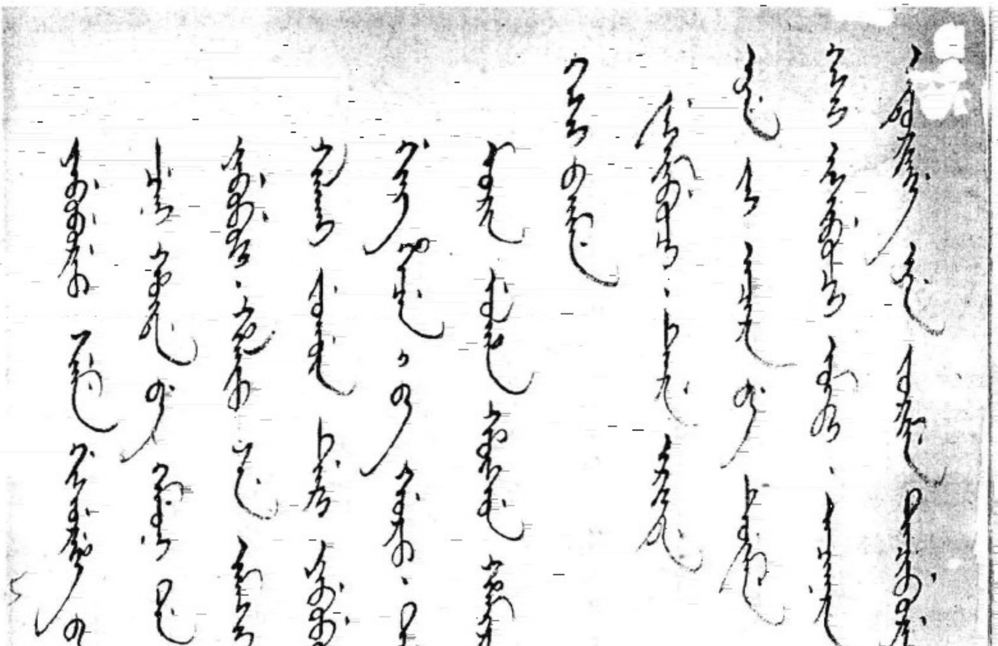
1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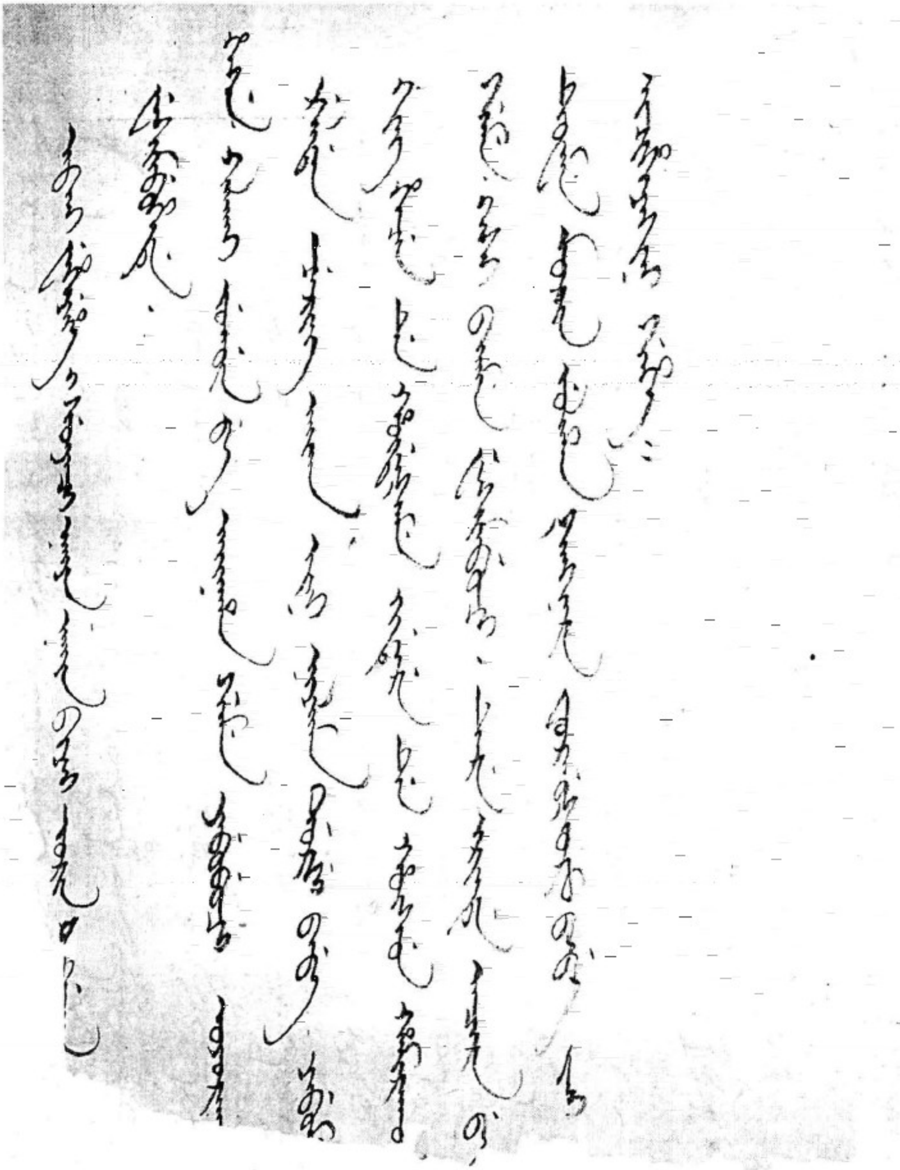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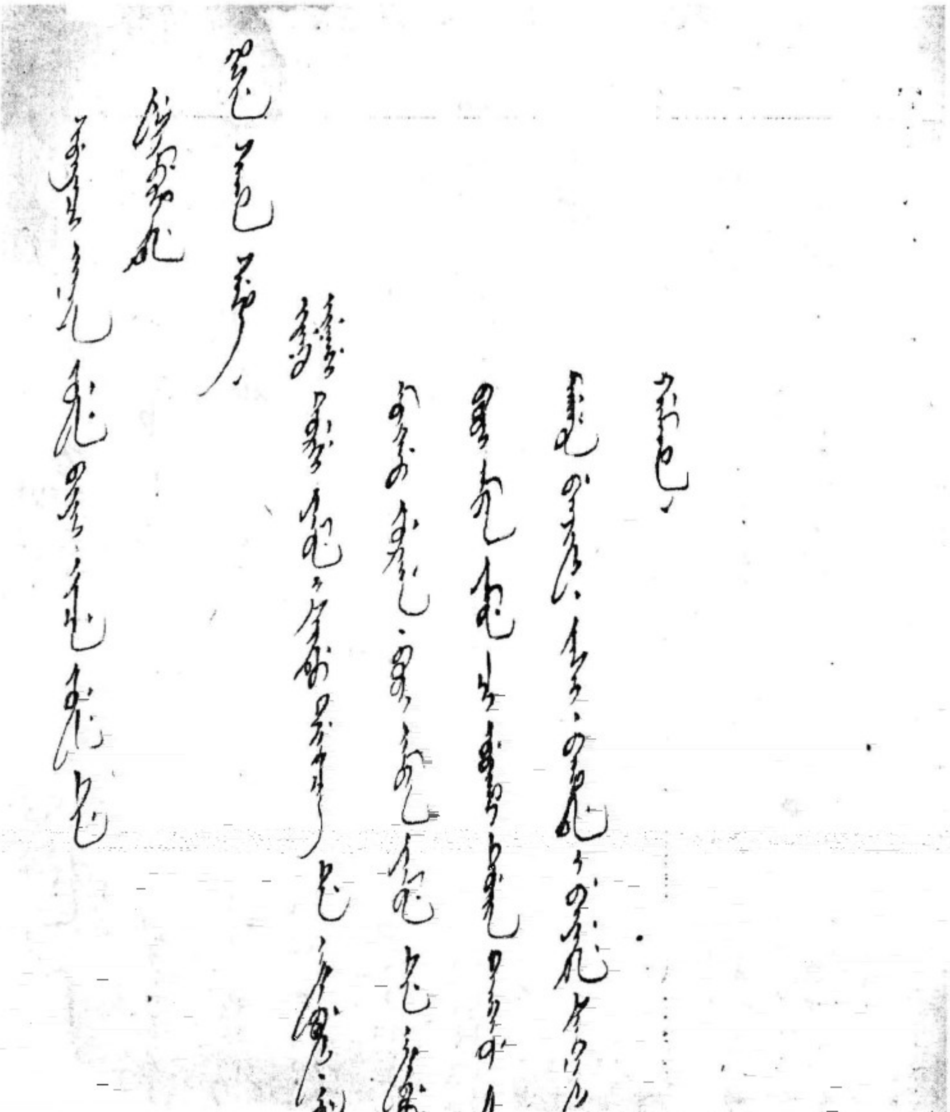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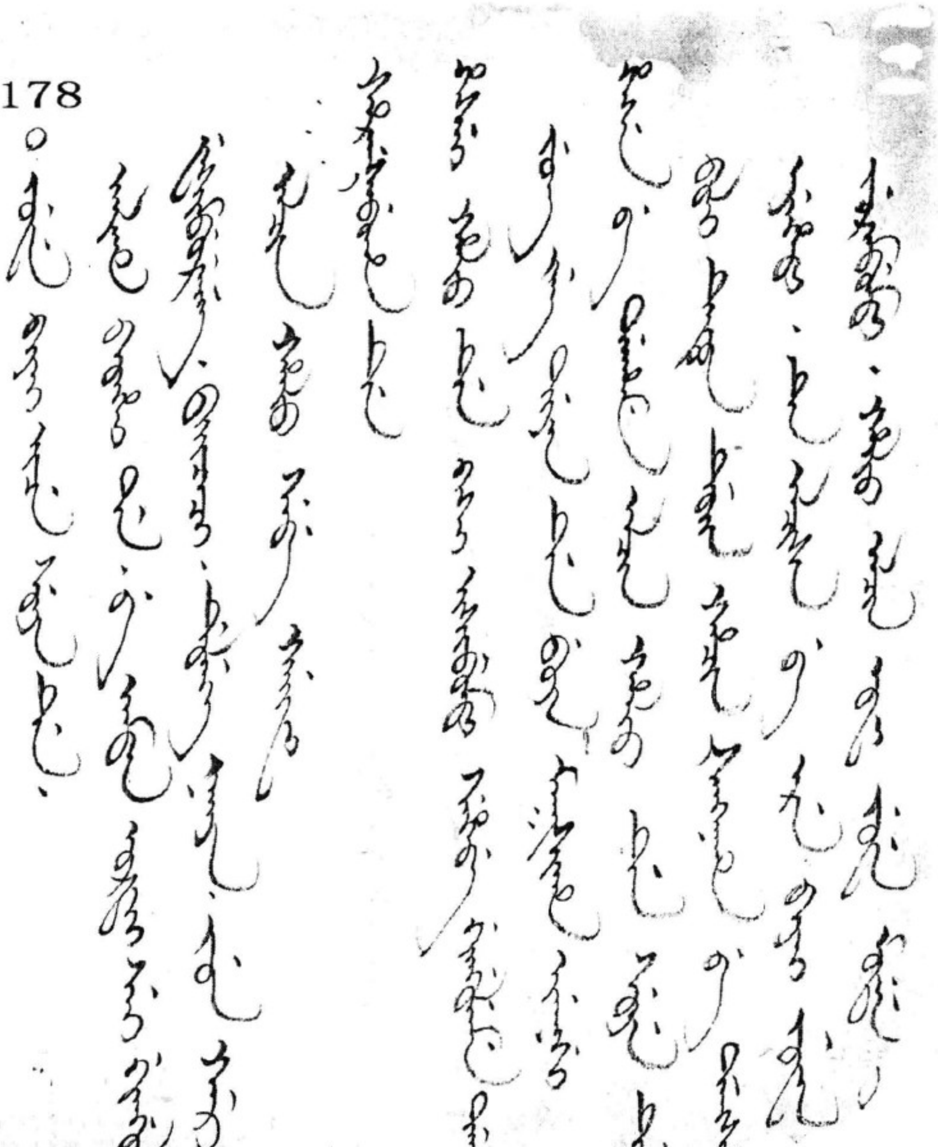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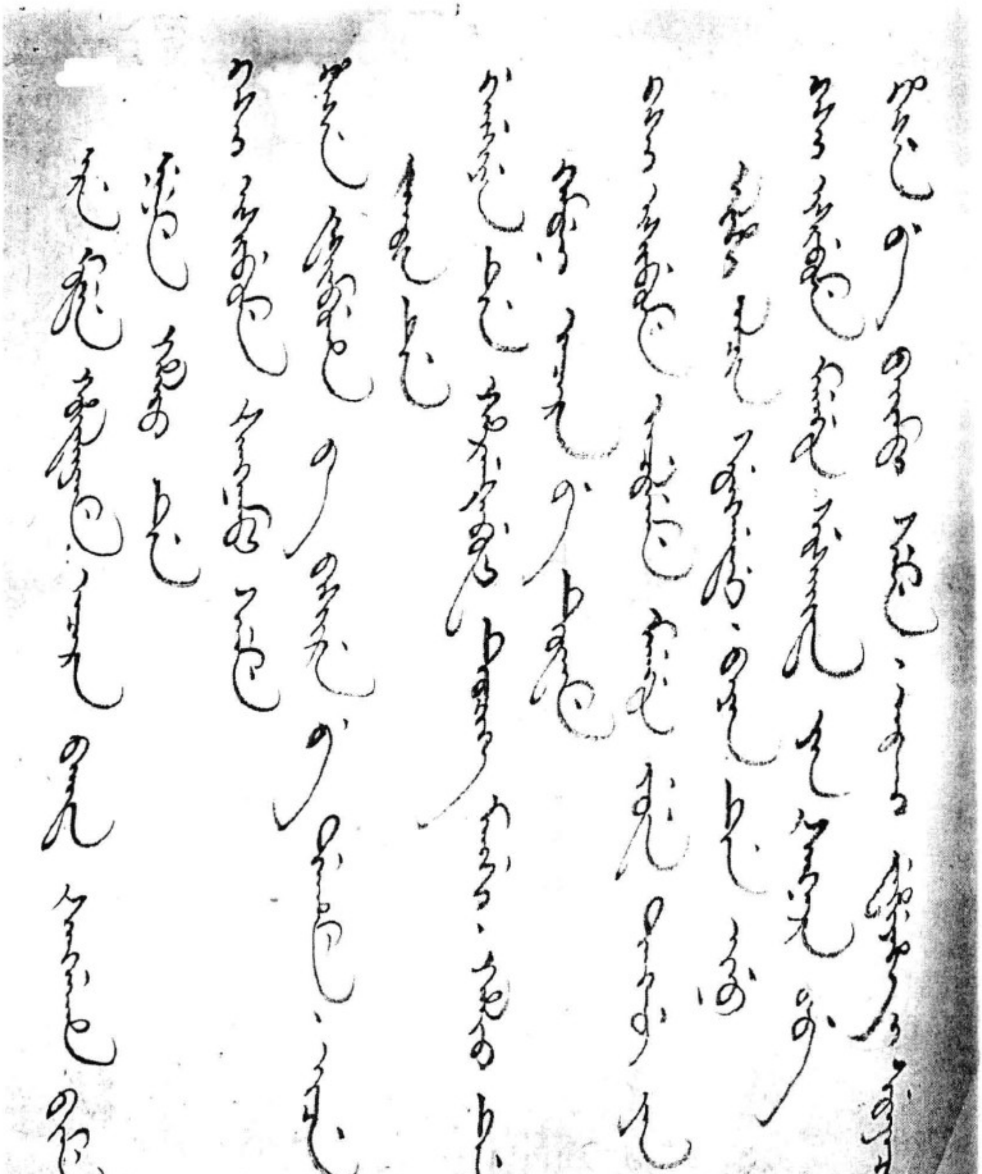
1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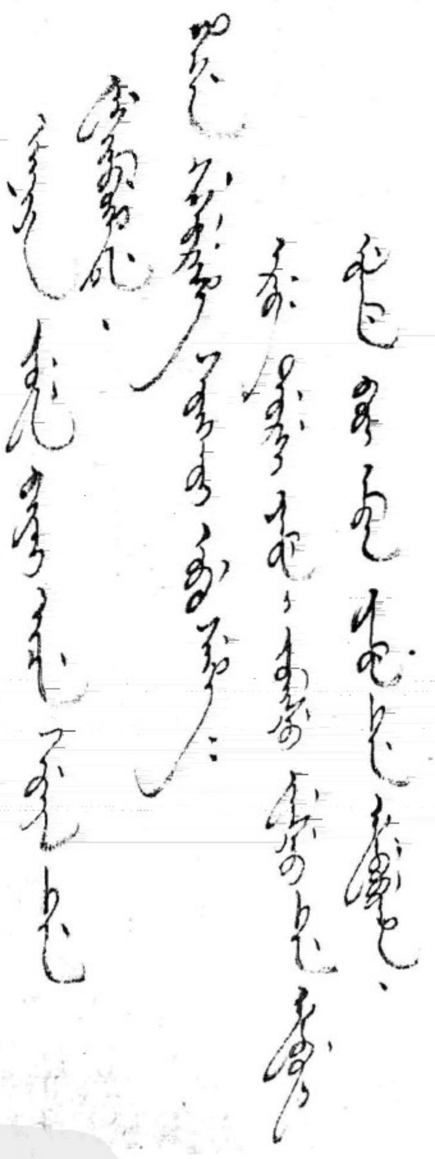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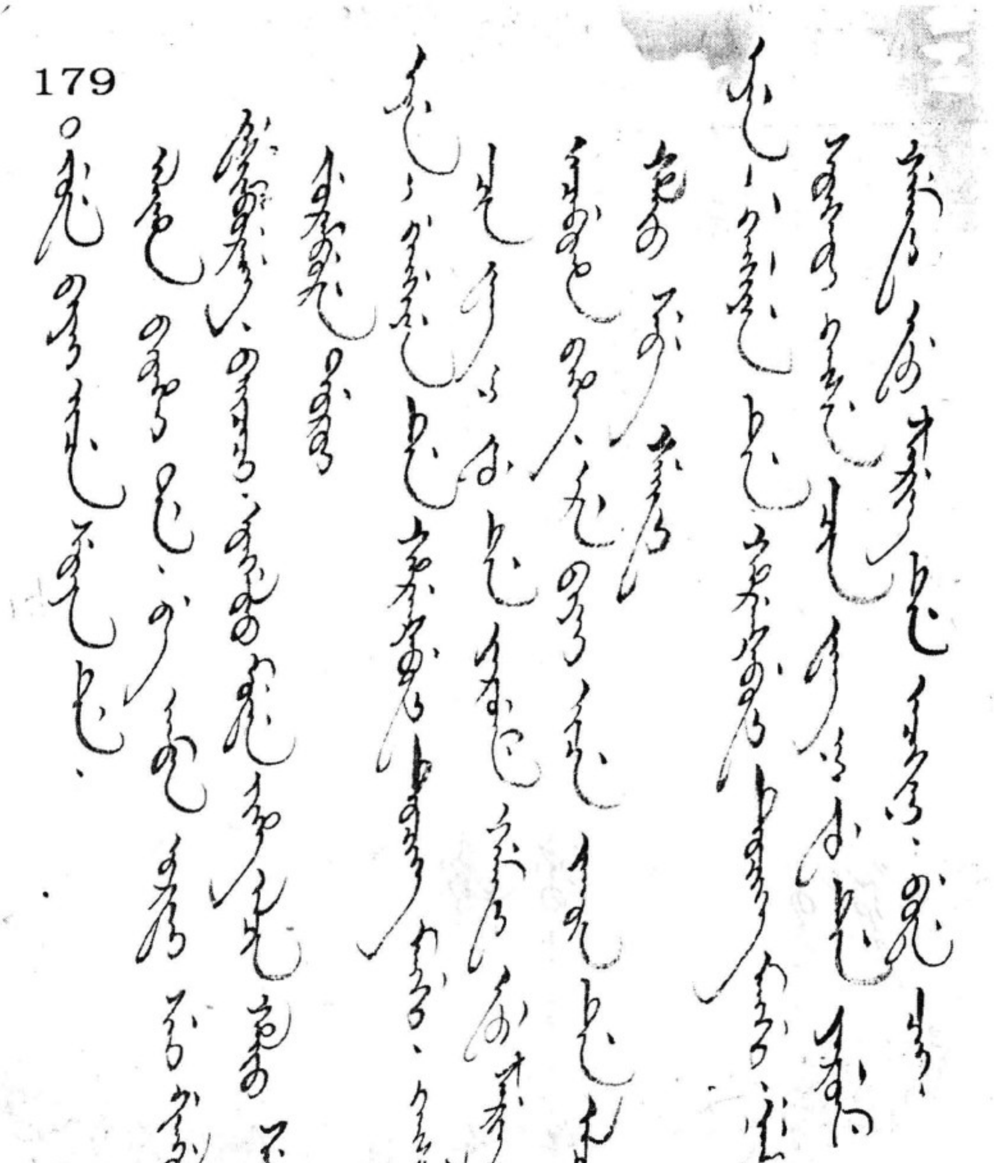
1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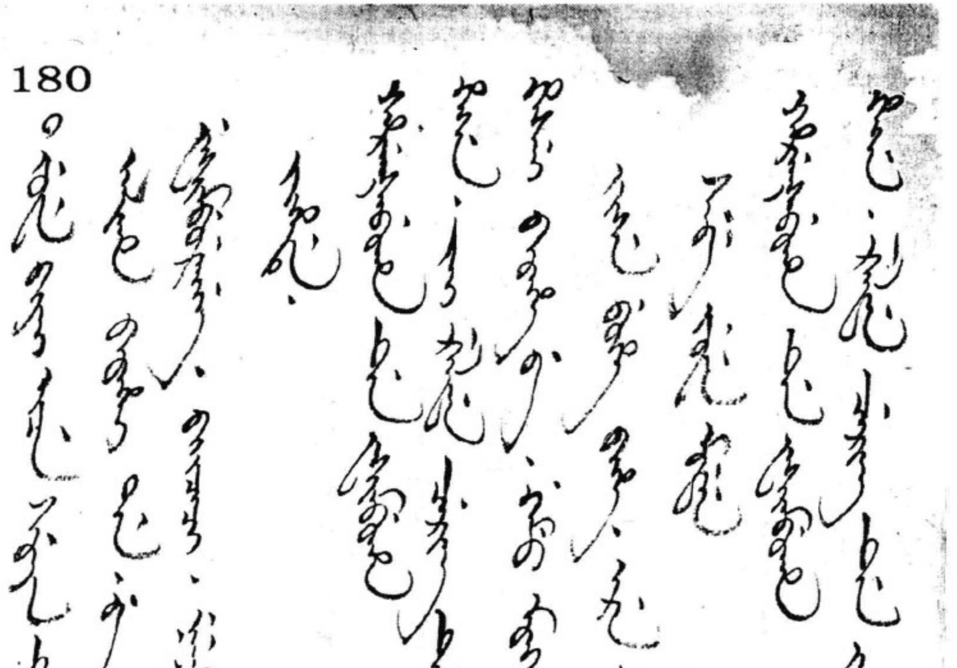
1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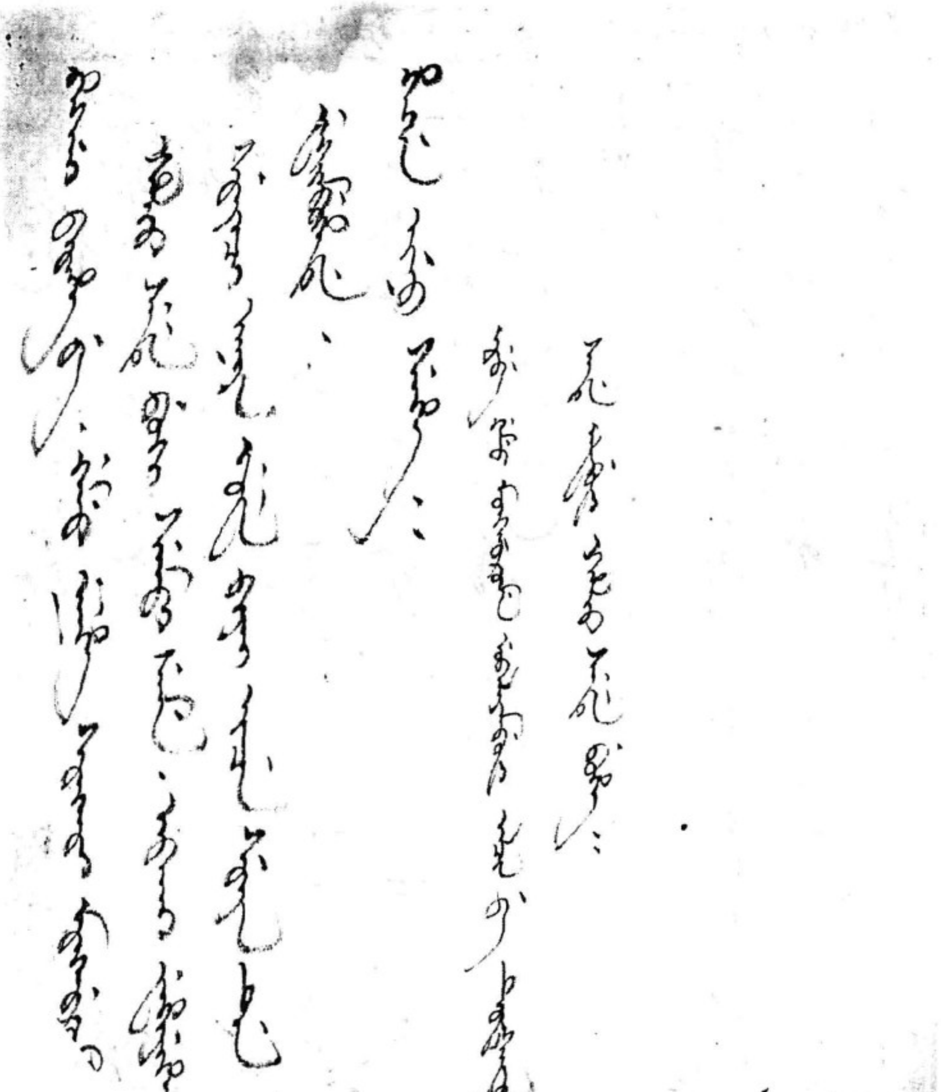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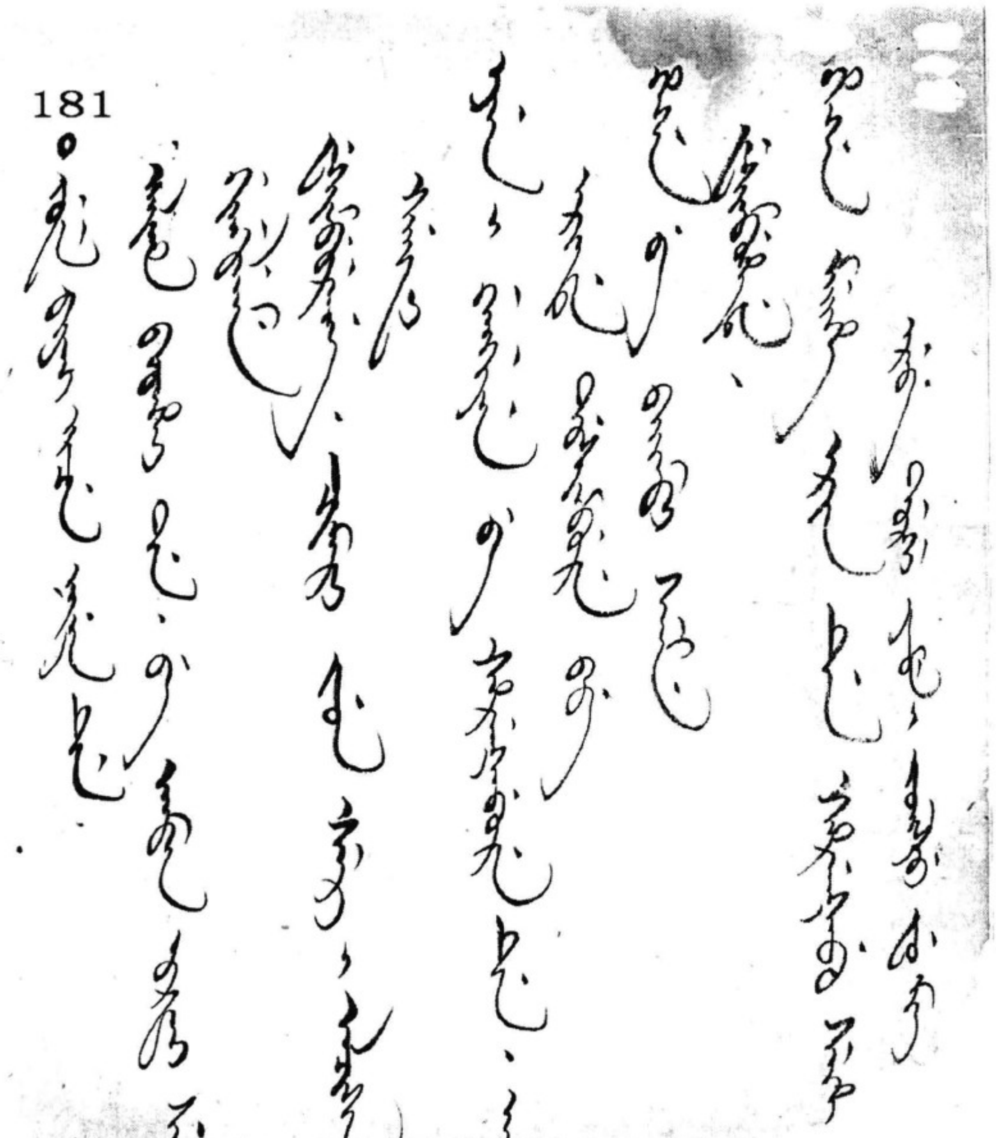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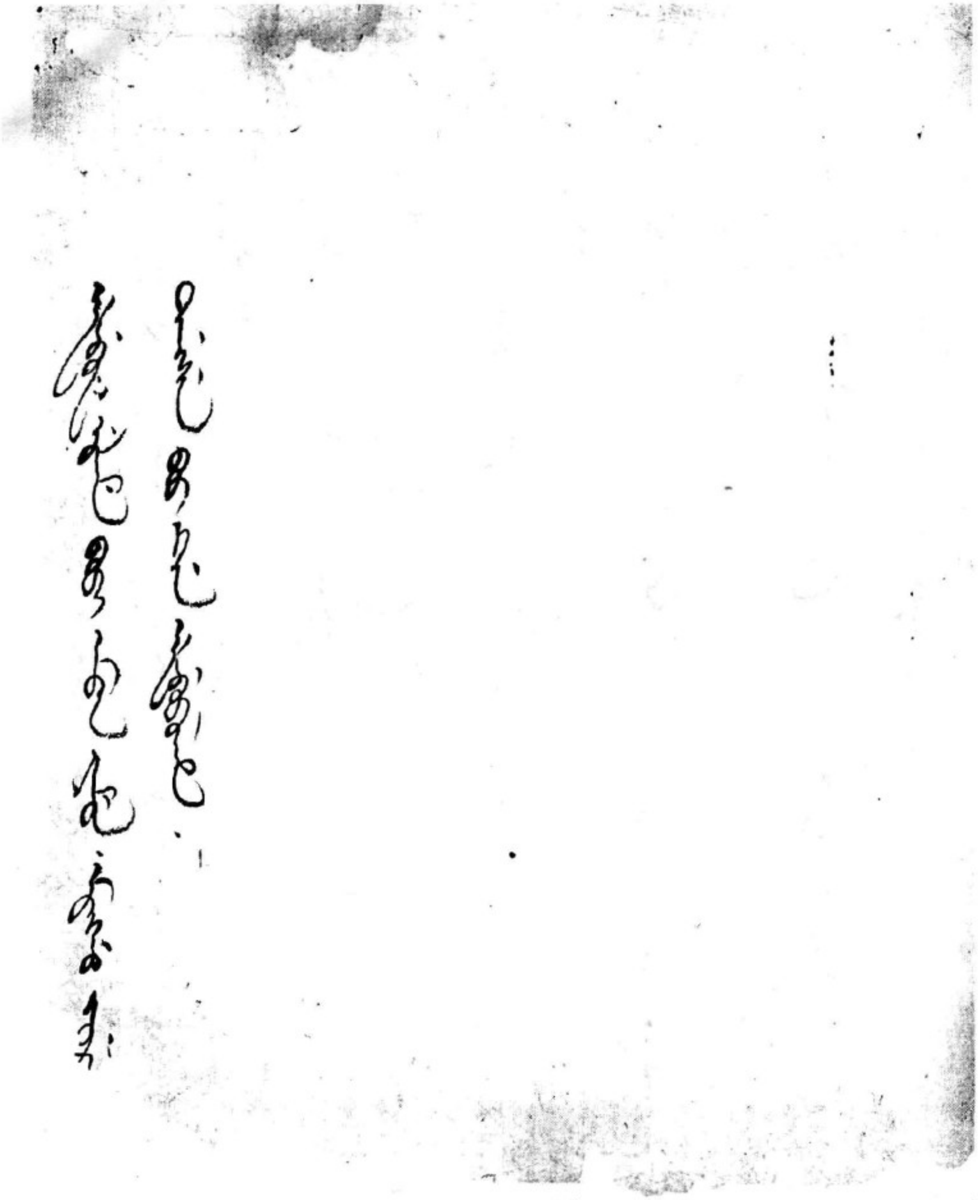
1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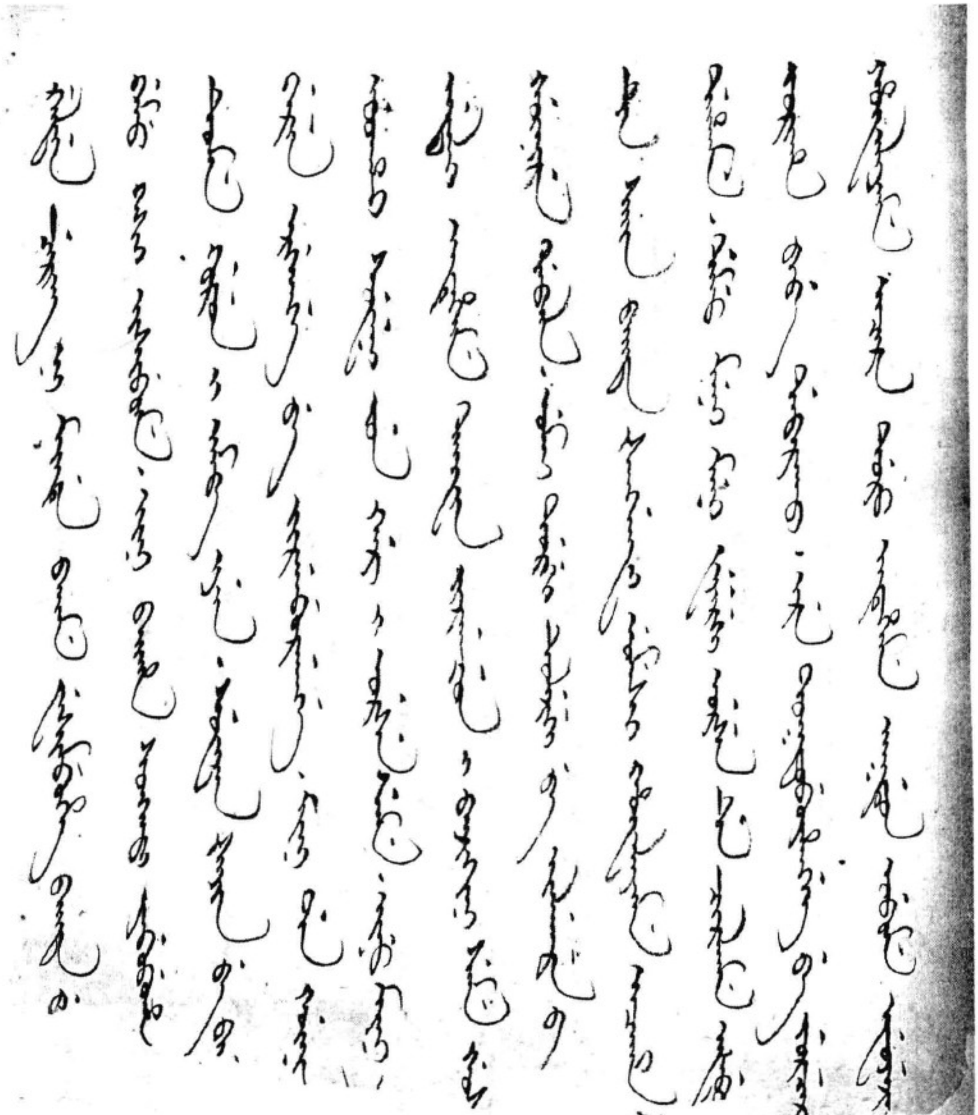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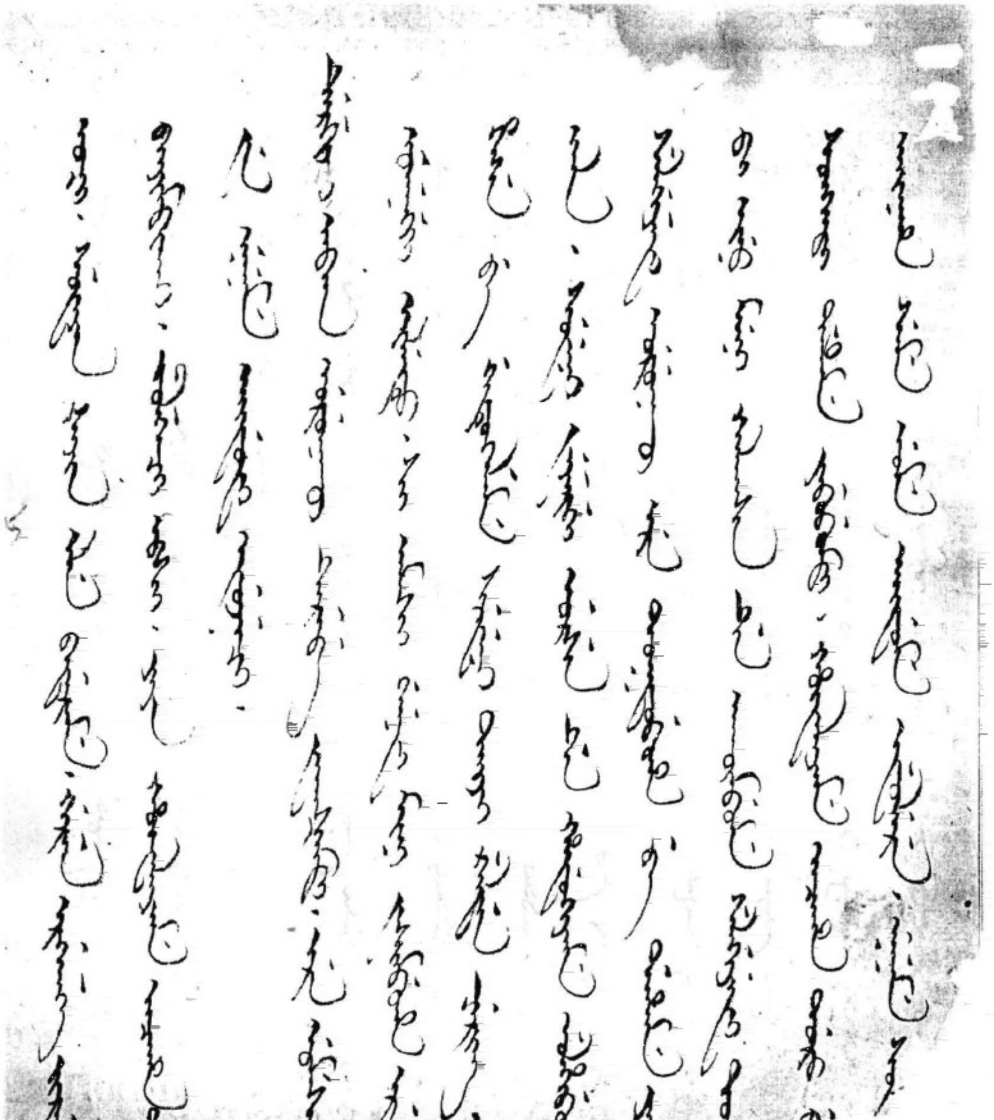
1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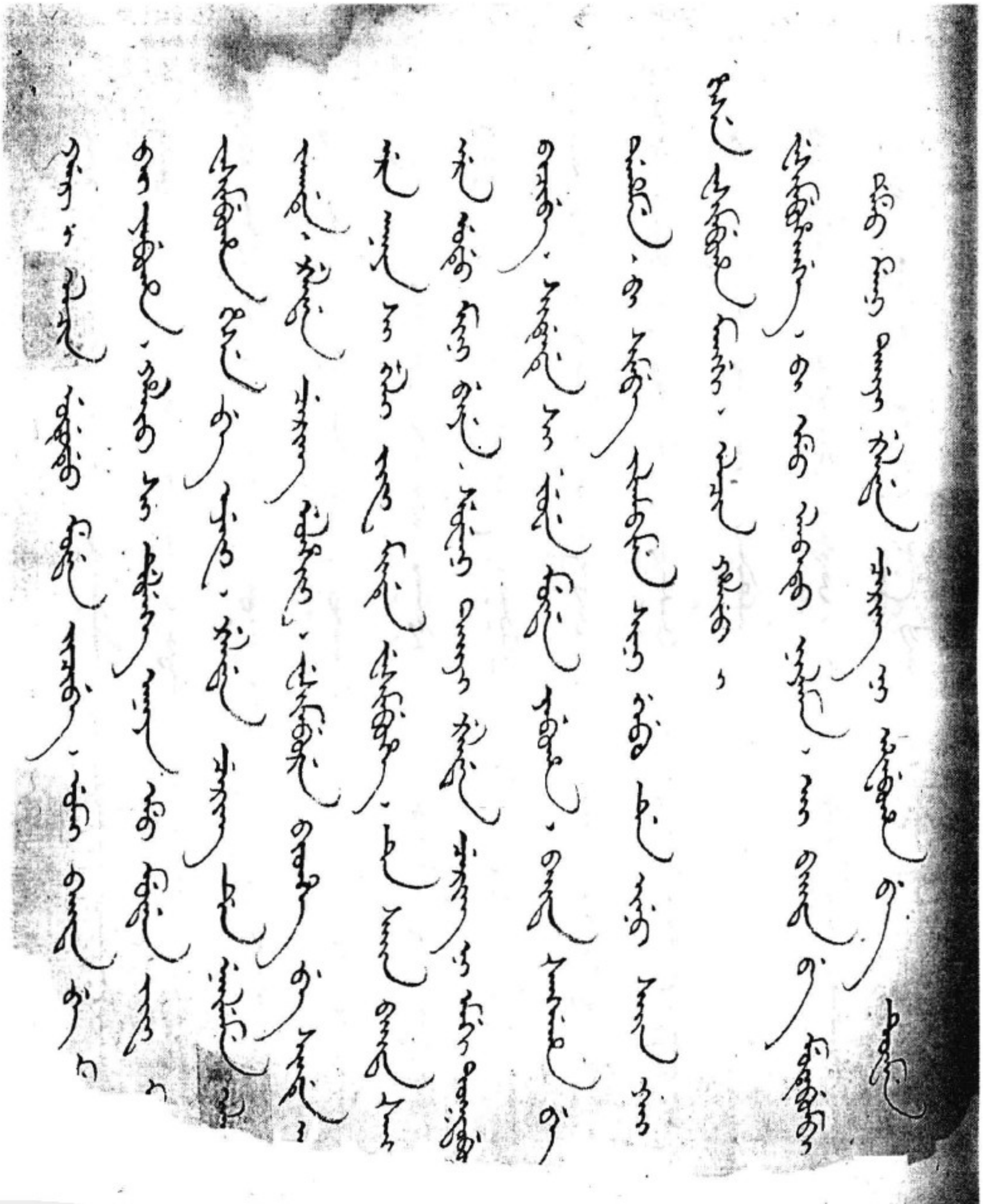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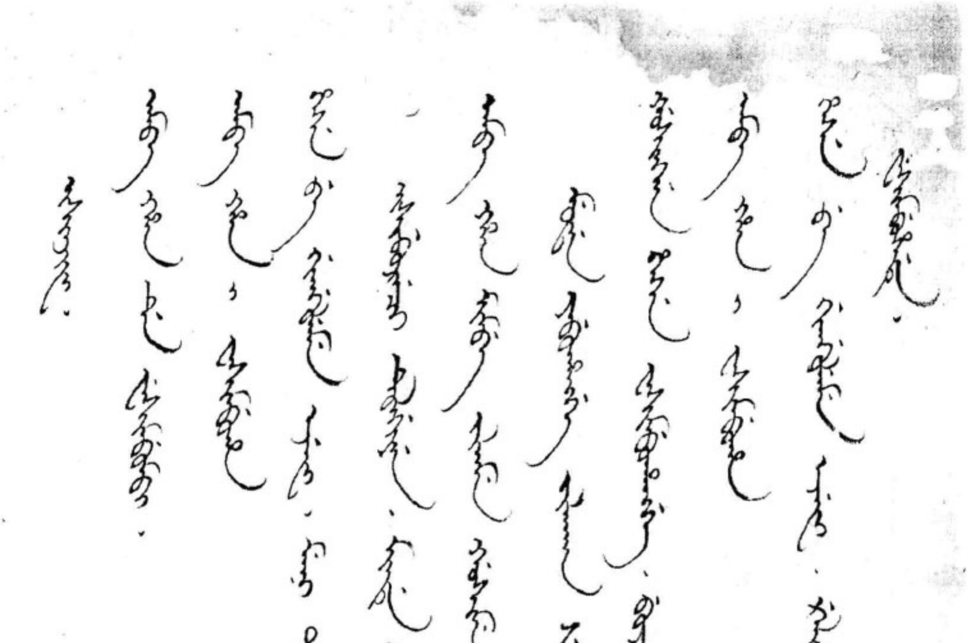
1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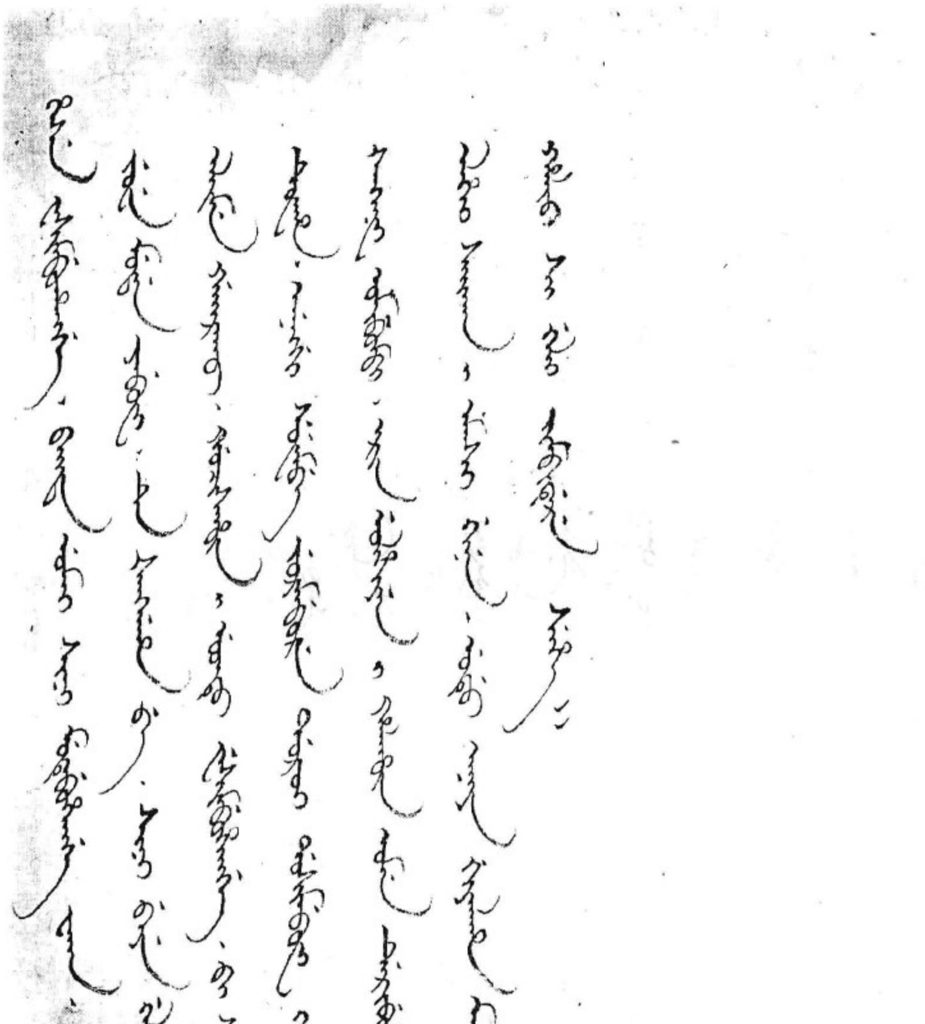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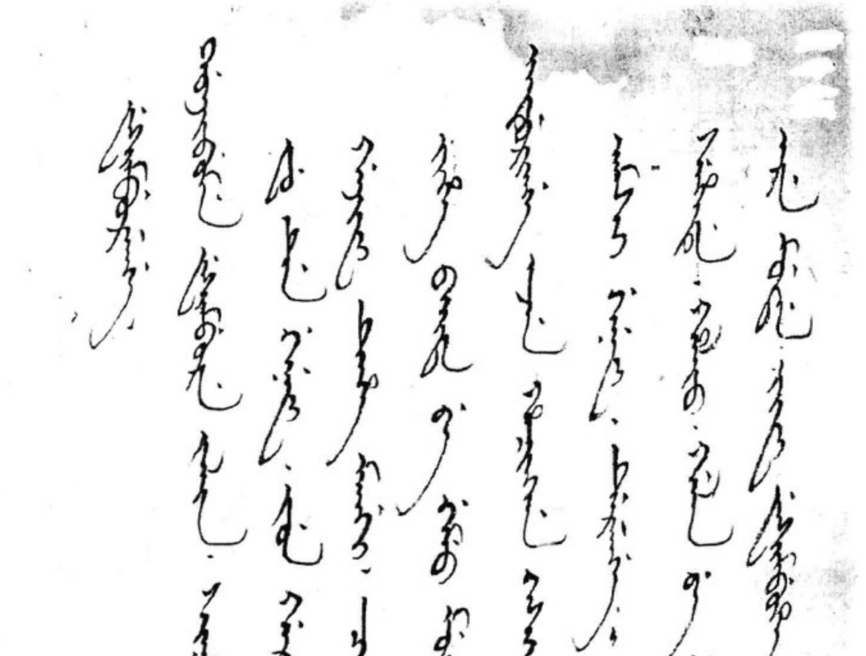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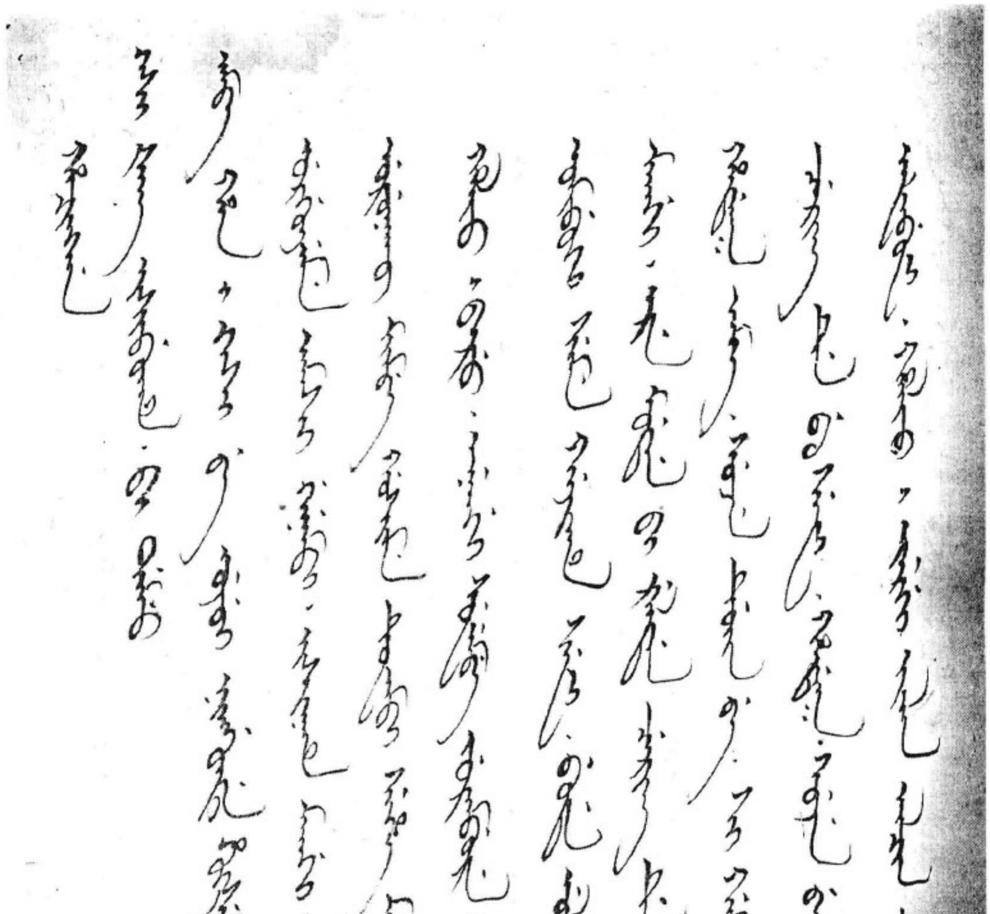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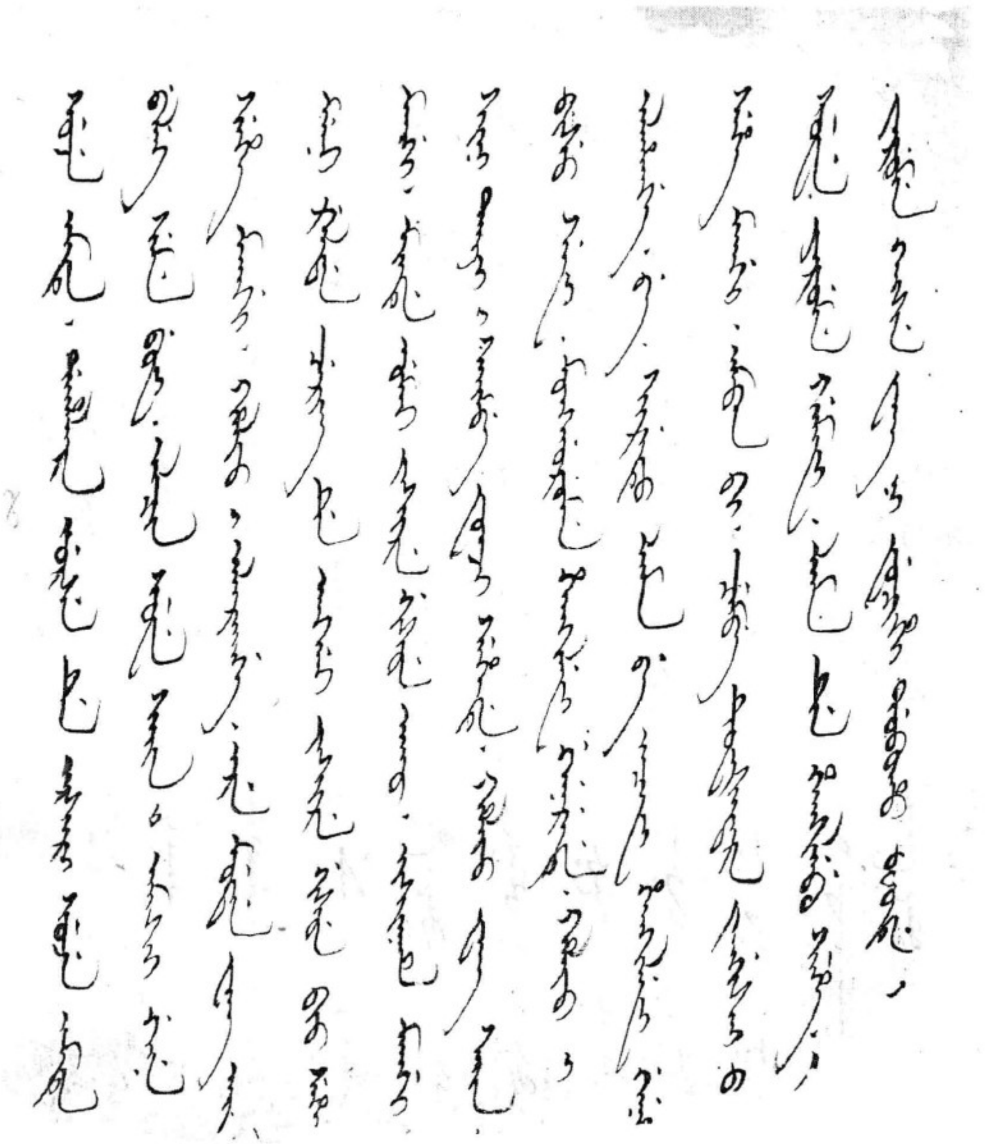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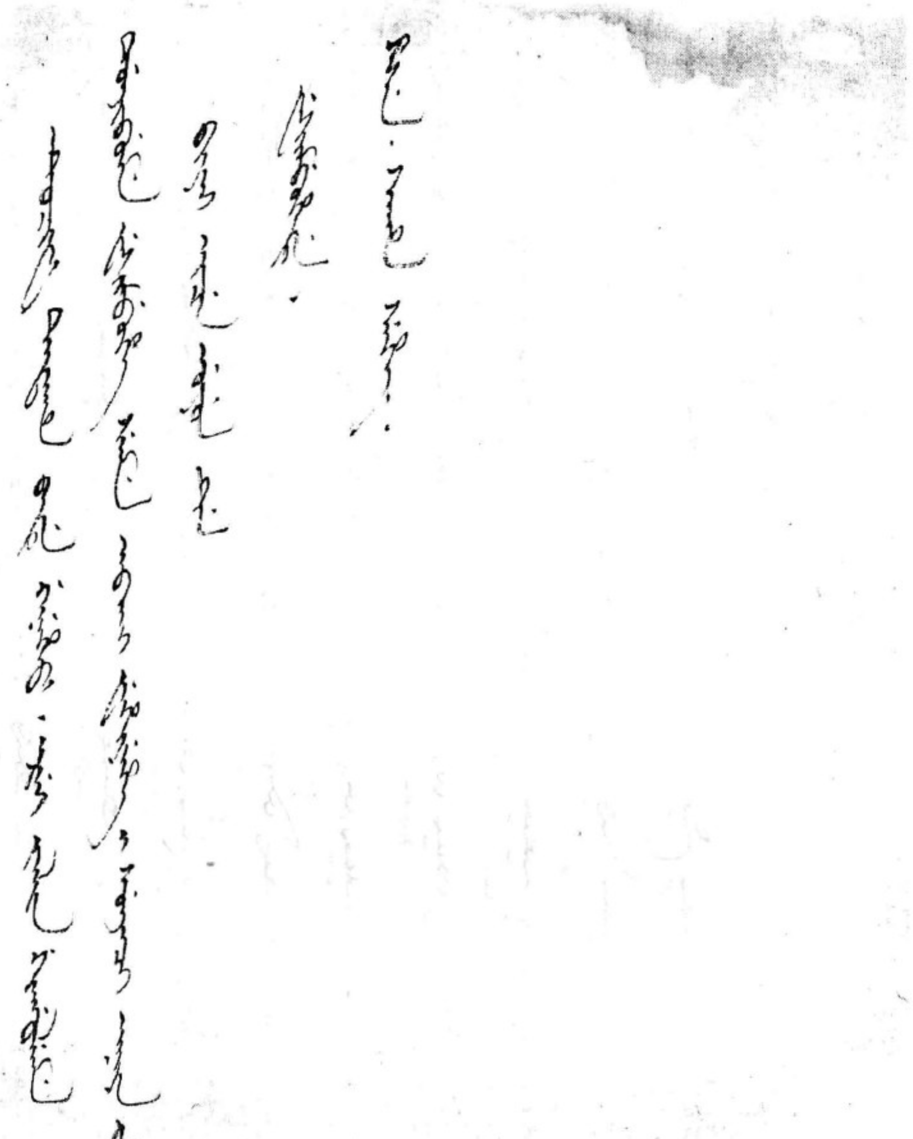
1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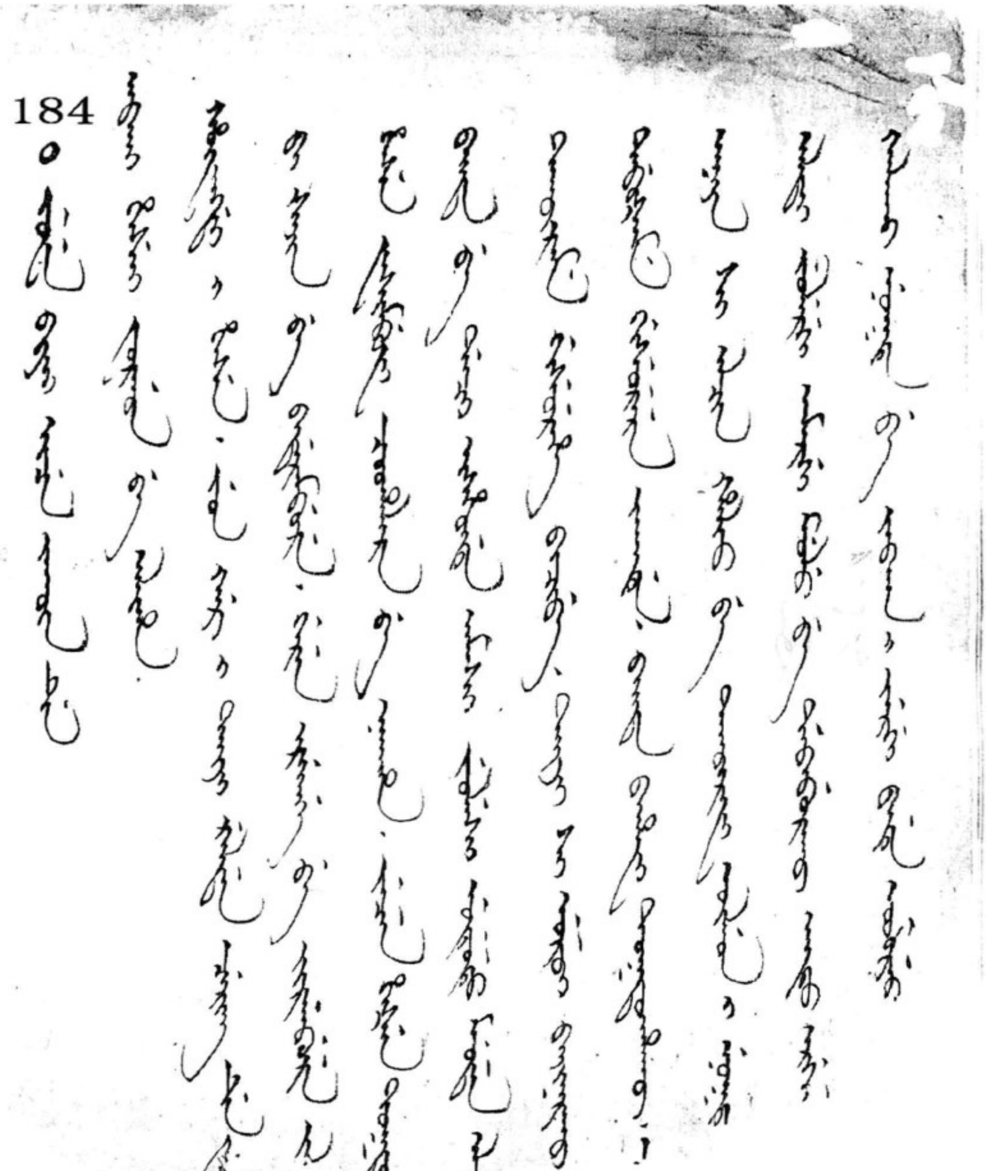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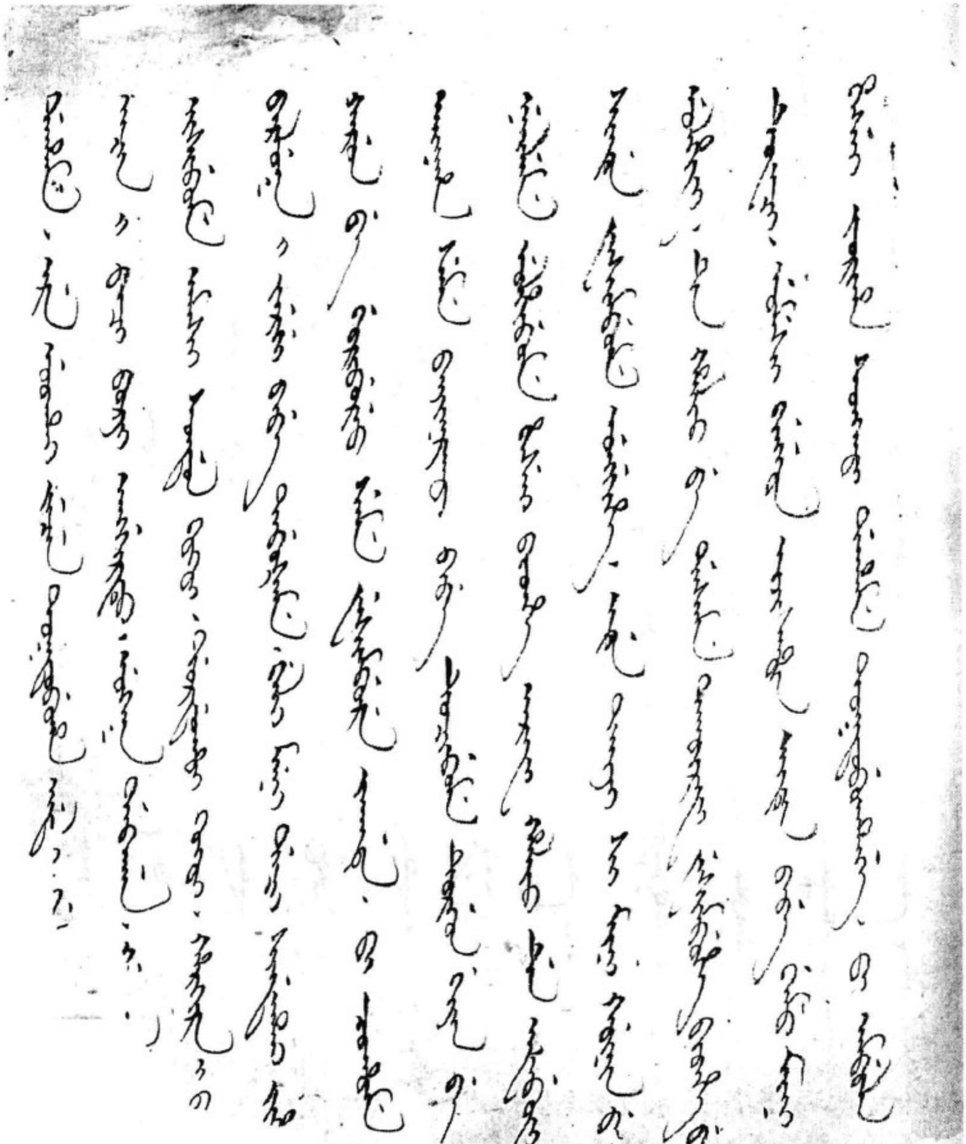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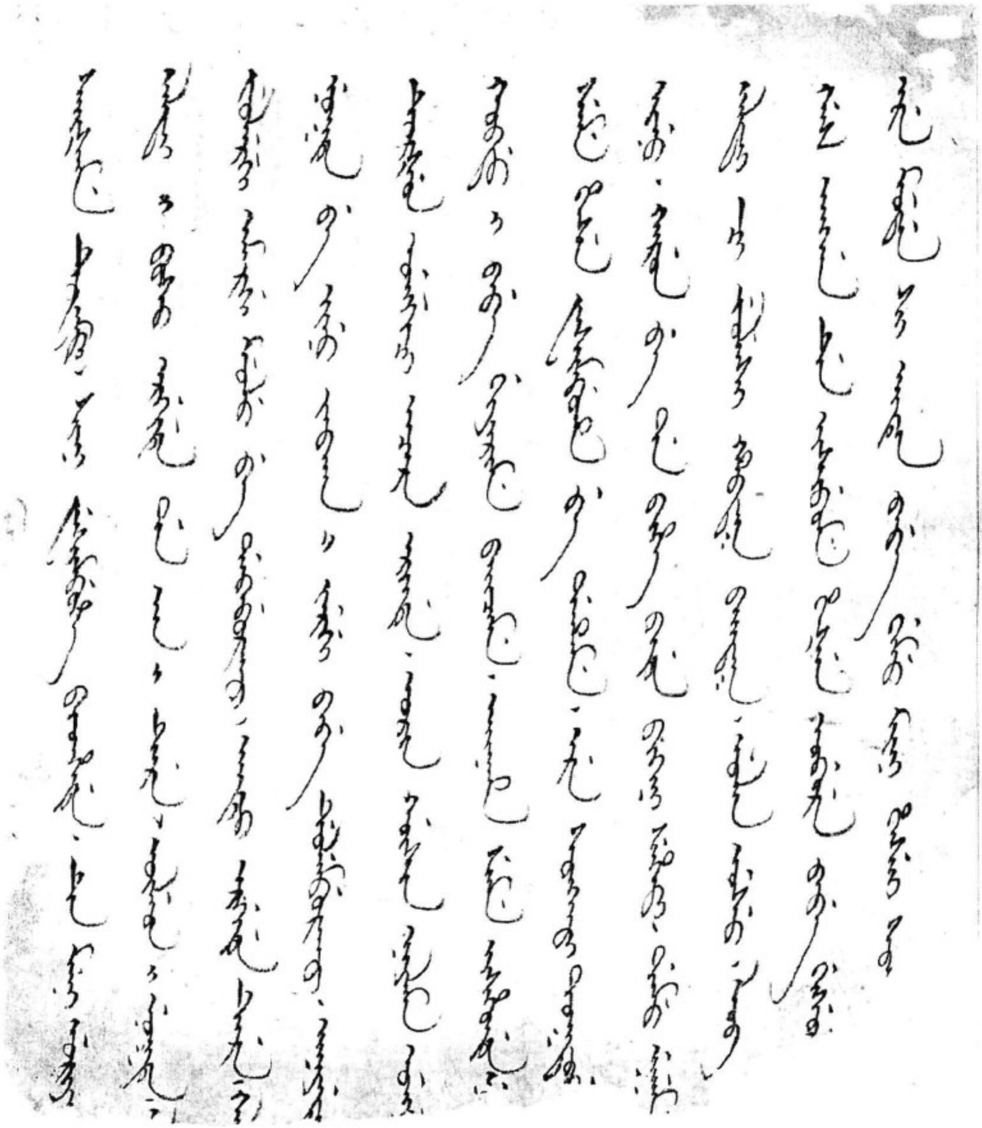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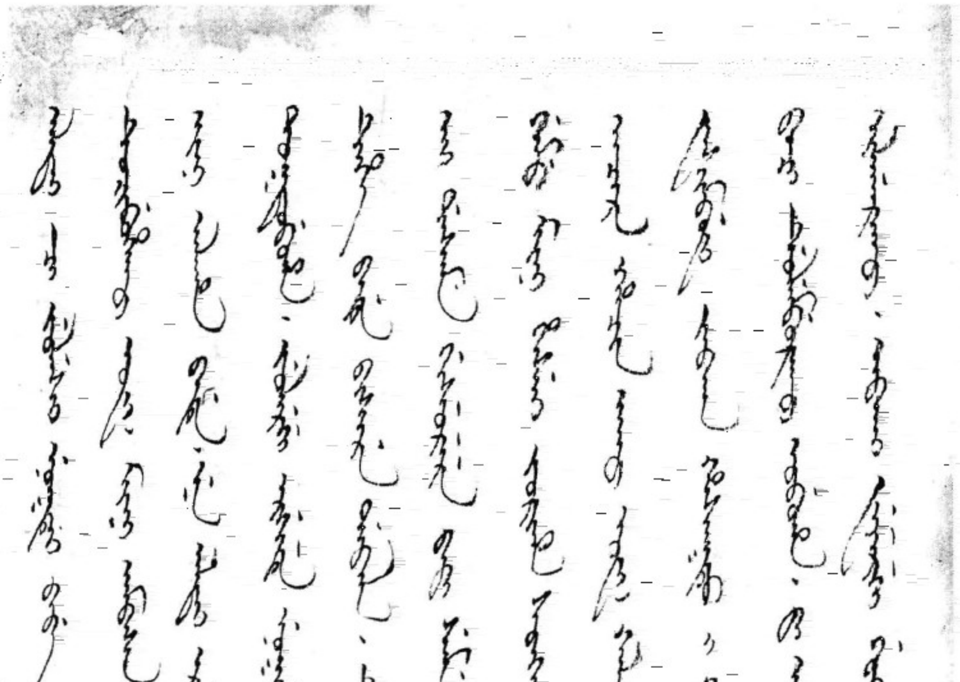
1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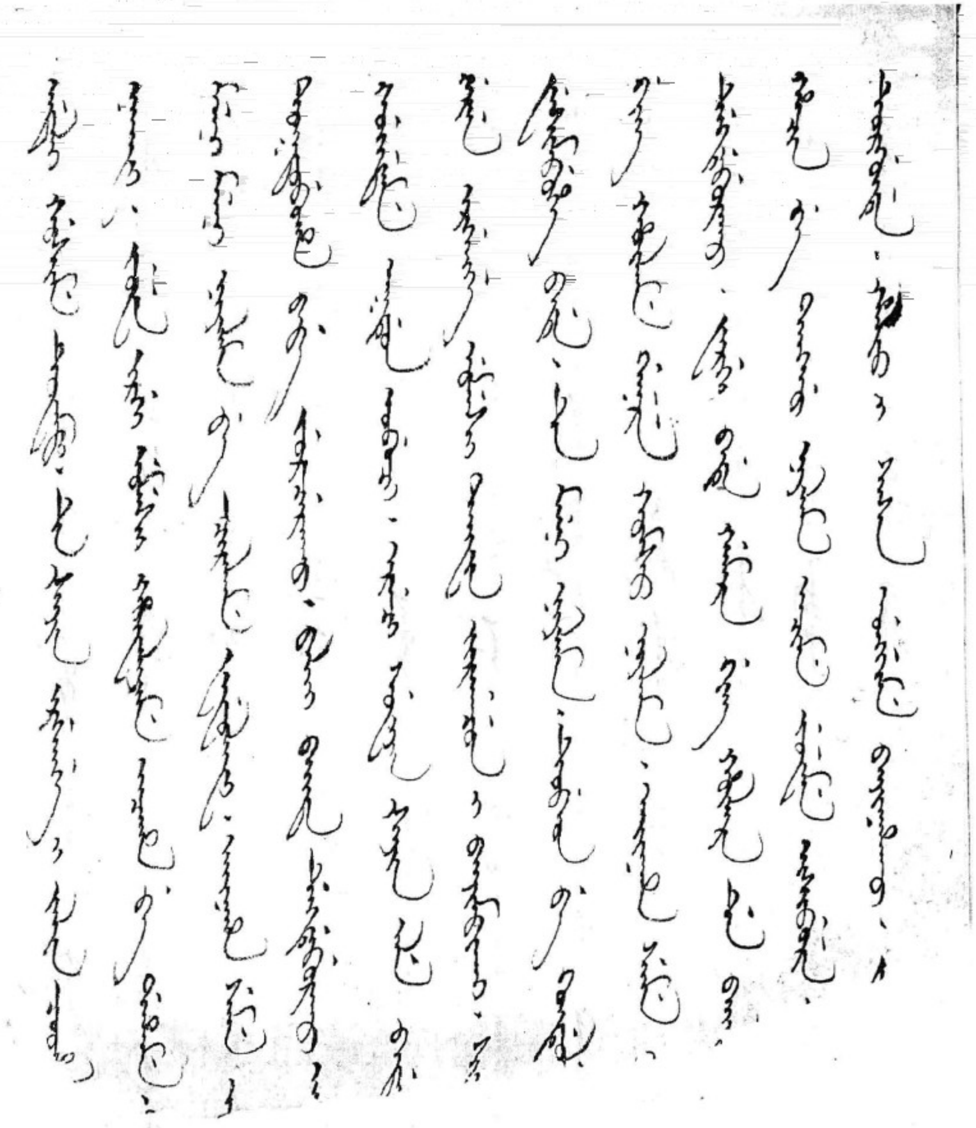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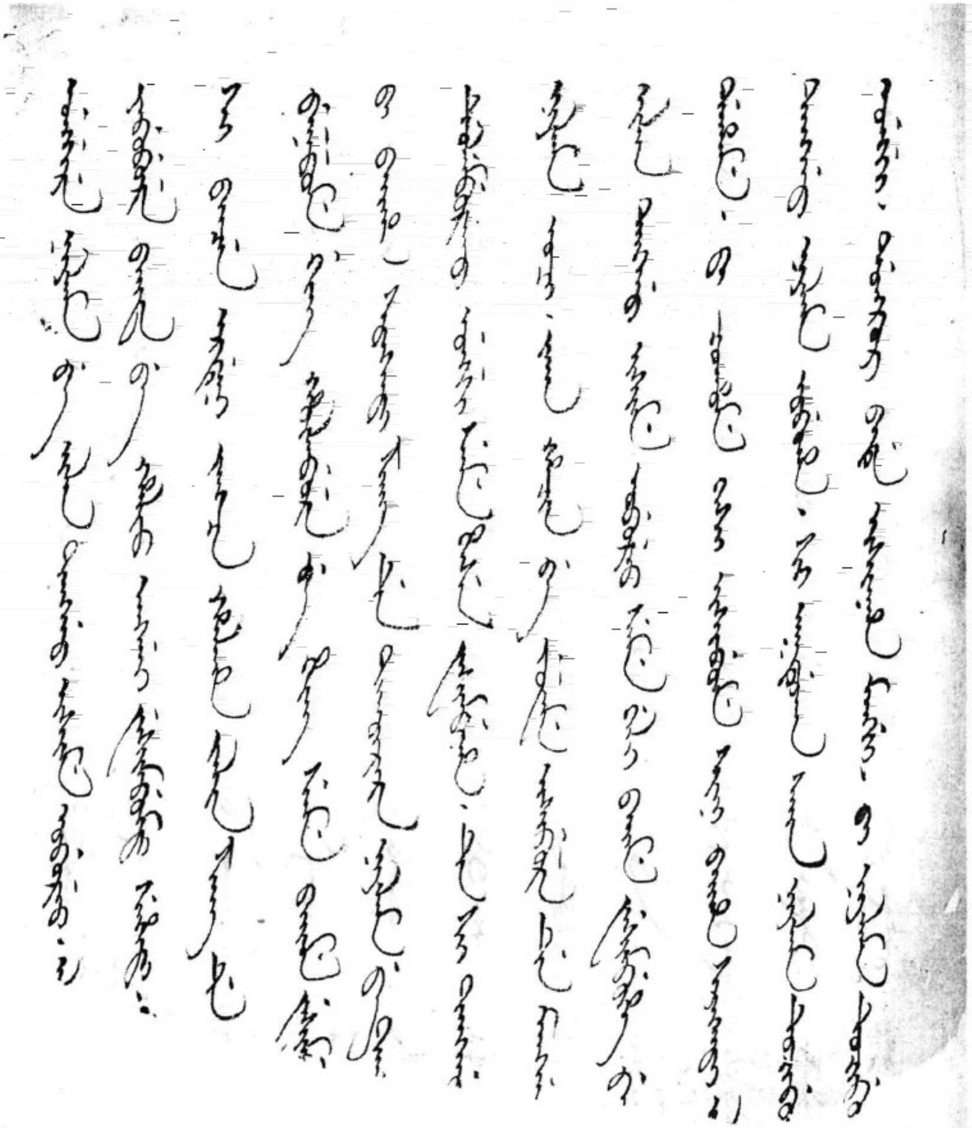


PDG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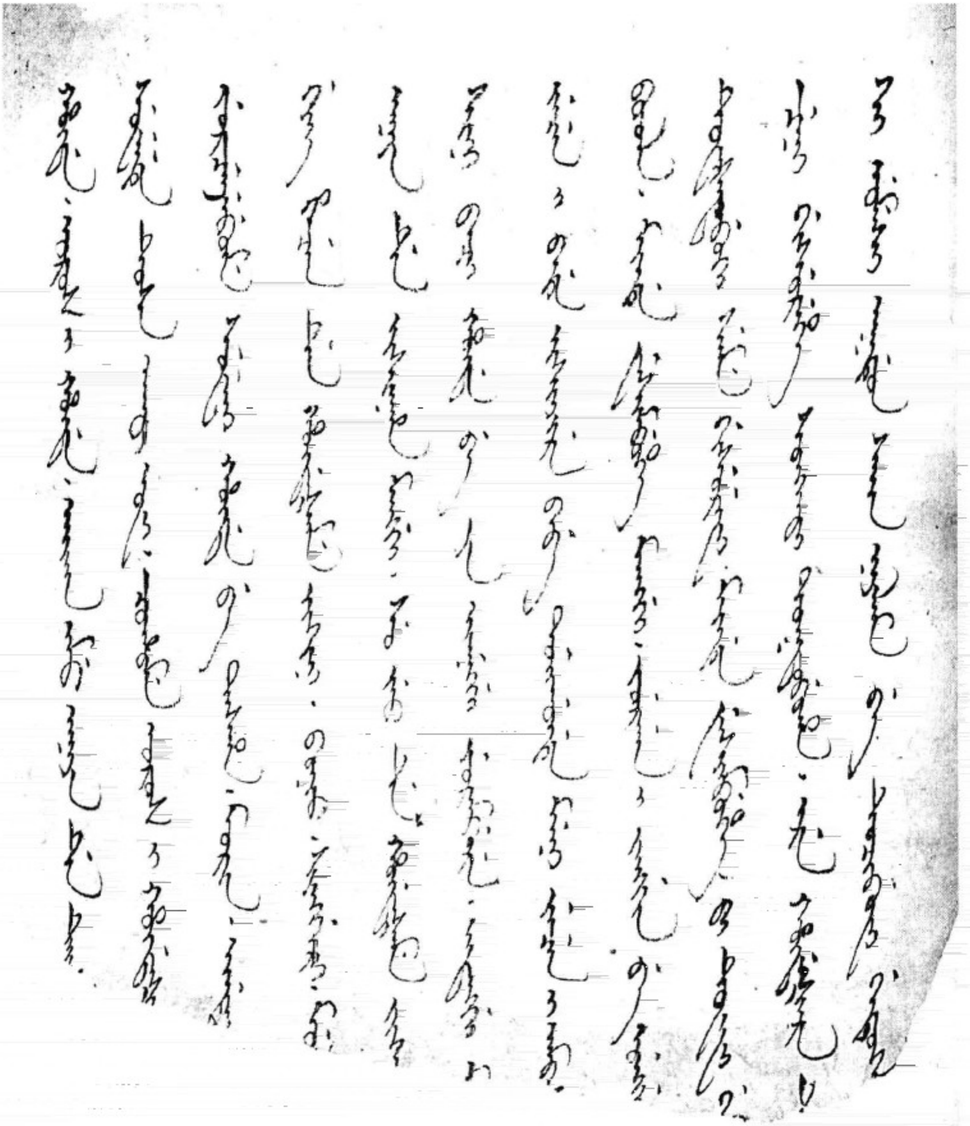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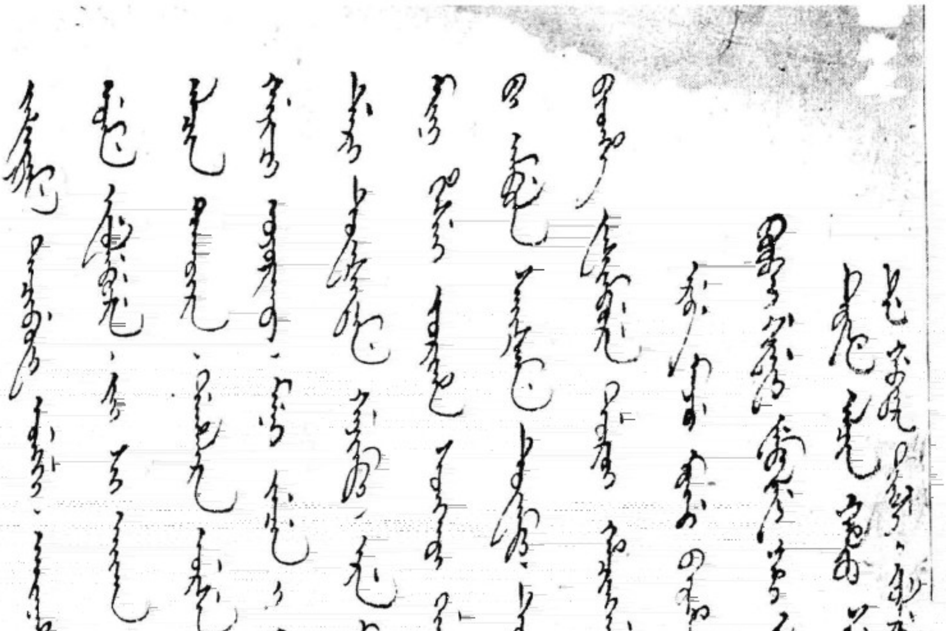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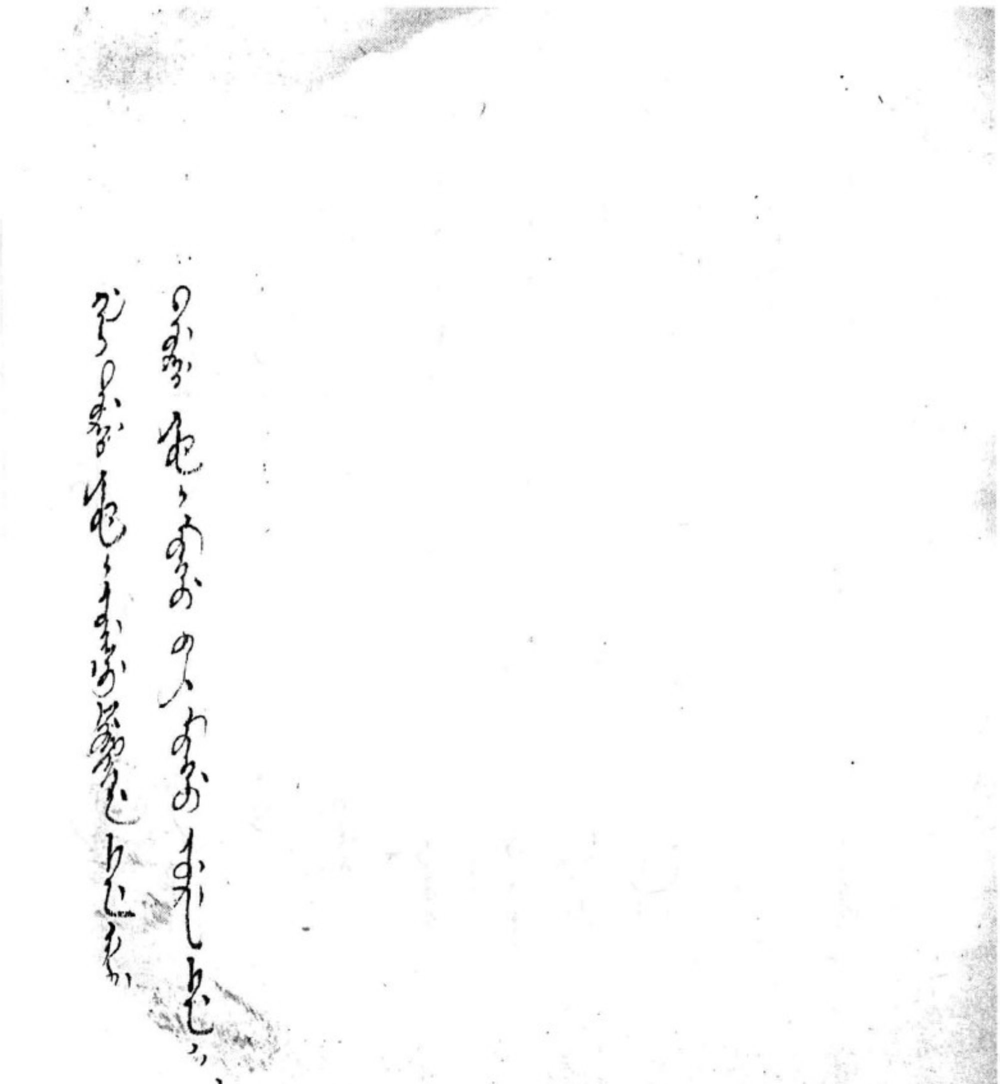
PDG

[illegible]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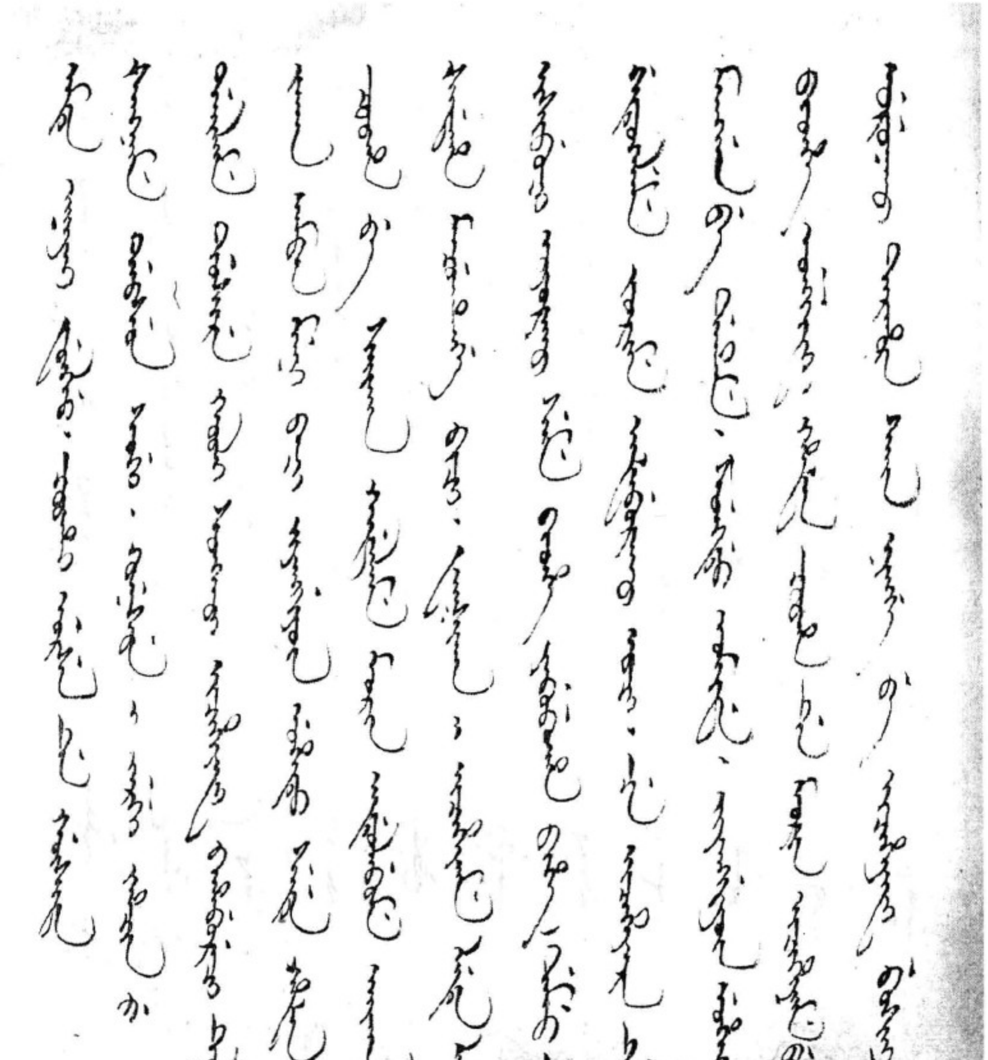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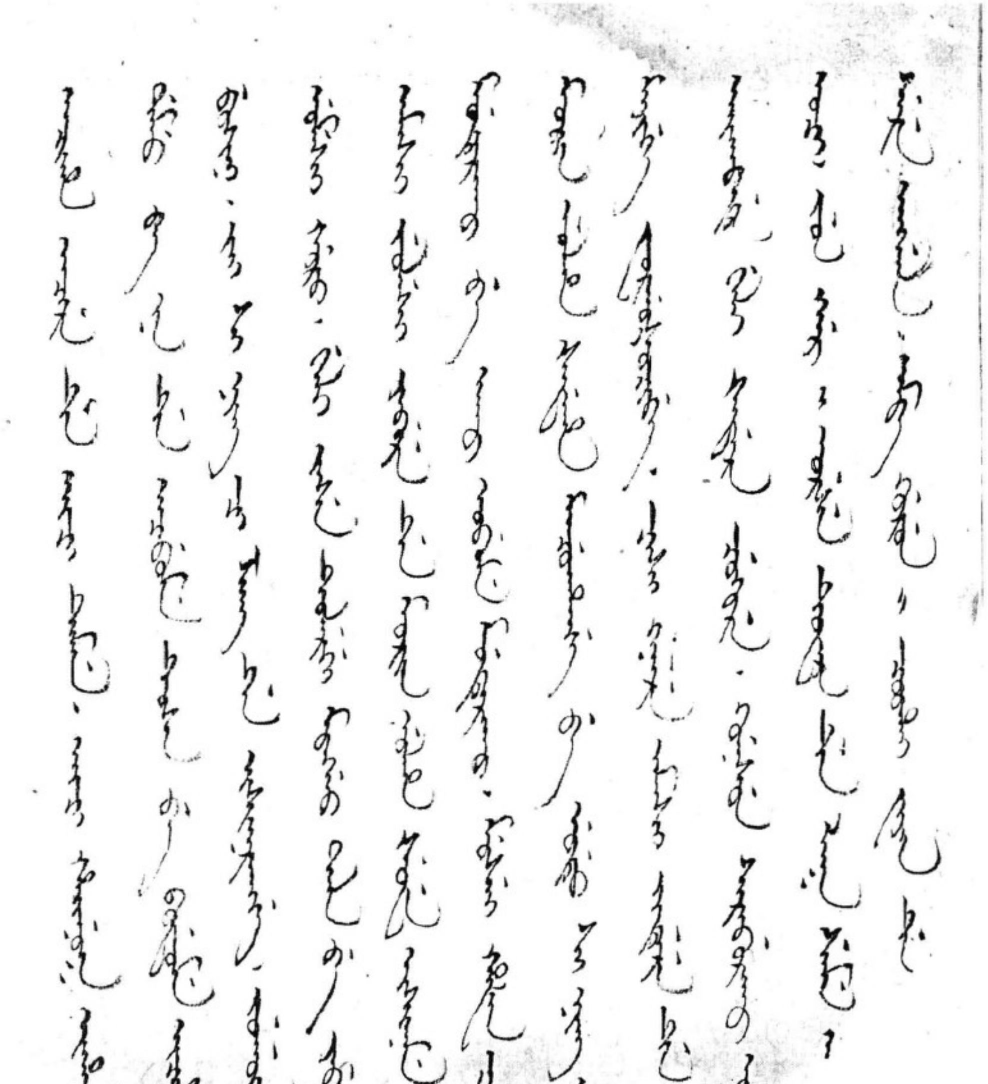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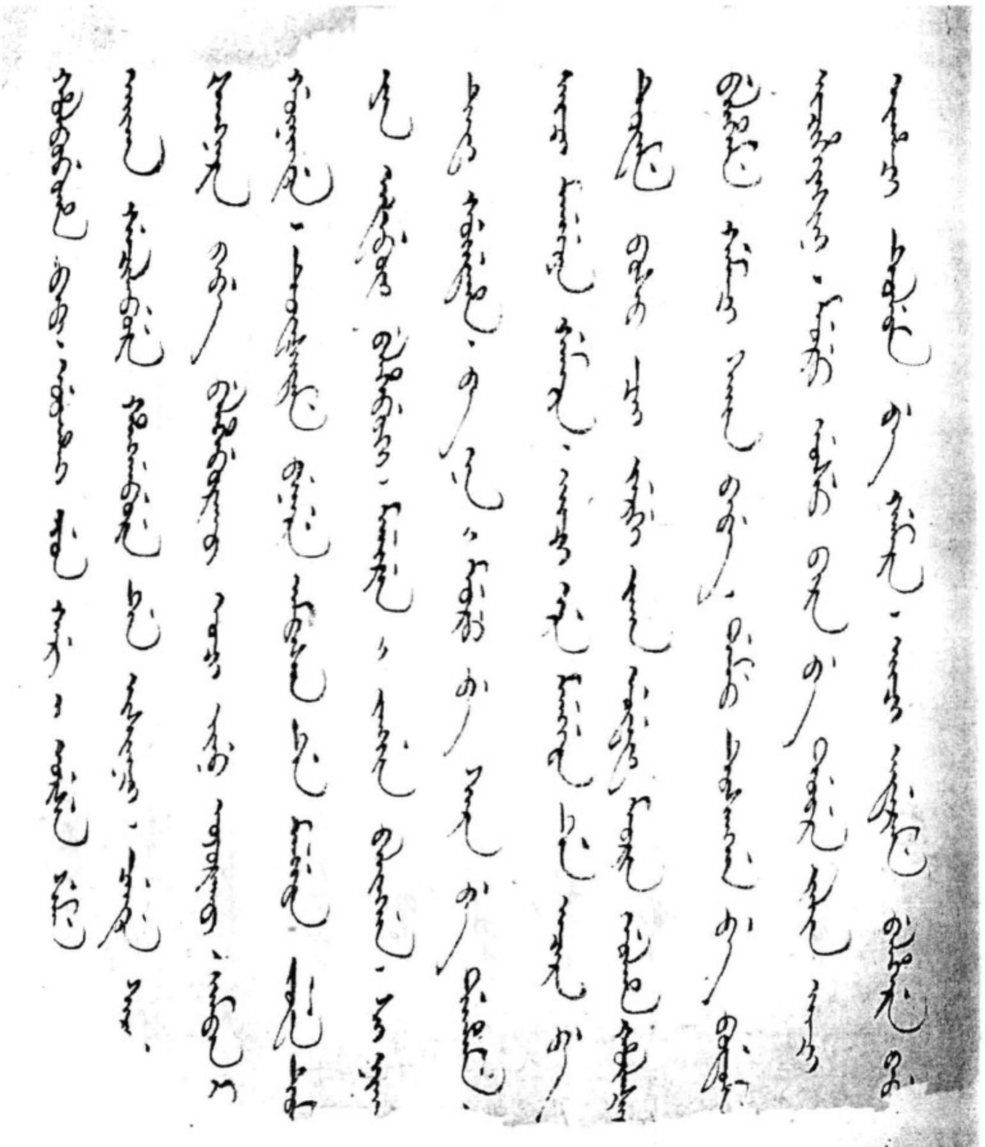
185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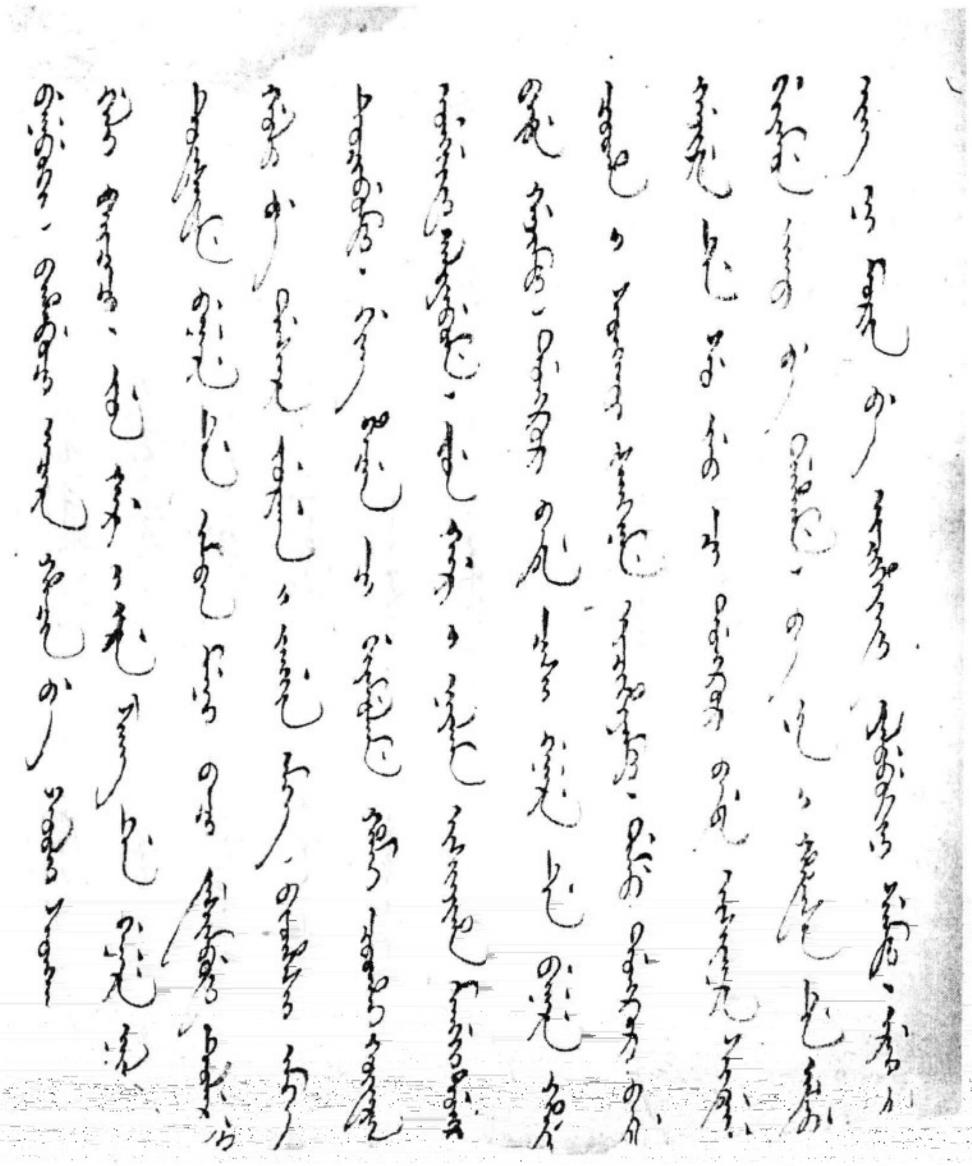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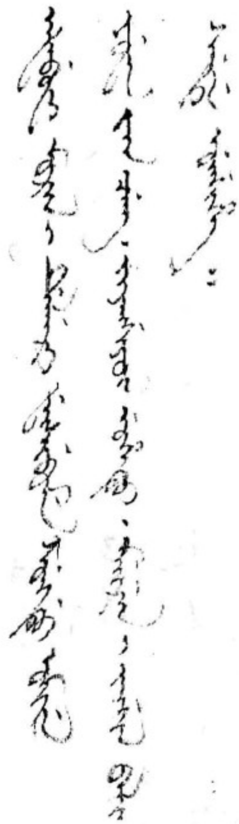


PDG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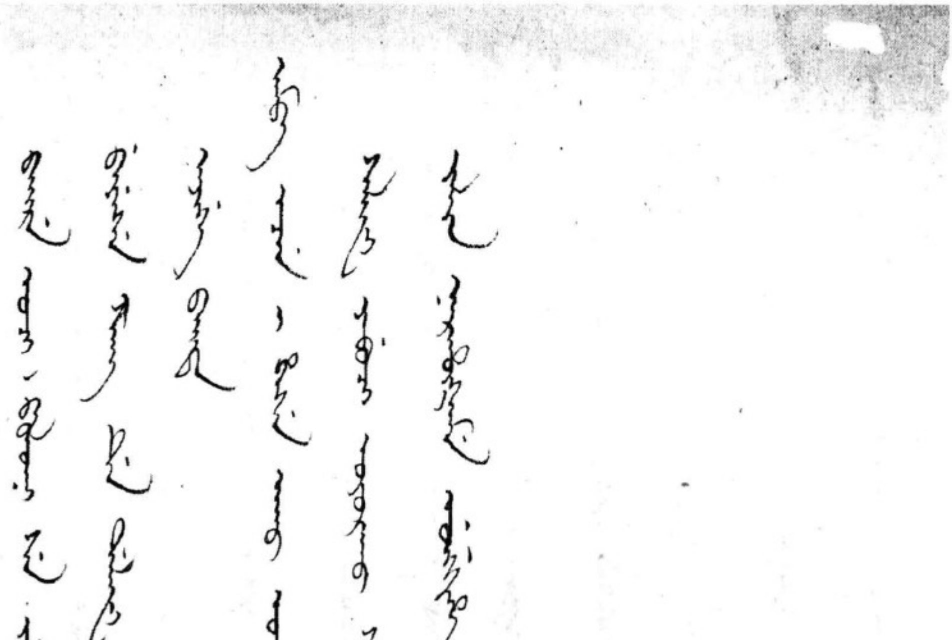




186

[illegible]

PDG



以上见《夷使档》1761-1

001

和硕康亲王巴尔图等议奏先行派使至噶尔丹策零处晓以利害折

雍正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和硕康亲王臣巴尔图等谨奏，为遵旨议奏事。

雍正十二年七月二十日，奉上谕：西北两路用兵已有数年，官兵效力戎行，久在边外，朕心深为不忍，再三思虑者，抑或乘此兵力齐整之时，直捣贼边，早定军务，以休养官兵；抑或遣使晓之以利害，二者均难遽定，故特召两路统兵将军来京，与军机大臣等悉心计议，彼等意见亦不尽相同。朕思军务关系重大，理应博采众议，详慎筹划，著王公满汉文武大臣共同会议，各陈己见，据实具奏。钦此。钦遵。臣等议得：准噶尔贼，世代不思安生，四处肇事，滋扰诸部，罪孽深重，且噶尔丹策零之狂悖凶顽，较其父策旺阿喇布坦更甚，对此众人无不愤恨，为天神厌恶，必遭毁灭。兹圣主虽加宽仁包容，为安逸生灵，派使开示利害，然贼人性本狡诈凶恶，不可深信，日后又复逆变，亦未可料。目今我两路大军驻扎边境数年，谙熟贼地形势，且粮饷马畜器械等，无不预备齐整，以此现成齐备之力，即行进击，有望一次成功。若不趁此良机进击，速速蒇事，一再拖延，则旷日持久，枉费兵力及马畜粮饷。起初贼得以侥幸一二次者，并非贼人得计，而是我方将军大臣等办理不周，失策所致。现贼于额尔德尼召地方大败于我军，锐气受挫。今春我北路军进击额尔齐斯时，贼众惊悸，溃散逃逸，所有辎重及其牛羊，尽行丢弃，波及额敏、博尔塔拉等地。询于贼地来投及俘获之人，均皆告称其生计贫乏，人各哀怨，众心涣散。等语。现譬如臣策凌，我等之北路乌里雅苏台，除为守卫地方存留之不足两万兵丁外，移往科布多之兵丁有四万五千余名，每人有马四匹，两人合驼一峰，均皆足数，粮米盘缠所有物项，皆已齐备，从中可抽选进攻兵三万、护粮兵六千，立即进击。臣查郎阿，我等之西路军四万二千有余，马畜粮饷所有物项，皆已齐备，可即行进击。进击之时倘若兵众，则行动过缓，故挑选出满洲、蒙古、绿旗兵二万，拨给满洲、蒙古兵每人马四匹，绿营兵每人马三匹，每二人合驼一峰，以备进击。两路军约而一同进击，贼若中途邀截交战，以此齐备之力，剿杀贼众甚易；倘若贼与我军狭路相逢，不战而遁，则逢必掳掠贼之游牧，纳其降众，则贼之属众皆系乌合之众，人心原本涣散，且连年随军从戎，无暇歇息，悲苦哀怨，我军一旦兵临，必有成群来降者。此时倘若复有哈萨克、布鲁特人等来掠，贼众必将发生内乱。是故，臣等以为停止遣使，以我现在整备之兵力，立即进剿。贼若惧于声威，知己之恶，派使乞恩于皇上，再行施恩宽恕其罪，准议定边之事，则于事有益。臣等之愚见如此，可否之处，谨请圣上训示。

等因。雍正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奏入。

是日，大学士臣张廷玉等谨奏，为遵旨议奏事。雍正十二年七月二十日奉上谕：西北两路用兵已有数年，官兵效力戎行，久在边外，朕心深为不忍，再三思虑者，抑或乘此兵力齐整之时，直捣贼边，早定军务，以休养官兵；抑或遣使晓之以利害。二者均难

遽定，故特召两路统兵将军来京，与军机大臣等悉心计议，彼等意见亦不尽相同。朕思军务关系重大，理应博采众议，详慎筹划，著王公满汉文武大臣共同会议，各陈己见，据实具奏。钦此，钦遵。臣等议得：准噶尔乃一边远部落，噶尔丹策零乃一末微小台吉，世代为恶，扰累生灵，计其罪行，理应早派大军径直进击伊犁，捣其贼穴，立加屠灭。惟我圣祖仁皇帝如天之仁，于策旺阿喇布坦之狂悖妄行，犹复曲赐包容，未曾派兵立加诛戮，仅于边境驻兵防守，又晓谕圣意，为令悔过投诚，数次遣使。皇上秉承宿愿，仰副圣祖仁皇帝天地般之气度、包容万物之圣意，策旺阿喇布坦之使根顿前来之时，面降恩旨，示以诚心，即行撤回大军。为消其疑虑，并为议定边界，永罢战事，派遣使臣，而贼支吾弄巧，徒然推延日期，侥幸行事。噶尔丹策零继位后，皇上知其狂妄逆行，较其父策旺阿喇布坦更甚，贼若轻举妄动，殃及蒙古，亦未可料，故仍驻兵防守边地。皇上仁慈齐天，两路大将军屡次奏请进兵，均降特谕加以制止，仰见皇上以圣祖仁皇帝之意为念。原先并非意欲毁其贼穴，戮其贼众，取其地方，实为王军征伐而已，并未交战，准噶尔诚能悔过求和，即可宽恕其罪。起先贼如鼠犬般窥伺，稍获侥幸，亦非贼人得计，而是我统兵将军等违悖圣训，贻误时机所致。贼于额尔德尼召大败之后，势穷力竭而败走。贼皆丧胆落魄，远遁躲避，杳无踪迹。今春北路军进剿至额尔齐斯之时，贼惊而未敢迎战，将牧场全部远迁，贼众震惊。据陆续来投、被获人等告称，准噶尔人生计窘迫，牲畜大损，人皆哀怨，无暇歇息，人心离散。等语。以此观之，贼于额尔德尼召大败之后，委实一蹶不振。噶尔丹策零值此败逃力竭之际，仍奋力抵抗者，乃罔识圣心之宽大，自以负罪深重，不可饶恕，而况前年特磊返回后，又造谣惑众，噶尔丹策零以为中国派出大军驻扎边界者，意在毁其巢穴，戮其部众，取其土地。故而一味纠集其属，垂死挣扎，抑或意欲远遁躲避，挨延时日，愈发执迷不悟，日渐冥顽。而今皇上如天好生，轸念驻扎边界之官兵在外已久，特谕臣等共同商议。臣等以为，噶尔丹策零虽悖逆冥顽无知，料亦长有颜面及人心，倘若钦派大臣，将圣度之恢弘，圣心之仁厚，天恩神圣，惟念逸安众生，息兵抚民，必先勘定边界之处，明白开示晓谕，分析利弊祸福，宽其以往之咎衍，予以自新之路，则噶尔丹策零审时度势，自知实难对抗，听闻圣主仁慈，遣派使臣前至晓谕，谅必如梦初醒，诚心悔过，请求和好，相应嗣后我边界可得安定，民可安居乐业，且准噶尔人等亦可安居宁谧，不遭祸害。如此则既可仰副圣祖仁皇帝包容宽宥之圣意，又使皇上仁抚众生，统驭万邦之圣德，将如天地般恢弘。皇上如此施恩，噶尔丹策零倘若固执不从，则天神厌恶，众人仇恨，自取灭亡，彼时我军进击，则事半功倍矣。臣等愚见如此，可否之处，伏乞皇上睿鉴施行。

等因。雍正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奏入。

奉上谕：准噶尔一部，贪暴成性，世代为恶，策旺阿喇布坦奸猾，生性狡狯。昔其猖獗之时，我皇考圣祖仁皇帝审观形势，洞察机宜，仍念准噶尔相距遥远，派往我师枉然徒劳，彼来则彼师困顿。等因颁降密谕。是以，皇考经理八九年，仅令两路将军陈师边界，邀截其来路。现譬如富宁安、傅尔丹之数次进剿，亦为诱之而来，便于邀击，然贼始终未至，富宁安等亦未得严惩其贼，不获而归。此即先前之情形也。及至朕登基，筹划边事之时，钦遵皇考之明训，洞悉策旺阿喇布坦之娃顽，不肯轻举妄动，且念官兵在外年久，辛劳奋勉，故将两路军撤回，稍事休息。其间，因定边之事，已彼此往来遣

使议论数次，无论朕如何开示诚意，彼一味使奸耍滑，支吾推诿，朕仍包容宽宥之。未几，策旺阿喇布坦亡故，伊子噶尔丹策零继之。朕虑噶尔丹策零年幼，乖谬不及其父，必起扰累众蒙古之心，不得不预为防范。又虑噶尔丹策零孟浪无知、轻浮任性，如若将其惹恼并诱之前来，我军就近剿杀，即可靖除暴虐，永固边界。故而复于两路之边界地方驻守大军，用示威武。降旨理藩院，将贼难以遵行之事，撰文罗列，咨行噶尔丹策零者，亦皆意在惹怒贼匪，乃为令其自取灭亡。至于任命将军一事，念岳钟琪久在西陲，熟谙用兵之道，故此问彼，彼当即欣然接受，遂命彼为西路大将军；傅尔丹虽被任命为北路大将军，然朕恐其才具不胜此重任，爰允廷臣之推举，继而任命查弼纳为副将军，派至军中。伊陛辞之时，朕谆谆详谕，命其惟但整备齐整，度势审机，务策万全。此乃实冀统兵大臣等戮力同心，不负朕之简用。不料噶尔丹策零轻举妄动，果于雍正八年冬发兵来犯西路，正合朕之本意。此时恰为我师乘便进击之机，然岳钟琪来京陛见，举荐纪成斌署理大将军印务。而此前，岳钟琪身在军营，全无布置，将十数万驼马牲畜置于贼人来路之旁，任其掠取；纪成斌益加不成体统，鲁莽庸懦，于贼来犯之时，惊惶失措，一筹莫展，以致贼人踌躇而归。次年，贼接踵而至，以全力向我北路进犯，起初北路统兵大臣与喀尔喀等，皆臆念贼人断不敢来犯北路，一切军需，并未整备，且傅尔丹、查弼纳等复误信俘虏之诳言，并不上奏，而是一面领兵轻进，一面奏报。彼时朕即谕大臣等曰，贼人恐有诡诈，我师此进甚为不妥。未几奏折至京，知果中贼计，我军兵败。查弼纳意气用事，辜负朕委用之恩，倘未阵亡，亦难逃国法。雍正十年正月，贼仅以七千之众来犯西路，深入至哈密之塔尔那沁地方，此次又实为易于大创之时机，而岳钟琪坐镇军营，随意调遣，复令网中之贼，从容逸出。故此，西路军营人众，无不痛恨。由此贼志愈骄，料西路军行动迟缓，不再顾忌。雍正十年秋，倾其全力派往北路，越过察干叟尔军营，直至额尔德尼召地方。副将军额驸策凌等率兵追赶，奋勇击杀，歼其精锐近万，余贼丧胆，连夜遁逃。此前，朕预先抽调一万四千余名兵丁，驻守扎克拜达里克等地，以遏贼之归路。似此残败贼众，实如瓮中之鳖，且相距仅为百余里，该处驻守将军一旦遣派官兵截击，便可令其无一脱逃，准噶尔之事亦易于完结。不料马尔赛等坐守空城，不发一卒，贼至不击，贼去不追，俾余孽犹存，边氛未息，马尔赛之罪，诚罄竹难书。总之，朕事先之筹划，虽皆妥当，然臣工之失机于临事者，则不一而足矣，此皆源自朕之不才不明。以上事由，皆为军机大臣、两路统军大臣等周知。新近贼于额尔德尼召被创之后，惧我军威，仍循其旧，远徙牧场，规避我军，显然暂且不敢再带部众来犯我境。观此情形，两路军务，一时尚难告竣，官兵出征在外已有数年，朕深悯之。再三思虑者，抑或乘此兵力齐整之时，直捣贼边，早定军务，以休养官兵；抑或遣使晓之以利害。二者均难遽定，故特召两路统兵将军来京，与军机大臣等悉心计议，北路副将军额驸策凌、西路署大将军查郎阿奏称，两路军计有十万余，跟役等亦近十万，二十万之众，配以膘壮马驼、丰余粮饷，直捣贼境，必将所向披靡。而况北路大军业经移驻科布多，益加易于进攻。等因具奏。朕思军务关系重大，复令王公满汉文武大臣共同会议。兹览其奏，所见亦各不相同，两路将军皆言兵力强劲，士气旺盛。又贼地脱逃及陆续来投人等，皆称贼生计贫乏，人心涣散。趁此遣兵讨伐，未尝不可。惟先前皇考之圣意及朕之本意，皆不愿劳师远涉，然于边界驻兵防守，又旷日持久，将士久

劳，朕心委实不忍。以朕之意，暂且派使前往准噶尔地方，面晤噶尔丹策零，开示利害，晓以宽大仁旨，解其迷惘，自此划定边线，彼此不再逾越。著令北路大将军平郡王，将移驻科布多之大军仍撤回察干叟尔，以释贼人疑惧之心。噶尔丹策零倘若闻朕谕旨，果有悔意，一一遵行，则从缓议撤两路大军。倘若仍行执迷不悟，怙恶不悛，则俟为使大臣等回京之日，另作计议。

特谕。

（将此满汉合璧两份奏折、颁降满、汉字谕旨，交付内阁主事常海，抄录交付于吏、兵二部及宗人府，凡宜咨行之处，俱加咨行。八月初二日复行抄录，由主事舒赫德钤印、中书明善密封，交付奏事笔帖式宝山，日驰六百里加急咨行大将军平郡王。八月初八日，复行抄录此满汉两折及谕旨，由主事雅尔哈善钤印、中书阿思罕密封后，交付奏事张文彬，日驰六百里咨行大将军查郎阿去讫）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 - 1）

002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领取傅鼐等带往准噶尔赠送物品折

雍正十二年八月初三日

大学士·伯臣鄂尔泰等谨奏。

傅鼐等抵达准噶尔后，以礼赠予噶尔丹策零、两位策凌敦多布礼品，每人各给绸缎四疋，佛木保、玉保每人赠二疋，计共需绸缎四十八疋。拟领官缎五十疋，二等哈达五条带往。

等因。雍正十二年八月初三日奏入。奉旨：著依议。钦此。

（将此缮文钤印后，交付内务府笔帖式游斌，领取绸缎、哈达后，交付内阁学士阿克敦带往）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 - 1）

003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闻更改前往准噶尔大臣等带往物品片

【雍正十二年八月初三日】

查得，先前众佛保等为使前往时，备带十一项内，凡应改换者，臣等商议修改后，

将原文一并呈览，恭请圣主训示。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1）

004

雍正帝为遣使议休兵事颁降噶尔丹策零之敕谕

雍正十二年

雍正十二年，傅鼐等前去时赍往颁降噶尔丹策零敕谕。

敕谕准噶尔台吉噶尔丹策零：先前尔遣使特磊，奏闻尔父亡故，朕即召见特磊，面降谕旨，逐加开导，令将罗卜藏丹津解送前来。至今时过二三载，并不见回复。故为防守边疆，驻兵于两路，至此尔方遣特磊奏称，解送罗卜藏丹津途中，闻大军来征，故令罗卜藏丹津暂行等候，遣人打探。仍乞垂怜众生，广兴黄教。等语。朕即遣大臣杭奕禄、众佛保为使，偕同特磊前往巴里坤军营等候，与尔等商议诸事。彼时，因朕躬违和，未曾召见特磊，由部院传旨遣回，由此即有为难不便之处，亦应相互遣使请议，岂有轻兴战端之理。特磊乃卑贱之人，不知捏造何种谣言，告知于尔。尔若确无兴兵之意，但为众生黄教，则应迎至朕之使臣等晤面，陈明尔意，具奏于朕。然尔并未迎往使臣，反而猝然发兵，劫掠我巴里坤军营马畜而去。又发兵前往阿勒泰地方，彼时我将军、大臣未经请旨，轻举妄动，致尔获利。接而尔兵侵我卡伦，我军于苏克阿尔达胡地方迎战，尔遂收兵退去。翌年，尔等倾全力进兵喀尔喀游牧，我军发少许兵力前往追赶，交战于额尔德尼召地方，大败尔兵。本年春，我前锋兵丁抵达额尔齐斯时，尔属游牧之人俱向里逃匿。驻乌鲁木齐之人亦内迁移而去。彼时，我两路将军大臣等，请以业已整备之兵力，齐发进击，朕悉谕令停止。朕乃天下大皇帝，惟以逸安众生为本，并无必取尔准噶尔之意。而况即得尔土地人众，于我大国有何补益耶。倘不息兵戈，则我军轮换驻防，并无损失，无非稍费数两饷银而已。惟如此相持日久，彼此均皆辛劳，不独兵丁受苦，马匹牲畜等生灵亦多损害，朕心深为悯恻。是故，特以侍郎傅鼐、内阁学士阿克敦、副都统罗密等为使，前去见尔，宣谕朕意，与尔商议彼此罢兵，以永安众生。倘若我大军仍驻于尔游牧附近，尔疑虑不信，亦未可定。今巴里坤之兵，因即将遣使，故令暂行守候外，将北路移往阿勒泰之兵，俱已撤至察罕叟尔。尔若拟遵朕旨罢兵，同享安乐，则会同朕此次所遣之使臣等，明白议定。诸事朕已面降谕旨于使臣等，尔慎思之。朕乃中国大皇帝，尔诚能知道前非，欣然遵行朕旨，则既往不咎，断无食言之例。尔宜慎定是非利弊。兴兵与否、逸安众生与否，皆取决于尔。

为此特谕。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1）

PDG

005

雍正帝谕噶尔丹策零昭地驻汗一事不可行

【雍正十二年】

为于昭[1]地驻汗事，奏请训示。奉口谕，记录成文。

奉上谕：尔以先前昭地曾驻有达延汗，未曾闻有别样益处，后达赖汗驻此，亦无益于教法，凡事皆由第巴专权，乱政不止，且将达赖喇嘛圆寂之事，对众生欺瞒达十数年，图谋私利，达赖汗亦未能告发。后拉藏至昭，杀第巴明其罪，奏诸皇考后，封其为汗，令驻于此，亦无益处，反而尊崇红教，动用达赖喇嘛之诸物，于黄教有害无益等因，派兵歼灭拉藏，搅乱昭地，以致寺庙之众喇嘛解散，教法延宕。朕之皇考本为达赖喇嘛之施主，念及先前之善行，岂能坐视全满洲、蒙古信奉之黄教遭此劫难，故遣将军、大臣、兵丁及青海诸台吉等一同前去，拟为达赖喇嘛坐床及教法商议。尔之台吉策凌敦多布等不曾等候，拂袖而去，我大军遂会同青海诸台吉等使达赖喇嘛坐床。因达赖喇嘛之商上空虚，念各寺庙用度紧要，特从内地送往银数十万两。我将军、大臣、官兵等亦共同虔心进献丹书克熬茶，将数万两银置于商内，众寺庙之喇嘛复行集聚，黄教仍前振兴，土伯特人众皆得安宁。事定之后，大军虽撤，仍留有将军官兵，驻守昭地，青海台吉等则经各自奏请，均行撤回。我军仅驻守三年余，后念及唐古特地方狭小，庶民受苦，未可料定，故将兵丁尽数撤回，至今仍于察木多地方驻兵防守。我大军驻昭地时，朕之皇考颁谕将军、大臣等，垂问顾实汗之诸子，宜令哪位驻昭地。后据我将军、大臣等奏称，据唐古特第巴、噶伦、众喇嘛及所有人众呈文内称，我唐古特之黄教破坏殆尽，众皆将死，经文殊菩萨皇帝明鉴，令达赖喇嘛坐床，遣派大军，击退准噶尔，我唐古特人众方得安生，黄教得以复原。我唐古特人众遭受和硕特、厄鲁特之磨难，已逾数世，今若念系顾实汗之子嗣，仍令驻土伯特地方，我等再生之身，复陷苦难。无论生死，但凭文殊菩萨皇帝明鉴。等语。若令青海台吉等驻此，实为唐古特之苦难，于黄教亦无益处。等因。再三奏请，故而停止。罗卜藏丹津因未令彼驻昭地为汗，便借故悖行。彼诚情愿驻昭地，缘何不驻昭地奏请施恩，却拂袖而去。现譬如罗卜藏丹津等抵达昭地，一味抢掠唐古特人等物品，陷之于苦。罗卜藏丹津每日以廪给为名，食用唐古特之羊二三十只，拴马四五十匹，酗酒撒疯，唐古特人等无不憎恨、无不怨忧。知此行径，岂可兴于黄教无益，祸害唐古特人等之事耶。朕乃为天下大皇帝，教则为所有满洲、蒙古共同之宗教，若论施主，不仅朕为大施主，且自朕之圣祖太宗皇帝始，即为教之大施主。教之事务，除朕保护过问之外，毋庸争议谁人有分。教之地方，并非村庄、臣仆。台吉尔且试思之，教者，乃天下共同之教，共同尊奉维护而已，绝非可由一人独

① 译者按：大昭寺周围地区，泛称为"昭"。

占。而拉藏者，乃经奏请朕之皇考，封汗命驻之人，其恶行，尔理应陈奏于皇考，然并未上奏，即行擅自派兵诛杀拉藏。似此咎失，朕宽宥未加追究，台吉尔惟应感激羞愧，岂可将尔欲设汗驻昭之事，贸然向朕提及。今青海台吉内无一人情愿为汗，唐古特人等亦极不情愿。倘令情愿之人驻扎，亦岂有令背主之罗卜藏丹津驻昭地为汗之理耶。台吉尔之此说，乃为教法乎，否则又为谁人耶。若为教法，教法现又如何，若论为人，又有为人而破坏教法之理乎。台吉尔理宜摒弃私念，虔心辅佐于朕，笃诚利裨教法。如加慎思，料台吉尔定能赞同，感念朕谕也。钦此。

（议此一项时，则称昔送达赖喇嘛至昭地坐床时，曾谕令我将军、大臣等，议藏地设汗及任命第巴之事。据所有唐古特人众称，起初达延汗、达赖汗驻此，后第巴、拉藏汗驻之，此辈皆于教法众生无益，反而兴兵祸害众生。今若仍行设汗、第巴，我再生人众，复将蒙难。等语。再三奏请。故而不便强迫众意，唯敕噶伦等办事。若唐古特人等奏请设汗，皇帝将任命谁人之处，抑或明鉴颁旨。此等之处，尔等不得干预。等因）。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1）

006

雍正帝谕噶尔丹策零尊奉佛法讲求诚信

【雍正十二年】

将议教法之处，奏请训示。奉口谕，记录成文。

奉上谕：佛教乃古时释迦牟尼佛出世，拯救六种生灵于十大罪孽，导入善道，其博大无垢净道之讲论，由额讷特科克（今印度）、唐古特传至汉地，世代圣贤辈出，阐释传讲，至今不绝。或因时运不济而遭浩劫，却绝未撼动正法，相传至今者，乃平静和缓之道，但可平缓光大。自古圣人问世，即受众人敬佩，故而道法振兴，并非倚仗各自之强势治法。昔元朝成吉思汗之前，蒙古人等亦不知佛法经典，成吉思汗、世祖忽必烈依然笃诚奉祀圣盔班第达、帕克巴喇嘛，教法始得弘扬，并非背弃佛教道法，靠征战讨伐弘扬法度。和顺之教，惟有保持静默，方可自然而成外，倘若弘扬法度，如此之疵借故，于教法生灵，并无益处，且有悖于佛之大慈大悲。朕虽为大皇帝、大施主，亦惟有笃诚敬奉，恭顺效仿古圣人，以善为善，以恶为恶，尊奉道法外，断不无故借法作祟。即便现在，观朕之皇考封达赖喇嘛坐床，我四十九旗蒙古、七旗喀尔喀、厄鲁特，连带汉人，于各自之地方一心笃奉，不惟法度照旧，想来较前益加振兴。台吉尔今既与我大国极为和好，倘能辅佐尊奉教法、仰副佛之慈悲之心，惟但断不食言，诚信践约，则尊贵无逾此者，且亦有裨于众生，此即法度矣。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1）

007

雍正帝谕著噶尔丹策零解送罗卜藏丹津

【雍正十二年】

将罗卜藏丹津之事，奏请训示。奉口谕，记录成文。

奉上谕：罗卜藏丹津承我国恩及悖而逆行之始末，皆为台吉尔熟知者也。罗卜藏丹津猝然判乱，兄弟间相互杀戮，意欲来犯内地，朕尚以其受我国恩至深至重，断不至于如此，亦未派兵赴边，仅饬地方大臣等屡次派人致信，开导制止，然并不悔悟，抗旨不从，扣押大臣，倾巢出动，突犯西宁之多坝一带，进逼内地城池，大败于我西宁所属守汛少量官兵而溃逃。罗卜藏丹津叛逆之心，尔使在彼，为已知之事，尔亦曾劝阻罗卜藏丹津。我乃大国统驭天下之大皇帝，但秉天理而行。罗卜藏丹津悖恩叛逆之罪，于天理国法断不可宥。去年，朕曾预先降旨根顿曰：罗卜藏丹津若不往求尔台吉，便无栖身之处；果去求尔台吉，尔台吉执之前来，朕仍准留其命；如若留之，朕亦不索还。钦此。惟去年，尔曾极其恭顺遣使，奏请永久和睦相处，朕嘉许之，敕令追赶罗卜藏丹津之官兵，倘若罗卜藏丹津逃至尔处，则勿追赶至尔处，至今朕亦不曾追究。我等业已和好，朕倘不时提及罗卜藏丹津至尔处，尔反倒为难。朕尚且不再提及，台吉反为逆贼说话，又系何为。钦此。

（议此一项时，则称罗卜藏丹津系受我国恩深重、无故叛逆之人，若留于尔处，亦无益处，务将其返还。等因。噶尔丹策零倘与我等言，尔等既言索还罗卜藏丹津，其莫特海策零、巴吉等又如何。则称，罗卜藏丹津系我出兵之前奉命向而索还之人，必须索取。莫特海策零等系用兵之后至尔处之人，是否索还之处，并未奉有谕旨，俟大事落定，和好之时，再议此等琐杂之事亦可。等因）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1）

008

侍郎傅鼐等拟告知噶尔丹策零可奏请划界以求和好之语

【雍正十二年】

噶尔丹策零倘若论及我用兵之缘由，则对彼曰：台吉初派使臣，为教法众生奏请大皇帝，蒙皇帝加恩，令尔使进见，颁谕逐项开导，敕令解送罗卜藏丹津后遣返，并未见有回信，是以不知尔意如何，吾之边境不可不防备，故派兵驻守阿勒泰、巴里坤。故

此，尔又遣特磊奏称，前曾解送罗卜藏丹津，半途听闻出兵之消息，遂停解送罗卜藏丹津，遣往核实。等因具奏。若台吉果遵圣旨，为求和好解送罗卜藏丹津，彼时即径送军营，将原委奏闻大皇帝，则大皇帝必定加恩嘉奖尔之诚心，岂有进兵之理。故此尔等称解送罗卜藏丹津之语不实，显系乃为借故延缓我方进兵之期。然皇帝宽仁齐天、乐善好生，特为休兵逸众，派大臣为使，偕尔使臣前往议事。尔并未迎入我等之使议事，反倒暗地派兵，掠取巴里坤之兵马，如此兴戎扰民，岂非源自台吉尔乎。此数年间，双方彼此交战，已知己知彼。兵者，恶器也，征战未必能胜，而况尔兵与我交战，有得有失，其得可偿失乎。我泱泱大国，兵强饷足，乃天下共知者也，而以尔准噶尔一部之力，欲与我大国持久抗衡，其能否之处，尔等自然心知肚明。且夫，尔属众之苦乐，较前如何，若持续如此遭殃，尔兵则年年四季常备，属众不遑暇逸，常年奔波于戎伍卡伦。哈萨克、布鲁特等敌国，乘隙屡屡侵扰，则焉能保尔属乌合之众，一心不二，死命效力于尔耶。台吉尔乃一部之长，理应思虑抚恤属民，安逸众生。兴戎苦累众生，系何好事。我等之大皇帝，惟念弘扬佛法，普度苍生，无意于取得尔准噶尔地方及人民，即便得尔准噶尔，于吾大国有何益补。今皇上轸念众生，特派我等为使，若台吉尔果照原奏，奏请皇恩，安逸众生，可钦遵圣旨，明定边界，将永息兵戎，和睦相处之处，议奏于皇帝，皇帝今已颁谕尽宥台吉尔之所有前愆，相应观台吉如此恭顺，愈加嘉赏，施以隆恩。嗣后，尔等属民皆可仰承皇恩，永久安逸。等语。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1）

009

雍正帝谕噶尔丹策零果隆等寺众喇嘛以助罗卜藏丹津故而被创

【雍正十二年】

为果隆、果莽寺所议之处，奏请训谕。奉口谕，记录成文。

奉上谕：安多地方寺庙内，果木布木、果隆、果莽此三寺，原为大寺，今果木布木寺仍存，并无损毁之处，且安多地方各寺庙及众喇嘛依旧。唯果隆、果莽二寺，尽为青海和硕特为喇嘛者甚多，彼等助纣为虐，与罗卜藏丹津为伍，侵扰西宁内边及边民，故而大将军年羹尧派遣所辖汉军人兵招抚曰，尔等均系出家之人，不可涉入此事，静默即好。然寺内数千喇嘛披挂上阵，持械而出，抗拒官兵，官兵仍以好言劝降，倒反愈益不从，持枪箭反扑，伤害我官兵，致使官兵极为愤恨，鏖战终日，负于我军溃逃，入寺为营固守，交战不已，招降亦不从。喇嘛等如此反扑，我汉人官兵岂能坐以待毙，被逼无奈，遂用火攻，弹压众喇嘛。此等情形，不仅朕一无所知，与大将军亦无涉，此皆因喇嘛等滋恶所致。喇嘛者乃出家脱俗，洁身自好，怜爱众生，虔诚于教。今悖主持刃，杀戮无算者，又见于何等经典。此乃背弃佛道，辱没法度者也。此类喇嘛所以启衅者，乃

为罗卜藏丹津也。况若论此等喇嘛，此等寺庙皆在我边内，近百年来承我国恩甚重，不思感恩，却与忤逆罗卜藏丹津为伍，侵犯国法。喇嘛乃佛门弟子，佛法之源在于道，道安始有教。若随违背教法之人而行，虽为喇嘛亦属教之障碍。教之正源在昭地，弘扬佛法者，中国之大施主也，所有满洲、蒙古、汉，于各自地方敬奉佛法者，此即教也，并非但涉果隆、果莽二寺。观之既有数千喇嘛聚集，必定行善者寡，作恶者众，恶者众，则善者亦无奈趋之。诚系大喇嘛坐床，方可训导众喇嘛外，平常喇嘛焉能管束训导数千喇嘛。是故，恶者反而牵连善者。今朕将于果隆、果莽等处均修小寺，每寺喇嘛不得过二三百人，选贤能喇嘛主持。如此，喇嘛之善恶可辨，安多地方众喇嘛之教行益善哉。钦此。

（议此一项时，有先前罗卜藏丹津反叛时，果隆、果莽二寺众喇嘛，助纣为虐，追随罗卜藏丹津，故我将军等遣派官兵招抚，喇嘛等反持器械反扑，大动干戈。我等之官兵无奈弹压，故而寺庙房屋毁坏，喇嘛等亦有受伤者。现皆已修复，喇嘛等仍前集聚，弘扬黄教。等语）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1）

010

雍正帝谕噶尔丹策零定边后须各自严惩逃人

【雍正十二年】

为议逃人事，奏请训谕。奉口谕，记录成文。

奉上谕：倘若疆界议定完毕，须以信义为重。倘若追究定边之前旧事，则永无完结之日。今既和好定边，嗣后彼此当不再隐匿逃人。现譬如，定边之前，示我大国之信用，行阿克苏、库车等二三事，乃台吉尔知晓者也。既如此，倘尔所属人众私自越界滋事，一旦我等咨文前去，台吉即予惩办治罪；我属人众若有越界滋事者，尔亦咨文前来，将按我等之例惩办治罪。不然，日后彼此边界之不肖之人滋事，必将毁坏和睦之道，将此不可不严饬各自边界地方该管人等。钦此。

（此项暂无可议之处，倘噶尔丹策零提起，可称我等前来之时，皇上并未就逃人之事颁降谕旨。然若大事已定，此等小事，惟但秉理而行则已，亦易于商议。等语）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1）

011

雍正帝谕噶尔丹策零喀尔喀厄鲁特通婚惟在两厢情愿

【雍正十二年】

为喀尔喀与厄鲁特等通婚之处，奏请训示。奉口谕，记录成文。

奉上谕：喀尔喀、厄鲁特相互通婚和好，亦系寻常之事。唯两方情愿结亲者，乃为惯例。其不情愿之婚姻，朕虽为大皇帝，亦无勉强结亲之处。惟有彼此和睦，平安，即为善哉。此次尔若按尔原先所请之例，永息兵戈，和睦友好，定边事成之后，往来遣使，永不负约，则不仅喀尔喀、厄鲁特彼此可结秦晋之好，即便与我宗室结亲亦无不可，皆在两厢情愿也。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1）

012

侍郎傅鼐等拟回复噶尔丹策零因其轻动干戈部院方议编设旗佐之语

【雍正十二年】

噶尔丹策零若议特磊赍往部院文书内容，则向彼称：部院所咨咨文所列事项，并无强逼尔等务必照行者，乃尔父前台吉在世时，断然不可行者。其似将喀尔喀、青海恢复原政，给阿勒泰以内科布多、乌兰固木等地之请，不过为回敬之意，即便不可行，有为难之处，亦应迎至使臣，陈明缘由，奏请皇帝方是，岂有轻易兴兵之理耶。尔等若不议及此等之事，我部院必议不必将尔等定为扎萨克，编设旗佐之处。等语。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1）

013

侍郎傅鼐等拟回复噶尔丹策零特磊所留之人皆已亡故之语

【雍正十二年】

倘若问及特磊所留三名跟役之缘由，则告称：原先特磊来时，将三名跟役留于肃

州，经营杂货生意。肃州地方小，一时难以售罄，地方官员将彼等遣至西安、兰州等大地方贸易，因特磊启程仓猝，彼等未及赶至肃州，拟于为使大臣等前去时再偕往。后来尔部迎往使臣，起衅兴戎，不便遣往，故暂留之。因彼等不服我内地水土，此数年内已陆续亡故。彼等贸易所得银两，迄今存放于边界大臣之处，拟俟两国和好派使通商之时，将其贸易所得银两，乘便发往尔处可也。等语。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1）

014

侍郎傅鼐等拟回复噶尔丹策零雍正帝未曾应允出兵收复乌梁海之语

【雍正十二年】

与噶尔丹策零言语时称，我内外将军、大臣等，皆议率兵立即进剿，或先行移兵额尔齐斯，建城驻兵，屯足粮饷，逐渐推进。我军修建城池，并无难处，一二月内即可完竣，粮饷亦可立即送达，乃尔等知之者也。此等之处，皇上悉未准行。再，在阿勒泰之尔部乌梁海人等，距我军营甚近，若将军、大臣等乘任何时机派兵数千，将其收复，乃属极易之事，圣主亦未准行。据此即可知晓圣主极为仁慈，惟念安逸众生之意。等语。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1）

015

侍郎傅鼐等拟回复噶尔丹策零雍正帝不曾应允兵械涂抹毒药之语

【雍正十二年】

使臣抵达，与噶尔丹策零闲谈时称，今岁，两路大将军均皆奏称意欲乘时进兵，即便我等之大喇嘛等及占卜之人，皆云寅卯年乃尔准噶尔之凶年，宜发兵前往。因皇上好生，制止进兵，遣派我等前来议和。再，我大国有一毒药，涂于任何箭弓、刃器使用，伤及皮肉即刻毒发毙命，亦用于杀毙虎兽。征调两路军时，拟将此药涂于刃器，用于与尔部交战。因圣主不忍，未曾应允。再，尔准噶尔处本无茶叶，十数年前，占卜者曾云若尔准噶尔地方产茶，则为准噶尔灭亡之时。据闻，今尔处出一烹茶之物，不知虚实。

此等之处，皇上皆不听，据此即可知晓大皇帝仁慈，保全尔准噶尔之至意。等语。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1）

016

噶尔丹策零为情愿息兵事之奏表

雍正十二年十二月初五日

雍正十三年，噶尔丹策零奏表之译文。

奏于雍正皇帝陛下：先前仰副大皇帝之慈旨，谨请洞鉴振兴黄教、安逸众生之意，两派特磊为使前往。其第二次，正值圣躬违和，部院称我属例外，罗列多款不便之事，云若不从，将由各路进发大军，等因咨文。大皇帝敕谕，亦称若不遵从部文，非但尔不必遣使，亦不必迎至我等之使，故而无奈起兵，征战不休，殃及生灵。大皇帝鉴此，大加悯恻，拟既往不咎，从此永逸众生，朕断不食言。故此我为黄教振兴，众生逸安，不胜欣悦。特此具奏者，乃以大皇帝谕曰，其和好或构兵，众生或苦或乐，均取决于尔。大皇帝安抚众生，我亦极为情愿，彼此意合，而相互构兵，祸害生灵，则有罪也。某皇帝、某诺颜时期构兵战乱之名，恶也。彼此和睦，振兴黄教，安逸生灵者，福也，且系美名。此理宜于大皇帝及我，相应即照此谕，将彼此和睦，振兴黄教，安逸生灵之处，谨请大皇帝鉴之。区区之处，由吹纳木喀、诺惠尼等口奏。

附献貂皮三十五张。

甲寅年十二月初五。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1）

017

侍郎傅鼐等奏报由噶尔丹策零处返回情形折

【雍正十三年二月】

钦差前往准噶尔台吉噶尔丹策零处之侍郎臣傅鼐等谨奏，为奏闻圣主颁谕息兵止戈，安逸众生，噶尔丹策零欣悦遵从，遣使请安之处事。

臣等于雍正十二年十月二十五日，自巴里坤军营起程，于十一月初五日行抵阿克塔斯地方，觅见准噶尔之卡伦。卡伦之人将臣等引至色布腾之军营，于是月初十日，抵达

吉木色地方，宰桑乌巴什带兵来至臣处，问明缘由，遂引臣等于十一月初九日至伊犁河。十三日，晤见噶尔丹策零，转降敕谕毕，噶尔丹策零问使臣因何而来，臣等称，我等之圣主为悯恻众生，不忍殃及，欲图止息兵戈，安逸众生，故此奉旨前来。噶尔丹策零曰：观尔等所言及遇见尔等之我方之人所言，皆称为好事而来，相应容我览过谕旨，再召见尔等商议。等语。十五日会议时，噶尔丹策零曰：大皇帝降旨，欲止息兵戈，安逸众生，对此我不胜欣悦，诚愿从之。等语。此后，三次面见噶尔丹策零。臣等起程之时，噶尔丹策零派宰桑吹纳木喀、诺惠尼为使，偕同臣等前来，请圣主安，进献方物。

臣等于正月十二日自伊犁河之巴尔图托惠地方起程，二月十六日出准噶尔卡伦伊勒布尔和硕。噶尔丹策零派宰桑巴图蒙克、多尔济沿途护送臣等至卡伦后返回。臣等抵达巴里坤军营后，再将如何送使臣吹纳木喀等至京城之处，与署理大将军查郎阿等一同商议，另折具奏。

为此谨具奏闻。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1）

018

侍郎傅鼐等奏报与噶尔丹策零等商谈定边等情折

雍正十三年二月十八日

钦差前往准噶尔台吉噶尔丹策零处之侍郎臣傅鼐等谨奏，为奏闻与噶尔丹策零所议之处事。

臣等于雍正十二年十二月初九日行抵伊犁河之日，宰桑特磊、吹纳木喀、巴图蒙克率二十余名厄鲁特来迎。据告称，我等之乌巴什宰桑告知我等之大臣等来使于本日抵达，故我等之大臣派我等前来接迎使臣等，引至住处。俟至住处，臣等问特磊等，我等之圣主特为息兵，派我三人来此，所颁敕谕，何时交付于尔等之台吉。据告称，且待我等返回后转告我等之大臣等。言毕离去。十二日，特磊等前来告称，我等之噶尔丹策零称将于明日会见使臣等，彼时再转交谕旨。今用兵之际，不可仍似先前之来使，将谕旨由尔等亲手交付噶尔丹策零，须由噶尔丹策零之近侍接收后转呈。臣等称，尔等既言用兵之际，我等不得亲手将谕旨转交尔等之台吉，可照尔等所言行之。十三日，特磊等来，引臣等至噶尔丹策零之住所后，臣等钦捧敕谕，交付噶尔丹策零时，其近侍接收转交噶尔丹策零阅览。噶尔丹策零令臣等就座于西侧，臣等将皇上所赏绸缎交付，旋又交付臣等所带哈达、绸缎，然后坐定。噶尔丹策零问使臣因何而来，臣等告称，本大臣等奉我等之圣主轸念众生，止息兵戈，以安逸众生之旨而来。噶尔丹策零曰，果为息兵，众生安逸而来，有何可议之处。倘若仍似特磊来时赍至谕旨，则有诸多争议之处。兹观尔等口中所言，及遇见尔等之我方之人所告之言，皆称为好事而来，相应容我览过谕

旨，再召见尔等商议。等语。十五日会议时，噶尔丹策零曰：大皇帝降旨，欲止息兵戈，安逸众生，对此我不胜欣悦，诚愿从之。此后，三次面见噶尔丹策零。臣等起程之时，噶尔丹策零派宰桑吹纳木喀、诺惠尼为使，偕同臣等前来，请圣主安，进献方物。旋上茶点，臣等就地行礼而散。

十五日晤面，噶尔丹策零问，班禅额尔德尼身体安否，臣等告知安好。问达赖喇嘛现居何处，臣等告称，达赖喇嘛现居理塘新建寺庙。达赖喇嘛仍居理塘寺庙，或赴藏居住之处，已派大臣晓以听凭达赖喇嘛自便。噶尔丹策零又问，可曾施恩达赖喇嘛否。臣等告称，已封达赖之父为公，已承恩泽。噶尔丹策零曰：吾曾言阅过谕旨再议，故今日请尔等来。副都统、理事官尔等二人面南而坐，将新颁谕旨及特磊去时赍至谕旨，一一宣读，吾且作解释。谕曰：奏闻尔父去世，朕即召入特磊，面降谕旨，令将罗卜藏丹津送至。等因遣回。时逾二三载音信杳无，故为防守边界地方，驻兵于两路。至此尔方遣派特磊奏称，解送罗卜藏丹津途中，闻听大军来征，遂令罗卜藏丹津暂行等候，遣人打探。等语。朕即遣使臣，前往巴里坤军营等候。特磊返后告称，大皇帝谕曰：罗卜藏丹津乃作恶之人，若在尔处无益，著解至朕处。吾即遵旨执送罗卜藏丹津，中途闻有兵至，故暂停解送罗卜藏丹津，遣人打探。特磊于未年去，申年返回，并未时逾二三载。臣等曰，乃云特磊往返日久。噶尔丹策零又云，据谕旨曰：因尔请仁鉴振兴教法，安逸众生之处，故朕即遣使臣偕同特磊前往，命于巴里坤军营等候，凡事与尔共同议之。时因朕躬欠安，未曾召见特磊，令部院传旨遣回。对此若有为难不便之处，理应遣使提请，岂有轻易兴兵之理。尔若果无兴兵之意，理应迎至朕之使臣晤面，提陈尔等意见，具奏于朕。然尔等并未迎至使臣，反而猝然派兵，抢走我巴里坤军营之马匹。等因。吾并无将为难不便之处，不派使臣商议，即轻易兴兵之处。据先前特磊赍至谕旨曰：此次已非仅议解送罗卜藏丹津及议定地方边界即可完结之事，须派人至巴里坤迎往朕所派之使臣会面，定议具奏。若尔不能钦遵，则不必派人迎接朕所遣使臣，亦不必再派特磊矣。等语。吾想使臣来则来矣，以前并无迎接使臣之例，故未迎接，不便遵旨而行，故亦未派特磊前往，由此出兵巴里坤赶至马匹亦属实。臣等称，虽说因无迎使之例，勿派特磊，然我等之人亦有在尔处者矣，遣一二人，将为难不便之处陈明，亦可矣。噶尔丹策零云，彼时我处之人有被尔等抓获者，尔处之人则无被我等抓获者。另有谕旨曰：我两路将军大臣等，请以业已整备之兵力，齐发进击，朕悉谕令停止。朕乃天下大皇帝，惟以逸安众生为本，并无必取尔准噶尔之意。而况即得尔土地人众，于我大国有何补益耶。等因。两路将军等用兵数年，并未能取我准噶尔之地。此数年间，可曾增兵出人乎，大皇帝睿鉴制止者是也。倘若果无取我准噶尔之意，辛劳兵马数年，乃为儿戏乎。若两路将军等进伐，必拥强势而来，彼时我等将审时度势，能抗则抗，否则避匿，视尔等之人马远途劳顿，再另谋计策。我准噶尔乃似乡村之小国，若能取之则已，倘不能取，则有碍尔大国之名矣。臣等称，我等之圣主欲安逸众生，遣至我等，对此好生圣意，台吉尔意下遵从与否，惟可议耳。果议战事，我等可议之言多哉。噶尔丹策零言，大皇帝既颁谕为教法众生，止息兵戈，我等心悦诚服。吾解释自身原委者，免派使臣。又据谕旨曰：倘若我大军仍驻于尔游牧附近，恐尔疑虑不信，将移往阿勒泰之兵，概行撤至察罕叟尔。等语。尔等忽而用兵，忽而遣使，我存疑心者实，而大皇帝撤兵者亦极

是。噶尔丹策零又曰，谕旨曰：尔诚能知道前非，欣然遵行朕旨，则既往不咎。等因。据此看来，吾有舛错，方言宽宥耳。前派特磊闻达吾父去世，反倒出兵；旋派特磊询问，部院反咨文称，尔且受封，将尔属人等编设旗佐，再降旨土尔扈特，将尔弟罗卜藏舒努索回和好，其属众亦编设旗佐，另作扎萨克。再，查出丹津拉布坦、丹吉拉之子旧属给还。将策凌敦多布等大台吉等，亦另编为扎萨克，各管其庶。等语。自吾父祖以来未曾遵从之事，吾岂有遵从之理，吾并无舛错之处。无论如何，惟有谕旨内所云止息兵戈，安逸众生之处紧要，吾不禁心悦诚服，请问使臣，据尔等之意，如何可永久和睦耶。臣等称，果欲边界永久和睦，理应定边。定此界时，以阿勒泰山麓为界，方可永久和睦。等语。噶尔丹策零言，尔等为何不言以杭爱为界，却称将吾游牧中间之阿勒泰为界耶。阿勒泰山麓，断不可为界。臣等称，此并非初议之事，自尔等之前台吉时即议之，直至此时，我等按前所议之例带有图来。噶尔丹策零云，既带有图，且另行择日带图来议。此外，尚有他事乎。臣等称，我等之圣主谕曰：先前噶尔丹策零曾言将罗卜藏丹津解送至朕处，今若息兵，彼必实践前言解送，朕亦必取之。等语。噶尔丹策零言，观和好之前即索取罗卜藏丹津，抑或索取之人多矣，果若索取，吾亦有索取之人。无论如何，定边及索取罗卜藏丹津之处，吾且与众亲等相商后再议。是日议事时，噶尔丹策零稍有不悦之状，臣等亦面露不悦离去。

十六日，宰桑吹纳木喀等来至臣等住处告称，我等之噶尔丹策零云，敕谕已阅，既为好事而来，相应给为使大臣等送日用羊、米等物。故此派我等前来。彼此闲聊间言，昨日台吉问我等如何可永行和好。我等称，果欲边界永久和睦，若不以阿勒泰山麓为界，断难确保永行和睦。闻此言，台吉当即动怒，云尔等缘何不以尔等之杭爱为界，而将我游牧中间之阿勒泰山麓为界耶。未曾详尽议事之前，如此为一句话即现怒容，溢于言表，恐于安逸众生之事无益。宰桑吹纳木喀等称，我等之噶尔丹策零之言，系属随意比喻，并非言宜以杭爱为界。唯对部文所云受封，编设旗佐等语，我等之噶尔丹策零大为怨恨。臣等称，此部院咨文，并无强逼台吉务必施行之意，不过回敬尔等之前台吉将喀尔喀、青海恢复原治，划给阿勒泰以内科布多、乌兰固木等地等断不可行之请而已。宰桑吹纳木喀等称是而去。

十九日，宰桑吹纳木喀等来称，我等之噶尔丹策零云，使臣等来，已递敕谕并议事，兹已和好，相应宴请使臣等一次，故遣我等前来。臣等遂往，彼此闲聊间，噶尔丹策零问，现京城内大喇嘛为何人。臣等称，大喇嘛内，章嘉呼图克图在京城。噶尔丹策零问，章嘉呼图克图于经书如何。臣等称，章嘉呼图克图于经书如何之处，我等并不明晓。据闻颁谕盛赞章嘉呼图克图每每谒见皇上，阐释人性命运、经书奥秘时，所知所晓，已盖过其年龄。噶尔丹策零问，先前康熙帝对我处派往为使喇嘛兰占巴吹木皮勒施以厚恩，仁爱关照之处，曾闻吹木皮勒愉悦相告。今大皇帝于经书如何。臣等答称，我等之圣主极好佛道，不仅经书甚多，珍藏孤本，其经书言语、佛意，寻常大喇嘛等难以知晓之处，翻译后问圣主，无所不能阐释。噶尔丹策零问，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今驻锡何处。臣等答称，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驻锡多伦诺尔新建寺院中。

二十八日，吹纳木喀等前来告称，我等之噶尔丹策零云，本日请使臣赍图前往议事。臣等至噶尔丹策零家中，噶尔丹策零看过图后，此言以阿勒泰山麓为界者，断非大

皇帝之旨，大皇帝并未临御阿勒泰察看过。大皇帝洞鉴我父祖原先游牧之地，断不言以我游牧之阿勒泰为界，此皆两路将军等奏请取我游牧所致者。吾将以此由奏请于大皇帝。臣等称，奉我等之圣主谕旨，先前拟将阿勒泰山麓以东哈布达里哈达青吉尔、布喇青吉尔两转弯处为中间地带闲置。因前台吉请若将此两转弯处闲置，我游牧地方将过于窄小，故而得以不曾定边。今将前台吉所请两转弯闲置地方，划给尔台吉，而以阿勒泰山麓为界，如此则喀尔喀、厄鲁特不再杂居，争吵斗殴之事亦可尽消。噶尔丹策零云，此并非大皇帝之旨，若论从前，阿勒泰为厄鲁特游牧地，杭爱系喀尔喀游牧地。欲以阿勒泰山麓为界者，与吾意大相径庭。吾倘以吾父祖之游牧地为界，必为异教之俄罗斯、回众等耻笑。永行和好者，并不在于定边。现譬如，俄罗斯虽未与吾定边，亦能和睦相处。定边者，乃区区小事，吾为陈明己之缘由，派吹纳木喀等为使，偕同尔等前往，奏请大皇帝，料大皇帝洞鉴吾之缘由，必加垂爱。吾意已定，尔等使臣亦请整治行装，尔等可偕同吹纳木喀等，于正月初十日起行。臣等称，台吉尔等之人，仅于噶尔丹之事前，曾于阿勒泰游牧耳。自噶尔丹之事以来，尔等之人并未游牧于阿勒泰。若论噶尔丹一事以后之事，方于事接近矣，岂可论噶尔丹以前之事耶。此拟定边者，乃源自于尔等之前台吉所请，先前我等之使众佛保等前来，与前台吉议将阿勒泰山麓为界时，前台吉云，相传喀尔喀、厄鲁特以噶斯地方为界，将哲尔格、西喇胡鲁苏地方定为会盟之所，驻牧哈济尔地方。不过陈明地方情形而已，并非强词夺理。今自霍通鄂博岭至乌兰乌苏、罗布淖尔、噶斯口，按尔等之图分界外，曾奏请顺索尔毕岭山麓而下，径直沿科布多河之胡孙托辉、多尔多珲、库库山阴至唐努山阴之哈拉巴勒鲁克为界。我等之使臣众佛保等坚持两转弯处，未曾应允，故尔等之前台吉始奏请延至胡孙托辉等地。噶尔丹策零云，吾父在世时，不过请以哲尔格、西喇胡鲁苏等地为界而已，并无请以胡孙托辉等地为界之处，拟以阿勒泰山麓为界者，不合吾意。臣等称，前台吉在世时，其奏请以胡孙托辉、多尔多惠、库库、哈拉巴勒鲁克等地为界之奏书，今存于部。如此奏请，尚且断不应允，兹尔台吉反倒称阿勒泰为厄鲁特游牧地、杭爱系喀尔喀游牧地，可乎。噶尔丹策零言，吾并非言宜以杭爱为界。阿勒泰本为吾之游牧地，若以阿勒泰为界，则取我游牧地之中间也，故此吾以为不合，吾陈明己之缘由，奏请大皇帝，亦请使臣尔等协助吾之使臣，奏请于大皇帝。臣等称，我等所来之事尚且不曾办成，何以协助台吉奏请圣主，即便我等同僚，亦不听我等之言也。噶尔丹策零云，使臣缘何称所来之事不曾办成，止息兵戈，安逸众生，即为大事成矣。臣等称，圣主所颁止息兵戈，安逸众生之旨，台吉既言心悦诚服，相应此事定矣。唯定边、解送罗卜藏丹津二事并未成，俟得台吉回话，我等再返回具奏我等之圣上。噶尔丹策零云，拟将吾父祖游牧之阿勒泰山麓为界之处，不合吾意。是否给还罗卜藏丹津之处，暂不便议，俟事定后再议，此即吾之回话。噶尔丹策零又云，亘古至今，并无扣留使臣之例，尔等前曾扣留我使臣特磊之三名跟役，兹吹纳木喀等作为使前去，尔等若再扣留吹纳木喀之人，则听尔等之便。今若扣留尔等之三人，此又成何体统。臣等称，并无扣留尔等之使臣之处。特磊为贸易留于肃州之三名跟役，因肃州之地小，其货物一时难以售罄，故携至西安、兰州等大地方贸易。特磊自另路驰驿而返，故未赶及一同前来。旋因尔兵犯我巴里坤，未便遣回。噶尔丹策零云，前若不便，此次尔等前来，理应带回。臣等称，此三人均因水土不服，相继

亡故。噶尔丹策零云，尔等但称已杀则已。臣等称，交战时俘获之人尚且不杀，此三人又有何罪杀之耶。噶尔丹策零称是。

二十九日，噶尔丹策零遣宰桑乌巴什、乌勒哲依、额罗西胡、特磊、巴图蒙克等来臣之住所云，我等之噶尔丹策零言，吾仅言阿勒泰为厄鲁特游牧地，杭爱系喀尔喀游牧地而已，并非言宜以杭爱为界。我等之噶尔丹策零之意，即令厄鲁特之游牧不越过阿勒泰山麓，尔等之喀尔喀亦不越过哲尔格、西喇胡鲁苏等地，其间空地可闲置。臣等称，尔等如此言则接近矣，可将我等之圣主格外恩旨告知尔等。谕曰：将先前拟划给尔等之两转弯地方，免作闲置地，若定阿勒泰山麓为界，令尔厄鲁特等不越过阿勒泰山麓游牧，令我等之喀尔喀，不越过前台吉请定为界之科布多河之胡孙托辉、多尔多惠、库库山阴至唐努山阴之哈喇巴勒鲁克游牧。此闲置之地，可令少量喀尔喀、厄鲁特人去打牲。与俄罗斯定边时，亦如此留闲置地，甚善哉。宰桑乌巴什等言，若令尔等之喀尔喀不得越过胡孙托辉、多尔多惠等地游牧，此闲置地之间，仅一二日路程，闲置地间过于接近。令尔等之喀尔喀稍稍往外游牧方善。令喀尔喀等于何处游牧，请指出地名。臣等称，我等之圣主旨意，唯以阿勒泰山麓为界，空出胡孙托辉等地，中间准双方人等狩猎而已。此外，凡未奉旨之事，不可议。宰桑乌巴什等言，我等从前亦和亦战，兹强逼如此定议，取我土地，即犹取我之身，战则战矣，断不能从。臣等称，我等之圣主颁谕止息兵戈，安逸众生，尔等之台吉噶尔丹策零已心悦诚服，乌巴什尔系何等人物，尔欲战则战之，谁将制止尔哉。乌巴什等作答离去。

三十日，宰桑吹纳木喀来臣之住处后，臣等告之曰，昨日宰桑乌巴什等来，称我等之噶尔丹策零之意，令厄鲁特等不越过阿勒泰山麓，请指出令尔等之喀尔喀由胡孙托辉等闲置地再稍稍往外游牧之地名。我等称，此外因未奉旨不便议。乌巴什即称战则战矣，断不能从，其言甚谬也。等语。吹纳木喀云，乌巴什系胡言，我等之噶尔丹策零前日会见为使大臣等时，并未言及不顺对立之语矣。噶尔丹策零之意，并非不给罗卜藏丹津，乃拟派本人为使偕同大臣等前往，俟大事确定再给。尔等可明白否。臣等称，宰桑尔既系为使前往之人，理应与台吉商议后定边，立即解送罗卜藏丹津，才于事有益。尔等若不定边，又不即刻解送罗卜藏丹津，一味拘泥于往事奏请，则断然不可，尔去亦无济于事。现譬如，噶尔丹不过名义上系尔等之前台吉之叔父而已，实为仇家，若尔等之前台吉征服噶尔丹，毋庸言旧地，即便扎布堪、额克依喇勒等地均可议也。乃我等征服噶尔丹，收复土地，其阿勒泰山麓以外地方，本不必向尔等索取。吹纳木喀言，我等之噶尔丹策零仅将其父祖游牧旧地奏请于大皇帝，谨请鉴之，给即仁爱，如若不给，亦当未蒙垂爱则已，并无拘泥之处。噶尔丹策零之意，亦愿遵旨而行，其中别有缘故。我可仔细告知大臣等，如若泄露，我将人头落地。我等议事人等怀疑，若按此定边，尔等之喀尔喀及来科布多河之胡孙托辉等地游牧之归化城等地人等，复接踵而至，筑城砌墙，则我等之准噶尔人等断不敢越过阿勒泰山麓前去狩猎，故而甚是疑惑。是以奏请将由奇姆克木齐克至哲尔格、西喇胡鲁苏等地，径直向前，留作闲置地者，即为此意。无论如何，铭记大臣等所言，同与我意见相合之大臣等商议，闻达于噶尔丹策零，有话则再来通报消息。言毕离去。

翌日，宰桑乌巴什等来至臣等之住所，就其用兵一语认错，举杯敬酒。

正月初五日，以饯行礼，请臣等前往，噶尔丹策零宣读其奏书。臣等问，我等之圣主为止息兵戈，安逸众生颁降谕旨，台吉尔既心悦诚服，则息兵之事结矣。而定边、解送罗卜藏丹津二事，台吉此间作何决断耶。噶尔丹策零云，若以阿勒泰山麓为界，闲置胡孙托辉等地为界，则不合吾意，此闲置地外，使臣尔等既言因未曾奉旨，不可擅议，相应不便在此定边。吾今饬吹纳木喀等，仍奏请将由哲尔格、西喇胡鲁苏径直往前留作闲置地。再，罗卜藏丹津乃于我为无用之人，俟至大事已定，甚易也。臣等称，定边时，倘若奏请哲尔格、西喇胡鲁苏等地，事将差之远矣。噶尔丹策零云，我定将奏请，使臣等好生前往，望能促成吾之所请，吾将幸甚。臣等称，我等此来，所议二事皆未谈妥，故返回后，不仅不能具奏我等之圣主，即便我等之同僚，亦不理会我等之言，岂能许诺讨好台吉耶。言毕各散。

为此谨遵奏闻。

雍正十三年二月十八日奏。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1）

019

寄谕查郎阿等妥办吹纳木喀等路途所需口粮等项

雍正十三年三月初五日

雍正十三年三月初五日奉上谕：尔等寄信查郎阿等，俟噶尔丹策零所遣使臣吹纳木喀等抵达军营，由该处办理其起程事宜，遣往京城则已。倘未起行，则俟此文至，即刻办理遣往。亦行文刘于义，将路途所需口粮等物，丰足供给，好生照管，使彼等欣悦感戴。若驿马不敷使用，亦可兼用营马。钦此。

（将此缮文后，由主事舒赫德钤印，中书阿思哈封装，交付奏事之乌尔散，日驰六百里，寄信查郎阿、刘于义去迄）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1）

020

寄谕策凌查明噶尔丹策零所提胡孙托辉等地情形

雍正十三年三月初六日

雍正十三年三月初六日奉上谕：著抄录遣往准噶尔之使傅鼐等所奏之折，密寄额驸

策凌，令彼仔细阅看。其噶尔丹策零所奏请将哲尔格、西喇胡鲁苏等地划为喀尔喀游牧边界之处，是否可行，倘若不便准行，应如何办理之处，著详思熟虑后具奏。以朕之意，噶尔丹策零既已如此奏请，我等若仍固执己见，彼岂能立即遵从，必致又复请议。一再往返遣使会议，则事无完结之日，而彼等准噶尔人等其间得以喘息，毫发无损，而我等却不得不照常屯兵驻扎，徒误时日，靡费钱粮。此非顾惜一片空地，惟恐日后招致艰辛。此等地方之名称，地处何方，距离之远近，如何为宜，于日后之事是否有益，有无关碍，并不熟悉，且胡孙托辉地方亦未绘入舆图，不便即行决断。此皆喀尔喀游牧地，乃额驸策凌熟知者也，相应将舆图一并寄往，令彼细阅，其可否照噶尔丹策零所请施行，倘有不便之处，或于我等原定地方稍往里靠，按其所指地方外推，宜定何处，如何议之，及定边之后，其间闲置地方内，是否仍行禁止双方人等狩猎之处，俱著详细定议，将地名一一核实，填写于舆图中，于噶尔丹策零之使臣吹纳木喀等未至之前具奏，便于我等酌情与使臣等议之。此事关系綦重，须熟虑事之便利，不留后患，永久有利之处，从速详议具奏。甚机密，惟令额驸独自知道。钦此。

（将此缮文后，由主事舒赫德钤印，中书阿思哈封装，交于奏事之乌尔散，日驰六百里，抄录傅鼐等所奏二折，一并寄信策凌）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1）

021

侍郎傅鼐等奏报噶尔丹策零奏书称情愿和好片

雍正十三年三月十一日

侍郎臣傅鼐等谨奏，臣等出卡伦后，取使臣吹纳木喀等携至噶尔丹策零所奏蒙文奏书迻译，恭呈御览。为此谨奏。

噶尔丹策零奏书，奏于雍正皇帝陛下。

先前乞鉴仰副大皇帝慈旨，振兴黄教、安逸众生之处，两次遣派特磊前往。第二次去时，因值大皇帝圣躬欠安，部院咨文称吾断不能破例等言，若不照此言行，则由各路带大军进发。等语前来。即便大皇帝谕旨，亦称若不遵从部文，非但尔使不必前来，亦不必迎往我使，故而不得已开战，生灵涂炭。大皇帝轸念此情，尽弃前嫌，曰自此始永逸众生，朕断不食言。等因。故此吾为黄教之振兴，众生之逸乐，不胜欣悦。复奏者，大皇帝谕曰：或和或战，众生苦乐，皆取决于尔。大皇帝既谕令逸安众生，相应吾亦极愿相从，吾既情愿，若双方失和构兵，则生灵涂炭，若后世传某皇帝曾与某诺颜失和交恶，殊非美名。若相互和好，振兴黄教，安逸生灵，乃福也，且美名为大皇帝及吾所有，相应今宜照此旨意，其不再交恶，振兴黄教、安逸众生之处，请大皇帝鉴之。

余由使臣吹纳木喀、诺惠尼口奏。

附献貂皮三十五张。等语。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1）

022

侍郎傅鼐等奏报办理使臣吹纳木喀等进京事宜情形折

雍正十三年三月十一日

侍郎臣傅鼐等谨奏，为奏闻事。

臣等先前奏称，率带使臣至巴里坤军营后，其如何办理遣往京城之处，会同大将军查郎阿等商议后，另行具奏。等因。臣等带领使臣吹纳木喀等，于二月二十四日至巴里坤军营。臣等经与署理大将军查郎阿等商议，使臣吹纳木喀等从巴里坤直至肃州，其沿途所需口粮等物，仍按先前来使供给之例办理。吹纳木喀等骑至疲惫马驼，亦照前例予以调换。侍郎傅鼐拟先沿边而行去往京城。内阁学士阿克敦、副都统罗密带使臣等，于二十八日自巴里坤起程，取道西安路前往。俟至肃州，将使臣吹纳木喀、诺惠尼，及随从十三人遣往京城，其余七人，留于肃州，交付总督刘于义，仍照前例供给盘缠、口米外，派出妥员，将彼等带至皮毛等物酌情贸易。

为此恭谨奏闻。

侍郎臣傅鼐
内阁学士臣阿克敦
副都统臣罗密
署理宁远大将军臣查郎阿
副将军臣张广泗、常赖
议政内大臣臣顾禄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1）

023

额驸策凌奏复与噶尔丹策零定边宜以额尔齐斯为界折

雍正十三年四月初八日

臣策凌谨具密奏。

PDG

据军机大臣等寄信臣称，雍正十三年三月初六日奉上谕：著抄录遣往准噶尔之使傅鼐等所奏之折，密寄额驸策凌，令彼仔细阅看，其噶尔丹策零所奏请将哲尔格、西喇胡鲁苏等地划为喀尔喀游牧边界之处，是否可行，倘若不便准行，应如何办理之处，著详思熟虑后具奏。以朕之意，噶尔丹策零既已如此奏请，我等若仍固执己见，彼岂能立即遵从，必致又复请议。一再往返遣使会议，则事无完结之日，而彼等准噶尔人等其间得以喘息，毫发无损，而我等却不得不照常屯兵驻扎，徒误时日，靡费钱粮。此非顾惜一片空地，惟恐日后招致艰辛。此等地方之名称，地处何方，距离之远近，如何为宜，于日后之事是否有益，有无关碍，并不熟悉，且胡孙托辉地方亦未绘入舆图，不便即行决断。此皆喀尔喀游牧地，乃额驸策凌熟知者也，相应将舆图一并寄往，令彼细阅，其可否照噶尔丹策零所请施行，倘有不便之处，或于我等原定地方稍往里靠，按其所指地方外推，宜定何处，如何议之，及定边之后，其间闲置地方内，是否仍行禁止双方人等狩猎之处，俱著详细定议，将地名一一核实，填写于舆图中，于噶尔丹策零之使臣吹纳木喀等未至之前具奏，便于我等酌情与使臣等议之。此事关系綦重，务须熟虑事之便利，不留后患，永久有利之处，从速详议具奏。甚机密，惟令额驸独自知道。钦此。钦遵。抄录侍郎傅鼐等所奏二折，一并密寄前来。

臣谨恭阅，窃思，观噶尔丹策零此次迎往我等之使臣会议之情形，虽知圣主轸念众生涂炭，止息兵戈，永久安逸之意，然仍似稍有疑虑。噶尔丹策零奏请以哲尔格、西喇胡鲁苏为喀尔喀游牧之边界者，亦系恐我等往前推进，趁其疏虞之时潜入；抑或彼等翻越阿勒泰而来，趁我等不意潜入，皆未可料。现噶尔丹策零奏请，拟将哲尔格、西喇胡鲁苏为喀尔喀游牧之边界。等语。查从前喀尔喀游牧之边界，并未至哲尔格、西喇胡鲁苏，相应即照噶尔丹策零所请施行。惟我等之卡伦，原设阿勒泰以东额贝和硕、和通鄂博、布延图、科布多之托罗库乌兰等处。此等地方，位于哲尔格、西喇胡鲁苏之外，应议定将我等之卡伦，照旧安设。我等既已罢兵，又何需设卡，惟我等喀尔喀不能信任尔等准噶尔，故奏请仍于游牧内驻兵，在外照旧安设卡伦防范。是故，照常设置此等卡伦，然游牧地不越过哲尔格、西喇胡鲁苏，尔等厄鲁特游牧地，应以额尔齐斯为界。如若不从，则以阿勒泰山麓为界，但限制越过哈巴、博尔济、阿里克泰、青吉尔等处游牧才好。再，其中间闲置地带，若令双方人等狩猎，倘小人等彼此打架斗殴，抑或胡言乱语，致使相互生疑，又复兴兵。而况尔等喀尔喀、厄鲁特原即有仇，今复叠增。嗣后，阿勒泰以东地方，由我等之人巡查，阿勒泰以西地方，由尔等之人巡查。如此则争端永息矣。等因颁降谕旨。如若不从，拟欲越过阿勒泰游牧，则不可谓别无企图。策旺阿喇布坦时，其游牧原在阔布克、萨里、察罕胡济尔以西。此数年来，开始越过额尔齐斯游牧。准噶尔人等素性狡诈，不可相信。虽计近几年内其属众之安宁，然日久之后，又将乘隙而行。厄鲁特游牧若至阿勒泰山麓，相逼过近，相应防守亦难。若我方先动，则我方侥幸；倘若彼等抢先，彼时，即便我等之喀尔喀等，亦不可相信。臣愚以为，我等喀尔喀游牧之边界，可随机而定，而厄鲁特游牧之边界，定为额尔齐斯，如若不行，勿令越过阿勒泰山麓方为良策。究竟如何办理之处，谨请圣主明鉴睿裁。

为此谨奏。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1）

024

谕著尚书宪德等接待来使吹纳木喀等

雍正十三年三月初七日

雍正十三年三月初七日奉上谕：俟噶尔丹策零所遣使臣吹纳木喀等抵达，办理使臣等之事宜，著遣尚书宪德，公庆复，内大臣海望，侍郎马尔泰、纳延泰、班第，副都统多尔济前去。其间，凡往事、舆图，皆令彼等阅看知晓。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1）

025

军机处为核定与准噶尔划界地名事咨额驸策凌文

雍正十三年三月初七日

军机处咨文副将军·超勇亲王·固伦额驸策凌，为知照事。

奉上谕：著抄录遣往准噶尔之使傅鼐等所奏之折，及舆图一并寄信于尔。钦此。钦遵。在此经咨询，大致绘图一幅，并照侍郎傅鼐等为与准噶尔划定边界赍往舆图所绘小图一幅，一并寄往。俟额驸对照地方查明，将应加地名，填写于寄往图内，咨送我等前来。

（将此缮文后，由主事舒赫德钤印，中书阿思哈封装，交于奏事之乌尔散，日驰六百里，寄送额驸策凌。图卷二幅，一并寄送）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1）

026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闻办理使臣吹纳木喀等日用物品折

雍正十三年三月二十五日

大学士·伯臣鄂尔泰等谨奏，为请旨事。

准噶尔噶尔丹策零之使臣吹纳木喀、诺惠尼旦夕将至。查得，先前策旺阿喇布坦所遣之使根顿、博罗呼楞，噶尔丹策零所遣之使特磊抵达后，入东华门，跪于箭亭前，由该部大臣等接受其奏书、所献礼物，赏给使臣等饭食，引至住处下榻，另行择日令其瞻仰圣明。使臣等皆下榻皇城内文书馆，由总管处派出官兵守护。其每日供给使臣等之食用蒙古羊一只，随行跟役等之中原羊一只，奶、酥油、面、茶、盐、米、柴薪、木炭、蜡烛、碗盘等物及差役、驿马，均由各处领取给付在案。此次俟噶尔丹策零所遣使臣吹纳木喀、诺惠尼等抵达后，将其引领至圆明园门前跪地，由派往办理使臣事务之大臣等接受其所带奏书、所献礼物，安置使臣等于吏部房中，赏给饭食，引至钦定之住处下榻。除将其奏书，经翻译恭呈御览后，另行择日瞻仰圣明之处，具奏请旨外，每日仍照例供给使臣吹纳木喀、诺惠尼食用蒙古羊各一只，随行十三人中原汉羊二只，其奶、酥油、面、茶、盐、米、柴薪、木炭及所用器皿等物、驿马等，皆照例从各处领取给付。其差役由园户等内挑选悫厚者，计其足敷派往。其看守官兵，在外堆守，勿事更张。使臣等之住处，由武备院领取蒙古包三顶，帐房四顶搭支。派内务府官员一名、理藩院官员一名陪同使臣等即可。等因。

为此谨奏。请旨。

雍正十三年三月二十五日奏入。奉朱批：著依议。钦此。

（将此交付蒙古衙门之笔帖式桑吉扎布办理，又交付内阁主事显保转交内务府）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1）

027

谕著策凌确定要否派喀尔喀扎萨克等共同商议定边事宜

雍正十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雍正十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奉上谕：朕思，议定与准噶尔定边事宜后，令噶尔丹策零派其准噶尔要员一名，会同我方所派大臣等勘查，指地立界，是否亦应派喀尔喀扎萨克一同前往之处，著密寄额驸策凌咨询。此事若不遣派喀尔喀扎萨克，乃其游牧地，日后以定边大臣等起先办理不妥，加以推诿；倘派喀尔喀扎萨克，准噶尔人等又以喀尔喀等贪占游牧地，胡言乱语，均难逆料。若称喀尔喀扎萨克在则于事有益，则派其晓事明理、熟悉地理之大扎萨克等，加以具奏。倘若不用喀尔喀扎萨克，则派内扎萨克之要员，与满洲大臣等一同遣往，由额驸策凌将所有事项尽行晓谕彼等商议。当否之处，著彼确定具奏。钦此。

（将此缮文，由主事舒赫德钤印、缄封，交奏事之额敏，驰马咨送额驸策凌）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1）

028

策凌奏闻可委派喀尔喀扎萨克一同前往勘界片

雍正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奴才策凌恭谨密奏。

接准军机大臣咨文内称，雍正十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奉上谕：朕思，议定与准噶尔定边事宜后，令噶尔丹策零派其准噶尔要员一名，会同我方所派大臣等勘查，指地立界，是否亦应派喀尔喀扎萨克一同前往之处，著密寄额驸策凌咨询。此事若不遣派喀尔喀扎萨克，乃其游牧地，日后以定边大臣等起先办理不妥，加以推诿；倘派喀尔喀扎萨克，准噶尔人等又以喀尔喀等贪占游牧地，胡言乱语，均难逆料。若称喀尔喀扎萨克在则于事有益，则派其晓事明理、熟悉地理之大扎萨克等，加以具奏。倘若不用喀尔喀扎萨克，则派内扎萨克之要员，与满洲大臣等一同遣往，由额驸策凌将所有事项尽行晓谕彼等商议。当否之处，著彼确定具奏。钦此。钦遵前来。臣捧读之下窃思，现既确定喀尔喀游牧边界，似应于喀尔喀扎萨克内委派数人，偕同我等之大臣等前往会议，则日后喀尔喀等断无因大臣等单独前往定边而推诿之处。惟喀尔喀、厄鲁特原本有仇，嗣后定边，日久之后，不知究竟如何。兹会议定边，倘喀尔喀等所言地界稍过，我方大臣等可观厄鲁特所言情形，裁决理应定边之处，准噶尔人等感念圣主，与喀尔喀不和，则日后于事有益。准噶尔虽欲与喀尔喀等交恶，然畏圣主未敢来侵，而一旦与喀尔喀等失和，以后则无意再修好。若不遣派喀尔喀等，而派内扎萨克之人，则误以为圣主怀疑喀尔喀等，准噶尔人等滋生调唆之意，亦未可料。喀尔喀西界与准噶尔游牧最近者，乃扎萨克图汗格勒克雅木皮勒所部。嗣后，设若随臣部委派扎萨克，请由扎萨克图汗格勒克雅木皮勒、公敏珠尔二人中遣派一人，及臣部之公格木皮勒。其余扎萨克、协理台吉、官员等内，仍挑熟谙地理可靠者数人派往，较为妥当。臣之愚见如此，谨具密奏，恭请圣主睿鉴定夺。

为此谨奏。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1）

029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指派陪同准噶尔使臣之官员片

雍正十三年四月十二日

大学士·伯臣鄂尔泰等谨奏，为委派内务府官员一名、理藩院官员一名陪同准噶尔

PDG

使臣等事。

内务府官员内，视其人尚可者，选郎中七十、员外郎桑格；理藩院官员内，视其人尚憨厚且懂蒙古语者，选郎中阿拉布坦、员外郎达桑阿具奏引见，请旨选派二名。等因。带领引见。

奉旨：著派桑格、阿拉布坦、达桑阿。钦此。

（将此交内阁中书傅恒，转交蒙古衙门、内务府）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1）

030

谕著将傅鼐等奏折及噶尔丹策零奏书密寄平王等

雍正十三年四月十四日

雍正十三年四月十四日奉上谕：著将傅鼐等奏折及噶尔丹策零奏书之译稿，均行抄录，密咨大将军平王、额驸策凌。俟使臣等抵达，其如何议定之处，嗣后再咨行彼等。钦此。

（将此缮文，由主事兆惠钤印缄封，交奏事之福军等，将傅鼐等奏折及所抄噶尔丹策零奏书，一并捆扎，日驰六百里，寄送大将军平王等去讫）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1）

031

军机处为备办宴筵准噶尔使臣事咨膳房文

雍正十三年四月十九日

军机处咨行膳房，为知照事。

准噶尔使臣等于本月二十一日抵达。使臣等抵达后，安置于吏部房中，按例赐宴。两位使臣饭食一桌，羊尾骨一盘，烤肉一盘，奶豆腐一碗，蒸饽饽、卢氏饽饽四种；随从人等饭食二桌，炖烤肉各两盘，蒸饽饽、卢氏饽饽各两种，亦备茶。送往住所之饭食三桌，炖肉、饽饽一并送去。

为此咨行。

（将此交付于内务府委主事格庆）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1）

PDG

032

谕著委派莽古里陪同使臣等

雍正十三年四月二十日

雍正十三年四月二十日奉上谕：陪同使臣之事，著亦派莽古里前往。钦此。
（是日将谕旨转告其本人）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1）

033

谕著委派太医前去为准噶尔使臣诊病

雍正十三年四月二十日

雍正十三年四月二十日奉上谕：据傅鼐等报称，准噶尔使臣吹纳木喀患病。等语。著派理藩院章京一名，良医一名，带药现即乘驿迎往，为吹纳木喀诊治。钦此。

（将此缮文，由主事舒赫德验看缄封，交付兵部员外郎兆明、笔帖式德楞泰，马驰咨行傅鼐等。咨文末写有，俟该医抵达为吹纳木喀诊病之后，尔等将圣恩晓谕吹纳木喀，加以治疗，彼若不愿饮药为难，则勿勉强。其病情、每日行程、下榻何处、几时抵京之处，预先具报，等因添写咨行。又抄出，交由兵部员外郎兆明，蒙古衙门主事色楞，交付太医院官员秦世忠）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1）

034

准噶尔使臣朝觐日入班大臣名单

雍正十三年四月二十日

使臣等朝觐日入班诸大臣名单：
左翼：大学士尹泰、都统色尔毕、都统鄂善、都统宗室色博、都统佛彪、协办大学

PDG

士尚书班第、散秩大臣超武公岱屯、护军统领阿琳、都统奇勒萨、署理都统印务护军统领哲尔津、署理都统印务满洲八旗都统原品扎勒泰、散秩大臣包德、左都御史福敏、署理都统印务尚书高奇、署理都统印务副都统扁图、署理护军统领印务副都统宗室色布肯、副都统六格、副都统迈鲁、左侍郎宗室普泰、右侍郎托时、副都统卦木保、副都统李岳察、副都统布颜图。

右翼：协办大学士事务尚书三泰、散秩大臣宗室曾升、都统李希、都统尚书僧格、都统宗室章格、都统佟祥文、委领侍卫内大臣散秩大臣内务府大臣常明、署理都统印务尚书宪德、护军统领济兰泰、散秩大臣伯伍弥泰、散秩大臣奉恩辅国公格图肯、都统甘国弼、护军统领满泰、散秩大臣施勇、前锋统领叶楚、署理护军统领印务副都统阿兰泰、副都统觉罗苏尔泰、副都统色勒登、副都统苏弼礼、副都统吉昌、副都统田存德、副都统于勇世、副都统杜依克、进茶散秩大臣伯玛哈达。

引导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公丰盛额、散秩大臣公纳木图、委散秩大臣沙津、委散秩大臣乌尔图纳苏图、御前头等侍卫策楞、散秩大臣公国舅伯奇、散秩大臣公马显、散秩大臣公噶尔萨、散秩大臣侯武格、头等侍卫傅拉纳。

随扈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哈达、署理护军统领印务头等侍卫乌勒德。

（二十一日，交付侍卫处笔帖式勇保。二十二日，大臣等言，宪德已派往照料使臣等，其名暂免列入名单，等因口传侍卫处主事善寿。二十三日，大臣等言，佛彪暂免入班，等因口传侍卫处笔帖式敦珠。二十四日，又交付主事吉德，明日令使臣等朝觐，大臣皆着常服，将此令吏部、兵部、侍卫处档房传之）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 - 1）

035

谕著佛彪等照料使臣等住处事务

雍正十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雍正十三年四月二十二日奉上谕：著派内务府总管大臣佛彪、盛安照料使臣等住处之事务。钦此。

（是日交付内务府）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 - 1）

PDG

036

军机处为令报行程事咨侍郎傅鼐文

雍正十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军机处咨文侍郎傅鼐等。

尔等率使臣等明日下榻何处、大约何时行抵住处，请缮明从速咨复。尔等之住处，须与使臣等之住处分开，倘有由此派人向尔等传达事项，便于寻找。此情勿令使臣等知晓。

为此咨行。

（是日，交付兵部员外郎五格，饬由昌平州路迎往傅鼐等，不得延误）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1）

037

军机大臣鄂尔泰奏报所拟准噶尔来使觐见仪注折

雍正十三年四月二十四日

大学士·伯臣鄂尔泰等谨奏，为请旨事。

雍正十三年四月二十三日奉上谕：著噶尔丹策零所遣使臣吹纳木喀等于二十五日巳时觐见。钦此。钦遵。查得，先前令策旺阿喇布坦之使臣根顿、博洛呼尔哈及噶尔丹策零之使臣特磊等瞻觐圣明时，例由理藩院引领，从东长安门入午门，于照门赏食克食。俟皇上御乾清宫升座，引使臣入乾清门西侧门，由西侧拾阶而上，空出丹墀中央，令使臣及随行厄鲁特等行三跪九叩礼毕，引使臣入乾清宫西侧隔扇门，于右侧豹尾班侍卫末尾跪叩赐座，随行之厄鲁特等均令坐于隔扇门外右侧。皇上用茶时，令其跪叩；赏茶时，令其叩谢而饮；降旨则跪地聆听。礼毕，仍由西侧隔扇门引退。入班之大臣、侍卫等，皆着常服在案。今既令噶尔丹策零之使臣吹纳木喀、诺惠尼等入正大光明殿觐见，是日拟令聚集之大臣等提前入殿预备，令乾清门侍卫等排列于宝座两侧，豹尾班侍卫等排列于台阶下，台阶两侧令侍卫等排列，正门两侧，令侍卫等排列。其在外值守之护军等，排列整齐之处，交付领侍卫内大臣等预先备办。晨起，令使臣等憩于吏部房中，俟至赏食克食之时，由西侧侧门引至厢房预备。皇上升座后，由侍郎纳延泰、班第、副都统多尔济、奏蒙古事侍卫等引入使臣等，空出殿前阶下中央，行三跪九叩礼觐见。礼毕，由西侧隔扇门引入使臣吹纳木喀、诺惠尼，于右侧前排就座诸大臣后跪叩，留出间

隙入座。其随行厄鲁特等，皆令坐于隔扇外之右侧。皇上用茶时，令随大臣等跪叩；赏茶时，令其叩谢而饮；降旨时则跪地聆听。礼毕，仍由西侧隔扇门引退，送至住处。聚集之大臣、侍卫等，皆着常服。

为此谨奏。请旨。

等因。雍正十三年四月二十四日奏入，奉旨：著依议。钦此。

（将此交付内阁主事吉德，转交吏部、兵部、蒙古衙门、内务府、侍卫处档房）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1）

038

谕著赏给派往准噶尔地方侍郎傅鼐等银两

雍正十三年四月二十四日

雍正十三年四月二十四日奉上谕：派往准噶尔地方之侍郎傅鼐等，既曾派往准噶尔地方，相应赏侍郎傅鼐、副都统罗密、内阁学士阿克敦、员外郎玉保每人银一千两，随行之前锋伊特讷、领催巴岱每人银二百两，三十三名跟役每人银五十两，用于整治行装。钦此。

（将此缮文钤印，交付内务府笔帖式法保支取银两，相应赏之）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1）

039

谕使臣吹纳木喀等与派往大臣等共同议定边界

雍正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雍正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令噶尔丹策零所遣使臣吹纳木喀、诺惠尼等入正大光明殿瞻觐，谕曰：尔等之台吉噶尔丹策零，因朕遣使为安逸众生颁降谕旨，极为心悦诚服，派遣尔等前来。表内所云，某皇帝曾与某台吉失和，以致众生涂炭，殊非美名。倘若和睦，教法广衍，生灵安逸，则便于名垂青史等语，朕甚嘉赏。唯将兴兵缘由，推之于朕。昔朕圣祖皇考时，即闻尔等准噶尔生性贪暴好战，侵扰众邻，不遵奉释家慈悲之道，彼时未曾深信。而后尔等之前台吉策旺阿喇布坦无故侵扰我哈密，又派兵入藏，扰乱佛教，毁坏寺庙，残害喇嘛，至此始知前言不谬。故此，遣派两路兵，屯守于边界，

此可谓兵戎由朕皇考而起乎。以朕皇考之圣意，唯愿众生安逸，故屡遣使臣前往，而策旺阿喇布坦一再推诿迁延，来回遣使，终无结果。及至朕入承大统，尔等之前台吉遣使臣根顿前来，朕秉承皇考仁慈之心，意欲和好，以振兴黄教，安逸众生。因召根顿近前，执其手曰，俟尔回返，可告知尔等之台吉，朕执汝手，即如见尔等之台吉，尔可训导尔之子嗣，朕亦训导朕之子嗣，修得永世和好。等因。遂遣使拟议和好定边等一应事务，不意尔等之前台吉无意于和好，一味推诿迁延，反而藏匿由我处逃往之罗卜藏丹津，亦不告知我等之使臣，致使诸事未定，半途而废。由此，朕未再遣派使臣，尔处亦无使臣至，互不往来。俟至尔等之前台吉亡故，尔等之小台吉噶尔丹策零遣派特磊前来，赍至表文内称，其父已成佛矣。佛乃天下各国供奉者，朕本对佛极为恭敬，噶尔丹策零若言其父成佛，难道拟令朕敬其父乎。又引用朕前降之旨，朕本指双方和好后，直至子孙后嗣永不负约而已。而策旺阿喇布坦在世时，并未遵照朕旨确定和好之事，又传及子嗣以何。噶尔丹策零之意，朕不明也。来使特磊傲慢无礼，故朕谕特磊曰，尔之台吉果能仰副朕旨，意欲和好，须将罗卜藏丹津解至，并勘定边界，方可明其心志。等因遣往。此乃测噶尔丹策零之意也，彼若立即解送罗卜藏丹津，议定边界，我等岂有用兵之理。朕因未能索还罗卜藏丹津，亦未修订和约，而颁降谕旨矣，可知噶尔丹策零之意究竟如何矣，可不加防范乎。是故，始遣两路大军，驻守边界地方。后复派特磊前来，言称解送罗卜藏丹津途中，闻知发遣大军，故而停止。果若解送罗卜藏丹津者实，尔等即应送达尔等之军营，缘何解回耶。彼时如若解至罗卜藏丹津，而我军复进，此即朕挑起兵端矣。朕身为大皇帝，倘若失信，如何统驭天下诸国。特磊来时，朕躬违和者实，乃天下共知者也。岂有因朕未见特磊，而诳称朕躬违和之理耶。因其解送罗卜藏丹津之言虚妄不实，故遣回特磊时，赍往部文缮有数句刻薄言语抨击者，乃回敬尔等之前台吉策旺阿喇布坦将不便行之处，一再强求者也，并无勉强遵行之意。果真如此，何不缮入朕之敕谕中。并未缮入敕谕，而仅行部文者，乃令尔噶尔丹策零明白此非朕意也，其中纵有难行之处，亦应声明陈奏，缘何毫无回音，于朕所遣使臣于巴里坤军营等候之际，即暗中派兵，驱走马畜者，乃非尔等先行挑起事端乎。吾军果欲进剿，不在遣回特磊之时，趁尔等不备出击，反而坐待尔等准备乎。我军若入尔界征战，乃兵戎由朕起，而朕之兵马未行，驻守界内，尔军却先侵入我界，乃兵戎由尔等起也。此构兵之名，朕断不接受。此皆为往事，朕既轸念众生，将尔之台吉以往之咎失，已明确降旨悉行宽宥，毋庸再议。今尔之台吉秉持礼义，悦从朕旨，遣使修好，朕甚嘉之。其罗卜藏丹津之事，称议和事毕再行解送。毋言解送，即便不解送，而今朕亦不强行索还。即便解至罗卜藏丹津，朕亦不杀。等因曾经颁有谕旨。唯边界若不勘定，无益于久远，意欲永久和好，即应勘定边界，此事至关重要。尔之台吉拟口奏之事及定边之处，尔等可会同朕所派大臣等，计其合乎情理、利于和睦之道之处，定议具奏，朕再颁降谕旨。钦此。

使臣吹纳木喀等奏称，大皇帝派为使大臣等，为安逸众生颁降谕旨，我等之噶尔丹策零及所有部众，均皆不胜感激。大皇帝如何降旨，除遵行外，别无他意。等语。

谕曰：修好之事，但宜寻议其永利双边、合乎情理之处，朕并无勉强尔等遵行朕旨之意。倘若尔等有不便行之处，尔等可陈告朕派往商议此事之大臣等，若我等有不便行之处，亦由我等之大臣陈明，彼此商定。可行之事，朕必行之，倘若一如尔等之前台吉

策旺阿喇布坦，强求全然不可行之事，断不能准行。诚若可行，彼时能不准行乎。尔等之前台吉策旺阿喇布坦在世时，朕未应允之事，如今能因尔等之小台吉噶尔丹策零之请准行乎。如此，噶尔丹策零之尊贵能胜过其父乎。惟但循理酌宜议之，方于事有益也。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1）

040

领侍卫内大臣庆复等与准噶尔使臣吹纳木喀等会谈事宜记注

雍正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派往与噶尔丹策零所派使臣议事之领侍卫内大臣庆复、都统莽古里、内大臣海望、尚书宪德、副都统多尔济、侍郎纳延泰、班第，问准噶尔使臣吹纳木喀等曰，据尔等之台吉噶尔丹策零奏称，其余话语由吹纳木喀、诺惠尼口奏。等语。有何言尔等可告知我等。据告称，噶尔丹策零派我等时，所嘱咐之事惟有两件，大皇帝为安逸众生颁降谕旨垂爱，我等之噶尔丹策零甚为感激欣悦。为使大臣等口宣谕旨曰，著解送罗卜藏丹津，以阿勒泰山麓胡孙托辉等地为界。等语。噶尔丹策零云，大皇帝如此眷顾于我，吾不表露心迹，可乎。阿勒泰本为我厄鲁特游牧，杭爱原系喀尔喀游牧，昔吾祖父时，与喀尔喀扎萨克图汗一道将哲尔格、西喇胡鲁苏之地定为会盟之地，今若以阿勒泰为界，我等之游牧地将被划割。请大皇帝将自克木、克木齐克越过唐努，由哲尔格、西喇胡鲁苏等地直至巴里坤为界。再，吾前曾将罗卜藏丹津解送大皇帝，途闻兵事停止者实。今大事定后，罗卜藏丹津之事甚易也。其俄罗斯与我准噶尔和好，并未定边，尚且照常和睦互使贸易往来。吾以为，定边不定边，并无关碍。钦遵大皇帝定边之旨，陈明吾之缘由，谨此奏请，如何眷爱之处，请大皇帝降旨指示。等语。当三位为使大臣等面交付我等，此外别无他言。再，我等有一思虑之处，亦告知于大臣等，而今大皇帝恩施我等之噶尔丹策零，颁降仁旨，业经和好。我等来时看得，大军仍驻巴里坤，此并非噶尔丹策零之言，乃我等随意打探。臣等问吹纳木喀等曰，罗卜藏丹津之事，昨日皇上已面谕尔等，惟定边之事甚要。既拟和好，若不定边，何以为凭。倘言尔等准噶尔与俄罗斯不曾定边，我国与俄罗斯和好定边以来，历经数年边境人众无所争端，迄今彼此相安无事，互使贸易往来。若欲永久和好，可不定边乎。此乃永利双方之事。我等之为使大臣等在彼处时，所有事项，均与噶尔丹策零讲明，如今并无一味争议之处。尔等乃噶尔丹策零择优拣派为使之人，事情如何方为有利合理之处，尔等心知肚明。我等理应惟但共同寻其于事有益，确属有果之处议之，不可一再拘泥于噶尔丹策零之言。现譬如，尔等请令我等之喀尔喀游牧勿过哲尔格、西喇胡鲁苏，而尔等之厄鲁特游牧，勿令过何处之处，亦应议之。等语。吹纳木喀等告称，所称应定边者甚是，然噶尔丹策零嘱咐之事，除此两

件外，并无他项，我等不可擅自议定游牧边界。如何眷顾之处，惟请大皇帝降旨指示。闻此，臣等复言，定边事宜甚大，尔等乃噶尔丹策零处特为此事派来奏事使臣，务计事之可行之处议之，方为有益，不可拘泥于一处。尔等可从缓考虑，我等再行会议。言毕散去。

闰四月初一日，臣等复与吹纳木喀等称，尔等之台吉噶尔丹策零欣服大皇帝之仁旨，遣派尔等前来具奏。大皇帝派我等会同使臣等，将定边之事，寻议其合理、彼此有利之处，相应我等共同循理议之，俟有端绪，方可陈奏于皇上。今事无结果，岂能上奏大皇帝。噶尔丹策零果欲遵从圣旨修好，理应明定边界。若不定边，又如何和好。和睦之道，乃明定边界最为紧要。现譬如，据尔等言称，噶尔丹策零于三位使臣面前嘱咐我等之两件事皆已陈述，此外并无他言。等语。倘若果真只此两项，乃我等使臣听闻之言，彼等返回即可具奏，遣尔等又何为。尔等乃噶尔丹策零处拣派之特使，理应陈明可行之处，循理秉义，计可蒇事议之。大皇帝所降谕旨甚明，尔等倘有为难不便之处，断无强逼务须如此之理。若将我等为难不便之处，仍如尔等之前台吉在世时恣意强求，亦断无施行之例。再，噶尔丹策零但云不准我喀尔喀人等游牧至哲尔格、西喇胡鲁苏外，再推进阿勒泰山麓以内闲置之地而已，而尔等之厄鲁特游牧以阿勒泰以外何处为界之处，并未陈明，言事不全，尔等游牧之地，尔等不加确定，我等如何指定。此等之处，待我等共同审慎酌议后，方可奏闻。吹纳木喀等告称，我等来时，噶尔丹策零嘱咐之事惟此两件，皆告知于大臣等，此外绝无隐瞒之言，况且噶尔丹策零奏请西喇胡鲁苏等地者，亦非必须如此，只为陈明缘由，犹如子之求父，奏请大皇帝施恩。如何眷顾施恩之处，若蒙大皇帝洞鉴降旨，我等谨记转达谕旨外，凡事我等不可擅自议之。噶尔丹策零派我等为使之缘由，乃因大皇帝施恩，顾念教法众生颁降谕旨，遣派为使大臣等，而我等之噶尔丹策零能不遣使回奏献礼乎。故此，仰副大皇帝之恩旨，特遣我等为使前来献礼奏书。我等抵此，已将噶尔丹策零之言均皆告知于大臣等，俟至转奏，其如何眷顾之处，请大皇帝明鉴降旨。等因。奏入，奉旨：欲行永久和睦，不可不明定边界。此定边之事，原本始自尔等之前台吉策旺阿喇布坦之奏请，先前尔等之前台吉不时提及哲尔格、西喇胡鲁苏等地，言称只是奏陈地方情形，并非志在必得，彼时朕曾降旨嘉许。而后尔等之前台吉又请不必闲置阿勒泰山麓外哈道里哈达青吉尔、布喇青吉尔两转弯处，朕未曾允。今朕特为安逸众生，将此两转弯处均皆划拨与尔等。惟自克木齐克、汗腾格里，沿阿勒泰山麓，由索尔毕岭而下，从哈布塔克、拜塔克中间穿过，越过乌兰乌苏，直抵噶斯口为界。并将其父所请自胡孙托辉、多尔多珲、库奎，至哈喇巴勒鲁克，悉作中间闲置地。如此，噶尔丹策零理应因将其父在世时未得之地，蒙朕俱行施恩划拨而感激，当即遵照朕旨定边。反而奏请逾越其父未曾奏请之哲尔格、西喇胡鲁苏等地，伸展至巴里坤为界，实属托辞矣。尔等现既请朕降旨指定，相应仍照钦差使臣等赍往之图，以阿勒泰山麓为界，定胡孙托辉至哈喇巴勒鲁克一带为闲置地，如此则尔等并无为难不便之处。诚能遵从朕旨照此定边，方可谓诚心修好。倘将边界地方，照此勘定，惟此闲置地外，尔等倘若疑虑喀尔喀游牧过近，奏请再远些，此乃可行之事，俟尔等再遣使臣前来具奏，朕再降旨指示亦可。现派大臣等会同尔等循理酌加议定，而尔等称除噶尔丹策零口奏之言外，并无他语，不敢擅自议定。今既不便在此决定，相应复拟谕旨，交付

尔等赍回。噶尔丹策零接奉朕旨，详思永久和睦之处，核定具奏。钦此。钦遵。转降吹纳木喀等后，吹纳木喀携众叩头谢恩，告称，此事甚大，吾一时难以牢记，舛错遗漏，亦未可料，恳请大臣等复述一遍，容我等熟记之后，趁再次见面，将我等所记亦向大臣等复述一遍，以便核对。等因。臣等遂复述一遍。吹纳木喀称，我等已大致记得，今既将颁降噶尔丹策零之谕旨交付我等赍回，可否将底稿示于我等。今日所降谕旨内，大致指明我厄鲁特边界定于何处，喀尔喀边界定于何处，噶尔丹策零看过后指定具奏而已。噶尔丹策零以阿勒泰曾为厄鲁特游牧，杭爱曾系喀尔喀游牧，奏称哲尔格、西喇胡鲁苏等地，亦系奏陈旧事而已，并非务须如此。大皇帝乃众生之父，如何决定之处，大皇帝若不降旨指示，噶尔丹策零胆敢指定乎。等因。臣等晓谕吹纳木喀等称，圣主筹虑安逸众生、互有裨益，降旨指定边界。倘若依照谕旨定边，尔等并无为难不便之处，于和睦之道甚有裨益。该谕旨内称，噶尔丹策零若果依此定边，但以喀尔喀游牧过近疑虑，奏请再离远些，仍可另降谕旨。此乃大皇帝怜悯尔等之至意，绝非有意留有余地，令尔等复请之意。吹纳木喀称是。吹纳木喀又称，今既将谕旨交付我等赍回，依我等之见，已走之人仍走为宜，若蒙大皇帝眷顾遣使，我等之噶尔丹策零及众属欣喜，老幼亦皆可仰承大皇帝之恩安生。若令为使大臣等仍与我等一起同行，不仅于事有益，亦利四方众生之闻听。等因。臣等告知吹纳木喀等云，大皇帝为安逸众生颁降谕旨遣派为使大臣等，彼等前去，未能与噶尔丹策零议定定边之事。遣派尔等前来具奏，钦差我等与尔等公同酌议，尔等又称除噶尔丹策零口奏之言外，并无他语，不可擅自议定。照此一再派使，往返行走，徒然荒废时日而已，于事何益。兹所有事宜，大皇帝均已降旨指定，相应俟尔等返回，噶尔丹策零看过谕旨，若照谕旨指定边界确定具奏，一锤即可定音，毋庸赘请。此次不遣我使之缘由即在此也。吹纳木喀又提及大兵仍然驻扎之时，我等告之曰，尔等缘何频频问及我军，今修好之事已定乎，正因定边之事尚未完结，故而我军驻守界内，此间各处官兵亦早已撤回，俟定边事竣，仅驻少许官兵巡查边界外，其余官兵或许陆续后撤。语毕，吹纳木喀连连称道，事情定成，定成。

又派章京阿拉布坦、僧格，将雇用骑驮牲畜情由，晓谕吹纳木喀等称。吹纳木喀等告称，大臣等如此事先详筹后事，所言极是，我心悦诚服。我等返回后，将此情形仔细禀告噶尔丹策零，令嗣后前来之使臣商贾皆照此行。我等此来，乃因事特派，趁此出使，属下人等携至少量货物贸易，采买我等所需物品带回。因先前所来使臣皆由官为办理起程，相应亦将我等照前次使臣等之例，官为办理遣往。嗣后不仅前来贸易人等不得效仿我等，其因只言片语指名使臣前来之人，亦不可期望如同我等邀恩。大臣等现若将我等视作商人，务令我等自资雇用牲畜带往，岂敢违背大臣等之言耶。大臣等拟替我等雇给牲畜者，虽属怜悯我等之意，我等返回后，将极无颜面，不敢接受。无论如何，惟请大皇帝施恩。等因。是故，派章京阿拉布坦、僧格晓谕吹纳木喀等出具凭证，吹纳木喀等告称，大臣等为后事详细筹划，所言甚是，惟我等乃作为使臣而来之人，事情焉能即刻擅自议定，俟返回，将此等情形详细禀告噶尔丹策零。想必噶尔丹策零亦系我处显贵，断不会因商人牟利而破坏大事。再，现有一虑，亦告知尔等，噶尔丹策零尚能听我之言，以我之见，嗣后噶尔丹策零遣使请安奏事，勿令携带货物，商贾不指为使臣，单独派遣，则于事极为有益。我之本意，但愿事情圆满，丝毫不敢抱有私心，说于事无济

之言。现譬如，我等此次前来，沿途仰蒙大皇帝恩泽，丰裕而行，抵此住一月有余，每日仰承大皇帝之恩，随意享乐，返回时又可仰承大皇帝之恩，办理行装。我若有异心，愿遭天谴，不得沾沐大皇帝所施之恩。不久我将抵达我等之地方，尔等或可闻之也。等因。

此皆为所派大臣等与使臣等会议之事由。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1）

041

谕著使臣吹纳木喀等赍回颁降噶尔丹策零之敕谕

雍正十三年闰四月初二日

雍正十三年闰四月初二日，颁降使臣吹纳木喀等之上谕：欲行永久和睦，不可不明定边界。此定边之事，原本始自尔等之前台吉策旺阿喇布坦之奏请，先前尔等之前台吉不时提及哲尔格、西喇胡鲁苏等地，言称只是奏陈地方情形，并非志在必得，彼时朕曾降旨嘉许。而后尔等之前台吉又请不必闲置阿勒泰山麓外哈道里哈达青吉尔、布喇青吉尔两转弯处，朕未曾允。今朕特为安逸众生，将此两转弯处均皆划拨与尔等。惟自克木齐克、汗腾格里，沿阿勒泰山麓，由索尔毕岭而下，从哈布塔克、拜塔克中间穿过，越过乌兰乌苏，直抵噶斯口为界。并将其父所请自胡孙托辉、多尔多珲、库奎，至哈喇巴勒鲁克，悉作中间闲置地。如此，噶尔丹策零理应因将其父在世时未得之地，蒙朕俱行施恩划拨而感激，当即遵照朕旨定边。反而奏请逾越其父未曾奏请之哲尔格、西喇胡鲁苏等地，伸展至巴里坤为界，实属托辞矣。尔等现既请朕降旨指定，相应仍照钦差使臣等赍往之图，以阿勒泰山麓为界，定胡孙托辉至哈喇巴勒鲁克一带为闲置地，如此则尔等并无为难不便之处。诚能遵从朕旨照此定边，方可谓诚心修好。倘将边界地方，照此勘定，惟此闲置地外，尔等倘若疑虑喀尔喀游牧过近，奏请再远些，此乃可行之事，俟尔等再遣使来具奏，朕再降旨指示亦可。现派大臣等会同尔等循理酌加议定，而尔等称除噶尔丹策零口奏之言外，并无他语，不敢擅自议定。今既不便在此决定，相应复拟谕旨，交付尔等赍回。噶尔丹策零接奉朕旨，详思永久和睦之处，核定具奏。钦此。

（将此由大臣等转降使臣吹纳木喀等）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1）

PDG

042

谕使臣吹纳木喀等边界驻兵将陆续撤回

【雍正十三年闰四月】

以饯行礼令使臣吹纳木喀等觐见时颁降谕旨：诸事俱缮于敕谕内，今别无另行颁降之旨。据闻尔等屡次问及我等之驻兵之事，现在所驻之兵，仅令防守我界内地方，并非进剿尔等之兵。此间，各处之兵亦早已撤回。俟尔等起程，其应撤之兵仍行撤之。待定边之事了结，只留少许巡查边界之兵驻守外，其余官兵将陆续全部撤回。尔返回后，告知尔等之台吉。朕既已降旨轸念众生，止息兵戈，断无兴兵启衅之处，勿疑哉。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1）

043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赏赐三名通事衣帽等项片

雍正十三年闰四月初九日

大学士・伯臣鄂尔泰等谨奏。

查得，准噶尔使臣吹纳木喀等自肃州起程来京时，由刘于义处派三名绿旗兵，作为通事随之而来。吹纳木喀等返回时，彼等将随使臣等返回肃州。相应拟恩赏此三名兵丁每人凉帽一顶、绸衣一套、银五十两遣往。

等因。雍正十三年闰四月初九日奏入，奉旨：著依议。钦此。

（将此交付内务府主事钟申宝，将行文钤印后咨行）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1）

044

谕著派郎中阿拉布坦等伴送准噶尔使臣等至巴里坤军营

雍正十三年闰四月十二日

雍正十三年闰四月十二日奉上谕：遣返准噶尔使臣时，著派郎中阿拉布坦、员外郎玉保，送至巴里坤军营。赏阿拉布坦银二百两置办行装。钦此。

（十七日，将此缮文钤印，交付内务府笔帖式英廉支取银两，由大臣等转赏阿拉布坦）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1）

045

军机处为遣回领催巴岱等事咨兵部文

雍正十三年闰四月十二日

军机处咨行兵部，为转行事。

查得，吉林乌喇正红旗佟贝牛录下领催巴岱，镶黄旗乌苏隆牛录下委领催伊特讷，于雍正十年前往军营效力。十二年，派侍郎傅鼐等为使臣前往准噶尔地方时，奏请携巴岱、伊特讷往行，蒙皇上格外施恩，人各赏银一百两遣往，本年自准噶尔地方返回后，又蒙施恩人各赏银二百两。兹钦命彼等返回原籍。钦此。钦遵。于巴岱、伊特讷返回时，由尔部照例颁发出关票引外，据侍郎傅鼐告称，领催巴岱、委领催伊特讷，技艺娴熟，奋勉效力，请将此由大臣等处转行知照所辖将军。等因。相应咨文知照尔部一并咨行该将军。

（闰四月十二日，舒赫德将此钤印、验封，交付兵部郎中木吉楞）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1）

046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赏赐使臣吹纳木喀等物品折

雍正十三年闰四月十六日

大学士·伯臣鄂尔泰等谨奏，为请旨事。

准噶尔噶尔丹策零所派使臣吹纳木喀等，事毕将遣返。查得，先前准噶尔使臣等来，除专特施恩另行赏赐外，照例赏使臣二等蟒缎一匹、补缎一匹、大缎二匹、彭缎二匹、毛青布二十四匹；赏随从跟役等，每人各赏大缎二匹、彭缎一匹、毛青布八匹，遣往在案。今特施恩赏使臣吹纳木喀等棉衣各一套、纱夹衣各一套，吹纳木喀银一百两，诺惠尼银五十两，随从十三人，每人各赏银二十两外，彼等返回之时，亦照前例，拟赏吹纳木喀二等蟒缎一匹、补缎一匹、大缎二匹、彭缎二匹、毛青布二十四匹；赏随从跟

役等，每人各赏大缎二匹、彭缎一匹、毛青布八匹。其诺惠尼，酌加核减，赏二等蟒缎一匹、官缎二匹、彭缎二匹、毛青布二十匹；随从十三人，及留肃州七人，均各赏官缎二匹、彭缎一匹、毛青布八匹。

为此谨奏。请旨。

等因。雍正十三年闰四月十六日奏入。奉旨：依议。钦此。

（是日将此交付蒙古衙门员外郎博林记档，复交付内务府笔帖式英廉，支取银两、绸缎等物，于是月二十一日，由大臣等转赏给使臣等）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1）

047

拟谕著噶尔丹策零若欲修好须先定边

雍正十三年闰四月

遣返使臣吹纳木喀等时，令其赍回颁降噶尔丹策零之敕谕。

奉天承运，皇帝敕谕准噶尔台吉噶尔丹策零：朕轸念众生，意欲止息兵戈，振兴教法，逸安生灵，特遣使臣颁降谕旨，尔极为欣服，特遣使臣吹纳木喀等前来，呈递奏书，进献礼品。据尔之奏书内称，某皇帝、某台吉时期失和众生涂炭之名，恶也。倘若彼此和睦，黄教振兴，生灵安逸，则名垂后世。等语。朕欣览之。诚能知此，必蒙天佛施恩，倘不知此，但行奸猾，必为天佛谴怨。

再，据尔之使臣吹纳木喀等口奏，先前曾拟解送罗卜藏丹津，俟大事已定，罗卜藏丹津之事甚易也。至于定边之事，阿勒泰原系厄鲁特游牧，杭爱本为喀尔喀游牧，请由哲尔格、西喇胡鲁苏等处至巴里坤地方为界。等语。其罗卜藏丹津，尔既屡屡言称解送，即作当即解送，然若定边之事不定，即便解送罗卜藏丹津，朕亦不能接受。俟边界之事议定，罗卜藏丹津解送与否，在于尔，朕亦不再勉强。唯若云阿勒泰曾为厄鲁特游牧，乃为噶尔丹之前之事也，我等之大军剿灭噶尔丹，取其土地，噶尔丹之骨殖及其子嗣，俱由尔父献纳，乃人所共知者也。噶尔丹之子嗣，及丹济拉等之子嗣，尽在朕之辖地，期间，尔等准噶尔人等未曾越过阿勒泰游牧居住，焉可称此为尔等之游牧耶。倘若一味拘泥旧事强词夺理，将无终结之日矣。兹我等之喀尔喀，尚且不准游牧至阿勒泰，其中间作为闲置地，拟将双方游牧边界彼此隔开距离，岂有准令尔等准噶尔之人越过阿勒泰游牧之理耶。若欲永久和好，勘定边界极为重要，故朕钦差大臣等，会同吹纳木喀等秉持理义，视其两厢有益，议定边界具奏。然吹纳木喀等称，除台吉嘱咐口奏之言外，并无他言，不便擅自议定，请大皇帝降旨指示。等语。因不便在此定议，再行撰敕交付尔之使臣吹纳木喀等赍回。倘欲和好，边界地方不可不勘定，若日后所属人众彼此潜行，打架斗殴，则事又纷杂矣。而况此定边之事，乃缘起于尔父策旺阿喇布坦奏请安

逸众生者。先前尔父将哲尔格、西喇胡鲁苏等地，声称不过奏陈地方情形，并非志在必得，朕曾降旨嘉许。而后尔等之前台吉又请不必闲置阿勒泰山麓外哈道里哈达青吉尔、布喇青吉尔两转弯处，朕未曾允。兹为安逸众生修好，故将此闲置两转弯处地方亦皆划拨与尔。惟自克木齐克、汗腾格里，沿阿勒泰山麓，由索尔毕岭而下，从哈布塔克、拜塔克中间穿过，越过乌兰乌苏，直抵噶斯口为界。又将尔父所请自胡孙托辉直至哈喇巴勒鲁克地方，悉作中间闲置地，如此则尔等并无为难不便之处。尔诚能知此仁恩，即遵朕旨定边，方可谓永久和好。朕身为大皇帝，但思利济教众，永久和睦，基业牢固，惟但秉公循理办理而已，并未勉强尔等行其全然不可行之事。至于我等之不便之处，亦无因尔等之请即行应允之理。倘若尔遵朕旨议定边界后，若仅以喀尔喀游牧过近，尔之属众疑惧，奏请稍离远些，此亦属可行之事。俟尔复行遣使具奏前来，朕再另行降旨指示。诸事台吉应深思详审，酌定具奏。

为此特谕。

以颁敕礼，随赏各色缎十匹。

（照此撰敕钤玺，于十三年闰四月二十五日交付使臣吹纳木喀等，二十六日令其起程遣回）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1）

048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报准噶尔来使辞行仪注折

雍正十三年闰四月十八日

大学士·伯臣鄂尔泰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雍正十三年闰四月十六日奉上谕：准噶尔使臣吹纳木喀等起程前，于本月二十一日，仍照前例，准入正大光明殿觐见。钦此。钦遵。查得，噶尔丹策零所遣使臣吹纳木喀等抵达瞻觐圣明时，令聚集之大臣等提前进殿预备，乾清门侍卫等排列于宝座两侧，豹尾班侍卫等排列于台阶下，其台阶下排列侍卫，正门两边排列侍卫，在外值守护军等之排列齐整之处，交付领侍卫内大臣等备办。晨起，令使臣等憩于吏部官房，赏食克食。届时，由西侧侧门引至厢房预备。皇上升座后，由侍郎纳延泰、班第、副都统多尔济、奏蒙古事侍卫等由西侧隔扇门引入使臣等，于右侧前排就座诸大臣后间隔入座。其随行厄鲁特等，皆令坐于隔扇外之右侧。皇上用茶时，令随我等之大臣等跪叩；赏茶时，令其叩谢而饮。降旨时跪地聆听。礼毕，仍由西侧隔扇门引退，送至其住处。聚集之大臣、侍卫等，皆着常服在案。兹为遣回使臣吹纳木喀等，准于本月二十一日瞻觐圣颜，拟仍照前例，将聚集大臣、侍卫等及备办诸事，排列站队等处预备外，令使臣等晨起憩于吏部官房，赏食克食。时辰将近，令聚集之大臣等提前进殿排列，由侍郎纳延

泰、班第、副都统多尔济、奏蒙古事侍卫等由西侧隔扇门引入使臣等，于右侧前排就坐诸大臣后间隔入座。其随行厄鲁特等，皆令坐于隔扇外之右侧。皇上用茶时，令随我等之大臣等跪叩；赏茶时，令其叩谢而饮。降旨时跪地聆听。礼毕，仍由西侧隔扇门引退，送至其住处。聚集之大臣、侍卫等，皆着常服。

为此谨奏。请旨。

等因。雍正十三年闰四月十八日奏入。奉旨：依议。钦此。

（将此交付内阁主事常海，转交吏部、兵部、蒙古衙门、值月旗、内务府、侍卫档房，咨行应行之处去讫）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1）

049

军机处为领取赏赐噶尔丹策零绸缎事咨内务府文

雍正十三年闰四月二十三日

军机处咨文内务府，为领取绸缎事。

以颁敕礼，需赏准噶尔台吉噶尔丹策零之各色大缎十匹，请将此由尔等之衙门交付该处，即刻如数送至本处。

为此咨文。

（将此交付于内务府主事钟申宝）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1）

050

军机处为备办伴送使臣人等所需马匹等事咨兵部文

雍正十三年闰四月二十三日

军机处咨文兵部。

其准噶尔使臣返回时所乘驿马，伴送理藩院郎中阿喇布坦、员外郎玉保所乘驿马，由肃州随行而来之三名通事所乘驿马，均皆照例办理，合并勘合，于本月二十五日凌晨，带至圆明园使臣等之住处预备。

再，伴送使臣等，派出绿旗兵二十名，赍送敕书官一名，随从兵四人，以及沿途要

取官兵之印票，一并携至交付伴随使臣等之章京等，由尔部遣派干练章京一员，于本月二十五日派往圆明园，妥办此事。

为此咨文。

（将此于闰四月二十三日钤印，交付兵部员外郎诺木布）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1）

051

颁噶尔丹策零若欲修好须先定边之谕旨

雍正十三年闰四月二十五日

遣返使臣吹纳木喀等时令其赍回颁降噶尔丹策零之敕谕

奉天承运，皇帝敕谕准噶尔台吉噶尔丹策零：朕轸念众生，意欲止息兵戈，振兴教法，逸安生灵，特遣使臣颁降谕旨，尔极为欣服，特遣使臣吹纳木喀等前来，呈递奏书进献礼品。据尔之奏书内称，某皇帝、某台吉时期失和众生涂炭之名，恶也。倘若彼此和睦，黄教振兴，生灵安逸，则名垂后世。等语。朕欣览之。诚能知此，必蒙天佛施恩，倘不知此，但行奸猾，必为天佛谴怨。

再，据尔之使臣吹纳木喀等口奏称，先前曾拟解送罗卜藏丹津，俟大事已定，罗卜藏丹津之事甚易也。至于定边之事，阿勒泰原系厄鲁特游牧，杭爱本为喀尔喀游牧，请由哲尔格、西喇胡鲁苏等处至巴里坤地方为界。等语。其罗卜藏丹津，尔既屡屡言称解送，即作当即解送，然若定边之事不定，即便解送罗卜藏丹津，朕亦不能接受。俟边界之事议定，罗卜藏丹津解送与否，在于尔，朕亦不再勉强。唯若云阿勒泰曾为厄鲁特游牧，乃为噶尔丹之前之事也，我等之大军剿灭噶尔丹，取其土地，噶尔丹之骨殖及其子嗣，俱由尔父献纳，乃人所共知者也。噶尔丹之子嗣，及丹济拉等之子嗣，尽在朕之辖地，期间，尔等准噶尔人等未曾越过阿勒泰游牧居住，焉可称此为尔等之游牧耶。倘若一味拘泥旧事强词夺理，将无终结之日矣。兹我等之喀尔喀，尚且不准游牧至阿勒泰，其中间作为闲置地，拟将双方游牧边界彼此隔开距离，岂有准令尔等准噶尔之人越过阿勒泰游牧之理耶。若欲永久和好，勘定边界极为重要，故朕钦差大臣等，会同吹纳木喀等秉持理义，视其两厢有益，议定边界具奏。然吹纳木喀等称，除台吉嘱咐口奏之言外，并无他言，不便擅自议定，请大皇帝降旨指示。等语。因不便在此定议，再行撰敕交付尔之使臣吹纳木喀等赍回。倘欲和好，边界地方不可不勘定，若日后所属人众彼此潜行，打架斗殴，则事又纷杂矣。而况此定边之事，乃缘起于尔父策旺阿喇布坦奏请安逸众生者。先前尔父将哲尔格、西喇胡鲁苏等地，声称不过奏陈地方情形，并非志在必得，朕曾降旨嘉许。而后尔等之前台吉又请不必闲置阿勒泰山麓外哈道里哈达青吉尔、布喇青吉尔两转弯处，朕未曾允。兹为安逸众生修好，故将此闲置两转弯处地方亦皆划

拨与尔。惟自克木齐克、汗腾格里，沿阿勒泰山麓，由索尔毕岭而下，从哈布塔克、拜塔克中间穿过，越过乌兰乌苏，直抵噶斯口为界。又将尔父所请自胡孙托辉直至哈喇巴勒鲁克地方，悉作中间闲置地。如此则尔等并无为难不便之处。尔诚能知此仁恩，即遵朕旨定边，方可谓永久和好。朕身为大皇帝，但思利济教众，永久和睦，基业牢固，惟但秉公循理办理而已，并未勉强尔等行其全然不可行之事。至于我等之不便之处，亦无因尔等之请即行应允之理。倘若尔遵朕旨议定边界后，倘若仅以喀尔喀游牧过近，尔之属众疑惧，奏请稍离远些，此亦属可行之事。俟尔复行遣使具奏前来，朕再另行降旨指示。诸事台吉应深思详审，酌定具奏。

为此特谕。

以颁敕礼，赏各色缎十匹赍往。

（闰四月二十五日，将此撰敕钤宝缄封，由派出议事之公庆复等，于圆明园正门前亲自交付来使吹纳木喀等，二十六日令其起程返回）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1）

052

领侍卫内大臣丰盛额等奏请密寄颁降噶尔丹策零敕谕底稿等片

雍正十三年闰四月二十九日

领侍卫内大臣·英诚公臣丰盛额等谨奏。

前曾奉旨：著将傅鼐等所奏之折及噶尔丹策零之奏稿概行抄录，密寄大将军平王、额驸策凌等，俟使臣等至，其如何议定之处，之后再寄彼等。钦此。遵行。兹吹纳木喀等既已事毕返回，相应将使臣等所议情形，及颁降噶尔丹策零敕谕底稿抄出，密寄大将军平王、额驸策凌等，并密寄知照西路署理大将军查郎阿等，可否之处，谨此请旨。

等因。雍正十三年闰四月二十九日奏入。奉旨：著皆寄送。钦此。

（闰四月三十日，将使臣等所议情形、敕谕底稿抄出，寄送大将军平王等。五月初四日，又将使臣等所议情形、敕谕底稿抄出，寄送大将军查郎阿等去讫）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1）

PDG

053

领侍卫内大臣丰盛额等奏报准噶尔使臣跟役塔尔济染痘病故片

雍正十三年闰四月二十九日

领侍卫内大臣·英诚公臣丰盛额等谨奏。

吹纳木喀所留跟役塔尔济，出痘过重，诊治罔效，于昨日殁没。据吹纳木喀起行时告称，我等出边之前，该留之人或可病愈，抑或亡故之处，恳请乘便送信告知我等。等语。今塔尔济既已亡故，相应拟咨文予伴送使臣等之章京阿拉布坦、玉保，转告吹纳木喀等。

为此谨具奏闻。

等因。雍正十三年闰四月二十九日奏入，奉朱批：著暂勿咨文，先将塔尔济骨殖火化，派领催一名，送交吹纳木喀等。并照先前办理所来使臣等内病故人等之例，赏银一百两，交付吹纳木喀等，赍回交付塔尔济之妻孥。钦此。

（五月初一日，将此交付蒙古衙门之笔帖式沙精阿、复交付内务府笔帖式刘斌支取银两，由侍郎等亲自看视交付领催遣往）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1）

054

军机大臣丰盛额等为告知与准噶尔使臣会谈情形事咨福彭等文

雍正十三年闰四月三十日

军机大臣·领侍卫内大臣·英诚公丰盛额等密咨定边大将军多罗平郡王、额驸策凌，为钦遵上谕事。

前将傅鼐等所奏之折及噶尔丹策零之奏稿，皆已抄录咨行外，噶尔丹策零所派使臣吹纳木喀、诺惠尼等于四月二十四日抵京，使臣等于各项事宜，均极恭顺。钦命公庆复、都统莽古里、尚书宪德、内大臣海望、侍郎纳延泰、侍郎班第、副都统多尔济，与使臣吹纳木喀等商议定边事宜。据吹纳木喀等称，噶尔丹策零遣派我等之前，当为使大臣等面嘱咐我等者惟有两件事，其一，吾前曾将罗卜藏丹津解送大皇帝者属实，俟大事定后，罗卜藏丹津之事甚易也。其二，定边之事，阿勒泰本为我厄鲁特游牧，杭爱原系喀尔喀游牧，昔吾祖父时，与喀尔喀扎萨克图汗一道将哲尔格、西喇胡鲁苏之地定为会盟之地，今若以阿勒泰为界，我等之游牧地将被划割。请大皇帝将自克木克木齐克越过

唐努，由哲尔格、西喇胡鲁苏等地直至巴里坤为界。等因。陈情奏请大皇帝，其如何施以仁恩之处，谨请大皇帝洞鉴。等情。此外，并无嘱咐其他。若蒙大皇帝洞鉴噶尔丹策零所奏之处，颁降谕旨，我当谨记，俟返回送达噶尔丹策零。凡事若无噶尔丹策零之言，我等未便自作主张议之，等语。故而不便在此确定，将所有事项均皆缮入敕谕，交付吹纳木喀等，于闰四月二十六日，令其起行返回。是故，将使臣等所议情形及抄出颁降敕谕咨行前去。将此，除大将军平王、额驸策凌知晓外，勿令他人知之。再，此次所咨敕谕底稿不得留于军营，乘便仍行缄封赍回。

为此密咨。

（闰四月三十日，将此钤印，由主事兆惠缄封，将抄出敕谕底稿，一并捆绑，交付奏事之额敏，日驰六百里，递大将军平王等去讫）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1）

055

军机大臣丰盛额等为告知与准噶尔使臣会谈情形事密咨查郎阿文

雍正十三年五月初四日

军机处密咨署理宁远大将军等，为钦遵上谕事。

前将傅鼐等所奏之折及噶尔丹策零之奏稿，皆已抄录咨行外，噶尔丹策零所派使臣吹纳木喀、诺惠尼等于四月二十四日抵京，使臣等于各项事宜，均极恭顺。钦命公庆复、都统莽古里、尚书宪德、内大臣海望、侍郎纳延泰、侍郎班第、副都统多尔济，与使臣吹纳木喀等商议定边事宜，据吹纳木喀等称，噶尔丹策零遣派我等之前，当为使大臣等面嘱咐我等者惟有两件事，其一，吾前曾将罗卜藏丹津解送大皇帝者属实，俟大事定后，罗卜藏丹津之事甚易也。其二，定边之事，阿勒泰本为我厄鲁特游牧，杭爱原系喀尔喀游牧，昔吾祖父时，与喀尔喀扎萨克图汗一道将哲尔格、西喇胡鲁苏之地定为会盟之地，今若以阿勒泰为界，我等之游牧地将被划割。请大皇帝将自克木克木齐克越过唐努，由哲尔格、西喇胡鲁苏等地直至巴里坤为界。等因。陈情奏请大皇帝，其如何施以仁恩之处，谨请大皇帝洞鉴。等情。此外，并无嘱咐其他。若蒙大皇帝洞鉴噶尔丹策零所奏之处，颁降谕旨，我当谨记，俟返回送达噶尔丹策零。凡事若无噶尔丹策零之言，我等未便自作主张议之，等语。故而不便在此确定，将所有事项均皆缮入敕谕，交付吹纳木喀等，于闰四月二十六日，令其起行返回。是故，将使臣等所议情形及抄出颁降敕谕咨行前去。将此，除大将军、副将军知晓外，勿令他人知之。再，此次所咨敕谕底稿不得留于军营，乘便仍行缄封赍回。

为此密咨。

（将此缮写成文，由主事兆惠钤印，中书阿思哈缄封，交付奏事之中书傅俊，日驰

六百里，递送查郎阿等。敕书底稿，一并驰递去讫）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1）

056

军机处为转交准噶尔使臣之跟役塔尔济骨灰事札行阿拉布坦等文

雍正十三年五月初七日

军机处札付伴送使臣等之郎中阿拉布坦、员外郎玉保。

使臣吹纳木喀所留跟役塔尔济，出痘过重，诊治罔效，于闰四月二十八日殁没。将此由本处奏闻，奉旨：将塔尔济骨殖火化，派领催一名，送交吹纳木喀等。并照先前办理所来使臣等内病故人等之例，赏银一百两，交付吹纳木喀等，赍回交付塔尔济之妻孥。钦此。钦遵。现已将殁没厄鲁特塔尔济之骨殖火化装殓，与所赏银一百两，及塔尔吉之衣物等，一并交付领催额莫克图，驰驿从速解送，俟其抵达尔等领讫，晓示吹纳木喀等，明白办理后呈报本处。

为此札行。

（将此缮文，由中书阿思哈钤印缄封，于五月初九日，由大臣等验视，将一百两银一并交付领催额莫克图往送去讫）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1）

057

谕著额驸策凌等来京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初六日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初六日奉上谕：兹准噶尔使臣将至，复议撤兵事宜，相应咨文军营，著额驸策凌、王丹津多尔济乘驿来京。钦此。

（初八日，典簿卦兰泰、笔帖式傅亮钤印缄封，交付奏事之张文彬，日驰六百里，递送公庆复去讫）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1）

058

谕著喀尔喀众扎萨克等议奏守边事宜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奉上谕：准噶尔虽派使请和，然边界之事仍未定，即便极为恭顺，遵旨议定，亦断难料日后将永久和睦。以朕之意，不计其遵从与否，彼若诚心请和，我方接受之；若仍胡乱牵扯，无所诚意，我亦无所谓，但以固边为重则已。防守边界地方，务计其长久有益之处办理为宜。我之出兵，原为守护喀尔喀等，因驻守年久，占据喀尔喀游牧之地，所需马乾等项，借用其力，难免艰辛，而况内扎萨克蒙古等从戎，其不识大体者，或以为彼等乃因喀尔喀等而辛劳，在所难免。众扎萨克之蒙古等，昔于太祖、太宗时来归，诸凡与满洲无异，行如一家。喀尔喀等所属之后来归，然向蒙朕之皇祖、皇考眷顾，视如一家，并无不同。此用兵者，并非仅仅为保护喀尔喀等，乃特为保护所有蒙古之意。惟日久之后，将有诸多弊端，经朕之皇考洞鉴，为教法众生，颁降谕旨，止息兵戈，相应朕亦思虑惟但仰副皇考之圣意，尽行撤军，以逸众生。现如今驻守喀尔喀地方之官兵将如何撤回，何处仍宜驻守官兵几何，喀尔喀游牧如何固守，卡伦台站如何设置之处，著详核议奏。

再，为与准噶尔等议定边界，已谕令额驸策凌、王丹津多尔济前来，彼等抵达之后，加以咨询，共同议定外，定边之事，关系所有喀尔喀游牧之地及其永久之生计，自当询其众意，共同商定，方为有益。惟其诸多扎萨克，不便概令入京，相应咨文在游牧之喀尔喀众扎萨克，理宜如何定边。其游牧之地，或由彼等自力守护，或需不需要内扎萨克及满洲兵丁之处，著各自奏陈其意。朕之意欲撤军，并非不保护彼等，另眼看待，乃为利济彼等之生计，谋求持之永久者也。俟彼等知朕施恩仁爱之意，计永久利裨之处，详核议奏后，朕再据其众议，所议者是则朕酌情采纳，即便稍有不是，朕亦舍之，不加责备。钦此。

（十五日，由员外郎卦兰泰、中书明善、笔帖式傅亮钤印缄封，交付奏事之张文彬，日驰六百里，递送公庆复等。文末注明交付副将军、汗、王、扎萨克等，于各盟之内，从速会同遵旨议奏，等因咨行）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1）

PDG

059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勿令准噶尔使臣瞻觐梓宫片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总理事务大学士臣鄂尔泰等谨奏。

臣等窃惟：准噶尔一部，原本忤悖，异于众人，不遵教化，一味抵抗。兹定边之事尚未完结，若加优遇，准令瞻觐梓宫，似属不便。又查得，圣祖仁皇帝大事之际，使臣吹纳木喀亦曾至，并无令其瞻觐梓宫之处。

为此谨具奏闻。

等因。雍正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1）

060

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奏闻准噶尔使臣等乾清宫瞻觐仪注折

【乾隆元年】正月初十日

总理事务和硕庄亲王臣允禄等谨奏，为奏闻事。

准噶尔噶尔丹策零所派使臣吹纳木喀、额塞，将于本月十一日抵达。使臣等抵达后，由东长安门入午门，从左翼门引至箭亭（原档残缺）呈进奏书、礼物，由所派大臣等领受，将奏书译出恭呈御览外，令使臣等憩于上驷院房内，赏食克食。食毕，自翼门出西华门，由陪同官员等带领，引至钦定丰泽园之住处下榻。俟定使臣瞻觐圣明之日期，是日，召集入班大臣、议政大臣。届时，聚集之大臣等各带坐褥入乾清宫，预先计班列队，前排就座十位大臣仍行入座，后扈两位大臣侍立。御前侍卫等于宝座前，（原档残缺）列于宝座两旁，乾清门侍卫等列于豹尾班侍卫等之后。月台两旁，每翼站立侍卫二十名；乾清门两侧，各列值班章京一员，侍卫二十名；阶下两翼，各列侍卫二十名，照门立侍卫二十名。再，凡使臣经过之门，增派章京、护军等排列齐整之处，交付前锋统领、护军统领等办理。是日凌晨，由陪同章京等引领使臣等由西华门、西翼门进入，憩于照门，赏食克食。俟皇上御乾清宫宝座，由侍郎纳延泰、班第、副都统多尔济及奏事蒙古侍卫等，引领使臣等入乾清门（原档残缺），由西侧拾阶而上，空出丹陛中央，令使臣吹纳木喀、额塞及随行厄鲁特等排列，行三跪九叩礼。礼毕，引领使臣等自乾清宫西侧隔扇门进入，于右翼前排大臣末尾跪叩一次，空出间隙就座。其随行厄鲁特

等，令坐于隔扇门外右翼台阶上。皇上用茶时，令其跟随大臣等跪叩；赐茶时，令其叩谢饮之；降旨时，令其跪地聆听。礼毕，仍由西侧隔扇门引退，自照门出西华门，返回住处。是日，令聚集之大臣、侍卫等皆着常服。

等因。元年正月初十日奏入，奉旨：著依议。钦此。

（将此交付内阁中书佟德，转交蒙古衙门、上驷院、侍卫档房、内务府、兵部、景运门护军统领等）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2）

061

莽古里等奏闻晓谕使臣吹纳木喀等雍正帝驾崩情形折

乾隆元年正月十一日

臣莽古里等谨奏，为奏闻事。

本日，准噶尔噶尔丹策零所派使臣吹纳木喀等抵达后，臣等陪同彼等至箭亭前，跪递其赍至奏书、进献方物后，引至上驷院房内歇息，赏食克食毕，送至其住处。其奏书俟译出恭呈御览外，所贡三十五张貂皮，拟交付该处。

再，昨日所派章京玉保前去，将世宗宪皇帝升遐之事，晓谕吹纳木喀等，吹纳木喀悲戚良久，云，此乃天数，无奈者也。惟有祈祷现如今皇帝之金座永固，国运万年昌盛。另我等返回游牧地方，因噶尔丹策零病笃，故等其病愈，是以来迟，不然早来矣。等语。

为此谨具奏闻。

乾隆元年正月十一日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2）

062

噶尔丹策零为奏请以哲尔格西喇胡鲁苏等地作为边界事之奏表

雍正十三年十月十一日

译出噶尔丹策零之奏表：

奏于雍正皇帝陛下：大皇帝谕曰，朕轸念众生，意欲止息兵戈，振兴教法，逸安众

生，特遣使臣颁降谕旨。尔极为欣服，特遣使臣吹纳木喀等前来，呈递奏书，进献礼品。据尔之奏书内称，某皇帝、某诺颜时期（原档残缺）之名，恶也。（原档残缺）振兴，生灵安逸，则名垂后世。等语。朕欣览之。诚能知此，必蒙天佛施恩，倘不知此，但行贪暴，必为天佛谴怨。等因降旨。又谕曰，过于贴近喀尔喀游牧，尔属人等不免疑惧，奏请稍展距离，是乃可行之事。等因降旨。故为不朽黄教之振兴，众生之安逸，不胜欢悦，特此具奏。

大皇帝谕曰，剿灭博硕克图汗后，尽取其地，亦获其尸骸、妻孥。此间，尔等属众，并无游牧于阿勒泰山外之处。等语。其缘在家父年幼长成之前，博硕克图汗曾有一段时间代为办事（原档残缺）。己巳年，与博硕克图汗失和，收其游牧之半，至额林呼比尔干地方。是年，博硕克图汗率兵而来，于乌兰乌苏地方交战，兵败而去；继于庚午年，遣使奏闻大皇帝博硕克图汗对尔用兵，并亲自领兵前往；辛未年，于萨克礼、乌兰固木地方取其游牧；丙子年，博硕克图汗为尔等所败，遁逃而来；丁丑年，于阿查阿木塔台地方自杀后，其亲信要属来归，丹济拉携其骸骨、妻孥，居于库库德布增地方。我部派兵，取其骸骨、妻孥及其大半属众，丹济拉仅带少数人败走。而后，大皇帝降旨索取博硕克图之骸骨、妻孥，即行奏陈缘由进献。自此直至癸未年，我之明阿特部既于科布多地方游牧，（原档残缺）迄今仍有居住者（原档残缺）；癸巳年，楚扬托音及五使臣前来时，均于我科布多地方觅乌梁海人作向导而来；甲午年，我使与纳玛克希同往，亦于彼处歇息，补充牲畜口粮前往。之后呼图克图之使臣楚扬托音，车木楚克那木扎勒之使臣赖祟、楚扬多托诺、丹津多尔济之达什官员，敦多布王之使臣绰当，博贝之丹巴向导，其中现在在世者，皆知此事。此间因生兵事，甚是混乱，然因颁谕深究旧事，势必事无终日，故未尽情陈奏。若论游牧界限，我意大致为，阿勒泰乃我游牧，杭爱乃蒙古游牧。倘若彼此无犯，立志振兴黄教，安逸众生则已，地界之确定与否，无关紧要。故此先前使臣等（原档残缺），兹大皇帝谕曰，若欲和好，不可不明定边界，相应意欲遵旨指明边界具奏，然颁降谕旨内，地方之界端，仅定我等游牧之界端，由此往外，而彼处游牧之界端，在谕旨中并未明确，故未定议具奏。此等之处，若蒙明降谕旨，复遣使臣，得以与彼酌议，拟再奏陈我之衷肠。

再，大皇帝曾谕曰，若惟以喀尔喀之游牧过近，尔属不免疑惧，奏请稍展距离，亦属可行。等语。故此奏请以哲尔格、西喇胡鲁苏等地作为边界，（原档残缺），互不侵扰，以振兴黄教，安逸众生之处，请大皇帝仁鉴。

随进貂皮三十五张。

乙卯年十月十一日。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2）

PDG

063

议事大臣莽古里等奏闻与使臣吹纳木喀等核实噶尔丹策零奏书内容折

乾隆元年正月十二日

臣等与使臣吹纳木喀等证实噶尔丹策零奏书内所称，若以哲尔格、西喇胡鲁苏等地为界，彼端将为厄鲁特游牧之界端，此端将为喀尔喀游牧之界端，等距闲置之处。据彼等告称，因大皇帝谕曰定界，隔开双方游牧界限，奏陈尔之心意。故我等之噶尔丹策零奏请以哲尔格、西喇胡鲁苏为界，彼端厄鲁特游牧延伸至阿勒泰外侧何处为界，此端喀尔喀游牧亦自哲尔格、西喇胡鲁苏一体闲置。等情。臣等与吹纳木喀等称，先前颁降谕旨，以阿勒泰山麓为界，闲置胡孙托辉等地。噶尔丹策零倘以我等之喀尔喀游牧过近，尔属不免疑惧，奏请稍展空闲之地，亦属可行之事。言之甚明，而今噶尔丹策零之奏书及尔等所云，并不遵从谕旨。不提自克木齐克、汗腾格里，沿阿勒泰山麓至噶斯口为界，反倒牵混去年全然未议地方，欲以我等之哲尔格、西喇胡鲁苏为界，奏请将两侧等距闲置，有违前语。尔等果请将尔等之准噶尔人等游牧不逾阿勒泰，喀尔喀等不越哲尔格、西喇胡鲁苏，事尚可行，倘一味拘泥于此，即便反复十次、二十次，亦将一事无成。吹纳木喀等告称，噶尔丹策零并无令我部众越过阿勒泰游牧之意，令我等游牧于阿勒泰以内任何地方均可，惟大皇帝谕令双方游牧地界远离为好，故而喀尔喀游牧地界亦应一体远离之意。噶尔丹策零之本意，倘蒙大皇帝仁爱，止息兵戈，振兴教法，安逸众生，彼此和睦，则定界与否，无关紧要。等因。前曾告知使臣，今奏书内亦加说明。惟大皇帝既然谕令理当定界，特陈己见奏请，如何仁爱之处，请大皇帝降旨明示。并无令我等口奏之语，不过为我等身为使臣之意，与定界与否无关。若蒙大皇帝仁爱，弘扬黄教，安逸众生，喀尔喀则仍居喀尔喀地方，厄鲁特则仍居厄鲁特地方，噶尔丹策零遣使请大皇帝安，大皇帝亦慈爱噶尔丹策零，赐福赏安，彼此和睦，即善哉。臣等又告吹纳木喀等称，尔等所携奏书，言辞含混，有与前言相悖之处，不便即行上奏，故此前来与尔等核实后再行具奏，并非议定事情。俟将奏书具奏大皇帝降旨，再行会议。等因。将彼等送回住处。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2）

PDG

064

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奏请钦定使臣吹纳木喀等之觐见日期片

乾隆元年正月十三日

总理事务和硕庄亲王臣允禄等谨奏。

噶尔丹策零所遣使臣吹纳木喀等，于本月十七、十九此二日内，应于何日瞻觐圣明之处，谨此请旨。

等因。乾隆元年正月十三日奏入，奉旨：著使臣等于十七日觐见。钦此。

（将此交付内阁中书班第，转交吏部、兵部、蒙古衙门、内务府、侍卫档房、景运门护军统领）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2）

065

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奏请钦定入班大臣名单片

乾隆元年正月十三日

总理事务和硕庄亲王臣允禄等谨奏。

查得，先前准噶尔使臣吹纳木喀等抵达，令其入觐圣明时，会议边界事宜之诸大臣及派委陪同使臣之诸大臣，均未入班。前引、后扈之大臣等，亦皆另行就座，故入班大臣仅为二十余人，因人数过少，自尚书、侍郎、副都统等内抽出二十二人，共四十六人入班就座。此次令吹纳木喀等瞻仰圣明，拟仍照前例，毋令会议边界事宜之诸大臣及派委陪同使臣之诸大臣入班。今入班大臣内，除前引、后扈、献茶及另赴公差、因事耽搁者之外，两翼可入班者，仅剩三十余位大臣。是故，其未列入班之尚书、侍郎、副都统内，除左都御使福敏患腿疾，侍郎徐元梦年事已高，未将其名列入外，谨缮诸大臣之职名，恭呈御览。拟俟圣上钦定，匀为两翼，列班就座。

等因。乾隆元年正月十三日奏入，奉旨：著派三泰、来保、僧格、普泰、阿山、托时、申珠浑、穆赫廉、德沛、希德慎、柏修、色布金、色度、德敏、扎穆苏、策楞、柴寿、海兰、纪山、塞尔登、苏巴里、赫义、和兴、马什塔、秀库、法珠纳、吉昌、巴什、阿尔泰、巴勒岱、索拜、官保、鄂齐尔、桑格、托保、保玉、六格、布颜图、阿那布。钦此。

（将此交付内阁中书班第，转交吏部、兵部，亦交值月旗）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2）

066

谕著使臣吹纳木喀等转告噶尔丹策零须按雍正帝旨意定界

乾隆元年正月十七日

乾隆元年正月十七日，令准噶尔噶尔丹策零所遣使臣吹纳木喀、额塞入乾清宫觐见。上谕曰：去年，我等之边臣奏报尔至，朕尚欣悦。彼并非因尔准噶尔求和而欣慰，乃特因尔等仰合皇考轸念教众之意而欣慰。今阅尔等之台吉噶尔丹策零之奏书，并未遵从朕之皇考颁降敕谕议定疆界，反而仍欲以尔等从前奏请而未允准之哲尔格、西喇胡鲁苏等处为界，彼端直至尔等厄鲁特游牧之边沿，此端至喀尔喀游牧之边沿，等同闲置者，又系何言。与原先之事相去甚远，甚属非事。又云疆界之定否，无关紧要。我大国与尔准噶尔和好与否，定界与否，原本无关大体者实，然此定界一事，缘起于噶尔丹策零之父策旺阿喇布坦之奏请。策旺阿喇布坦前曾请求免将阿勒泰山外哈道里哈达青吉尔、布喇青吉尔两转弯处闲置，朕之皇考尚未允其所请。后专为安逸众生，凡我大军至尔等游牧边沿者概行撤回，将此两转弯划拨于尔，仅将自克木齐克、汗腾格里沿阿勒泰山麓，由索尔毕岭而下，自哈布塔克、拜塔克间经过乌兰乌苏，直至噶斯口为界。又依策旺阿喇布坦所请，将胡孙托辉，至喀喇巴尔楚克地方闲置。而今尔等请和，若疆界不定，何以为信，能保边属人等日后不起争端乎。噶尔丹策零果能遵从朕之皇考谕定疆界具奏，但求勿令喀尔喀游牧越过哲尔格、西喇胡鲁苏，尚可考虑，倘不遵从朕之皇考所定边界，朕遣使何为。今朕不仅不再遣使，即便尔等之使臣如此至此，又有何益。观之噶尔丹策零并非真心和好，以全然不可实现之处，率加奏请，唯此为借口，一味遣使进行贸易，图谋小利。噶尔丹策零如此惟利是图，为朕耻笑也。彼果能钦遵朕之皇考之敕谕，确定疆界了事，朕将施恩，赏赉有加，优于尔等之贸易。（原档残缺）一次两次使臣往来，（原档残缺）朕之皇考原本惟以阐扬黄教、安逸众生为念，朕亦惟有仰副朕之皇考之圣意，除念阐扬黄教、安逸众生外，并无用兵之意。尔等虽欲激怒朕用兵，朕亦断不勤兵于远。朕之意，不但欲令我等之内蒙古、喀尔喀等各自安生，即便尔等之准噶尔部众，亦如朕之赤子，一视同仁，无分彼此。此间，我方各处之兵早已撤回，仅留少许兵丁守边之处，料尔等亦知之。朕今惟欲守我边界，阐扬黄教、逸安天下众生。与尔准噶尔和好，亦守我边界，议和不成，亦守我边界，仍为我等之土地而已，（原档残缺）噶尔丹策零若能遵从朕之皇考及朕之旨意，则可遣使具奏；若不遵从谕旨，则各守自界则已。噶尔丹策零倘不安生，犯我边界，但可一试。以我大国之雄威，派兵至尔处，尚无益获，而以尔准噶尔之力，远道犯我边境，岂能得有微利。俟尔返回，明白告知噶尔丹策零，凡事宜慎思而定。钦此。

吹纳木喀等口奏称，吾等当谨记大皇帝谕旨，返回后告知噶尔丹策零。只缘前已升遐成佛大皇帝谕令噶尔丹策零奏陈己见，噶尔丹策零始方奏陈其意。如何处置之处，均在大皇帝之仁爱。噶尔丹策零委实拟遵大皇帝谕旨，为振兴黄教、安逸众生而奏请施

恩。并非借此遣使贸易之意。等语。奏入，奉上谕：噶尔丹策零若无此意则罢。振兴黄教，安逸众生，非噶尔丹策零之任也，此乃朕之皇考之事，朕之事。噶尔丹策零即便欲兴黄教，安逸众生，亦仅可行之于区区尔准噶尔一部而已，其可在天下万国振兴黄教乎。安逸众生者，乃在于朕，与尔准噶尔议和与否并不相干。尔等现提及朕之皇考施恩降谕之处，尔等为准噶尔之人，若称忘记旨意则已，倘称不曾忘记旨意，因何今日噶尔丹策零所奏之事，与朕之皇考谕旨（原档残缺）。吹纳木喀尔（原档残缺）朕之皇考颁谕者甚为明了，朕焉能不知。噶尔丹策零并不遵从朕之皇考旨意，则如何了事。若欲成事，理应唯议目前之事，一味牵涉早年噶尔丹之事议论，则事无终日。尔等为使之人，从中传话，事能善终，尔等亦荣，事之不成，徒劳往返，何益之有。今此定界之事，尔既不便擅议，朕亦不必派大臣等与尔等商议，尔可将朕之颁降谕旨，好生牢记，返回后晓谕噶尔丹策零。尔起程之时，另有敕书交付尔等赍回。噶尔丹策零览朕之旨，若遵谕旨，照朕之皇考所指定界，可遣使具奏。若照此定界，惟请勿令喀尔喀等游牧越过哲尔格、西喇胡鲁苏，（原档残缺），毋庸遣使。噶尔丹策零倘若遣使，可仍遣尔吹纳木喀，尔至我边界，告知我守边大臣曰，噶尔丹策零将遵旨定界，惟奏请勿令喀尔喀等游牧越过哲尔格、西喇胡鲁苏。告知此二句，则准入境，若无此二句，则不准入。据闻尔等此次仍携至货物，既已携至，不便令尔带回，尔可留住数日，俟贸易完毕，即可起程返回。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2）

067

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奏请派人交易吹纳木喀等所携货物片

乾隆元年正月十八日

总理事务和硕庄亲王臣允禄等谨奏。

据使臣吹纳木喀等告称，吾等已谒圣明，谕曰，遣返之时，将交付敕谕赍回。再，我等携至少许货物，令速交易，交易完毕，即行遣返。等语。令我等何时交易、何时交付敕谕（原档残缺）。去年吹纳木喀等携至货物，令其交易时，命造办处催长曾令迪、崇文门税监书办孙鸿旭等充作商人前去贸易。此次拟仍照前例办理。

为此谨具奏闻。

等因。乾隆元年正月十八日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2）

PDG

068

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奏请赏赐吹纳木喀等物项片

乾隆元年正月十九日

总理事务和硕庄亲王允禄等谨奏。

查得，去年遣返准噶尔噶尔丹策零所遣使臣吹纳木喀等时，曾赏吹纳木喀银一百两、御用缎二匹、官用蟒缎一匹、补缎一匹、彭缎二匹、毛青布二十四匹；赏诺惠尼银五十两、官用蟒缎一匹、（原档残缺）、毛青布二十匹；随行而来之二十人，人各赏银二十两，官用绸缎二匹，彭缎一匹，毛青布八匹。另对吹纳木喀、诺惠尼及随行而来之厄鲁特人中除留于肃州之七人外，其来京城之十三人，人各赏纱袍一件、棉袍一件、帽子、腰带等在案。赏此次前来使臣吹纳木喀、额塞及随行而来之二十四名厄鲁特之银、缎、布，拟仍照前例，俟其起程之时颁赏。其赏留于肃州之六名厄鲁特之银、缎、布，则交付吹纳木喀等，俟其抵达肃州转赏外，届时赏给吹纳木喀、额塞火红妆缎面儿狐皮袄（原档残缺），其随行而来十八名厄鲁特，各赏金字缎面儿羊皮袄一件、金字缎棉袍一件。可否之处，谨此请旨。

等因。乾隆元年正月十九日奏入，奉旨：著赏。钦此。

（将此交付内阁中书佟特，转交内务府、蒙古衙门）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2）

069

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奏请照例赏赐伴送准噶尔来使之通事兵丁片

乾隆元年正月二十一日

总理事务和硕庄亲王臣允禄等谨奏。

去年准噶尔使臣吹纳木喀等来时，总督刘于义处派委三名通事兵，沿途伴送前来，奉旨每人赏银五十两后遣返。此次自查郎阿处派委伴送吹纳木喀等之三名通事兵，拟仍照前例，每人赏银五十两之处，谨此请旨。

等因。乾隆元年正月二十一日奏入，奉旨：著照前例赏赐。钦此。

（将此交付内阁中书福杰，转饬蒙古衙门办理）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2）

PDG

070

陪同大臣等奏报使臣吹纳木喀等欲采买绸缎药品片

乾隆元年正月二十二日

昨日，臣等请吹纳木喀等用过茶饭闲谈之际，再次晓之以前日颁降谕旨。吹纳木喀等极为欣喜，告称，我等虽欲竭力谨记大皇帝谕旨，转告噶尔丹策零，但当大皇帝圣明陛下，不胜惶恐，又聆旨（原档残缺）。趁与大臣等会面之机，复加练习，汇总我等所记告知大臣等，加以核实，大有益处。

大皇帝谕旨大致为：噶尔丹策零欣服前已升遐成佛大皇帝为教法生灵而颁降仁旨，派使奏请。此次遣使呈递之奏书，有违前旨，是故，朕不必遣使。噶尔丹策零倘若遵旨定界，可再遣使具奏。否则即便遣使，亦于事无益。若照此定界之后，但请勿令喀尔喀游牧越过哲尔格、西喇胡鲁苏，亦属可行之事。是此意否。等因，加以汇总复述之。又称，俟返回，我等将大皇帝之旨转告噶尔丹策零，然仅以我等之言，不足为凭，依我等之意，请大皇帝遣使一名，随我等同行，晓谕噶尔丹策零，则事一次可成矣。言毕，臣等称，因尔等赍至奏书异于原案，已与尔等无法商议，岂有遣使之理。皇上业已降旨，尔等返回告知噶尔丹策零，未尝不可。吹纳木喀等又称，难得一见大臣等，今日幸蒙大臣等宴请我等，且将我等之一件私事，亦一并告知。俟我等携至些许物品售出之后，拟从本地采买我等所需之绸缎、药物等带回。请交付此处之官员等，待我等罗列欲购物品，可否交付彼等采买。等语。臣等称，可将尔等欲购物品，缮单交付彼等，若此处有且可携带之物品，缘何不准采买。绸缎类乃此处所有者也，药品类有欠佳有毒者，与各自之水土有相宜与否之分，不知药性之人（原档残缺）若有通者，（原档残缺）大臣等所言甚是。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2）

071

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奏请依例赏赐伴送官员银两片

【乾隆元年】二月初七日

总理事务和硕庄亲王臣允禄等谨奏。

去年，吹纳木喀等返回时，曾赏派往伴送郎中阿拉布坦银二百两。此次，护送吹纳木喀等前来之员外郎僧保、笔帖式萨音查克，仍派往伴送吹纳木喀等返回，相应赏员外

PDG

郎僧保银二百两、笔帖式萨音查克银一百两。

为此谨奏。请旨。

等因。乾隆元年二月初七日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将此缮文钤印，交付内务府笔帖式沙尔干支取银两，由侍郎班第督赏员外郎僧保银二百两、笔帖式萨音查克银一百两。又交付内阁中书布林，转交蒙古衙门）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2）

072

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奏请钦定使臣吹纳木喀等辞行觐见仪注折

乾隆元年二月初七日

总理事务和硕庄亲王臣允禄等谨奏，为请旨事。

查得，先前遣返准噶尔所派使臣时，其起行前曾令入内觐见。此次前来之使吹纳木喀等，其起程之日已近，相应于起程前带领引见（原档残缺）。觐见之日，仍照前例，聚集之大臣等各带坐褥入乾清宫，预先计班列队，前排就座十位大臣仍行入座，后扈两位大臣侍立。御前侍卫等立于宝座附近，豹尾班侍卫等列于宝座两旁，乾清门侍卫等列于豹尾班侍卫等之后。月台两旁、乾清门两侧、阶下、照门等处，令侍卫等站立。所有使臣等行经之门，增派章京、护军等排列齐整之处，交付各该处备办。是日凌晨，派委陪同章京等引领使臣等由西华门、西翼门进入，憩于照门，赏食克食。俟皇上御乾清宫宝座，由侍郎纳延泰、班第、副都统多尔济及奏事蒙古侍卫等，引领使臣等入乾清门西侧门，由西侧拾阶而上，引吹纳木喀、额塞自乾清宫西侧隔扇门进入，于右翼前排大臣末尾跪叩一次，空出间隙就座。其随行厄鲁特等，令坐于隔扇门外右翼台阶上。皇上用茶时，令其跟随大臣等跪叩；赐茶时，令其叩谢饮之；降旨时，令其跪地聆听。事毕，仍由西侧隔扇门引退，送至住处。是日，集聚诸大臣、侍卫等，仍着常服。（原档残缺）三日，此二日为佳，何日令其觐见之处，谨请皇上定夺。

为此谨奏，请旨。

等因，乾隆元年二月初七日奏入，奉旨：著使臣等于本月初十日觐见。钦此。

（将此交付内阁中书五福，转交内务府、蒙古衙门、吏部、兵部、侍卫档房、景运门护军统领）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2）

073

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奏请抄录颁降噶尔丹策零敕谕寄知两路大将军片

乾隆元年二月十七日

总理事务和硕庄亲王臣允禄等谨奏。

既令准噶尔使臣吹纳木喀等起程返回，相应抄录此次携至噶尔丹策零之奏书、两次令吹纳木喀等朝觐时所降谕旨、颁降噶尔丹策零之敕谕底稿，寄知两路大将军。再，（原档残缺）令吹纳木喀等朝觐时颁降谕旨曰，噶尔丹策零若再遣使，可仍遣尔前来，尔行至我界，可告知我边臣云，噶尔丹策零将遵旨定界，惟奏请勿令喀尔喀游牧越过哲尔格、西喇胡鲁苏。告知此二句后，准尔入境。若无此二句，将不准入等语。相应将此寄知两路大将军等，令其遵旨而行。

为此谨具奏闻。

等因，乾隆元年二月十七日奏入，奉旨：毋需寄知口谕，著将别项移会。钦此。

（将噶尔丹策零奏书及颁降噶尔丹策零之敕谕，均皆另行抄出，咨行两路大将军去讫）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2）

074

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奏请交付使臣吹纳木喀等赍往敕谕等片

乾隆元年二月十四日

总理事务和硕庄亲王臣允禄等谨奏。

噶尔丹策零所遣使者吹纳木喀等，令于本月十六日起程。是故，拟于明日引至吹纳木喀等，跪于箭亭前，交付敕谕及赏赐物品。仍照前例，于上驷院房内，赏食克食。

等因，乾隆元年二月十四日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将此交付内阁中书福杰，转交内务府、上驷院、景运门护军统领）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2）

PDG

075

著噶尔丹策零按雍正帝指定地方定界之谕旨

乾隆元年二月十五日

颁降噶尔丹策零敕谕：

奉天承运，皇帝敕谕准噶尔台吉噶尔丹策零：朕入承大统，惟但秉承朕之圣明皇考世宗宪皇帝之意，无分内外，一视同仁，以弘扬黄教、安逸众生为重。本年尔之使臣至，据奏称，弘扬黄教，安逸众生，（原档残缺）地界定与不定均可。今虽欲遵从大皇帝谕旨定界具奏，然颁降谕旨内，其地方边界，仅将我等之游牧界端，由此至彼，加以明确而已，并未明确彼端之界线，故未确定具奏。请将此等之处明确降旨，再遣使臣，俾得与彼商议，奏陈衷肠。又称，若以哲尔格、西喇胡鲁苏等地为界，由彼至此我等现在游牧之边界，由彼以远至蒙古游牧界端，等宽相隔之处，伏乞睿鉴。等语。此定界之事，起始于尔父策旺阿喇布坦之奏请，尔父先前请求免将阿勒泰山外哈道里哈达青吉尔、布喇青吉尔两转弯处闲置，尚未允其所请。去年，朕之皇考轸念教法众生，将此两转弯处尽赐于尔等，仅自克木齐克、汗腾格里沿阿勒泰山麓，由索尔毕岭而下，自哈布塔克、拜塔克间经过乌兰乌苏，直至噶斯口为界。又将尔父所请自胡孙托辉至喀喇巴尔楚克地方为中间闲置地。倘以喀尔喀游牧过近，尔等疑虑，奏请稍加拓展，亦属可行之事，业经颁旨者甚明。尔理应遵从朕之皇考之旨，照其所指，定阿勒泰山麓为界，勿令尔之属众接近阿勒泰，倘若仅以我等之喀尔喀游牧过近，则尔等之属众疑虑，奏请稍加拓展，则我原设卡伦，不必移动外，其令喀尔喀等游牧，稍许内迁之处，朕当仰副朕之皇考为教法众生施恩仁爱之圣意，可降旨指示。然尔而今并未遵从朕之皇考所指具奏，反倒牵混，奏请以哲尔格、西喇胡鲁苏等地为界，令我喀尔喀游牧内迁，（原档残缺）者，明系借故推诿者也。如此，则朕遣使何为。朕乃统驭天下大皇帝，惟愿众生各得其所，不但怜恤我等内地蒙古喀尔喀等，即便尔等之准噶尔属众，朕亦一体仁爱。朕履前意，仁爱至上，特为安逸众生，止息兵戈，既已降旨，断不反悔。尔若不念尔属人等之苦乐，滋事殃民，令尔准噶尔人等劳师以远，至我境内，则彼时朕亦无奈矣。所有利弊，永久裨益之处，著台吉尔详虑思定，倘若遵从朕之皇考之前旨，则可遣使前来，否则，亦不必遣使矣。

为此特谕。交付尔使吹纳木喀赍回。

以颁敕礼，赏各色缎十匹。

乾隆元年二月十五日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2）

PDG

076

谕著使臣吹纳木喀等转谕噶尔丹策零遵旨定界

乾隆元年二月初十日

以遣返准噶尔噶尔丹策零所遣使臣吹纳木喀、额塞等之礼，召入乾清宫觐见。谕之曰：此次尔等前来，朕未派大臣等与尔等会议定界之事者，并非朕不接受尔等之请和，而意欲兴兵。惟尔等之台吉噶尔丹策零并未将定界之事，遵从朕之皇考谕旨（原档残缺）借故陈请，故朕即便派出大臣等与尔等商议，亦属无益，而况疆界之事，尔等可专断乎。是故，未令商议，交付尔等以谕旨赍回。噶尔丹策零又奏请朕再遣使臣，先前朕之皇考慈念教法众生，遣使以往，尔等并未遵旨定界，屡屡借故推诿，朕如今即便遣使，又属何事。倘若噶尔丹策零遵从朕之皇考谕旨定界具奏，一语即可完事。如若不然，一味遣使往返，亦无济于事，而况此定界之事，原本起自尔部所请，我大国与尔准噶尔和与不和、疆界定与不定，并无关碍。朕惟仰副朕之皇考圣意（原档残缺），并无兴兵讨伐尔等之处。现业将各地官兵概行撤回，遣回各自之游牧，惟留少量官兵驻守边界，料尔等亦闻之。此等守界兵丁，无论与尔等和好与否，究须戍守地方，势必设之。朕身为大皇帝，惟念安逸众生，而止息兵戈，一经降旨，断不反悔。凡事均缮于敕谕内，噶尔丹策零阅毕朕之敕谕，诚为教法众生，拟遵朕之皇考谕旨定界，可遣使具奏。倘若遵从谕旨定界，惟为勿令喀尔喀游牧越过哲尔格、西喇胡鲁苏一事奏请，亦属可行之事，朕亦可降旨指示。尔等为使之人，惟思玉成其事，方有裨益，亦不枉往返辛劳。朕两次降旨（原档残缺），应思长久之利益，毋图眼前之小利。噶尔丹策零亦系主持一小部落之台吉，岂能不明此理。现譬如，即便尔等激怒我等兴兵，尔等或可得小利也，而我等如今不对尔等用兵，惟守我疆界，有益于尔等之处乎。和则与尔等有利，否则与尔等无益，此皆昭然之事也。

此等之处，著明白晓谕噶尔丹策零，将诸凡利害，详尽思虑酌定。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2）

077

额驸策凌奏报噶尔丹策零致书要求回撤卡伦折

乾隆二年

额驸策凌奏报噶尔丹策零致书情形折。

定边左副将军・和硕超勇亲王・固伦额驸臣策凌等谨具密奏，为奏闻事。

兹据驻乌里雅苏台统辖喀尔喀千名兵丁之议政贝勒成衮扎布呈文内称，本年三月初十日，驻博道浩尼和硕卡伦之侍卫喀木齐伊萨布前来告称，去年，由哈玛尔沙吉盖卡伦被掠公敏珠尔旗之津巴、鄂罗斯，为噶尔丹策零于正月初九日召见，交付书信一封遣回，于三月十三日至我等之卡伦。我等卡伦之三等侍卫沃锡勒图遂遣我来。等因。将津巴及噶尔丹策零书信一并送至。故本处派侍卫达什扎布，将津巴及书信，一并驰驿解送大营。等因。于四月初四日送达。谨将臣等询问津巴之言另行缮折谨具奏闻外，观噶尔丹策零之书信，乃致臣等之信，粗略译之，其信云，致车臣王者，此前彼此传递之语，尔既知之，不必言之。今据我使臣吹纳木喀赍至之敕书云，确定地方之南面疆界，令我游牧勿至阿勒泰山麓，蒙古之属众，仍居原地，否则不必遣使。等语。毋言不许遣使，即便声称征战，亦难出让承接父祖游牧至今之地。将此如此者，乃尔等蒙古疑虑我等身居阿勒泰，有害于自己，而怂恿部院大臣等为之者也。长此以往，料或如前构衅，荼毒众生。倘若反目，世事难料；摈弃此等言语，断无从善计谋致远之处。本年尔等卡伦展至阿勒泰瞭望，我边界人等，为设我游牧之百个卡伦，拿获二人解至。今若如此逼近瞭望，我边界人等，由于过近，以致于疑惑驱逐，似生事端，尔等之卡伦，应撤回为好。纠缠先前部院大臣等未能办成之事，戕害众生，凡事尔知之也。即便现在，若令地界不得超过阿勒泰，料必生事端。是故，请尔及蒙古台吉等禀之于部院及内大臣等，具奏于大皇帝，勿令失和，以振兴黄教、安逸众生为宜。若拟回复，可于蛇年秋九月遣至。其情形由津巴、鄂罗斯二人口禀。蛇年正月初八日。等语。

臣等会同窃思，准噶尔之贼，于去年秋季无端由我沙吉盖卡伦，掠往两名喀尔喀，而今一是拟将此二人送回；二是去年彼遣往使臣吹纳木喀，皇上所降谕旨甚明，彼不便复遣使来，故借此致书臣等，料必奏闻圣主，幸得圣谕，亦难预料。再，核其信中之意，仍纠缠阿勒泰以东地方，故此似宜回信一封，俟经圣主明鉴，以臣等所奏，或颁降敕谕噶尔丹策零以敕书，或作臣等之意，复文晓之以利弊，料可探其欲和或欲恶之意。若以臣等之意复文，遣人送往，或交其边民转送之处，或缮平常言语回复之处，俟圣主旨下，钦遵施行。

为此将噶尔丹策零寄来原文，一并谨具奏览。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 -4）

078

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奏报询问津巴准噶尔地方情形片

乾隆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总理事务和硕庄亲王臣允禄等谨奏。

额驸策凌处遣二等侍卫浩色带至准噶尔噶尔丹策零之书信，并解至喀尔喀津巴。臣

等详加询问津巴，据告称，我系喀尔喀公敏珠尔旗之披甲，去年驻守沙吉盖卡伦，被贼掠往，沿途白日令我骑马，夜间捆绑手脚看守，解至伊犁看押近五个月。今年正月初九日，噶尔丹策零将我召见，交给我书信一封，云，因大皇帝派遣使臣颁降谕旨意欲和好，故我两次遣使。而后我之使臣返回，大皇帝谕令我等准噶尔部众游牧于额尔齐斯一带，不得越过阿勒泰，喀尔喀游牧仍在原地。若遵此谕，可遣使往，否则不必遣使。等语。阿勒泰者，乃我父祖游牧故地，毋言因使出让，即便用兵，亦难相让。想必此非大皇帝之意，皆系尔等之喀尔喀诺颜等，恐我准噶尔人等如若靠近尔等游牧，有害于尔等，故此为之也。诚能和好，双方人众即便杂处，我等并无加害尔等之意。倘若构怨兴兵，无论远近，无所不至。从前兴兵，尔等人众所受伤害，尔等自明，我等人众所受伤害，吾已深知。止戈修好，善哉。若果兴兵，又有何益。况且大皇帝兴师远征，路途遥远，倘若牲畜疲惫、行粮靡费，则取之于尔喀尔喀，而吾兵前往，亦拟由尔等喀尔喀取用行粮牲畜。尔等勿以吾为敌对者，而挑唆尔等。仅就吾之此文，可于秋季回复。言毕，即令出。我在彼处之时，因不准在外行走，加以看管，一无所闻。等语。

再，将准噶尔人众之生计如何，其边界处如何屯兵防守，别处有无用兵之消息，噶尔丹策零身边依靠办事者为何人，先前随往厄鲁特毛海车凌、辉特之巴吉等人身在何处，在彼处何以为生等情，逐一询问津巴。据告称，将我掠往之后，因处处严加看管，故不甚明了。据我看得，其部众贫困者众，野外牲畜稀少，多种地为生。去年掠往我时，阿勒泰以内阿里克泰地方曾驻有其兵六百名，本年来时未见，想必移驻奥隆古地方矣，是否另外发兵之处，不得而知。途遇发往之兵问之，乃为前往驻守防范哈萨克卡伦者，称有近二千名兵丁。噶尔丹策零身边办事人等之名姓，不得而知。初次派来审问之四人，为纳亲哈什哈巴图尔、乌巴什、查衮、额塞，称皆系彼处之大宰桑。其中，纳亲哈什哈虽双眼失明，然言语锋利，似有才干。大策凌敦多布早已殁没，其二子亦亡故，惟存有一幼孙。小策凌敦多布现居喀喇沙尔。毛海车凌、巴吉皆在，据闻其生计不如从前，潦倒窘迫，并未得见。等语。所言诸事大致与在军营所禀相同。现将津巴暂留京城，俟事确定，再行遣回。

等因，乾隆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具奏，奉旨：知道了。钦此。

（将此交蒙古衙门主事唐喀禄）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4）

079

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奏请由额驸策凌回复噶尔丹策零片

乾隆二年五月初六日

总理事务和硕庄亲王臣允禄谨奏。

臣等看得，准噶尔噶尔丹策零致额驸策凌书信，虽言语粗鲁，然将所掠我方人等、马畜、器械等，概行如数返还，观其情形，尚存向化归善之意。惟以阿勒泰原本为其厄鲁特游牧，其父祖之故地，岂可出让，仍行纠缠阿勒泰地方。臣等窃思，准噶尔人等本不安分，其将我等激怒，劳顿兵马，糜费钱粮，挑起兵端，乃其上策；劳使贸易，乃其中策；偷盗抢掠，乃其下策。去年颁降其使臣吹纳木喀等之敕谕甚明，噶尔丹策零倘定阿勒泰为界，则准遣使，否则无须遣使，故而噶尔丹策零计穷，自知不便遣使，我亦不再遣使，始出此策，竟掠我卡伦之人，遣至言语粗鲁之书信，先是试探我等之意，其次图谋激怒我等。今彼虽称断不可将阿勒泰归我所有，我等亦有断不可将阿勒泰划拨彼等之缘由。惟从前再三商议，且去年令吹纳木喀等赍往敕书，所有事项均已写全，相应臣等以为，现无需再颁敕书予彼，似宜由额驸策凌复书一封。如此，则可作额驸策凌之意缮写咨行噶尔丹策零文，将额驸策凌具奏文稿一并恭呈御览。俟圣上核对钦定，译成蒙古文，移送额驸策凌，由其阅看钤印，照其所奏，选贤能台吉送往。惟此送信之事甚为重要，派往台吉之时，务必拣派有主见可靠者。嘱咐额驸策凌所派台吉，至准噶尔边界处，彼处之人若将书信收转，即将书信明白交付，当即返回。倘不接受，务令我方之人亲至送交，即令彼处之人引导前往，断不可表露畏惧之状。沿途须留心观察其生计。俟抵彼处，当留意噶尔丹策零之举动之处，额驸策凌等宜详加嘱咐，而后遣往。

再，军营地方之设卡防备者甚属重要，观贼仍来袭卡，难免疏忽怠慢，而今之防备尤为紧要，额驸策凌等须好生留意，严加防范，提防我属人等复被贼众掳掠。谨拟将此一并咨行额驸策凌等。

为此谨奏。请旨。

乾隆二年五月初六日奏入，奉朱批：著依议。钦此。

（主事明善、中书苏崇阿、吉兰泰钤印、缄封，交付奏事之宝山等，日驰六百里，递送额驸策凌去讫）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4）

080

额驸策凌为划界事宜致噶尔丹策零书

乾隆二年

固伦额驸喀尔喀车臣王致准噶尔台吉：本年四月，据我等之喀尔喀津巴携至尔之咨文内称，吾之使臣吹纳木喀等赍至敕书内，定地方之南面疆界，令我游牧勿至阿勒泰，蒙古属众仍在原地，否则不必遣使。等语。毋言不准遣使，即便声称用兵，父祖曾经游牧之地，相让亦难。将此如此者，乃尔等蒙古，疑虑我等身在阿勒泰，有害于己，故而怂恿部院大臣等如此为之也。愚以为如此日久，抑或仍前构怨失和，荼毒众生也。等

语，观尔台吉称我等欲取阿勒泰等地，乃未明晓大皇帝之意。倘若我等诚有拟取阿勒泰之心，岂能尽撤大军，据此撤兵之举，台吉尔当晓知大皇帝之意也。阿勒泰山麓，应作天然分界。尔父洪台吉之时，阿勒泰此端，本无厄鲁特游牧。自灭噶尔丹，我属人众即在此游牧、驻兵、筑城之处，乃共知者也。阿勒泰此端不准尔等游牧者，乃为划清界端，间隔游牧边界，以免滋生事端，永固敦睦者也。故计其事理，将阿勒泰地方，双方均不相取，定为中间闲置之地。而今尔台吉反而声称难以出让阿勒泰，不知将阿勒泰出让于何人。大皇帝秉持理义，酌其合宜，如此裁定，而台吉仍复托词纠缠阿勒泰者，似有悖敦固和睦、振兴黄教，安逸庶众之道。因阿勒泰之故往返议论之处甚多，不必一再谈论。总而言之，可否将阿勒泰划拨与尔之处，尔自加慎思即明也，不可偏执己见。再，所言若准尔等厄鲁特在阿勒泰，疑虑加害于我等，故而怂恿大臣等如此，长此以往，抑或失和，荼毒众生之语，若不论修好之事，我等游牧相邻之时，谁将受害，尚难逆料。故蒙大皇帝睿鉴，将阿勒泰留作双方之闲置地，均不准游牧，彼此惟以和睦之道为重，安居乐业，则为振兴黄教，安逸众生者也。台吉尔若仍前构衅兴戎，乃尔荼毒生灵也，与我等无关。

又据来文称，倘若构怨兴兵，无论远近，无所不至。若摈弃此言，彼此和好，无论远近，亦无谋害之处等语。我等之大皇帝不计尔准噶尔之和好与否，为安逸众生，尽撤大军，惟但守界护牧，钦定嗣后断不再进兵。尔等但凡本分，我军断不靠前，亦不仍前移至阿勒泰、科布多居住。尔若定要兴兵袭击，我亦坐待尔至，无须劳烦内地满洲兵，倾我全部喀尔喀之力，亦为名誉死战，以报皇恩。孰是孰非，自有天佛鉴别。虽不得安生，我等亦惟有仰体大皇帝轸念众生之慈意，决意驻守游牧，断不劳顿兵马。台吉尔自当明此。

再据来文称，本年，尔等卡伦人等曾至阿勒泰瞭望，我边界之人，为设我游牧百个卡伦，拿获二人解至。今若如此靠近瞭望，倘致我边界人等疑惑，似生事端，尔等卡伦宜内撤为好。等语。我现驻卡伦，昔自圣祖仁皇帝始既于此等地方设置，从未靠近阿勒泰山麓。即便明定边界，以我蒙古之例，可不设卡伦乎。所谓内移旧有卡伦者，乃台吉尔将难行之事强加于我也。而况我等之大皇帝适为利裨教法众生，尽行撤回大军，谕令卡伦官兵，今既和好，相应遇见准噶尔人，勿加骚扰。故我卡伦人等，见尔属众，不曾动手，以致为尔等掠往。尔属人等无故越过阿勒泰，掠往我卡伦之人，却云将我卡伦内迁为好，其中是非，台吉尔岂能不知。

来文又称，纠缠从前部院大臣等未能办成之事，荼毒众生，凡事尔知之也，即便现在，其地界倘禁于阿勒泰游牧，料亦滋事端矣。等语。振兴黄教、安逸众生，乃我大皇帝之本意。今将阿勒泰作为中间闲置之地，双方游牧均远离阿勒泰者，极为合乎情理，于尔并无为难之处。对此台吉尔当遵从大皇帝谕旨，促成定界之事。今观声称生事，乃尔意在阻碍好事、荼毒众生、挑起兵衅也。如此之言，于事无补，一味纠缠旧事，亦无济于事。

再，喀尔喀津巴归来，转告台吉之言云，自构兵以来，于和通呼尔哈地方，尔属人等折损几何，尔当自明；于额尔德尼召地方，我属人等折损几何，我亦自知。大皇帝之兵马，若至我处征剿，路途遥远，若牲畜疲惫、行粮尽绝，则取之于尔喀尔喀，即我之

官兵至时，亦拟由尔喀尔喀取用牲畜行粮。等语。和通呼尔哈地方我属人等折损，额尔德尼召地方尔属人等折损，实难相瞒。兵家之道，胜败乃常事，牵此何为耶。今若将此作为利害言之，似与事理不合。再，台吉尔或以为我等喀尔喀生计窘迫，必生抱怨。我等喀尔喀世承大皇帝鸿恩，至深至重，多年如一日，部众无论大小，无不由衷感戴，尔等岂能不知。

来文又称，尔告知蒙古众台吉、部院及内大臣等，奏于大皇帝，不毁前约，创始振兴黄教，安逸众生之事为好。等语。观台吉尔之来文，虽皆借故纠缠无用之事，然台吉尔尚意在和好之事，相应我将举其大概，具奏于大皇帝，钦奉大皇帝谕旨：噶尔丹策零之使臣吹纳木喀来时，诸事皆已降旨，噶尔丹策零仍未深明朕意，伊既行文额驸策凌，相应额驸可将朕意行文晓谕之。钦此。钦遵，故行文回复台吉，请台吉权衡其中之利弊及是非，惟但循其事理，计双方利裨酌定，拟为玉成好事，遣派使臣，则可缮具奏书，遣至使臣，我当奏请，令尔使臣进京，议定好事。倘若仍前借故一味纠缠我等为难之事，则于善事无益也。

为此回复。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4）

081

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奏请遣回津巴片

乾隆二年五月十一日

总理事务和硕庄亲王臣允禄等谨奏。

自额驸策凌处，遣侍卫浩色解至喀尔喀津巴，因事未定，暂留于京。兹问津巴，既无质对之处，相应拟赏银二十两，交付解至侍卫浩色带回，交付于额驸策凌。

等因，乾隆二年五月十一日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是日钤印，缄封，交付侍卫浩色，咨行额驸策凌。又钤印交付内务府，于翌日送至银二十两，拨给该班大臣，交付于该部章京查希纳，又令蒙古衙门郎中玉保抄往）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4）

PDG

082

额驸策凌奏报已派台吉额默根等前往准噶尔送信折

乾隆二年七月初二日

额驸策凌将派台吉额默根等送信之处具奏之折。

定边左副将军·和硕超勇亲王·固伦额驸臣策凌等谨奏，为奏闻事。

据总理事务处咨文内称，我处为咨复噶尔丹策零议奏之折、所缮文书及译成蒙古文之文书，一并另行咨行外，惟此事关系紧要，选派人时，断不可轻忽，务必选派平素委用熟悉、自有主见、可靠贤能之人。凡事详加晓谕，一面差往，一面将派往台吉名姓、起程日期奏闻。等因。前来。臣等依照总理事务处之咨文，共同商议，仔细遴选，额驸策凌所属协理台吉额默根，技艺娴熟、忠实可靠、颇有主见，系平素屡经额驸策凌委用熟悉之人。以之为首，另有副都统达尔佳、佐领乌巴西，均为人笃实，颇有胆识，以此二人陪之，另选十二名蒙古随护。窃思，既将彼等遣往准噶尔，理宜体面办理遣往，故为置办行装、整治驮包，将赏阿育锡之御用缎三匹，官用缎、彭缎十六匹，纺丝七匹，布四十八匹，银四百二十两赏赐。另行备带官用缎十匹、布五十匹、纺丝、茶叶五十块。其骑驮之马驼，食用之米粮、羊只、茶叶，亦足数官为预备给付。将咨行噶尔丹策零文内之言，详尽晓谕额默根等，俟至彼处，其会见礼、应答言语，事将成否，及宜谨记留心之处，凡臣等虑之所及者，概加悉心教诲，于六月二十二日遣往起程。俟其返回，臣等将噶尔丹策零所问，彼等回复之言，详加询问，合并事由，另行奏闻外，为此将台吉额默根等起程日期，谨具奏闻。

乾隆二年七月初二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4）

083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将使臣等骑至马驼交付张家口牧厂牧放折

乾隆二年十二月初六日

大学士臣鄂尔泰等谨奏，为议奏事。

据理藩院来文内称，兹据总管久霍托等呈称，定边左副将军、固伦额驸策凌等咨称，伴送准噶尔使臣宰桑达什、博济尔等至京城，由此调拨骆驼一百三十余峰、马九十

匹，俟至张家口，交付总管久霍托。等因具奏。相应俟使臣等至，主事甘布交付之后，收取牧放，其收取之处相应报部。等因前来。故由本处牧放牛羊马驼群之人中，计其足敷派人预备。惟今适值寒冷时节，使臣等远道骑乘牲畜倒毙、损害之处，在所难免。再我游牧人等，各有差事，此项马驼，应交付何处牧放，若有倒毙，是否填补，如若填补，以何处马匹填补之处，恳请贵部明示前来。等因。准噶尔使臣之事，原由总理事务处办理咨行，此事请军机处确定实行。等因前来。请将此由军机处核定咨行。等因至此。查得，使臣等骑至马驼，皆由军营调拨官畜，额驸策凌既已咨文交付总管久霍托等牧放，久霍托等亦即委派牧群人等预备，相应俟使臣等至张家口，视伴送使臣而来之主事甘布所交，收取马驼好生牧放。期间若有倒毙者，将数目报知该部。遣回使臣之时，倘仍由张家口遣往，必定拨给马驼，相应由总管久霍托、博泰等处，核查其原先骑至马驼，若膘好，则仍行拨给；若有瘦弱疮疾者，则由上都达布逊诺尔牧场之马驼内予以调换，并将调换、填补倒毙牲畜之数目，报知该部核销。

为此谨奏。

等因，乾隆二年十二月初六日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将此交付内阁中书佟德，转交蒙古衙门行文）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4）

084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指派照看使臣等之官员片

乾隆二年十二月初六日

大学士臣鄂尔泰等谨奏。

伏查，先前准噶尔使臣等至，曾派内务府郎中桑格、理藩院郎中阿拉布坦、员外郎达桑阿照看。今达桑阿病故，阿拉布坦奉差在外，故此次拟俟准噶尔使臣达什等至，仍派总管内府六库郎中桑格，及另派理藩院员外郎黑塞、扎什照看。

等因，乾隆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乾隆三年正月十六日，将此片交付蒙古衙门员外郎黑塞咨行）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4）

PDG

085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备办使臣等由张家口至京事宜折

乾隆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大学士・伯臣鄂尔泰等谨奏，为请旨事。

查得，先前将准噶尔所遣使臣，均由西路军营送至肃州，再由肃州办理乘驮马骡遣往京城。沿途派出官兵随护，所经墩台汛地兵丁，整治齐整，送使臣等经过在案。今噶尔丹策零所遣使臣达什等，已由北路军营打点起程，直至张家口，沿途轮派官四员、兵丁六十名随护。俟骑驮马驼至张家口，已奏准交付总管久霍托，相应俟使臣等至张家口，前来京城之时，俟伴送来京之章京等，仍准乘驿，驿马如若不敷，可将附近马匹酌情调用。携至其货物时，交付口北道员咨文，雇车运至，所用银两报部。咨文直隶总督，将自张家口至京城，沿途如何轮派绿旗官四员、兵丁六十名护送之处，视伴送前来章京等之吩咐遵行。使臣等行经地方墩台汛地之兵丁，须整治齐整之处，由直隶总督仍照旧例转饬地方官员，咨文备办。

为此谨奏。请旨。

等因，乾隆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将此钤印，交付总管久霍托本人。另将咨行甘布等之文钤印，亦交付久霍托转交甘布。又译成汉文，缮写两份钤印，交付内阁中书赖超，转交兵部驰递总督李卫、口北道鄂昌去讫。再交付中书赖超，转交兵部、户部）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4）

086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接待使臣达什等事宜片

乾隆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大学士・伯臣鄂尔泰等谨奏，为请旨事。

查得，雍正十三年，噶尔丹策零所遣使臣吹纳木喀、诺惠尼抵达后，曾引至圆明园宫门前跪伏，由所派议事大臣等照看，接受其奏书、进贡物品，令使臣等坐吏部房中，赏食饭食，引至西花园下榻，派官兵护卫。所给使臣之食物、使用物件、夫役、驿马等项，皆由各该处按例支给在案。此次噶尔丹策零所遣使臣达什、博济尔至时，引至圆明园宫门前跪伏，由理藩院大臣等照看，接受其奏书、进贡物品，译毕恭呈御览外，令使

PDG

臣等坐礼部房中，赏食饭食，引往圣化寺住处时，途经额驸策凌之住处，将噶尔丹策零之咨文具呈。达什、博济尔，每日给食用蒙古羊各一只，随行跟役六人，每日各给中原羊一只。所食奶、酥油、面、茶、盐、米；所需柴薪、木炭；所用碗、盘、锅等器皿，皆按例由该处支取给付。所需驿马，亦按例预备，派官兵于使臣驻地周围堆守。交付武备院，计其足敷，搭支蒙古包，供使臣等下榻。其夫役，由园户内，择敦厚者，按其所需派往。使臣等所需饽饽、果品等杂物，按其所需，可由派往陪同官员由各该处支取供其食用。其赍至奏书，据使臣等所言情形，择日准其瞻觐赏赐之处，将另行议奏。

为此谨奏。请旨。

等因，乾隆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奏入，奉旨：著派台吉额默根，理藩院官一员，乘驿迎往使臣达什等，询其所来原由。伊若称系特遣奏疏者，即按尔等所议，接其奏疏。若系特遣行文额驸策凌者，俟其抵达，即带往额驸策凌之住处呈递其文。额驸阅过其文，再接其奏疏转奏。余依议。钦此。

（准令台吉额默根等乘用驿马乌拉之处，另行缮文钤印，咨行兵部、蒙古衙门去讫。乾隆三年正月十六日，将折内接取使臣等赍至奏书、进贡物品一项删除外，抄录赏赐食物等项，交付理藩院员外郎黑塞办理）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4）

087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备办使臣等返程所需马驼片

乾隆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大学士·伯臣鄂尔泰等谨奏。

查得，适经臣等议得，俟准噶尔噶尔丹策零所遣使臣等骑用马驼行抵边口，交付总管久霍托、博泰等好生牧放，使臣返回时，若膘好，则仍行拨给；若有瘦弱疮疾者，则由上都达布逊诺尔牧场之马驼内予以调换。等因奏准在案。兹据总管久霍托等报称，使臣等远道骑至牲畜，必有创伤羸瘦者，其予更换之马匹，尚可于牧群内挑选。惟牧群内所有二百余峰骟驼内，除带至馆及变价出售者外，尚有驼一百余峰，然皆未经驯服，现无可用之驼。使臣等返回时，其给换之驼应如何办理之处，请来札明示。等语。

查得，使臣等骑驮马驼，均经长途跋涉，适值草木枯萎时节，俟至彼等返回之时，恐难即行上膘，亦未可料。牧群驼内，因值春季羸瘦之际，无驼可用。相应目今张家口等处售卖驼价甚贱，二十两左右即可购得驼一峰，将此可由户部出银五千两，交付总管久霍托，酌量采买驼二百余峰，好生牧养，待使臣等返回时，计其足敷，择其膘壮者给付，其余则与使臣等来时所交驼马一并牧养，以备使用。

为此谨奏。请旨。

等因，乾隆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奏入，奉旨：依议。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4）

088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报安排使臣等所携物品折

乾隆三年正月初四日

大学士・伯臣鄂尔泰等谨奏，为奏闻事。

适为缓送使臣等至圆明园，派往迎接之额驸策凌所属侍卫库伯前来。伴送使臣等前来之主事衔甘布呈文额驸策凌称，陪伴使臣等一路缓行，正月初十日至张家口，拨给驼马，办理车辆，需时二三日，约于二十一日至圣化寺。再途据使臣达什等告称，先前我等之吹纳木喀等来时，曾将琐杂物品留存边口，留人看守。我等如今抵达京城后，既有住处，相应拟将我等携至蒙古包等无用物品，俟至边口，酌留数人看守。等语。将此如何办理之处，俟有指示遵照办理。等因。

查得，先前准噶尔所派使臣，皆由西路军营护送前来。因肃州地方宽大，生意兴隆，将其携至货物，酌量留此，由随从人等内，准留数人驻此。惟张家口地方狭小，不可与肃州相比，生意亦无多。故宜咨行照看使臣前来之章京甘布，将此情由，明白晓谕使臣等，勿将其携至货物及随从人等留于张家口，尽数带至京城。其蒙古包等琐杂物品，可留于张家口，交付总管久霍托等暂为看管，待使臣等返回时交还。

为此谨具奏闻。

等因，乾隆三年正月初四日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将此缮文，由主事明善、中书苏崇阿钤印封装，交付总管久霍托本人。其咨行甘布之文，交付蒙古衙门主事扎西转交之）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4）

089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报使臣等抵达圆明园日期片

乾隆三年正月十七日

大学士・伯臣鄂尔泰等谨奏。

PDG

据派往迎接准噶尔使臣达什等之台吉额默根、员外郎扎什返回后告称，本月十一日，我等与使臣达什等于张家口会面，问其此行之缘由，达什等言称，噶尔丹策零派遣我等之时嘱咐，据车臣王信中内称，尔若有具奏大皇帝之事，可派贤能使臣，我将代尔奏请。等语。尔等前往杭爱地方，交付咨行车臣王之咨文及礼品，其进呈大皇帝之奏书及请安礼品，或车臣王接之转奏，或护送尔等入奏之处，车臣王知之。等因遣至。殊不知车臣王已来京。兹已至此，其如何办理之处，部院大臣、车臣王自当知之。等语。使臣等于十一日抵达张家口，等候交付办理马畜，歇息二三日后起程前来。计其行程，将于本月二十一日抵达圆明园。等语。是故，使臣抵达之日，先行带至额驸策凌住处，呈递噶尔丹策零之书信、礼物，额驸策凌阅毕，对使臣云，噶尔丹策零进呈大皇帝之奏书及礼物，容我具奏请旨后再定。等语。俟用过饭食，送至其住处。据噶尔丹策零咨文之言语、使臣之情形，再将如何接受进呈皇上之奏书具奏之处，另行具奏请旨。

等因，乾隆三年正月十七日奏入，奉旨：著依议。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4）

090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报接取使臣赍至奏书等物片

乾隆三年正月二十一日

大学士・伯臣鄂尔泰等谨奏。

准噶尔噶尔丹策零之使臣达什、博济尔等抵达之后，令于额驸策凌之住处具呈文书。问其情由，曰：惟此文外，并无口禀之言。据其文要，均按额驸策凌之咨文，逐加解释，并无鲁莽之语。谨将其文译出恭呈御览外，至接受噶尔丹策零之奏书、礼物之时，拟于本月二十四日，带领使臣等至大门前跪地进呈，由额驸策凌照看，接受后转奏。其使臣等，照常安置于吏部房中，赏食饭食，将其奏书译出后，恭呈御览。

等因，乾隆三年正月二十一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将译出噶尔丹策零致额驸策凌之文缮附于后，将此另行缮文，交付内阁之史杜、丁庆，转交内务府、侍卫档房、蒙古衙门、圆明园营总、参将，所译噶尔丹策零之奏书，亦附其后）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4）

PDG

091

噶尔丹策零为遣使进呈奏书事致额驸策凌书

乾隆二年九月初四日

致车臣王。

据尔来文内称，自博硕克图汗之后，阿勒泰山阴，尔部人等从未驻牧，皆我等之人游牧，驻军建城者，众所周知也。等语。博硕克图汗之后，直至癸未年，我等之明阿特部众始终游牧于科布多，我等之乌梁海之众，迄今居住于此。癸巳年，楚扬托音等五名使臣来时，即向我住科布多人等索要向导而来。甲午年，偕同我使纳玛克西等返回时，亦曾于该处补充马匹行粮而去。此等情形，呼图克图之使臣楚扬托音，车木楚克那木扎勒之赖崇楚扬多托诺，丹津多尔济之达什官，敦多布王之绰当，博贝之丹巴向导，其中健在者，料皆知此事。此间失和以来，前后有我等之人至杭爱，尔等之人于托尔呼修建房屋之处，颇为多见。因而无需屡屡提及旧事。等语。实乃未尽其详。

又据尔之来文内称，阿勒泰，于双方均不归属，定为中间闲置之地。等语。问尔使臣，阅此文称将阿勒泰山作为闲置地，一如从前。现阿勒泰山阴驻有我乌梁海人等，山阳我等之人居住者亦众，将如何安置此等之人。答称，并未交代于我，料想尔等之人仍在彼处，我等之卡伦亦仍保留，并无彼此争斗之事。若依此言，吾以为，亘古至今，阿勒泰乃吾游牧之地，杭爱为蒙古游牧之地，此乃众所周知也。今观命撤阿勒泰山南北游牧人等，其不便之情，去岁即曾言之，即便现在，本地牧场狭小，且系我向来游牧之地，故而不可。即便令我等越过阿勒泰山向内游牧，亦无人前往彼处游牧。窃以为，蒙古游牧，仍于现在之地，我等之游牧，亦仍其旧，则可互无争斗，相安无事矣。

尔来文又称，我等之蒙古卡伦，并无逼近阿勒泰山麓之处，请从今之所在之处撤回者，乃难为我也。等语。尔等之卡伦，若靠近我等之游牧，彼此难免哄闹反目，吾先前所言亦即此意。即便现在，亦以为宽敞为好。问此来使，有些地方知之，有些地方因未见过，声称不知。今可否派一熟谙干练之人，以便问询了解。

又据尔来文称，台吉尔一味借故纠缠阿勒泰，似无意于敦固和睦之道及宏扬教法、安逸众生之事。今观声称生隙，乃意在阻碍好事，涂炭生灵，滋生兵端也。等语。吾于羊年遣特磊为至西藏念经，奏称再不失和，惟愿宏扬黄教、安逸众生。奉旨曰，尔若诚有此意，则定地方边界，解送罗卜藏丹津。等语。念若黄教振兴，众生安逸，善哉，遂为解送罗卜藏丹津、议定地界，遣使以往。使臣至依勒布尔和硕时，遇由彼处逃至之人，告称大军已抵巴里坤，杭爱方向亦遣往大军。因此异于大皇帝旨意，不知为何如此。故欲无论如何，既然有人相告，且待证实再行解送，遂派特磊前往。然非解送罗卜藏丹津、确定地界所能了结之事，命接受名号，编设旗佐，将属众分隶遁逃而去之舒努、多尔济色布腾、色布腾旺布及族人，令亲近之台吉分别独立，如此则尔祖先之灵，知之亦当欣悦。若过八十天，则我等之大将军等将率各路大军进发，等因，赘言连篇。

以致失和，累及众生外，吾迄今并无启衅之处。后遣傅鼐、阿克敦等为使前来，欲息兵止戈、永安众生。吾甚是之，派吹纳木喀等一同前往以来，因称将阿勒泰作为双方游牧中间之闲置之地，如此则我游牧地过窄，且先前即为我属人等驻牧之地，故将缘由详尽陈述外，迄今并未滋生任何事端，即为其证。傅鼐、阿克敦来时，大皇帝降旨曰，彼时因朕躬违和，未见特磊，由部转行，故而如此。等语。又尔来文内称，可缮具奏书，派遣贤能使臣前来，我将奏请准令尔使臣觐见，以成修好之事。故将进呈大皇帝之使书，一并遣往。尔现在可将所有缘由详尽具奏，行与阐扬黄教、安逸众生有益之事，善哉。

附赠马一匹。

丁巳年九月初四日。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 -4）

092

噶尔丹策零为不便遵旨划界事之奏表

乾隆二年九月初四日

谨奏于乾隆皇帝陛下：先前康熙皇帝、雍正皇帝时期，与吾父往来所议事由，其后与吾往来所议之事亦多，此大皇帝皆知之，相应不复渎奏。虽欲专特遣使具奏圣明，然据前年吹纳木喀、额塞赍回之敕书内称，若依朕之皇考先前颁降谕旨，则遣使；否则勿复遣使。拟依此旨遣使，因先前有谕，定阿勒泰山麓为界，令尔之属众勿至阿勒泰山。照此办理及遣使，就吾而言，确有无奈不便之处，故虽欲遣使，然因有违谕旨，不得已停止。去岁吾边界之人，因蒙古卡伦设至吾处，携至二人后，吾以为虽不专特遣使，然亦强过闲在无事，故令此二人送信至车臣王处，车臣王令吾遣使具奏，所有端由，代为详细具奏。等因回复。故此陈情以奏者，亘古至今，阿勒泰乃吾游牧之地，杭爱为蒙古游牧之地，此乃众所周知也。今阿勒泰彼端，有我乌梁海人驻牧，阿勒泰此端有吾属人等游牧。若将此二处之人收拢，昔即为我等驻牧之地，且我处窄小无法容纳，实属无奈也。若令蒙古游牧仍在现在之地，我等之游牧亦仍旧，似可无所牵挂，庶几相安。其因些许牵挂，累及众生之缘由，谨请洞鉴。并将振兴黄教、安逸众生之处，亦请大皇帝谅鉴。

附献貂皮三十一张。

丁巳年九月初四日。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 -4）

093

谕著军机大臣等转谕使臣达什等已特派大臣等照看

乾隆三年正月二十四日

乾隆三年正月二十四日奉上谕：照看准噶尔使臣达什等，著仍派常明、海望。其应赏之物，著赏赐。并谕之曰，先是噶尔丹策零派尔等致书额驸策凌，因称赍至奏书，故将尔等带至京城，照例拨给盘费等物，遣派章京等照看。兹将噶尔丹策零之奏书，业经额驸策凌转奏，大皇帝览过，顾念噶尔丹策零极为恭顺，特派大臣等。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4）

094

谕著遣使与准噶尔议定边界

乾隆三年正月二十四日

乾隆三年正月二十四日奉上谕：朕阅准噶尔噶尔丹策零遣使令额驸策凌转奏之书，极为恭顺，事情似可易于了结，宜派为使大臣等，持往敕书，会同噶尔丹策零议定划界之事。著派侍郎阿克敦为正使，御前三等侍卫旺扎尔、乾清门行走喀尔喀头等台吉额默根为副使。此间将应议事项，皆明白晓谕彼等，偕同准噶尔来使遣往。其使臣何时准令朝觐之事，如何办理之处，著详议具奏。钦此。

（将此详细缮文，由主事明善、中书苏崇阿钤印缄封，交付兵部额外员外郎衡伟，驰递咨行侍郎阿克敦。并交付内阁中书嘉兴，转交吏部、兵部、蒙古衙门、户部、侍卫档房、值月旗）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4）

095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赏赐额驸策凌遣至准噶尔官兵片

乾隆三年正月二十五日

大学士・伯臣鄂尔泰等谨奏。

额驸策凌前派喀尔喀副都统达尔佳、佐领乌巴西及兵丁十二名，偕同台吉额默根至准噶尔。其中，副都统达尔佳率带兵丁两名，沿途照看使臣达什等前来。另有兵丁四名，随台吉额默根前来。适蒙施恩，授额默根为头等台吉，相应赏目今前来副都统达尔佳大缎二匹、银五十两，兵丁六名，每人各赏官缎一匹、银二十两。其留军营之佐领乌巴西赏大缎一匹、银三十两，其余六名兵丁，各赏官缎一匹、银十两遣往之处，谨此请旨。

等因，乾隆三年正月二十五日具奏。奉旨：知道了。钦此。

（将此交付蒙古衙门主事六十办理）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4）

096

额驸策凌奏报会见使臣达什问询定界事宜折

乾隆三年二月初三日

臣策凌谨奏，为奏闻询问准噶尔使臣达什等之情形事。

臣等问达什，居尔之台吉奏称，若令蒙古游牧仍在现在之地，我等之游牧亦仍旧，似可无所牵挂，庶几相安。等语。所谓蒙古游牧现在之地，乃指何处，所谓尔等准噶尔游牧旧有之地，又指何处。蒙古人冬季逐雪，夏季避蚊，惟计益于牲畜，四处游牧，并无定所，岂能称为原有游牧或现驻之地，应指恒世不变之山河，计事之能成议之。须知文中所言、尔之台吉之意后，方可具奏大皇帝。等语。达什告称，盖言阿勒泰为我属地方，杭爱为蒙古地方也。臣等曰：何人为我等划定阿勒泰为准噶尔地方，杭爱为喀尔喀地方耶，昔我萨音浑台吉、扎萨克图汗皆曾驻牧于科布多，而后噶尔丹博硕克图兄弟内讧，策旺阿喇布坦避至伊犁，噶尔丹博硕克图驱逐我喀尔喀，来犯大国，自取灭亡后，策旺阿喇布坦占据伊犁，驻牧于额尔齐斯迤南。蒙圣祖仁皇帝豢养我等喀尔喀等，聚集失散人众，册封汗王，安置于原地，设我卡伦于阿勒泰至今已逾四五十年矣。去岁，尔等之台吉无故将我原有卡伦之两名蒙古人带往，我本应立即派兵追赶，惟钦遵我等之圣主止息兵戈、安逸众生之旨忍耐而已。后但闻放回带往二人，然仅见一名返回，而一名

未归。尔之台吉咨文，缮有撤回设于阿勒泰山之卡伦等全然无用之言。为作回应，拟缮回信，捉拿尔部之人送往，恐有损和睦，故派我部台吉额默根，嘱令交付书信于驻尔边界之宰桑德奇特后返回。尔之台吉将额默根带往，遣尔为使，一同前来。据来文及尔之所言，仍纠缠阿勒泰。前年，尔使吹纳木喀来时，所降谕旨甚明，若以阿勒泰为界，则可遣使；倘若不以阿勒泰为界，则不必遣使。兹既以尔为使遣至，则不应仍纠缠阿勒泰。惟其中若言尔等之乌梁海居阿勒泰山阴，请准彼等仍行居住，阿勒泰山阳额尔齐斯等地所住人等，亦请照旧居住，等因仍指地方为界，彼此断不失信，则我尚可奏请圣主，遣使酌情议结。而尔之台吉文内含糊其词，且观尔之所言，尔之来乃徒劳也，行将空回。尔之台吉既派尔作贤使前来，岂能不告之以事之情理。现譬如，尔等之属众与旗、鄂托克之间彼此争夺牧场，以致诉诸尔等。此等小案，若不设定边界，日后双方人等以原住地与现住地相互争斗，必生大乱矣。等语。达什告称，此等情形，我等之台吉并未告知我等，可由此处遣使前去问询可也。臣因之曰，倘事可成，尚可遣使。若仍如此议事，即便遣使亦无用，我亦不便具奏。尔等因不知询问此等情形，故未商议，不便来即商议，亦未可料。尔等可回住处商定之后再告知于我。等情言毕，请用饭食之后遣回。

为此谨具奏闻。

乾隆三年二月初三日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4）

097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使臣达什等觐见仪注折

乾隆三年二月初七日

大学士·伯臣鄂尔泰等谨奏，为请旨事。

查得，前令噶尔丹策零所遣使臣吹纳木喀等瞻觐圣明时，入班大臣等须提前入殿预备，乾清门侍卫等立于宝座两侧，豹尾班侍卫等列于阶下，正门两侧，令侍卫等排列。其在外值守之护军等，排列整齐之处，皆交付领侍卫内大臣等预先备办。晨起，令使臣等憩于吏部房中，赏食饭食，俟时辰到，由西侧边门引至厢房。皇上升座后，由侍郎纳延泰、奏蒙古事侍卫等引入使臣等，空出殿前阶下中央，以觐见礼，行三跪九叩礼。礼毕，由西侧隔扇门引入使臣吹纳木喀等，于右侧前排就座诸大臣之后跪叩，留出间隙入座。其随行厄鲁特等，皆令坐于隔扇外之右侧。皇上用茶时，令随大臣等跪叩，赏茶时，令其叩谢而饮。降旨时侧跪地聆听。礼毕，仍由西侧隔扇门引退，送至住处。聚集之大臣、侍卫等，皆着常服在案。

兹噶尔丹策零所遣使臣达什、博济尔，令于本月初九日瞻觐圣明，故拟令入班大臣等提前进入预备，侍卫等排列、管率护军等排列之处，所有备办排列之处，均照先前备办外。晨起，将使臣等安置于吏部房中，赏食饭食。俟至时辰，由西侧边门引入安置于

厢房预备。皇上升座后，由理藩院大臣、奏蒙古事侍卫等引入使臣等，空出殿前阶下中央，以觐见礼，行三跪九叩礼。礼毕，由西侧隔扇门引入使臣达什、博济尔，于右侧前排就坐诸大臣之后跪叩，留出间隙入座。其随行厄鲁特等，皆令坐于隔扇外之右侧。皇上用茶时，令随大臣等跪叩，赏茶时，令其叩谢而饮。降旨时侧跪地聆听。礼毕，仍由西侧隔扇门引退，送至住处。聚集之大臣、侍卫等，皆着常服。

为此谨奏。请旨。

等因，乾隆三年二月初七日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将此交付内阁中书盛禄，转交侍卫档房，传宣入班大臣等，交付吏部、兵部、蒙古衙门、内务府、圆明园营总、参将办理）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4）

098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钦定入班大臣片

乾隆三年二月初七日

大学士・伯臣鄂尔泰等谨奏。

查得，先前令噶尔丹策零之使臣瞻觐圣明时，因入班大臣无多，故具呈尚书、侍郎、副都统等职名，酌派入班。此次令使臣达什等瞻仰圣颜，将尚书、侍郎、内阁学士、副都统等职名，缮具绿头牌，恭呈御览。俟上酌定，匀入两翼列班。

等因，乾隆三年二月初七日奏入，奉旨：著派尚书来保、尹继善、左都御使玛尔泰、侍郎钟保、副都统庆泰、傅清、鄂齐尔、西特库、法珠纳、傅达里、官保、松阿里。钦此。

（将此交付内阁中书盛禄，转交兵部、吏部，从速传谕）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4）

099

谕著使臣达什等转谕噶尔丹策零须与派往大臣等详议定界

乾隆三年二月初九日

乾隆三年二月初九日，令准噶尔使臣达什、博济尔等入正大光明殿瞻觐时，颁降谕

旨曰：为定界之事，先前朕之颁降谕旨甚明。此次尔等前来，因额驸策凌奏请，始令尔等入觐。噶尔丹策零之奏书，朕已览过，致额驸策凌文内缘由，亦详尽奏闻于朕。噶尔丹策零奏书内，虽称若令喀尔喀游牧仍在现驻之地，厄鲁特游牧仍旧，则无彼此牵扯之事，庶可阐扬黄教、安逸众生之处，谨请大皇帝谅鉴。等语。然定界处所，并未指明，含糊其辞。蒙古人游牧，并无定所，顺应冬夏四处移牧，若不指山河为界，则日后边界人等争执斗殴，难以净绝，务须明定为界之处，彼此各守其界，勿令逾越，方可永固。览此次噶尔丹策零之奏书，极为恭顺，有诚心完事之意，朕甚嘉之。尔等极尽敬谨，亦属可嘉。定界之处，噶尔丹策零既未交付尔等，尔等亦不敢擅议。是故，朕派大臣前往，与噶尔丹策零详议定界。又据尔等奏称，请将我等所设卡伦内撤。等因。此卡伦乃我等从前所设，并无挪动之处。尔等之噶尔丹策零之奏书内，亦未提及此事。若系尔等之意，则与噶尔丹策零之奏书之原意不符，且尔等亦不够格。钦此。

颁旨后，使臣达什奏称，因我等之噶尔丹策零嘱令我等抵达后言称，若令我等之乌梁海人照旧驻牧，我等之厄鲁特人可不再越过阿勒泰山游牧，似可将尔等之卡伦，稍加后撤。等语。故我等始敢如此言之。不然我等岂敢妄言。而今大皇帝既然遣使，自可会同噶尔丹策零即行议定。等因具奏。

奉上谕：若言系噶尔丹策零嘱咐尔等，尔等如此言之，设若朕所遣使臣，朕如何降旨，彼等亦遵朕旨言之而已，何敢于谕旨之外，妄自言之。朕躬为大皇帝，无分喀尔喀厄鲁特，一视同仁，并无利裨喀尔喀，有损厄鲁特之意。今噶尔丹策零既请准将彼等之乌梁海人照旧驻牧，此尚可应允。其请将我等从前所设卡伦内移者，则与理不合。尔等原住之乌梁海人，尚不迁移，而可将朕之皇祖、皇考时期所设卡伦挪移乎。而况朕并不歧视尔等厄鲁特，一视同仁，岂有扰累我喀尔喀人众之理耶。凡事如若合理，朕无不允行；倘不合理，无论何人奏请，亦无允准之例。朕今将遣使，噶尔丹策零理应但计永固修好议定。此乃朕降尔等之谕，尔等宜铭记，返回后，告知于噶尔丹策零。俟尔等临行，再缮颁降噶尔丹策零之敕书，交付朕所遣大臣等赍往，颁降噶尔丹策零知悉。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 -4）

100

额驸策凌奏报令台吉额默根询问使臣立界事宜片

乾隆三年二月初七日

定边左副将军·额驸臣策凌谨奏。

前曾遣令台吉额默根告知使臣达什等，其宜定为界地方，尔等可商议后告知。等因遣回，尔部究竟如何确定耶。据告称，因我等之台吉未嘱令我等议定边界，故我等不敢

指地擅议。以我等之意，若我等之乌梁海仍驻原地，我等之厄鲁特人众可不再越过阿勒泰山游牧，似可将尔等之卡伦，稍加后撤。故令尔等使臣前去会同噶尔丹策零议定而已。

等因，乾隆三年二月初七日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4）

101

额驸策凌奏请先遣额默根回家预备折

乾隆三年二月初十日

定边左副将军·额驸臣策凌谨奏，为请旨事。

去岁，遵旨遣台吉额默根为臣之使臣，遣往送书信给噶尔丹策零。今既偕同钦差使臣遣往，宜将额默根遣至其家中预备，俟阿克敦等抵达，由彼随之前往即可。

为此谨奏。

奉旨：知道了。钦此。

（将此交付内阁中书嘉兴，转交蒙古衙门、兵部，换发驰驿火票）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4）

102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照例赏赐使臣达什等物项片

乾隆三年二月初十日

大学士·伯臣鄂尔泰等谨奏。

查得，去岁遣返准噶尔使臣吹纳木喀等时，赏吹纳木喀银一百两、御用缎二匹、官用蟒缎一匹、补缎一匹、彭缎二匹、毛青布二十四匹；赏额塞银五十两、官用缎二匹、彭缎一匹、毛青布二十匹；赏随行人等银各二十两、官用缎各二匹、彭缎各一匹、毛青布各八匹。此外，另赏吹纳木喀、额塞及随行人等皮袄各一袭、棉袍各一袭及帽子、腰带等在案。

其赏此次前来之使臣达什、博济尔及随行厄鲁特二十二人之银两、绸缎、布匹，仍照前例，俟临近彼等起程之日赏赐外，应时赏达什焰红妆缎面白鼠皮袄一袭，焰红妆缎

棉袍一袭；赏博济尔焰红妆缎面黑鼠皮袄一袭，焰红妆缎棉袍一袭；随从厄鲁特二十二人，赏金字缎面羊皮袄各一袭、金字缎棉袍各一袭，并凉帽、腰带等。

为此谨奏。请旨。

等因，乾隆三年二月初十日奏入，奉旨：著照例赏赐。钦此。

（将此交付内阁中书嘉兴，转交蒙古衙门、内务府办理赏赐）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4）

103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赏银阿克敦等置办行装折

乾隆三年二月十二日

大学士·伯臣鄂尔泰等谨奏，为请旨事。

查得，先前命傅鼐等为使遣往准噶尔时，为置办行装，一并赏赐钦差随行章京玉保等，每人各银一千两，自京城驰驿至肃州。自肃州西行时，俟应领驼马、器械、蒙古包、帐釜、口粮等物，均照例拨给。又傅鼐等遣往准噶尔地方时，携往赠送噶尔丹策零、二策凌顿多布之官缎五十匹、二等哈达五条，均皆在案。

兹钦差侍郎阿克敦、御前三等侍卫旺扎尔、乾清门头等台吉额默根为使，遣往颁降噶尔丹策零以谕旨，自京城驰驿前往北路军营，再由军营起程西行时，其应领驼马、器械、蒙古包、帐釜、口粮等所有物项，均照前例，其可变价之物，由该部变价给付，其应按本色给付者，俟至军营，由额驸策凌处拨给即可。为赠送噶尔丹策零及其宰桑、为首人等，仍照前例携往官用缎五十匹、二等哈达各一条。至于阿克敦、旺扎尔、额默根等整治行装，以及置办行抵准噶尔地方后酌情赠送彼等厄鲁特人等之绸缎等项杂物，亦照前例各赏银一千两之处，恭请圣裁。因台吉额默根由其游牧整装前往，故俟抵军营，所有驼马、器械、帐釜、口粮等物，由额驸策凌处拨给即可。

为此谨奏。请旨。

等因，乾隆三年二月二十二日奏入，奉旨：著照例赏银，余依仪。钦此。

（将此交付内阁中书傅俊转交户部，其赏赐赏银，另行咨文，由内务府支取赏赐。二十六日又复缮文钤印，交付奏事之张文彬，驰递海兰等去讫）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4）

104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派理藩院郎中玉保随阿克敦等前往准噶尔片

乾隆三年二月十二日

大学士・伯臣鄂尔泰等谨奏。

查得，先前遣傅鼐等至准噶尔时，钦差理藩院郎中玉保随行，赏银一千两。此次阿克敦等为使前去，倘派一名章京随行，于记录、翻译诸务皆有益处。玉保人尚可，精通蒙古语，熟悉彼处情形，相应仍请命玉保随为使大臣等前往。其一应赏赐之处，拟仍照前例。

等因，乾隆三年二月十二日奏入，奉旨：著玉保随行，余依议。钦此。

（将此交付内阁中书傅俊转交户部、蒙古衙门，其赏赐赏银，另行咨文，由内务府支取赏赐。二十六日，又复缮文钤印，交付奏事之张文彬，驰递海兰等去讫）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4）

105

额驸策凌奏请派满吉拉随阿克敦等前往准噶尔片

乾隆三年二月十二日

定边左副将军・固伦额驸臣策凌谨奏。

和托贵特贝勒成衮扎布旗之管旗章京满吉拉，人尚可，熟悉地方。请派满吉拉随为使大臣等前往。

为此谨奏。请旨。

等因，乾隆三年二月十二日奏入，奉旨：著满吉拉随行。钦此。

（将此交付内阁中书傅俊，转交蒙古衙门）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4）

PDG

106

额驸策凌奏报会见使臣谈议撤卡事宜折

乾隆三年二月十二日

臣策凌谨奏，为奏闻问询准噶尔来使达什等情事。

臣问达什等称，前日瞻觐圣明时，如何降旨，尔等又如何回奏之。达什等告称，奉旨曰，前年，尔等之吹纳木喀等来时，朕曾降旨，若以阿勒泰为界则遣使，否则毋庸遣使。等因。去年，因车臣王陈奏尔等所来原委，朕准尔等前来。据噶尔丹策零奏书内称，若蒙古游牧仍在现驻之地，我等之游牧亦仍旧，似可互无牵扯。等语。观之似有将事善终之意，朕甚嘉之。惟未申明尔等之游牧界端应在何处，询之尔等，尔等又不详，故朕遣使前往商议。再，据尔等言称，将我卡伦稍加内撤为好。此等卡伦，乃朕之皇祖时即行设之，断不可撤。况且尔等之台吉之奏书内，亦未提及此事。此又将如何。我等奏称，奏书内虽无，然曾嘱咐我等。等因具奏。谕曰，既然如此，是也。我等所记者如此，其余未能记。等语。

臣告之曰，然也，其一次颁降谕旨，尔等悉行牢记亦难，故谨记圣旨大意方善。观降旨情形，其我等开拓之卡伦，断不可移动，虽令尔等游牧不越过阿勒泰，乌梁海等仍住现居地，然其意仍令立界，以便不再跨越。使臣尔返回后，告知尔等之台吉，与我所遣使臣一同商议，指定边界，信誓以奏，经我等之大皇帝睿鉴，定加准行。如若托故推诿，则别再指望我方遣使以往。等语。对此达什称，以我等之意，令我属人等不越过阿勒泰山游牧，乌梁海等仍居旧地，此皆可也，惟尔等之卡伦，距我游牧界甚近，若能稍加内撤离开远些为好。臣等曰，若尔等之游牧不越过阿勒泰，与我卡伦相隔六七百里，并不靠近，而况我等之卡伦，每处仅驻三四十人，并无带往牲畜游牧之处。由此往里再隔四五百里，始有住家卡伦。而住家卡伦内，仅有一人游牧。此等拓展之卡伦，并非凭此防范尔等，若可内撤，即稍加内撤又何妨。惟载入我大国史册之旧卡伦，并无内撤之例。我等之每一处卡伦，驻有台吉一名、满洲侍卫一员统领，断无侵扰尔等之属众之处。尔等不过以为，我等之卡伦过近，卡伦内驻有兵丁，或有侵扰，亦未可料而已。我等不仅不能违背圣主止息兵戈之谕旨，且有悖天理，故而断不如此行事。尔等若仍有此疑虑，往返遣使亦属无益，各自防备即可。达什等云，王所言甚是，俟我等返回，将大皇帝谕旨及王之所言，禀告我等之台吉。

接而闲聊间，达什等称，我等前来，得以朝觐大皇帝，聆听圣谕，今若能游览京城，得以瞻拜旃檀寺佛则善哉。臣称，此事甚易，可代为转告派委陪同尔等之大臣等办理。遂饭食款待，而后遣回。

为此谨具奏闻。

乾隆三年二月十二日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4）

107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按例赏赐满吉拉银两物品片

乾隆三年二月二十一日

大学士·伯臣鄂尔泰等谨奏。

查得，适经额驸策凌奏准，遣派和托贵特贝勒成衮扎布旗之管旗章京满吉拉，随派往准噶尔之使臣等前往。应按赏赐台吉额默根之数减半，赏满吉拉白银五百两用于整装，满吉拉现既在其游牧，相应将所赏银两，俟抵额驸策凌军营，由彼处银两内支放，其应得驼马、帐釜、口粮等，亦拟由额驸策凌，酌情足额办理。

等因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将此交内阁中书萨根，转交户部、蒙古衙门。二十六日，复缮文钤印，交付奏事之张文彬，驰递海兰等去讫）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4）

108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赏赐伴送使臣前来主事甘布等银缎片

乾隆三年二月二十一日

大学士·伯臣鄂尔泰等谨奏。

查得，先前噶尔丹策零所遣使臣吹纳木喀等，自肃州起程来京时，总督刘于义派绿旗兵三名充当通事护送前来。此三名兵丁，每人恩赏银五十两、绸衣一件在案。

此次使臣达什等来，自额驸策凌处派主事衔甘布、奉天委章京拜杜护送前来，故拟赏甘布、拜杜人各缎二匹、银五十两。

等因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将此缮文钤印，交付内务府笔帖式永辉，支取银缎赏赐甘布等）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4）

PDG

109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增加使臣阿克敦等所用车马折

乾隆三年三月初五日

大学士・伯臣鄂尔泰等谨奏，为请旨事。

适经臣等奏准，派往准噶尔之使臣侍郎阿克敦等，其由京城至军营，准令乘驿。侍郎阿克敦等前往时，携往之帐釜、自身及跟役之四季衣物、口粮等物甚多，若照军台之例拨给驮载马驼，断然不敷。既遣彼等为使，固不可与平常差事相比，相应除其所骑马匹外，计其足敷骑用，在口内，阿克敦、旺扎尔各车五辆，郎中玉保车三辆；至口外，阿克敦、旺扎尔各驼十峰，玉保驼八峰，供驮载物品。阿克敦等可分为三队，先后行至军营。

为此谨奏。请旨。

等因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将此饬交内阁中书图敏，转交兵部）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4）

110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备办护送准噶尔使臣达什等返回事宜片

乾隆三年三月初五日

大学士・伯臣鄂尔泰等谨奏。

查得，准噶尔来使达什等入觐，自额驸策凌处遣主事衔甘布、奉天委章京拜杜、喀尔喀副都统达尔佳护送，令沿途路经各旗、扎萨克派拨官兵乌拉备办，未曾行经军营、游牧地，携之而来。兹使臣达什等事毕返回，仍派甘布等护送。在口内，为将遣派官兵、拨给驿马、车辆之处，仍照前例办理，饬付该地方预备。俟行抵关口，将备办马驼之处交付总管久霍托、博泰办理；遣派官兵备办乌拉之处，均照额驸策凌先前办理之例，由理藩院行文诸扎萨克预先备办，不得贻误。俟抵军营所属地方，其送至我属卡伦地方，遣派官兵，备办马畜口粮等物之处，皆由额驸策凌处办理遣往可也。俟有旨下，拟通行各处遵行。

为此谨奏。请旨。

等因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将此饬交内阁中书图敏，转交兵部、蒙古衙门、户部）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4）

PDG

111

谕著噶尔丹策零会同我使臣商议定界事宜

乾隆三年三月初六日

奉天承运，皇帝敕谕准噶尔台吉噶尔丹策零：

前年，尔使吹纳木喀至，朕特为安逸众生，止息兵戈，断无食言之理。尔诚遵朕之皇考谕旨，以阿勒泰山为界，惟但奏请稍移我等之喀尔喀游牧，除不挪动我等原设卡伦外，其喀尔喀游牧，朕尚可降旨指示，然尔并未遵旨奏请，反而奏请自哲尔格、西喇胡鲁苏内推，如此则遣使又有何益。倘若遵从朕之皇考之前旨，则遣使，否则毋庸遣使。等因降旨甚明。此次尔遣使臣达什等至，咨文额驸策凌，又赍至进呈朕之奏书，因有额驸策凌奏陈缘由，朕始召尔之使臣等入觐，览其赍至文书，尔之奏书内称，若令喀尔喀游牧仍在现驻之地，厄鲁特游牧仍旧，则无彼此牵扯之事，庶可阐扬黄教、安逸众生之处，谨请仁鉴者，尚近成事，惟未指明定界处所地名。蒙古人游牧，并无定所，顺应冬夏季节四处移牧，若不指山河为界，则日后边界人等争执斗殴，难以持久。览尔此次之奏书，言语恭顺，且接近成事，故朕特遣为使大臣等前往问明缘由。俟朕之使臣等至，尔等理应共同核计为界处所，以求一次葳事。台吉尔若不依理定议，仍行借故推诿，纠缠不可行之事，则无益于事，一味往返遣使，亦属徒然。朕临御天下，但念各部众生各得其所，无加区分。果系利裨双方之事，朕向无不准。若不可行，无论何人奏请，亦无准行之例。为此特降敕谕，命侍郎阿克敦、御前三等侍卫旺扎尔、头等台吉额默根等，偕同尔之使臣达什等前往。

以颁敕礼，赏各色缎十匹。

（三月十九日，将装敕谕之筒子绫、布油单袋、绸油单袋、布袋及备带筒子绫、油单等物一套，交付侍郎阿克敦、侍卫旺扎尔、郎中玉保。又，将此谕及译成蒙古文之谕，交付内阁主事赫泰，转交蒙古衙门存档）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4）

112

额驸策凌为请与前往使臣议定边界事致噶尔丹策零书

乾隆三年

额驸策凌致噶尔丹策零书。

固伦额驸·车臣王咨行准噶尔台吉：去岁我将咨行尔之书信，派往欲交付尔之边界

人等，尔遂召往台吉额默根，遣派宰桑达什为使前来。此间，我至京城，而后尔之使臣达什等前来之处，经具奏大皇帝，奉旨著令带至京城。达什抵达后，尔之奏书及咨行我之书信，均经我进呈大皇帝御览，降有谕旨。除遣使外，据台吉尔咨文我称，自博硕克图汗之后，直至癸未年，我等之明阿特人等即游牧于科布多，我等之乌梁海等迄今居住。其间，自失和后，前后有我属众抵达杭爱，尔属人等在托尔辉建房等情亦多，故而不必一再旧事重提。等语。相应不曾详议其由者甚是，旧事重提则无完结之日也。又据来文称，若尔等之卡伦靠近我等之游牧，以致彼此发生争执交恶，则我先前所言是也。即便现在，仍以为离开远些为好。等语。即便我等之意，亦以为双方边界居民，相隔逾远逾好，惟我方之卡伦，乃康熙年间设置至今，载入我大国史册之旧卡伦，断无内撤之例，故此为不可行之事。来文又称，若将阿勒泰作闲置地，则仍如从前，其山阴有我乌梁海居住，其山阳我属人众居住者亦众，彼等又将如何安置。亘古至今，阿勒泰为我游牧之地，杭爱乃蒙古游牧之地，此乃众所周知者也。兹令收拢山阳山阴游牧人众，其不可遵行缘由，去岁即曾议及，即便现在，本处游牧地狭小，且为游牧故地，故此系不可行之事。即便令我等越过阿勒泰向里游牧，亦无去往游牧之地。若令蒙古等游牧仍在现在驻牧之地，我等之游牧亦仍旧，则可互不侵扰，庶几相安无事。等语。尔之此言虽是，然若指称原居游牧及现在游牧地，则日后无凭，应以恒久不变之山河为界方可为凭。我等之圣主止息兵戈，希冀安逸众生，振兴教法者，乃至仁之诚意。对此，台吉尔亦曾奏请鉴谅弘扬黄教，安逸众生之处，相应依我之见，所有阿勒泰、杭爱等旧事，概不重提，凡尔属准噶尔人等，勿令越过阿勒泰，尔属乌梁海人等，亦仍居现住地，于尔等之乌梁海及我等之乌梁海之间，酌情立界，毋令往返作乱。等因议奏，则我等之圣主至仁至善，料断不令务必迁往尔现居人众。无论如何，台吉尔须慎思，计其一次蒇事具奏为好。

随赠缎四匹。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4）

113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报阿克敦等与噶尔丹策零会谈事项片

乾隆三年三月初六日

大学士·伯臣鄂尔泰等谨奏，先前傅鼐等前往准噶尔之时，备往议事项内，按现今之情形，凡应删减之处删减之、其应备往及应行增加之处，逐项缮写，恭呈御览。俟有旨下，交付阿克敦、旺扎尔等，拟据噶尔丹策零所提议之。

等因具奏，奉旨：知道了。钦此。

PDG

共九项，谨缮于后。此九项，全部抄录，交付阿克敦等带往。另令额驸抄录带往。

附件：会谈事项

噶尔丹策零若称我等之人与尔等卡伦之间甚近，宜将尔等卡伦稍向里撤。等语。即告彼称，我等卡伦自圣祖皇帝时即设，断不可撤迁。而况每处仅驻二三十人，及所骑马匹，并不携带家眷、牲畜游牧。距此卡伦向里数百里，设驻住家卡伦，住家卡伦始驻游牧之人，对此并无可疑惑之处。每处均有皇帝所派侍卫及喀尔喀台吉各一名为首管带，断不致违禁行事，尔等不过以为我等之卡伦设有伏兵，疑虑侵扰尔等而已。此次尔等之使臣等行经我等之喀尔喀路，有无彼等情形，焉能相瞒。我等之大国，断不会出师无名，既已降旨罢兵，断无负约之理，与撤卡伦与否并无干系。和好之后，我游牧人等，断不令越过住家卡伦，尔等准噶尔人众，亦毋令越过现居游牧地界方是。我等双方如此互不越界，则善。此次台吉尔所奏言词，恭顺且近成事，故大皇帝始遣我等为使，其好事，理应一次议定。否则，即便一味往返遣使，亦属徒然，大皇帝亦不复遣使。等因开示。

噶尔丹策零倘若提及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则告之曰，达赖喇嘛身体甚好，班禅额尔德尼去岁圆寂。我等之大皇帝遣往诸大臣、喇嘛等赍送布彦，我等来时，遣往之人尚未返回。等因相告。彼若提及遣人赴藏熬茶，则称，俟定边界和好之后，台吉尔若奏请圣上，料必遣派大臣官员等伴送尔之所派之人前往。等语。

噶尔丹策零若言今已和好，尔等之两路将军兵丁又作何用。告之称，而今我等之江南、杭州、盛京、乌喇等各省皆设将军驻兵。此驻兵者，非为对尔用兵。以我大国之例，既已降旨罢兵，断无违约之理。台吉尔可勿疑。等语。

噶尔丹策零若议定以阿勒泰为界之后，再议自阿勒泰往南为界之处，则仍照原定之例，议自阿勒泰山麓而下，沿哈布塔克、拜塔克二者间至乌兰乌苏、罗布淖尔、噶斯为界。噶尔丹策零若议双方之间闲置地，则言我方人众不得越过原设卡伦阔舍图，彼属人等，亦酌定不可逾越之处，以乌拉乌兰为双方之间闲置地，尚可。等语。

噶尔丹策零若提及罗卜藏丹津，则告之曰，现不索取罗卜藏丹津。等语。

以上五项为新修正增加者。

噶尔丹策零若议遣使贸易之事，则告之曰，台吉尔若议定边界，促成修好之事，为遣使贸易之事奏请圣恩，必定获准。惟行经喀尔喀，所属人等不无纷争，关系和睦之道。若行经内地，由我地方官等沿途护送，于调换尔等之疲惫牲畜等，均皆有益。等语。

噶尔丹策零若议互换双方被获人等，则言称，我方被获之人，并无谕令索要之处。尔方被获之人，或亡或已安置。台吉尔果能遵旨议成大事，此等琐杂之事，尽可从缓议之。等语。

噶尔丹策零倘若遣还额驸策凌之子，则告之，此皆小事，俟议定修好、定界之事，台吉若示恭顺进献大皇帝，嗣后缓送即可。既未奉旨带回彼等，我等不可即行带回。等语。

噶尔丹策零倘问是否拟见我方被获之人，则云，圣上遣我等为使来见台吉，我等惟但遵旨会同台吉议定应议之事，无须会见彼等。等语。

此四项乃先前傅鼐等赍往旧案。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4）

114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钦定使臣达什等辞行仪注折

乾隆三年三月初九日

大学士·伯臣鄂尔泰等谨奏，为请旨事。

噶尔丹策零所遣使臣达什等，于本月十六日起程返回，相应于其起程前，拟于十三日瞻仰圣明。查得，先前准令噶尔丹策零所遣使臣吹纳木喀等入正大光明殿觐见，入班大臣等须提前入殿预备，乾清门侍卫等立于宝座两侧，豹尾班侍卫等列于阶下，阶下排列侍卫、正门两侧排列侍卫、其在外值守之护军等排列整齐之处，交付领侍卫内大臣等预先备办。晨起，令使臣等憩于吏部房中，赏食饭食，俟时辰到，由西侧边门引至厢房。皇上升座后，由理藩院大臣等、奏蒙古事侍卫等引领使臣等，由西侧隔扇门引入空出殿前阶下中央，以觐见礼，行三跪九叩礼。礼毕，由西侧隔扇门引入，于右侧前排就座诸大臣之后跪叩，留出间隙入座。其随行厄鲁特等，皆令坐于隔扇外之右侧。皇上用茶时，令随大臣等跪叩，赏茶时，令其叩谢而饮。降旨时侧跪地聆听。礼毕，仍由西侧隔扇门引退，送至住处。聚集之大臣、侍卫等，皆着常服在案。

兹令使臣达什等瞻觐之日，其入班大臣侍卫等，所有备办排列之处，均照前例备办外。晨起，将使臣等安置于吏部房中，赏食饭食。俟至时辰，由西侧边门引入安置于厢房预备。命入班大臣等预先入殿排列。皇上升座后，由理藩院大臣等、奏蒙古事侍卫等引领使臣等，由西侧隔扇门引入于右侧前排就坐诸大臣之后跪叩一次，留出间隙入座。其随行厄鲁特等，皆令坐于隔扇外之右侧。皇上用茶时，令随大臣等跪叩，赏茶时，令其叩谢而饮。降旨时侧跪地聆听。礼毕，仍由西侧隔扇门引退，赏赐银两、缎布毕，送至住处。仍前将增补入班大臣等一并召集，命大臣、侍卫等，皆着常服。

为此谨奏。请旨。

等因，乾隆三年三月初九日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将此交付内阁主事赫泰转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4）

115

谕著使臣达什等转谕噶尔丹策零会同去使定界

乾隆三年三月十三日

乾隆三年三月十三日，令准噶尔之噶尔丹策零所遣使臣达什、博济尔等入正大光明殿觐见。奉旨：兹尔等事毕返回，朕亦遣为使大臣、侍卫等前往，与噶尔丹策零会议。俟尔等返回，务将朕意晓示噶尔丹策零，即照现有情形，凡我卡伦，概不移动。尔等之卡伦及乌梁海等，亦不必西移，指山河为界，则一言即成好事。此为极易了结之事，并无彼此牵扯商议之处。噶尔丹策零如若仍行借故推诿，仅为此事一味往返遣使，不仅于事无补，而况嗣后朕亦不复遣使。此次噶尔丹策零所奏言辞，极为恭顺，接近成事，故朕特派为使大臣前往，噶尔丹策零明晓朕意，若能妥议和好，朕将准尔等使臣或隔一、二年入觐一次矣。尔等须谨记朕旨，转告噶尔丹策零知之。路途走好。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4）

116

理藩院侍郎纳延泰等奏报译出谕旨交付使臣片

乾隆三年三月十五日

侍郎臣纳延泰等谨奏。

据准噶尔使臣达什等告称，我等来后，两次朝觐圣明，颁降谕旨亦多。我等虽竭力谨记，然路途遥远，日久之后，遗漏舛错，亦未可料。拟与大臣等晤面加以温习。是故，今趁常明、海望为彼等饯行，臣等一同前往，与彼等温习一次，并遵旨将前日觐见时颁降谕旨，译成蒙古文，作为臣等之意给付外，将前次颁降谕旨，亦译成蒙古文给之。

等因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三月十五日，将两次朝觐时颁降谕旨译成蒙古文，交付侍郎纳延泰、班第，偕同内大臣常明、海望等督看给付。又誊录满洲、蒙古文底稿，交付阿克敦赍往）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4）

PDG

117

谕著额驸策凌于使臣抵达前抵京

乾隆三年十月十七日

乾隆三年十月十七日，奉上谕：据额驸策凌奏称，为使遣往准噶尔侍郎阿克敦等，携噶尔丹策零之使哈柳等前来，将于十月二十日行抵巴里坤。等情。此遣使之事，额驸策凌亦曾办理，现军营无事，且准噶尔使臣等抵京之后，仍有应议事项，著额驸策凌于使臣等抵达之前，计可于十二月中旬能够抵京，从缓而来。著将将军印务，此间暂交参赞大臣雅尔图署理。钦此。

（十八日，将此缮文钤印，交付兵部主事双定，驰递额驸策凌）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4）

118

谕著陕甘总督查郎阿妥办使臣来京事宜

乾隆三年十月十七日

乾隆三年十月十七日，奉上谕：据额驸策凌奏称，为使遣往准噶尔侍郎阿克敦等，携噶尔丹策零之使哈柳等前来，将于十月二十日行抵巴里坤，已由伊处移会提督李绳武。等情。著将此从速咨文查郎阿，俟准噶尔使臣抵达肃州，将看守所留人畜、暗中防范及贸易之事办理之处，由彼处道员品级要员内选派前曾经历干练者一名，所有事项逐加交待，会同肃州之总兵、道员等妥加办理。其使臣等来京沿途所用牲畜、口粮等，著仍照前备办。钦此。

（文尾增注，将为使大臣阿克敦等何时入关，几时抵京之处，预先咨文本处。十八日，将此缮文钤印，交付兵部主事双定，驰递查郎阿去讫）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4）

PDG

119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免带准噶尔使臣等观看焰火片

乾隆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大学士·伯臣鄂尔泰等谨奏，奉旨：其灯节带准噶尔使臣等至圆明园观赏焰火之处，著尔等议奏。钦此。钦遵。臣等窃思，圣主拟于元宵节燃放焰火之时，召使臣等进园观赏者，乃令外藩人等亦得瞻覲之格外之恩。惟使臣等现正交易其携至货物，且元宵节亦已逼近，不便仓促挪移。再，因使臣等不辨燃放焰火之炮仗、花炮之声，犹如示威，妄加猜疑，亦未可料，故而免带彼等观看焰火。待元宵节后，带至圣化寺下榻，趁此挪移，带至弘仁寺叩拜。

为此谨奏。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4）

120

谕著使臣哈柳等赍回颁降噶尔丹策零敕谕

乾隆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乾隆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令尚书纳延泰、副都统阿兰泰、侍郎勒尔森，率准噶尔使臣哈柳、乌巴什、绰诺等入乾清宫覲见，奉上谕：去年尔等之使臣达什、博济尔赍至噶尔丹策零之奏书，极为恭顺，接近成事，故朕遣派为使大臣等前往。此次尔等赍至之噶尔丹策零奏书内，请将我等之托尔辉、布延图之两卡伦稍加内移，以此等地方为界。等语。此断非可行之事。可否之处，尔等亦知之。而况朕之圣祖皇帝起即设置之卡伦，岂可内移。念噶尔丹策零信誓其游牧之卡伦断不越过阿勒泰一语，尚接近成事，且尔等甫至，今准入覲。倘若噶尔丹策零惟有不越阿勒泰山麓一语，此次即可蒇事。既然牵扯我等之卡伦，相应朕派大臣等与尔议之。尔乃噶尔丹策零属下一位大宰桑，其意尔无不知之处。除奏书外，有无嘱咐之言。

哈柳奏称，噶尔丹策零并无嘱咐之言，惟前因大皇帝之兵于科布多地方筑城驻守，致起事端。今噶尔丹策零之意，托尔霍、布彦图地方距科布多甚近，恐日后又筑城驻兵，故奏请大皇帝之恩。等因奏人。

奉旨：今噶尔丹策零信誓旦旦，其游牧卡伦不再越过阿勒泰，朕甚嘉之。我等之托尔霍、布彦图等地，朕已降旨，断不会筑城驻兵。朕躬为大皇帝，已降之旨，岂有反悔

之理。朕之此旨，尔等须铭记，明白转谕噶尔丹策零。

哈柳奏称，大皇帝此降谕旨，请缮写成文，遣派贤使，会同我等之噶尔丹策零议之。等因奏入。

奉旨：毋庸遣使，尔等起程时，将缮敕书交付尔等赍回，颁降于噶尔丹策零。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4）

121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报额驸策凌会见使臣日期片

乾隆四年正月二十四日

大学士・伯臣鄂尔泰等谨奏。

前奉谕旨：会见准噶尔使臣议事时，著额驸策凌另外会见。钦此。钦遵。本月初八日，臣海望、纳延泰、侍郎阿克敦等，前往使臣之住处会议之处，业已奏闻。兹时隔数日，本月二十日已领使臣等移住圣化寺，相应于二十六日带至额驸策凌之住处晤面。所有备办食用之项，均拟照前备办。

为此谨具奏闻。

乾隆四年正月二十四日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4）

122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照例赏伴送使臣章京等银两折

乾隆四年正月二十九日

大学士・伯臣鄂尔泰等谨奏，为请旨事。

先前遣返准噶尔使臣时，均派理藩院章京等沿途照料伴送。为供章京等整治行装，曾各赏银二百两。此次遣返来使哈柳等，请派理藩院郎中常宝、员外郎常兴伴送，故拟照例每人赏银二百两，以供治装。

为此谨奏。请旨。

乾隆四年正月二十九日具奏。奉旨：知道了。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4）

123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照例赏赐使臣哈柳等银两缎匹片

乾隆四年正月二十九日

大学士·伯臣鄂尔泰等谨奏。

查得，去年遣返准噶尔所派使臣达什、博济尔等时，赏达什银一百两、御用缎二匹、官用蟒缎一匹、补缎一匹、彭缎二匹、毛青布二十四匹，赏博济尔银五十两，官用蟒缎一匹、御用缎二匹、彭缎二匹、毛青布二十匹。其随从人等，人各赏银二十两、官用缎二匹、彭缎一匹、毛青布八匹。此外一并赏赐达什、博济尔及随从人等皮袄各一袭、棉袍各一袭及帽子、腰带在案。

赏此次前来之使臣哈柳、绰诺、乌巴什，及随行而来厄鲁特三十九人之银两、缎布，仍照前例，俟临近彼等起程颁赐。将赏赐留于肃州之厄鲁特之银两、缎布，交付哈柳等，俟彼等抵达肃州转赏外，赏给哈柳应时焰红妆缎面白熏皮袄一袭，焰红妆缎棉袍一袭；赏绰诺、乌巴什焰红妆缎面黑熏皮袄各一袭，焰红妆缎棉袍各一袭；随从厄鲁特内，除留肃州之二十一人外，其来京城之一十八人，一并赏金字缎面羊皮袄各一袭、金字缎棉袍各一袭，并凉帽、腰带等。

为此谨奏。请旨。

乾隆四年正月二十九日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4）

124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闻准噶尔使臣哈柳等觐见辞行仪注折

乾隆四年二月十六日

大学士·伯臣鄂尔泰等谨奏，为议奏事。

为遣返准噶尔噶尔丹策零之使臣哈柳等，将遵旨于本月十八日率使臣等瞻仰圣明。是日，将入班大臣、议政大臣及前次钦点增派大臣等，概行召集。届时，大臣等各带坐褥入乾清宫，列班预备，前面就座十位大臣，仍行入座，后扈二位大臣侍立。御前侍卫等立于宝座附近，豹尾班侍卫列于宝座两旁，乾清门侍卫等列于豹尾班侍卫之后。丹墀两侧，每翼排列侍卫二十名；乾清门两侧，各立值班章京一员，侍卫二十名；阶下两翼，各列侍卫二十名，照门立侍卫二十名。大臣、侍卫等，均照例着常服。凡使臣经过

之城门、街道、堆拨，增派章京、护军、步甲等，排列齐整之处，交付护军统领、步军统领办理。是日凌晨，令派往陪同使臣之章京等，从住处引领使臣等由西直门进西华门，引至照门赏食饭食。俟圣上升乾清宫宝座，由尚书纳延泰、侍郎勒尔森、副都统阿兰泰及奏蒙古事侍卫等，引使臣入乾清门西侧门，由西侧拾阶而上，由西隔扇门进入，于右侧前排大臣等之后跪叩一次，留出空隙而坐。其随行而来之厄鲁特等，令坐于隔扇门外右侧台阶上。皇上用茶时，令随大臣等跪叩，赐茶时，令其跪叩饮之。降旨时，跪地聆听。事毕，仍由西侧隔扇门引退，出照门，赏银两、缎布，引至果亲王家中，会见额驸策零。额驸策零会见使臣时，其备办应行备办之茶品酒肴，遣派备办筵席之内府护军等之处，均拟交付各该地方，照前准备。

为此谨奏。请旨。

乾隆四年二月十六日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4）

125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报料理使臣等返回事宜片

乾隆四年二月二十三日

大学士·伯臣鄂尔泰等谨奏。

使臣哈柳等携至货物即将售罄，陪同章京等问其起程日期，哈柳等告称，俟将敕谕交付我等，我等于次日即行起程。相应将颁降噶尔丹策零敕谕、赏赐绸缎，于本月二十六日引领使臣至圆明园正门前交付，照例赏食饭食后，带回其住处。又查得，去岁达什等前来，带领觐见两次，所降谕旨，恐彼返回口禀之时有误，故经奏准，译成蒙古文后赍往。兹因哈柳等告称恐难记全所降谕旨，请给底稿，相应亦照前例，译后给之。再，使臣返回之时，若沿边而行，将经由宁夏，拟令彼等由西安路返回，其乘驿，雇用马骡之处，交付该地方办理。

为此谨具奏闻。

等因，乾隆四年二月二十三日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4）

PDG

126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指派照料使臣之事大臣折

乾隆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大学士·伯臣鄂尔泰等谨奏，为请旨事。

近据提督李绳武奏称，准噶尔处所遣使臣哈柳等，于十月十二日抵达卡伦，故派郎中德成伴送至京城。等语。臣等预计使臣哈柳等约于十二月初十日抵达。查得，去岁为照看准噶尔所遣使臣哈柳等，曾派内务府官员一名，理藩院官员二名。总理照看之事，派有内务府总管大臣常明、海望。此次仍照前例，除派总管内府六库郎中桑格、理藩院郎中阿喇布坦、员外郎扎什照看外，其总理照看之事，派内务府总管大臣常明、海望，或另委大臣之处，谨此请旨。

乾隆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奏入，奉旨：知道了。总理照看之事，仍派常明、海望。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4）

127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料理使臣等在京期间起居事宜片

乾隆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大学士·伯臣鄂尔泰等谨奏，为请旨事。

查得，去岁准噶尔噶尔丹策零所遣使臣抵达后，命派委陪同官员往迎，引使臣等入长安门，出左翼门，至箭亭前，接取奏书及所献方物后，憩于上驷院房中，赏食饭食之后，带至丰泽园下榻。若赴圆明园，则下榻于圣化寺。此次俟报使臣等抵达日期，仍照前例，提早一天派陪同官员往迎。使臣等抵达之日，所经门、街、堆拨兵丁，须管带整齐之处，交付护军统领、步军统领等办理。是日，来朝蒙古宾客等毋庸上朝。使臣等进入时，派往接迎之章京引入长安门，出左翼门，至箭亭前，由所派大臣会同理藩院大臣等，接取噶尔丹策零之奏表及进献之方物，除将奏表译出恭呈御览外，令使臣憩于上驷院房中，赏食饭食后，带至丰泽园下榻。使臣哈柳、松阿岱，每日拨给食用蒙古羊各一只，随从跟役等，每六人每日拨给中原汉羊一只，其食用奶、酥油、面、茶、盐、米、柴薪、炭及所用炊餐器具等，皆照例由各该处支取给付，所拴驿马，照例备办，并派官兵，于使臣等之住所外围设堆把守，交付武备院，计其足敷，搭支蒙古包、帷幄，供使

臣等下榻。所用夫役，由园户内择其憨厚者，足数派出。使臣等食用各种饼果等物，视其所需，由派往陪同之官员等由该处领取，给付食用。其择日朝觐、赏赐之处，容另行议奏。

为此谨奏。请旨。

乾隆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奏入，奉旨：依议。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4）

128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报使臣到达日期片

乾隆四年十二月初九日

大学士・伯臣鄂尔泰等谨奏。

据伴送准噶尔使臣前来之郎中德成报称，本月初十日，使臣进京。等语。将此仍照臣等先前奏准之例，现即派往陪同章京等接迎，明晨引使臣等入长安门，出左翼门，至箭亭，令进呈噶尔丹策零之奏表及方物，而后赏食饭食，带至住处下榻等处，皆照臣等先前所议施行。

等因，乾隆四年十二月初九日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4）

129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报办理准噶尔使臣赴藏熬茶事宜折

乾隆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大学士・伯臣鄂尔泰等谨奏，为遵旨议奏事。

查得，前曾议奏，此次噶尔丹策零若能诸事均皆恭顺遵旨而定，奏请派人入藏、于多坝地方贸易，则准照其请，所遣赴藏之人不得过百，令由嘉峪关进入，行经肃州、甘州、凉州，自西宁之多坝地方出边，沿察干托罗盖路，行抵索罗穆，由彼赴藏可也。倘不奏请走多坝路，则行经青海西路，仍至索罗穆赴藏。等因奏准在案。

兹噶尔丹策零既以进藏诵经携往之物品，以百人之力难以运往，故未便与哈柳一同遣至，奏请将人数增至三百人，相应亦照其请，准派三百人。再，据使臣哈柳告称，因

藏地路远，其沿途更换羸瘦马匹，于多坝、西宁等地贸易之时，乞请恩准资助。等语。查得，多坝地方之贸易，现已移至镇海堡边外东科尔地方，赴藏地所需物品，须由此地采买携往。惟由甘州、凉州行走，路多逶迤，亦无牧马之水草，离肃州五百里外有扁都口边门，出边前往东科尔地方不仅路近，且有益于马畜，相应将进藏使臣等由此路遣往东科尔地方贸易。俟贸易已毕，再由彼处赴藏。其往返行走，皆自备资斧。藏地路途遥远，马畜难免羸瘦疲乏，噶尔丹策零既然乞请施恩资助，相应将此交付该总督、巡抚等，酌情赏赐用作为口粮之牛、羊、米、面。饬令驻西宁之副都统巴龄阿、西宁道预先动支银两，向青海蒙古按定价采买骆驼二百峰、海努克牛四百头、马八百匹，于东科尔地方牧养预备，视赴藏使臣之马畜疲乏情形，予以调换膘壮马畜。其撤换之马驼，择水草牧放，使臣等由藏返回之时，视其所需，再予调换。俟哈柳等返回，噶尔丹策零遣至赴藏人等，提督李绳武奏闻之后，再派大臣、官兵伴送至藏。其如何预先遣派官兵备办，并按原议迁移青海蒙古游牧、卡台之处，容另行议奏请旨。

等因，乾隆四年十二月十七日奏入，奉旨：所议善哉。著依议。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4）

130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准许准噶尔定期派人至京城肃州等地贸易片

乾隆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大学士·伯臣鄂尔泰等谨奏。

查得，此次准噶尔噶尔丹策零派哈柳等为使前来，一应事务，均皆遵奉谕旨，恭顺具奏，相应即行照此施行。再，据使臣哈柳等告称，噶尔丹策零曾嘱咐，嗣后遵照双方协定，永不改悔，敦睦和好，相应仍请准照前例派使贸易。先前准许使臣及货物到京城、西宁、多坝、肃州、青海等地贸易，并于归化城地方贸易完毕返回之处，并未禁止，兹请仍照此例施行等语。查得，从前策旺阿喇布坦时，派遣请安奏事之使，皆准乘驿而来。来肃州、甘州及京城贸易之人，俱系自备川资往返，限定人数为三百。若来京城贸易，则派员迎至，照管贸易。贸易事毕返回之时，仍派员送至卡伦。再，本朝与俄罗斯交好，于恰克图地方设立买卖，派章京等驻扎照管，年年贸易，其来京贸易之处，系过三年，至第四年准来京一次，限贸易八十日。其行人数不得超过二百，自备资斧往返。兹噶尔丹策零诸事皆已遵旨议定具奏，相应其贸易之事，亦当准行。嗣后噶尔丹策零倘有具奏之事，准令遣使，不准携带货物，减少其随从人等。俟至我边界地方，仍由驻边大臣等引入，一面按例乘驿伴送进京，一面奏闻。其贸易之处，臣等亦请准照俄罗斯之例，俟过三年，至第四年准其派遣二百人，自备资斧来京贸易一次。肃州地方，亦

过三年，至第四年准其派遣一百人，自备资斧，前来贸易一次。俱准贸易八十日后返回。其请准于西宁、归化城等地贸易之处，不予准行。贸易之时，除禁止物件外，各听其便交易。兹准俄罗斯分别于申、子、辰年前来贸易，其准噶尔之贸易，应与俄罗斯贸易之年错开，准于寅、午、戌年来京贸易。其申、子、辰年，准至肃州贸易。俟至应行贸易之年，由噶尔丹策零处先将贸易人等何月何日起程、何时抵达我边界地方之处，预先咨文我边界大臣等转奏。使臣抵达后，酌派官兵等伴送至肃州。若系在肃州交易者，由理藩院预先拣派贤能章京，乘驿前往，会同地方官员等妥加照料；倘系在京贸易者，事先由理藩院委派章京、笔帖式，乘驿至肃州迎候，俟至使臣抵达，照例照料，行经肃州、西安，带至京城贸易。若请雇觅车辆、更换马畜，亦由地方官员及部院章京加以照料。贸易事毕返回时，由所派章京、笔帖式照料，仍由原路遣回，送至卡伦。

为此谨奏。请旨。

等因，乾隆四年十二月十七日奏入，奉旨：著依议。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4）

131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准噶尔贸易及熬茶事宜片

乾隆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大学士·伯臣鄂尔泰等谨奏，为遵旨议奏事。

乾隆四年十二月十二日，据内大臣、尚书海望等奏称，臣等遵旨前往准噶尔使臣哈柳等下榻之处，带至哈柳等入住，饮过茶后，问哈柳等曰，经迻译尔等之台吉噶尔丹策零之奏书，称尔等有口奏之言。兹问尔有何言，拟与噶尔丹策零之奏书一并具奏。使臣哈柳告称，大皇帝照准我等之台吉噶尔丹策零所请，旨令遣往藏地赍送布彦、诵经之人不得过百。惟限百人，难以携往物件，请准派近三百人。再，藏路迥远，相应沿途更换疲瘦马匹，及多坝、西宁等地贸易之时，请施恩资助。今因大皇帝明鉴我等之噶尔丹策零之奏言，故而遵从大皇帝谕旨具奏。嗣后，双方遵循协定，永不改悔，甚相和好，相应仍请准照往例遣使贸易。先前准许使臣及货物到京，西宁、多坝、肃州、青海等地贸易，并于归化城地方贸易完毕返回之处，并未禁止，兹请仍照此例施行。等因交付于我，此外并无他言。臣等与哈柳稍事闲聊，问哈柳曰，去岁尔等之噶尔丹策零所议自布延图交界处往南推至博济尔、昂吉尔图、乌奇克达巴干、嘎克察沙拉之处，断不可行，故缮入颁降噶尔丹策零之敕谕内遣往。此次之奏书内，缘何不曾提及耶。哈柳云，我等之噶尔丹策零原本不愿定界，如果彼此和好敦睦，定边与否，并无关系。蒙大皇帝睿鉴，谕令我等厄鲁特游牧不得越过阿勒泰山麓南北，乌梁海人等仍旧驻牧，不挪卡伦，其喀尔喀游牧，大皇帝亦明示不准越过扎布勘等地。而今我等之噶尔丹策零皆已遵旨具

奏，因并未定边，相应南边之游牧人等依旧游牧而已，又有何复议之处，其中已包括矣。等语。臣等告哈柳曰，尔有足疾，既无相禀之语，请回住处歇息。而后散去。等因，乾隆四年十二月十三日奏入，奉旨：著军机大臣会同额驸策凌议奏。钦此。钦遵。臣等会同议得：兹准噶尔之噶尔丹策零复遣宰桑哈柳等为使，遵照圣主所颁敕谕，令其乌梁海依旧驻牧阿勒泰山阴，厄鲁特游牧不越过阿勒泰山麓南北，驻牧山阳，不挪我方卡伦，喀尔喀牧场亦不越过扎布勘等地。诸凡事务，均皆遵照颁降敕谕，恭顺具奏，相应即照此定施行。查喀尔喀游牧地方，现已将我方驻包卡伦均皆设于库库达巴干、扎布堪、齐克吉等地，相应将喀尔喀游牧，不准越过所设驻包卡伦。据使臣哈柳告称，兹既未定边，其由阿勒泰往南游牧人等，依旧游牧而已，何须复议，其中已包括矣。等语。相应俟哈柳等事毕返回之时，于颁降噶尔丹策零之敕书内可缮入，据尔之使臣哈柳等告称，自阿勒泰往南两侧游牧人等，仍旧驻牧则已，毋庸复议，已包括在其中。等语。

查其赴藏熬茶之处，原曾议得：此次噶尔丹策零倘将一应事务，均皆恭顺遵旨而定，奏请派人赴藏、于多坝地方贸易，则准照其请，限其赴藏之人不得过百，令由嘉峪关进入，行经肃州、甘州、凉州，自西宁之多坝地方出边，沿察干托罗盖路，行抵索罗穆，由彼赴藏可也。倘不奏请走多坝路，则行经青海西路，仍至索罗穆赴藏。等因奏准在案。今噶尔丹策零派人进藏诵经，其驮载物件，百人难以搬运，故而不便与哈柳一同派遣，奏请将人数限为近三百人，相应允其所请，限为三百人。再，据使臣哈柳告称，藏路迴远，相应沿途更换疲瘦马匹，及多坝、西宁等地贸易之时，请施恩资助。查得，多坝地方之贸易，现已移至镇海堡边外东科尔地方。赴藏地所需物品，须自此地采买携往。惟自甘州、凉州行走，路多逶迤，亦无牧马之水草，离肃州五百里外有扁都口边门，出边前往东科尔地方，不仅路近，且有益于马畜，相应将进藏使臣等由此路遣往东科尔地方贸易。俟贸易已毕，再由彼处赴藏。其往返行走，皆自备资斧。藏地路途遥远，马畜难免羸瘦疲乏，噶尔丹策零既然乞请施恩资助，相应将此交付该总督、巡抚等，酌情赏赐用作为口粮之牛、羊、米、面。饬令驻西宁之副都统巴龄阿、西宁道预先动支银两，向青海蒙古按定价采买骆驼二百峰、海努克牛四百头、马八百匹，于东科尔地方牧养预备，视赴藏使臣之马畜疲乏情形，予以调换膘壮马畜。其撤换之马驼，择水草牧放，使臣等由藏返回之时，视其所需，再予调换。俟哈柳等返回，噶尔丹策零遣至赴藏人等，提督李绳武奏闻之后，再派大臣、官兵伴送至藏。其如何预先遣派官兵备办，并按原议迁移青海蒙古游牧、卡台之处，容另行议奏请旨。此次噶尔丹策零之奏书及使臣哈柳等所告之言，并未提及嗣后赴藏之人几年为一次，相应暂毋庸议。哈柳等倘若提起，则告之曰，因此次噶尔丹策零恭顺笃诚奏请，故蒙圣主施恩准行。嗣后，尔等之台吉拟再派人赴藏，俟奏请大皇帝之时再定即可。等语。

再，据使臣哈柳等告称，噶尔丹策零嘱咐，嗣后遵照双方协定，永不改悔，敦睦和好，相应仍请准照前例派使贸易。先前准许使臣及货物到京，西宁、多坝、肃州、青海等地贸易，并于归化城地方贸易完毕返回之处，并未禁止，兹请仍照此例施行等语。查得，从前策旺阿喇布坦时，派遣请安奏事之使，皆准乘驿而来。来肃州、甘州及京城贸易之人，俱系自备川资往返，限定人数为三百。若来京城贸易，则派员迎至，照管贸易。贸易事毕返回之时，仍派员送至卡伦。再，本朝与俄罗斯交好，于恰克图地方设立

买卖，派章京等驻扎照管，年年贸易，其来京贸易之处，系过三年，至第四年准来京一次，限贸易八十日。其行人数不得超过二百，自备资斧往返。兹噶尔丹策零诸事皆已遵旨议定具奏，相应其贸易之事，亦当准行。嗣后噶尔丹策零倘有具奏之事，准令遣使。其贸易之事，噶尔丹策零若请派人来京贸易，臣等亦请准照俄罗斯之例，俟过三年，贸易一次。肃州、甘州乃属内地，不可与恰克图相比。此二处之贸易，须过二年贸易一次。先前虽定准噶尔贸易人数为三百，然现既定俄罗斯贸易人数为二百，其准噶尔前来贸易之人数亦不便定为三百，亦照俄罗斯之例定为二百名人。从前使臣吹纳木喀来时，噶尔丹策零倘若派使奏事，仅派使臣而已，不曾携至货物。故此尚准由驿而来，若系专特前来贸易之人，均曾告知自备资斧行走。嗣后，噶尔丹策零派使奏事，须减少其人数，不准携带货物，仍行照例驰驿前来。其专特派来贸易之人，则自备资斧行走。俟至贸易之年，由噶尔丹策零处咨文边界大臣转奏。若系在肃州交易者，由理藩院预先拣派贤能章京，乘驿前往，会同地方官员等妥加照料；倘系来京贸易者，事先由理藩院委派章京、笔帖式，乘驿至肃州迎候，俟至使臣抵达，照例照料，行经内地携至贸易。若请雇觅车辆、更换马畜，亦由地方官员及部院章京加以照料。事毕返回之时，仍由原路遣回，送至卡伦。倘于西宁、多坝、青海等地贸易，皆行经青海游牧地方；若于归化城贸易，则行经喀尔喀游牧地方。由此属下人等妄滋事端、盗抢行劫，亦未可料。若出横城口边，前往归化城，又需绕弯，于事无益，相应准于京城、肃州贸易之外，所请于西宁、归化城等地贸易之处，可不予准行。似此遣使贸易、派人赴藏之事，与使臣哈柳议事之时，据其言语，将此议定之处，不必和盘托出，从缓试探，最终至此即可。其如何商议，确定之后，再行奏闻。哈柳等事毕返回之时，于颁降噶尔丹策零之敕谕一一缮明，恭呈御览，而后赍往。可否之处，恭请圣主躬裁。

为此谨奏。请旨。

等因，乾隆四年十二月十七日奏入，奉旨：所议善哉。著依议。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4）

132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闻使臣哈柳等瞻觐圣明仪注折

乾隆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大学士·伯臣鄂尔泰等谨奏，为遵旨议奏事。

本月二十四日，将率准噶尔使臣哈柳等瞻觐圣明，拟仍照前例，召集是日入班大臣、议政大臣等。届时，聚集之大臣等各带坐褥入乾清宫，列班预备，前面就座十位大臣，仍行入座，后扈二位大臣侍立。御前侍卫等立于宝座附近，豹尾班侍卫列于宝座两旁，乾清门侍卫等列于豹尾班侍卫之后。月台两侧，每翼排立侍卫二十名；乾清门两

侧，各立值班章京一员，侍卫二十名；阶下两翼，各列侍卫二十名，照门立侍卫二十名。再，凡使臣经过之门，增派章京、护军等排列齐整之处，交付前锋统领、护军统领办理。令派往照看之章京等，率使臣等由西华门、西侧门进入，引至照门赏食饭食。俟圣上升乾清宫宝座，由尚书纳延泰、侍郎勒尔森及奏蒙古事侍卫等，引使臣入乾清门西侧门，由西侧拾阶而上，空出丹墀中央，令使臣哈柳、松阿岱、巴颜及随行厄鲁特等列队，行三跪九叩礼。礼毕，引使臣等由乾清宫西侧隔扇进入，于右侧前排大臣等之后跪叩一次，留出空隙而坐。其随行而来之厄鲁特等，令坐于隔扇外右侧台阶上。皇上用茶时，令随大臣等跪叩，赐茶时，令其跪叩饮之。降旨时，跪地聆听。事毕，仍由西侧隔扇引退，行经照门，出西华门，送至住处。聚集之大臣、侍卫等，仍着常服。

为此谨奏，请旨。

乾隆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4）

133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指定使臣觐见时入班大臣片

乾隆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大学士·伯臣鄂尔泰等谨奏。

查得，先前准噶尔使臣抵达瞻仰圣明时，因入班大臣等无多，曾由臣等处具呈尚书、侍郎、内阁学士、副都统等职名，酌派入班。是以，此次令使臣哈柳等于本月二十日朝觐时，仍照前例，将未曾入班满洲左都御史、侍郎、内阁学士、满洲蒙古副都统等职名，缮具绿头牌，恭呈御览。俟上酌定，匀入两翼列班就座。

为此谨奏。

乾隆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奏入，奉旨：著派岱奇、穆赫廉、舒赫德、钟保、索住、雅尔胡达、苏著、常永、庆泰、富昌、锡勒颟、博庆额、托保、纳兰保、鄂奇尔、法珠纳、马什塔、卓鼐、苏尔泰、官保、松阿里。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4）

PDG

134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令使臣等入中正殿观赏跳布扎折

乾隆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大学士·伯臣鄂尔泰等谨奏，为遵旨议奏事。

顷奉谕旨：中正殿跳布扎之日，令准噶尔使臣亦进入观赏。著军机大臣与额驸策凌将此议奏。钦此。钦遵。臣等查得，每年十二月喇嘛等于中正殿跳布扎，大建则二十九日跳，小建则二十八日跳，并于前一日演练。跳布扎之日，令蒙古客人等进入观赏。兹皇上嘉赏准噶尔噶尔丹策零恭遵谕旨，恩准其使哈柳等进入观赏布扎，则使臣哈柳等委实感激不尽。惟跳布扎之日，令使臣等与蒙古客人等一同进入，与我等之扎萨克王额驸等一同对坐，似有不便。倘因使臣之进入，不准蒙古客人等进入，亦属不便。因二十八、二十九两日，咸可颂赞索若巴凌跳布扎，相应臣等计其便利议得，二十八日颂赞索若巴凌跳布扎之时，准令蒙古客人等进入观赏；二十九日颂赞索若巴凌跳布扎时，则免令蒙古客人等进入，而令使臣等进入观赏。是日，其带至使臣等赏食饭食、引领进入、令入班大臣等进入坐两侧观赏之处，容另行议奏。

为此谨奏。请旨。

乾隆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4）

135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使臣至弘仁寺叩拜并晤见额驸策凌事宜片

乾隆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大学士·伯臣鄂尔泰等谨奏。

昨据陪同使臣等之章京桑格等告称，使臣哈柳告知我等云，今日我等已瞻觐圣明，拟禀请大臣等，带我等至旃檀寺瞻礼，并晤见车臣王。起初我等双方甚好，后因双方失和，不仅民不聊生，而且殃及牲畜水草，怨声载道。今蒙圣恩，彼此和好，双方人等，可得各耕其地，繁衍牲畜，诵经祈佛，生息逸乐。等语。即如此，拟将使臣哈柳等于本月二十四日带往弘仁寺瞻拜，由此带至果亲王府，与额驸策凌晤面。使臣哈柳等倘若告请晤见喇嘛罗布藏西瓦，则果王府侧花园内有庙，相应由陪同使臣之章京、额驸之侍卫等引使臣至庙，会见罗布藏西瓦。是日，凡使臣行经地方，安排步兵排列整齐，管束闲

散无事人等之处，交付步军统领，果王府大门，则另派内务府章京、护军校、护军等站立。至于备办款待使臣等之饭食之处，均皆交付各该处备办照前备办可也。

为此谨奏。请旨。

乾隆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4）

136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闻使臣哈柳欲献貂皮折

乾隆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大学士・伯臣鄂尔泰等谨奏，为奏闻事。

据陪同使臣之章京前来告称，哈柳告知我等曰，朝觐之前，未敢提起，今带我等瞻觐圣明，蒙大皇帝施恩，颁降圣旨。为聊表心意，拟献貂皮二十一张。惟我乃一介微贱小人，不知能否进献大皇帝以物品，故向尔等请教。等语。我等遂告知哈柳称，尔告请前往旃檀寺瞻拜，晤见车臣王之处，我等尚未告知于大臣，今将前往禀告，拟俟返回，我等商议后再相告。查得，康熙三十七年，曾收纳策旺阿喇布坦所遣使臣阿布都拉额尔克宰桑所献物品在案。兹哈柳感激皇恩，笃请进献物品，相应交付陪同章京等，告知哈柳曰，尔感激大皇帝之恩，欲献物品聊表谢忱，未尝不可，我等可转告大臣等。等因。接受其进献物品送达后，再行奏闻，交付该处。使臣等起程之时，照例折赏。

为此谨具奏闻。

乾隆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奏入，奉旨：令使臣等观赏跳布扎时，朕仍恩赏彼等，赏毕再令伊进献物品。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4）

137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备办使臣等观中正殿跳布扎事宜片

乾隆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大学士・伯臣鄂尔泰等谨奏，为议奏事。

本月二十九日，喇嘛等于中正殿跳布扎颂赞索若巴凌时，遵旨令准噶尔使臣哈柳等

进入观赏。是日未时始跳布扎，相应由陪同章京等将使臣等于午前引入西华门，带至咸安宫北面之空地，彼处事先搭支三个蒙古包预备，引使臣等至蒙古包歇息，由派委陪同之大臣等照看赏食饭食。是日，将入班大臣、议政大臣，及增派大臣等概行召集，于中正殿外门派护军统领一名、护军参领一名率护军校、护军二十名把门，中正殿内两侧门院，酌派侍卫等把守，令豹尾班侍卫等进入排列之处，交付领侍卫内大臣等。届时，令入班大臣等先入，由领侍卫内大臣等酌量入座。其章嘉呼图克图、噶尔丹锡勒图呼图克图所坐矮床，置于御座附近。喇嘛罗布藏西瓦在京之事，使臣等知之，跳布扎时，倘若不令罗布藏西瓦进入，必致使臣起疑心。罗布藏西瓦为达喇嘛，相应于跳布扎之日，命伊于达喇嘛之前，扎萨克喇嘛之后入座诵经。皇上升座之后，由尚书纳延泰、都统绰尔多、侍郎勒尔森及奏蒙古事侍卫等，带使臣等进中正殿大门，入右翼门，于右翼前排大臣等之后，留出空隙叩拜一次后入座，其随行厄鲁特人等，命于诸大臣后面之西南墙角处就座。跳布扎颂赞索若巴凌之后，众喇嘛照例面向皇上撒米、诵达什经、敬献哈达，献过哈达，回原位入座。将茶桌由两侧一齐推进，多派献茶侍卫等。皇上用茶时，使臣等随大臣等跪叩，赐茶时，叩首饮之。茶桌撤后，先将使臣等引至住所。是日，将于咸安宫后面之空地搭支蒙古包预备，及于中正殿院两侧令诸大臣、喇嘛等、使臣等所坐之毡褥，交付武备院预先备办妥当。其赏给使臣等之饭茶，交付该部备办。凡使臣等行经之门，派护军等排列整齐，咸安宫后面之空地派护军等管带之处，拟交付护军统领办理。

为此谨奏。请旨。

乾隆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奏入，奉旨：依议。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 -4）

138

额驸策凌奏报会见使臣哈柳情形折

乾隆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臣策凌谨奏，为奏闻事。

昨日臣会见准噶尔使臣哈柳，入座后问哈柳曰，尔等何时起程，途中冰封雪降，可好走。哈柳答曰，我等于八月十八日起程，并未遇有风雪，一路平安。旋臣问，噶尔丹策零身体可好，尔等彼处之为首人等可都好。哈柳称均好。臣复问，本年尔等彼处之农田、牧场如何。哈柳亦称好。用过茶后，哈柳问臣，王何时来至此处。臣答称乃于十一月来。又问此间行走几日，臣告哈柳称，并无定数，倘若快速驰驿而行则需十几日，若缓行则需三四十日。哈柳又问，锡勒图喇嘛来曾见王乎。臣答称，见过。用餐已毕，臣等告知哈柳称，噶尔丹策零可捎有口信乎。哈柳答称，并未捎口信给王，其向大皇帝口奏之数句，我已禀告大臣等，不知具奏与否。臣等告知哈柳云，尔之言语，均经大臣等

具奏，故于前日令尔朝觐之时，命将赴藏人数照请准为三百人，派使贸易之事，令大臣等会议。哈柳云，是如此降旨，惟曾请准我赴藏人等，于多坝等地贸易前往，念路途遥远，其疲惫牲畜，准予赏补。此事如何。臣告哈柳称，多坝贸易今已移至东科尔地方设置。尔等之人由哈密径直而来，行经扁都口至东科尔地方贸易，再由彼处赴藏，则为直路。若行经甘州、凉州，则走弯路，全然不可。再，添补牲畜之处，皇帝抑或于尔等前往之时降旨也。哈柳告称，若能早奉谕旨，送信给噶尔丹策零，则便于我赴藏人等及早前来。臣等笑曰，我可具奏皇帝后，送信给尔。观尔之情形，拟先送信去往，多住数日矣。哈柳亦笑曰，现逢年节，我处适有喇嘛等念经嬉娱，想必此处亦如此矣。臣等称，此处亦如此，内则皇帝供佛之中正殿，外则旃檀寺、黄寺等寺庙，均皆念经嬉娱。哈柳面向陪同彼等之章京等微笑曰，如此，则理事官等知之也。臣亦笑对哈柳称，尔须好生善待理事官等，彼等自然知之。言毕，臣复告知哈柳称，尔等欲见锡勒图喇嘛乎。哈柳云，因王未言之，正在为难，望能相见。臣告知陪同彼等之章京等曰，尔等可引去见喇嘛。章京等遂引至果亲王供佛之屋，与喇嘛罗布藏西瓦晤面之时，令哈柳等叩首毕入座，待之以茶点、果品，互道路途平安，一番闲聊之后，哈柳等离去。

为此谨具奏闻。

等因，乾隆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奏入，奉旨：二十九日乃跳布扎之日，朕已降旨恩赏使臣哈柳。赏赐哈柳之前，理宜恩赏噶尔丹策零。其如何赏赐之处，著军机大臣等议奏。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4）

139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时逢年节赏噶尔丹策零及使臣哈柳物品折

乾隆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大学士·伯臣鄂尔泰等谨奏，为遵旨议奏事。

乾隆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旨：二十九日乃跳布扎之日，朕已降旨恩赏使臣哈柳。赏赐哈柳之前，理宜恩赏噶尔丹策零。其如何赏赐之处，著军机大臣等议奏。钦此。钦遵。查得，据使臣哈柳告知额驸策凌称，彼等所遣赴藏之人，已蒙大皇帝照准额定三百人，将此拟派人先行告知噶尔丹策零。等因。此次噶尔丹策零派使臣哈柳，在在遵旨而行，甚为恭顺具奏。兹趁哈柳将照准其赴藏人数之处，派人告知噶尔丹策零之便，以年节礼，格外恩赏噶尔丹策零以物品者甚是。臣等酌情议得，宜赏噶尔丹策零上等蟒缎、妆缎四匹，玻璃、磁器六种。此等赏赐物品，由该处领取，加以包装，晓告哈柳，此为趁尔遣人送信给噶尔丹策零，以年节礼，大皇帝恩赏赐噶尔丹策零者。将此交付尔所遣之人赍回转赏可也。等因。将其所派二人，派理藩院精干领催一名，驰驿伴送至西路军

营，交付李绳武，送出卡伦。再，跳布扎之日，奉旨恩赏哈柳。钦此。钦遵，是日拟于御前，赏哈柳大缎二匹，银二百两，其余人等则不赏。可否之处，恳请圣裁。

为此谨奏。请旨。

乾隆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奏入，奉旨：著赏噶尔丹策零蟒缎、妆缎六匹，玻璃、磁器十种赍往。赏哈柳大缎四匹、玻璃器皿四种，不必赏银。余依议。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4）

140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报使臣哈柳受赏感恩情形片

乾隆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大学士·伯臣鄂尔泰等谨奏。

据陪同使臣等之章京等前来告称，使臣哈柳等观赏跳布扎之后，返回住处之时，路途问我等曰，坐床上之两喇嘛系呼图克图乎。我等答是。哈柳言称，尔等理应令我等叩头。我等告称，正跳布扎之时，不便令尔等叩头。哈柳又告我等称，我等此来，将我等之噶尔丹策零奏请之处，仰蒙大皇帝施恩，概行照准，复降特谕，本日令我等进入宫内供佛之处，观跳布扎。又以时逢新正，赏噶尔丹策零以物品，又赏哈柳以物品，仓促间竟无言以奏。数次来使，无此优遇，我甚欣喜，惟于彼处叩首而已。等因。

为此谨具奏闻。

等因，乾隆四年十二月三十日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4）

141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赏赐使臣及其随行人等物品折

乾隆五年正月初六日

大学士·伯臣鄂尔泰等谨奏，为请旨事。

查得，先前遣返准噶尔所派使臣时，以颁降噶尔丹策零敕书礼，赏各色缎十匹，赏正使银百两、御用缎二匹、官用蟒缎一匹、补缎一匹、彭缎二匹、毛青布二十四匹。赏副使银五十两、官用蟒缎一匹、御用缎二匹、彭缎二匹、毛青布二十匹。赏随行厄鲁特

银各二十两、官用缎各二匹、彭缎各一匹、毛青布各八匹外，其使臣及随行来京之厄鲁特等，人各赏皮袄一袭、棉袍一袭，及帽子、腰带在案。

此次前来之正使哈柳、副使松阿岱、巴颜及随行之六十二名厄鲁特，所赏银两、绸缎、布匹，仍行照例临近其起程赏赐外，其赏留于肃州之三十五名厄鲁特之银两、绸缎、布匹，交付哈柳，俟彼等抵达肃州后，转赏彼等。照例赏赐哈柳以应时焰红妆缎面白鼠皮袄一袭，焰红妆缎面棉袍一袭；松阿岱、巴颜，各焰红妆缎面黑鼠皮袄一袭，焰红妆缎面棉袍一袭。其随从厄鲁特，除留肃州者外，其来京城之二十七人，各赏金字缎面羊皮袄一袭、金字缎面棉袍一袭，并凉帽、腰带等。而今哈柳派三人传信给噶尔丹策零，相应将赏赐此三人之银两、绸缎、布匹、衣物，交付哈柳赍回，转赏彼等。颁降敕谕以噶尔丹策零赍往时，仍照例赏缎十匹赍往。

为此谨奏。请旨。

乾隆五年正月初六日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4）

142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筵宴赏赐使臣哈柳等仪注折

乾隆五年正月初十日

大学士·伯臣鄂尔泰等谨奏，为遵旨议奏事。

令准噶尔噶尔丹策零之使哈柳等入大蒙古包筵宴之处，奉上谕：著军机大臣等会同内务府总管大臣等议奏。钦此。钦遵。臣等会同议得：圣主嘉赏准噶尔噶尔丹策零之恭顺遵旨，特地施恩宴赏其使臣等，相应令使臣哈柳等于明日移住圣化寺原下榻处。交付武备院预先照例搭支蒙古包、帐篷，于本月十二日令使臣等进入。惟于御前用餐，喧闹似不合体；倘若仅用饼桌，使臣等又不得饱。以臣等之见，是日先率使臣等用餐，御前宴以饼桌，肉馔。再，先前带使臣等用餐时，均于吏部用餐，今若仍于吏部房中用餐，相距甚远，传唤及使臣行走，均皆不爽，相应交付武备院，于西厂子大蒙古包西南方，预先搭支蒙古包一顶、帐篷两顶，带使臣等至彼，由派往陪同之大臣等照料用餐，外侧支以屏障遮挡。御用膳桌，置于蒙古包内宝座前，其余餐桌，分列两侧。搭黄凉棚于大蒙古包对面，置金器皿于高桌上。召集入班大臣、议政大臣等及增派大臣等，前面就座十位大臣，仍行入座，后扈二位大臣侍立。豹尾班侍卫等靠前列于宝座旁，御前侍卫、乾清门侍卫等列于宝座两旁。届时，大臣等各带坐褥，预先进入等候。圣上升座后，降旨令使臣等进入后，由尚书纳延泰、都统绰尔多、侍郎勒尔森、奏蒙古事侍卫等引领使臣哈柳、副使巴颜、松阿岱，自大蒙古包西边隔扇进入，于右侧前排大臣末，留出空隙跪叩一次入座。其随从八名厄鲁特，坐于隔扇外右侧。由抬桌之护军参领、内管领等，摆放餐

桌，旋由尚茶正进茶。皇上用茶时，使臣等随众人跪叩一次。侍卫等进茶，用茶时跪叩一次。茶桌撤后，取桌布，由内务府官员等就反坫恭捧壶爵杯卮，行至蒙古包门口，众皆跪地，进爵大臣为圣上进爵，圣上饮酒时，使臣随众人跪叩一次。随后，进爵大臣照例大杯斟酒而饮。圣上用过饼桌，恩赐两侧之后，由尚膳正等进献肉馔，众人所食肉馔，预备摆放，进酒之后，领侍卫内大臣等起立查看，令侍卫等逐桌授酒，饮酒时跪叩一次饮之，尊卮撤时，再跪叩一次，引入蒙古乐人奏乐，进各项杂耍人等列队献艺。食后，使臣等就地行三叩首礼后，引送至其住地，圣上还宫。是日，集聚之大臣、侍卫、官员等均着常服。宴席所用桌张等项，均交付内务府备办。其进爵大臣，恭请圣上指定。

为此谨奏。请旨。

乾隆五年正月初十日奏入，奉旨：所议甚好，依议。进爵大臣著派讷亲。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4）

143

内大臣海望等奏报使臣哈柳等感激宴赏片

乾隆五年正月十七日

内大臣兼尚书海望等谨奏。

十六日晚，钦命使臣哈柳等出蒙古包在外面观看。哈柳甚为感激欣忭，言称，适才风势强劲，兹开始施放此等观赏之物，风静树止，甚是奇妙，此实乃大皇帝之鸿福，我等众生之造化也。观赏百戏，赏酒之时，彼跪地接取，告称，前日于大蒙古包内观赏乐舞，赏食饭食之时，奉旨命我毋庸为难，尽情品尝。我承大皇帝之隆恩，断无为难之处，故饮酒一盅，接而复饮两盅奶酒，并取元宵两个食之。观赏百戏，逐加询问，赞叹不已。施放焰火已毕出来时，与奴才等称，今日如此之戏乐，仰仗大皇帝之恩，我等得以观赏，饱食美馔，现拟返回。言毕，由照看之章京等带往住处，并将恩赏之果品、肉食，均皆送至其住处。据派往陪同之郎中三格前来禀称，我等率哈柳等至其住处后，哈柳对我等称，今日将我等引至宫中，令跪于大皇帝近侧，降旨曰：今令尔等入内，晚上观戏，惟风稍大，若风止，观之愈美，故无妨碍。尔等可去蒙古包安心观赏。等因颁降慈旨，令坐于蒙古包。大皇帝极为圣明，念天气寒冷，赏我等以各种酒食，畅饮三四杯，甚是畅快。又恐我等难以看清，旨令出蒙古包而坐。后又以较远，命再靠前观看，近前观之。此等杂耍，实难记清看懂，何等美哉。毋言我等从未得见，即便尔等本地之人，焉能轻易得见。而况今日强风凛冽，不见停止。瞻觐大皇帝降旨毕，我等至蒙古包入座后，风力即减，继而始演杂耍，风竟全然停止。以此观之，大皇帝之鸿福，委实无疆也。仰仗大皇帝之恩，我等众生亦沐福缘也。其副使及属下人等一再赞叹，争问我等此系如何制造，请求告知彼等，遂将我等知之者告知彼等，其不知者告之以不知，而彼

等难以置信，赞叹不已。观之，哈柳等甚为欣悦，不胜感激圣恩。等语。

为此谨奏。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4）

144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报安排使臣观看焰火事宜片

乾隆五年正月十六日

大学士・伯臣鄂尔泰等谨奏。

本日于西厂子放焰火时，令使臣哈柳等进入观看之处，交付照看之章京等晓告于哈柳等。今晨用餐已毕，将彼等引至圣化寺。用过晚饭，引至西厂子门口，由尚书纳延泰、都统绰尔多、侍郎勒尔森及奏蒙古事侍卫等引入，坐于预先搭支之蒙古包内观看，照蒙古宾客之例奏乐、食肉、饮酒。而后引出，于圣化寺歇息一宿，翌日回京。

为此谨具奏闻。

乾隆五年正月十六日奏入，奉旨：近日观看焰火，豹尾班侍卫无需进入。著御前侍卫、乾清门侍卫等进入。朕升座后，将使臣哈柳等由蒙古包引至觐见，朕降旨后，再带回观看。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4）

145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赏赐护送使臣之通事兵银两片

乾隆五年正月二十一日

大学士・伯臣鄂尔泰等谨奏。

查得，先前准噶尔所遣使臣行抵肃州，送往京城时，皆派通事兵照看而来，每次每人赏银五十两在案。此次伴送哈柳等之三名通事兵，照例赏银各五十两。

为此请旨。

乾隆五年正月二十一日奏入，奉旨：照例赏赐。钦此。

（将此交付内务府，将应赏银一百五十两，立即解交军机处）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4）

PDG

146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准使臣叩谒章嘉呼图克图等片

乾隆五年正月二十四日

大学士·伯臣鄂尔泰等谨奏。

准噶尔使臣哈柳曾告请会见额驸策凌。哈柳今既在京城，相应于本月二十六日，仍将使臣哈柳等引至果亲王府，会见额驸策凌。茶饭等项，仍前备办。再，哈柳等系蒙古人，既然告请叩谒二位呼图克图，相应于二十七日将彼等带至嵩祝寺叩谒章嘉呼图克图，由彼带至弘仁寺，叩谒噶尔丹锡勒图呼图克图。查得，今噶尔丹锡勒图呼图克图所住房屋狭小，相应引至寺内西南角大智绰尔济所住之处会见。两位呼图克图给哈柳等所食肉馔、所饮茶叶，交付该处赍往备办。是日，召集诸喇嘛之事，交付二位呼图克图办理可也。

乾隆五年正月二十四日奏入，奉旨：知道了。著令哈柳等于二十五日叩谒呼图克图。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4）

147

额驸策凌奏报会见哈柳等情形折

乾隆五年正月二十七日

臣策凌谨奏，为奏闻事。

昨日臣前去果亲王府召见准噶尔使臣哈柳等时，哈柳告知臣曰，新年过后始见王，可按蒙古礼行抱见礼乎。臣言，善哉，可行。哈柳遂按蒙古礼叩毕相见。入座后喝茶，问彼等来后可好，据哈柳告称，我等身体甚好，自从来此，每日享用大皇帝所赏饭食，均长胖矣。臣对哈柳称，尔乃有福之人，此来得以屡次瞻仰圣上天颜，并蒙恩赏，亦得观赏戏娱之项。哈柳双手合十，言称，以前数有使来，无如此承恩者。继而用餐，臣告知哈柳曰，我宜以新年之礼，宴请尔等一次，然值年节，我等亦每日仰承圣恩筵宴，观赏百戏，竟无暇时。前日因尔告请大臣等见我，方于今日召至尔等。尔等若欲观看戏乐，均为现成，可请尔等观赏。哈柳称，甚好，我等在住处亦闲着无事，愿观戏。想必王将请我等饮酒，我等饮酒之前，拟叩谒锡勒图喇嘛。臣告知照管彼等之章京等称，尔等引往叩谒喇嘛。而后章京等引至果王供佛之屋，叩拜喇嘛罗布藏西瓦。臣等于果王花

园内预备两班戏子演唱，饮酒品尝果品，哈柳甚是欣喜。食用完毕，臣告知照管彼等之章京称，彼等坐时已久，想必倦矣，可带回其住处。闻此，哈柳近前告称，本年，仰蒙圣明大皇帝格外施恩，待以优遇。我等而今亲如一家，相应我以蒙古礼，从王手中饮酒一盅，观戏片刻再走。臣遂取奶酒，敬彼等三人各两盅，又唱一两曲后，臣对哈柳称，至此足矣，饮酒至醉，路人见之不雅。哈柳称，甚是，我等去矣。我等此来，一则新正之后，我等未曾得见王，二则拟打听我等返回之日。臣告哈柳称，尔等前来之事，圣上早已颁降谕旨，若尔等贸易之事已毕，即可返回。尔可确定日期相告，我将奏报圣上。哈柳告称，贸易一事我并无耽搁之项，若依我意，拟于下月初十日起程返回。臣告哈柳称，既如此，尔即准备于初十日起程。我将具奏圣上，告知尔等。言毕，哈柳等离去。

为此谨具奏闻。

等因，乾隆五年正月二十七日奏入，奉旨：知道了。著使臣等于二月初十日起程，可于初八九日引领觐见。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4）

148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派大臣官兵等护送准噶尔熬茶使者折

乾隆五年正月二十九日

大学士・伯臣鄂尔泰等谨奏，为请旨事。

查得，此次准噶尔台吉噶尔丹策零派哈柳等，凡事均皆遵旨定奏，惟赴藏熬茶之时，若为百人不敷，奏请准为三百人，已蒙圣上照准。使臣哈柳已将此处派人告知噶尔丹策零，相应计其时日，其遣往赴藏之人，可于三四月抵达。彼时，派理藩院章京一员、笔帖式一名，驰驿至哈密军营等候。准噶尔赴藏之人抵达后，由提督李绳武处派兵三百名，酌委官员会同部院章京、笔帖式照管，行经指定路线，出扁都口至东科尔地方贸易，由彼护送至藏。地方官员，亦予照管。此等赴藏之人，不可与派往奏事使臣相比，不必给换马驼，仍令骑其骑至牲畜入藏。交付副都统巴龄阿，将准噶尔人等经过汛地、青海蒙古游牧及台站，均皆预先妥加迁移，俟使臣等返回，再安设如故。于东科尔地方贸易完毕，护送至藏时，宜派满洲兵，相应就近调遣凉州、庄浪满洲兵五百名，酌委官员率带，并将马畜、撒袋、枪支等项，妥加办理，遣往东科尔地方，护送准噶尔人等入藏。其李绳武处所拨官兵，仍遣回其汛地。总管事务，派一名大臣伴送。彼等往返，因有羸瘦马畜请求调换，则照原议，由采买备办之牲畜内调换。我等之官兵之牲畜倘有疲惫者，亦酌予调换。使臣等之盘费等项，倘若短缺，则向地方官支取，晓以圣恩，计其足敷赏赐。

又查得，去年八月，据驻西宁办事副都统巴龄阿奏称，俟准噶尔所派赴藏熬茶人等

PDG

抵达，彼将亲自护送。奉旨：遣人前往之时，可附带巴龄阿此奏具奏。钦此。钦遵。兹将准噶尔赴藏之人，或派巴龄阿伴送，抑或另派大臣之处，谨请钦定。若派巴龄阿伴送，巴龄阿驻西宁办事本年亦满三年，相应于此缺另遣大臣驻西宁办事。故将京城之副都统、凉州、庄浪之副都统等之名衔，缮写绿头牌，一并恭呈御览。此次护送赴藏之大臣官兵，行经旷野，路途遥远，且系护送外藩人等，拟为整装，赏伴送大臣银五百两，其部院章京、笔帖式及所派官兵，均按出征例赏赐。咨文驻藏办事副都统纪山等，会同郡王颇罗鼐核议，倘有应办事项，妥加处理。好生管束土伯特人众，断不可滋事。准噶尔使臣至藏后，勿令随意见人，暗加防范。一旦其熬茶念经事毕，即令起程返回。届时仍由原路返回，送至哈密军营，由李绳武处遣派官兵，送至卡伦遣返外，其护送大臣、官兵，均回原地。

再，噶尔丹策零今已遵旨具奏和好，派往护送其赴藏人等之五百名兵丁，乃系特派护送，须晓谕所派大臣等，在途宜循和睦之道动作，凡应防范之处，暗加防范，断不可令彼等知觉。并咨文驻藏办事副都统纪山，亦照此晓谕。

为此谨奏。请旨。

等因，乾隆五年正月二十九日奏入，奉旨：依议。总理伴送事宜，著派将军乌赫图、副都统巴龄阿。每人赏银五百两。凉州将军印务，著副都统黑色暂署。巴龄阿之缺，著派莽鹄赉驰驿前往，办理西宁事务。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4）

149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议奏使臣辞行仪注折

乾隆五年二月初五日

大学士·伯臣鄂尔泰等谨奏，为议奏事。

额驸策凌会见使臣哈柳等毕，奏称彼等告请二月初十日返回，奉旨：知道了。即令使臣等于初十日起程，俟入京，著于初八九日率领觐见。钦此。钦遵。拟令哈柳等于本月初八日瞻仰圣明。是日，召集所有入班大臣、议政大臣、增派之大臣等。届时，各带坐褥入乾清宫，列班预备，前面就座十位大臣，仍行入座，后扈二位大臣侍立。御前侍卫等立于宝座附近，豹尾班侍卫列于宝座两旁，乾清门侍卫等列于豹尾班侍卫之后。丹墀两侧，每翼排立侍卫二十名；乾清门两侧，各立值班章京一员，侍卫二十名；阶下两翼，各列侍卫二十名，照门立侍卫二十名。大臣、侍卫等皆仍前着常服。使臣经过之门、街、堆，增派章京、护军、步甲等，排列齐整、管束之处，交付护军统领、步军统领办理。是日晨起，令派往照看之章京等，率使臣等由其住处进西华门，引至照门赏食饭食。俟圣上升乾清宫宝座，由尚书纳延泰、都统绰尔多、侍郎勒尔森及奏蒙古事侍卫

等，引使臣入乾清门西侧门，由西侧拾阶而上，由西侧隔扇进入，于右侧前排大臣等之后跪叩一次，留出空隙而坐。其随行而来之厄鲁特等，令坐于隔扇外右侧台阶上。皇上用茶时，令随大臣等跪叩，赐茶时，令其跪叩饮之。降旨时，跪地聆听。事毕，仍由西侧隔扇引退，出照门，带至箭亭前，交付敕书，赏赐银两、缎布。

为此谨奏。请旨。

乾隆五年二月初五日具奏，奉旨：知道了。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4）

150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闻选派护送准噶尔熬茶使侍卫等片

乾隆五年二月三十日

大学士·伯臣鄂尔泰等谨奏。

适才臣等议奏，派员护送准噶尔人等赴藏熬茶时，倘有熟悉地方、经有事情者为好，拟于京城之新旧满洲、索伦、乌拉齐侍卫等、旗章京等内，拣派四人，驰驿至西宁，护送准噶尔人等至藏。等因。曾行文领侍卫内大臣、前锋统领、护军统领及八旗等去讫，兹经各处选员移送前来。臣等看得，臣等就其中视其经验，派委镶黄旗头等侍卫、侍卫什长达赉，正白旗头等侍卫巴木布里，正黄旗护军参领马进泰，镶白旗副护军参领赖格。令彼等依原议办理，尽早乘驿前往。

为此谨具奏闻。

等因，乾隆五年二月三十日奏入，奉旨：著带领引见。钦此。钦遵。于本年三月初二日带领引见，奉旨：著派彼等。钦此。

镶白蒙古旗巴图牛录下头等侍卫、侍卫什长达赉

正白满洲旗顺保牛录下头等侍卫巴木布里

正黄满洲旗龚永谦牛录下护军参领马进泰

镶白满洲旗永华牛录下副护军参领赖格

（将此交付户部，从速办理。另交兵部、侍卫档房、景运护军统领处）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4）

PDG

151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派员勘查准噶尔熬茶使赴藏路线折

乾隆五年闰六月初八日

大学士·伯臣鄂尔泰等谨奏，为议奏事。

据率兵驻守哈密提督李绳武等奏称，六月十七日，据驻东岭卡伦守备张继前来报称，由准噶尔遣来奏事之莽鼐等七人，行抵卡伦，彼等骑驮之马计四十四匹。臣当即派人迎至，询据告称，我等前于二月十七日即返抵伊犁，噶尔丹策零拟俟哈柳抵达，再令赴藏之人起程。哈柳于四月二十九日始至，我等之首领均称时已炎热，路途蚊虫孳生，不便行走，俟入秋转凉再前往。噶尔丹策零言称，前曾奏称赴藏熬茶之人于四月初抵达哈密，而今秋季始往，似有诓骗大皇帝之嫌，故经屡次议请，始派我等前来具陈此情，请安贡物。我等赴藏之人行经口内，染病出痘，亦未可料，奏请恩准行经口外可可沙西、西喇哈勒占等地至东科尔。我来时，我等之前去熬茶之齐默特宰桑等正于乌鲁木齐地方等候，待我返回，即行前来，可于八月二十日抵达哈密。等语。是故，照例赏赐莽鼐等，派笔帖式巴特玛，于二十日自哈密起程送往。等因。

查得，为准噶尔赴藏熬茶一事，原议得，准令彼等进肃州，出扁都口，前往东科尔地方贸易，而后由彼赴藏在案。兹据李绳武等所奏，噶尔丹策零以其赴藏之人，时值炎热，不便行走，并经口内而行，于其人畜无益，派人奏请恩准俟入秋转凉，再行派人，行经口外可可沙西、西喇哈勒占等地至东科地方尔。臣等窃思，准噶尔之人赴藏，走口内或口外，均皆前往东科尔地方贸易已毕再前行。行经口外，虽经由青海扎萨克游牧，然彼等于东科尔地方贸易之后，再经青海游牧地方而行，亦迁移扎萨克游牧。今噶尔丹策零特地为此派人奏请施恩，相应俟使臣莽鼐等抵达，览过噶尔丹策零之奏书，照其所请，准由口外可可沙西、西喇哈勒占等地而行。彼时，其预先迁移蒙古等之游牧、勘查所经之路之处，理宜预先办理，相应由副都统巴龄阿咨文驻西宁办事副都统莽鹄赉，令彼等会同派员，仔细勘查可可沙西、西喇哈勒占等路，将其附近之扎萨克游牧，计使臣等将抵，均皆妥加迁移。迁移已毕，命该员由彼就近前往桥弯、布隆基里等地等候。俟赴藏使臣至哈密，李绳武处预先咨文前去后，即由所勘之路引导，择水草丰美之地伴送至东科尔。所勘之路，及行经第几扎萨克游牧之处，仍须预先具报臣等。

又查得，将军乌赫图尚未将护送准噶尔赴藏人等之官兵起程日期具报前来，将此咨文将军乌赫图等，计准噶尔人等将至，遣派官兵，于八月二十日抵达东科尔。

为此谨奏。请旨。

乾隆五年闰六月初八日奏入，奉旨：依议。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4）

152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报接待使臣莽鼐事宜折

乾隆五年闰六月十九日

大学士·伯臣鄂尔泰等谨奏，为议奏事。

据驻守哈密提督李绳武奏称，准噶尔之噶尔丹策零派莽鼐等七人，请圣安贡物，并奏陈其遣往赴藏人等耽搁缘由，故派笔帖式巴特玛沿途护送，于六月二十日自哈密起程，前往京城。等因。查得，莽鼐系去年跟随准噶尔使臣哈柳前来之人，因圣上恩准将噶尔丹策零遣派赴藏之人定为三百人，经哈柳奏请，派往传信给噶尔丹策零。兹噶尔丹策零派莽鼐前来请圣安贡物，进呈奏书，相应札饬护送前来之笔帖式巴特玛，除预报其行抵日期外，其抵达之日，引至圆明园门前，进呈奏书及贡物。尚书海望等接取，译出其奏书恭呈御览。交付陪同使臣等之章京，带至吏部官房，用过饭食，引至钦定之桃源书屋下榻。于其住处，计其足敷，交付武备院，搭支蒙古包、帐房，并酌派官兵在外看守。派内务府郎中桑格、理藩院员外郎齐里克特依照看，选派园内忠厚者等供其差使。拨给莽鼐等之口粮，照拨给哈柳等之例酌减，莽鼐每两日拨给蒙古羊一只，其余六人每日拨给中原汉羊一只，所食奶、面、酥油、茶、盐、米、柴薪及所用器皿等项，交付该处，照副使之例拨给莽鼐。其余六人，照先前之随行人等之例拨给，每日所需拴驿马，仍常备办。俟阅过莽鼐赍至奏书，若有应议之处，先前之议事大臣等如何与彼等会议，可否令莽鼐觐见，返回时，要否颁降噶尔丹策零以敕书之处，容另行议奏请旨。莽鼐等若俟皇上还宫后抵达，则于箭亭前进呈奏书，令于上驷院房内歇息，用过饭食，引至住处。

为此谨奏。请旨。

乾隆五年闰六月十九日具奏，奉旨：依议。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4）

153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报准令使臣等售卖所带货物片

乾隆五年闰六月二十九日

大学士·伯臣鄂尔泰等谨奏。

据照看准噶尔使臣等之章京等告称，使臣莽鼐告称，彼等携至少许货物，请仍准先前贸易之孙姓之人前去贸易。等因。兹使臣莽鼐等即将返回，相应仍令先前与使臣等贸

易之孙楷武、催总曾令迪扮作商人前去尽速交易。

为此谨具奏闻。

乾隆五年闰六月二十九日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4）

154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赏赐使臣莽鼐物品折

乾隆五年七月初五日

大学士·伯臣鄂尔泰等谨奏，为请旨事。

查得，去年遣返准噶尔所派使臣时，其为首使臣，赏银一百两、大缎二匹、官用蟒缎一匹、补缎一匹、彭缎二匹、毛青布二十四匹。赏副使等银五十两，官用蟒缎一匹、大缎二匹、彭缎二匹、毛青布二十匹。其随从厄鲁特等，人各赏银二十两、官用缎二匹、彭缎一匹、毛青布八匹外，赏皮袄各一袭、棉袍各一袭及帽子、腰带在案。此次前来之使臣莽鼐，经奏准，照副使之例办理，相应照赏赐前次所来副使之例，赏莽鼐银五十两、大缎二匹、官用蟒缎一匹、彭缎二匹、毛青布二十匹。其随行厄鲁特六人，照前人各赏银二十两、官用缎各二匹、彭缎各一匹、毛青布各八匹外，赏莽鼐焰红妆缎面黑鼠皮袄一袭，应时双层纱袍一袭；赏随从厄鲁特六人，各赏金字缎面羊皮袄一袭，并凉帽、腰带等。

为此谨奏。请旨。

乾隆五年七月初五日奏入，奉旨：依议。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 -4）

155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赏赐伴送使臣章京等银两折

乾隆五年七月初九日

大学士·伯臣鄂尔泰等谨奏，为请旨事。

查得，先前遣返准噶尔使臣时，曾赏派委伴送之章京治装银二百两、笔帖式银一百两。再，其肃州派委护送使臣前来之通事兵，赏银五十两在案。此次准噶尔所遣莽鼐

等，事毕返回时，仍派原护送前来之理藩院笔帖式巴特玛伴送，照例赏治装银一百两，其护送前来之通事兵兰义忠，赏银五十两。

为此谨奏。请旨。

乾隆五年六月初九日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4）

156

谕著额驸策凌即速来京与准噶尔来使议事

乾隆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十月二十九日奉上谕：据李绳武奏称，准噶尔噶尔丹策零复遣哈柳等为使，前至哈密军营，已于十月十二日起程送往京城。计其时日，约于十二月初抵京。使臣抵达后，定有事议。著额驸策凌即速起程来京。其印务暂交海兰护理。李绳武折内应行咨行额驸策凌事项，著加迻译（原档残缺）。

（是日，将此缮文钤印，交付张文彬六百里加急递送额驸。所译三（原档残缺），于十一月初一日，交付兵部主事宫安，驰递额驸去讫。又交付内阁中书转送吏部、兵部、户部）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1）

157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指派照看使臣等大臣片

乾隆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大学士・伯臣鄂尔泰等谨奏。

顷据提督李绳武奏称，准噶尔所遣使臣哈柳等，于十月十二日抵达卡伦，已派郎中德成，送往京城。等语。臣等计其路程，使臣哈柳等约于十二月初十日抵达。

查得，去岁陪同准噶尔所派使臣哈柳等时，派内务府官员一名，理藩院官员二名，派有内务府总管大臣常明、海望总其责。此次仍照前例，除派内务府六库总管桑格、理藩院大臣阿喇布坦、员外郎扎什照看外，总其责者，或派内务府总管大臣常明、海望，抑或另派大臣之处，谨此请旨。

等因，乾隆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具奏，奉旨：知道了。仍派常明、海望总管照看。钦此。

（是日，交付内阁中书达灵，转递理藩院、内务府）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1）

158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指派与准噶尔来使议事大臣片

乾隆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大学士·伯臣鄂尔泰等谨奏。

查得，去岁与准噶尔所派使臣等议事时，曾钦命海望、纳延泰、班第前往，阿克敦、旺扎尔、玉保作陪。此次准噶尔使臣哈柳等抵达后，与彼等议事，大臣等内，委派何人，是否仍派阿克敦、玉保作陪之处，恭请圣裁。

等因，乾隆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奏入，奉旨：著派海望、纳延泰、杭奕禄。议事时，仍命阿克敦、玉保作陪。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1）

159

噶尔丹策零为请准遣使赴藏熬茶事之奏表

乾隆四年

噶尔丹策零奏书。

谨奏于乾隆皇帝陛下：钦奉交付哈柳赍回大皇帝敕书云，休兵息民，永归和好，即定界与否，亦非要事。诚使尔等厄鲁特游牧，不越阿勒泰山梁，乌梁海于山阴游牧，喀尔喀游牧即便现在亦未过扎布堪，乌梁海游牧人众仍各居其地，互不侵扰，则无牵扯事项。若能遵此定议，俟回奏到日，其喀尔喀游牧，朕再明降谕旨，不越扎布堪等地，永行遵守矣。如此，则于双方声名事体，均有裨益也。窃思，阿勒泰向为我游牧，杭爱为喀尔喀游牧，本无衅隙。今诚信守阐扬黄教、安逸众生，本不在定界与否。故将吾不愿定界之处，前已再三陈请，今蒙大皇帝鉴允，庶可阐扬黄教、安逸众生矣，不胜欢忭。今我乌梁海仍居阿勒泰山阴，厄鲁特游牧不越不过阿勒泰南北山梁，居于山阳，喀尔喀游牧亦不越扎布堪等处。既已降旨，则依此为定。等因具奏。

PDG

又奉谕旨：卡伦乃我皇祖、皇考时安设至今之卡伦，宜仍其旧。科布多不复驻兵。每年按时遣往二三十人巡查科布多地方，断不彼此侵害，则无牵涉之项，亦无疑虑之处。托尔辉、布延图地方，亦无筑城建房、开垦屯兵之处。等因降旨尔使哈柳等，宁有改悔。等因具陈吾之疑虑，奉有谕旨。相应托尔辉、布延图两卡伦不妨仍旧。

又奉大皇帝谕旨：朕不拦敬奉黄教之人，先前尔属人等潜行入藏，祸害藏地，残害土伯特人众。今尔等之人遽经其地，土伯特人众怀愤生事，亦未可料。尔果欲赍送布彦诵经，俟遵朕旨定议后，若遣使前往，可遣百人赴藏。等因降旨。前此起衅，发兵骚扰是实。兹礼待土伯特、前去诵经之少许人，断不致生事。惟携往藏地用于诵经之物件，百人难以送达，故不便与哈柳一同派往。兹吾与大国敦固修好，想诵经贸易之处，倘不仍旧，则属无益，故此奏请准将赴藏之人为三百人。至使臣贸易等琐事，已令哈柳口奏。

随进貂皮三十一张。

已未正月吉日。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1）

160

谕著尚书尹继善办理准噶尔赴藏熬茶事宜

乾隆四年十二月初二日

乾隆四年十二月初二日奉上谕：准噶尔噶尔丹策零奏请赴藏赍送布彦熬茶，著尚书尹继善办理。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1）

161

尚书海望等奏闻与使臣哈柳等会谈事折

乾隆四年十二月十三日

尚书臣海望等谨奏。

臣等遵旨前往准噶尔使臣哈柳等之住处，邀至入座，饮过茶后，问使臣哈柳，经译尔等之台吉噶尔丹策零之奏表看得，称尔有口奏之言，尔有何言，可与噶尔丹策零之奏书一并具奏。使臣哈柳告称，大皇帝允我等之台吉噶尔丹策零所请，旨令入藏赍送布彦

诵经之人不得过百。惟驮载什物，百人不敷，乞准用三百人。再，藏路迴远，相应恳请施恩，利裨沿途更换疲瘦马匹，于多坝、西宁等地贸易之事。仰蒙大皇帝明鉴我等之噶尔丹策零所奏之言，故而遵从大皇帝之旨具奏。嗣后，遵照双方所定之例，永不改悔，甚相和好，相应仍请照前通使贸易。先前使臣商贸来京者准来之，西宁、多坝、肃州、青海等处贸易、及归化城地方贸易已毕返回之处，亦不禁止。今仍请照旧等语，交付于我，此外并无他言。臣等与哈柳闲谈片刻，问哈柳云，去岁，尔等之噶尔丹策零奏称，自布延图交界处南至博尔济、昂吉尔图、乌克克达巴干、嘎克察沙拉，似此提议，断不可准行之处，已于颁降噶尔丹策零之谕旨内缮明赍往，此次奏书内缘何未曾提及。哈柳称，我等之噶尔丹策零原本无意定界，惟若彼此和睦敦固，定界与否，亦非要事，乃蒙大皇帝睿鉴，允我厄鲁特游牧不得越过阿勒泰山梁南北，乌梁海之众仍其旧，不移动卡伦，其喀尔喀游牧，大皇帝降旨明示不得越过扎卜勘等地。今我等之噶尔丹策零均皆遵旨具奏，并未定边，相应南边游牧人等仍照其旧而已，又有何复议之处。已在其中矣。等语。臣等遂对哈柳称，尔有足疾，既别无禀告之语，尔等且回住处歇息。言毕离去。

为此谨具奏闻。

等因，乾隆四年十二月十三日奏入，奉旨：著军机大臣等会同额驸策凌议奏。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1）

162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议不便令使臣哈柳晤见色布腾片

乾隆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大学士·伯臣鄂尔泰等谨奏。

据陪同使臣之官员等前来告称，使臣哈柳问曰，厄鲁特之色布腾，乃我近支叔父，色布腾现在京城与否，若在，请准晤见。我等答称不知。哈柳云，待会见大臣时，再行询之。臣等查得，色布腾者，乃先前归附之准噶尔宰桑。准噶尔之噶尔丹策零虽遵谕旨修好，然色布腾人糊涂，令伊见使臣哈柳，胡言乱语，亦难预料，相应臣等与使臣哈柳议事时，哈柳若求见色布腾，则告之以色布腾未在京城，蒙大皇帝施恩，委为散秩大臣、总管，现统一旗之人，住处甚远。我等之人亦有在尔处者，我等为使大臣等去时，可曾求见乎。尔乃为公事而来之使，缘何提及此等私事耶。

等因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1）

163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指派带领使臣瞻觐大臣片

乾隆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大学士・伯臣鄂尔泰等谨奏。

伏查：前次引准噶尔使臣等瞻觐圣明时，曾由尚书纳延泰、侍郎勒尔森、副都统阿兰泰引入。今阿兰泰已赴军营，其缺恭请圣上指派一人替补。等因，缮具都统绰勒图、副都统色楞额之职名，于是日恭呈御览，奉旨：著派绰尔多。钦此。

（是日，交付内阁中书巴杭阿，转饬值月旗传宣之）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1）

164

谕使臣哈柳俟接近年节再令入觐

乾隆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尚书纳延泰、都统绰尔多、侍郎勒尔森率准噶尔使臣哈柳等入乾清宫觐见圣明，奉上谕：尔等之台吉噶尔丹策零奏书，朕已观览。所奏悉遵朕之谕旨，朕甚嘉之。朕乃天下共主，无分内外，惟愿双方人众，共享太平。今噶尔丹策零，既悉遵朕旨定界，嗣后边界地方居住人等，可各安旧地，互无争竞，永久安生矣。此非善哉。故而噶尔丹策零奏请赴藏赍送布彦熬茶之人，若仅为百人，则不便携往什物，拟派三百人，朕已允行。至于噶尔丹策零奏请遣使贸易，尔禀告大臣等之处，朕将派大臣，与尔定议。去年哈柳尔来，本年又至，克成双方和好，于尔声名，亦有益处，朕尚欲加恩于尔。尔等初到时，即欲命尔觐见，因奏称哈柳尔患足疾，故至今日始令入觐。尔之足疾，好生调理，近年节时，朕再令尔入觐。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1）

165

谕赏准噶尔使臣等食物

乾隆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乾隆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奉上谕：其使臣等，每隔二三日赏一次饽饽、果品、肉食等物。钦此。

（将此由海【望】大臣亲自饬交膳房）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1）

166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派员料理使臣等交易事宜片

乾隆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大学士·伯臣鄂尔泰等谨奏。

据陪同使臣之章京桑格等前来禀称，使臣哈柳等请求将其携至物品，仍令商人孙鸿旭进入与之交易。等因。查得，先前售卖准噶尔使臣等携至货物时，曾令原崇文门税监衙门之书办孙鸿旭、营造处催总曾令迪等为商人进入贸易。兹使臣哈柳等既已入觐，售卖其携至货物，宜仍照前办理。

为此谨具奏闻。

等因，乾隆四年十二月二十一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将此由海【望】内大臣办理）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1）

167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以年节礼赏使臣等食物片

乾隆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大学士·伯臣鄂尔泰等谨奏。

查得，前次使臣哈柳等来，时逢年节，故经臣处奏闻，赏给鹿、鱼等物。兹仍拟照前，以年节礼，赏哈柳等鹿、鱼等食物。

等因，乾隆四年十二月二十一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是日，将此交付内阁中书拉巴朝，转饬内务府）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1）

168

尚书海望等奏报已告知哈柳谕令观看跳步扎片

乾隆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尚书海望等谨奏。

跳步扎之日，令哈柳等观看之处，臣等将遵旨顺便告知。此外已嘱令其陪同章京等，哈柳等倘若问及，尔等亦告之。派章京等至其住处，哈柳问理事官等曾去何处，彼等答之以曾进宫。哈柳问，（原档残缺）。章京等顺便告之，本月二十九日，在中政殿跳步扎。是日，亦令尔等入内观看之处，已于尔会见车臣王之前降有谕旨，因我等原先不知，故未相告。哈柳等听闻，甚为喜悦。等语。

等因，乾隆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1）

169

尚书海望等奏报与使臣哈柳等议论贸易事宜片

乾隆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尚书海望等谨奏。

臣等前往使臣等之住处，转赏饽饽、果品等物时，哈柳等叩头领祗。令彼等入座，饮过茶后，臣等问哈柳，前日引尔等觐见大皇帝时，奉圣旨：尔等之台吉噶尔丹策零所请遣使贸易之事，及尔口禀大臣等之处，朕将派大臣与尔定议。钦此。故而我等今日前来与尔等定议。尔且将遣使贸易之处议之，此乃永久遵行之事，关系綦重，理宜循理商议方善。哈柳言称，口禀之语，我已于前日告知大臣等。除此之外，吾已无别语，惟听大臣等如何确定而已。臣等曰，尔现既言听我等定议，我等且言之，我国与俄罗斯国修

好定界，定俄罗斯之贸易，限过三年至第四年，准来京贸易一次。此其来也，需自备资斧，人数不得超过二百，限期八十日，自资贸易返回。兹尔等之贸易，亦照此例，限过三年至第四年，准来京贸易一次。来时，遣我照料章京等至肃州接迎，行经内地，引至京城贸易。交易八十日毕返回时，仍由原路送至卡伦遣返。等语。哈柳云，俄罗斯国并不尊奉黄教，我等焉可与俄罗斯相比。请将我等赴京贸易人数定为五百人，除计年于肃州贸易外，请准沿边居住人等，不时遣二三十人贸易。等语。臣等曰，来我大国贸易者甚多，非仅尔等准噶尔。别国前来贸易之人均有定数，且有年限，可独令尔等逾越乎。因尔等之噶尔丹策零遵从圣旨极为恭顺具奏，仰蒙大皇帝施恩，准其所请，敦睦和好。既然定议万年遵行之事，倘若不计与尔等有益与否，可行是否之处，亦属不可。依我等之意，其隔三年至第四年，遣往京城贸易之人，宜照例遣至二百人前来贸易。惟贸易事项，视其自愿买卖，不可官为强逼。今将俄罗斯之贸易，亦准隔三年至第四年前来，尔等两国之贸易，时逢同年，则货物积压不能售出，亦无益于尔等。今计俄罗斯之贸易，准于申、子、辰年来京，相应将尔等之贸易，与俄罗斯之贸易年份错开，于寅、午、戌年前来贸易。于肃州，亦隔三年至第四年，可遣百人贸易。此于肃州之贸易，可于申、子、辰年份前来。如此则尔等所用物品不断，且无差池，亦可获利。沿边居住黎民，遣二三十人至肃州贸易，并非好事，凡事皆由小到大，二三十人携至货物微不足道，而一旦发生争吵，招致过失，均皆有悖和睦之道，相应此事不便准行。前来京城贸易之人，若行经西安路，则路好，且易于更换马畜、雇用车骡，相应将此允尔所禀施行。如此分晰明白晓示后，哈柳称是。臣等复对哈柳云，尔等至京城、肃州贸易之年，于何月何日由尔等地方起程，何时抵达我边界地方，须事先咨报我边界官员，俟其转报，由部具奏，遣派看护官员、笔帖式往迎，照料贸易。再，噶尔丹策零处因有奏报我等之大皇帝之事而遣使前来，则轻车简从，不可携带货物，我将按使臣例，准乘驿带至。若如此，则事情极为明晰，且可永久遵循。哈柳云，大臣等今既如此议定，容我返回禀告噶尔丹策零。遣派使臣时，视其各自之品级，随带跟役，若仅十余人，如何行路，仍宜多些。再，西宁等处，可否仍前我等前往贸易。臣等曰：先前我等只准尔等来京城贸易，兹据尔之所请，又定尔等亦可遣人来肃州贸易。若复请于西宁等地贸易，则过于烦琐，相应不便准行。至于派遣使臣者，不可与派往贸易之人相比，乃因事而派，故准乘驿带至。前未修好之际，随派随准，现既和好，如同一家，可不遵例而行乎。若派少许人等，则合乎拨给乌拉准令乘驿之例，且事亦可得以速成。言毕，哈柳称是，并告称，今大皇帝准我噶尔丹策零之请，允我赴藏之人为三百人之处，拟遣二人送信给噶尔丹策零，等因前曾告之于车臣王。因路途遥远，难免有闪失，故拟遣往三人。我等所遣之人抵达后，赴藏人等俟至二月返青之际，自游牧地起程，可于（原档残缺）月行抵哈密，酷暑（原档残缺）通过戈壁，沿指定路线前往东科尔。因藏地遥远，其我等之疲瘦牲畜，予以调换，如何便利贸易之处，请晓谕我等。臣等告称，尔拟遣三人前往噶尔丹策零处，此可也。惟尔等遣使赴藏赍送布彦熬茶，乃为尔等修善事，我等无需资助尔等川资及骑用牲畜。只缘尔等赴藏熬茶之处，既已依请照准，相应尔等途中骑驮牲畜内，倘有疲瘦不堪使用者，大皇帝施恩，予以调换，其川资，酌情拨补尚可。至于贸易之事，听尔等自行贸易，携至西藏使用而已，我等焉可资助。哈柳又告称，此次我等前来，行抵巴里

坤，抓获由我处逃逸鄂尔多斯蒙古一名，（原档残缺）一名，因思与其咨文具报，毋如交付驻哈密提督，故令一并带来，且听大臣等处置。臣等云，此并非大事，然虽如此，此二人原先均为我属，由尔处脱出来投，现今我等既已和好，此事又有何牵扯之处。哈柳云，我只是顺带告诸大臣等，概听大臣等所言办理而已，系何奢求之事耶。又复闲聊一阵后散去。

再，其于呼和浩特贸易之处，哈柳并未提及，臣等亦未言之。

等因，乾隆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 -1）

170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闻缮拟使臣观布扎时所降谕旨呈览片

乾隆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大学士·伯臣鄂尔泰等谨奏。

谨缮本日召准噶尔使臣哈柳等入中政殿观跳步扎时颁降使臣哈柳等之谕旨，恭呈御览，拟俟御览发下，谨遵施行。将赏赐噶尔丹策零及哈柳之物品，皆备往皇上前往中政殿所经小门（原档残缺），赏众人以茶饮过之后，令御前侍卫等赍捧物品，由御前大臣来保带领，至使臣哈柳所坐之处颁旨。颁旨之时，令尚书纳延泰等及使臣等皆跪地聆听，聆听毕，纳延泰等起立，转降哈柳等以谕旨。哈柳若有回奏之语，纳延泰等跪地禀告来保。

谕曰：此次尔等之台吉噶尔丹策零，既悉遵朕旨，恭顺具奏，朕甚嘉之。故将其奏请赴藏赍送布彦之人若仅为百人，有所不敷，请准派三百人之处，朕已允行。哈柳尔今既拟遣人将此禀报噶尔丹策零，相应趁便以逢新正之礼，朕将赏噶尔丹策零以缎匹、玻璃、磁器等物遣往。著尔将此交付尔所遣往之人，好生赍往，赏予噶尔丹策零。再，去年哈柳尔来，本年又至，克成双方和好，于尔声名，亦有益处。尔往返数次，朕甚嘉赏，故于今日跳布扎时，令尔等入内观看。时逢元旦庆典，恩赏尔绸缎、玻璃器皿。钦此。

谕曰：逢此跳步扎之吉日，朕办事之余，尚且抽暇前来观看。然跳步扎甚为费时，朕若出来观看，尔等亦不安，故朕免观看，尔等可安坐随意观看。钦此。

（本日，将此谕交来［保］尚书阅看。是日，交内阁中书伊希德，转交内务府，将应赏衣物，从速备办。其银两、绸缎、衣物等项，视其由蒙古衙门领取，即行如数给付。并交付蒙古衙门，将应赏物件，均由内务府领取赏赐）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 -1）

171

谕著使臣哈柳等西厂子筵宴尽可畅饮

乾隆五年正月十二日

（记录谕旨，并未奏复）

乾隆五年正月十二日，于西厂子边大蒙古包筵宴诸大臣，引使臣哈柳等入觐，令其入座后，上谕曰：朕早欲召哈柳等入内，赏赐饭食。因近期筵宴诸位内王及以年节礼前来朝觐之蒙古王公，故而未曾召进尔等。此次尔等之噶尔丹策零，既悉遵朕旨，恭顺具奏，朕甚嘉之。尔哈柳往返数次，朕甚嘉赏，故趁今日筵宴诸臣，亦令尔等入内，赏食饭食，观赏百戏。尔等毋庸顾忌诸臣，尽管随意品尝畅饮欣赏。尔等蒙古人喜好饮酒，尔等若拟饮几杯，朕尽可赏给尔等畅饮。如同一家，切勿拘谨，尔等无所拘谨，朕即欣悦。尔等即便些微失礼，朕亦不会责怪。钦此。

等因，颁降谕旨后，哈柳奏称，仰蒙大皇帝如此施恩，降此圣旨，我等复有何言，惟有钦遵谕旨，观戏品尝饮酒而已。

遂赏三人各酒三杯，令欣赏杂戏娱乐，十对跤手之摔跤。随大臣等叩谢圣恩，哈柳等亦一同行三叩礼，事毕带回。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 -1）

172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无需皇帝亲自赐酒片

乾隆五年正月十一日

大学士·伯臣鄂尔泰等谨奏。

臣等窃思，准噶尔使臣哈柳，乃噶尔丹策零属下宰桑，并非噶尔丹策零族人。仰蒙圣主施恩，令其入筵，即系至恩。倘令近前赐酒，彼并无此分，相应毋庸圣上亲手赏酒。俟斟酒敬奉后，令侍卫等分发外，圣上施恩，用大杯斟酒，亦令侍卫等分赏，即为优礼彼之圣恩也。其使臣，既然无需圣上亲手赐酒，相应我等之诸大臣，亦无需赏酒。

等因，乾隆五年正月十一日奏入，奉旨：好。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 -1）

173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闻使臣哈柳献貂皮依例回赏片

乾隆五年正月十二日

大学士·伯臣鄂尔泰等谨奏。

先前准噶尔使臣哈柳感激皇恩，为聊表其意，告请进献貂皮之处，业经奏闻。奉旨：令使臣等观赏跳步扎时，朕仍将恩赏彼等，著赏后再令彼进献。钦此。钦遵。记录在案。今照看使臣之章京等，将使臣哈柳所献貂皮二十一张赍送前来，除将使臣哈柳所献貂皮交付该处外，拟照例折赏使臣哈柳。

等因，乾隆五年正月十二日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是日，交付内阁委主事佟德，转内务府、蒙古衙门，其貂皮由值班司库巴格核收）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1）

174

尚书海望等奏闻会同使臣哈柳等会谈贸易事宜缮文交令赍回片

乾隆五年正月二十二日

尚书海望等谨奏。

臣等遵旨，至使臣哈柳等下榻处，呼彼等出，落座饮过茶后，告知哈柳称，昨已启印，现将办事。今日得暇晤见尔等，缮具我等定议遣使贸易之处，念给尔等听，以便明晰。等语。哈柳云，甚好。臣等读毕所写文书，哈柳称，前日与大臣等议定者既如此，前我请走北路，大臣等告称不可走北路，故定行经肃州、西安路。兹蒙大皇帝嘉赏我等之噶尔丹策零和好，准令遣使贸易，闻之亦善。此外，我曾言称，我等之人前往肃州贸易，尚属容易，京城则道路遥远，自资行走，行经内地，无处牧放马畜、拾捡柴薪，均需采买，其商贾所剩有几。我等理循和睦之道定议。但至贸易之年，若有情愿前来贸易之人，即准前来贸易，倘不情愿，亦不勉强。我乃一愚钝之人，没有记性，可否照此与大臣等定议之文，缮写给我，以便赍回，给我等之台吉噶尔丹策零阅读。等语。臣等称，既以尔等之台吉噶尔丹策零，悉遵大皇帝之旨，恭顺具奏和好，准令尔等遣使贸易。俟至贸易之年，其情愿来者，可依定例前来贸易。此等贸易，乃于尔等有益之事，倘不情愿，亦无勉强之处，任听尔等自愿而已。哈柳云，行经内地之难处，我已陈告大

臣等，照此定议甚是。兹俟大皇帝颁降敕书，即行起程。临近起程，可否准令晤见车臣王请安。臣等面令照看使臣之章京等称，尔等可询之于车臣王，何时得闲会见使臣，尔等则依嘱告知使臣等带往晤见。哈柳复对臣等云，我等乃蒙古人，欲叩谒章嘉呼图克图、噶尔丹锡勒图呼图克图。若蒙体恤，可否准令我等叩拜。臣等告之曰，值此正月，二位呼图克图于宫中诵经，难有闲暇。此间倘若有空，可捎信给尔等。言毕散去。

是故，谨将宣示哈柳等之文恭呈御览，俟发下，译成蒙古字，交付哈柳赍回。

等因，乾隆五年正月二十二日奏入，奉旨：著军机大臣等议奏。钦此。

（将此议定之书译成蒙古字，交付照看章京等转交哈柳等）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1）

175

尚书海望等与准噶尔使臣哈柳等议定贸易条款

【乾隆五年正月】

大清国大臣等会同准噶尔使臣宰桑哈柳等，遵循和睦之道议定者：

一、尔等贸易之事，如俄罗斯例，隔三年至第四年，不得超过二百人，自备资斧，行经内地前来京城，贸易一次；其至肃州者，亦隔三年至第四年，遣百人自备资斧，前来贸易一次。均皆限期贸易八十日。俟至贸易之年，先将于何月何日起程，何时抵达我边界地方，咨报我边界大臣等，俟其转报，由部具奏，遣派看护章京、笔帖式往迎，照料贸易事宜。其至京城贸易人等，命由肃州行经西安。贸易者，除违禁物品外，随其自愿买卖，非可官为强逼。其贸易年份，若与俄罗斯时逢同年，则货物积压，无益于尔等。今计俄罗斯之贸易，准于申、子、辰年来京，相应将尔等之贸易，与俄罗斯之贸易年份错开，准于寅、午、戌年前来贸易。其至肃州贸易者，准于申、子、辰年前来。

一、噶尔丹策零若有具奏圣主之事，仍常遣使来京，不得携带货物，人数毋多，可通过驿站伴送。

等因。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1）

PDG

176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确定准噶尔贸易使者来京路线片

乾隆五年正月二十四日

大学士·伯臣鄂尔泰等谨奏。

准噶尔使臣哈柳告称，其贸易行经北路，于马畜、贸易之事有益；倘若行经内地，无处牧放牲畜、拾捡柴薪，无益于贸易之事。经奏入，奉上谕：著臣等议奏。钦此。钦遵。窃思，准噶尔人等，极为奸诈，断不安分。其贸易若经由喀尔喀，日久难免恣意滋事，发生偷盗斗殴之事，不可令其行经喀尔喀。适与哈柳等会议贸易之事，议定经由内地。前日臣等前往，将定议之处，宣告哈柳，其言亦依此定，顺便提及若走北路为好，并未请求须经北路而行。以臣等之见，将其贸易，仍照原议，准令经由内地而行。俟哈柳等返回，倘若噶尔丹策零以虽不准经由喀尔喀，然京城地方遥远，行经内地，马畜力所不支，等因，陈情奏请施恩，彼时，皇上再酌情施恩可也。可否之处，伏乞圣裁。

等因，乾隆五年正月二十四日奏入，奉旨：喀尔喀路，断然不可准行。噶尔丹策零倘以其人行经内地来京贸易，力有不支，奏请施恩，彼时酌情赏给马畜调换之处，再行办理。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1）

177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赏给伴送使臣返回章京等银两片

乾隆五年二月初二日

大学士·伯臣鄂尔泰等谨奏。

查得，去年遣返准噶尔使臣等时，派理藩院章京二员，沿途伴送，为置办行装，每人赏银二百两。此次遣返使臣哈柳等，将派理藩院员外郎扎什、巴哈达伴送，拟仍照前例赏给彼等人各银二百两，置办行装。

等因，乾隆五年二月初二日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是日，交付内阁侍读丁昌，转交蒙古衙门、内务府，即由内务府送来银四百两，赏给扎什、巴哈达）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1）

178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赏赐哈柳等银两片

乾隆五年二月初五日

大学士·伯臣鄂尔泰等谨奏。

查得，去年率带准噶尔使臣哈柳等瞻觐，奉上谕：著恩施哈柳。钦此。钦遵。于中政殿跳步扎之日，遵旨赏哈柳缎四匹、玻璃器皿四种在案。兹于本月十（原档残缺）日令哈柳等起程，哈柳作为使臣，已来两次，此次和好事成，且前曾降旨施恩哈柳，相应于初八日入觐毕，仍酌情施恩哈柳，另赏银二百两，其副使松阿岱、巴颜，亦施恩各赏银五十两。谨此请旨。

等因，乾隆五年二月初五日奏入，奉旨：依议。钦此。

（将此交付内阁中书文寿，转交内务府）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 －1）

179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带哈柳等会晤额驸策凌片

乾隆五年二月初五日

大学士·伯臣鄂尔泰等谨奏。

查得，前次以遣返来使哈柳等之礼瞻觐圣明毕，曾引至果亲王府晤见额驸策凌。本月初八日，带使臣哈柳等瞻觐圣明毕，拟仍照前引至果亲王府晤见额驸策凌。其茶饭等项，照前办理可也。

等因，乾隆五年二月初五日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将此交付内阁中书文寿，转交内务府）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 －1）

PDG

180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逐译颁降谕旨交付哈柳等片

乾隆五年二月初五日

大学士·伯臣鄂尔泰等谨奏。

查得，先前每逢准噶尔使臣来，均将入觐时所降谕旨及颁降噶尔丹策零敕谕译成蒙古字，交付使臣以底稿。此次令来使哈柳等两次入觐所降谕旨，颁降噶尔丹策零敕谕，拟照前例，译成蒙古字，交付哈柳等。

等因，乾隆五年二月初五日奏入，奉旨：是。钦此。

（将此均皆译成蒙古字，交付照看使臣之章京等，交付哈柳等）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1）

181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钦定使臣辞行时辰片

乾隆五年二月初七日

大学士·伯臣鄂尔泰等谨奏。

明日率准噶尔使臣等瞻觐圣明时，何时进入之处，谨此请旨。

等因，奏入，奉旨：著巳时入觐。钦此。

（将此交内阁中书富明，转交内务府、蒙古衙门、档房）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1）

182

谕著哈柳返回转传谕旨

乾隆五年二月初八日

尚书纳延泰、都统绰尔多、侍郎勒尔森，以使臣哈柳辞行礼，带领入觐。奉上谕：

PDG

先前无非往返几次通使而已，事并未定。去年，经朕降旨详加晓谕噶尔丹策零，彼晓知朕意，此次凡事悉遵朕旨，极为恭顺具奏，朕甚嘉之。嗣后，双方人等，可永享安乐，朕甚欣慰。噶尔丹策零所请之事，俱经朕加恩，准照其请施行。朕为万国共主，振兴黄教、安抚众生，乃朕本意。即便尔等准噶尔人众，亦视同子民，冀永享太平而已，无分内外。今成好事，已极和睦，相应严加管束所属庶众，不越指定边界，无违此约，敦固和睦之道，永不相毁，则黄教益加振兴，众生可得安逸也。亘古至今，凡有和约，其先负约者，必遭天谴，此乃昭昭然也。俟尔返回，将朕颁降谕旨，晓谕尔等之台吉噶尔丹策零，通告尔等之属众，务照此约而行。朕亦详尽传谕我等之喀尔喀等，如约遵行，断不可悔约。先前尔等之准噶尔使臣，虽有几次为前来，并未成事，往返徒劳。哈柳尔去年初来，谨记朕旨，开示晓谕噶尔丹策零，故而噶尔丹策零顿悟，今年将其奏书复遣尔来具奏。今议和事成，此虽系朕与尔等之台吉噶尔丹策零所定，然中间尔两次往返，襄成其事，相应朕念尔劳，尔名亦善哉。

闻听是旨，使臣哈柳奏称，我乃鄙陋之人，能成何事，惟按我等之台吉噶尔丹策零之嘱咐，奏报大皇帝，并谨记大皇帝谕旨，无一遗漏转传我等之台吉噶尔丹策零知悉，此外别无所能。兹蒙大皇帝垂爱，顾念往返两次，玉成其事，颁降慈旨，实乃小人之造化。大皇帝今日颁降之谕旨，我将铭记，晓知噶尔丹策零。

奏入，奉上谕：事成非尔之功，因尔往返两次，而今事成，尔未敢居功，如此谦恭具奏，朕甚嘉焉。今以饯行礼，召入赐茶。天渐转暖，尔等徐行。俟隔数年，想尔哈柳再来也。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1）

183

额驸策凌奏报会见使臣哈柳等情形折

乾隆五年二月初九日

臣策凌谨奏，为奏闻事。

昨臣前往果王府，召至使臣哈柳等，落座饮茶后，臣称，尔之此来，诸事皆成，仰蒙圣主施以种种恩典，尔今欣然返回，去见噶尔丹策零，亦为体面。哈柳合掌告称，我此次来所奏诸事，皆蒙照准，恩赏备至。我惟有顶戴大皇帝之恩，欣悦而归。抵达后，定蒙噶尔丹策零怜爱。臣对哈柳称，今为尔等饯行，召至用茶。用过饭食，称，此次吾给噶尔丹策零之礼物，有哈达一条、缎四匹，请尔转给噶尔丹策零。遂将哈达、缎匹交付哈柳，并给哈柳等三位使臣大缎各一匹、随行人等中缎各一匹，作为礼物。称，使臣尔等一路走好。哈柳问曰，此次王有何口信捎给我等之噶尔丹策零乎。臣称，无何口信，抵达后，问尔等之台吉噶尔丹策零好。哈柳称，王亦珍重。言毕，以蒙古礼叩别，

哈柳称，我等拟往叩拜锡勒图喇嘛。臣告知照看伊等之章京等曰，尔等带之前往叩谒喇嘛。（原档残缺）引至果王礼佛之房，（原档残缺）叩拜喇嘛罗布藏西瓦。喇嘛罗布藏西瓦请使臣等用过茶后，赠哈柳佛像一尊、缎一匹，赠松阿岱、巴颜缎各一匹。曰，尔等好走。哈柳问罗布藏希瓦曰，喇嘛来时，噶尔丹策零曾云，车臣王若欲要回其子，吾将给之。此事可曾告知王乎。罗布藏希瓦告之曰，吾抵达后即已转告，王曰，吾乃办理国家大事之人，能以此为何事取之，吾不取。哈柳闻听，称，喇嘛保重。言毕返回其住处。

为此谨具奏闻。

等因，乾隆五年二月初九日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1）

184

敕谕噶尔丹策零边界贸易诸事须如约而行

乾隆五年二月初八日

奉天承运，皇帝敕谕准噶尔台吉噶尔丹策零：朕为阐扬黄教，安抚众生，降旨息兵。划定边界之事，前虽彼此往返，几次遣使商议，然台吉尔辄以必不可行之事，借端请议，故而所议终无定论。前年尔遣哈柳奏称，请厄鲁特游牧毋得越过阿勒泰南北山梁，山阳喀尔喀则仍居扎布堪等处。此即与定界无异。（原档残缺）交界处，至博尔济、昂吉尔图、乌克克达巴干（原档残缺），牵扯索恩多勒库奎、多尔多珲库奎，哈尔齐喇之（原档残缺）、巴尔鲁克等地。又奏请移我原设卡伦，朕以卡伦断无移动之故，降旨开示，交付哈柳赍回转降。台吉明晓朕意，今复遣哈柳前来，观尔奏书，言辞恭顺，一切悉遵朕旨而定，朕甚嘉悦。据尔奏称，今我乌梁海人等，仍居阿勒泰山阴；厄鲁特游牧，不越阿勒泰南北山梁，居山阳；其喀尔喀游牧，亦勿越过扎布堪等地。每年应行派兵之时，遣二三十人巡查科布多地方，断不相互侵扰。等因既已降旨，相应按此定议，其卡伦仍应如旧。等语。惟原议自阿勒泰南至哈布塔克、拜塔克、乌兰乌苏、罗布淖尔、噶斯口为界之处，此次尔一切悉遵朕旨，然其阿勒泰迤南游牧，奏书并未陈明，是以朕命大臣等询之于尔使哈柳，据告称，今阿勒泰一带分界业已确定，南面游牧人等，仍居原地而已，已在其中矣，何庸复议。兹尔一切悉遵朕旨，更无可议之处，故朕降旨命喀尔喀等游牧勿越扎布堪、哈萨克图之库库达巴干、齐克吉等处。朕为君主，无分内外，天下众生，皆一视同仁。兹为教众，止息兵戈。双方咸归和好，相应各饬所属，断勿违约，妄生事端。倘能永久信守，嗣后黄教益可振兴，众生均享太平矣。

又据尔奏称，兹我等之人礼遇土伯特，前往诵经之些许人等，断不滋事，携往西藏诵经所用物件，百人难以运往，故不便与哈柳一同遣往。谨乞将所遣之人，增至三百。

（原档残缺）准行之事，将由哈柳口奏。等语。前尔为班禅额尔德尼圆寂，笃请遣人赴藏赍送布彦诵经，朕允所请，谕令所遣之人不得过百。今尔以百人不便运送什物，又请增至三百人，朕特加恩，允尔所请，准遣三百人前往。尔须选派干练牢靠之人，俟至东科尔，朕将遣员由彼伴送至藏。

至遣使贸易之事，朕已派大臣等与哈柳议定，尔等之贸易，亦如俄罗斯例，自备资斧前来，贸易人数毋过二百，隔三年于第四年前来京城贸易一次，限八十日返回。来京者须沿肃州、西安路而行。其在肃州者，亦隔三年于第四年前来贸易一次，人数为百人，亦限贸易八十日。此等贸易，除违禁物品外，听其自便买卖。再，尔等之贸易，及俄罗斯之贸易，倘若时逢同年，恐与尔等无益，故特与俄罗斯之贸易年份错开，准尔等之贸易，于寅、午、戌年前来京城贸易，于申、子、辰年至肃州贸易。尔处须将何日起程，何时抵达我边界地方之处，先期咨报我边界大臣等，俟其转报具奏，遣派部员照料。

等因议毕，具奏前来，朕阅之，均依所议确定。贸易之时，尔须选择牢靠干练之人，明白管教之后遣往，断勿毁及和睦之道。再，倘若尔有奏请之事，可遣使前来，随从宜少，不可携带货物。俟抵我边界地方，可由驿伴送前来。此次尔台吉一切悉遵朕旨，所奏甚为恭顺，朕甚嘉之。

以初次和好颁敕之礼，赏各色缎十六匹。

（将此以清字、蒙文字缮写，钤玺缄封，由海［望］尚书、纳［延泰］尚书阅后，交付使臣哈柳等赍往。（原档残缺）于箭亭前交付，交付内阁中书舒兴阿，转交内阁蒙古房、蒙古衙门）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1）

185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遣派伴送准噶尔熬茶使臣官兵折

乾隆五年二月十二日

大学士·伯臣鄂尔泰等谨奏，为遵旨议奏事。

适才臣等议得，伴送准噶尔赴藏熬茶之人，拟拨凉州、庄浪满洲兵五百名。此项官兵，皆照出师例赏赐治装。等因奏准。所派此项官兵，依照前往驻防例，其官员各赏一年俸禄，兵丁各赏银三十两，其盐菜、廪饩等项，以出征例拨给外，适才臣等处行文将军乌赫图等，须好生管束官兵牧放马匹，若有疲乏羸瘦者，宜巧为办理，勿成累赘。等因去迄。惟若不明示彼等，彼等亦难办理，相应咨文总督鄂弥达、将军乌赫图，拨给官兵马匹时，务选其膘壮马匹拨发。至驮载行包，或以骆驼、或用牦牛，皆因地制宜，酌情办理。再，自西宁至藏，路途遥远，又行经边外蒙古草原，往返行走，牲畜不能径行抵达，在所难免。即便我等官兵之疲惫马畜，虽于西宁稍作调换，然若前行或返回，倘

亦疲乏力所不及，不仅准噶尔人观之，有所不爽，于大国军威，亦有关碍。即便准噶尔人等（原档残缺）如若困顿，将接济赏赐彼等之处，不加预备，亦属不妥。依臣等之意，拟令伴送大臣等，备带银二万两。副都统巴龄阿驻西宁日久，熟悉地方情形，相应将或备带银两，或以此项银两酌情购置布、茶等物，换购牲畜预备为好之处，惟计其益处办理之。为渡木鲁乌苏河，或备往牛皮筏，或如何备办之处，皆预先备办。途中或有使用银两之处，使用毕返回之时销算，若蒙准许，将所需银两，由总督鄂弥达办理支付。再，远道穿越蒙古草原，倘有熟悉地方，有经验之人，在在有益。臣等拟于京城新旧满洲、索伦、乌拉齐之侍卫、旗章京内，拣选熟悉地方、有经验者四名，乘驿遣往西宁，俟其抵达前行时，随大臣等一同伴送前去。其应拨事项，照例拨给。又查得，伴送此等准噶尔赴藏之人，经臣等处奏准，派理藩院章京一员、笔帖式一名，自京城乘驿前往哈密军营等候，准噶尔人等抵达后，带至东科尔地方。前往东科尔时，照伴送官兵之例赏赐办理。惟带至东科尔时，自肃州至东科尔，并无驿站，相应饬交地方官员，拨给营马骑用。

为此谨奏。请旨。

等因，乾隆五年二月十二日奏入，奉旨：著依议。钦此。

（将此兼写汉字，交付内阁中书达灵，转交户部、兵部、蒙古衙门、侍卫处、值月旗、护军统领、前锋统领处。十三日，又缮文钤印密封，交付兵部章京齐（原档残缺），驰递总督鄂弥达、（原档残缺）元展成、将军乌赫图、副都统巴龄阿等去讫）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1）

186

军机处为妥为伴送准噶尔使臣进藏事咨将军乌赫图等文

乾隆五年二月十二日

军机处密咨将军乌赫图、副都统巴龄阿。

此次伴送准噶尔使臣等赴藏，已派尔等二人。尔等沿途须好生照看，凡事共同商议。好生管束兵丁，妥为牧放马匹，若有疲乏羸瘦者，巧为办理，断不可成累赘。再，准噶尔之噶尔丹策零既皆遵旨，恭顺和好，相应沿途尔等凡事皆宜留意而行。乌赫图之将军之职，不可令准噶尔人等知晓，训诫官兵等皆呼大臣。尔等抵藏，须尊崇黄教，恭敬喇嘛，酌情行事，礼佛并叩拜达赖喇嘛时，务须恭敬。晓谕驻藏副都统纪山、郡王颇罗鼐，准噶尔使臣等倘若提请由藏延请喇嘛及额木齐，或有不便之请，则颇罗鼐等告之曰，吾等虽在藏为首办事，然事无巨细，若未奉有圣旨，吾等未敢擅断。等因加以抚慰。

为此密咨。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1）

PDG